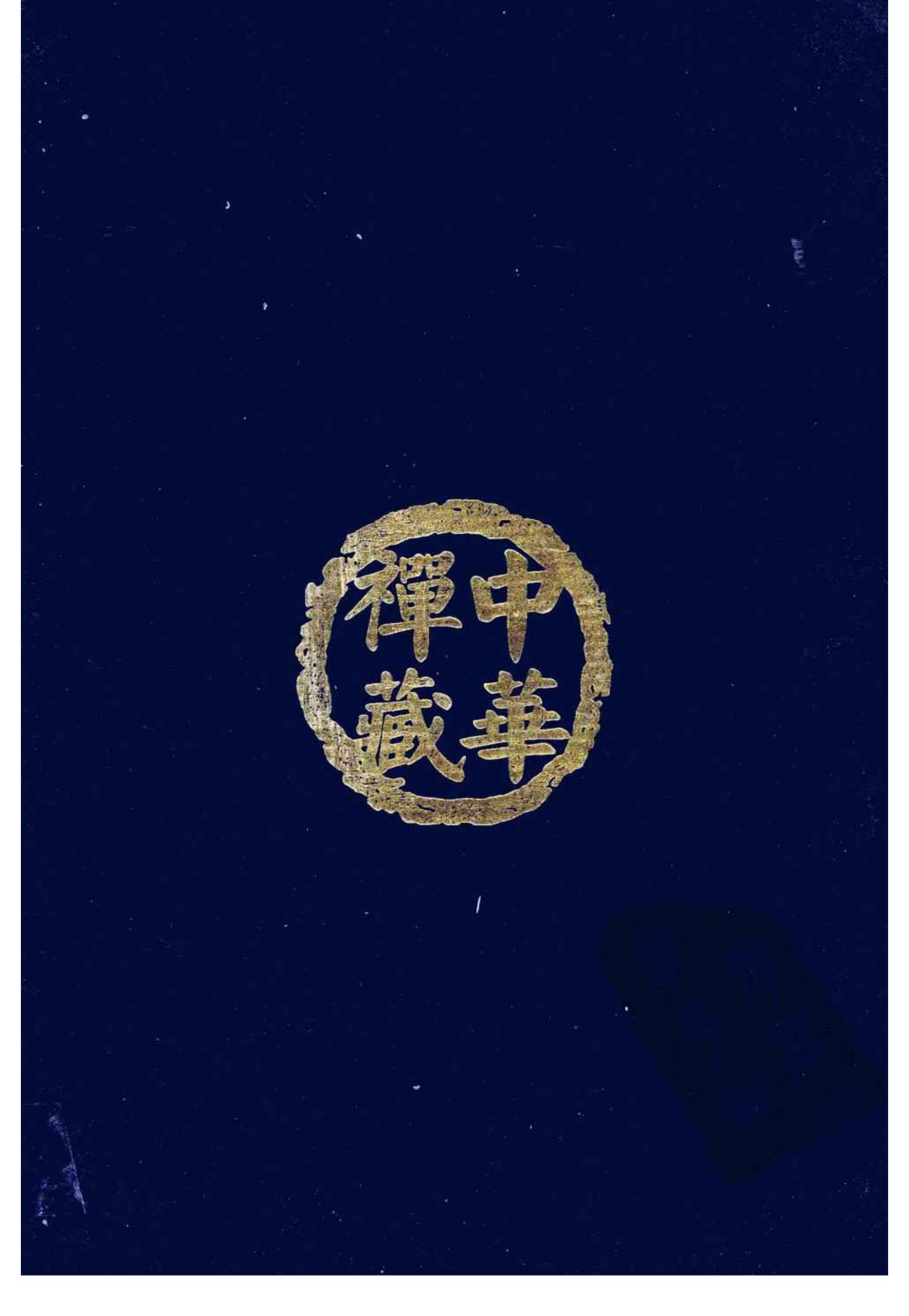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
禪藏

禪宗全書

雜集部九

（92）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03681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ISBN 7-5013-2602-9



本書原名爲《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經北京版權代理有限責任公司代理，授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獨家出版發行。

書名　禪宗全書（全101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1230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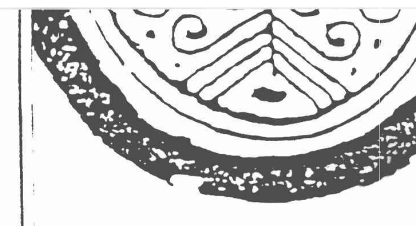
書號　ISBN 7-5013-2602-9/B·108
定價　18000圓

目次

宗鑑法林(上)……一
凡例……三
原書目次……四
卷一：釋迦文佛……二〇
卷二：釋迦文佛……三五
諸經……四〇
卷三：諸經……四八
應化聖賢（文殊——利益）……五九
卷四：舍利弗——寶誌公……六二
卷五：南嶽慧思——法華志言……七七
西天祖師（初祖迦葉——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八四
卷六：東土祖師（初祖達磨——六祖慧能）……九一
卷七：旁出諸祖（牛頭法融——永嘉眞覺）……一〇四

卷八：河北智隍——住菴婆……一二一
卷九：南嶽懷讓——百丈懷海……一三八
卷十：百丈懷海——南泉普願……一五三
卷十一：南泉普願——歸宗智常……一六五
卷十二：盩官齊安——西園曇藏……一七九
卷十三：東寺如會——華林善覺……一九二
卷十四：五臺隱峰——潭州隱山……二〇七
卷十五：西山亮座主——安和通……二二〇
卷十六：長慶大安——趙州從諗……二三五
卷十七：趙州從諗……二四六
卷十八：趙州從諗……二五七
卷十九：趙州從諗——白馬曇照……二六八
卷二十：終南師祖——湖南祇林……二八一
卷二十一：臨濟義玄……二九三
卷二十二：臨濟義玄……三〇四
卷二十三：睦州道明——相國裴休……三一五
卷二十四：大隨法眞——金華俱胝……三二七
卷二十五：興化存奬……三三八

卷二十六：寶壽延沼——尚書陳操……三四八
卷二十七：南院慧顒——際上座……三六〇
卷二十八：風穴延沼——長沙靈泉……三七〇
卷二十九：汾州善昭——石霜楚圓……三八一
卷三十：瑯琊慧覺——楊岐方會……三九四
卷三十一：黃龍慧南——比部孫居士……四〇七
卷三十二：晦堂祖心——東山法演……四一七
卷三十三：東山法演——智海仁仙……四二七
卷三十四：昭覺克勤——焦山師體……四三七
卷三十五：天童咸傑——伏龍元長……四五一
卷三十六：萬峯時蔚——興善廣慧……四六四
卷三十七：天童圓悟——寶華通忍……四七五
卷三十八：龍池通微——永正悟元……四八四
卷三十九：潙山靈祐……四九三
卷四十：仰山慧寂——香嚴智閒……五〇八
卷四十一：徑山洪諲——芭蕉圓……五二一
卷四十二：天□道悟——德山宣鑒……五三二
卷四十三：巖頭全奯——雪峰義存……五四三



宗鑑法林（上）



凡例

一是書之會集也始於壬辰春在塞北之法林寺其鐫版訖工也於甲午夏在京師柏林之宗鑑堂今題曰宗鑑法林識地也

一集書者皆以南嶽青原對出未免舛錯今依統要南嶽歸南嶽青原歸青原支派既已淸晰覽者自無訛謬

一天皇天王之誤兩家聚訟不休終爲千古疑案欲爲分剖誠難置喙況已墜之宗何必深論今將二字放一黑圈以俟後之作者

一事必遵古洞下五代之譌昉於近世從前皆不言及故亦未之聞今何敢妄加筆削謹遵會元等書庶免前賢之呵叱以取罪愆

一南嶽下自馬祖一始至五峰學林皐豫止青原下自石頭遷始至指南徹雪闕闇止以後語錄繁多誠有未備

一公案自宋元以來流傳者一千七百則人所共知每言及必舉是數更不知此外則有妙悟埋沒昔賢之精神良可太息因增入共二千五百六十四則

一聯珠惟頌統要惟拈分爲兩岐未免各存意見覽者亦有顧此失彼之歎今皆合集庶幾一目了然洞若觀火

一諸方語錄拈頌頗多亦有未經流通者今廣加蒐羅雖殘篇斷簡必再三詳訂錄入集中以公天下後世

一公案中有疑似者不敢輒加臆斷貽笑諸方即如油餈公案一云鵝湖一云南泉未知孰是今皆收入古德餘倣此

一公案原以淘汰見識或反以見識去穿鑿公案雖一時英雄欺人恐過去古人流涕今凡係穿鑿麤靡者槩不收入

一拈頌隨到隨收不能悉依輩行

一是書初刻於京都公案二千五百有零二刻於理安復增入一百五十餘則共成二千七百二十則至於公案考訂卷帙編次不無大同小異之殊

一是書之成僅閱二年深山邃谷耆宿尊宿語錄不傳世者缺遺必多敬俟後賢補入

宗鑑法林目錄

卷一皇

世尊

釋迦文佛二十八則

卷二皇

釋迦文佛九則

諸經

經首一則 楞嚴二十一則

圓覺十則

卷三皇

法華十四則 文殊般若一則

維摩八則 金剛十二則

華嚴七則 楞伽二則

涅槃二則 心經一則

應化聖賢

文殊三則 無著一則

無邊身一則 利蹤一則

卷四圖

舍利弗三則 須菩提二則

賓頭盧一則 殃崛摩羅二則

那吒一則 七賢女一則

城東老姥一則 善財五則

廣額屠兒一則 天親大士一則

勝思惟梵天一則 障蔽魔王一則

入定僧一則 雙林善慧七則

寶誌公三則 臺山翁六則附無著書

忻州翁一則

卷五圖

南嶽慧思一則 萬年杜順一則

明州布袋三則 秦跋陀一則

波羅提一則 梵志一則

豐干一則 寒山子六則

拾得一則　智者一則
法華志言五則
西天祖師
初祖迦葉二則　二祖阿難一則
三祖商那和修一則　四祖優波毱多一則
五祖提多迦一則　七祖婆須密一則
九祖伏馱密多一則　十祖脇尊者一則
十一祖富那夜奢一則　十二祖馬鳴一則
十四祖龍樹一則　十七祖僧伽難提一則
二十三祖鶴勒那一則　二十四祖師子二則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一則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三則
卷六圖
東土祖師
初祖達磨九則　二祖慧可一則
三祖僧璨五則　四祖道信三則
五祖弘忍二則　六祖慧能七則
卷七圖

旁出諸祖
（四祖信嗣）牛頭法融一則　（牛頭威嗣）安國玄挺一則
天柱慧崇二則　鶴林玄素一則
（鶴林素嗣）徑山道欽三則　（國一欽嗣）鳥窠道林二則
（五祖忍嗣）蒙山道明一則　嵩山慧安一則
（安國師嗣）嵩嶽破竈二則　（破竈墮嗣）嵩山峻極一則
（嵩山寂嗣）終南惟政一則　（六祖能嗣）南陽慧忠二十二則
永嘉眞覺五則
卷八圖
河北智隍一則　荷澤神會二則
（南陽忠嗣）耽源應眞五則
未詳法嗣
公期和尚一則　禪月貫休一則
雲幽重惲一則　先淨照一則
唐朝因一則　樓子一則
僧肇七則　圓通一則
聖壽一則　古德十九則
尊宿一則　座主一則

入冥僧一則　老宿一則
雲蓋僧一則　高麗聖像一則
上經僧一則　藏主一則
老宿一則　六通院僧一則
住菴僧一則　守衣盋侍者一則
行者一則　塔頭侍者一則
道流一則　感山主一則
點燈僧一則　老聃二則
宋太宗八則　明高帝一則
錢塘鎮使一則　韓居士一則
官人一則　長者一則
施主一則　官人一則
跨驢人一則　賣餅婆一則
燒菴婆一則　住菴婆一則
卷九輩
大鑑下一世
六祖能嗣 南嶽懷讓四則
大鑑下二世
南岳讓嗣 馬祖道一一百四則
大鑑下三世
馬祖一嗣 百丈懷海三[illegible]
卷十輩
百丈懷海八則　南泉普願十一則
卷十一輩
南泉普願二十七則　歸宗智常十一則
卷十二固
鹽官齊安六則　大梅法常五則
五洩靈默一則　盤山寶積九則
麻谷寶徹六則　西堂智藏四則
西園曇藏一則
卷十三固
東寺如會四則　南源道明二則
大珠慧海三則　百丈惟政三則
章敬懷惲二則　泐潭法會一則
杉山智堅三則　筠州逍遙一則
石鞏慧藏四則　中邑洪恩二則

泐潭常興一則　大達無業二則
鵝湖大義三則　佛光如滿一則
蒙溪一則　京兆惟寬二則
京兆艸堂一則　三角總印三則
利山一則　魯祖寶雲三則
茗溪道行一則　紫玉道通二則
華林善覺一則
卷十四固
五臺隱峰四則　馬頭神藏一則
衢州烏臼二則　石臼二則
古寺一則　本溪二則
韶州乳源二則　齊峰二則
洪州水潦三則　楊岐甄叔一則
芙蓉太毓二則　浮杯一則
鎮州金牛二則　崧山二則
則川三則　忻州打地一則
石林一則　潭州秀溪一則
江西椑樹三則　百靈一則

潭州隱山一則
卷十五固
西山亮座主一則　襄州龐蘊十六則
龐婆一則
大鑑下四世
百丈海嗣 黃檗希運十四則　大慈寰中四則
平田普岸二則　安國通一則
卷十六帝
長慶大安二則　百丈涅槃一則
南泉願嗣 趙州從諗二十帝
卷十七帝
趙州從諗二十八則
卷十八帝
趙州從諗三十一則
卷十九帝
趙州從諗十八則　長沙景岑十五則
子湖利蹤三則　鄂州茱萸四則
白馬曇照一則

卷二十帝
終南師祖一則
香嚴義端一則
日子一則
刺史陸亘七則
甘贄行者五則
(歸宗常嗣)芙蓉靈訓二則
五臺智通一則
(盤山積嗣)鎮州普化六則
(麻谷徹嗣)壽州良遂一則
(西堂藏嗣)虔州處微一則
(章敬惲嗣)金州操一則
河中公畿一則
(永泰湍嗣)五臺秘魔一則
上林戒靈一則
湖南祇林一則
卷二十一道
大鑑下五世
(黃檗運嗣)臨濟義玄十七則
卷二十二道
臨濟義玄二十八則
卷二十三道
睦州道明三十一則
烏石靈觀四則
相國裴休二則
卷二十四道
(長慶安嗣)大隨法真六則
靈樹如敏三則
靈雲志勤七則
(趙州諗嗣)光孝慧覺一則
新興嚴陽一則
婺州新建一則
杭州多福一則
(子湖蹤嗣)漳州浮石一則
日容遠一則
(茱萸嗣)梯山石梯一則
(大愚嗣)末山尼了然一則
(關南常嗣)關南道吾三則
(天龍嗣)金華俱胝二則
卷二十五道
大鑑下六世
(臨濟玄嗣)興化存獎十四則
卷二十六道
寶壽延沼八則
三聖慧然五則
魏府大覺二則
灌溪志閑四則
定州善崔一則
幽州譚空一則
襄州歷村一則
鎮州萬壽一則
虎溪一則
覆盆一則
桐峰一則
滄州米倉一則
雲山一則
定上座一則

簽上座二則　見睦州明尚書陳操四則

卷二十七選

大鑑下七世

興化獎嗣南院慧顒七則　守廓侍者三則
寶壽沼嗣寶壽二世二則　西院思明三則
三聖然嗣鎮州大悲一則　大覺嗣澂心旻德一則
灌溪閑嗣池州山鼓一則　克符嗣際上座一則

卷二十八選

大鑑下八世

南院顒嗣風穴延沼十七則　鐵湖安一則
西院明嗣興陽歸靜一則

大鑑下九世

風穴沼嗣首山省念十則　寶慧眞一則
長沙靈泉一則

卷二十九選

大鑑下十世

首山念嗣汾州善昭七則　葉縣歸省五則
神鼎洪諲一則　石門蘊聰七則

廣慧元璉二則　三交智嵩四則

大鑑下十一世

汾陽昭嗣石霜楚圓十九則

卷三十選

瑯琊慧覺七則　大愚守芝六則
法華全舉四則　芭蕉谷泉二則
天聖皓泰二則　葉縣省嗣浮山法遠四則
石門聰嗣金山曇頴二則　都尉李遵勗一則
見廣慧璉內翰楊億三則

大鑑下十二世

慈明圓嗣楊岐方會十二則

卷三十一昌

黃龍慧南九則　翠巖可眞二則
道吾悟眞一則　瑯琊覺嗣姜山方一則
興教坦一則　大愚芝嗣雲峰文悅三則
龍華岳嗣西余淨端一則

大鑑下十三世

楊岐會嗣白雲守端十三則　保寧仁勇七則

茶陵郁山主一則　比部孫居士一則
卷三十二昌
黃龍南嗣晦堂祖心四則　眞淨克文九則
泐潭洪英一則　龍慶慶閒二則
玄沙明慧一則　積翠永菴主一則
淨因臻嗣長慶文慧一則
大鑑下十四世
白雲端嗣東山法演十五則
卷三十三昌
東山法演二十三則　提刑郭正祥二則
晦堂心嗣死心悟新四則　夾山曉純一則
眞淨文嗣兜率從悅四則　法雲杲二則
九峯希廣一則　東林總嗣慧力可昌二則
開先行瑛一則　學士蘇軾一則
大潙喆嗣泐潭景祥一則　智海仁遷一則
卷三十四昌
大鑑下十五世
東山演嗣昭覺克勤七則　太平慧懃二則

龍門淸遠四則　九頂淸素二則
元禮首座一則　法閦上座一則
見瑯琊起嗣俞道婆二則　黃龍淸嗣上封本才一則
泐潭淸嗣雪峯慧空一則　泐潭乾嗣圓通道旻一則
大鑑下十六世
圓悟勤嗣虎丘紹隆三則　大慧宗杲十三則
瞎堂慧遠三則　華藏安民一則
育王端裕一則　護國景元一則
中竺中仁一則　太平懃嗣何山守珣二則
龍門遠嗣道場明辨一則　開福寧嗣大潙善果一則
見大隨靜嗣尙書莫將一則　見圓通旻嗣樞密吳居厚一則
大鑑下十七世
虎丘隆嗣天童曇華六則　徑山杲嗣育王德光三則
東林道顏一則　佛智裕嗣淨慈師一一則
此菴元嗣國淸行機一則　焦山師體一則
卷三十五昌
大鑑下十八世
應菴華嗣密菴咸傑三則　無菴全嗣華藏有權一則

大鑒下十九世

卍菴顏嗣淨慈彥充一則

密菴傑嗣臥龍祖先二則

天童頴嗣徑山如珏一則

靈隱崇嶽六則

大鑒下二十世

臥龍先嗣徑山師範一則

松源岳嗣天童文禮一則

徑山珍嗣徑山行端一則

徑山珏嗣中天竺行一則

大鑒下二十一世

無準範嗣仰山祖欽四則

淨慈妙倫二則

天目禮嗣育王如珙二則

運菴岩嗣虛堂智愚一則

掩室開嗣石溪心月一則

元叟端嗣天寧梵琦三則

大鑒下二十二世

仰山欽嗣天目原妙十則

大鑒下二十三世

高峰妙嗣中峯明本一則

天目繼巖一則

瑞岩寶嗣華頂先覩一則

大鑒下二十四世

中峰本嗣伏龍元長七則

[illegible]三十六佛

大鑒下二十五世

千岩長嗣萬峯時蔚二則

大鑒下二十六世

萬峰蔚嗣鄧尉普持一則

大鑒下二十七世

寶藏持嗣東明慧旵一則

大鑒下二十八世

東明旵嗣翼善永慈一則

大鑒下二十九世

海舟慈嗣寶峯智瑄二則

大鑒下三十世

寶峰瑄嗣天奇本瑞三則

吉菴祚嗣天寧道濟一則

大鑒下三十一世

天奇瑞嗣龍泉正聰三則

大鑒下三十二世

龍泉聰嗣笑巖德寶七則

敬畏空嗣徑山性沖三則

大鑒下三十三世

笑岩寶嗣 龍池正傳六則　徑山沖嗣 興善廣慧三則

卷三十七佛

大鑑下三十四世

龍池傳嗣 天童圓悟十二則　磬山圓修十八則

徑山圓信三則　淨名大璉一則

興善慧嗣 普明妙用二則

大鑑下三十五世

天童悟嗣 大潙如學三則　三峯法藏三則

雙桂海明四則　徑山通容五則

金粟通乘一則　寶華通忍三則

卷三十八佛

龍池通微三則　平陽道忞七則

雪竇通雲二則　鵠林通門三則

報恩通賢四則　天童通奇三則

磬山修嗣 竹林本豫三則　天目通琇六則

理安通問九則　絲蘿通際四則

陽山通授二則　普明用嗣 紫雲悟鈞一則

金明悟進一則　永正悟元一則

卷三十九佛

大鑑下四世

百丈海嗣 潙山靈祐四十四則

卷四十佛

大鑑下五世

潙山祐嗣 仰山慧寂二十九則　香嚴智閑七則

卷四十一日

徑山洪諲二則　定山神英二則

延慶法端一則　京兆米和尚四則

九峯慈慧一則　元康一則

三角法遇一則　雙峯一則

常侍王敬初三則

大鑑下六世

仰山寂嗣 西塔光穆一則　霍山景通三則

南塔光涌五則　無著文喜一則

徑山諲嗣 洪州米嶺一則　先雙峯嗣 雙峯古一則

大鑑下七世

西塔穆嗣 資福如寶四則　南塔涌嗣 芭蕉慧清五則

大鑒下八世

資福寶嗣 資福貞邃二則　芭蕉清嗣 芭蕉繼徹一則

芭蕉圓一則

卷四十二日

大鑒下三世

嗣法存疑 天□道悟二則

大鑒下四世

天□悟嗣 龍潭崇信三則

大鑒下五世

龍潭信嗣 德山宣鑒十四則

卷四十三日

大鑒下六世

德山鑑嗣 巖頭全奯十六則　雪峰義存十二則

卷四十四日

雪峰義存三十一則

卷四十五日

雪峰義存九則　高亭簡二則

大鑒下七世

岩頭奯嗣 瑞巖師彥四則　羅山道閑七則

香溪從範一則　聖壽嚴一則

雪峰存嗣 長慶慧稜十四則

卷四十六增

保福從展十三則　鏡清道怤十七則

鼓山神晏四則　翠巖令參二則

長生皎然二則　鵝湖智孚一則

卷四十七增

安國弘瑫一則　洞巖可休一則

太原孚上座六則

大鑒下八世

玄泉彥嗣 黃龍誨機三則　羅山閑嗣 明招德謙十則

長慶稜嗣 招慶道匡二則　報慈光雲一則

報恩寶資一則　太傅王延彬三則

保福展嗣 報慈文欽一則　招慶省僜一則

建山澄一則　鼓山晏嗣 鼓山了宗一則

睡龍溥嗣 保福清豁一則　白兆圓嗣 大龍智洪一則

白馬行靄一則

大鑑下九世
黃龍戒嗣黃龍繼達一則　棗樹二世三則
嘉州黑水一則
卷四十八增
大鑑下七世
雪峰存嗣雲門文偃二十八則
卷四十九增
雲門文偃三十六則
卷五十增
雲門文偃二十六則
大鑑下八世
雲門偃嗣白雲子祥一則　德山圓明四則
巴陵顥鑒四則　雙泉師寬一則
香林澄遠六則
卷五十一暉
洞山守初八則　奉先深二則
般若啓柔一則　雙峰竟欽二則
北禪悟通一則　黃龍贊一則

薦福承古一則
大鑑下九世
白雲祥嗣連州寶華一則　德山密嗣文殊應眞二則
南臺勤一則　巴陵鑒嗣靈澂散聖二則
雙泉寬嗣五祖師戒四則　香林遠嗣智門光祚四則
奉先深嗣天台祥菴主一則　雙泉郁嗣德山慧遠一則
大鑑下十世
文殊眞嗣洞山曉聰五則　智門祚嗣雪竇重顯十三則
卷五十二暉
雪竇重顯十二則　雲蓋繼鵬一則
福嚴雅嗣北禪智賢二則　德山遠嗣開先善暹一則
大鑑下十一世
洞山聰嗣雲居曉舜二則　佛日契嵩一則
刺史許式一則　北塔廣嗣玉泉承皓六則
泐潭澄嗣育王懷璉一則　雪竇顯嗣天衣義懷九則
北禪賢嗣法昌倚遇四則　開先暹嗣佛印了元一則
大鑑下十二世
雲居舜嗣蔣山法泉一則　育王璉嗣佛日戒弼一則

天衣懷嗣慧林宗本一則　圓通法秀二則
大鑑下十三世
慧林本嗣長蘆崇信二則　瑞岩鴻嗣育王曇振一則
大鑑下十四世
長蘆信嗣東林慈受二則　智者法詮一則
大鑑下十五世
慈受深嗣靈隱慧光一則
大鑑下十六世
靈隱光嗣中竺元妙一則
大鑑下十七世
中竺有嗣光孝巳菴二則
卷五十三禪
大鑑下七世
雪峰存嗣玄沙師備三十三則
大鑑下八世
玄沙備嗣地藏桂琛八則　安國慧球二則
大章契如一則
卷五十四禪

大鑑下九世
羅漢琛嗣清涼文益二十則　清溪洪進一則
龍濟紹脩八則　白龍希嗣東禪玄亮一則
大鑑下十世
法眼益嗣天台德韶五則　清凉法鐙三則
報恩玄則二則　報恩慧明一則
永明道潛二則　靈隱清聳一則
清溪進嗣天平從漪一則
大鑑下十一世
天台韶嗣永明延壽三則　五雲志逢一則
瑞鹿遇安一則　龍華慧居一則
巖峯師术一則　九曲慶祥一則
大鑑下十二世
法鐙欽嗣雲居道齊二則
雲居齊嗣瑞巖義海一則
大鑑下十三世
瑞巖海嗣翠巖嗣元一則
卷五十五法

大鑒下一世

六祖能嗣 青原行思七則

大鑒下二世

青原思嗣 石頭希遷六則

大鑒下三世

石頭遷嗣 藥山惟儼十二則

卷五十六法

藥山惟儼十一則　丹霞天然八則

潭州大川一則　大顚寶通四則

卷五十七法

長髭曠四則　法門佛陀一則

汾州石樓二則　大同普濟六則

大鑒下四世

藥山儼嗣 雲巖曇晟十一則　道吾宗智十四則

卷五十八法

船子德誠四則　椑樹慧省一則

百顏明哲一則　高沙彌四則

丹霞然嗣 翠微無學二則　孝義性空二則

大川嗣 長沙偃天五則　大顚通嗣 三平義忠三則

馬頰本空二則　本生一則

文公韓愈一則　長髭曠嗣 石室善道二則

卷五十九法

大鑒下五世

雲巖晟嗣 洞山良价二十七則

卷六十輪

洞山良价十三則　神山僧密四則

幽溪二則　道吾智嗣 石霜慶諸十一則

漸源仲興四則　渌清一則

船子誠嗣 夾山善會六則

卷六十一輪

夾山善會十五則　翠微學嗣 清平令遵三則

投子大同二十四則　道場如訥一則

白雲約一則

卷六十二輪

大鑒下六世

洞山价嗣 雲居道膺十七則　曹山本寂二十九則

宗鑑法林總目

卷六十三輪

疎山匡仁十則　青林師虔三則
龍牙居遁十則　越州乾峯四則
欽山文邃九則

卷六十四常

白水本仁二則　天童咸啓二則
九峰普滿四則　華嚴休靜二則
幽棲道幽一則　北院通二則
洞山道全一則　京兆蜆子一則
石霜諸嗣大光居誨一則　九峯道虔十二則
涌泉景欣三則

卷六十五常

雲蓋志元一則　南濟僧一一則
覆船洪薦三則　雲門海晏一則
鳳翔石柱一則　秀士張拙一則
夾山會嗣洛浦元安十六則　蟠龍可文一則
韶山寰普六則　上藍令超二則
郢州四禪一則　太原海湖一則

天蓋山幽一則　清平遵嗣三角令珪一則
投子同嗣投子感溫二則　牛頭微一則

卷六十六常

大鑒下七世

雲居膺嗣同安丕五則　歸宗懷惲一則
嵇山章一則　佛日本空一則
朱溪謙二則　雲居道簡三則
新羅雲住一則　曹山寂嗣金峯從志十四則
曹山慧霞三則　荷玉光慧一則
育王弘通一則　蜀州西禪一則

卷六十七常

疎山仁嗣護國守澄五則　黃檗慧一則
青林虔嗣廣德義一則　石門獻蘊一則
龍牙遁嗣報慈藏嶼二則　含珠審哲一則
大光誨嗣谷山有緣一則　白雲善藏一則
九峰虔嗣禾山無殷二則　同安常察八則
谷山藏嗣新羅瑞巖一則　新羅聯珠一則
新羅大嶺一則　洛浦安嗣青峯傳楚一則

永安善靜一則
黃山輪嗣 郢州桐泉一則
大鑒下八世
同安丕嗣 同安志二則
靈泉仁嗣 太陽慧堅一則
石門蘊嗣 石門慧徹四則
卷六十八常
大鑒下九世
同安志嗣 梁山緣觀八則
廣德延嗣 廣德周三則
大鑒下十世
梁山觀嗣 太陽警玄四則
大鑒下十一世
太陽玄嗣 投子義青四則
福嚴審承一則
大鑒下十二世
投子青嗣 芙蓉道楷十二則
卷六十九轉
鰐龍文嗣 木平善道二則
韶山普嗣 潭州文殊一則
護國澂嗣 鷲福思一則
廣德義嗣 廣德延二則
青峰楚嗣 淨衆歸信一則
護國遠嗣 雲頂德敷一則
興陽淸剖二則

大鑒下十三世
芙蓉楷嗣 丹霞子淳五則
闡提惟照二則
大鑒下十四世
丹霞淳嗣 長蘆淸了四則
大鑒下十五世
長蘆了嗣 天童宗珏二則
大鑒下十六世
天童珏嗣 雪竇智鑑二則
大鑒下十七世
雪竇鑑嗣 天童如淨五則
大鑒下十八世
天童淨嗣 襄州覺四則
大鑑下十九世
鹿門覺嗣 靑州希辨八則
大鑑下二十世
普照辨嗣 大明寶二則
大鑒下二十一世
淨因法成二則
淨因自覺一則
天童正覺三則
天衣聰嗣 吉祥元實一則
直翁舉嗣 雲外岫二則

大明寶嗣 王山覺體三則

大鑑下二十二世

王山體嗣 大明善滿二則

卷七十轉

大鑑下二十三世

雪巖滿嗣 萬松行秀九則

大鑑下二十四世

報恩秀嗣 雪庭福裕四則

大鑑下二十五世

雪庭裕嗣 靈隱文泰二則

大鑑下二十六世

少室泰嗣 寶應福遇一則

大鑑下二十七世

寶應遇嗣 香嚴文才四則

大鑑下二十八世

淳拙才嗣 松庭子嚴一則

大鑑下二十九世

松庭嚴嗣 少室了改二則

大鑑下三十世

凝然改嗣 少室契斌三則

大鑑下三十一世

俱空斌嗣 無方可從一則

大鑑下三十二世

定國從嗣 月舟文載二則

大鑑下三十三世

月舟載嗣 小山宗書一則

大鑑下三十四世

宗鏡書嗣 幻休常潤一則　廩山常忠一則

大鑑下三十五世

少室潤嗣 大覺方念一則　廩山忠嗣 壽昌慧經三則

大鑑下三十六世

大覺念嗣 顯聖圓澂十八則

卷七十一轉

壽昌經嗣 博山元來三則　東苑元鏡二則

鼓山元賢一則

大鑑下三十七世

雲門徹嗣 指南明徹一則　麥浪明懷一則
佛日明方六則　愚菴明孟三則
東山明溲二則　香雪明有一則
弁山明雪十一則　博山來嗣 雪關智誾一則
檀度道密三則　長慶道獨一則
獨峯道嚴一則　囘龍道舟二則
博山道奉一則　冶父道雄一則
東苑鏡嗣 天界道盛四則　鼓山賢嗣 開元道霈一則

卷七十二轉

尊宿嗣法未詳

東山雲頂三則　高郵定一則
普照道悟一則　省菴思一則
四川大癰一則　雲棲袾宏五則
紫柏眞可一則　無念深有二則
儀峰方彖二則　養菴心二則
憨山德清二則　眞寂廣印二則
破山法乘一則　偏融眞圓一則
潭柘福源一則　寳頂元亮一則

雲居觀衡四則　翠巖通喆三則
元白通可二則　惟一普潤二則
僧摩馬一騰一則　賣鹽翁一則
黃巖覺眞二則

宗鑑法林目錄

宗鑑法林卷一

集雲堂　編

釋迦文佛

世尊初降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雪竇顯云便與掀倒禪床　法眼益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時有老宿云將謂無人證明雪竇云鈎在不疑之地　瑯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雲峰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　法昌遇云雲門

好一棒太遲生未離兜率脚跟下好與一錐雖然也是賊過後張弓　天童華云雲門此話雖行未免落他陷穽　高峰妙云世尊大似靈龜拽尾自取喪身之兆雲門雖則全提正令也是爲他閒事長無明當時但於地上畫一圓相就中書個丁字復展兩手示之管取冰消瓦解　南堂欲云雲門好棒可殺驚人未免傷鋒犯手當時若見祇消道箇辯盃辯盃老漢若也知方管取暗裏抽身免見明中落節　天童悟云我不似雲門大驚小怪當時但向前以手加額云貓看他面皮向甚處著　棲霞成云當時若見恁麼道但向前合掌云大王萬福

指天指地語琅琅送語傳言出畫堂使者尙能多意氣主人應是不尋常泉大道

開基刱業前王事端拱持盈後帝心劍戟盡爲農器用此時誰報太平音佛印元

美如西子離金闕嬌似楊妃下玉樓猶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佛鑑懃

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圝都不費鉗鎚拈來萬仞峰頭放打落天邊白鳳兒慈受深

千年石虎產麒麟一角通身五彩明金鎖玉關渾擊斷毗盧界內鼓烟塵雪竇宗

老漢纔生便著忙周行七步似顚狂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徑山杲

從來家富產嬌兒纔出胞胎便亂揮到得伎窮雙樹下始知四十九年非懶菴樞

無憂樹下浴嬰孩淸曉薔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糟驢馬出胞胎天童淨

未曾撞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處安右脇出來魔境現祇堪惆悵不堪看天目禮

七步周行彷彿指天指地不分明是非旣落旁人耳洗到驢年也未淸虛堂愚

生來自恨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消還你獨尊三界內奈何今日又明朝覺菴眞

毗嵐毒種毒花開添得雲門醉後杯今日柯橋風色惡澹烟疎雨洗黃梅石翁淳

摩耶今日產嬰孩剛道天宮降下來不是鷄窠生鳳

卵分明象子出驢胎 千岩長
忽聽嬌音上御樓玉釵敲斷意悠悠雖然不作赮赦
客也有偷心暗點頭 石溪如
躍治之金自不祥干將鑄就赤眉殃乾坤撥亂稱元
首竊國紛紛有憲章 觀濤奇
月上山城征馬急雨過新水芰荷香自此洞庭秋正
好烟波聲裏鬪漁郎 芇溪森
自言自語自徘徊自動芳心自作媒不是自家親骨
肉誰將炭送雪中來 寒松操
大義未成先自立咸陽三月火通紅到底不忘亡國
象有何面目見江東 綠雨蕉
自掘深坑自活埋腥風匝地露屍骸人間天上稱尊
大當甚籬根破草鞵 法林晉
世尊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然大悟乃曰奇哉一
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
證得
博山來云根本無明卽是不動智不動智卽是根本
無明者裏別具一隻眼老瞿曇冰消瓦解 天章玉

云大小釋迦話作兩橛當時有人下者一語免致後
代兒孫把模畫樣然雖如是也不得屈我釋迦喝一
喝　藥地智云雪山坐久成勞空花亂墜一瓢惡水
祇合自澆何故爲他六年奇句不及下地先聲　道
林虛云開得一隻眼失却一張口
瞿曇失却眼睛時雪裏梅花祇一枝而今到處生荊
棘却笑春風惱亂吹 晦堂心
天蓋地載成團作塊周法界而無邊析鄰虛而無內
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業債問取南泉王
老師人人祇喫一莖菜 宏智覺
入山去何所圖出山來胡爲乎早知今日事悔不愼
當初 無準範
擧頭見星忽悟道黃泥山上生茅草李婆自做老裁
衣不剪乾紅剪香皁 楠堂益
金鐘夜擊九重城六載歸來改瘦形待得衆生心眼
活雪山依舊碧崚嶒 虛堂愚
六年雪嶺道方成打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著
處至今生怕見明星 荊叟珏

二千年前臘月八黃面瞿曇雙眼活阿僧祇劫喫鹽
多苦行六年添得渴 月江印
六載隱藏在雪山灰頭土面自慚顏今朝忽覩明星
現始覺從前被眼瞞 鐵山仁
家在深山別覓山眼開何處著慚顏殷勤爲惜王孫
醉月滿荷衣霜滿鬢 玉林琇
今朝正是臘月八釋迦老子眼睛瞎白日青天被鬼
迷夜對明星將眼刮 朝宗忍
日日擡眸便覩星如何特地話重新而今要問靈山
老兩道眉毛臘幾莖 六吉謙
六年苦行進山來夜半明星笑破腮果是髑髏乾得
盡因何惹出者場災 法林音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世尊便下座

芭蕉徹云忙忙者匝地普天　獅林則云衆中道世
尊入林不動草文殊入水不動波自然海晏河淸乃
搖手呵呵大笑云錯了也且道是何道理掀翻海岳
求知已撥轉乾坤致太平　天童悟云文殊大似認
影迷頭世尊也是脚跟不著地　雲門信云當時奪
却文殊椎子喝一喝看那黃面老子作何去就　博
山來云世尊拉抹金鍼文殊橫抽玉線彌縫海嶽要
是其人且道未陞座前法王法在甚麼處　報恩賢
云世尊雖是頭正尾正殊不知却被文殊使令　孤
秀曜云世尊向電光影裏穿鍼文殊從猛虎舌上書
字直饒縱奪齊行已是落三落四還有爲二老作主
者麼笙歌宛轉隨雲散杜宇空傳別苑聲
百萬靈山似葦蘆風行雲集已周遮當時不是文殊
老往往瞿曇更撒沙 佛印元
月在波心徹底寒澄潭戀不許龍蟠五湖多少未歸
客却被旁人把釣竿 上方益
一輪明月映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
桂碧霄重送九秋音 佛鑑懃
一段眞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含春
象無奈東君漏泄何 天童覺
綸綍封章出御樓克謀借箸有留侯不因鑄印復銷
印六國烽烟正未休 蔗菴範

南國佳人畫裏看霜毫初點曉妝殘莫勞脂粉施顏色窗外梅花拂影寒 假亭挺

幽谷瓊枝帶露開春含紅紫錦成堆誰知遇陣催花雨褪落飛英滿翠苔 寒松操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如來六通我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仙人仙人應諾世尊曰那一通你問我

明覺顯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 瑯琊覺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不知實乃因邪而打正 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 雲峰悅云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旁不肯底出來雲峰要問作麼生是那一通

古南門云呼蛇易遣蛇難世尊被仙人一拶轉身無路將錯就錯何不纔問便摑仙人當下知歸和前五通一時放下豈不灑灑地做個平地神仙 崇先奇云老胡也知有那一通祇是口門窄 平田本云世尊被仙人輕輕一靠直得喚鐘作甕 浪山嶼云世尊就窠打劫順水推船若論那一通端的未會在

汝問何如此問親嶺梅江柳共芳春抱贓不用重搜檢已自當堂露賊 身長靈卓

那一通你問我玄關倒插無鬚鎖等閒一掣掣得開三個老婆相對坐咄 斷橋倫

醉乘白鶴登銀闕夢跨青鸞入絳宮酒醒眼睛俱不見一川桃李自東風 中峰本

那一通你問我猢猻上樹偷生果口裏嚼得不甘香眼裏耳裏都是火忽然撞著看園翁沒處躲 三宜盂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座外道讚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問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五祖戒云大小世尊被阿難一狀領過又出語云汝何所問 法眼益因僧請益敘語未終眼云住住你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僧從此悟入 雪竇顯云邪正不分過猶鞭影又云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他同參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弁為外道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 翠岩芝

云世尊被外道當面塗糊祇如外道云令我得入要
且未夢見在既不曾夢見爲什麼却悟去　瑯琊覺
云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楊岐會云
世尊輟已從人外道乃因齋慶讚　溈山喆云外道
懷藏寶鏡世尊親爲高提直得森羅顯煥萬象歷然
又得阿難金鐘再擊四衆共聞大似二龍玩珠長他
智者威獰　雲居齊云什麼處是外道悟處衆中道
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恁麼會還得不　昭覺勤
云待他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和聲便打及至阿難
問外道有何所證亦和聲便打殺人須是殺人刀活
人須是活人劍　徑山杲擧雪竇語畢云邪正兩分
正猶鞭影　磬山修云二老恰在鞭影裏批判良久
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南磵問云瞿曇鈍置太煞
若是山僧便與和座掀倒雖然知我者少笑我者多
　佛日晳云雪竇妙喜二尊宿氣吞佛祖名振古今
檢點將來三十棒一棒也放他不過何故不合向鞭
影邊妄分邪正
萬丈寒潭徹底淸錦鱗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掣隨鈎

上水面茫茫散月明白雲端
雪覆喬林同一色淸光上下含虛碧採樵人立渡頭
寒極目寒蟾爲誰白成枯木
世尊恰似靑銅鏡挂向虛空秋月淨表裏無私照膽
寒高低一一皆相映佛鑑懃
露影藏身問世尊瞿曇一點不加文迷雲舒卷從斯
入十倍精神減八分佛燈珣
迷悟髑髏前何勞更擧鞭祇持鷄狗戒不學祖師禪
鼓山珪
世尊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華意正穠桃臉
笑春光不在柳梢邊雪巢一
自把髑髏空裏擲必端自打自家頭灼然自痛自難
說自著摩挲歸去休斷橋倫
野鳥關關弄語頻東皇暗轉劫壺春林花未吐成狼
藉猶有餘香冷醉人幻寄庭
九日柴門鋪綠茵酒帘高捲菊花春淵明去後無消
息空有餘香冷醉人法林音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說定法曰今

日說何法世尊曰說不定法曰因甚昨日定今日不定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五祖戒云世尊何得將別人物作自已用　潙山喆云大小世尊看樓打樓大潙卽不然待問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但云非汝境界　薦福懷云世尊被外道拶著出自偶然雖然如此邪正未分　龍華宗云黃面瞿曇隨邪逐惡外道雖則言中有響怎奈眼裏無筋

古鑑從來絕點痕隨其妍醜目前分如今鑑破無光影風輥長江水色渾 塗毒策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淸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 楚石琦

世尊敕阿難往問調達曰汝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又令阿難問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翠巖眞云親言出親口　徑山杲云既無出分又無入分喚什麽作釋迦老子喚什麽作提婆達多又喚什麽作地獄還委悉麽自攜瓶去酤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天寧琦云妙喜與麽批判刀刀相似魚魯參差殊不知釋迦自釋迦調達自調達地獄自地獄料掉沒交涉一夜落花雨滿溪流水香　伏龍長云臨危不悚眞大丈夫　萬峰藏云既是三界導師爲甚無入地獄分阿難直受始得

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雖然得三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 湛堂準

萬仞崖頭拌得去不知何處覓全屍業風吹起再甦惺却問如今是甚時 虛堂愚

水月空花鏡裏天丹成何地不神仙扁舟一任風吹去祇在蘆花淺水邊 抱璞璉

荒田荒地沒人耕一耕耕起便死爭不如盡情回付君依舊春風長葛藤 綠雨蕉

華嶽山人愛黑甜素心豈爲利名遷獨怡夢裏乾坤大石爛松枯懶記年 鏡堂淸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曰我義以一切

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不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弟子一時出家證阿羅漢

絲雨蕉云懵懵懂懂挑擔水桶掉了一隻不知輕重驀拈拄杖云吽吽　法林音云且道梵志中路還省也未若在今日直須打了趁出

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與誰論匾擔驀折兩頭脫一毫頭上現乾坤天衣懷

一切不受逞家風片言雙破兩頭空赤幡奪了回光處始信言前墮已宗本覺一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

法林音云大小世尊爲魅所著

紫金光聚照山河天上人間意氣多曾敕文殊領徒衆毗耶城裏問維摩虛堂愚

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一莖草上全神變大地無人著眼睛牧雲門

僧繇壁上畫龍形畫得龍成未得神破壁驚看無兩樣飛騰全在點睛人庸際化

栴檀雕就紫金身特地逢迎意氣新慚愧瞿曇淸白眼無端又著一沙塵靈機觀

世尊三喚像亦三應世尊曰無爲眞佛實在我身

大潙智云世尊爲誰家分上事又喝云汝等切忌認著昭昭靈靈

眞佛無爲在我身三呼三應太惺惺若人不悟元由者塵劫茫茫認識神大潙智

世尊因乾達婆王奏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世尊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遍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世尊曰

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世尊曰不妄語
汝撫琴山河大地草木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
世尊曰迦葉亦復如是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修山主問澄源乾達婆王奏樂直得須彌岌峇海水
騰波迦葉作舞作麼生會源云迦葉過去世曾作樂
人來習氣未除修云須彌岌峇海水騰波又作麼生
源休去法眼益代云正是習氣　幻寄稷云有底道
世尊以藥去病澄源以病去藥夢也未夢見乾達婆
王在　黃蘗琦云若是山僧待問迦葉是阿羅漢諸
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亦乃起舞不惟以楔出楔抑令
乾達婆王展轉疑殺
輕輕撥轉一條絃聲振三千與大千賴得飲光知密
意肯將縫袖惹春烟 塗毒策
有三尺劍可以謁趙國無千里眼難以見懸絲巍巍
堂堂三界大師 虛堂愚
月暎梅花白風飄柳絮狂人情若馬頰客路似羊腸
玉笈乾
世尊因靈山會上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
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弒父害
母及諸衆罪心內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
文殊承佛神力手握利劍持逼世尊世尊曰住住
不用作逆勿得害我我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從
本以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
我必被害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悟自本心如
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
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讚歎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
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
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天童傑云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文殊費盡腕頭
氣力要且不知此劍來處帶累釋迦老子通身是口
分疎不下五百比丘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忽若
踏翻大海趯倒須彌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
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
良久云自從舞得三台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萬峰
藏云我若作世尊待文殊來便一棒打殺免得比丘
於無相無生處打之遼　南山寶云世尊被文殊一

拶直得將從前所有滯貨盡情拋出若不得五百比
丘善能解腕縱文殊逼身是手也收拾不及雖然在
瞿曇門下則得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著
佛祖由來總是窕電機旋處直如弦分毛若解和聲
拶月裏麒麟笑揭天 晦堂遠
文殊當日逼如來五百聲聞眼豁開欲會如來佛亦
爾靑蛇匣裏吼風雷 本覺一
出匣靑蛇氣吐虹平移海嶽萬千重當時不有沉寃
客何事當陽訴異同 綠雨蕉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
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
何世尊曰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
今無說汝今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

翠巖眞云波斯匿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問
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偏枯翠巖當時若見點一
把火照看者黃面老子面皮厚多少　薦福懷云大
王分明問世尊分明答賓主歷然作麼生說個無說
無聞底道理　靈巖儲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如印
印水似空合空雖則文彩全彰要且不存朕跡苟非
具超方眼者未免坐在無說無聞處山僧若見恁麼
問但道四海浪平龍臥穩九天雲淨鶴飛高

問處奇特答處殊絕一二義諦驪龍角折 眞如喆
無聞無說意無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是渠眞聖
諦秋風昨夜到梧桐 東谷光
快性經紀靈利客人相逢一飲滿面陽春 通然達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乃敲一髑髏問生何道曰
生人道又敲一曰生何道曰生天道又敲一曰生
何道耆婆罔措

天童悟云世尊大似有先鋒無殿後耆婆罔知也好
與一敲不見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龍華宗云世
尊敲磕分明怎奈傷鋒犯手耆婆善別音響也是認
影迷頭且道第三度敲底畢竟生甚麼處良久云泥
牛入海無消耗挂角羺羊不見蹤

如來一擊少人知直下分明更是誰無限月光隨水
去片雲偏向故山歸 塗毒策
老胡一擊許誰知大冶紅爐片雪飛靑草塚間留不

住白雲還望故山歸 瞎堂遠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獻佛世尊曰梵志志應諾世尊曰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世尊又曰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世尊又曰放下著志曰我兩手皆空更放下個甚麼世尊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無一可捨是汝免生死處志大悟

徑山琇云大小世尊尚墮在識情數量合喫二十棒梵志雖然悟去亦未出得情識數量合喫二十棒徑山恁麼批判蕭何制律　棲霞成云三界大師不合將閻閣中物般出翻被梵志勘破

兩手擎來教放下空身立地更疑猜根塵識界無尋處多謝春風爛熳開 心聞賁

截斷千崖路風前活計新誰如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無際派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佛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剎時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剎已竟諸天因散花讚曰庶子有大智矣

博山來云插草建精藍長者全身領荷鍼芥相投唧嚠固然唧嚠要且旁觀者哂　寶壽方云諸天散花讚歎有利害無利害　具足皜召衆云然燈指處玉轉珠回賢于插草虎步龍驤於斯見得古釋迦不先今彌勒不後其或未然驀卓拄杖喝一喝

一莖草上建精藍風卷蟭螟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鈍根錯過問前三張 無盡

梵剎分明在地頭插標重建換人眸鴈飛不在秋江上珍重時人莫浪求 石奇雲

世尊從忉利天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曰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於是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佛纔見乃訶曰蓮花色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晏坐却見吾法身

薦福懷云蓮花色尼被熱瞞則且置還知瞿曇老漢

性命在別人手裏麼　位中符云世尊二見不除好
與蓮花色尼一狀領過法林音云白嚴是作家
未動葭灰三尺雪乾坤何處不陽春千山鳥絕江深
凍不見尋花問柳人三峯藏

世尊一日說大集經敕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
有不赴者四天王飛熱鐵輪追之無有不順佛敕
者惟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
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天衣懷云臨危不變眞大丈夫作麼生著得一轉語
與黃面老子出氣盡大地人無不愛佛到者裏何者
是佛何者是魔良久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
麼合眼見暗魔之與佛以拄杖卓一下云一時穿却
鼻孔　南堂靜云我若作世尊即向他道汝已發心
竟應當如是住不然道汝喚什麼作衆生擬開口與
一熱鐵輪　徑山杲云天衣老漢恁麼批判怎奈話
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休去不妨使人
疑著却云開眼見明合眼見暗郎當不少又云佛之
與魔拄杖子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爲黃
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魔王道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
菩提心祇向他道幾乎錯喚你作魔王此語有兩負
門檢點得出許你具衲僧眼　東禪觀云怪哉淺草
撥著一個大蟲上門上戶齩人火急可惜當時放過
待他恁麼道祇消一個擔板漢非惟塞斷咽喉亦乃
教伊轉動不得雖然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龍
池傳云魔王是歸依語不是歸依語　雲門信云魔
王言中有響護法已竟　崇先奇云我若見他恁麼
道但云我不如汝管取低首歸降何故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　補陀沃云者魔王具什麼眼敢恁麼道
萬壽朗云當時魔王恁麼道便與一熱鐵輪免他向
淨白地上躲身還有爲伊作主者麼拈拄杖云看看
四天王飛熱鐵輪來也以拄杖旋風打散　寶壽波
云魔王世尊總合喫熱鐵輪有分何故賞則俱賞罰
則俱罰

高眼從來不著塵阿誰奴子共般勤嚴冬一片三江
凍萬卉千葩徧地春三峯藏

茹蕨首陽山恥食周家粟及聞水土恩餓死受人辱

大咸咸

龍飛鳳舞過青霄徧界光騰瑞氣高劈破彩雲風肅肅月巢終不貴花梢普慈雲

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入城持鉢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當依七佛儀式難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密菴傑云大小世尊被阿難輕輕撥著未免喚鍾作甕

從前七佛儀式慶喜何嘗欠少堪笑黃面瞿曇無端打個之遶遶淹演

世尊因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所問

鐵鎚劈面擲擊破精靈窟血濺梵天紅大地成狼藉獨步裔

聞說瞿塘春水高今朝親上峽中橈木鴟倒嶽傾湫下幾個長年解把篙三峯藏

世尊一日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

芭蕉徹云無孔笛遇氈拍板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千樹裏秋河隔在數峯西金山杰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曰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即時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是二比丘今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曰我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

南堂靜云前箭猶輕後箭深　高峯妙云世尊能挽千鈞之弩銀山鐵壁箭箭皆穿阿難雖有隱身之術殊不知髑髏後中箭還有躲避得過底麼　一麟足云世尊雖有羅龍陷虎之機且無點鐵成金之用阿難却有六韜三略之謀未免陷入八陣圖裏仔細撿點俱宜喫棒

世尊因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五雲逢云什麼處是二鐵圍山如今有人起佛見法

見五雲與烹茶兩盌　白雲端云世尊當時無大人相如今有起佛見法見者承天終不敢動著他何故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五祖演云五祖則具大慈悲遂拍手云曼殊室利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良久乃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千巖長云不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二鐵圍山麼世尊也是憐兒不覺醜　寶華忍云瞿曇白雲五祖雖云扶豎綱宗要且未透末後句在曹山者裏若有起佛見法見每人分半院與他何故一掌不浪鳴兩掌鳴摑摑　開先金云正恁麼時瞿曇還免得二鐵圍山麼咦六月朔風吹大地家家屋上砌嚴霜　菩提珍云世尊握閫外威權全提正令若非文殊也大難承當如今有人起佛見法見龍池願捨四大作禪床供養　山容波云文殊一翳在眼世尊空花亂墜貶向鐵圍則不無還知瞿曇性命落在文殊手裏麼　淸波格云文殊纔起佛見法見早已自入二鐵圍山干他世尊甚事

黑風海內渾身去業浪堆中載得歸誰把一雙淸白眼趁他蝴蝶亂飛飛緣雨蕉

底事邊關叛逆生勞勞嚷嚷動刀兵狠烟一掃歸王化四海何愁不太平萬又啓

世尊於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盡其神力椎不能擧

世尊曰你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

昭覺勤云可惜放過當時待老漢道你擬擯那個文殊便與一椎看他作何合煞　雲居元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保寧茂云大小迦葉有頭無尾畢竟如何西天令嚴久立珍重　高峯妙云文殊知底迦葉不知迦葉知底文殊不知彼彼不知則且置百千萬億文殊畢竟那個是眞文殊　天寧琦云迦葉太不丈夫莫道百千萬億文殊便是百千萬億世尊也下一椎始見作家不見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　鼓山賢云文殊雖得便宜怎奈轉增醜態何不默受擯出教他迦葉二十年摸索不著　慧雲盛云世尊雖善解交怎奈遭人怪笑何故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寶峯弁云盡謂迦葉把住要津文殊十方坐斷寶峯

看來正是放過一著復云險

千峯月淡楚江秋衲子初開布袋頭聞道淮南米價賤便隨船子下揚州 褚衲秀

天高雲淨月彎彎雨過秋空眼界寬百億文殊眞妙體分明祇在一毫端 正堂辨

錦衣公子遊春慣白首佳人懊恨多彼富尙嫌千口少自貧無奈一身何 月庭忠

移場三處逞風流拈起椎來價滿籌潦倒瞿曇奸狡甚搖唇鼓舌自啾啾 法林音

世尊因文殊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報慈遂徵云爲復是門外語門內語 溈山喆代云吾不如汝 黃龍新云文殊恁麼道入得門入不得門若入得門冰消瓦解 萬峯藏云總隔一片板

崇先奇云世尊門裏出身不得文殊身裏出門不得

世尊偕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問甚麼人塔世尊曰過去諸佛塔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曰應當如是

德山密云過去是現在弟子實有此理 天童悟云我若作阿難待世尊云是我弟子但問佛是甚麼人弟子擬開口便作禮休去 蓮柎策云阿難當時見道是吾弟子何不便禮三拜管教黃面老子置身無地

世尊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者個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太陽玄云不因世尊問幾乎忘却 地藏恩云老漢也是無端節目上更生節目忽被二人呵呵大笑舁豬便行一場懡㦬 壽昌經云君子有成人之美萬峯藏云舁向前過世尊早鑒了也 資福侶云利動君子 絲雨藁云世尊大似勾賊破家設使二人待問便打豬一棒云何不抵對世尊又如何折合

捨筏懷兼濟逢耕更問津却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木菴瓊

世尊因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曰諸法是無常耶世尊亦不對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

高峯妙云異學有言若啞世尊無語如雷者裏見得分明正是增益戲論何故諦聽諦聽　白光明云異學兩度問法已成戲論世尊兩度不答戲論猶多

宗鑑法林卷一

宗鑑法林卷二

集雲堂　編

迦釋文佛

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衆皆默然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還覺頂門重麼　黃龍心云直下穿過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悚人向甚處見釋迦老子　僧問靈山拈花意旨如何雲峰悅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迦葉微笑意旨如何云口是禍門　高峰妙云世尊扶頭迦葉扶尾直至如今擡舉不起莫有共著力者麼以兩手作扶勢云也祇尺底　獅林則云要問黃面老子者兩件物從甚處得來擬開口好與一喝　平陽悉云且道靈山有付囑無付囑喝一喝云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　雲菴悅云我若作飲光見伊恁麼道便好再發一笑看老漢又如何折合　崇化能云世尊拈花憐兒不覺醜迦葉微笑刺腦入膠盆

霜風刮地掃枯荄誰覺東君令已回惟有嶺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 佛慧泉

飲光誰謂悟拈花微笑依然隔海涯黃面祇圖傳大事赤眉終不打貧家 祖印明

古塚露枯骨窮源遂斷橋一番新雨過翠色滿林梢 白楊順

頂上鐵枷三百斤分明有理不容伸默然鷄足峰前坐猶把金襴誑後人 尼無著持

末後無端重漏泄焦因翁翁嚼生鐵玉鞭擊碎月明珠累及兒孫揚醜拙 湛堂深

八十婆婆未嫁人柔腸百結向誰伸而今趁得東君力喜見眉間一點春 香幢海

化母無私似掌平百花如錦正春深尋常繡出鴛鴦看今日和鍼度與人 惟一潤

烽火一然萬國憂與君攜手上高樓名姬暗笑勤王士不見夫人在上頭 南菴依

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殺蘇州刺史腸 石公琯

君起早臣起早彤庭月落天將曉金帶趨朝對越時御爐縹緲宮闈窈午門人靜月初昇殿閣一聲鳴鳳鳥 騎聲獅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諸佛各還惟一女子入於三昧殊曰云何此女子得近佛座而我不能世尊曰汝但覺此女子而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子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子定須臾罔明從地湧出世尊敕出罔明乃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翠巖芝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五雲逢云不惟文殊不能出此定祇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　翠巖眞問僧文殊因甚出不得罔明因甚却出得英邵武方其問時以手揑其膝而去眞笑云賣匙箸漢未在　天童覺云若定若動當人變弄鴻毛輕而不輕泰山重而不重還知老瞿曇鼻孔在我手裏麼　龍翔訢舉公案了拈拄杖云一串穿却南磵格云本來一串用穿作麼　理安問云古今盡道女子出定殊不知個個破家蕩產今日有三十棒要世尊喫何故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

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應難五侯費盡平生志從此詩書嬾更看 寶峰照

坐擁羣峰覆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巖前花雨紛紛落夢覺初回識故人 石門易

畵得天然別花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慈受深

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 徑山杲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仔細看來是何面皃 佛照光

誰在畫樓西相逢笑語低到家春色晚花落鷓鴣啼

雪菴瑾

花落銀牀春爛熳月沉金帳夜迢遙虗堂寂寞無人

共祇把欄香盡意燒中峰本

玉苑梁園翫早春滿林香艷醉遊人不禁簾外啼鶯

切空使落花狠藉深理安問

玄石一醒醉三年妻兒抱首哭蒼天饒君題盡招魂

賦樂得安閒自在眠文殊智閃明賢出入如何得話

圓春光不改東風面惹得江南啼杜鵑三宜盂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囘聞南菴依

君在湘江頭妾在湘江尾相思不相見共飲湘江水

撫松宮

輪囷鐵幹漫梳風嶺外丹楓鬬彩紅亦有幽思寫不

得和煙和雨在雲中法林音

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

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

何色天王曰佛手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

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强說有青黃赤白色吾

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契悟

絲雨蕉云大小世尊被五方天王換却眼睛也不知

世尊在尼拘律樹下坐次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

過不曰不見還聞不曰不聞莫禪定不曰不禪定

莫睡臥不曰不睡臥莫別去不曰不別去商人乃

歎曰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氎兩段

天童悟云商人如是問世尊如是答甚處是商人見

世尊覺而不見處　大愚鵬云三界大師被商人推

在三百丈爛泥坑裏至今起不得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

伽黎圍之遂告曰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

護持傳授將來無令斷絕

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云一人傳實萬人

傳虗

密傳分半座正好驀面唾不與麼且放過子孫未免

遭殃禍海印信

於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暗行不愼亦不護

月來松色寒雲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投子青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請我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

雪峰空云世尊從文殊請不從文殊請　友可玄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末上何曾轉法輪祇今再轉謾勞神路行人不知天曉猶把靈符執夜明北磵簡

老漢生平太脫空將無作有誑盲聾臨期一語方眞實也是闍黎飯後鐘別山智

當陽據座已屆遲何事迎風更撒沙四口賊贓招盡了淸廉猶自向人誇法林音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雲峰悅云然則膏肓之病不足以發藥雲峰今日且作死馬醫汝等諸人皮下還有血麼　東禪觀云衆中若有個作者纔見伊以手摩胸便出約住云瞿曇你者醜學止休拈出也他若知非決定緘口免見百萬億衆盡邪倒見　高峰妙云老漢四十九年顚之倒之橫說竪說貴圖末後殷勤殊不知賺他百萬億衆至今墮在鐵圍山下無出解脫　淸化嵩云常時山僧若在但輕輕向世尊背上撫一下云老不休心非但令瞿曇滿面慚惶亦免百萬人天杓卜聽虛聲

崇先奇云㓒以堅自劃膏以明自焚黃面瞿曇至死不變強哉矯

摩胸告衆誑嬰兒怎奈身移步不移接響承虛三千載春風依舊草萋萋長靈卓

風搖柳綫波旬舞雨浥花腮慶喜悲黃面瞿曇何處去令人到此祇攢眉無準範

雙林樹下手摩胸說有談無念脫空若謂瞿曇曾入滅錯教啼鳥笑春風虛舟度

老倒瞿曇不識羞臨行猶自逞風流摩胸示衆歸何處啼鳥一聲山更幽皖山凝

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乃於棺中露雙趺
示之迦葉乃作禮請如來以三昧火而自闍維郎
時金棺從七寶牀陞舉繞俱尸羅城七匝却還本
處化火光三昧而自焚之

城山洽云黃面老子賣弄四十九年猶未足意臨末
梢頭又做出許多伎倆眞個不知死活雖然如是粉
骨碎身未足醻

未出王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
皺慶喜門前倒刹竿佛鑑懃

臨行當休未肯休雙趺一出便難收至今骨節連毛
竅暴露春風百草頭虛堂愚

周行七步猶成跡槨示雙趺豈易收微雨灑花千點
淚淡烟籠竹一堆愁高峰妙

開口已經遭打殺臨終又賣醜行藏生平浩氣難收
拾死到棺材也發狂靈機觀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天嶽晝云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已反爲讐 不
退勇云新羅國裏火灼吳越石人燒脚誌公拋却杖
頭剪刀打倒天台國淸寺裏豐干住底墻壁汾陽太
子院裏驀然聳出一隻匾喙高郵野鴨逢人便低頭
云師太師太乃左右顧視云玄沙去後無消息紅白
枝枝不著華

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俱不
犯端然衣錦自還鄕大慧杲

未離兜率降王宮便就刀山入鑊湯等閑擒住白拈
賊滿眼俱爲敗露贓晦堂遠

肌骨當初赫赤窮面皮今日厚千重擦頭搭尾應更
點贏賽闍黎齋後鍾或菴體

日出天歡喜雲生地起愁如何人不老得似水長流
千巖長

朱絃彈夜月翠袖舞春風秖者逍遙處何人得與同
恕中慍

蜀魄千年尙怨誰聲聲啼血向花枝滿山明月東風
夜正是愁人不寐時天嶽晝

者貼老鼠藥佳人恨喫著喫著便設頭不鑒頭定亦
脚漢關喩

諸經

經首八

僧問地藏琛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藏云看取下註脚　古南門云卽八是注脚

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漚和不是經披雲寂

我佛金言義海深開遮惟要悟眞心首標妙在當頭劄密使泥牛曉夜吟雲居祐

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忿怒那吒失却威徑山杲

鳥跡半露蒼苔蝌蚪幷遊春水若不信受奉行未免卽從座起石碧明

不向經題識本眞紙堆討甚法王身未開梵篋承當去免作循行數墨人絕岸湘

以字不成八不是春風拂檻花猶睡王孫何處未歸來芳草萋萋愁滿地覺浪盛

以字不成八字不就乍看是豈細讀如豆不若兩宜剜衿續袖㊇三宜盂

由來種樹爲乘凉樹長猶嫌暗客聰盡力推開推不去令人千古費商量且知訥

蒼頡難造羅什難譯牟尼拈出自先不識僧穎賓

楞嚴阿難自行乞食次

乞食原無一定方若爲非意鬪檀郎慈傷月面袈裟客情溺山眉窈窕娘嬌許鏡分花避笑豔留釵比玉甦香若非鸂鶒將人喚肯信溫柔是夢鄉自求膺

楞嚴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博山來云盡大地是個釋迦阿難埋著釋迦鼻孔盡大地是個阿難釋迦裂破阿難胸襟且道向甚麼處見甚麼處不見者裏著得一隻眼黃面老子非但瞞人亦乃自瞞　妙偉俊云世尊此語有兩負門若檢點得出一對鴛鴦池邊獨立檢點不出一雙孤雁撲地高飛

全彖全牛意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剎剎塵塵在半途雪竇顯

堂前露柱久懷胎庵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
賦一操直取狀元來白雲端
說離百非存規則言無一法尚筌第毗耶默默會緘
口摩竭寥寥正掩扉佛鑑懃
初學賣花日嬌羞掩齒牙及至容顏老脫然無可遮
却笑白雲空自散不知明月落誰家崇覺空
滄海瀝乾太虛充滿衲僧鼻孔長古佛舌頭短珠絲
度九曲玉殘纔一轉直下相逢不識渠始信斯人不
合伴宏智覺
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及至入門親見
了元來直是小兒嬉簡堂機
石潤非玉水麗非金大禹決而西湖卞和泣而陸沉
美兮渺兮錯古囈今密菴傑
愁腸百結事難別啞子喫苦向誰說有語祇可訴東
風相如怎解中心結湛然澄
甕牖繩樞甿隸家揭竿斬木枉喧譁要知紫蓋雲屯
者一劍能誅白帝蛇靈澗機
楞嚴佛敕文殊將呪往護

休尋貝葉及樺皮文彩隨形即汚伊項法豈常情測
度呪心須大智傳持紅爐那許留春雪黑沼空悲染
素絲會得它山皆故里縱橫有路自超岐自求膺
楞嚴佛謂阿難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
手不曾容易舞三台白雲端
雨色和烟匝四維眼皮未綻若爲窺等閒覷破金剛
際坦蕩無因役路岐或菴體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
住大都緇素要分明此山應
堯之垂衣禹之行水輪扁斲而手美紀昌射而利矢
能其能所其所人兮物兮孰此孰彼德徵昱
田裏靑螺皮作骨階前紅莧葉爲花蠑蛄身腹無非
蟹水母眼睛全是蝦斷流渡
楞嚴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能仁琏云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寒
松操云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妙倫
後云世尊一似小兒喫李忙向赤邊齩忽然齩破指

頭直得血濺梵天

沒絃琴上無私曲一度彈來轉轆轆斷巖流水少知音六六不成三十六 妙峰善

瘦藤拄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界寬不知眼界寬多少白鳥去盡青天還 樸翁銛

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 潛菴光

海底波斯失却金雙盲婆子草中尋夜深摸得松毛刺走徧東村叫賣鍼 天如則

鷲山豔豔樂從遊盡夜風光映碧流月落更殘天際曉醉扶公子上高樓 印山先

一片潮聲下石頭江亭送別使人愁可憐垂柳絲千尺似為春江綰去舟 臺澗機

楞嚴七處徵心

七處徵心款便成推窮尋逐案分明都緣家賊難防避攙亂乾坤見太平 卍菴顏

吹糠著米翻成特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北磵簡

七處徵他天外天毫光直射阿難肩瞿曇忒殺憐兒切逼得鮎魚上竹竿 絕岸湘

滄溟吸盡露珊瑚直取驪龍頷下珠三十餘年尋海藏不知身在寶山居 玉笈乾

楞嚴八還辨見

明暗色空不可還不可還者絕躋攀夾截虛空成畔岸一重水隔一重山 卍菴顏

楞嚴阿難大衆獲本妙心

東西南北捉虛空海角天涯信不遙力盡神疲無處覓萬年松在祝融峰 卍菴顏

適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是玉也大奇祇恐不是玉 北磵簡

楞嚴妙性圓明離諸名相

佀嚴荷云妙性豈不是名圓明豈不是相作麼生說個離諸名相底道理

一錢為本萬錢利富而不足貧有餘換骨奪胎些子藥輸他潘閬倒騎驢 卍菴顏

金盤不可動轆轆轉難住停待良久間圓明湛如露 北磵簡

子丑寅卯丙丁甲乙小盡廿九大盡三十海神知貴
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牧雲門
楞嚴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能仁珪云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
喝云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兒女　寒松操
云本欲逃名山裏住住山名反出人間
還還還後更無還一個閒人天地間昨夜大蟲遭虎
齩皮毛落盡體元斑絕岸湘
日暖風和景更奇華華草草露全機茶蘼一陣香風
起引得遊蜂到處飛心聞賁
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
掃燕子銜來水際飛天目禮
梧桐葉落正三秋鴈羽翩翩去自由漠漠楚天飛不
到且隨寒月宿汀洲伊菴彥
日永烟消古殿涼太平無事酒旗香放牛歸馬知誰
力恬憺風規有一腔證心修
故國飄零事已非烟波江上月明歸酣歌驚起沙汀
鴈盡向蘆花深處飛師翠濟

孤舟閒繫汨羅灣終日沉沉烟雨攢天際曉風吹散
後霜眉獨對水晶盤越德祖
楞嚴六解一亡
根塵縛脫本同源一處休復六用捐手把一條紅斷
貫孃生鼻孔一時穿卍菴顏
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烟一縷閒淸
晝百鳥不來花自紅北磵簡
楞嚴阿難大衆復白佛言若此妙明眞淨妙心本
來徧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眞如
卽是如來成佛眞體佛體眞實云何復有地獄餓
鬼畜生
雙劍峰前古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祇得同香
火莫聽閒人說是非卍菴顏
三蛇九鼠一畝之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北磵簡
楞嚴汝但棄其生滅守於眞常常光現前根塵識
心自然銷落
靈巖儲喝一喝云黃面老子和麩糶麪二千年來罕
人酬價天寧旣開者個行戶難教客貨久滯今朝一

時攙向人前知時達變者便請滿載而去其或遲鈍
卓拄杖云早晚行情不定莫言不道

楞嚴若以能推底是汝心則是認賊爲子

脩山主別云若能推底不是汝心則是認子爲賊
天童覺云如今推也是子是賊買帽相頭食魚去骨
寶壽新云世尊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龍濟祇知其
二不知其一者裏則不然能推底是心也得不是心
也得何故朝朝正月半夜夜是元宵

楞嚴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
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空
悉皆消殞

五祖演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觸著磕著　昭
覺勤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錦上添華　洞山
度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八字打開乃展兩手
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消殞試問楊岐栗蓬何似
雲門胡餅尼無著拈
瞌睡茫茫困思來喫椀濃茶便眼開四海五湖皇化
裏更無一物是塵埃朴翁銛

曾伴溪雲歸晚色猶陪落日泛秋聲世間無限丹青
手一段傷心畫不成覺浪盛
握即成拳開即成掌片雲太清不離舊撲開發羣蒙
俯提弱喪南海波斯入大唐眉毛祇在眼睛上收雲門
摩月干霄勢莫淩春來寫碧浴波心平田莊上憧憧
客推倒方知路不平觀濤奇

楞嚴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
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道[illegible]如云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
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明眼人前三尺暗賓中無主主中賓夜叉拈起吉撩
棒打落松梢月一輪天如則

楞嚴跋陀婆羅入浴忽悟水因

了事衲僧消一個長連床上展脚臥夢中曾說悟圓
通香水洗來驀面唾雪竇顯
洗塵觸體兩空寂妙證密圓超見思白壁無瑕空受
玷圓通會裏受塗糊塗毒策

楞嚴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

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
妙
清淨本然徧法界山河大地卽皆現性覺妙明認影
明眼耳便隨身色轉卍菴顏
彌滿淸淨中不容他山河大地萬象森羅北磵簡
楞嚴觀世音菩薩成三十二應身獲十四無畏法
良哉觀世音旋聞與聲脫犬吠驢鳴休不休世出世
間活鱍鱍晦堂遠
三十二應不思議十四無畏如流水男子身中入定
時女子身中從定起卍菴顏
趁隊選圓通無端立下風當時供死款錯說在聞中
北磵簡
楞嚴佛言阿難此等衆生不識本心受此輪迴經
無量劫不得眞淨皆由隨順殺盜淫故反此三種
又則出生無殺盜淫有名鬼倫無名天趣有無相
傾起輪迴性
七處精研一妄心更隨三業殺盜淫身心不是閑家
具前箭猶輕後箭深卍菴顏

客舍幷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桑乾
水却望幷州是故鄉北磵簡
楞嚴無令心魔自起深孽
瞿曇徹底老婆心見明色發理難任入鄉隨俗那伽
定佛魔到此盡平沉卍菴顏
挽弓須挽强用槍須用長射人須射馬擒賊先擒王
北磵簡
圓覺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
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淸淨覺
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
東西南北水茫茫無角鐵牛入海藏千眼大悲尋不
見倒騎佛殿入僧堂冶父川
圓覺於不二境現諸淨土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
人俱
明鏡當臺照不差短長好醜盡歸家山河大地渾如
故不妨隨處靄烟霞冶父川
圓覺非幻不滅
不屬內外與中間纔落思惟入魔境大丈夫兒不自

欺翻身坐斷毗盧頂月林觀

圓覺修多羅教如標月指

方便門指頭月誵譌因底多甄別冷光靄靄登清途

匝地茫茫尋舊穴指看盡處眼中屑到此何須更饒

舌育王達

圓覺一切障礙即究竟覺

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蘸雪喫冬瓜

長天秋水孤鶩落霞雪堂行

早朝心悶三杯酒午後頭昏一椀茶入夜脫衣伸脚

睡五更走起眼謎暦或菴體

愛惡胸頭蕩汲塵牛溲馬渤等皆珍黃金不必呼爲

貴阿魏何妨世有眞介菴進

圓覺有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爲涅槃相

黑山鬼窟至幽陰認得頑空盡力尋何似天窗饒一

撥頓令大地作黃金

一錘打破精靈窟頓令虛空露出骨說甚騎牛李老

君其中恍恍與惚惚靈潤機

圓覺棄愛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爲增上善果皆

輪迴故不成聖道

傀儡牽絲舞柘枝百般俊俏百般宜自從舞罷青絲

斷堪笑渠儂撒手歸

圓覺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

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天寧琦云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向上也得向

下也得得也得不得也得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

水繞青山　報恩秀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不於諸

妄心亦不息滅不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不於無了知

不辨眞實不圭峰科此一段謂之忘心頓證又名忘

心入覺萬松四個不字且道合屬那一科　博山來

云四個不字是殺人刀是活人劍點鐵成金旋天轉

地萬松門下卓卓全該若是絕學沙門更須從頭刪

過吽　萬仞壁云釋迦老子橫身𨁝倒直至上無沖

天之志下無入地之謀若有人救得敢保脚下烟生

若救不得但知隨例飡餓子也得三文買草鞵　玉

笈乾云生處好討錢熟處好過年

黃花爛爛翠竹珊珊江南地暖塞北天寒遊人去後

無消息留得雲山到老看晦堂心

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鼓山珪

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
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徑山杲

和烟釣月是生涯古策風高未足誇款乃一聲天地
闊祖師何處渡流沙或菴體

猢猻喫毛蟲烏狗上佛殿大地雪漫漫澄江淨如練
圓極岑

生鐵鑄牛頭牽犁還拽耙智者笑忻忻愚者驚怪差
古往今來幾百年更向鬼門重貼卦密菴傑

庭前栽莴苣莴苣生火筯火筯開蓮花蓮花結木瓜
木瓜纔劈破撒出白油蔴參做堂仁

身世悠悠不繫舟得隨流處且隨流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無錢明日愁石菴玿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朴翁銛

春生夏長瀦飯粗茶魚投濁水彩奔齪家無準範

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凉渴來飲水困來上牀
鳧足自短鶴脛自長誰在原西寺鐘聲送夕陽古南門

草鞋踏遍江南雪歸看廬山石上雲却笑閒身猶未
老尋梅幾度出松門弘覺忞

伯勞西去鴈東來李白桃紅歲歲開萬事無過隨分
好人生何用苦安排竺菴成

茅菴隱隱傍溪邊撥霧移芝種石田轉步看花花欲
醉流鶯不覺落窗前濟水洸

早識郎君本是儔燈前月下且風流好風流看取朱
衣暗點頭玉笈乾

黃梅時節家家雨春草池塘處處蛙白鷺下田千點
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無松密

圓覺以大圓覺爲我伽藍

佛鎧堅云淨躶躶曲不藏直赤灑灑坐斷威音更有
一句不可道破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閫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
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覷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
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躶躶放出潙

山水牯牛 圓悟勤

圓覺 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髮毛爪齒等皆歸地涕唾膿血等皆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今者妄身當在何不應談水更尋波狂心誤認鑑中影豈異迷頭演若多 本覺一

芙蕖葉爛別西灣蓮子華開尙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夫在鳳凰山 于集成

宗鑑法林卷二

宗鑑法林卷三

集雲堂 編

諸經

法華 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

蠻奴赤脚上皇州賣盡珍奇跨白牛貪看市朝人作市又隨歌舞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挂玉鉤分明忘却來時路百尺竿頭輥繡毬 圓極岑

法華 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

天寧琦云說了也止得麼黃面老人分疎不下卓拄杖云有時拈在千峰頂劃斷天雲不放高 虎角哭畫○相舉起云世尊我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免使者老子自生疑惑 妙偉俊云世尊五戒不持將常住物掩爲已有

春滿皇都月滿階婆心痛切爲誰哀兒孫自有兒孫福何必將金掘窌埋 默菴慧

法華 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

五祖演云尋常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是會佛智不會佛智衆中有則有祇是藏牙伏爪太平有個見處不惜眉毛舉向諸人待有人問隨口便答 破菴先云畢竟如何是佛智乃頌

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

東廊壁洞竟無遮百衲花鍼補綺紗掩在風前人不識細看還是破袈裟 樹南祚

法華譬如長者有一大宅於後宅舍忽然火起
胡蜂休戀舊時窠五百鄉君不奈何慾火逼來無走
路癡心要上白牛車門前羊鹿權爲喻室内唯牃總
是謾燧焞見烟相惱處出身不用動干戈 冶父川
法華此經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
到
謾言幽遠涉途程到者方知不夜城鼓角聲寒蓮漏
永佛燈猶作向來明 圓極岑
法華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雲門拈釋迦老子甚處去也　法林音云人說跛脚
老單單祇一概果然
犬子便吠賊牛子便牽犁衲僧若恁麼未曾換著皮
楊岐會
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眞個可憐生動著便飛去
朴翁銛
芙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
水人傳郎在鳳凰山 祖翁銳
法華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
成佛道
平陽忞界偈畢云且道以何爲驗良久云片葉飄庭
際西風萬里秋
一撩花蹊一撩紅千株桃李萬株穠何人識得春風
面五色芳菲處處逢 逸菴價
法華授記品
祖翁田地舊皇都且莫從人向外圖空劫國名何處
起威音佛號是誰呼溪山在在雖云異雲月家家豈
有殊寧可無鞵赤脚走丈夫豈肯受塗糊 百愚斯
法華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一朝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有人識得其中
主不用天涯問作家 竺菴成
法華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
方便說
憨休乾云如何是方便說寒夜凝朝露晴天散夕霞
法華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
成佛道
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處刹塵周無私應物隨高

下抹過僧祇大劫脩 保寧勇

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株
人掉棒擬打天邊月 徑山杲

太平時代不談兵路不齎糧戸不扃十劫坐來成底
事平生肝膽一時傾 道場融

劫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蟲尚宛然堪笑堪悲人不
識却嫌字畫不完全 環溪一

穴處巢居太古風魚潛水底鳥翔空一味樸素渾無
象雲卷星攢爻自工爻安容乎竅鑿混沌脂粉鴻濛
湛然澄

端妍嬌面露些些因甚還將衫袖遮疑殺古今人無
數半恩半恨滿天涯 聖可玉

法華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
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
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岣嶁峰頭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
見便應撫掌笑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 圓極岑

火焙風乾水漬根石邊尚有舊苔痕化工肯未隨寒
暑又捻清香爲返魂 明極雲

法華普門品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
力還著於本人

東坡删云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法眼益因閱至
此乃頌云呪詛諸毒藥形殺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失

法華若有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者當知是人
功德不少

觀音門普普門收纔著襴衫便不羞昨夜猿啼新嶺
上今朝鶴唳古溪頭惡風飄將迴光息欲火焚燒當
處休瓔珞受來都不用平生活計冷湫湫 冶父川

文殊般若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
獄

僧問洞山全意旨如何全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
槃 理安問拈拄杖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
丘不入地獄卓一下云曼殊大士來也靠杖云斷岸
孤舟 天嶽晝云我爲你作個方便譬如有人自不
欲屙却要走出古人坑廁你道還好笑麼若向者裏
辨得我也許你向衲僧門下識得些子臭氣

養就家欄水牯牛自歸自去有來由而今穩臥深雲裏秦不管兮漢不收祖印明

壁上安燈盞堂前置酒臺悶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徑山杲

淸淨行者不涅槃破戒比丘無地獄天台相接到西川總是自家親眷屬照堂一

夜來村飲歸健到三四五摩挲靑莓苔莫嗔驚著汝自得暉

陪錢弄傀儡拌命打鞦韆渾家無眼見掩面哭蒼天或菴體

國有定亂劍家無白澤圖神仙張果老踏破藥葫蘆朴翁銛

淸淨行者淸淨破戒比丘破戒各自安怙家邦切忌放賊過界退菴奇

涅槃地獄本無差祇爲從前被眼遮三脚瞎驢纔跨跳鑊湯爐炭卽吾家高峯妙

常拌白日尋花巷盡把黃金作酒錢反著襴衫高拍掌大家齊唱太平年楚石琦

一葉翩翩不繫船夜深月落正堪眠蘆花兩岸無餘影白鷺飛來破曉烟卽念現

維摩因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淸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爲與衆魔共一手作同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答置鉢欲出

寶峰淸云義出豐年還他摩詰其奈須菩提貪觀天上失却手橈致令食到口邊被人奪却　廣胤標云掩馳說之口奪紛爭之辯莫之敢逆者貴乎明斷尊者當時何不取一摶食待伊恁麼道直下塞却渠口免得者漢向葛藤窠裏著倒雖然於今看來亦似冷

地輪僊先一著分明笑倒老空生　林友卉云盡謂
須菩提不能倒拈蝎尾逆捋虎鬚致令食到口邊被
人奪却殊不知尊者置鉢欲去不是好心
無邊無際休斟酌潮去潮來本自平淸濁淺深幷苦
澹一般滋味迥分明 保寧勇
邪見歸依外道師與師同墮復何疑憑君滿鉢盛香
飯午日亭亭腹正饑 張無盡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鑊湯無冷處合眼跳黃河
鼓山珪
獨坐許誰知靑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
徑山杲
白日街頭獨自行夜間屋裏獨自臥山高不礙白雲
飛竹密不妨流水過 照堂一
　維摩智度菩薩母容受一切法而無分別相
一切法離分別相依前諸相自如如春風景裏乾坤
大無限江山開畫圖 仰山欽
　維摩示疾毗耶佛敕文殊往問殊曰彼上人者難
爲酬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

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秘藏無不得入降伏衆
魔遊戲神通智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旨
詣彼問疾
潙山果云居士門高可謂壁立萬仞水泄不通擬心
則差動念則隔不擬不動落在無事界中作麼生入
良久云退後退後
冷坐毗耶城自病一時醫不得文殊來幾乎無合煞
徑山杲
示疾毗耶方丈文殊亦難近傍看來無藥可醫祇是
忌口爲上 渤翁琰
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爲下鍼錐事覼一喙長三
尺問著依前似鼓椎 無準範
手提拂子坐胡床眼似流星鬢似霜終日無言長示
疾却將好肉剜成瘡 率菴琮
皺斷孃生八字眉者些病痛有誰知文殊鍼出膏肓
穴也是將爲死馬醫 仲宣玶
丈室端居錯用心那堪獨樹不成林焉知病在膏肓
裏却被文殊下一鍼 笑翁堪

維摩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伊菴權云眼裏藏鍼耳中出氣自小從來不脫空掘翻海底碓青松街頭撞見李三黑你自西兮我自東洊水洗

無欠無餘無必無固法法圓融頭頭顯露無住爲本兮妙叶難量立一切法兮沙界罔措咄咄好鳥不棲無影樹竹浪□

維摩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朝生暮死千萬徧一日幾回相見面展陣開旗放出來一指動時客戲見白雲端

維摩三十二菩薩各說竟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殊又問維摩摩默然殊歎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眞入不二法門

保福展云維摩一默未出化門又云大小維摩被文殊一坐至今起不得報恩秀云要起有甚麽難便掌

雪竇顯曌文殊語畢維摩道甚麽良久云勘破了也　琅耶覺云文殊讚善也是杓卜聽虛聲維摩默然汝等不得讚龜打瓦　大潙智云不二法門是默然不是默然若是文殊則爲謄語不是維摩一場虛設　報恩秀云橫身爲衆不免禍出私門那堪文殊點破已露瑕玼直饒天童道現居俗塵而無俗氣也是掩鼻偷香　磬山脩云語默上摸索有甚交涉若向衆菩薩未啓口處識得根源方知說即是默默即是說衆菩薩未曾說一字老維摩其聲如雷會麽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博山來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若以語默商量何異鉢盂安足二大士雖別塗脂傅粉水洩不通以不二法門較之尙遠在　瀛山誾云不二法門文殊盡其神力捶擊不開爭奈保福猶嫌未出化門爲甚如此祖關無險易玄路有高低　天目灝云維摩若不得文殊幾乎病殺

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高峰明覺顯

虛空鳥跡謾追尋幽鳥投聲又報春若識東西無異路淨名一室不平沉慈明圓

一個兩個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辨暫時放在暗窗

前明日與君重打算白雲端

言言言兮飄風灑雪默默默兮雷轟電掣藕絲孔裏騎大鵬等閒挨落天邊月懶菴需

曼殊問疾老毗耶不二門開看作家珉表粹中誰賞鑑忘前失後莫咨嗟區區投璞兮楚國臏士璨璨報珠兮隋庭斷蛇休點破絕瑕俗氣渾無却較些宏智覺

深入不二門巧盡反成拙一默定千差常說熾然說說拙萬古清風寒徹骨松源岳

有無語默讓徒勞居士何曾動一毫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別峰印

夜行侵早蠹食程共聽鷄聲到五更忽覺投明天自曉各安生理樂欣欣南磵問

漁人有睡時蠶婦無閒日三九夜寒天朔風吹水立節岩琇

維摩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怖畏或斷疑

或有怖畏或斷疑雙明一句絕鍼錐於斯切莫生欣厭覿面還須眼似眉禾山方

維摩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眼空四海恣縱橫鼻孔撩天信脚行拏得電光爲火把却來日午打三更或菴體

四大將無來作有一身以已去方人曾聞打水魚頭痛我佛原來共一眞古南門

金剛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菩提言希有世尊

食訖跏趺坐石床斗閒閒氣燭天光幾多業識茫茫者衲被蒙頭在醉鄉水菴一

衛城乞食沿門處祇苑收衣洗足時善現無端讚希有斯文安得是如斯寶葉源

金剛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希有希有佛妙理極泥洹云何降伏住降伏信爲難二儀法中妙三乘教喻寬善哉今諦聽六賊免遮攔傅大士

七手八脚神頭鬼面棒打不開刀割不斷閻浮跳躑幾千回頭頭不離空王殿冶父川

截斷從教來滾滾隨流未必去滔滔靑山長鎖欲飛
勢滄海合知來處高心聞賁

金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
來

法眼益別云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　寶華忍
云大小世尊抱橋柱洗澡不肖則不然若見諸相非
相卽見諸相雖然要見如來卽易見諸相則難　妙
偉俊云大小寶華只解草稞裏跨跳要見諸相非相
更參三十年

有相有求皆是妄無形無相墮偏枯堂堂密密何曾
間一道寒光爍太虛冶父川

映林映日一般紅吹落吹開總是風可惜擷芳人不
見一時分付與遊蜂心聞賁

金剛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千巖長云世尊有兩個舌頭無明祇有一個舌頭一
切賢聖皆以無爲而無差別

一金成萬器皆由匠者智何必毗耶城人人說不二
覺海元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寒時向火熱時
乘凉健卽經行困卽打睡仰面看天開口取氣保寧勇

金剛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僧問首山如何是此經山云低聲云如何是受持山
云莫染汚　冶父川云且道此經從甚處出須彌頂
上大海波心

佛祖垂慈實有權言言不離此經宣此經出處還拈
委便向雲中駕鐵船切忌錯會冶父川

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樵客問來因祇知洪浪巖巒
闊不肯拋絲弄斧斤投子靑

金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山堂靜坐夜無言寂寂寥寥本自然何事西風動林
野一聲寒鴈唳長天冶父川

應無所住生其心廓徹圓明處處眞直下頂門開正
眼大千沙界現全身獃堂定

東村市接西村路南舍花開北舍春山月如銀牽老
與又貪縱日上高岑理安問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石奇雲
應無所住豁心空金屑依然著眼中驀地虛空連底
脫大千經卷一時通孤雲權
單槍疋馬走風塵柳色烟花敢近身羌笛一聲遼塍
霣霜輪現處更愁人隱元琦
金剛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
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崇壽稠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已爲人輕
賤　博山來云縛殺多少人觧脫多少人兼雖帶黃
若以因果評入地獄如箭射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
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明覺顯
水不洗水誰不知旋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
算免破巡官掌上推白雲端
四序炎凉去復還聖凡祇在剎那間前人罪業今人
賤倒却前人罪業山張無盡
綴綴功過膠膠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著破

寵墮寵墮破來相賀却道從前孤負我天童覺
鬬關幽鳥啼紅翠一搨薰風驚午睡舞袖單衫入市
鄒張公喫酒李公醉石雨方
故邦不相使單于齧雪吞氈意自如沙漠十年持漢
節忠英不假鴈傳書具足有
金剛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
實無虛
菩提無實亦無虛幾個男兒是丈夫丹穴不歸金鸞
鷟碧潭空浸玉蟾蜍佛慧泉
生涯如夢若浮雲活計都無絕六親留得一雙靑白
眼笑他無限往來人冶父川
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如來所得一款招成堪笑僧繇
雖敏手何曾描得誌公眞牧雲門
金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
得
南堂靜舉德山到潭州詣婆覓點心婆問三心不可
得上座點那個心德山無語今夜代德山下轉語待
他道三心不可得祇向道咄咄老婆不得無禮似恁

麼莫太剛麼不然道婆子你從甚麼處得者消息來
似恁麼又却太弱麼當時待他道三心不可得點那
個心祇向他道與我換熱底一隻來纔擬議便與攙
却眼睛乃頌云
過去現在未來心播土揚塵無處尋坐臥經行無不
是承當直下莫沉吟
過去心不可得收綸罷釣秋江碧扁舟古岸恣閒眠
明月蘆花深穩密承天宗三
現在心不可得法王家法存今昔謀臣猛將定封疆
說甚隋珠并趙璧
未來心不可得不可得中祇麼得石含玉兮地肇山
惟證乃知難可測千古流芳誰共知清風匝地有何
極
三清道士無仙骨八教闍黎毀梵書黑漆崑崙舞花
鼓天親無著暗嗟吁或菴體
去歲春風燕子多社前先到舊時窠今年春色歸將
半簾幕蕭蕭不見過寶葉源
金剛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
須彌山頭大洋海底擬欲動時錯矣錯矣擶松宮
金剛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
見如來
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
後一任風吹滿袖香瑩海策
盡却耳根并眼底不知何處見如來數聲幽鳥啼寒
木一片閒雲補斷崖瑩菴璇
金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
幻化空身即法身個中無染亦無塵拈匙把箸如明
了掃地燒香不倩人慈受深
作事存心貴要精不精終是不通靈棋逢絕處著方
妙梅到寒時香愈清閒極雲
暑往寒來總不知有無名相一時離正如黑漆屏風
上醉寫盧仝月蝕詩雪巖欽
華嚴普眼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
觀三千大千世界了不可得白佛佛曰汝但於靜

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眼普眼於是纔起一念見普賢乘六牙白象住在空中

翠岩芝云我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甚麼處　林皐豫云纔起一念便見普賢祇如普賢還見普眼麼　崇先奇云普眼不見普賢則且置你道世尊還見普賢麼諸人不得隨人脚跟轉世尊云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見底是普賢不是普賢若說是前三度爲甚不見若不是又道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　破闇燈云盡大地是個普賢未學念時早已相見了也何用作許多伎倆雖然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追空覓鴈蹤踏破草鞵跟子斷巍然獨坐大雄峯瞎堂遠

華嚴佛告普眼頗有人能說幻術文字中種種幻相所住處不眼曰不也佛言普眼幻中幻相尚不可得何況普賢秘密身境界秘密語境界秘密意境界而能入其中能入能見

晃晃在心目昭昭居色塵莫將銀世界喚作假銀城北磵簡

華嚴解脫長者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即見

古木雲封暗吐馨微風吹動鳥啼新夜明簾外翻身轉滿袖花香滿袖春本珠玥

華嚴善薩以菩提心爲家以如理脩行爲家法

浿宕樓頭無籍人零丁利帝可憐生惡叉聚是此中入佛子住非他處成北磵簡

丈夫何必硜硜然蘭麝香分妓女邊酤酒烹羊且會客尤欣酩酊笑頑仙靈潤機

張公原不隱深山家住青谿白石灣編得笊籬隨處賣清風明月爲誰閑海慧惺

華嚴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中一切塵亦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能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衆生

擬破一微塵分明昧此經如何破經卷出此一微塵北磵簡

華嚴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

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短蓬爛醉絲蓑翁月落江村睡正濃曉覺起來雙眼碧波心牽動一絲風 斷橋倫
迷是誰兮悟是誰山僧贏得眼如眉新糊紙被烘來煖睡到天明日上時 無文粲
自沽村酒醉爛如泥開得眼來日又西馳 栗菴鼎

華嚴法界觀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故令衆生現時法身不現
佛眞法身抵死謾生自沽村酒自把瓷瓶却著衫來作主人 北磵簡

楞伽五法三自性二種無我
破瓶豈復作瓶事焦種不因生糵芽如彼虛空槃大子毛輪垂法翳開花 鼓山珪
陜府鐵牛白癩嘉州大象耳聵兩個病痛一般咄哉漆桶不快 徑山杲

楞伽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
百八全該一句通毫端不涉示眞宗無門衍出潑天戸千聖同途轍不同 竹泉

涅槃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巳寂滅爲樂
徑山杲云眞生無可生眞滅無可滅寂滅忽現前蝦蟆吞却月　天寧琦云寂滅不現前心心生與滅龜毛扇子扇泥牛一點血　天奇瑞云三界大師何得似靈龜拽尾既是諸行無常因甚却存寂滅　輿善廣云黃面老漢話作兩橛

涅槃譬如猛火不能燒薪火出木盡名爲燒薪
黑夜三更認子爲賊趕到天明笑殺老伯 古南門

心經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
黯淡灘黯淡灘十度船來九度翻惟有三山陳上舍擔一柄傘岸上行奈我何 無準範
是大神呪四大六根元不有是大明呪三世十方無透漏是無上呪海印圓光明巳久是無等等呪士農工商各成就何故去年梅今年柳顔色馨香依舊等閒勘破悟桃花還甚法身藏北斗 或菴體

應化聖賢

文殊因菴提遮女問明知生是不生之理因甚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進山主問脩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理因甚被生死之所流轉脩云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筏使得麼進云你向後自悟去脩云上座作麼生進云者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脩禮謝　羅漢機云有者道與麼答話添上一重枷鎖殊不知文殊等閒出一語如金剛王劍纔擬議早是血濺梵天了也雖然今日却被機上座捉敗　雲松品云眉梢頭日上月下脩山主未別機宜腦頂後雲捲風馳進山主慣得其便雖然如是脩山主禮拜不是好心　木菴標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菴提文殊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二俱且從祇如生死還干涉得伊麼良久云白日青天切忌說夢

將軍有力下重圍入戶風高馬不嘶兩眼忽開天地闊太平無象到今時中峯本

漁蓑倒挂祇麼行苦雨惡風晝掩門陣陣吹來迷古渡閒愁徒自向誰分法林音

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以爲生義又問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以爲死義

生無所生死無所死風動塵飛波沈浪止和合離散隨處發現滿月彎弓雙鵰一箭佛住泰

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瞞死生生死原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簡翁敬

文殊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財乃拈一莖草度與殊殊曰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五祖戒出善財語云慚愧　首山念云文殊大似掩耳偷鈴　瑯琊覺云文殊可謂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溈山喆云善財能採文殊善用非但寢疾毗耶直饒盡大地人抱必死之疾到文殊所敎他個個脫體而去何故解用不須霜刃劍延齡何

必九還丹　梁山遠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文殊當時與麼舉揚若不是善財聲應氣求未免一場懡㦬還知二老落處麼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天童華云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　烏石道云盡道善財能採不能用文殊能用不能採殊不知兩個漢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崇先奇云二人互相熱瞞不顧旁觀者哂

是藥拈來更不疑師資相見在臨時從茲病甚無醫處殺活還應作者知 佛印元

大地蒼生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殺活難分辨又是重添眼裏花 保寧勇

藥病相治貶更褒當機殺活按吹毛毗盧海闊烟波靜誰把長竿釣巨鰲 照覺總

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眨眼白玉無瑕却有瑕 石田薰

　無著菩薩問善財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淸淨即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淸淨爲甚麼不見財曰是眞見文殊

神鼎諲云無著不見文殊顢頇不少善財鈎頭有餌頭上安頭若起心精進得見文殊三生六十劫復頌」不見如何眞是見水中鹽味色膠青翻憐掩鼻偷香者眼裏無筋一世貧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至梵天不見其頂乃擲下杖合掌說偈曰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白巖符云無見頂相覺說一無邊身設使百千萬億無邊身盡其神力窮未來劫亦量不盡雖然乃擡眸云白巖者裏不消一覷　法林音云白巖也是貪觀天上殊不知世尊無見頂相被無邊身狠藉殆盡

點天棒月浪施功竹杖拋時親到頂夜深摸著枕頭邊被窩肩滿朔風冷 三峯藏

　利益菩薩白然燈佛我欲得阿耨菩提唯願世尊教示我令速成菩提燈曰利益汝觀此世間何者一法是汝所問

含元殿裏話長安明暗雙雙互熱瞞無量劫來成底

事依然忘却實華冠洄菴怡

宗鑑法林卷三

宗鑑法林卷四

集雲堂　編

應化聖賢

舍利弗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弗心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我試問之乃問甚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當依大涅槃而住女曰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如舍利弗與麼去

溈山喆云一人入城一人出城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若能知二人去處十二時中動轉施爲無非住大涅槃若也未知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東禪觀云舍利弗依大涅槃而住坐在解脫深坑月上女如舍利弗與麼去也是隨邪逐惡　昭覺勤云住無所住行無所行見無所見用無所用各人脚跟下廓同太虛如十日並照觸處光輝苟知恁麼則與月上女同證無生得不退轉隨去來住無不皆在大解脫中三世諸佛鼻孔一時穿却說甚麼如舍利弗與麼去　法林音云可惜舍利弗被者女子鈍置一上待伊云諸佛弟子當依何住但云如月上女與麼住豈不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淡籠烟深鎖霧鶖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撞入涅槃城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悲愛將青黛畵蛾眉佛慧泉

本來正體徹根源出入同途祗此門已住如來大解脫掌中至寶耀乾坤圓悟勤

相逢打鼓弄琵琶須是還他兩作家曲罷不知何處去夕陽斜映暮天霞石菴玿

大地絕纖塵面南看北斗嫁鷄逐鷄飛嫁狗逐狗走雪菴瑾

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

92

得當何所轉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乃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弗以天女相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卽時攝舍利弗身還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

白雲端云我不如汝　磬山修云舍利弗好心不得好報盡道被天女轉却女身據山僧見處天女莫道轉得舍利弗一人直饒轉得大地男子爲女身自家女身脫不得在何故旣云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你那裏見舍利弗轉女身來

鶖子已圓無漏種換却身形總不知通途一貫非他物午夜胡僧步雪歸正堂辨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提曰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可往問弗往問彌勒勒曰誰名彌勒誰是彌勒」

雪竇顯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拶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　昭覺勤云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低聲低聲此義幽深吾不能說爛泥裏有刺會中有彌勒大士可往問之推過別人又爭得舍利弗問彌勒將錯就錯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面皮厚三寸又云還委悉麼一句當機萬緣寢削　古南門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夢中說法覺無殊妙用神通不出渠誰是誰名總彌勒祥光起處現心珠昭覺勤

須菩提說法帝釋雨花提問此花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帝釋皆曰弗也又問何處得耶釋乃擧手提曰如是如是

雲門偃云帝釋擧手處作麼生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　天寧琦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放過須菩提尊者尋常將什麼說法也好與一拶

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提曰雨花者誰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提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

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

雪竇頌云避諠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也被者一隊漢塗汙伊更有者老漢把不住問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敬重尊者善說般若惡水驀頭潑又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好惡總似者般底何處有今日復召大衆雪竇幸是無事人你來者裏覓個甚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磬山修云明覺似個築漏洞底一般空生梵天底不妨築著自家底漏洞還曾築著也無

賓頭盧因阿育王問曾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眉良久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汾陽昭代云却勞尊者　翠巖眞云且道什麼處見直饒雪天縹緲湖光瀲灩且莫說夢　保寧勇代云希有希有　雲居元代王驀面便唾　梁山遠云大王輕輕借問尊者草草承當仔細檢點將來不勝漏逗那裏是漏逗處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虎丘隆云尊者得大機顯大用不枉親見佛來雖然賴阿育王放過若不放過洎合打失眉毛　密印名云尊者喫育王一齋而積劫薰修漏洩殆盡會打黃鶯兒何必金彈子惜哉　法林音出王語云將謂尊者親見佛來

靈山會上舊家風脫略從茲勢莫窮金斗峰前重漏洩莫將蔭子當天雄正堂辨

尊者親曾見佛來雙眉策起笑顏開古今不隔絲毫許天上人間孰可陪佛照光

以手策起眉毛千聖從來不識一會靈山儼然說甚今朝昨日月林觀

策起眉毛答問端親曾見佛不相瞞至今應供四天下春在梅梢帶雪寒天童淨

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淸烟浪靜碧天無際水無垠無準範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事外道受教爲𠌯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惟欠一指遂欲弒母取指佛乃化作沙門在前崛遂釋母追佛追之不及乃曰瞿曇住住佛曰我住

久矣是汝不住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投佛出家
殃崛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人作佛當頭
劄覆雨翻雲在剎那 疎山如
從人求覓枉奔波過在手生口數多殺却渾家仍自
殺誰能奈得你儂何 野雲南

殃崛持鉢至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長者曰瞿曇
弟子當有何法能免產難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
法待去問佛却來相報乃歸白佛佛曰你速去說
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崛奉佛語往告其婦聞
之當時分娩

天童悉云世尊移花兼蝶贈殃崛擔泉帶月歸產婦
雲在嶺頭閑不徹長者水流澗底太忙生衆內有犯
四人俱依律發放了也且生下底孩兒如何理論分
付沒眼村翁一任鑽龜打瓦 廣教玉云殃崛持鉢
到長者門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值其家產難險
瞿曇弟子當有何法能免產難事因叮囑起我乍入
道待問問世尊切忌話墮反返具事白佛大似詐明
頭汝速去報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面赤不如語

直持語往告不妨軟頑其婦得聞當時分娩且信一
半今日將古人肝腸盡情揭露了也尚有一處誵訛
未經點出是那一處送語傳言祇大都上他機境使
塗糊同時繡出鴛鴦譜信彩拈來是也無 檀度依
云世尊因風吹火尊者曲順人情其婦得產多少人
分疎不下隱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
德所由來尚矣 天潔旻云長者開當路陷穽要使
天下人行不得世尊放黃河鐵閘直得九曲三灣盡
倒流且道殃崛分上又作麼生洪波浩渺難通信從
教點額宿龍門

月裏嫦娥不畫眉祇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
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竹菴珪
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子來照
影不照其餘照裘領 徑山杲
綵仗神旗獵曉風雞人催唱鼓鼕鼕銅壺漏永何時
歇如此相催即老翁 南叟茂
斗轉霜輪徹骨清一天寒霧浸虛靈傳聲空谷無蹤
跡一任韓獹吠月明 [illegible]

煙雲封古洞迷却乍遊人借問三家老春光分半燈
磬山修
嚴君高臥富春磯謝公深隱薔薇洞謾道寥寥沒信
通石女唱出雲中夢咄可知禮也具足有
冰挾蝦蟆火飛蝴蝶柳絮愁霜荷花愛日要得燕國
寧太子入秦質三宜盂
古路橫秋不可行遊人何事若伶仃霜天孤鴈一聲
悄渺渺雲山倍慘情白巖符
八百連雲雪未消日高秦樹恨迢遙長安一夜花開
盡二月春風似剪刀節巖琇
晴光萬里含虛碧湧出冰壺玉一團隔岸曲終人不
見空餘星斗落江寒法林音二
賢聖法來不殺生一回相見一傷情不知上院夜闌
者慣聽南柯第十更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
神力爲父母說法
佛眼遠云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甚麼爲身學人到
者裏若見得去廓淸五蘊吞盡十方

骨肉都還父母了不知那個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
轉百億毛頭渾不差徑山杲
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水流天地
淨籬間黃葉正爭春自得暉
骨還父肉還母日西沈水東注良久云露北磵簡
不假胞胎未是親曹山一笑起風塵夜來玉笛從何
發惱亂深閨夢裏人覺浪盛
涼夜霜飛天地秋凋殘木葉見江流一時體露金風
裏月落澄潭不可求笠山寧
乳鴉啼散玉屛空一枕新涼一扇風睡起秋聲無覓
處滿堦梧葉月明中月厂屛
七賢女同遊屍陀林一姊指屍曰屍在此人在甚
處一姊曰作麽作麽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
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需我當終身供給女曰
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
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
所釋曰一切所需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
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遂同往白佛佛曰我諸

弟子不解此義惟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黃龍心云樹子若無寧善給濟旣要給濟心不虛發如今有求無根樹子將何抵對　寶峰文云帝釋是會不會若不會因甚散花請給若會又道實無此三般物作麼生明辨得不辜負聖女　三峯藏云聖女被帝釋熱瞞　福嚴容云七賢女大似買鐵獲金鑿石致玉得意則不無怎奈被瞿曇塗抹一上　嵩菴正云三般物帝釋早已拈出可惜賢女錯過

無陰陽地叫不響山無根樹子大家攀七賢女太嬌癡却將紅粉畵蛾眉嬌尸無此三般物那得天花撩亂飛 佛鑑懃

屍在此兮人何在疾雷破山風振海雲飛雨散相見時髑髏眼裏放光彩 龍牙才

無根樹子一株山翁不費誅鋤槌碎千年桃核不須緣木求魚 蒙菴岳三

無陰陽地一片明明買貴賣賤死屍無處活埋露出三頭兩面

不應山谷一所透出千門萬戶淸曉一聲杜鵑勸人不如歸去

七珍八寶任君需三物從來的是無若向無中拈得出不須見佛問何如 天目禮

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雪竇顯云他雖是個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旣知迴避稍難不免呑聲忍氣如今不欲見佛卽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故明眼底覷著將謂雪竇門下敎你學老婆禪　福嚴容云老姥不欲見佛天然氣槩東西總皆是佛氣槩天然於此見得老姥卽佛佛卽老姥不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黃蘗琦云不欲見佛風平浪靜總皆是佛水漲船高且道老姥風騷在甚處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淸化嶾云雪竇失却一隻眼殊不知老婆猶帶脂粉氣在見個黃面老子卽便迴避若見山河大地又向甚處迴避還有爲雪竇出氣者麼　文峰玉云婆子忒殺遑傻殊不知也是日下逃影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回避無門將錯就錯祥麟祇有
一隻角 掩室開
城東聖姆坐蓮臺大地衆生正眼開與佛同生嫌見
佛一身難作二如來 虛堂愚
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花風雨
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石室輝
淡掃蛾眉月下舞風流賣盡誰能覩玉容寂寞泪闌
干一樹梨花春帶雨 法林音

善財童子詣妙高峰參德雲四維尋覓七日乃見
在別峰經行

鳳日玥云徧觀求覓竟不可見有道無見是眞見又
有道法身無相要見個甚麼恁麼解會三生六十劫
也未夢見擊案一下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嵩菴正云善財於尋覓不見處却較些子及至別峰
相見有甚交涉恁麼批判三十年後也要諸方檢點
妙高峰頂草茸茸步步相隨不見踪若謂別山親覿
面片帆已過海門東 別山智
澹煙漠漠草茸茸七日徘徊信不通一步竿頭親蹉
脚海門波捲白蘋風 棘田心
渺渺雲山路正窮逡巡無計可尋蹤依俙似曲纔堪
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湛然澄
瞻風撥草路方窮四顧寥寥祇有空莫怪德雲無覓
處祇因親到妙高峰 卽念現
一念不生能覩體直下依然雲萬里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空戽夜塘水 道林志

善財詣那羅素國毗目瞿沙仙人無量仙人同音
讚巳下牀執手佛刹現前悟眞淨智卷舒自在得
無勝幢法門

石菴玿云衆中道毗目仙人將一顆黑豆換却善財
眼睛殊不知毗目仙人被善財熱瞞一上至今放了
手收不得如今還有爲毗目仙人作主者麼
坦然古路勿迂疎雲月光風動十虛毗目善財當日
事好如潘閬倒騎驢 或菴體

善財後詣樓閣前彌勒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
入巳還閉見千百萬億樓閣一一樓閣有一彌勒
領諸眷屬幷一善財而立其前彌勒復彈指曰善

男子法性如是

妙意童眞末後收善財到此罷南遊豁然頓入毗盧
藏悔向他山見比丘張無盡

妙峰孤頂無知識百十城遊喪善財樓閣若還彈指
現分明有眼不曾開或菴體

問處分明答處端還同雙劍倚天寒一從樓閣門開
後滿面慚惶無處安淛翁琰

善財初參文殊次第至樓閣所歸到普門城外欲
得覲殊殊伸手過百十由旬與摩其頂卽見微塵
數知識卽受行其教

上藍超因僧問善財參文殊後因甚却往南方藍云
學憑入室知乃通方云到蘇摩城因甚彌勒又遣見
文殊藍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　投子青云然道無
迷悟發證由師不住聖凡莊嚴妙行是以文殊遣去
登須彌山海岸逢師市廛禮友或刀山淫舍罪杻王
宮或童女童男瞿夷聖后彌勒彈指普賢親瞻再見
文殊復有何事信知通方知有道曠無涯不昧光踪
歷窮盡妙還知更有一人因甚不參良久云滿頭白
髮離巖谷半夜穿雲過市廛

日出昇空高下周崑崙源派入川流春山雲逗風無
盡鴈去回南天地秋投子青

五十三個指路人因循流落百餘城草鞋踏破成何
事爭似歸家罷問程鐵山仁

茫茫夢裏去遊南五十三參發指端大士臂長衫袖
短善財脚瘦草鞋寬大川濟

平生擔板逞嬰羅參罷歸來問若何一百十城都歷
偏識人多處是非多笑翁堪

五十三人一縷穿小兒雖小膽如天茫茫烟水無重
數買得風光不用錢北磵簡

南方經歷幾雲烟收得珍奇貨滿船彈指便風帆到
岸一時翻作大光錢無準範

善財詣佛會中參普賢見乘白象王處紅蓮座一
心親近諮聞法要智悲圓滿行願功成卽獲佛德
顯同果海微塵三昧

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木童能撫掌石女解烹茶
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花善財參偏處黑豆未生芽

延慶忠

廣額屠兒曰殺千羊一日放下屠刀曰我是賢劫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

護國元云者屠兒當時放下刀便了不妨令人疑著乃云我是千佛一數笑殺傍觀　東山覺云今時叢林將謂廣額是過去一佛權現屠兒且喜沒交涉又謂是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謂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者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天章玉云俊哉廣額屠兒者個刀子入手放去收來磅礡自在惜被世尊鈍置一上未免打個沒折合要識者屠兒麼意氣不從天地得要識世尊麼順水推舟力不多　城山洽云者屠兒宛有大人之作檢點將來也是瞎驢趁隊不見道丈夫自有沖天志豈向他人行處行

昔日爲刀今日佛今朝爲佛佛能刀能刀能佛無差別便見眉間白玉毫圓悟勤

放下屠刀處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退菴休

入夢新回睡起遲妝臺倒鬢整花枝不禁妃子顛如玉何必重栽眼上眉證心修

天親大士從彌勒宮中下無著大士問經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什麼法天親曰祇說者個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薦福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傳山僧今日將錯就錯與你註破良久云諦聽諦聽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雲門澄云天親錯下名言若是內院說底法直得摩竭提國更須掩室毗耶離城猶當杜口何故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崖無耳却知音　靈巖儲云將錯就錯則不無薦福若是者個法玄字脚也不曾動著更說甚麼向下文長乃豎拄杖云看看木上座將百億四天下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百億器世界中間所有日月星辰森羅萬象菩薩聲聞人天修羅地獄畜生有情無情四足多足總鎔作一卷無畏普光明經爲汝諸人晝夜說熾然說無間歇衆中還

有證無生法忍者麽有則出來喫棒

勝思惟梵天謂不退轉天子曰我常於此佛國土不曾見汝天子曰我亦不曾於此國土不曾見我

天童悟云者兩個漢各自分疆立界各各不相見各各自稱尊不顧旁觀者醜　大愚芝云不曾見汝不曾見我一對無孔鐵錘難為勘破我當時若見各與二十拄杖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法眼益云魔王不見金剛齊即從祇如金剛齊還見魔王麼　徑山杲云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麼金剛齊恁麼道互相熱瞞法眼恁麼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即今莫有知妙喜起處底麼喝云寐語作麼　東禪嶽云富貴即易貧窮即難虛空無心牆壁有耳二老漢不得無過且道過在於何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　雲門信云金剛齊太殺漏逗既不依有無而住怎麼又被魔王覷見　資福侶徵云一千年覓起處不得因甚忽一日得見莫是金剛齊滲漏麼莫是魔王眼花麼

入定僧因外道問輪王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什麼義僧入定問彌勒勒為答了却出定語外道曰譬如陶師埏埴成器

汾陽昭代云却勞尊者往復神用　法林音云外道何不待者僧出定時便云却勞上座今有三十棒寄與兜率內院看者僧又如何折合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陞座以尺撫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會麼帝曰不會誌曰大士講經竟

汾陽昭云講得甚好　白雲端云二大士被武帝一狀領過　本覺一云大士已是葛藤誌公重下註脚諸人如今要閙麼良久云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磬山修云三大老一人有定國之謀一人有安邦之智一人有過量之才可惜武帝未能擒得雖然帝王自有擎天略不動干戈定太平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得誌公
老也是悽悽去國人 雪竇顯
大士何曾會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
取直得梁王努眼睛 白雲端
兩口明明無一舌同生同死為君決那吒頂上喫蒺
藜金剛脚下流出血 東山空
大士一日見武帝不起羣臣曰大士見帝因甚不
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
天寧琦云壽山從朝至暮不知走了幾遭若是法地
誰敢動著一莖草復云我不恁麼道傳大士坐了起
不得　磬山修云楚石恁麼道起了坐不得有起得
坐得底出來相見喝一喝云雖具一雙窮相手未嘗
下揖等閑人
梁國令他魏國愁渡江投水暗隨流雖然寸土居無
動爭奈雙林半樹秋 投子青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武帝帝問是僧耶
士以手指冠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靸履曰是俗耶
士以手指衲衣

汾陽昭代云大士多能　五祖戒云笑殺傍觀　佛
心才云要識三教聖人體麼向武帝問處會要識三
教聖人用麼向大士指處薦取直饒體用分明衲僧
門下大遠在　五峰甯云武帝若是作家君王好立
刻趕者碧眼胡出國何故誵訛奇言異服律有明條
瑞峯遜云傅大士抖擻三百六十骨節不消武帝
一個耶字冰消瓦解
身披壞衲片雲寒脚著朝鞋頂戴冠要使三家同一
轍挽沙終是不成團 笑翁堪
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
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一衲戒
大士頌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
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
玄沙備云大士祇認得個昭昭靈靈　雪竇顯於欲
識佛去處別云三生六十劫乃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直饒口挂壁上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又云玄沙也
是打草驚蛇　九峰勤云大士向一法中而見有異
九峰即不然夜夜困即眠朝朝覺即起　洞山聰云

九峰大力量人言不虛發洞山又不然困來即便眠
覺來即便起秪如你衲僧家白日還打睡麼雖然如
是三十年後且莫和泥合水　法昌遇云傅大士如
張漫天網羅龍打鳳奈何麟甲羽毛總在裏許遠生
無路若是靈禽異獸決定別有生涯　保寧勇云支
沙道大士祇認得個昭昭靈靈洞山道你衲僧家白
日還打睡麼者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
別有天復頌
要眠時便眠要起時便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溼却觜
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阿呵呵阿呵呵囉哩哩囉哩
誰有單于調換取假銀城長久云曾被雪霜苦楊花
落也驚 天衣懷
五里一個亭十里一個鋪八表露堂堂來往無回互
君不見臺山路上驀直婆慣向人前指去路 曹溪金
大士頌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
流水不流
六月上伏八月中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心聞賁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大士渾身不受荼毒 本菴永

狗走抖擻口猴愁摟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
斷橋倫
輪囷枯木久梳風雪雨無侵花更紅節令不隨還結
子雖將化母論其功 淡水洽
靈本無根長石苔森森茂葉玉花開年深結個黃金
果不待風吹畫自來 幻雲用
大士頌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水坦然平敞
冰來義茶
須彌納芥不容易芥納須彌匹似閑長河攪著成酥
酪輕輕擊透祖師關 圓悟勤
大士頌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
逐四時凋
五祖演云古人可謂錦上鋪花不妨奇特白蓮曲順
後機亦為頌出有中有無中無細中細麤中麤 實
壽方云有物先天地將什麼作眼無形本寂寥學拂
云者個吩能為萬象主天際日上月下作麼生不逐
四時凋瞞歷代老古錐即得山僧則不然無物先天
地有形本寂寥不為萬象主常逐四時凋　城山洽

云大士恁麼主張引人向鬼窟裏作活計者裏郞不
然有物先天地無時不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
凋　擲松客云今日若與寶華相見三十棒斷不相
饒何故吟豈不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土面灰頭不染塵花街柳巷樂天眞金鷄唱曉瓊樓
夢一樹花開浩劫春足菴𨼆
蘇州有常州有西湖岸上垂楊柳誰家屋裏沒些兒
慙愧對人開大口寧遠地
忻州翁因佛陀波利尊者遊山翁見乃問甚處去
利曰臺山禮文殊去翁曰大德見文殊還識否利
無對
汾陽昭代云今日慶幸　雲門澄代作禮三拜老翁
若更如何轉身拽杖竟去　法林音代云法林自幼
服甘菊
臺山翁問佛陀波利尊者何來利曰西國來翁曰
還將得佛頂尊勝經來否利曰不將得來翁曰空
來何益利遂回
太陽玄云當時下得甚麼語得與文殊相見免回西

天乃展兩手似伊　法林音云不空罥索
臺山翁因無著喜遊五臺翁牽牛飮水導入問近
自何來著曰南方問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末法
比丘少奉戒律問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却
問此間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溷雜凡聖同居曰多
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
汾陽昭代云識得你　雪峯存問前三三後三三意
旨如何靈雲勤云水中魚山上鳥峰云意作麼生雲
云高可射兮深可釣　徑山杲代云和尙如此住持
直是不易　天童傑云前三三後三三如何話會良
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長翁淨
云或三百或五百銅錢鐵錢省數足百前三三後三
三蘿蔔芋艿毿貯滿擔諸方忽然眼開決定拍手大
笑且道笑個甚麼不笑巴叉便笑杜撰雖然笑者還
稀或有人問天童多少衆便向道新起妙嚴誇第一
團圝都在畫圖中
廓周沙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
眼回頭祇見翠山巖明招謙

92

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
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明覺顯

堪笑前三與後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却因無著分明
見從此清涼沒可參 佛印元

靑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怪坐來頻勸
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佛眼遠

腰金上太行賊眼盡驚惶不因遭毒手誰肯燒夜香
月堂昌二

寬䩞著瘦脚短袖入長臂竿木既隨身逢場還作戲
前三三後三三一時堆在擔頭擔到得家中重檢點
目前包裹露毵毵

三三之旨極幽深老漢當牙下一鍼爲報禪徒應諦
聽船乃隨流石乃沈 般若柔

坐久成勞憶故人相逢花下論閑情誰知客路天涯
遠飮盡殘尊猶未醒 且拙訥

陌路相逢眼裏塵低頭禮拜昧天眞起來不見文殊
面打破大唐無一人 秀巖瑞

翁與無著喫茶次拈起玻璃盞問南方還有者個
麼曰無翁曰尋常將什麼喫茶著無對

洞山价代展兩手又云有無且置借取者個看得麼
曹山章代云久承大士按劍爲甚麼處在一塵
長慶稜代云與麼擬客勸主人 汾陽昭云謝顧問
寶壽新代云原來你不曾到我南方在但更云無
無

自別南方涉路岐喫茶處處用玻璃如何恰到淸涼
寺問著原來總不知 正覺逸

玻璃寶盞對君擎茶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三三多少
衆爭教人不辨輸贏 象田卿

五臺凝望思遲遲白日靑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
會玻璃盞子喫茶時 象潭泳

翁因日晩著曰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
不得曰無執心翁曰汝受戒否曰受戒久矣翁曰
旣無執心何用受戒著辭翁令均提童子相送著
問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著應諾童曰
是多少

洞山价云欲觀其父先觀其子 汾陽昭於何用受

戒處代云悔出前言於童子是多少處代云識得你
前後三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解空
人滿目白雲臥荒草道吾眞
前後三三謝師指南龍蛇躍躍虎視耽耽擬數看數
欲談何談均提謾有垂鞭意象王蹴蹋亦奚堪投子舒
翁因無著問莫是文殊否老翁曰豈有二文殊著
便作禮
趙州諗代云文殊文殊　薦福懷云無著祇有先鋒
且無殿後老翁若不隱身去有甚面目見無著　法
林音云須知無著作禮也未必是好心
無著見化寺無額問童子此寺名什麼童子以手
指金剛背後曰看看師回首化寺乃隱
仙巖智云童子不是個隱身三昧將什麼面目見他
樓臺雖有額全無試問頑童起掀初忽指金剛看背
後年衰多被鬼揶揄佛印元
寺額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從一覷金剛
背直至如今作野盤正覺逸
信手書成山寺額詮題二字更分明那堪回首高巖

望一片浮雲入暮平仙巖智
驀入桃溪曲寥寥返棹舟家私盡浪蕩四顧水悠悠
劍去多時矣阿獃休刻求大戲燈
金陵寶誌公問一梵僧曰曾聞尊者喚我作屠兒
曾見我殺生否曰見誌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
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
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僧曰你有此
等見耶
汾陽昭代誌云不枉西來　法林音代云未西來時
山僧有三十棒因甚至今還不知痛
誌公十二時歌曰鷄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
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
天目禮云大小誌公祇向境上著倒山僧則不然有
時因好月啓戶望前峰
誌公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玄沙備別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眞個道場　元覺
徵云祇如此二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　雪竇顯云
一對無孔鐵鎚　昭覺勤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拈

香擇火　天堂覺舉誌公語云弄精魂漢有什麼限舉玄沙語云奇怪八十翁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戲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報恩秀云身是道場髑髏前見鬼無數眞個道場何妨徹底承當雖然楚人失弓楚人得之未若人失弓人得之猶爲得也　龍池傳云老僧晚年無事終日秖是拈香擇火　古南門云諸人每日拈香擇火還見寶誌公也無若見正好喫棒

五蘊山頭古佛堂拈香擇火好承當何須向外求賢聖終日無非是道場本覺一

野老家風迥異常太平勳業總相忘皇風一片知何處燕舞鶯啼日正長

宗鑑法林卷四

宗鑑法林卷五

集雲堂　編

應化聖賢

南嶽慧思大師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

五祖戒代誌公又傳語云更說道理看　報慈遂徹云且道是山上語山下語　雪竇顯云有什麼屎臭氣　翠巖芝云思大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天聖泰云思大秖知開口寶公平地喫交　雲居舜云思大誌公未傳語前猶較些子　瑯琊覺云驗人端的處　芭蕉徹云更進一步又云雖是入泥入水幾人搆得　保寧勇別思大云傳語法師合取狗口雲居莊云兩個漢總與一坑埋却不爲分外雖然也不得草草良久云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獅林則云一人拕泥帶水一人斂手縮脚徐六擔板遭人檢點召衆云寶公思大即今在山僧拄杖頭上眉毛厮結共展神通還見麼拈起一枝無孔笛臨風丁倒

炙疑灸文

兩頭吹　楚石琦代誌公復云勘破了也　龍翔訢
云思大被誌公一撥直得倒退三千里　平陽悊云
誌公傳語不是好心思大雖是本色人未免落他圈
圚者裡還有爲思大作主者麼良久云儂家不管興
亡事一任和雲占洞庭　棲霞成云思大高踞南嶽
峰頂自謂義皇上人却被誌公輕輕一撥便見手忙
脚亂　黃蘗琦云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天目
律云將謂思大有甚長處
一口吞盡三世佛牙如劍樹眼如鈴斷絃不必鸞膠
續祇要知音側耳聽 盧堂愚
佛與衆生一口吞纖毫不立道方存杖頭日月繞挑
起鼓動三千海嶽昏 尼開林英
目視烟霄臥白雲不知山下有乾坤從何更有衆生
度三世如來一口吞 本覺一
時淸休唱太平歌大冶紅爐著一毛試向其中撮灰
燼亙天紅焰已周遭 象庵嶽
萬年杜順大士頌懷州牛喫禾 慈明云河沙世界　益州馬
腹脹 蝗衙[illegible] 天下覓醫人 驢頭馬角 •灸豬左膊上 崔虎成理

象田現云祇者一頌如萬仞銀山無你措脚處又如
一團栗棘無你下觜處山僧不惜眉毛一一爲諸人
下個註脚懷州牛喫禾上大人益州馬腹脹丘乙巳
天下覓醫人化三千•灸豬左膊上七十士有者道和
尙恁麼也是將土泥裡洗却向他道爾小生八九子
佳作仁可知禮也
一雨一陰風未和春從不快裡消磨桃花暗已隨流
水空使劉郞惆悵多 心聞賁
鸎婆哈酢紫三尺村老聞酸面百摺引得乞兒聳膊
寒儼然一幅吳生筆 芇溪森
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顋可憐日暮薌香
落嫁與春風不用媒 南菴依
明州憨布袋以杖荷布囊并席內盛盆盂木履魚
飯菜肉瓦石土木於稠人處擲下曰看看又一一
拈示問人曰者個喚作甚麼
瑯瑘覺云慈氏菩薩　昭覺勤云熟處難忘
彌勒既非布袋不是是非兩忘金生麗水至寶滿袋
貴買賤賣若解商量不勞三拜詮了義註大乘月裡

92

螢光日下燈布袋枕頭眠一覺倚天山色碧層層野軒遷

都盧一個布袋裡面討甚奇怪困來且得枕頭攜去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開多是自家買賣白雲端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包括乾坤全歸布袋十字街頭大打開般般拈起隨人愛靈源清

嬾向糙臺巧畫眉玉釵敲斷竟如癡衷腸話盡人難曉除是淸風明月知師翟濟

布袋在通衢立有問在者裡作甚麼師曰等個人僧曰來也師於懷中取一橘子度與僧僧擬接師縮手曰汝不是者個人有時見僧前行乃撫背一下僧回首師曰把一錢子來

歸宗柔別云歸去來　寶壽方云者僧也許伊是個行家祇是猶欠些子待道等個人便好云與麼則請和尙先行他若更度橘子便好撫掌呵呵大笑拂袖而去　棲霞或云布袋逢人便賣弄乞不得個橘子幾被者僧賺却汝不是者個人賊過後張弓

拈起而行放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佛意祖意寧知裙子褊衫百結有時獨立兮誰是知音歸去來兮一天明月佛慧泉

咄者憨布袋眉麤眼大終日在街頭市行無買賣阿呵呵歸去來與錢却債保寧勇

掛背覓錢成漏逗回頭轉腦昧眞機可憐鬧市無人識空手肩擔布袋歸佛照光

轉得頭來已是遲恰如曾未轉頭時一錢覓得無處猶自區區誑阿誰北磵簡

逢人乞一文袋裡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作環溪一

布袋將示寂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天童覺云拶破面門分身千百億築著鼻孔時時示時人高著人眼時人皆不識當面諱卻安然而化

天童覺云憨布袋攔街截巷直是無廻避處還辨得麼腦後見顋莫與往來　徑山及云彌勒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撤向諸人懷裡了也還識得也無卓拄杖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寶壽新云森大地是樓閣徧法界是彌勒爲什麼有識有

不識雖然且待來日　金粟元云著漢不打自招山僧比著路見不平要與他華擘一上彌勒眞彌勒少賣弄分身千百億者野狐精時時示時人費力作麼時人皆不識切莫壓良爲賤或有路見不平底我要問他布袋和尚吩擬議不來驀頭便棒接著一個半箇覓得三文兩文誰知破布袋裡許多彌勒世尊瞎堂遠

長汀汀上風顛子曳杖回頭等阿誰向道那人原不在汝須知有轉身時天目禮

跋陀尊者因生法師論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者曰秖明得因上色空未明得果上色空生問如何是果上色空者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鹽官云因中色空果上色空總是夢中說夢　汾陽昭云休葛藤

靈光滿目疾山河幻境之中物像多體妙已知緣不礙執情還被境消磨雙泉瓊

色空空色色空空礙却渣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蠢青山依舊白雲中天衣懷

堂堂色裡無空相皎皎空中絕色形直下色空無一二色號原來不我名靈隱本

波羅提尊者示異見王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徑山杲云畢竟那個是佛性那個是精魂　天寧琦云書頭教孃勤作息書尾教孃莫瞌睡還識孃面皺麼玉容寂寞淚闌干一樹梨花春帶雨　瀛山誾云當時喚作佛性尊者面皮巳厚三尺更說八處作用教壞人家男女不少雖然如是比他一等弄精魂手脚猶較些子　洞山瑩拈拂子拂一拂云者個是佛性將什麼喚作精魂又拂云者個是精魂將什麼喚作佛性連拂兩拂云癡人面前休得說夢擲下拂子

大覺昇云大小尊者祇識得精魂佛性未夢見在或有問如何是佛性向道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龍華體云精魂佛性相去多少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

除却是非難
草深路塞將北作南冒名頂替不識羞慚那堪更事
語喃喃賺他無限癡男女錯認鞍橋作下頷 香嚴淨
古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爲君通一綫
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盛衰大道無更變
變不變淸凉須是犀牛扇 南堂靜
在胎爲身隨緣托質示天眞分明見得當時事晝夜
舒光轉法輪 劉與朝居士八
處世名人我今知是釋迦身堪悲擾擾昏昏者箇箇
埋藏無價珍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掣電照破塵根一物無始知
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何昏聵滿乾坤那知鼓響鐘鳴夜一一
齊開衆妙門
在鼻辨香栴檀林裏親聞得徹地薰天只自知相逢
覿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方便須開大施門若是知音兩相見何勞
一默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捏聚總由伊笑他龐老當年道運水
般柴未是奇
在足運奔草鞋踢躍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
不歸歸便得
梵志詩曰梵志身死去魂魄見閻老讀盡百王書
不免被捶拷
風穴沼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千巖長云祇
是現成話風穴用恰好　芥菴大云梵志俗氣不除
風穴未免擔板且道蔣山有何長處不敬功德天誰
嫌黑暗女
天台豐干禪師謂寒山拾得曰你共我去遊五臺
便是我同流若不去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作
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
翠巖芝云大似辯才見藺翼　寶壽方云明施縱奪
還他寒山暗下鈎錐須是豐干若在衲僧門下幷須
喫棒　靈溪昱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天台寒山子因趙州到遊山次見牛跡山問上座
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

遊山曰旣是羅漢因什麽却喚作牛去山曰蒼天
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什麽曰蒼天蒼天山曰
者小厮兒却有大人作略

靈巖儲云寒山也是虛空裡剜窟籠趙州眼光爍破
四天下盡力祇道得個不識祇如二人一等道蒼天
蒼天還有優劣也無一僧云蒼天蒼天巖云識得你
也僧擬議巖却云蒼天蒼天

寒山預知潙山來國淸受戒遂與拾得往松門接
潙山纔到二人從路兩邊透出作大蟲呞三聲潙
山屹然無對寒山曰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
相記得麽潙山無對拾得拈起拄杖曰老兄喚者
個作什麽潙山又無對寒山曰休休不用問他自
從別從巳曾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

永寧鼎云者兩個掣風掣顚漢使盡神通用盡伎倆
要且出潙山圈圚不得復頌
一擡一捺笑淸風野鶴無心參碧空可歎憨憨渾不
顧相依相盻白雲中

寒山詩曰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貓若能悟理性
那由錦繡袍珍珠入席袋佛性止蓬茅一羣取相
漢用意總無交

僧鑒靑云好座天台山被者漢塗汚了也

寒山因衆僧炙茄次山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
下僧回首山呈起串曰是什麽僧曰者風顚漢山
却向旁僧曰你道者個師僧費却我多少鹽醬

寶峰文云寒山打者僧實爲費鹽醬多莫別有道理

黃龍淸云寒山祇知爲者僧費多少鹽醬不知自
己拋撒更多那裡是拋撒處良久云十方世界成狼
藉一日收來五味全　獅林則云大樹大皮裹小樹
小皮纏者僧旣受寒山點檢寒山也合受人點檢
城山洽代奪茄串打云茄子也不識

寒山曰井底生紅塵高峰起白浪石女生石兒龜
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但看此模樣

洞山聰良久云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知落處看看
須菩提入僧堂裡去也珍重

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
教我如何說

保福權云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　靈溪昱云大小寒山出門不認貨好與三十拄杖

拾得掃地次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名什麼得乃放下笤帚叉手而立主再問得拈帚掃地竟去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得曰作什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去

靈巖儲云寺主祇問一個姓名拾得將無量劫來氏族名字一齊陳出寺主直是妙智圓明分疎不下寒山雖將衆藝字母重爲注疏幾多人作哭笑會不識自已姓名者不妨疑著

大地遶塵日不清不知何法得安寧祇饒鐵鑄生笤帚掃到驢年轉更深 梅谷悅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旋陀羅尼三昧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徑山杲云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　靈巖儲云清波萬里湛寂凝然寶月凌虛光呑羣象正恁麼時喚什麼作旋陀羅尼三昧驀地迅雷一擊猛風四起雲散星飛水枯月落靈山一會又向甚處去也諸人要識智者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世尊三昧安詳起師悟藥王精進時靈鷲山中人未散不因南嶽有誰知 楊無爲

溪山盡處夕陽斜溪上冬風雪滿沙便是江南舊行路和烟隔水見梅花 羅月瑩

舍盡家財與已財祇將眞法供如來當初一路今何在觸目靈山翠作堆 天目禮

好將眞法供如來花在幽巖險處開一夜狂風吹欲盡落英無數點莓苔 虛堂愚

法華志言大士因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眞

資福玉云既無一物將那一味成眞者搽佛法大意瞞許公即得若有問資福佛法大意即云本來物物

皆成現莫將一味認爲眞　三昧眞云認一味墮志
言窠裏不認一味墮資福窠裏認即是不認即是
志言因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
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質曰請法華燒
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江天銓云賓主二俱負墮待質云請燒香何不答云
汝還要覓第二瓣那待志言云未從齋戒覓不向佛
邊求何不答云向來疑著者老漢如今有問西來意
山僧劈脊與它三十有請燒香者今日却放過何故
傷龜恕鼈總由在我　厂阿盡云王質當時若掩耳
出去志言冐它是不冐它是復頌
江南爲客旅夜夜問歸船夢裏一聲啞扶橈過那邊
山影本非眼裏見塔吟豈屬耳邊聞會得不須生別
解一毫頭上薦全眞四航海
志言因國子助教徐嶽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
東畔底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不會
東蓮詠云徐嶽當時待道街頭東畔底作禮便出不
惟做箇伶俐道者亦免志言第二杓惡水　普明御
云街頭東畔底還是西來意也無旣是因甚三般人
不會徐嶽何不進云老漢吩看志言又作甚麼伎倆
志言因僧問世有佛否師曰寺裏文殊有
資福玉云蚯蚓穿過你眼睛蝦蟇跳進你髑髏避之
不得即之不能惟有寺裏文殊却沒有　三昧眞云
眼睛穿瞎也髑髏穿破也旣不用避亦不用即且道
寺裏文殊還有也無
志言因僧問師凡耶聖耶師遂舉手曰我不在此
住
魯菴遠云不在此住志言較些子無端舉手作麼我
者裏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笑看孺子之風雅
我不在此住聖凡成賸語深林秋夜寒木落聲疑雨
厂阿盡
西天祖師
初祖迦葉尊者蹋泥次有一沙彌問尊者何得自
爲祖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法眼益云我當時若見拽來蹋泥　五祖戒云迦葉
與沙彌說得道理好　洞山价云莫要喫茶麼　保

寧勇云雖然如是旁觀者哂　西山音云大小尊者
極善和泥合水

迦葉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祖曰覓我者是汝我
曰者個是我師我何在祖曰你問我覓

牧智成云大小尊者祇解就地彈雀不能仰面射鵰
待問如何是我我和聲便打云師我何在亦和聲便
打非但拔出他永劫邪根種子亦見我祖師門下用
處不同

二祖阿難尊者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
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祖應諾葉曰倒却門
前刹竿著

汾陽昭云不問那知　五祖戒云露　翠巖芝云千
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泐潭清云刹竿未倒穿却
諸人髑髏換却諸人眼睛刹竿倒後向甚麼處見釋
迦老子　雲居莊云若向刹竿未倒時會得埋沒先
宗刹竿倒却後會得辜負自已且道金縷外畢竟別
傳何物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烟　漢月
藏云世尊傳底且道在金襴袈裟外金襴袈裟內咄

金襴付外有何傳倒却門前舊刹竿不取一時爲上
瑞百千年後與人看草堂清

花葉聯芳信有期飲光抗召劃分披而今莫問當時
事路上行人口是碑正覺逸

提起金襴惹倒刹竿步步踏著綠水青山晏古佛

慶喜門前倒刹竿金襴傳外有何傳天然外道無師
證爭奈威音佛已前張無盡

心心相照始相知金色頭陀別是非五里牌從郭外
看當人不肯怨他誰道場如

瑠璃殿上付金襴棣萼聯芳得、一難門外刹竿從放
倒免教南北問風旛上方益

金襴傳外復何傳報道門前倒刹竿好笑踏青人爛
醉滿川桃李自無言石砦明

怛薩阿竭二千年密付親承盡浪傳直至如今成露
布刹竿依舊倚門前大洪恩

等閑饒舌話金襴使與當頭倒刹竿從此天倫轉無
義冷光猶自逼人寒瞎堂遠

弟應兄呼畫不成誰人肯向裡頭行自從家破人亡

後直至如今事轉生 月林觀

翡翠羽毛麒麟頭角弟應兄呼震動海嶽路遠夜長休把火倒却門前刹竿著 高原泉

野店山橋逐馬蹄行行桃李自成蹊誰知古岸垂楊外別有春風舞翠微 尊道啓

三祖商那和修問毱多尊者你年幾耶曰我年十七祖曰你身十七性十七耶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爾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

天童悟云大小祖師話作兩橛　江天銓云三祖旣善分析毱多分析更善若是我土祇好作座主奴子有分

空林冷月碧水凉雲淸風巖下一派秋聲 「阿蠢

四祖優波毱多因訪一老比丘尼纔入門乃觸碎鉢盂尼曰佛在世日六羣比丘甚是麤行數來我舍尙不如此尊者紹祖位人得與麼麤行祖默然」

汾陽昭代云已知錯誤　法林音云在祖師尙然況今時耶遂大笑

五祖提多迦因四祖問爲身出家爲心出家者曰夫出家者無我我心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故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爾祖曰汝當大悟自心明朗於佛法中度恒沙衆

芭蕉徹云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

七祖婆須密尊者因佛陀難提索以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提知祖義勝心卽欽服

三昧眞云者様便稱義勝東土人入可以做祖師不知佛陀心欽服也未　梅徹慳云七祖雖不論義未免搖動脣吻難提深領欽服也是向它人舌尖上討分曉

九祖伏䭾密多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

雲蓋本云父母非我親無有不親者諸佛非我道無有不道者祖師得第一句雲蓋得第二句有人添得一句許伊鼎足三分　密菴傑云父母非我親眼裏

絕纖塵諸佛非我道鐵眼銅睛覷不破汝言與心親蚊子齩鐵釘汝行與道合上下四維俱匌帀祇將此語報深恩朵朵紅蓮火裏發　伏龍長云父母非我親我亦非親者諸佛非我道道亦非我者祖師也不得第一句雲蓋也不得第二句千巖碎身如微塵何止頭破作七分　慧雲廣云父母非我親者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者是最道者祖師得上半句東菴得下半句還有道得完全句底麼便喝

見處孤危立處高急如石火利如刀到家問路家何在掀倒棋盤脫布袍瞎堂遠

半生足不履地軒知踢徧天涯得個多瓜印子至今目瞪口呿松源岳

父母非親親是誰雙眸烱烱帶雙眉含元殿上不相識正是岷峨相見時石溪月

父母非親誰最親長江滾滾浪如銀一帆高挂烟波外始信縱橫不是塵〻三圖

十祖脇尊者問夜奢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住何所曰我心非止祖曰子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

翠巖芝云祖師與童子一問一答總欠會在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淸風拂白月地角接天涯碎玉凝朝露殘陽送晩霜寒山逢拾得拊掌笑嗄嗄南堂靜二

諸佛亦非窮子腹肥纔一頓飽忘百日饑二十拄杖十分謾免教辜負兩莖眉

電捲星飛珠回玉轉打破面皮赤心片片瞎堂遠

十一祖富那夜奢因馬鳴大士問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復曰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士豁然省悟

岸麟駿云往復所言現大機用　四航海云當時大士若問崇福我欲識佛卽掩住伊口令它向未開口處會取免得在鋸義木義中作活計

十二祖馬鳴大士因一外道索祖論義集國王大臣人民祖問汝義以何爲宗外曰凡有言說我皆

能破祖乃指國王曰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外道屈伏

法林音云破也

六師不正起干戈自謂無能奈我何七十六宗令結舌不消一曲太平歌本覺一

十四祖龍樹大士見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盌水致面前婆見乃取一鍼投之祖大喜

龍猛盂中水提婆毳上鍼人人爭得失個個話浮沉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磈磈下獲黃金瑯瑘覺

漏傳長樂未央靜月瀉甘泉太液秋夜半樂聲回步輦喚回三十六宮愁心聞賁

師資意契芥投鍼邠鐵下水一般沉兩岸桃花無覓處泊舟原是渡江人南菴依

十七祖僧伽難提因聞風吹殿鈴聲問伽耶曰鈴鳴耶風鳴耶伽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

芭蕉□云尊者大似憐兒不覺醜　護國嶽云伽耶認魚目作明珠僧祖將燕石爲美玉仔細檢點將來好與一阬埋却何故屈原若不逢漁父千古誰能論獨醒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因師子尊者問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你若有用卽非功德你若無作卽是佛事

江天銓云如今一等閉目藏睛斷昏沉止妄想以無作爲佛事者比比皆是皆祖師之罪人也我者裏灌蔬作菜種田博飯每日只在者裏用心若要求道一棒打折你驢腰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月氏國王聞其有道乃越國往見之祖曰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

中峰本云飯裏沙泥裏刺彷彿不同依俙相似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尊者黃金鑄面皮

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顛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閒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圓悟勤

師子因罽賓國王秉劍問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

蘊空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曰就師乞頭得否祖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涌高數丈王臂自落

玄沙備云大小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天童華云隨毿毿漢　玄覺遂云且道斬著斬不著童云將蝦釣鼈　汾陽昭云知師不吝童云將錯就錯　雪竇顯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童云提水放火　翠巖芝云當時祖引頸王舉劍與麼時有人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童云莫要說夢

芭蕉徹云賣寶撞著瞎波斯童云誣人之罪　瑯琊覺云罽賓好一口劍爭奈劍上無眼尊者好個師子且不解返躑童云賊過後張弓童總云者一隊漢被山僧剿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麼拈拄杖卓一下

黃龍新云黃龍要問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徑山杲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　天寧琦云似則也似是則未是　古南門云雪竇祇解歸德於君不善承休於祖有人辨得國王尊者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龍門遠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禮也　佛性泰

船子下揚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動悲愁　鼓山珪

吹毛劍舉乾坤黑臂墮山河掩日光趯起須彌頭倒卓方知兩兩不成雙　湛堂深

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亂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咦菴鑑

口念木瓜醫脚氣紙畫鍾馗驅鬼崇一生若解和羅槌日日喫酒日日醉　懶菴樞

師子頭落罽賓臂折各人眼底有西施誰家甕裏無明月　朴翁銛

遇著山中人便說山中話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孤峰深

劍下十分眞難藏獨露身江流石不轉徒有蘊空名　北礀簡

夢中要渡深溪水伎倆多般進不能驀地覺來伎倆

盡牀頭山月已三更石菴玿

蘊空誰見法中王覿體何曾礙劍光古廟藤蘿穿戶牖斷碑風雨碎文章雪菴瑾

夜闌天際墮金盃膝上焦桐調轉新易水悲風輕按指鸞膠難續斷腸人虛堂愚

上大人丘乙巳陌上相逢論詩禮三百篇中意若何仲尼一言備之矣江南三月鷓鴣聲有堪聽有不堪聽山茨際

拾得羊打得狠柴頭更遇孟八郎劍入太湖成龍去空遺星斗煥文章玉笈乾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因與外道無我尊論義外道曰請師默論不假言說祖曰不假言說孰知勝負曰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辯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是五十九番外道乃伏

芭蕉清云譬如象馬加諸楚毒至於徹骨方乃調伏　太陽玄云蚌鷸相持死在漁人之手又云何用繁言　徑山杲云婆舍斯多何用忉怛當時若見他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即今莫有與妙喜默論者麼或有個出來道墮也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因東印土國王請齋次王曰諸人盡轉經師爲甚麼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汾陽昭代云却勞尊者心力　大潙智云還見二十七祖看經麼行時脚跟不著地坐時心識似風飄　報恩秀云者老漢無大人相把葫蘆馬杓翻騰一上當時好與掀倒打斷葛藤　博山來云險處錐穩處劄國主探端灑不溼釘不入尊者機辨如是經還轉也未待你脚跟下線斷始知信受奉行

秋高月色連雲白澹泊禪心滋味長歷歷分明今古意何須特地更商量大潙心

靈犀翫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覊眉底一雙寒碧

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妙圓樞口轉靈機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攜手歸天童覺

入息未嘗居蘊界出息何曾涉萬緣一聲漁笛離南浦依舊蘆花深處眠懶菴需

不是塵泥難混跡尾巴露出要人看長松坡下遂成隊時把劫空田地翻木菴標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挂絲即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道宗基

般若行路次有人問汝行何急祖曰汝行何漫又問汝姓甚麽祖曰與汝同姓或凡或聖人莫能測

芭蕉徹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　天童悟云大小祖師被路人換却眼睛　古林如云可怪尊者大路不行却向草窠裏輥

般若告菩提達磨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

蒼天更添怨苦蹋爛西天東土盡未來際英靈遭它一網打破默菴慧

宗鑑法林卷五

宗鑑法林卷六

集雲堂　編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普通七年至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

汾陽昭云弟子智淺　五祖戒云賣寶遇著瞎波斯　保寧勇代帝吐舌示之　中峰本云缺齒老胡手攜泥彈子要與東震旦人鬬富可謂不知量矣被梁王指出照乘明珠問之情知伊道個不識　愚菴盂云或有問山僧第一義諦雙柑迤邐黃鸝下蹋遍落花鶯水春　靈隱禮云達磨大師氣蓋神洲被武帝一拶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雖然如是也須救取武帝　清化嶐云盡道武帝不會祖師意殊不知達

磨被他兩度驗出骨髓

凡聖縈纏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王殿上無謀略剛被胡人亂一場 泉大道

廓然一鏃遼天不識重下錐刺梁帝不知何處去千古萬古無消息 正覺逸

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個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 保寧勇

第一義廓兮寥兮超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爭辨春分幷夏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 上方益

不解作客勞煩主人面無慙色少喜多瞋 長靈卓

始鳴阿閣一聲鐘日暖蒼龍睡正濃再擊鳳凰臺上鼓半夜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磐石胡僧虛費平生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狼藉 佛鑒懃

廓然無聖露全身覿面相呈已隔津莫問梁邦幷魏苑一花五葉自然春 雲巖因

黃金鑿白玉椎鑿開混沌竅透出立妙機 正堂辨

金烏飛上玉闌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者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太無端 天童淨

提起須彌第一槌玉門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躑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 癡鈍穎

萬浪千波一葦橫翩翩隻影可憐生老蕭若會截流句楊子江頭放你行 石溪月

廓然無聖來機徑庭得非犯鼻而揮斤失不回頭而墮甑寥寥冷坐少林默默全提正令秋清月轉霜輪河澹斗垂夜柄繩繩衣鉢付兒孫從此人天成藥病 宏智覺

陌上多開茱萸花銜泥紫燕畫梁家可憐狼藉春無數那得風流染絳紗 雪巖信

初祖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法林音喝一喝云早曲了也

急水波心下直鉤魚龍蝦蠏一時收祖師活計無多子惱亂春風卒未休 松源岳

初祖自梁涉魏至少林面壁而坐九年方得二祖

先被梁王勘破却向少林孤坐謾言教外別傳爭奈不識者個 白雲端

少室山前風過耳九年人事隨流水若還不是弄潮

人切須莫入洪波裏鼓山珪

金鰲一掣滄溟竭徒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烟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爲鈎徑山杲

祖師面壁九年餘此是西來末上機直至如今天下客强將言句空施爲省堂主

一片虗凝地丹青畫不成聖賢難啓口佛祖强安名正堂辨

喪盡家財無本可據亦手殺人彌天罪過木菴永

不契梁王暗渡江一身無地避慙惶九年面壁成何事賺却平人入鑊湯湖隱濟

雲和斜抱月光寒白雪陽春信自彈不遇知音輕側耳幾應撼碎玉闌干斯瑞法

嶕嶕嵩峯高逼雲漢誤爲神光折去一半遠門柱

初祖一日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時有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如吾所見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如吾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大師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衣付法

薦福懷云祖師與麼說話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途轍中翻成塗轍若教伊蹋著德山臨濟門下免見九年冷坐被人喚作壁觀胡僧直饒如是也未免殃及兒孫　太陽玄云且道更有一人出來得個甚麼自云不得不得又云意況不到　翠巖芝云二祖被他當面塗糊莫道髓皮也不曾摸著因甚麼却紹祖位

五祖演云當時若見四人恁麼各與三十棒祇如白雲也合喫二十九棒留一棒與諸人其間若有知痛癢者不惟不辜負先聖亦乃得見白雲脫或未然堂裏喫粥喫飯更須爛嚼多見囫圇吞却

神光三拜退後立瀑布巖前水長急楞嚴會上還圓通却使老盧雙淚泣天衣懷

四維上下絕遮攔湧出冰壺映碧天無孔笛中藏六律一聲驚起釣魚船成枯木

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忘末端的皮毛脫盡孰親疎誰言得髓能情息圓通秀

一從三拜後千古錯流通永日無人到蕭蕭檜柏風龍門遠

社舞村歌笑殺人騎牛挑鴨走成羣三杯酒罷歸家去留得豬頭癡塞八正堂辨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吾舊面皮懶菴樞

揑目生花立問端得他皮髓被他瞞者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簡菴清

死款都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難容若將皮髓論高下爭見花開五葉紅高峰妙

夜來獨自上西樓却喜新秋月正幽試把玉簫吹一曲惹他多少客心愁晦堂鏡

雪壓竹枝頭風翻荷葉背胡僧白佛言應犯什麼罪漢關喩

初祖曰吾法於三千年後未曾移易一絲豪許

東西縱目乾坤闊玉露澄秋氣宇高山是山兮水是水何曾移易一絲毫葛廬覃

初祖曰吾本來茲土傳法度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五祖演云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都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　南堂欲云提本分鉗錘碎情解窠窟還他五祖要見開花結果處太遠在拈却鄭州梨放下青州棗出門便是長安道

初祖偈曰吾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不如端坐靜觀心祇此心心心是佛

元叟端云坐煞達磨大師了也

初祖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二祖作種種說心說性不契一日忽悟乃曰可以息諸緣也祖曰莫成斷滅去在二祖曰無祖曰子作麼生二祖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祖曰此諸佛之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萬里孤舟駕怒濤長竿意在掣金鰲連拋兩釣無消息惆悵空來打一遭天目禮

的的西來末法僧來分此土最初燈神光冷地一吹滅葱嶺忙忙祇暗登大川濟

萬里西來老骨租不遵行止渡流沙被人打落當門
齒啞子分明喫苦瓜或菴體
賊身未露罪全彰攪得西乾沸似湯項上鐵枷無計
脫却來東土强分贓無門開
心如面黑語似人鑾廓然無聖玉解連環楊子江頭
白浪少林雪後青山楠堂益
大鵬展翅取龍呑一攪滄溟徹底渾觸碎珊瑚枝上
月至今千古暗昏昏中峰本
東西走得脚皮穿教外何曾有別傳任你一花開五
葉好兒終不使爺錢愚菴及
飄飄一葦渡江淮少室峰前眼不開默坐九年成底
事當門齒缺可曾栽天隱修

初祖既葬熊耳山後三年魏宋雲使西域回遇祖
於葱嶺手攜隻履雲問何往祖曰西天去又謂雲
曰汝主已厭世及歸明帝已登遐矣迨啓壙惟隻
履存焉
師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黑
師心兮戴手攜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瑯琊覺

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人耳空自肩擔跣足
行何曾踢著自家底五祖演
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年皮髓分張
盡隻履空棺更誑人東山空
闔國人難挽西攜隻履歸祇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
虎丘隆
颺下一隻履明明不覆藏兒孫纔著脚徧地是刀槍
妙峯善
九年冷坐納敗闕隻履西歸更脫空後代兒孫徒妄
想鷓鴣啼不爲春風雪菴瑾
死也不伏埋殯偷攜隻履西歸不被宋雲捉敗官司
何處尋屍孤峯深
禾山方云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
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個或謂惟
此一事實若恁麼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頌云
濁中淸淸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
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師問初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

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師曰吾心未寧乞師安心
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師曰覔心了不可得祖曰與
汝安心竟

芭蕉徹云金剛與泥人揩背　圓悟勤云正與麼時
法身在甚麼處　五祖戒云若卽恁麼何用西來
雲居元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雖然如是一言已出
駟馬難追　五祖演舉至安心處乃云白雲當時若
見好與三十棒何故他人見將謂說安心法畢竟如
何菩薩龍王行雨潤遍身向上數重雲　雲居莊云
殺人須是殺人劍活人須是活人刀

終始覔心不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
冷鼻孔依然搭上脣白雲端

思量何用覔安心求得心安却苦身三尺雪深曾立
處不知誰是雪中人佛國白

二祖當年立少林滿庭積雪到腰深叉手當胸無一
事不求不覔不安心鼓山珪

覔心無處更無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
氣爭如不受老胡瞞徑山杲

不待七處徵當下便不見猢猻水上打鞦韆新羅王
子放一箭高著眼分明穿破波斯面石碧明

二祖無端向少林庭前立雪到腰深直饒覔得心無
有未免全身被陸沉誰菴演

屈節從長也大難雪堆斷臂仰高寒鐵牛鞭起熊峰
下一吸黃河徹底乾或菴體

達磨九年面壁坐深雪之中得一個得一個森羅萬
象平分破尼無著總

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覔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
眼那知已被老胡瞞息菴觀

平地無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饒覔得安心
法還我孃生一臂來隱山璨

覔心心已覔無蹤識得年辰是普通從此不消開曆
日春來積雪自消鎔靈叟源

金風一夜催人老吹落梧桐教誰掃驀然飛在五乳
峰波斯拈起當作寶慧門勝

三祖僧璨大師問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
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師曰覔罪了不可得祖曰

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師曰今見和尙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焉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

瑯琊覺云猶欠作云何梵在　梁山觀於覓罪了不可得處云罪性向什麼處去也又云非但罪性覓者亦不見有　雲居齊云二祖深器之是肯他會佛法耶肯他說道理耶

罪已無根性已空正生風處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水一派淸流入海中 佛國白

無孔笛子氈拍板五音六律皆普徧時人不識黃番綽笑道儂家登寶殿 五祖演

風恙纏身覓罪不得九萬里程展摩霄翼 旻古佛

渾身臊癢倩人搔入骨搔來身已勞一下被伊搔著了平生癢處一時消 水菴一

彌天罪過無門懺紅爛通身世莫醫已是四棱俱蹋地儘教後代亂鍼錐 無門開

風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 大歇謙

通身是病骨黏皮舉世無人識得伊縱使罪根都懺了依然失却兩莖眉 凝絕沖

萬里天開一陣風雲推桂轂出烟籠秋深秋浦那淸影露滴芙蓉兩岸紅 無異來

三祖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報恩秀云祖師道個嫌字先自憎愛了也却云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又何啻揚聲而欲止響　德山繪別云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怎見明白　佛川義云祖師八字打開兩手分付了也雖然直捷固然直捷怎奈極是誵譌山僧更資一路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良久云參

三祖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直上峰頭脚步寬得盤桓處且盤桓松林茂映彤雲赤舉眼尋思便著瞞 雲松品

自來拽杖千峰外誰識斑爛是大蟲拈得松聲無著處和風吹徧碧桃紅 月厂屏

三祖曰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元潔瑩蘗拈拄杖云三祖大師來也以無緣三昧智印三昧將須彌移至芥子孔見諸人不會化作奮迅三昧穿却諸人鼻孔眼睛走入露柱裏去也卓拄杖」

三祖曰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雪竇顯云拄杖子是塵有什麼過過旣無應合辨主所以道糞掃堆頭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來正好連架打　古南門云雪竇拄杖子雖善能爲祖師作主要且脚跟未點地在

四祖道信大醫大師參三祖問願和尙慈悲賜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師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師大悟

牛頭未生梅子熟也緩步人間池成月下鳳書三到懶開眸白蓮峰頂光相射雲巖因

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脫未必右軍鵝便是支郞鶴石田薰

四祖住蘄州破頭山學侶雲臻攝心不寐脇不至席一日告衆曰吾武德年中遊廬山望破頭山紫雲如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弘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唐太宗嚮師道三詔不赴就賜紫衣

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仰之雙峰巍巍懶融不得西天盋直付黃梅路上兒楊無爲

島外尋師解縛歸雙峰山下獨幽奇却將衣盋爲人事乞與黃梅個小兒佛國白

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問法沙彌莫饒舌百年逆旅要同塵覺範洪

堅辭鳳闕紫泥詔玷辱宗風個古錐坐斷雙峰無寸草愛松留得癡人枝無門開

破頭峰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處不應分付小孩兒少室睦

解脫深坑得自由單提獨弄逞風流無端累及栽松老業識茫茫未肯休諾菴肇

破頭山下覓便宜勾引黃梅路上兒又向江南訪牛首賺他花鳥絕來期典牛游

四祖付五祖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
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小使生來氣宇雄性空內外滅眞宗破頭老祖親遭
著扇起毗嵐覆地風 默菴慧
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西山栽松四祖曰吾欲傳
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尙遲汝師遂往周
氏托生至七歲遇祖於黃梅祖問子何姓師曰姓
即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師曰是佛性祖曰汝無
姓耶師曰性空故無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夢兩覺白藕開花
峰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 楊無爲二
日出而作栽松爲樂昔栽幾何今滿巖壑白頭人去
小兒歸笑殺林梢千歲鶴
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舊顏人却少年松已
老是非從此落人間 佛國白
誰是前身孰後身謾將名字較新陳鄰家莫問去來
事我是昔人非昔人 祖印明
黃梅果熟白藕花開問惟佛性體異凡胎衣傳南嶽

人將去松老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
月滿無埃 天童覺
栽徧滿山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衣何曾識爺面
石田薰
幾年活計钁頭邊萬本青松鎖翠烟蓦破曹溪天地
闊再來不值半文錢 少室睦
栽松幸自可憐生剛要隨人入火坑換得皮囊急回
首依然鼻孔不多爭 石室輝
手種青松數百株饑餐渴飲自如如無端借路重相
見却被人傳上祖圖 退翁休
約去栽松箇老人還來傳法喜童眞有孃生面無爺
姓劫外靈苗不犯春 水菴一
種得千山無空地一枝猶在钁頭邊不因脫體周家
女衣鉢何緣到汝傳 中峯本
破頭山裏栽松日濁港江邊寄宿時大法一絲懸九
鼎去來心事許誰知 愚菴及
初生犢不怕虎等閑來蹙禾山鼓也是苦阿房宮裏
稱亘富許多樓閣門無數那邊走過三五步波斯忽

遇著婆天道個性空無我我無故南菴依
五祖付六祖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
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踢碓纔經八箇月衣盂夜半錯流傳風幡話墮聞皆
喪今古怨牽到白拈默菴慧
六祖慧能大師聞五祖黃梅往參祖問汝自何來
師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師曰惟求作佛祖曰嶺
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師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
然祖訶曰著槽廠去祖一日各令呈偈神秀書於
廊壁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
使惹塵埃師別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
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默器之
石墜腰間舂碓鳴老盧便重不便輕黃梅衣鉢雖傳
得猶去曹溪數十程楊無爲
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
物却受他家一鉢盂死心新
桂花包裹老黃梅不向陰陽地上栽蜂蝶豈知香遠
近難尋蹤跡去還來東山演

黃梅夜半錯分付纔得星兒便亂做大庾嶺頭扃一
堆後代兒孫遭點汙木菴永
颺下採樵斧直入碓坊舂一脚踢到底黃梅信息通
佛照光
應無所住以生心大地山河一發沉從此別開窮世
界新州柴把貴如金破菴先
四句伽陀不解書三更傳得本來無曹溪路上生荊
棘直至如今在半途妙峯善
菩提無樹鏡非臺臭口分明鬼擘開幸是賣柴無事
獠剛然惹得一身災無門開
不作樵夫作碓夫祇將脚力驗精麤知他踢著踢不
著和米和糠到鉢盂西巖惠
七百高僧總會禪眼空四海鼻撩天黃梅若也無私
曲有甚衣盂到汝傳癡絕沖
荷條柴擔眼頭空路入黃梅伎已窮賣得蘗林枝葉
盡嶺南無地補春風中峯本
黃梅分付太倉忙半夜悽悽暗渡江將謂無人知下
落賊身已露更和贓辛菴儔

負舂原是嶺南人十字呼來九不眞漏得衣盂連夜
走至今無處著渾身退菴英

師資緣會有來由明鏡非臺語暗投壞却少林窮活
計櫓聲搖月過滄洲葛廬覃

新月澄溪上下圓冷雲抹盡落遙天城頭黑黑三聲
鼓萬象森羅枕子邊三峯藏

六祖因法性寺風颺刹旛有二僧對論一曰風動
一曰旛動師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

雪峰存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
侍次鮫齒峰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　保福展
云作賊人心虛也是蕭何置律　五祖戒云著甚來
由　巴陵鑑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
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

雪竇顯云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
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　溈潭清云不是風動
不是旛動若是靈俐漢懸巖撒手便好承當顧後瞻
前轉生迷悶仁者心動而今還有為祖師作主者麼
有則出來與老僧相見　天童華云一盲引衆盲相
牽入火坑　黃龍新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明眼漢
一點瞞他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
乃擲下拂子云看　徑山杲舉雪峰語畢云要識孚
上座麼犀因翫月紋生角要識雪峰麼象被雷驚花
入牙　中峰本云嘗鼎一臠具知衆味非風動非旛
動仁者心動可謂嘗鼎之一臠矣使人不覺惡心嘔
吐　天寧琦云風動旛動心動與你拈却了也向什
麼處見祖師　徑山秀云大小祖師為人錯下註脚
合喫三十棒　龍池傳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也不
是心動僧問畢竟是什麼動池召僧僧近前池打一
掌云祇許你知不許你會又一掌云去　箬菴問云
大小祖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金粟元云還知祖
師落處麼書頭教嬢勤作息書尾教嬢莫瞌睡中間
一句不成文無限相思花雨淚

不是風兮不是旛黑花貓子面門斑夜行人祇貪明
月不覺和衣墮水寒法昌遇

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
步無奈當門荊棘生保寧勇

東西南北無空處上下四維隨分舉會麼都來祇一身行盡天涯無伴侶 三祖宗

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雪峯圓

滄溟直下取驪珠覿面相呈見也無到此不開眞正眼膏肓之病卒難蘇 道場如

指出風旛俱不是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寒溪月照破儂家舊翠微 佛心才

夢遊華頂過丹丘躡盡寒雲倚石樓貪看瀑泉瀉崖壁不知身在碧江頭 長靈卓

不是風旛不是心曹溪深也未爲深那咤忿怒揪騰去析偏微塵不可尋 黃龍震

不是風旛是心動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孤鸞誰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 崇覺空

浪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徹碧天寬漁人競把絲綸擲不見冰輪蘸水寒 常菴崇

大海波濤湧千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 應菴華

不是風旛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白如銀 雪堂行

張騫推倒崑崙後幾人窮到孟津源堪笑不知天地闊至今剛道有乾坤 肯堂充

不是風兮不是旛將軍騎馬出潼關安南塞北都歸了時復挑燈把劍看 天目禮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孤峯深

風旛心動一狀領過祇知開口不覺話墮 無門開

地神歸地天神歸天殷勤奉送寶馬金錢 無準範

一點私情奈得羞也曾漏洩在君侯相思正值春三月花落花開總是愁 三宜盂

入暮微雲河漢遊鴈聲驚起一天秋樹高千丈西風急貶眼紅黃逐水流 天岳晝

育王崇學巴陵雪竇拈舉云非風非旛無著處是風是旛無處著撩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六祖偈曰兀兀不脩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壽昌經云兀兀不脩善撞破虛空成幾片騰騰不造惡轉身挨倒空王閣寂寂斷見聞十方法界共慈門蕩蕩心無著驚起蟭螟吞五嶽祇如此意還相似麼噫長江晝夜東流去海水從來不減增

六祖因僧問黃梅衣鉢什麼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尚還得否師曰我不得曰和尚爲什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

汾陽昭代云方知密旨難傳　翠巖芝云會得卽二頭不會卽三首作麼生便有出身之路　徑山杲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與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天寧琦云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　雲居莊云得與不得會與不會卽不問祖師性命因甚落在者僧手裏

信手拈來見自殊偏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旨半夜曾將付老盧 大洪恩

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提不會佛法盡他葉落花開不問春寒秋熱別別萬古寒潭空界月 圓悟勤

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惺惺此地無金二兩俗人酤酒三升 雪菴瑾

祖師不會禪夫子不識字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 高峰妙

六祖因臥輪有偈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師別曰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天童覺云葵花向日柳絮隨風　寶壽新云纔說乾三連便有坤六斷作麼生圓成一卦去要知爻象分明處祇在文王掌上觀

六祖示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荷澤神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師打一棒曰者饒舌沙彌我喚作一物尙不中豈況本源佛性乎此子向後設有把茅蓋頭也祇成得箇知解宗徒

法眼益云古人授記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

澤是也

一翳在眼空華亂墜神會沙彌失錢遭罪祇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大丈夫小釋迦鐵鞭一擊珊瑚碎 圓悟勤

畫師五彩畫虛空落筆須知失本蹤更有唐朝吳道子平生紙上枉施功 慈受深

鐵枷無孔要人擔累及兒孫不等閑夜半忽忘三尺布却將空手掩慚顏 法林音

六祖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白雲端云祖師可謂善解借手行拳有般漢往往道言猶在耳不見道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五祖演云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

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無口去無蹤要明葉落歸根旨末後方能達此宗 本覺一

葉落歸根後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眞實好知音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花落祇隨流水遠空留靄靄野雲屯 龍門遠二

雲開空自闊葉落卽歸根回首烟波裏漁歌過遠村 松源岳

興在天南天盡頭未行先巳到新州來時無口去無伴那更蕭蕭黃葉秋 盧堂愚

宗鑑法林卷六

宗鑑法林卷七

集雲堂　編

旁出諸祖

牛頭法融禪師 四祖信嗣 因四祖到山入庵後見虎迹便作怕勢師曰和尚猶有者箇在祖曰者箇是甚麼師於言下有省自後百鳥不復銜花

雪竇顯代融但亦作怕勢又云洎合放過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因甚百鳥銜花南泉願云爲渠步步蹋

佛堦梯　趙州云飽柴飽水　大潙喆云寒毛卓竪

法林音云漢地山河在　又問見後因甚百鳥不

來杲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綫道　州云飽柴

飽水　潙云額頭汗出　林云秦宮草木秋

牛頭峰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

去不知誰是到菴人　朗覺題

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銜花百鳥空惆

悵不見菴中舊主人　楊無爲

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

處一棹漁蓑寂寞歸　張無盡

一榻蕭然傍翠陰晝扃松戶冷沉沉懶融得到平常

地百鳥銜花無處尋　靈印明

寥寥風月臥煙霞百鳥從玆不獻花仁義盡從貧處

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夢庵信

水因有月方知靜天爲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峰休更

問此時難著一絲毫　別峰印

雨前不見花間葉雨後渾無葉底花蝴蜨紛紛過牆

去不知春色屬誰家　孤峰深

著鞭騎馬去空手步行歸寂寞菴前路銜花鳥不飛

　鐵山仁

月滿陂池翠滿山尋常來往百花間一回踢斷來時

路嶺上無雲松自閒　懶牧成

宣州安國玄挺禪師　牛頭威嗣　因僧問五祖眞性緣起

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乃曰大師正興一念

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僧大悟

徑山杲云未與一念問時不可無緣起也時有僧云

未與一念時喚甚麼作緣起妙喜云我也祇要你與

麼道　天寧琦云崑崙奴著鐵褲打一棒行一步

靈巖儲云憑道黃梅就下平高殊不知脚頭太嶮者

僧祇顧窮仞巖頭進步那識身在帝鄉挺禪妙喜一

人點即不到一人到即不點

天柱崇慧禪師　牛頭威嗣　因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

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

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

語師復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

生干它達磨來與不來作麼宅家來大似賣卜漢

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
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
時便不中也

萬古長空誰下脚一朝風月休拈却一拳拳倒賣卜
人門外騰騰自寥廓雲林輅

天柱因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
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爲甚麼佛
法不現前師曰祇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
會去亦無佛可成

剖蘂一云掀倒天關蹋翻地軸不無天柱爭奈者僧
久滯不通孤負來機勞它心力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牛頭威嗣因僧敲門師問是甚麼
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也不著曰佛來爲
甚麼不著師曰無棲泊處

寶壽方云鶴林與麼道將謂立在高高山頂殊不知
被者僧推在萬丈深淵裡多少時了也

十月淸霜重臨風徹骨寒苦無棲泊處擺手出長安
松源嶽

道箇佛來也不著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勘破
了鶴唳空山竹滿林自默恭

白日閉門常獨坐虛堂時卷夜明簾懶隨人事忘迎
送落木金風霜信嚴幻寄庭

牢關把住擊碎通佛祖都來總不容若是金毛師子
子翻身驀過太虛空頤石圓

杭州徑山國一道欽禪師鶴林素嗣馬祖遣人送書到
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却
封回忠國師聞乃曰欽師猶被馬師惑

保福展云甚處是惑處作麼生得不惑　雪竇顯云
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個甚麼伎倆免
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畫破
若與麼祇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
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
祇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五祖戒云兩釆
一賽又云三人指路擬何爲　潙山喆云還識馬祖
徑山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
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徑山杲云馬祖仲冬嚴寒國一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國師因甚道欽師猶被馬師惑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天寧琦云圓相中著點日月無光天地黯黑初未惑欽師馬師先自惑累及老南陽也一場狼藉良久云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如同不相識　古南門云古南有三十棒一打馬師不應自惑二打欽師不應被惑三打雪竇不應判惑更月一棒款款與諸人道破　崇先奇云馬師草草問候欽師万字折點雖然往復無差轉見道路周遮總謂忠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殊不知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馬祖當時驗徑山同風微露密機關無端却被南陽老平地坑人似等閑 佛印元

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鍼投誰知解使雲通信我不然兮石點頭 照覺總

自惑惑人非草草不失時節通一好蹋著草窠骨骨驚只為當初被蛇齩 雲林幹

國一因馬祖遣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即今便回去師曰傳語馬大師道却須問取曹溪

雲居莊云馬師大似埋兵挑鬬國一可謂遇變出奇者僧雖善通使命要且勞而無功驀拈拄杖畫一畫云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本覺一云馬祖暗度金鍼徑山明穿玉綫若非者僧怎識文彩全彰仔細看來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蹲

國一因唐代宗親加敬禮一日在大內見帝來乃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徑山杲云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

立任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面門羞 西巖惠

萬乘君王一國師尋常不離四威儀山長水遠空相憶黃葉吹風人未歸 閑極雲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 國一欽嗣 因侍者辭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侍者大悟

大潙秀云可惜者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殊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　神鼎諲舉了遂於身上拈布毛吹云會麼久後不得辜負老僧　伽山晟云潙山與麼批判也未夢見烏窠在　天寧琦云侍者能於拈起布毛處便喝免致諸方檢點我恁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白鳳烟霞控烏窠驪龍珠曜祖山河當初拈起布毛意體用毗盧些子多 克符道者

烏窠拈起布毛吹一道寒光對落暉雖是老婆心意切悟來猶在半途歸 石門易

無風帀帀起波痕碧髻羅紋正眼觀恰値黃河三凍鎖那羅延窟見龍蟠 雲居祐

烏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劍合國人帶刀 眞淨文

老倒忘機是烏窠西湖湖上控煙蘿布毛吹起無多子鐵眼銅睛不奈何 寶峰乾

眼中難著透金塵悟了今人即古人大地撮來如粟米一毛頭上現全身 佛鑑懃

布毛一吹當下知歸冷光徧地獨露鍼鋒 楚方安

遊騎紛紛驟曉風將軍施令在城東拈來金鏃些兒妙射破花心一點紅 盤壽策

長林幽鳥譺嘈嘈嫩柳臨風舞翠濤富貴春城誰不受引人徐步上林皋 三宜盂

一向曾無刀斧痕還他本色住山人無端節外生枝者惹得平空禍到門 孝如元

烏窠因白居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法林音云趁出婬房未還酒債自不契他居易如今一般漢坐在明白地上喚作烏窠爲他說一上佛法得麼

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動鋒鋩輕剔破菩提煩惱等空平 無量壽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五祖忍嗣 因趁六祖盧行者至大庾嶺祖置衣於石上師舉之不動乃曰我爲法來非爲衣來願行者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

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大悟作禮曰上來密語密意外更別有意旨否祖曰我今爲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

法林音云行者深無去就被箇孟八郎輕輕一撥便自立地放尿如今二千年來大庾嶺頭底衣鉢不知還在否致今無限無限衲僧箇箇瞠開眼睛單單祇要見本來面目眞堪笑煞

正當恁麼時歷劫不曾迷步步超三界歸家永絕疑 龍門遠

堂堂妙相絕錙銖善惡都忘見也無萬里雲收天界淨海心無浪月輪孤 佛性泰

夜深傳付老盧衣恨殺黃梅老古錐向道趕人休趕上果然落節一番歸 雪溪戒

十八佳人入繡房燈前無暇紋炎涼風流不是言傳得蹻在儂家自主張 六愚吉

嵩山慧安國師 五祖忍嗣 因坦然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取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

然於言下知歸

厂阿蠢云言下知歸者僧早負自己乃合掌云蠢儂不敢望諸人與安國師相見

提鐙覓火外邊尋指示分明在己身驀地頂門開正眼不從自己不從人 靈鷲誠

嵩岳破竈墮和尚 安國師嗣 因嵩山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師以杖敲三下曰咄此竈祇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墮須臾有青衣峩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我彊言僧問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祇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爲伊僧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僧作禮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舉似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禍福威嚴不在靈殘盃冷炙囊何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龍門遠

倚竈爲靈不自靈蹤斷處一堆塵野老不來賽祭
鼓打正因那別是春佛靈珣
摩天鴆鳥九頭毒護世那吒八臂長水向石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南堂勝
遭他一擊便低頭空戴儒冠學楚囚好看雲空山獻
露溪聲不斷水長流普慈雲

破竈因僧從牛頭處來師問來自何人法會僧近
前叉手繞師一帀而出師曰牛頭下不可有此人
僧乃過師左邊叉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
應物不由宅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宅曰與麼則
順正歸原去也師曰歸原何順曰若非和尙幾錯
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後通將來
僧却繞師一帀而出師曰順正之道古今如然僧
作禮而退

漢雷見云破竈垂手自在縱奪臨時固是作家宗匠
者僧慣能作客進退得宜可謂親見牛頭然檢點將
來二俱敗露且那裏是伊敗露處　三昧眞云者摞
杖死禪和也敢道從牛頭來破竈老人當時棒折那

嵩山峻極禪師破竈嗣　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
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業底人師曰修禪入
定僧無語師乃曰汝問我善善不從惡汝問我惡
惡不從善所以道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僧契
悟後破竈墮聞擧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薦福懷云前頭官不容鍼後面私通車馬　昭覺勤
云窮善善自何來究惡惡從何起有問崇寧如何是
大修行人但云修禪入定如何是大作業人但云擔
枷帶鎖且道是同是別　徑山杲云怎奈在髑髏前
作妄想　烏石道別前語云橫身當宇宙別後語云
赤脚上刀山

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墮深坑兩頭剔脫無依
倚一箇閒人天地間別山智

終南山惟政禪師北宗嵩山寂嗣　因唐文宗嗜蛤蜊一日
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爲異因焚香禱之俄化
爲菩薩梵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
賜興善寺因問羣臣此何祥也衆言太乙山惟政
禪師深明佛法帝召至問之師曰物無虛應此乃

啓陛下信心耳契經曰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帝曰身已顯矣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之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上大悅

淛南音云蛤蜊說法卽是惟政注破却不是

螺螄蚌蛤類大唐天子心嗜好卽深信南無觀世音 西巖惠

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大乖張雖然默契君王意已是全身陷鑊湯 北海心

蚌蛤之中有應身覓言說法亦非眞補陀大士唐天子橫眼人無隔宿恩 閒極雲

鑊湯深處轉身來縱使輪槌擊不開驀地豁開菩薩現者回不必更疑猜 三圓二

政老當年不丈夫妄言說法自糊塗雖然賺得唐天子笑倒西天碧眼胡

西京光宅慧忠國師 六祖能嗣 因肅宗問師在曹溪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

五祖戒云好事不如無　磬山修云且喜國師答話不涉離微不落理路可謂超今邁古獨步乾坤倘肅宗若解轉身一拶不知者一片雲又如何收卷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　白崖符云國師與麼道是曹溪所得耶不是曹溪所得耶

無開口處却開口有意歸時卽便歸趙州不在明白裏未是羚羊挂角時 慈受深

國師因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帶雪含霜半倚籬橫衰影裏露仙姿前邨昨夜春來了竹屋老僧猶未知 心聞賁

靜把酴酥著意傾少年公子那知情臨糊祇得塗赦紛一任人譏太俗生 淡水洽

國師因肅宗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淸淨法身又復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它還眨眼視陛下否

徑山杲云要見國師麼祇在你眼睛裏開眼也錯過合眼也錯過既在眼睛裏爲甚麼却錯過妙喜恁麼道也錯過不少

一國之師亦强名南陽獨許振嘉聲大唐扶得眞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雪竇顯二

鐵錘打碎黃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澂澂不知誰入蒼龍窟

作者清規世莫儔金鎚曾握上龍樓艮哉撥破毗盧頂直得文殊笑點頭潙山秀二

寶月含虛列數峯高低誰辨澹煙中須彌擊碎鹽官鼓降得毗盧在下風

步步踏著毗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相祖師肝膽佛精神佛鑑懃

國師因南泉參乃問甚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麼曰祇者是師曰背後底泉休去

長慶稜云大似不知　保福展別云洎不到和尚此間　五祖戒云和尚於此路熟　雲居錫云長慶保福盡扶背後祇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

天界盛云南泉井底架高樓國師漆桶裏斫額此外兩兩三三扶面前扶背後正是揚州拾馬糞却去蘇州賣合香

國師因大耳三藏得宅心通肅宗命師勘驗師問汝得宅心通耶曰不敢師曰你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良久再問藏曰和尚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至第三次問三藏沉吟罔知去處師叱曰者野狐精宅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趙州因僧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後僧問玄沙既在三藏鼻孔裏因什麼不見沙云祇爲太近　仰山寂云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法林音云要見國師則易要見仰山則難　玄沙備云汝道前兩度還見麼後雪竇顯云敗也敗也　白雲端云國師在三藏鼻孔裏有什麼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裏

翠巖芝云祇如三藏還見國師鼻孔麼　報慈遂云前兩度見後來爲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高峯妙云大小國師平生伎倆總被者胡僧勘破雖然賴遇聖君證明　報恩秀云若在眼睛裡有甚難見殊不知三藏通身是國師雖然也祇道得一半若要全道三藏未離西天時早已與國師相見了也

佛川宗云三藏待國師道即今在甚麼處但拍掌呵呵大笑管教他一國之師分疎不下　龍池珍云大小國師被三藏逼得無地藏身則且置祇如第三度因甚不見龍池道非但三藏摸索不著敢保國師自已亦未知落處在乃呵呵大笑　仙巖鑑云當時待國師問向道自首者免罪

他心三藏太顢頇猢猻觀了看划船對面國師尋不見祇爲從前被眼瞞冶父川

日懸羣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覓南陽自從失却猢猻後橋上多時不作場懶菴樞

藏鋒避箭路千差萬古相饒老作家好是鷺鷥無覓處夜深和月宿蘆花鐵山仁

國師因馬祖遣西堂藏馳書至師問汝師說甚麼法藏從西過東立師曰祇者箇叓別有藏却過西立師曰者箇是馬師底仁者底作麼生藏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

保福展云大小西堂埋沒馬大師不少　法林音云保福祇知西堂埋沒馬大師殊不知國師自已埋沒更多

國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眞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未審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我者裏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汝爲什麼入於邪道曰什麼處是某甲入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雲門偃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山河大地何處有耶

神鼎諲云國師與麼道龍頭蛇尾前來身心一如向什麼處去也　靜慈昌云者僧當時待國師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但云苦哉苦哉大小國師半生半滅　東禪觀云國師

與者僧即色聲相見離色聲相見若離色聲何異南方知識半生半滅若即色聲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莫有爲國師作主者麼我要問你既是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泡幻之身爲什麼不同法體　元潔瑩云大小國師前不搆村後不迭店既道身心一如爲什麼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國師意在什麼處

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得者飽齁齁　佛鑑懃

尋眞誤入蓬萊島香風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掃　棘田心

國師因虞軍容問師住白巖山如何修行師喚童子以手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向後莫受人瞞

保福展云國師著一問直得手忙脚亂　法林音云賴遇軍容輕輕放過倘若再一拶國師恁麼住山直是不易管教他一國之師有口也要啞却

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三應師曰將謂我辜負汝却是汝辜負我

趙州諗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顯便喝愚庵盂云者一喝有賓有主有照有用徑山杲云者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一喝庵云相罵饒你接觜　理安問云妙喜老人前不搆村後不迭店要見國師侍者三生六十劫　投子同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躲跟漢　玄沙備云却是侍者會竇云停囚長智　雲門偃云作麼生是我辜負汝處若會得也是無端竇云原來不會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竇云無端無端　法眼益云且去別時來竇云瞞我不得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興化奬云一盲引衆盲竇云端的瞎有人問雪竇便打也要諸方點檢　報慈遂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與麼應慈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便識玄沙　翠巖芝云國師與侍者總欠會在　雪竇云國師三喚點即不到侍者三應到即

◆炙瘢炙

不點將謂我辜負汝却是汝辜負我瞞雪竇不得雲居錫徵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會國師又道汝辜負我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　浮山云國師好肉剜瘡雲門炙瘢上著艾雪竇大似隨邪逐惡殊不知鼻孔總在侍者手裏　笑巖寶呵呵大笑云諸人還知著笑落處麼若知國師直得瓦解冰消若不知侍者依然四棱著地還委悉麼一陽巳度先春信臘夜寒梅破雪開　愚庵盂云山僧居平亦喚侍者侍者隨應侍者擎杯遞盞山僧隨手應接山僧與侍者兩不相負亦不相瞞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龍吟虎嘯與誰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太平田舍老兒孫攜手賀年豐佛印元

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度應家富小兒嬌病多諳藥性吾負汝瞞西鸚鵡能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欲會南陽端的意大都年老覺心孤佛慧泉

三呼三應諾彼此不相辜躍斷南陽路馨香滿道途五祖演

國師三喚侍者三度應諾若言負汝負吾眞箇可知禮也智海清

國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要續鳧彼此無瘡安樂甚何勞傷損好皮膚祖印明

寶劍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驚動五湖賓高菴悟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處洞口桃花別是春鼓山珪

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曆迷巳向人前輸肺腑從教他自覓便宜徑山杲

三喚須知意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否縱有丹青畫不成水菴一

一日君家把酒盃幾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嶺頭路老去相尋能幾回頑石空

一箭射雙鵰雙鵰隨手落波動岳陽城月滿滕王閣雪菴瑾

鐵枷無孔要人擔累及兒孫不等閑欲得掌門並拄戸更須赤脚上刀山無門開

一擲神栖定吉凶再占重卜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事却說明年事不同 無準範

翠幕香深繡戶春數聲玉笛最關情臨軒不盡嘵鶬淚結打同心更屬卿 天章玉

國師同肅宗到宮前乃指石獅子曰陛下者石獅子奇特下取一轉語帝曰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曰老僧罪過後耽源問師曰皇帝還會麼師曰皇帝會且置你作麼生會

玄沙備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　頤石圓云言中有響句裏藏鋒國師肅宗可謂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美則美矣善則未善當時若推倒石師子便行非惟國師不敢正眼覷著亦免見耽源落節　東蓮詠云肅宗若是作家待南陽恁麼問向道少賣弄不惟使它國師結舌亦不謬爲一朝天子

國師因馬祖遣伏牛自在馳書至師問馬大師有何言句示徒在曰卽心卽佛師曰是甚麼語話又問此外更有何言教在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猶較些子在曰馬師卽恁麼和尙此間如何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

雪竇於猶較些子處便喝又於曲似刈禾鎌處云是甚麼語話也好與一摑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潙山喆云當時但呵呵大笑復問國師此間如何待云三點如流水又呵呵大笑教他國師進且無門退亦無路何故入虎穴撩虎尾須是其人　姜山方云大小國師有頭無尾待伊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亦向道是什麼語話豈不光前絕後　古南門云馬祖國師鼻孔總被伏牛穿却了也忽有箇漢出來道是什麼語話劈脊棒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霜鬢老婆年七十巧臨糚次整花容一回步出香閨外贏得春風滿面紅 其天浩

國師因紫璘供奉注思益經師乃問大德注經須會佛意始得曰若不會佛意爭解注得師令侍者盛一盌水內著七粒米盌面安一隻箸乃問是什麼義奉無語師曰老僧意尙不會豈況佛意

潙山果云供奉先鋒有作殿後無功當時纔見問是什麼義祇對云草本不勞拈出踢倒便行直饒國師

通身是口也無說處

國師因與紫璘論義師陞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已竟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下座

廣胤標云善戰者制人不制於人紫璘當時若是箇人待道立義已竟但云情知者老漢向鬼窟裏作活計管取因形措勝縱越人之兵雖多奚益於勝哉

國師問紫璘佛是什麼義曰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無語

徑山杲云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資福侶云國師也是從井救人　天嶽晝代云話墮了也

國師問紫璘甚處來曰城南來師曰城南艸作何色曰作黃色師又問童子艸作何色子曰作黃色師曰祇者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潙山喆云國師恁麼問供奉與童子恁麼答且道還有利害麼若也辨得許你親見國師若辨不得城南草依舊作黃色　徑山杲云你道國師拕泥帶水說老婆禪得麼　海門湧云國師雖慣歷艮爲賤檢點將來也是草窠裡覰

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趁鹽錢　月堂昌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嚀勸君及早回頭去莫待春風柳眼青　虛堂愚

國師問紫璘大德所蘊何業曰講靑龍疏師曰是金剛經麼曰是師曰經文最初兩字喚作什麼字曰如是師曰是什麼奉無對

明招謙代云昔日靈山今日親見　潙山果云潙山要問明招昔日靈山今日親見畢竟是什麼若下得者一拶縱使明招通身是眼也未免一狀領過　雲溪挺代云和尚人天之師字也不識

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

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祇在須臾　雪竇顯

二六時中合返常經行坐臥好參詳相逢不審人人會問著依前未晰當　本覺一

國師問座主講什麼經曰惟識論師曰作麼生會

惟識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師指簾子曰者箇是甚麼法曰色法師曰座主簾前賜紫對御談玄何得五戒不持

寶壽方代座主別前語云者邊是香臺那邊是露柱別後語云國師大似不曾讀論

國師因丹霞來纔展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曰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不是不是霞遶禪牀一帀而出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箇漢也難得

保福展云丹霞貪程不覺行困　潙山喆云丹霞可謂懷藏至寶遇智者乃增輝國師鴻門大啓陟者須是其人如今還有爲丹霞作主者麼出來與大潙相見有麼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泐潭準云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登彌天釋之門者須是其人接待高賓應有孟嘗君之度量苟不如是便見主賓道異雲泥不合　大潙果云丹霞一進一退暗中贏得一著國師倒東擂西未免旁觀者哂　蔣山勤云賓主相見欲展不展退後進前禮過成詔猶幸南陽老而不著　東禪觀云明境當臺姸來姸現孍來孍現洪鐘在架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一卷一舒一擒一縱可謂照用兩全行說俱到且如國師末後恁麼道畢竟是褒是貶　崇先奇云國師當軒布鼓難爲擊者丹霞漁陽三弄意氣天生衆中總謂賓主穆穆殊不知雖得塲榮刖却雙足　雪溪挺云二老有縱有奪識咎識休不愧一回相見雖然黃石公賴遇子房若是漢高未免遭他慢罵　法林音云湯武之世可謂明良若論揖讓之風猶欠都俞在

不用不用千聖不共如是如是蝮蝎蛇虺不是不是徹骨徹髓進前退後遶禪牀掣電之機落二三（印空叟）

密雨柴門鳥亂啼日高紅影射花枝五陵年少風流慣愛勸殷懃上馬杯（理安問）

嘉客臨門愜素懷肯將珠玉吝安排話來膽露肝傾處更與黃金十二牌（位中符）

伯牙琴與子期耳聽不在音彈豈指一種淸聲絕比倫子期去後付流水（慧霆融）

洞口仙人騎白鶴九天玉女跨靑鸞半隨風雨半隨

霧不是張霧誰解看 法林音

國師因肅宗問百年後所需何物師曰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我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後召源問源乃有頌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雪竇顯云肅宗不會且置耽源還會麼秖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一撥不免將南作北有旁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箇是無縫塔　神鼎諲云前來國師作用不能明了次問耽源源恁麼頌且道盡善不盡善神鼎與你諸人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君臣有路中有黃金充一國淨妙體圓無影樹下合同船千聖同轍瑠璃殿上無知識凡聖路絕若與麼會去必不相賺神鼎與麼注解秖是辜負國師　保寧勇云所謂非父不生其子雖然如是瞞肅宗一人即得爭奈天下衲僧眼何且道那箇是衲僧眼便下座　五祖演云衆中道國師良久殊不知懸鼓待槌當時肅宗若是作家君王待伊教詔耽源但道國師何必後詔耽源源呈頌畢但云閒言語　瀛山誾云國師塔樣太圓圖生耽源塔樣太玲瓏生且道國師底是耽源底是　金粟元云好箇塔樣從古至今未嘗有一人識得耽源與麼頌非惟欺瞞皇帝亦乃辜負國師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明覺顯

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強寫無層級永向瑠璃殿上懸 白雲端

窣堵無縫立還危寶鐸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著百重關鎖下金槌 羅漢南

前面是珍珠瑠璃後面是瑪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箇旛子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五祖演

無縫塔兮不見影廓然一片眞如境爍迦羅眼電光流杳杳冥冥不見頂 佛鑑懃

孤迥迥圓陀陀眼力盡處高峩峩月落潭空夜色重雲收山瘦秋容多八卦位正五行氣和身先在裏見

來麼南陽父子兮却似知有西竺佛祖兮無如奈何
宏智覺
窣堵古形儀未擧已先知巍然存海底影落樹頭輝
滑菴光
湘南潭北影團團面面簷楹風雨寒突出虛空無縫
罅從教千古與人看無門開
國師塔樣最尖新覿面拈來不露文却被耽源添一
線至今描邈亂紛紛高峰妙
月照蘆花霜風凛冽漁歌一曲滄浪裏芙蓉棲老寒
江側三宜盂
一潭舞出三江影兩岸淸光照衮嶺霜重風高不可
留梧桐葉落沉金井伴我侶
　國師因麻谷來參遶禪牀三帀振錫而立師曰汝
　旣如是何用見吾谷又振錫師叱曰者野狐精
雪竇顯代麻谷云洎不到此　白巖符云寶符在握
與奪從容還他南陽老作然終不免麻谷在背地裏
冷笑
手握靑鋒建大功紅旂面面總玲瓏武侯智足能擒
縱司馬謀多暫瞽聾割據固由高捷足知機那在並
稱雄一天星斗和雲亂送入洞庭烟雨中天岸昇
　溫州永嘉眞覺禪師六祖能嗣初至曹溪乃遶禪牀三
帀振錫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
行大德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
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卽無
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師方具威儀作禮須
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爾甚得
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
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少留一宿
雪竇顯擧至我慢處便喝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
見龍頭蛇尾又向卓然而立處代祖云未到曹溪與
你三十棒了也　浮山遠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瑞巖愠云永嘉承虛接響祖師將錯就錯雪竇龜背
刮毛浮山馬頭安角遶禪牀三帀兮眼似銅鈴勉留
一宿兮頭如木杓松風江月少人知南海波斯生白
澤

永嘉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略不施却繞禪牀三帀後卓然振錫底威儀本覺一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留咄哉癡漢永嘉城裏闡宗風江月松風無畔岸無禪才掀翻海嶽求知已撥轉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宗風千古振宗聲正法源

永嘉證道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

百丈雪云我卽不然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車兩輪兩輪未轉車無用兩輪轉處示車身

又曰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

窮谷璉云永嘉大似含元殿裏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哈酢

又曰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

徑山杲云者箇阿師好與三十棒過在甚處不合將常住物入衣鉢下　薦福璨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顧示大衆云薦福門下若有箇樣衲僧喚來洗脚何故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　報恩賢云妙喜雖則捉賊獻贓棒不虛發怎奈不顧自家失利還知伊失利處麼不許他人富甘得自家貧

又曰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

一指海云永嘉老頭兒原來膽小山僧則不然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佛祖心早曾落却虛空膽

宗鑑法林卷七

宗鑑法林卷八

集雲堂　編

旁出諸祖

河北智隍禪師六祖能嗣　始參五祖後結菴長坐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及遇策禪師因同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

得總無影響

當年睥睨此山河欲著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陀 常舒荊

白雲深處挂腰包遊罷江湖樂自饒堪笑刻舟求劍者要來陸地起波濤 雪刃起

洛京荷澤神會禪師 六祖能嗣 到思和尚處思問什麼處來師曰曹溪來思曰曹溪意旨如何師振身而立思曰猶帶瓦礫在師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思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

玄沙備云果然　翠巖芝云眞金瓦礫錯下名言如今喚作什麼　天聖泰云神會若不見思師焉知瓦礫思和尚被他一問直得額頭汗出　雲居錫云秖知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瓦礫

荷澤因鄉信至報二親亡師乃入堂白椎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便結椎曰勞煩大衆

資壽方云大小荷澤雖然放去較危收來太速要莊嚴二親報地猶未可雪峰則不然或有報二親俱亡亦入堂白椎云父母俱喪請大衆趂法鼓左手鑼右手舞十字街頭嚇跳虎顧衆云咄走開走開莫來攔我毬門路

吉州耽源應眞禪師 南陽忠嗣 問忠國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國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

五祖戒云和尚終是老婆心切　保寧勇云粉骨碎身難報此恩　大溈泰云大小耽源被國師一坐直至如今起不得大溈卽不然待國師恁麼道但云暗中爲照燭險處作津梁

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起坐總將行耽源得用南方去爲說令人睡眼醒 汾陽昭

不重已靈猶自可護身符子更那堪爲君旨的通消息秋月無風落碧潭 海印信

眞正道流行脚去護身符子不須擔國師實爲耽源切不是臨岐作對談 橫川珙

耽源遊方回省覲馬祖却於祖前畫一圓相就上禮拜祖曰汝莫欲作佛否師曰某甲不解揑目祖

曰我不如汝
雪竇頌云然猛虎不食其子怎奈來言不豐要識耽
源麼秖是個藏身露影漢　南堂欲云耽源歸省獻
個胡餅馬祖舐犢不勝其情雪竇云猛虎不食其子
爭奈來言不豐檢點將來恰踢著耽源影子　古南
門云耽源作個圓相佛固不欲作爭奈早巳揑目馬
祖道我不如汝大似信其言而不觀其行雖然馬駒
踢殺天下人莫道不食其子
疋馬單槍入戰場有威全不犯鋒鋩玄關金鎖雖衝
斷又被他家暗箭傷位中符
毒龍角上翻筋斗猛虎身邊展脚眠自謂技堪誇敏
手鼻頭誰信被人牽山容波
拈起關山笛吹殘畫閣風八十兒三歲翁不因今日
節餘日定難逢雪刃起
耽源與百丈在溈潭推車次師問車在者裏牛在
何處丈以手斫額師以手拭目
承天怡云百丈何不待耽源問如何是牛驀鼻拽云
者畜生管取車子須是耽源拽去

你唱陽春我白雪淙淙聲韻許誰知相將賣弄些些
子贏得清風帀地吹粟菴鼎
耽源因第二世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
曰是谷便與師一摑師曰知你未到此境界
江天銓云麻谷好一摑當時因甚只令行一半　魯
菴遠云江天錯下名言殊不知麻谷末後放過比前
一摑更爲難勘何不當時麻谷問時便與一摑敢保
麻谷瓦解冰消
耽源因仰山入門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却叉手而
立師乃以兩手交過握拳示之仰進前三步作女
人拜師點頭而巳
資福玉云目擊而道存尼父之見溫伯雪也祖師門
下且請二大老在館驛門生住孔
渾身相見事非常送往迎來總大方轉到巽中猶有
序好看揖讓更趨蹌頻吉辯
未詳法嗣
公期和尙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翁師問羅漢路
向甚處去翁拍牛曰道道師喝曰者畜生翁曰羅

漢路向甚處去師拍牛曰道道翁曰直饒與麼猶
少蹝角在師便打翁便拍牛走
白巖符云者兩箇漢一拳一踢未見輸贏大似赤眼
撞著火柴頭若論羅漢路直是遠在千里　法林音
云待伊拍牛去亦云猶少蹝角在
問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牛有放有收機鋒相觸
鍼芥相投蕩蕩一條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 如菴用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
有幾人知大隨舉以問師如何是此心師無對
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寶壽方代彈指一下
出言宛爾同眞悟對境依然還是迷珍重古今禪月
老此心能有幾人知 笑巖寶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
面射去徧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
尚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髑髏
聖箭從來無向背十方凡聖總難存靈機未審從誰
發猛虎開將白額吞 永覺賢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卽同
如來若被物轉卽名凡夫祖如昇元閣作麼生轉
嚴無對
汾陽昭代云彼此老大　寶壽方代云今日被禪師
一問直得口挂壁上　法林音代云上座爲我換淨
瓶水來
唐朝因禪師掘地次見一大塊戲運槌猛擊之應
手而碎忽然大悟
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應
菴華云老宿恁麼道縱知因禪師落處銜鐵負鞍有
日在者裏著得眼去也是徐六擔板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少住
聞樓上人唱曰你旣無心我便休忽然大悟
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旣無心我也休打著奴奴心裏
事平生恩愛冷湫湫 慈受深
你旣無心我也休鴛鴦帳裏懶擡頭家僮爲問深深
意笑指紗窗月正秋 寶華鑑
因過花街賣酒樓忽聞語唱惹離愁利刀剪斷紅絲
線你若無心我也休 傚堂仁

僧肇法師曰諸法不異者不可續鳬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爲無異哉

雲門偃云長者天然長短者天然短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乃拈拄杖云不是常住法　天寧琦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喝一喝

肇公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

塘口濱裏沈秀才頭上頂個木棺材手裏捻片車扉板白眼洋洋叫死來　朝宗忍

肇公曰物不遷

古德以茶盞就地撲破云者個是遷不遷僧無對法眼代撫掌三下　綠雨蕉代云貓

憶昔西施窕窈容至今千載不相逢誰人識得西施面話到西施意更濃　綠雨蕉

肇公曰有物流動人之常情

白雲端云肇法師剛然不知有流動者　洞山度云二大老各見一邊好與二十拄杖且道洞山拄杖子還有分付處也無若緇素得出分半院與伊良久拂一拂云青山祇解磨今古流水何嘗洗是非喝一喝

肇公曰旋嵐偃嶽而常靜

江天樂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肇公曰功高二儀而不仁明逾日月而彌昏

白雲端云肇法師祇得半邊且作麼生是完全者乃云左眼半斤右眼八兩

肇公臨刑說偈曰四大元無我五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恰似斬春風

玄沙備云大小肇公臨死猶寐語在

圓通和尚因僧問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師曰喚什麼作塵僧又問法燈欽燈曰喚什麼作禪牀

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還是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滯貨不積家不發石長青苔路自滑萬象之中獨露身渡河之後忘其筏　雲林幹

聖壽禪師示衆月半前用鉤月半後用錐僧便問正當月半時如何師曰泥牛蹋破瀲潭月

天童覺云兩頭得用聖壽作家直下忘功是誰體得放行也互換主賓把定也不留朕迹還有體得底麼

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

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莊上喫油
瓷飽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
門忽見莊主來謝和尚到莊喫油瓷

徑山杲云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
牛拔不出　西遯超云一人見兔放鷹一人將錯就
錯可謂一隊普州人但祇莊主雖然伶利未免一牽
便動我若作莊主但向古德面前冷笑一聲管教老
漢滿面慚惶

近在口皮邊遠在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瓷喫鼓山珪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豬主人開眼睡鄰舍叫失驢卍庵顏

阿魏無眞水銀無假潦倒鵝湖可知禮也竹庵珪

蓬萊王母宴瑤池仙子尋踪隔水迷值得樵夫傳信
至原來祇在案山西石照曄

古德何曾動口皮喫油瓷飽幾人知而今冷地思量
著暗寫愁腸寄與誰肯堂充

喫了油瓷不赴齋莊師特特謝師來千山萬水俱尋
徧蹋破芒鞵眼未開無著總

張三未死人李四來索命累他東村西舍陳六王八
官賣得田園罄夢庵偉

東街柳色拖烟翠西巷桃花相映紅左顧右盼看不
足一時分付與東風南庵依

秦人慣弄楚人毬脫賺嬰兒逐兩頭不得東風相節
拍管教狠藉在汀洲阿盤珠

學琴事棉弓寫字相科斗天地泄其元兒孫壞却手
占波國裏覓同心赤髮波斯春木臼節巖琇

海棠無語夢癡癡粉蝶偷香得意時無奈畫樓歌又
作黃鶯不放宿高枝雪奇靜

半架薔薇滿院香一番風過一番涼落英昨夜飄零
處惹得遊蜂上下狂法林音

閉門作活假惺惺一擲分明露賊身若也和贓齊捉
敗免教莊主謝臨門六三圖

古德曰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立地待
汝搆去

法眼益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道理也無那個親那個疎試裁斷看　昭覺勤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今日當衆慶懺　慧雲盛云三老橫身爲物太煞婆心其奈風波似難折合山僧則不然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倦要睡去
石霜尊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因甚諸人蹋不著秖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古德因僧問一陽來復日長一綫未審佛法長多少德曰長一綫又問一古德德曰一綫長

薦福琛云一等共行山下路眼中各自別烟雲　高峰妙云就窠打劫還他二老本分鉗鎚若謂佛法短長端的未夢見在今日忽有問西峰佛法長多少秖向他道東西十萬南北八千　象田現云二老宿雖有補綴虛空手段要且紅線未斷秖向長短上作活計今日有恁麼問山僧秖向他道休將玉綫較長短好把金鍼繡出看

古德於門上書心字窗上書心字壁上書心字

法眼益云門上但書門字窗上但書窗字壁上但書壁字　玄覺遂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窻上不要書窻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龍唐柱云門上書個總字總上書個壁字壁上書個門字何故東磵水流西磵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白巖符云老宿犯相違謗法眼犯增益謗玄覺犯損減謗龍唐犯戲論謗四個漢據款結案了也還有不甘者麼試出來捋一頭看　聖可玉云築萬里城遮海岱牢牢鞏固舊山河

鍾馗夜半貼門神貼到天明看自身笑指門神像自已不知自己是門神天岸昇

都來一節高一節高到極頂難轉折打個思量仔細看當時因底恁麼設懶放大

萬象從教當正眼何須較論是彙非誰能一鏃輕將起直破三關凱奏歸大戲

古德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愧若與麼會更買艸鞋行脚三十年

瑯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天童傑云二老宿敲甎打瓦琅瑘覺畫虎成貍諸人要見祖師面壁底意旨麼窮坑難滿

古德曰佛法大有祇是牙痛

徑山杲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勝法法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古德曰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

天童覺云且道舜若多神喚什麼作法身良久云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去也

古德問曰我三年前曾斷一人命根而今日夜憂愁如何免得

緣雨蕉云幸無干證　法林音云猶未絕氣在

古德一夏竝不爲人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二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聻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曰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鄰壁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却

報慈遂徵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爲甚道鼠糞汚却也若不肯他有甚麼過驗得麼　翠峰顯云誰家鍋裏無一兩顆　法林音云自首者原其罪

黃龍清云二老宿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祇如者僧道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是會不會參玄要具遍方眼好向言中辯古今　徑山琇云者僧無事生事老宿應病與藥線去絲來鍼縫不露爭奈末會末後句在祇如鄰壁老宿恁麼又且如何三台須是大家催

一夏調和一釜羹傅巖猶未許爭衡莫言汚了無人見鄰壁禪翁隻眼明正覺逸

長夏無別趣調和羹一釜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汚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却三斤鐵祇因看錮鏴慈受深

冷冷寒溜泣秋壑纔曾滄溟便泛舟見說許由曾洗耳可憐巢父更鞭牛盧堂愚

一言已出駟難追道了如何悔得來冷地被人相訐露牙關敲定口慵開無文璨

古德畜一童子竝不知軌則一行脚僧到菴乃教

示童子朝昏禮儀其童晚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誰教汝童曰堂中上座老宿尋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者箇童子養來二三年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裝束了快去黃昏雨淋淋地被它趁出

法眼益云古人與麼顯露些子家風甚奇怪且道意在於何　法林音云者僧當時何不回云恁麼則菴主也當出院看他又如何安置

古德因僧問生死以何爲舟航德曰年盡不燒錢

年盡不燒錢鼠穴被蛇穿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 曹源生

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盡看野狐兒

家家盡看野狐兒鐵笛橫拈撩亂吹吹罷不知何處去夕陽已挂栁梢西 松源岳

家家盡看埜狐兒見者雖多識者稀百怪千妖俱掃迹春風已到萬年枝 晦叟光

古德垂語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屙後僧舉似南堂靜堂曰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南堂拜謝

五祖蕉云南堂知而故犯老宿一款便招撿點將來總不出屙屎見解

古德曰日出心光曜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

南石琇云與麼說話古今徹悟者如稻麻竹葦錯會者如稻麻竹葦以拂子畫一畫云阿耨達池深四十由旬闊四十由旬

古德因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爲甚麼有漏德無對

天台韶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法林音代云上座明日把茅蓋頭也有五千蠢徒

古德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

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古德因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德云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德曰不照燭

龍池傳別云古鏡未磨時如何云見明不見暗云磨後如何云見暗不見明

古德問僧近離甚處曰東川師曰雙澗孤松烟淸月白那箇是上座主人公曰始屆洞安便遭此問師曰記劍刻舟破珠求影豈不是闍黎境界喫茶去曰那箇是洞安正主師曰途中駒子不勝驊騮僧禮拜師曰胡人打令舞拍全無

仰巖鑑云古德和糠糶米者僧竊艸爲霸若是正主俱未識在

日竿曙色湧青巒萬壑千巖氣象寬誰料風雲多變態霎時雲雨滿山川 永寧鼎

有二古德住菴旬日不會一日相見上菴主問多時不見向什麼處去下菴主曰在菴中造箇無縫塔上菴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請借塔樣看下菴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

法眼益徵云且道是借也樣不借他樣

無縫塔樣子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今尋未巳尋未巳天上人間知幾幾 月菴果

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鄰舍不通容團圞無縫難安筆祇抹烟雲一兩重 石林鞏

尊宿因僧到相看值不在遂看主事事曰參見和尚也未曰未主事乃指狗子曰上人要見和尚但禮拜者狗子僧無語後古德歸得聞乃曰作麼生免得無語

雲門偃云欲覷其師先觀弟子 法林音代但向狗云待和尚歸來莫道我無語好

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遂喚和尚及其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回座主叱之小曰和尚幾年喚它即得某甲纔喚便乃惡發

石菴玿代云我不如汝 法林音代云汝作惡發會那

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問平生脩何行業僧曰誦法華經藏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不說其僧無對

寶壽新代云何必重宣 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請流通 緣雨蕉云與麼則趁便回向去也 法林

音代云大士三十年後莫忘却此語

老宿因人問魚以水爲命爲甚麼却死在水裏

天龍機云是伊爲甚麼不去岸上死　絲雨蕉云沒處去　愚菴及云怕爛却那　法林音代云梢郎子未遇人在

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對

絲雨蕉代云春無三日晴　法林音代云有勞功用

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像爲什麼不去高麗國

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像生偏　法眼益別云識得觀音未　曉菴昱云衆生顚倒迷已逐物　法林音代云莫道山僧令行不去

有僧因童子上經次僧令著函內童曰某甲念底向那裏著僧無對

芇溪森云者僧何不道看你狼藉是即是風前橄欖日下恍㮕　法林音代云者童子得恁麼鈍置

藏主問僧何不看經曰不識字藏曰何不問人僧展手曰是什麼字藏無對

法林音代云前言不副後語

袖中寶劍摩星斗肘後靈符照八方撥轉日前關棙子從教天下竟茫茫　誰菴演

鶴立蛇行勢不休五天梵字鬼神愁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六巖輝

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曰鈔解疏疏解經宿曰經解什麼主無對

法林音代云山下與汝飯喫者具眼不具眼

生平蘊業頓偏圓開口全彰字字玄拶到羅紋結角處青山翠鎖斷雲烟　粟菴鼎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甚麼假船僧無語

天台韶代云不欲驚衆　絲雨蕉代云理長則就

法林音代云山僧日前有人恁麼問也似今日恁麼答

廣南住菴僧值大王出獵吏人報大王來起僧曰

非但大王來佛來也不起王乃問佛豈不是卿師
僧曰是王曰見師爲什麼不起僧無語
法眼爲代云未足酬恩　保寧勇代云相識滿天下
今朝遇一人　天寧[illegible]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　白
巖符代云子不[illegible]不尊　河渚謙云今日小出
大遇　緣雨蕉代[illegible]是貧道見處　法林音代云
吏人今日勞汝證明
曹谿守衣盋侍者因僧到乃提起衣曰者是大庾
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爲什麼却在上座手裏侍者
無對
雲門偃云彼此不了又於無語處代云遠嚮不如親
到又云是獅子兒　天嶽晝云負命者上鉤又云大
師滅度久矣　法林音代云移盤喫飯漢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
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
師無語
潙山祐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　仰山寂
代法師但唾行者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
者處來　資福侶代法師便打又云也祇救得一半
天嶽晝云合取狗口　法林音代云無佛處用唾
作麼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旣是三界大師
爲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
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　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
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法林音代但度鎖匙
云牢牢收取
及時關鎖意深深問處分明驗假眞三月誰知桃李
樹紅紅白白是陽春智覿慧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
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即
得僧無對
法眼代云識得汝　法林音代云又來山僧前放憨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
路山主爭得到來主無對
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法林音代云公驗上
爲甚有姓無名

有人問僧點甚麼鐙僧曰長明鐙曰甚麼時點僧
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對
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瞞　法眼別云
利動君子　法林音代云曾問幾人來
老子李聃柱史曰道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
子象帝之先
高峰妙云咄哉者漢錯下註脚湛兮似或存吾不知
其誰之子毗耶城裏老維摩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薦福璨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著甚死急中士聞道
若存若亡猶較些子下士聞道大笑之却有衲僧氣
息三種人一時格下了也且道那個合受人天供養
宋太宗幸相國寺問僧看什麼經對曰仁王經帝
曰既是朕經爲甚麼在卿手裏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天寧琦云若問
永祚但以手頂戴經云萬歲萬歲　雪軒成云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　白巖符云我不似雪竇老學究待
帝問但對專爲陛下流通他若是作家君王更問流
通一句作麼生便合掌云護國仁王經卷當第二
獅峰遜代云某甲今日謝恩有分　法林音代云陛
下往年不似今日含糊
太宗幸開寶塔問卿是甚麼人對曰塔主帝曰朕
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
翠峰顯代云國國咸知　曉菴昱云誰敢動著　法
林音代云龍光佛時洎合忘却
太宗因僧朝見乃問卿甚處來對曰廬山臥雲菴
帝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卿因甚到此僧無語
翠峰顯代云難逃至化　寶壽方代云不學者死漢
又云特謝陛下顧問　佛日晳代云祇因靈山一別
法林音代云貧衲眼大賴有眉毛遮却
試問臥雲深處客不知何以答昇平蕩然至化難逃
避萬里遙天一點雲北磵簡二
不違咫尺面天顏彊項猶然憶故山直下肯將身許
國與君同樂太平年
白雲巖下不貪閒直欲敲開金鎖關不是無心逃至

化大都有意面堯顏即念現

太宗因僧奏曰藏經被回祿欲乞宣賜帝召問昔日摩騰不燒今日爲甚却燒僧無對

翠峰顯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白巖符代云知陛下不吝寶藏　綠雨蕉代云令不虛行　法林音代云昔日摩騰今日摩騰

太宗因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臣僧麼帝曰甚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別直至而今帝曰卿以何爲驗僧無對

翠峰顯代云貧道特特而來　崇化能代僧拈起拂子　白巖符代云將謂陛下忘却　法林音代云鹽茶布袋錢有人還却

靈山一別二千年聖主重逢豈偶然細掬清泉揩老眼撥開雲霧見靑天石溪月

太宗一日擎起盞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慈明圓代云陛下有力　法林音代云今日臣爲大庾嶺消案

大地收歸掌握間鉢盂擎起有何難個中消息憑誰委秋水秋雲秋夜寒雲衲慶

太宗因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發羣臣無對

翠峰顯代云實爲古今罕聞　別峰印代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法林音代云律有明條

菩提妙心作麼發日應萬機原不差回首瞥然輕覷著大千沙界是皇家松源岳

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眞太平雙杉元

菩提心發不爲難祇在君王一念間聖聖相傳皆一揆綿綿國祚泰山安辛菴儔

太宗因寂大師進三界圖帝曰朕居何界寂無對

綠雨蕉云總在吾皇化育中　法林音代云者回貧道再不進此圖也

明高帝在天界寺聞漁鼓聲問僧誰家飯僧耶曰無帝曰誰家齋願耶曰無帝曰若是都無則宜寂寥面壁參究本來胡爲口喃喃地

起玄生云鐵輪天子寰中旨任宅千聖出頭也移易
絲毫不得時有僧問如何是寂寥底意旨玄曰動也
動也

錢塘鎮使在界上爲鎮將凡見僧便問若相契卽
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曰江西馬
大師處使曰馬大師有何方便曰道卽心卽佛便
被捽出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僧曰非心非佛又
被捽出

是是非非俱請出巍巍萬仞如壁立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無際派
碧油幢下立功勳韜略雙全獨見君一自赤心來報
國邊頭刁斗不曾聞虛堂愚
截漢裁雲千丈壁卓然端是鳥難立從教過鴈與飛
猿徒增日暮寒蟬泣道隆興
生成骨格傲王侯恭不居兮漢不留無限落花風掃
盡餘香滿地倩誰收古風

韓居士因三平遷化衆請作喪主士乃以手巾覆
鈔鑼上橫一口劍置龕前曰道得卽作喪主衆無
對士便趯却鈔鑼哭曰蒼天蒼天先師遠矣
羅山閑云噫大奇大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者
俗漢吞却也陳老師當時若在祇將三尺布蓋却頭
橫亞一柄露刃刀揭起孝幕當堂而坐看韓家個漢
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禮
退之須有禮

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曰汝道
無我㖷

東山演代以手作鵓鴣觜云谷谷孤　瞎隱遠以手
加額云何似生　法林音代但喚云快將紙筆來

一長者因僧托鉢來家被狗齩長者乃指其僧所
披袈裟曰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
甚麼却被狗齩僧無語

寶華忍代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郎　貫之理代
云山僧行年在坎命犯重煞　法林音代云居士得
恁麼負心

有施主進院行衆僧隨年錢知事僧曰聖僧前著
一分施主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益代云心期滿處卽知　保寧勇代云祇恐施主力所不及　天寧琦代云鉢盂無底　實壽方代云與麼則大衆今日不得半文也　貫之理代云適纔一分而今兩分　法林音代云消得也消得也

一官人入鎭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什麼功德主曰護國天王官曰祇護此國偏護餘國主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官曰臘月廿九日打破鎭州城天王向什麼處去主無對

法林音代云官人我者裏用你不著

靑山日日摩霄漢流水年年洗海心逗到狂瀾涓滴盡通身泥水謾追尋 磬山鼎

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者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

報恩秀云盡道者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者僧前言不副後語旣知擧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驀松要斷者不平公案更與花擘一上喫拳沒興漢茅廣杜禪和早是不剋已那堪錯過他道場惟有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尸唵薩哩嚩　龍唐杜云者僧太麤糙向道場裏亂打人　法林音代但笑云不謂出家人也有者撲俗氣

澧陽路上有一婆子賣餅爲業德山初出蜀就其買餅點心婆指擔曰上座擔頭是甚麼文字山曰靑龍疏鈔婆曰鈔何經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若答得施與點心答不得請別處去買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山無語

天童悟云我若作德山祇向道山僧肚飢揀大者快般來及至般來却肩擔便行管教者婆子疑殺去在

棲霞成云山僧今日勞倦　法林音代云者餖點心祇好婆婆喫

一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年常令一女子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當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歸擧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菴

天童傑云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洩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燄個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仔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　理安問云淺弱助强古今皆是長裙賣俏邪法難扶山僧昔年曾被婆子換却眼睛道者僧蹉過婆子仔細檢點將來却是婆子錯過者僧撫掌哈哈大笑云三十年後與汝諸人說破　崆峒慈云衆中道菴主未在婆子作家恁麼舉揚祇見錐頭利殊不知婆子不知菴主受用處菴主不知婆子作用處一對訝郞當各與二十棒何故獅巖者裏賞罰分明　東塔薰云菴主牆高數仞關節不通婆子暗度重關要探閫中春色若非一場特地爭見暗合明投　絲雨蕉云女子抱定婆子燒菴干他者僧甚麼事祇如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又作麼生展兩手云多少分明　盟石息云婆子高高峰頂立就下應難菴主深深海底行搆上不易檢點將來二俱不了且道如何折合以拂子打圓相云幸收一片荒基在歲歲年年艸自青

不見人斑見虎斑算來莫顧見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惟有人斑避最難　或菴體

鐵壁迸開雲片片黑山輥出月團團就中明暗相凌處天外出頭誰解看　虛堂愚

貧人常妒富富者不欺貧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　朗極雲

二十年來不具眼茅菴燒却是徒爲三春暖氣無多子眞實之言亦可師　橫川珙

萬花叢裏不沾身陷殺閻浮多少人欲識者僧行履處軟綿團內有剛鍼　無異來

敵手相逢各有奇神謀豈許外人知轉相陷害寃難了最毒心腸暗裏機　永覺賢

雲滿深巖花滿郊乾坤化育實般饒時人祇見朱門好誰識幽居價倍高　天目琇

臨崖呈巧計陷虎最無端莫謂橫身易須知活雀難　大鼎新

婆子燒菴好花難攀偷香竊玉解把天瞞　覺浪盛

把住牢關向上行不將消節入風塵和光略借些些

子賠了夫人又折兵天岸昇

作賊者不富燒香者不貧幾多參學客月下遇花神

濟水洸

離位之機那個知毒龍拔在富那西劈開海水止觀

妙不見尾巴更是奇墨可玉

曾怪留侯似美人自然赤帝暗消魂一椎一履相酬

唱劫火燒來莫覓痕墨歷智

一帆開處一帆開水碧沙明兩岸苔各逞風流歸別

浦從教鷗鷺自疑猜不韻音

正當與麼時人見衆生見露柱入燈籠山門出佛殿

漢關喻

漢地尋幽蜀地居東吳西楚遞君書不談兵革人間

事誘得孔明出草廬古帆順

興在天南天盡頭兩輪日月暗牽抽不知古錦迴文

者錯喚雲門六不收法林音

一住菴婆有僧參米湖入菴乃問婆有眷屬否婆

曰有曰在什麼處婆曰山河大地若艸若木皆是

我眷屬曰婆莫作師姑來麼婆曰汝見我是什麼

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曰婆莫溷亂佛法好婆

曰我不溷亂佛法曰與麼豈不溷濫佛法婆曰汝

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是溷濫

竇家能釀消愁酒但是愁人便與消顧我共君俱寂

寞祗因連夜復連朝鐵容玄二

勸君莫惹老婆舌惹了啾啾鬧不歇況是梁山母大

蟲得路沿家便打劫

裙拕八幅湘江水髻綰巫山一段雲賣得通身渾是

俏幾人憐惜幾人憎天岸昇

宗鑑法林卷八

宗鑑法林卷九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一世

衡州南嶽懷讓禪師大鑒能嗣初參六祖祖曰甚處來

師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

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即不無染汚

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染汚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
是吾亦如是

輭轢参云南嶽道說似一物即不中與麼那六祖道
我亦如是臉皮厚多少

玉在池中蓮出水汚染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
當洞庭一夜秋風起佛印元

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早塵埃便歸南嶽磨甎
片照得追風馬子回佛國白

說似一物即不中八年方契賣柴翁大都模樣無多
子歷劫如何用得窮朴翁銛

直言發足自嵩山蕩蕩乾坤任往還一物尙無寧有
似倚天長劍逼人寒無際派

堂堂日用妙無痕纔涉纖毫即是塵照水銀蟾沉夜
魄戀花香蝶醉芳魂仰山欽

遠來意氣甚揚揚問著何如雪上霜早向太陽門外
立何須撥火更燒湯慈山清

甚麼物恁麼來鶻鳩啄食近生臺等閒動著忙飛去
露柱空耽石女胎漢關啾

南嶽因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問大德坐禪
圖什麼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院前磨祖問
磨此何爲師曰磨作鏡曰磨甎豈得成鏡師曰坐
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
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祖於是悟旨

法林音徵云馬祖爲復悟打車耶悟打牛耶乃撫掌
呵呵大笑

磨甎作鏡慕同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木人回面
指泥牛耕出古黃金汾陽昭

磨甎作鏡不爲難忽地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
者至今牛上更加鞭佛印元

磨甎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爲命旻古佛

車牛腦後痛加鞭棄却黃金抱甎甎逐惡隨邪至今
日即非心佛錯流傳笑翁堪

平生心膽向人傾過犯彌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亂
後至今錯認定盤星松源岳

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閒驀鼻拽將回鏡光一點明如
日直得木人心眼開雪巖欽

龍驤驥足困鹽車未過孫陽尚滯途拽脫繩頭鞭一
摑風蹄索索電光驅 平陽忞

南嶽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光向什麼處去
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秖如像成後
爲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不鑒照瞞它一點不得
法眼益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　寶壽方云
大小南嶽箋釋不易雪峯則不然如鏡鑄像像成後
光向什麼處去待他眼目定動劈脊便打

髑髏裏眼見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
盡箇中別有好商量 慈受深

問處鉤深答更幽就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瞞
處江上數峰青欲浮 掩室開

槎枒古幹鎖莓苔霽日相看玉蕊開常恨春歸無覓
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雪刃起

南嶽因馬祖闡化江西遣僧往探乃命曰待伊上
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語記將來僧至一如教
問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舉似
師師深肎之

徑山杲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天寧
琦云我若作大師纔見者僧出來便下禪床擒住痛
與一頓教他歸去舉似南嶽且顯師承有據自家眼
目分明秖如徑山恁麼道與馬祖是同是別何如黑
漆屏風上更寫盧仝月蝕詩　伏龍長云破驢脊上
足蒼蠅　大覺昇云義出豐年還他馬祖未免帶累
南嶽懸挂心頭

胡亂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江西馬大師南嶽讓和尚
鼓山珪

見得分明識得親學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
者也是拈鎚舐指人 徑山杲

家貧遮子屈爭急不由人開口露拴索郎當累近鄰
或菴體

石火光中驗正邪等閒拈却眼中沙自從不曾少鹽
醬敢保渠儂未到家 木庵永

既已知梅熟何當復探爲欲令香國國故使猛風吹
雪巖瑞

掃盡狼煙志未休晴空白日使人愁太平不挂將軍

印擿劍懸戈始徹頭 無異來

自住山來不自欺奇花灼灼草離離就中多少閒情緒除却衡山誰可知 持平湼

大鑒下二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南嶽讓嗣 因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後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教伊體會大道

黃蘗琦云卽心卽佛頭上安頭非心非佛無繩自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泥裏洗土塊良久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閉弓矢力斜漢月初生 翠巖眞

兎角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處馨香滿道途 艸堂淸

風勁葉頻落山高日易沉座中人不見窻外白雲深 長靈卓

素琴張午月流水落花深寂聽希聲徹泠泠太古音 佛心才

韶光三月景和融錦繡山川處處同碧瓦曉烟寒食雨朱簾晴卷杏花風 慧受深

敲之卽響聽則無聲嚴冬汗溼酷熱冰清試問道途來往客長安去此幾多程 黃龍震

鐵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源秦人一去無消息千古峰巒色轉鮮 雪竇宗

卽心卽佛眉拕地非心非佛眼雙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瞎堂遠

一簇人煙島外村落花流水月黃昏百川到海應須住畢竟何曾別有源 鐵山仁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心卽佛

高峰妙云衆中商量皆謂心本是佛佛外無心故云卽心是佛苦哉苦哉若作者般見解明朝後日喫鐵棒有分在既然如是合作麼生石壓筍斜出巖懸花倒生

卽心卽佛鐵牛無骨戲海獰龍摩天俊鶻西江吸盡

未爲奇火裏生蓮香拂拂 南堂靜

即心即佛龍入蛇窟出將入相安邦定國 石頭回

即心便是佛嫦娥不畫眉纔將敷粉汚妍好却成媸 天目禮

即心是佛砒霜狠毒起死囘生不消一服 瑯溪一

硬似純鋼爛似泥甜如嚴蜜毒如砒囫圇吞又囫圇

吐賺殺江西馬簸箕 中峰本

之乎者也巳焉哉七字相當是秀才稍有一毫安不

穩鐵山當面勢崔嵬 牛菴旦

誰家飯挂空囊指與小兒令看解開祇見是灰當下

命根便斷 開善謙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非心非佛

碧海珠莿山壁曜乾坤誰別識利刀剪却無根樹萬

疊峰巒斂烟霧 圓悟勤

賣盡田園徹骨貧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

檢鐵笛横吹過洞庭 開善謙

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遊銀床踞坐傾盃

樂三箇孩兒打馬毬 牧庵忠

非佛非心絕謂情立途鳥道急囘程爍迦羅眼存機

變莫守寒巖異草靑 南巖勝

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窠窟今年樹上核桃勝似

去年柑橘 正堂辨

大地衆生成正覺百千諸佛墮泥犂休將此話頻頻

舉却恐閻家老子知 中峰本

馬祖因百丈南泉西堂隨侍翫月師乃問正當恁

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

便去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翠巖眞云神鼎叔翁云祇爲老婆心切翠巖卽不然

垂萬里鉤駐千里烏騅布漫天網打衝浪巨鱗還有

麼有則衝浪來相見如無且歸巖下待月明　泐潭

淸云是則全是非則全非神鼎道老婆心切大似金

沙混雜玉石難分祇如馬祖末後恁麼道甚處是老

婆心切不省者箇意修行徒苦辛　開福寧云馬大

師等閒舒卷妙手天然也是貪觀雲裏雁失却渡頭

船若人檢點得出披毛遊火聚戴角溷塵泥其或見

處朦朧爲你下箇註脚經入藏禪歸海未是衲僧親

到底拂袖前行歸去來擊碎重關門大啓還有見馬
師者麼良久云休休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
處愁　虎丘隆云馬駒蹋殺天下人一摑直須一掌
血三大老各展家風不覺翻成老婆心切叢林浩浩
商量總道翫月話奇特檢點將來克由叵耐何故三
人證龜成鱉　靈隱嶽於正好供養處云望梅止渴
正好修行處云金不博金拂袖便行處云祇得一橛
獨超物外處云唵摩呢達尼吽癹吒復云者一夥破
落戶鼻孔總被穿卻了也你諸人向什麼處出氣
烏石道云百丈西堂說到行不到南泉行到說不到
總須喫棒有分祇如馬祖恁麼道還有優劣也無以
拂子打圓相云幸然明似鏡何用曲如鉤擊拂子
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咄祇有照壁月
且無吹葉風 照覺總
經入藏禪歸海稽首歸依合掌頂戴王老師超物外
二十年前恁麼來而今去盡閒光彩 天童覺
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
徑山杲

古渡無風直下鉤絲綸意在得鯨鰲馬師言下揚家
醜千古兒孫草裏遊 湛堂深
諸子營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正堪悲滿籃盛墨無人
買半夜持歸染皁衣 大歇謙
諸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貪歡一夜渾家
樂失曉連忙打五更 無準範
窮源底是一家親倜儻手標壓四隣拽斷傀儡棚上
索驀然鷓鴣過西秦 無異來
藏山於澤澤藏舟天下無藏貫九流兩手擘開隨步
樂騰騰三界不拘留 費隱容
相將月下話家常孝順多嬌忤逆狂天曉不知何處
去至今愁殺夜行郎 慧山海
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
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去問
藏藏曰何不問和尚曰和尚教來問藏曰我今日
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曰我到
者裏卻不會僧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溈山喆云者僧與麼問馬師與麼答離四句絕百非

智藏海兄都不知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五祖演云馬大師無著慚惶處祇道得箇藏頭白海頭黑者僧擔一擔懵懂換得一箇不會若也眼似流星多少人失錢遭罪　高峰妙云馬師父子一門非特佛口蛇心亦善六韜三畧者僧若無諸葛孔明之作管取喪身失命　龍池傳云三大老被箇挑脚漢弄得家反宅亂至今父子不和還有解交者麼擲拄杖　靈巖儲云當大寵而不驚臨大亂而不怖非經天下之大經握乾坤之化育尚不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又何敢望篤恭而天下平馬家父子如排百萬雄師大陣咳唾之下全軍就縛何術而致之哉

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惟我知雪竇顯

湘靈二女神仙格笑倚朱門香陌陌一抹輕赬透臉紅更加十分天眞色佛鑑懃

四句百非皆杜絕陽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皎無雲夜誰把吹毛換寶刀南華昺

短帽輕衫宮樣窄舞徧胡笳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歸歸來月色和雲白瞎堂遠

百非路絕透離微四句情忘發上機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足庵鑒

藥之作病鑑乎前聖病之作醫必也其誰白頭黑頭兮克家之子有句無句兮截流之機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錐宏智覺

花塢春風滿袖香紅紅白白兩相當那堪更有多情者麥笛一聲過野塘青獅信

自蹋千峰最上層生涯日拙百無能絕交何用區區論故舊今看祇一藤木陳忞

殘花落盡鳥聲悲一種春愁逐亂絲妾臥空床腸斷絕郎征塞北那能知箬嶠滄

綠暗紅菲壓帝城不禁簾外囀嬌鶯陳妃何事心如鐵猶悵長門不見春鏡堂清

單槍疋馬入重城金鼓轟轟四路聞不覺狂風天地黯回頭無處不消魂法林音二

風蕭蕭又雨瀟瀟春盡啼鵑引舊條隔岸淒清雲影

斷一輪紅日半橫橋

馬祖因百丈侍遊山次見野鴨飛過師曰是甚麼曰野鴨子師曰甚麼處去也曰飛過去也師乃扭丈鼻丈負痛失聲曰阿耶耶阿耶耶師曰又道飛過去也丈契悟

中峰本云設錦穽以陷獸垂香餌以釣魚惟善作者能之馬祖擬獲一禽深入荒艸費盡腕力打破半邊鐵網豈善作者哉　寶壽方云大小馬師可謂功不浪施然所獲亦莫過是箇野鴨子若是箇衝天俊鶻馬師自已還得無事也未

野鴨子知何許馬師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依前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雪竇顯

流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忽飛來漁人驚夜唱誰道月明無處尋元來祇在秋江上上方益

野鴨群飛勢莫留瞥然一過已高秋和聲扭著平生痛短綆毋勞繫鼻頭佛燈珣

野鴨從空過張三逢李大岸上繫孤舟黃牛解拽磨白楊順

心燈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扭得鼻頭穿橫川珙

馬祖因百丈遊山回侍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汝憶父母耶丈曰無曰被人罵耶丈曰無曰汝哭作麼丈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曰有甚因緣不契丈曰你問取和尚去同事問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師曰是伊會也你自問取同事歸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問汝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却笑丈曰適來哭如今笑

三峰藏云雙鵰朝天

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翻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龍門遠

有時笑有時哭悲喜交并暗催促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是鸞膠續徑山杲

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音徹九天風前誰解聯芳躅妙峰善

哭不徹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擡頭腦後三斤鐵松源岳

變棊局反攻藥快便乘時不費餘畧痛處更加是利錐眼開始見鼻頭垂滿面羞慚難蓋覆笑啼賣弄月如眉梅谷悅

馬祖陞堂衆纔集百丈乃出卷却拜簟師便下座雪竇顯云諸方皆謂奇特𡎺麼還當麼若當譬如水母以鰕爲目若不當又空讚歎圖箇什麼衆中一般漢亂蹦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更有老底不識好惡對云將謂仙陀客又云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當時若見他出來拳簟劈胸一踢令坐者倒者俱起不得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反相鈍置豈不是箇英靈底漢　白雲端出馬祖語云我鈍置猶可你鈍置太煞　黃龍心云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跡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沉浮識淺深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脈看有麼如無且將漁父笛閒向海邊吹　大潙智云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正令不從拗曲作直雪竇顯

陞堂馬祖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縫罅全無未免傍觀撫掌泉大道

百萬雄師陣相覩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誤三軍可憐正令無行處佛印元

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狂滿地不知何處去白雲端

陞堂卷席迴難儔杲日朧曈處處周堪笑忽雷驚宇宙井中之物不擡頭海印信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大雄峰也是天邊第二月楊無爲

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明便出關三尺莫耶橫在手至今坐斷大雄山上方益

卷起堂堂露眼睛拈來覿面更相呈鼻頭脫盡誰能覷把手歸來相并行楚方安

馬駒千里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處處開黃菊石□□

鬼子挂起那吒面赤脚跨定須彌盧鐵牛鞭起黃河岸大洋海底食珊瑚雪竇宗

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練色逼人寒
學棹逗雲隖移舟上碧灣聲華光祖域千載與人看
龍門遠
浩浩長江碧際空片帆高挂便乘風快哉不費纖毫
力萬里家山咫尺通開善謙
一柄無情雪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
掇血噴千山風怒號無準範
大將登壇八面風卷旗息鼓四壘空太平氣象清如
許方見王師不戰功憨山清
太平無象錦皇洲天子黎明御鳳樓端拱垂裳歸聖
主調羹燮理有賢侯古梅冽

馬祖見南泉行食過乃問桶裏是什麼泉曰合取
口

天井新云馬祖問處南泉不知南泉答處馬祖不會
若也會江西兒孫不致埽土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
佛月面佛

昭覺勤云此箇公案知得落處便能獨步丹霄如或
不知往往枯木巖前蹉路去也是他本分作家到者
裏須有驅耕夫牛奪饑人食底手脚方始得見他馬
大師爲人處不然總沒交涉諸人到者裏且作麼生
得平穩去　崇慶古云當時院主可惜放過若不放
過好與云情知和尚病在膏肓　白巖符代院主云
怪得醫人說和尚不解忌口

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
爲君直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雪竇顯
日面月面星移斗轉失曉波斯討頭不見翠巖眞
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八仙娥百般
巧眼睛之上繡鴛鴦野軒遵
日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踏殺天下人
軒轅照破精靈窟楊無爲
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保寧勇
日面月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
君不見爐鞴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絲之絹天童覺
日面東兮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山桃落盡春歸

去猶有子規枝上啼上方益
什邡駒子氣生獰蹴蹋毗盧頂上行正患脾疼却頭
痛病來猶有巧心情張無盡
了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容難比
並却來架上著羅衣五祖演
東街柳色拕烟翠西巷桃花相映紅左顧右盼看不
足一時分付與東風佛鑑懃
金烏纔唱日方中王道平平觸處通爭奈馬駒生太
早依前蹋殺太虛空正覺逸
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
也祇道得一半俞道婆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典牛游
朱砂鏡裏開顏笑白玉盤中展脚眠大抵人生難得
共得團圓處且團圓佛性泰
古殿無人到者稀蒲團端坐有誰知不因院主通消
息爭得寒光萬里輝中際能
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無準範

日面佛月面佛飛來峰接三天竺南高峰對北高峰
六條橋鎖垂楊綠入就雪
爭看燈影動干戈戰馬紛馳來又過燭罷一時歸去
也譙樓又奏角聲多石磵泐
南冠而楚語不忘故國音造次與顛沛無由見淺深
君不見三十年來鹽醬話幾番辛苦爲沉吟天水廣
學得風流飾粉郎一朝兩度巧梳糚改頭換面無人
識元是東村李二娘靈庵本
鑿井耕田出作入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神歌社舞
自成調笑殺東村王大伯晴雲啓
一毫絹就冰絲結四面玲瓏了沒痕無耳石人消息
盡泥牛產出鐵崑崙法林音
馬祖示衆凡有言句是提婆宗以此箇爲主
截雲駒云山僧有時一句子不作一句子商量有時
一句子却作一句子商量驀拈拄杖云馬大師來也
復卓一卓云事因丁囑起展轉話難明靠拄杖
玉轉珠回著眼看有相干處沒相干祇將此箇以爲
主喝一喝一劍倚天星斗寒石溪月

滿天風雪出門遊疋馬橫身百草頭闖道平原狐兔狡頻將鷹眼看吳鉤 天岸昇三

全憑三寸舌縱橫六國相將賀太平斗大金章懸肘後蘇秦原是舊蘇秦

松直棘曲鵲噪鴉鳴本無有意不道無情爲欲魚龍知性命頻將折箸攪滄溟

馬祖因僧參乃畫一圓相曰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曰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却杖便休

雪竇顯云二俱不了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雲居莊云大師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者僧棒既喫了要且有理難伸復云作麼生會他休去底道理

寶壽新云放則兵隨將轉收則馬聽鑼聲既論力敵兩攻不無各有一能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獨許神駒何則祇圖邦國靖終不貴封侯

門頭隨分應寰虛謗犯何如擬慎初奪却馬師蒺藜杖坐觀天下競分疎 笑巖寶

鐵鎖高垂不可攀子規啼處夜初闌月光此際情無限幾箇曾經度玉關 夫山儲

馬祖因僧於面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畫外請和尚答師乃於地畫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南陽忠別云何不問取老僧　溈山果云借婆衫子拜婆年　高峰妙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西峰忍俊不禁爲諸人改正去也良久召侍者云分明記取

馬祖一日問百丈甚處來曰山後來師曰逢著一人麼曰不逢著師曰爲什麼不逢著曰若逢著卽舉似和尚師曰甚麼處得者消息來曰懷海罪過師曰却是老僧罪過

國淸英云人旣不見因甚各擔一擔罪過　獅峰遜云逢著不逢著則且置且道是什麼人若識得此人馬祖百丈與他挈艸鞵有分

大鑒下三世

洪州百丈懷海大智禪師 馬祖一嗣 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竪起禪牀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安舊處問子已後開兩片皮以何爲人師取拂子竪起

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挂拂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當下大悟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舉不覺吐舌

汾陽昭云悟去便休說什麼三日耳聾　石門聰云若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汾陽云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月程　雪竇顯云如今列其派者多究其源者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祇如馬祖道爾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竪拂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治精金應無變色　東林聰云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佛法豈可曲順人情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箇二俱瞎漢祇者三箇老漢還曾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洌潭英云大衆且道馬祖當時是百丈悟了喝不悟了喝山僧今日不惜眉毛爲汝註破良久云前三三後三三　雲蓋智云發大機顯大用非馬祖而誰能爲卽此用離此用獨百丈得其旨爲甚麼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黃龍新云黃龍路見不平要問雪竇既是大治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三日耳聾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昭覺勤云然則作家共相提唱不妨各有爲人眼要且祇明得馬祖百丈大機未明得他大用諸人還知者一喝麼直似奮雷霹靂聽者喪膽亡魂要會三日耳聾正如擊塗毒鼓聞者喪身失命竪拂子云或有人問卽此用離此用和聲便打隨後與一喝復云還見馬祖百丈麼　瑞巖愠云無辨龍蛇眼目難以荷負正宗無超佛祖機謀難以定論古今馬祖一喝何止百丈三日耳聾直得蟲浮幢王剎海若聖若凡被他轟破耳門聽事不眞喚鐘作甕諸人還知落處麼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愚菴盂云馬大師融冶乾坤指揮神策百丈握閫外威權黃蘗便攙旗奪鼓所向無敵故知機用爲列祖之神髓萬類之鉗錘汾州謂悟去便休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爭得悟去恁麼批判古人還甘麼老僧不避腥羶試爲斷看

烽火漁陽樓上月曲中都是斷腸聲　南菴依驀豎
如意云神器不可以不冥始可以有靈銅片銅片如
有靈願得照見情人千里形擊如意
踏著船頭把釣竿浪飜風緊得魚難翻思幾處雲爲
雨祇見四方爭出山翠巖眞
一喝叢林辨者稀耳聾今古强鍼錐燈籠撫掌呵呵
笑露柱低頭却皺眉海印信
未明大智再參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斷浪絕流全體
現一聾三日孰知音照覺總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
聾那吒眼開黃蘗面眞淨文
木馬踏殺閻浮人泥牛飲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嶽
摧看看平地波濤起保寧勇
雨霽游雲尙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梅已得春消
息不比山桃一例開上方益
江西一喝動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三日耳聾風過
樹累他黃蘗喪兒孫鼓山珪
馬駒脚下喪家風四海從玆信息通烈火燄中撈得
月巍巍獨坐大雄峰徑山杲
父子相逢臭味同龍泉寶劍再磨礱要明馬祖當年
喝大地山河盡耳聾慈受深
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却膏肓必死
疾叢林從此有家風虎丘隆
父子相將草裏遊人前拈弄幾含羞迅雷一震驚天
地直得滄溟絕點流懶庵需
喝聲絕處怒雷收喪盡家風一不留總使戰爭收拾
得却因歌舞破除休石庵玿
世路風波不見君愁腸暗寫共誰論迅雷纔震清飇
起白日一天星斗分木庵永
精金無變色因甚聾三日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肯堂充
含春笑日花心艷帶雨隨風柳態妖珍重兩般堪比
處醉時紅頰舞時腰海舟慈
養成頭角戲春潮餘尾猶將電火燒霹靂一聲看變
化須彌踍跳五雲霄淨明璉
一聲塗毒聞皆喪徧地髑髏無處藏三寸舌伸安國

劍千秋凜凜白於霜 隱元琦
欲賺英雄到馬陵頻頻減竈却添兵火光照出牌心
字始歎空成豎子名 豁堂嵒
步亦步兮趨亦趨當陽一喝盡忘渠掀翻海岳倒流
注蝦蟹魚龍誰敢覷 法林音二
相攜相將客路長驢馱馬載兩相當臨岐一語斷腸
處麥笛橫吹過野塘

百丈因馬祖寄三瓮醬至師上堂開書了拈拄杖
指曰道得即不打破衆無語師打破歸方丈
送醬三瓶通遠信當時打破衆還驚父慈子孝誰相
委莫道禪家太不情 本覺一
令行誰敢犯鋒鋩肅寂沙場八表降可恨不逢擒賊
手輸他做得好風光 林野奇
江城五夜角聲蛩韻遞東風穿戶曉帳內佳人睡正
濃夢隨流水過蓬島 百愚斯

百丈因雲巖問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
巖曰因甚不教伊自作師曰它無家活
雲居莊云解弄不須霜刃劍延齡何必九還丹 徑
山琇云盡道百丈口呑佛祖眼蓋乾坤未免拕泥帶
水殊不知曾爲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百丈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衆衆
回首師曰是什麼
黃蘗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衆衆回
首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雪竇顯云若是雪竇
上堂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散便休 天童覺云下
媒求鴿直鉤釣魚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若是牢籠
不住呼喚不回底漢又作麼生以杖擊香臺一下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峰僧
禮拜師便打
天童華云大小百丈答話不了 徑山杲云百丈祇
好無佛處稱尊或有問徑山如何是奇特事但云汝
等皆當作佛他若禮拜更向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祖域交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火存機
變堪笑人來捋虎鬚 雪竇顯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峰自有權稍若錯傳王令
者腦門須喫棒三千 白雲端

宗鑑法林卷九

宗鑑法林卷十

集雲堂　編

大鑑下三世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一日衆退惟老人不退師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敢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蘗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掌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潙山問仰山云黃蘗常用此機爲復天生得從人得仰云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潙云如是如是

天聖泰云三生六十劫　法昌遇云不落因果爲什麼墮野狐不昧因果爲什麼脫野狐直饒道得落處分明也未出他野狐窟在法昌當時若見但與他拈出雪峰古鏡教伊動轉不得然後放出子湖狗子盡却性命免見兒孫今日成羣作隊法昌與麼舉論大似持蠡酌海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何故曾經大海難爲水慣聽無絃不易琴　黃龍新問元首座野狐意旨作麼生元云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大潙智云費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徑山杲云不落與不昧半明還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前個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旣有江南客何必樽前唱鷓鴣　高峰妙云前不落後不昧還有得失也無若無因甚有墮有脫若有試出來分明道看有麼有麼總是一隊野狐精莫怪山僧貶爲賤　獅林則喝一喝云當時下得者一喝前後五百生一時粉碎　法林音云我當時若在但以手斫額云貓管取者一隊野狐精逃竄無地乃呵呵大笑明鏡當臺鑑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直饒點破秋天

月元來祇是野狐兒 瑯琊覺

百丈野狐語至言蠡怛薩阿竭吾有吾盧 翠巖真

語路分明在憑君仔細看和雨西風急近火轉加寒 道吾真

明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的言不昧百丈何曾會不會將不錯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爾標正位全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升沉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雷逆風喝轉雷聲絕飲氣歸家藏醜拙他日如何舉似人雄峰撐破秋天月 靈源清

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 百丈政

五百生前墮野狐元來用處太心麤一字尚能招是報那堪心地更模糊 佛迹旻

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榔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 大庾嶺圓

六合英雄無限幾個能知痛癢臨川羨人取魚不如歸家結網 寶峰祥

萬丈洪巖倚碧空人間有路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礙舒卷縱橫疾似風 兜率悅

韓信收齊密用機食其烹處共攢眉到頭自有榮身策蓋代之功復是誰 道場如

大智虛明徹果因一言超脫野狐身雄峰極目烟霄裏列曜分輝拱北辰 雲溪恭

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未了再見文殊 潙山秀

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金鎚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丈夜來依舊野干鳴 張無盡

醉眠醒臥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龍門遠

百丈野狐塞鴈銜蘆李廣神箭張顛艸書 鼓山珪

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個憨布袋 徑山杲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窩阿呵呵會也麼若是你灑灑落落不妨我哆哆和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 天童覺

不昧不落錯錯錯錯不落不昧莫莫莫莫坐致太平

實難摸索月林觀

諦觀五百生前事不昧何如不落親因果歷然殊可

怕人人盡道野狐精牧庵忠

颯颯春風動物華園林開葉又開花歸來謾與佳人

說鸞鏡臺前雲鬢斜白楊順

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

窟贏得風流五百生胄堂充

百丈堂前辨野狐紫羅帳裏撒珍珠誰家別館池塘

裏一對鴛鴦水上浮靈巖安

動口生荊棘移身墮野狐趙州來關富東壁挂葫蘆

或菴體

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下滄海乾枯率菴琮

墮狐身與脫狐身葉落花開幾度春名利祇饒騎馬

客是非不到釣魚人樸翁銛

不落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三峰印

聽雨連宵倦孤燈照硯寒春歸花下響處處鳥啼殘

一足子

禹碑高聳峙岣嶁怪狀奇形無限愁更有蒼藤鎖石

磴碧今錯古倩誰收法林音

百丈因潙山五峰雲巖侍立次乃問潙山幷却咽

喉脣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與

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

幷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某甲

有道處請和尚舉師舉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

我兒孫

高峰妙云大小潙山推惡離已今日忽有人問西峰

幷却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即向道柴荒米貴忍饑

無暇抵對　大慈言云當時百丈與麼問大似揚聲

止響好與二十笤帚者三個漢忒煞不唧嚠且放過

一邊傍有僧云和尚也欠唧嚠在慈云我不如你

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艸十洲春盡花凋殘珊

瑚枝上日杲杲雪竇顯三

和尚也幷却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

里天邊飛一鶚

和尙有也未金毛獅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
雄山下空彈指
却請和尙道千人萬人所不到杲日朦朧海面紅清
風凜凜霜天曉佛鑑懃三
和尙也弁却後人要蹈前人脚其餘利鈍不同途畢
竟到頭輸一著
和尙有也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
遂靑雲千里志
借略用略也以軍遣軍就䈥行䈥也以將殺將五霸
之仁也久假而不歸三皇之道也至誠而皆諒若是
英才頓超榜樣天奇瑞
逢毒施毒手求仁未必仁可憐家不造個個逞頑嚚
浩然華
擬欲瞞人却自瞞藏頭露尾幾多般賺人最是中秋
月風送蘆花玉一團法林音
百丈因普請鋤地次有一僧舉起鋤頭忽聞鼓鳴
乃抛下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
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麽道理便與麽僧曰
適來肚饑聞鼓聲歸來喫飯師乃笑或作溈山
鏡淸怤云當時溈山會裏無一人　臥龍云當時溈
山有一人法林音云有無且置畢竟是那一人　昭
覺勤云者僧洪音大震直得千五百人眼目定動及
乎勘證將來却打個背翻筋斗若不是百丈爭見汗
馬功高及乎道有一人祇得一半道無一人祇得一
半今日鐘魚鼓板齊震有呵呵大笑者但向道觀音
菩薩來也林云祇得一半
風前一曲動離愁那箇行人不舉頭手把花枝半遮
面不令人見轉風流無準範
天生個樣鐵崑崙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差珍收拾
了却來空手敘寒溫簡翁敬
一聲囮地髑髏乾大笑呵呵露一斑謾道他家無活
計風流賣盡足傍觀本珠明
百丈因一女子哭上法堂師曰作甚麽曰父母俱
喪請和尙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
朝宗忍云女子全身甲胄直透重關百丈運籌帷幄
決勝千里要得邦家平怙須是二老始得

百丈山頭坐不遙女子山下哭嗥咷一時埋向清涼地至孝方能今古超汾陽昭

此理分明答教人爺孃俱喪向師申誰道分燈傳正法一時埋却始爲親延壽慧

父母俱喪一時埋却鷹疾草枯鳥飛箭落雄峰一路滑如苔千古聲光阿喇喇石磵劮

百丈因黃蘗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於人師據座蘗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曰將謂你是箇人便歸方丈

雲峰悅云百丈老人大似憐兒不覺醜雖然如是盡法無民　雲居愛云到者裏能有幾人　天童覺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還他百丈老漢黃蘗不是不知有且要此話大行還會百丈歸方丈麼林間楓葉落化外水天秋　寶壽新云總饒有收有放未免夷嶽盈壑由你一擡一捺難逃續鳧截鶴畢竟作麼生卽得也是掉棒打月

國泰由來自偃兵路逢劍客也須呈雖然猛虎不食子正令他時作麼行本覺一

尋常父子最相親纔說家私便不仁曾向電光中走馬不妨劍刃上橫身虛堂獨照千峰月枯木深含萬國春不觸化機前已錯那堪回首覓秦津幻寄庭

百丈因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決師曰昨夜南山虎齩大蟲曰不謬眞詮爲甚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得中郞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出師曰百丈今日輸却一半至晚侍者曰和尙被者僧不肯了便休師便打者曰蒼天蒼天師曰罕遇知音者禮拜師曰一狀領過

逢强卽弱遇柔卽剛你行我立你顚我頑扶過斷橋流水推落三千仞之呂梁補苴造化錯雜陰陽君不見一喝曾聾三日耳雷音直透大雄岡木陳忞

全殺活能縱奪血烹紅鼎中放出遼天鶻聊把玉鞭垂收歸攬海鼇地軸天關轄握中或明或暗許誰度遠菴僼

百丈因潙山侍立次問誰曰靈祐師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山撥曰無師躬起深撥得少火舉示之曰

此不是火山發悟次日入山作務師曰將得火來麽曰將得來師曰在甚處山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師師曰如蟲禦木

徑山杲云百丈若無後語洎被典座瞞　天寧琦云百丈却因後語被人覷破帶累典座隨邪逐惡天寧幸是無事汝諸人在者裏覓個甚麽以拄杖一時趁散

拈起都來衹一星豁然騰焰亘天明連延野火猶難救直得三年草不生保寧勇

力士曾遺額上珠搜尋無處幾嗟吁傍人爲指珠元在始覺平生用意麤大洪遂

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見還難驀然荳爆寒灰裏便把柴頭作火看別山智

重重何必逞風流個事纔知便合休縱使見烟非是火也須燒手更燒頭寶葉源

根尋到底得星兒冷焰騰輝是此時拈一莖茅輕點著不知燒殺五須彌雪巖欽

百丈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

次山豫云百丈大師說饑說飽喫與不喫則且置且道你還識此人麽潦倒疎慵無事客閒眠高臥對青山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馬祖一嗣 示衆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聞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又恁麽去也

德山密云南泉中毒也　瑯琊覺云山僧則不然遇水喫水遇草喫草焉知畜生行　法華舉云作麽是異類中行石牛常臥三春霧木馬時嘶秋夜泉　愚菴孟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大通智勝遷座而成正覺善財童子別峰而見德雲僧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却爲甚麽作者般語話咄孟八郎又與麽去也　慧雲盛云南泉既行荒艸歸宗又入深村不知今時師僧如何進退設有恁麽去也是瞎驢趁大隊

張公移住在深村被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了更來敲椀覓兒孫保寧勇

喚作如如已變名廓然無聖豈容情其間妙叶皆同
類不有玄暉辨濁淸 護國欽
涅槃寂滅本無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
則石人夜聽木鷄鳴 本覺一
寒披襟上胡牀睡說甚三頭與六臂孟八郞恁麼去
張公喫酒李公醉 雪刃起
南泉示衆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
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
王老師過在什麼處州禮拜而出
雲門偃云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個安樂
又代云與衆除害　報慈遂徵云且道趙州禮拜是
肯南泉不肯南泉　昭覺勤云南泉動絃趙州別曲
苦痛蒼天寒山拾得若是崇寧則不然燈籠露柱昨
夜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令歸本位去也或有個
漢出云和尚棒教誰喫秖對他道落賓落主　高峰
妙云南泉雖則頂門具眼賞罰分明檢點將來也是
虗空裏釘橛若無趙州後語未審如何折合今日忽
有人起佛見法見但向他道善哉善哉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
普賢昨夜鬪文殊趁出還同兩手祛却道趙州行正
令從茲王老一時無 佛印元
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異音同調文殊普賢
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面據令而行指顧間盡情貶
向鐵圍山 圓悟勤
鴛鴦繡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强呈罷各歸香閣
去金鍼誰把度蕭郞 佛燈珣
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縱使夜行投明未到 月堂昌
布鼓當軒爲擊來臥龍驚起出巖隈千峰秀色憑誰
寫一帶澄江古鏡開 無菴全
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
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石鼓夷
南泉到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
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曰昨夜土地報和尚
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侍者
便問既是善知識爲甚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
更下一分飯

報慈遂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因聖穎云南泉被者僧一問未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雲居錫徵云土地前一分飯是賞伊是罰伊祇如土地覷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翠巖眞云衆中多有道蘇嚧蘇嚧便是土地前一分飯如斯理論深屈古人何故祇知枝詞蔓說不知南泉道理還會麼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天童覺云老僧當時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捉住云放汝不得何故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報恩秀云天童雖解捉鬼賓未免莊頭鬼亂山僧卽不然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彈指三下云唵度嚕度嚕地尾娑訶

石上栽花分外奇枝頭春色暗芳菲馨香偏界無人臭一任狂風取次吹伊菴權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莫訝王孫多意氣從來韻致付天才肯風哲

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僧隨問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問師曰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宅却領得老僧意旨

黃龍心云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使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猶是騎馬向冰棱上行若是射鵰底手何不向蛇頭揩癢良久云鴛鴦繡出自金鍼　徑山杲云兩個老漢雖善靴裏動指殊不知旁觀者醜　天寧琦云南泉趙州總被者僧一狀領過

不是心兮不是物那吒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珠從教大地如翻墨雪竇宗

深深深汲古今淺淺淺渾成現水瑩玉壺江澄素練跳出桃花三汲浪戴角擎頭乘快便點額魚馬師口下空躊躇圓悟勤

別起便行三萬里祇今休去八千年分明更爲從頭舉一任諸方取次傳鼓山珪

金剛南際老番王反著襴衫入大唐牛首栴檀多賣了惟垂鼻孔不囊藏正堂辨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參見

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蔔 吳元昭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以拂子擊禪牀爲君擊碎精
靈窟天上人間知不知鼻孔依前空突兀 誰菴演
突出難辨辨得出師子翻身師子窟哮吼一聲天地
空驚起須彌高突兀 月林觀
不是心佛不是物六六依然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
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尼無著持
華嶽三峯翠插天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
手折取峰頭十丈蓮 開善謙
剃頭頭生光洗脚脚淸爽脫衣上牀眠抓著通身癢
雪菴瑾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千
松源岳
破業亡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孔笛吹過汨羅灣
如菴用
不是心佛物開口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與劈面唾
殺六巖輝
百尺朱樓臨峽褰新妝能唱美人車皆言賤妾紅顏
好要自狂夫不憶家 弘覺忞
天外銀河直下飛謫仙題就已遲遲如何擲筆懸巖
畔亂撒冰珠總是詩 神仙瀛
秋風落雁聲聲切暮雨靑來點點山惆悵不堪回首
再白雲盡處是鄕關 日休庵
南泉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是什麼人
居處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
叉手而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却問更
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
天寧琦云直是好笑當時若作黃檗待道更有一人
居何國土但云者野狐精南泉通身是口也須飮氣
呑聲 能仁鑑云潛行密用如愚若魯還他黃檗若
是家有諍子國有諍臣猶欠一著待云道不得何不
問王老師但云可惜許縱使南泉通身伎倆到者裏
施展不開 自聞心云南泉慣向虛空釘橛黃檗善
能陸地張帆雖然二俱作家檢點未是好手當時若
問萬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但厲聲云道甚麼擬動
眉輪劈脊便棒非惟捉敗者賊亦免使露布葛藤

南泉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否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師曰莫便是長老見處否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艸鞋錢教誰還

雲峰悅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徑山杲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天寧琦云又是得便宜又是落便宜　愚菴盂云老僧則不然南泉還漿水錢黃檗償艸鞋錢不見道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法林音云二老每人好與二十棒且道過在甚麼處

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挑鬬何人曉祇解輪槍趁勢來喪身失命有多少　海印信

獵獵奔馳勢不休艸深風勁更堪愁翻身獅子無尋處空使行人說路頭　佛慧泉

昨夜銀蟾跨箕尾驀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重雲碧空寂寂凝如洗　佛鑑懃

李下不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藏自要分明免見傍人說你　懶菴樞

帀帀機輪深陷虎當陽坐斷眼通身明投暗合無回互爾散雲收日月新　心三[illegible]

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

龍翔訢云大小南泉和泥合水中峰則不然或有人問卽向道拄杖子今日開封　天界盛云恁麼則住持不易雖然須是王老師始得　芙蓉覺云南泉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時擲在者僧面前了也龍淵則不然或有人問將何指南向道饑飡渴飲閒坐困眠

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腰未繫兮鞋未穿面不洗兮頭不裹　保寧勇

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為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　希叟曇

野老忘機事事闌柴門雖設未曾關偶然拾得無鬚鎖依舊拋他塗路間　覺浪盛

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艸淸樽連夜開明日酒醒應滿地空教饑鵲啄莓苔　蕉菴範

南泉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曰我十八上

便解破家散宅

神鼎諲云你道破家散宅底好解作活計底好初參之士須取前語久參先德直須破家更有一言萬里厓州　法林音云神鼎老人錯下名言喝一喝云一喝華山分兩路箇年流水不知春　普賢素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檢點將來各好與三十棒者裏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南泉因山下有一菴主人謂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主曰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興亦不能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艸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者漢次日師乃與沙彌攜茶一缾盞三隻到菴擲向地上乃曰作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什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

雪竇顯云南泉趙州被者擔板漢勘破了　溈山喆云菴主坐觀成敗南泉趙州向淨地上喫交　智海禾云是即是菴主祇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趙州禮拜但云者賊我識得你待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便拽拄杖趁出看趙州別有什麼伎倆　甌峰承云那裏是者擔板漢勘破南泉趙州處若是明眼衲僧向者裏勘破雪竇也不難

宮烏棲去玉樓深微月生簷夜夜心香輦不回花自發春來空帶辟寒金入　就雪

好個擔板漢橫身一條鐵智勇李將軍兩度拗不折出師重決龍蛇陣當鋒連下頂門楔馬陵道下死龐涓千古英雄常淚血　達變權

俊鶻翻霄趁不及涵秋鑑出難逃匿令人千古憶嫖姚一戰淸風生八極　遠菴僼

肌骨天生潔且貞自來心事若冰淸錦衣公子空相憶費盡重重擲玉聲聞　普信

南泉因東西兩堂爭貓兒師見乃提起貓曰道得卽救取貓兒道不得卽斬却衆無語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話示之州乃脫艸履安頭上而

出師曰汝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秖是破艸鞋　翠巖芝云大
小趙州秖可自救法林音云大小趙州自救不了
雪峰存問德山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山以拄杖便打
趁出復召云會麼峰云不會山云我與麼老婆猶自
不會　大潙智云南泉據令而行趙州見機而作雖
然如是未免挂人脣吻大潙要與南泉把臂共行遂
拈拂子云若道得即奪取去衆無語乃云啼得血流
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中峰本云南泉劍爲不
平離寶匣趙州藥因救病出金瓶雖然慶快一時爭
奈古佛家風掃土矣　報恩秀云正當恁麼時盡十
方世界情與無情一齊向王老師手中乞命當時有
個漢出來展開兩手不然攔胸抱住云却勞和尚神
用縱南泉別行正令敢保救得猫兒　博山來云生
擒活捉王老師全提起死回生諗古佛手段救得救
不得總不干他事且道節文在什麼處　愚菴盂云
還識南泉麼他是生鐵鑄就渾鋼打成要向驪龍頷
下摘珠阿修羅手中奪印趙州雖善來機也是得張
白孤褒脫秦虎口者兩堂是蘇秦張儀投秦入趙豈
知天然王道寧可以口舌勝耶　吳聖玉云南泉據
虎頭趙州收虎尾死猫兒却被二老弄活爭奈兩堂
雲水一死不再活如今要得活麼擘眼云猫
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都無
血直得橫屍滿道途白雲端
雪刃含光射斗牛不惟天地鬼神愁命根落在南泉
手直下看看兩段休保寧勇二
狸奴頭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處
去楚山無限謾崢嶸
伯牙之琴鸞膠可續調古風淳霜月可掬南泉南泉
龍象繼躅佛心才二
艸鞋頭戴與誰論四海無風浪自平解道曲終人不
見江頭贏得數峰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總生盲分身兩處重相
爲直得悲風動地生龍門遠二
安國安家不在兵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劍客今何
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 胡安國

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光孝慜

克己堂前開飯店股肱屋裏販揚州頭戴艸鞵呈醜拙湊成一對好風流 或菴體

盡力提持祇一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狼藉暗爲春風染小桃 無準範

一刀成兩段釋得二僧爭艸鞵頭戴出貓兒無再生 橫川珙

設使南泉不舉刀艸鞵何地賣風騷相逢若問兩堂客鼻直眉橫總姓貓 栗柏可

乾魚怕死不吞鉤却有螺螄跳上舟還把螺螄來作餌釣空跛鱉始方休 久默音

晉掃何奴不顧身三千貂錦喪邊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緣雨蕉

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便下座歸方丈州曰者老和尚尋常口吧吧地今日被我

一問直得無言可對侍者曰莫道和尚無語好州打一掌曰者一掌合是王老師喫

白巖符云老趙州大似個新出紅爐底彈子犯著則箋破面門雖然總不出王老師圈圚且道那裏是王老師圈圚

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伊跳下禪牀便歸去從他鷂子撲天飛 智門祚

宗鑑法林卷十

宗鑑法林卷十一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三世

南泉問座主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彌勒幾時下生曰現在天宮未來師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洞山价舉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床震動乃云吾在雲

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
汗流　太陽玄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將
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徑山杲云禪床動火爐動地
動則不無三個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得
忽有個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什
麼人下生又作麼生抵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禪床驚震被塗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拄杖劈頭連打
出也教知道赤鬚胡龍門遠
上天下地無彌勒安名立字是何因黃金自有黃金
價終不和沙賣與人文殊道
雲居悟云昔日東山和尚謂衆云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彌勒十字街頭立被人喚作賊且道此人被他喚
作賊歡喜則是煩惱則是元來也不歡喜亦不煩惱
何故爲伊有個著到處頌云
被人喚作賊吞聲便飲氣雖然言語惡眞個好滋味
不向如來行處行丈夫自有沖天志
南泉在方丈內坐次問亘欽空劫中還有佛否欽
曰有師曰是阿誰曰亘欽師曰居何國土欽無語

洞山瑩代轉身便行　海門涌云亘公當時若能輕
彈一指管教王老師不作等閒看
南泉示衆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
牧未免食宅國王水艸擬向溪西牧亦未免食宅
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雲門偃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
明我更問你覓牛在　潙山喆云雲門祇解索牛不
解穿他鼻孔拈拄杖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
盡被山僧拄杖一時穿却且道山僧鼻孔在什麼處
亘久云誣人之罪以罪科之　長慶稜云你道南泉
前頭爲人後頭爲人雪竇云一時穿却　雲峰悅云
說甚麼納些些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無情盡
在山僧者裏放行則隨緣有地把住則逃竄無門且
道放行好把住好　昭覺勤云和光順物與世同塵
不犯鋒鋩收放自在是南泉本分草料山僧自小養
一頭水牯牛有時孤峰獨立有時鬧市縱橫不論溪
東溪西一向破塵破的且道即今在什麼處　天童
傑云南泉起模畫樣長慶披沙揀金雲門鼻孔先穿

雪竇據款結案拈拄杖更有一個在什麼處擲下拄杖　靈隱嶽云王老師傾腸倒腹則不無爭見移風易俗在山僧祇養得一頭驢一向東倒西擂順時一日何啻千里萬里拗時直是一步不移且道與王老師水牯牛相去多少良久云漁人舞棹野老謳歌

天童覺云南泉牧牛可謂奇特直是一切處關防不得爲甚麼如此是他隨分納些些　報恩秀云南泉水牯牛無鼻孔你者一隊漢作麼生穿所以勝默老人道在一切同一切一切處放不得且道隨分納些些後如何蒭蕘莠稗愁耘鋤蹄角皮毛趁慣時　古南門云南泉祇知落草求人爭奈妄生頭角由得諸大宗師都向草中打輥未得個淨絕還見南泉撒手處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垂垂楊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卻自由幾度醉眠牛背上數聲橫笛一輪秋　懶菴樞

南泉水牯自天然隨分些些任變遷大笑一聲天地窄更無佛法與人傳　月林觀

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些兒冷煖祇自知分明說向誰　木菴永

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烟雨屬誰家　鐵牛印

南泉水牯忘鞭索南北東西共一家王稅及時都納了牧童橫笛遠山斜　天目禮

不如隨分納些些渴飲饑飡祇自知爛蹋春光烟雨足橫身宇宙更由誰　理安問

和和和東西幾何南北幾何歸去歸去兒風兒雨耕耨以時宴我倉庾　布溪森

南泉謂僧曰夜來好風僧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曰吹折門前一株松又謂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什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株松曰是什麼松師曰一得一失

翠巖眞云衆中商量甚多有云前來據實抵對所以云得後來不合云是什麼風所以云失然祇知車書混同泥玉一所何哉不知道之根源理之深淺要會麼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昭覺勤云大凡酬唱隨機著眼辨龍蛇別緇素所謂打鼓弄琵

琶相逢兩會家祇如南泉道一得一失敢問阿那個得阿那個失者裏須是向上人始得還委悉麼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南泉訪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江南來丈曰還將得馬大師眞來麼師曰祇者是丈曰背後底聻師拂袖便去

八面當風祇者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賣身王老師不作賤兮不作貴 龍門遠

兄難兄弟難弟馬祖眞祇者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面無風波自起 石溪月

南泉問神山什麼處來曰打羅來師曰手打脚打山無語師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山便問手打脚打師曰分明記取已後遇明眼人舉似它

雲巖晟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　保寧勇代云和尚具一切智

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撫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艸一束放在首座前

國淸英云趙州南泉大似屋裏販揚州首座恁麼可知禮也

等將草料好供看何故皮毛要一般惹起群中相似者翻令頭角不完全 寶葉源

南泉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中心樹子那無語

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成　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　資福王代云和尚已動爭禁得它人不動　江天銓代云我若在拉來曳磨　磵南音舉云不得動著中心樹子首犯者罪加倍比來曳磨如今却不成前言不副後語恁麼即不曳也謝子勤勞和尚已動爭禁它人不動癩兒牽伴我若在即拉來曳磨刺腦入膠盆總云好箇中心樹子無端被南泉七花八裂了也吹餘不避腥羶也入一分不得動著中心樹子便云合取狗口管教王老師有口瘂却

南泉問陸亘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

神鼎揆云文韜武略滿腹中兵致君澤民即不無陸亘要作祖師門下客亦未可在若具宗門向上爪牙

說甚生靈遭塗炭王老師也須照顧始得復頌
生靈塗炭起死回生拔眼中屑抽腦後釘翻思素墨
悲絲染自古雕文喪德人
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於路分袂師
插下拄杖曰道得也被者箇礙道不得也被者箇
礙歸宗拽拄杖打師一下曰祇是者箇王老師說
甚麼礙與不礙魯祖曰祇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
還有不播者麼祖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祖
作掌勢
難兄難弟一二三四同母而生個個相似竿木隨身
逢場作戲莫言礙塞不得一句播大播地佛鑑懃
礙與不礙龍吟霧起播與不播蠅附驥尾南北東西
千里萬里俊哉正覺顯
南泉同三人喫茶次魯祖提起茶盞曰世界成時
便有者箇師曰今人祇識者箇不識世界宗曰是
師曰師兄莫同此見麼宗却拈起盞曰向世界未
成時道得麼師作掌勢宗以面作承掌勢
昭覺勤云魯祖簸土揚塵南泉和泥合水歸宗火亂
灰飛杉山坐觀成敗還委悉麼箭鋒相拄不相饒四
人共拈一隻盞
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却知有
大溈智云三世諸佛既不知有黧奴白牯又何曾夢
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
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
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博山來云手拓地尾連天
王老師異類中行也三世諸佛不知有掬明月於無
影樹頭黧奴白牯却知有剪白雲於不應山谷何人
知此意除是長嘯者　懸菴孟云我要問諸人如何
是黧奴白牯知有底事有對云黃金國土瑠璃地獅
子巖前水草香菴云你作恁麼語話銜鐵負鞍有日
在
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黧奴白牯却知
有戴角擎頭師子吼四棱蹋地又團圝八角磨盤空
裏走擬推尋劈脊摟拈得鼻孔失却口爲問普化一
頭驢何似子湖一隻狗圓悟勤
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

彌大洋海裏翻筋斗 徑山杲二

黧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簸箕作簸斗

趙鳥巢南枝冀馬嘶北風黧奴弁白牯寸步不曾通千山都坐斷萬派盡朝東天王纔合掌那吒撲帝鐘 或菴證

波波挈挈氈氈毿毿百不可取一無所堪默默自知田地穩臉臉誰謂肚皮寬普周法界渾成飯鼻孔欒垂信飽飧 天童覺

野老祭江神乞兒打筋斗莫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 樸翁銛

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有功者罰無功者賞拍盲衲子走天涯空費草鞋百千緉 淑安周

二八嫦娥亦雙手反著藍衫拕地走劈頭撞翻三脚驢倒騎歸來變作狗 夢菴律

季布祇重然諾子房不貴封侯端坐孤峰絕頂知君未善優游豈不見曹山不墮尊貴大潙變作水牛 天水廣

南泉因座主辭師問甚處去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噓曰是多少主便出去

石霜諸云不爲人斟酌 先曹山云賴也 雲居膺云非師本意 長慶稜云請領話 雲居錫徵云座主當時出去且道是會不會

南泉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拈起鐮子曰我者鐮子是三十文錢買曰我不問者箇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我用得最快

茅鐮三十文錢買覿面高提第一籌直下便知歸去路也須更上一層樓 圓通仙二

撥艸瞻風探祖禪誰知艸裏有南泉分明一句無私語徹骨風生天地寒

忽忽禪客問南泉款段徒勞痛下鞭今日爲君重漏泄翩翩孤雁下遙天 道場如

南泉入園次見一僧乃拋瓦礫擲之其僧回首師乃翹一足僧無語師便歸僧後請益曰和尚適來擲瓦礫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

麼生僧無對

石霜諸因僧問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舉手云還恁麼也無

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艸來

類中難辨要分明戴角披毛卒未醒銜取艸來方定動頭頭物物自眞靈汾陽昭

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與誰同若銜枝草時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佛印元

異類中行得自由拽穿鼻孔卒難收草枝銜得相逢處高臥深雲任白頭佛慧泉

南泉住菴時有一僧到師向其僧曰我上山待到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伙就牀臥師待不見來遂歸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箇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五祖戒云也是貧兒思舊債　翠巖芝云兩箇漢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高峯妙云南泉雖則步步蹋實未免隨人起倒者僧縱解飽食高眠決定不知飯是米做高峯恁麼告報設有一字虗妄永墮拔舌地獄

愚菴盂云當時者僧風儀令人可愛南泉過後思君子見之晚矣彼時下山來何不掘個坑將者僧埋却豈不據款一結有僧云老漢吩菴乃與一頓棒趁出　雲菴悅云南泉雖有陷虎之機要且未盡其善當時見他高眠枕席但呵呵大笑管取疑殺者漢

聖可玉云說甚麼二十年不見道者打破鍋盤時早不見了也泉去身邊臥尋踪捕影二十年後恁麼學

意在於何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吹毛劍利逆水波清丈夫氣志不順人情君征塞北我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平南堂靜

短褲長衫白苧巾咿咿月下急推輪洛陽路上相逢著盡是經商買賣人虛堂愚

一把黃金鍍鐵頭引他白日鬼來偷自從去後無踪跡入眼靑山總是愁中峯本

五陵公子休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春到江南二月

後黃鶯啼徧杏花村 山夫正

南泉翫月次趙州指月問曰何時得恁麼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秖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

天童覺云二十年前且置二十年後作麼生還知王老師行履處麼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　紫梅周云樂平者裏也不管你二十年前二十年後正當八月十五夜又作麼生良久云寧可截舌不可犯諱

劍落寒潭漫刻舟霜花浪急使人愁漁翁罷釣歸深隝一隻鴛鴦落渡頭 上方嶽

碧天新月影沉淵水底蛟龍驚不眠頭角忽然相抵觸飛烟走霧滿平川 古帆舟

南泉同歸宗麻谷去禮國師路次師於地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相中坐谷即作女人拜師曰與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師於是乃相喚便回

翠巖芝云當時若見每人與一棒且圖天下太平　雲居錫云比來要禮國師南泉因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報慈遂云秖如南泉與麼道是肯底語不肯底語　五祖演云三人是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　鷲福行云漢武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雖然三人中有見得國師底有見不得國師底　南華昺云動絃別曲還他麻谷歸宗掣鼓奪旗偏宜南泉老漢直得同行不同步纂理不黨親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天童覺云我當時若見便與抹却圓相不惟打破南泉窠臼亦乃教歸宗無著身處麻谷呈伎倆不得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果然果然　天寶樞云三大老途中與麼呈伎倆要見國師驢年也未得在　中峰本云南泉畫地爲牢歸宗墮坑落壍麻谷恭而無禮檢點將來一人眼空四海一人舌拄梵天一人入地獄如箭　笑巖寶云三人未發足前鼻孔巳在國師手裏直造中途果見弄粥飯氣　磬山修云三大老雖同條生不同條死各有出身之路然三人中有一人堪爲師若揀得出許你具擇法眼　天井新云一人買帽相頭一人將錯就錯一人看樓打樓更有一人額頭汗出

由甚箭射猿繞樹何太直千箇與萬箇是誰曾中的
相喚相呼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
平爲甚休登陟　明覺顯
漫漫大地盈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翁披蓑月下
歸誰道夜行人路絕　保寧勇
巧奪豪拈浪苦辛誰能於此辨疎親落花芳艸空岐
路細雨斜風不見人　晏古佛
南泉龐谷與歸宗道眼元來總不通去禮國師瞻相
好區區祇到半途中　疎山如
手攜花鼓到城根反著蘇谿過短門笑把柴頭書古
字大家來步月黃昏　月堂昌
野店齋餘聊問津作家竿木鎮隨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尼無著
金鍼繡出玉鴛鴦石女擎來不覆藏剛被木人偷眼
覷至今兩兩不成雙　萬菴柔
孩兒三個抱花鼓打得南邊動北邊斗柄夜垂天欲
曉笛聲吹散玉樓前　南詢參
南泉詢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主曰和尚爲某
甲說禪某甲爲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子換
銀彈子去
法林音代僧云不謂宗門下也是者搽扭揑鼻孔
盤走珠兮珠走盤當機脫略好生觀世人知貴不知
價信手拈來也不難　正堂辨
南泉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
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
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　臥龍球云和
尚屬某甲去也　禾山殷代云是何道理　明招謙
代拍旁僧背云好著不著去　雪竇顯云雖然作家
競買要且不觧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翠峰也擬酬
個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路良久云別處容
和尚不得　隱靜岑云某甲報恩有分　雲居莊云
鼻索在某甲手裏　笑巖寶云山僧今日斬新出箇
價直教老漢更屬人不得屬已不得待云不作貴不
作賤你作麼生買但道請和尚還歸方丈喫茶　愚
菴盂云翠峰祇可作南泉奴祇如進且無門退亦無
路還容得翠峯麼　古南門云諸老宿與麼拈提還

愜南泉意麽殊不知南泉以已方人因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當時待伊恁麽問但云與麽則和尚與某甲平出也既顯自己手脚便不虛他一番法施還會麽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龍池珍云和尚三行半倩誰寫　天目律云王老師祇求要人著價殊不知婢使奴兒千古自招

王老明明要賣身一時分付與旁人可憐天下爭酬價 佛印元

父易雖成契不眞笑 巖寶演

南泉舖席大開張差寶希珍壓市行競買雖多酬價少至今天下錯商量 瑩軒遷

賣身王老難爲價貴賤俱非不易酬若使當時無退悔喚來分付與園頭 海印信

不作貴兮不作賤翻覆高低隔一線利害分明說向人伶俐衲僧見不見 獃堂定

年老心高出入無度貪程夜行打失火炬咄劈破鬼門關悉唎悉唎囌嚕囌嚕 夢菴律

南泉因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

徑山杲云合掌太僧生叉手又俗氣總不恁麽時尊體無頓處無頓處有巴鼻唵蘇嚕蘇嚕悉唎悉唎喝

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天寧琦云叉手太俗合掌太僧不僧不俗誰敢安名檢點將來也是𡎺生招箭且道落在者僧分上南泉分上

合掌太僧叉手又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換步移身振古風木人共唱無生曲 大洪遂

南北東西無不利令人深愛老南泉眉毛斷結如相似鼻孔遼天不著穿 龍門遠

南泉因趙州問知有底人向什麽處去師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曰謝師指示師曰昨夜三更月到窗

雲峯悅云若不是南泉後語洎被打破蔡州　徑山杲云雲峯失却一隻眼殊不知祇因後語當下打破蔡州　洞山瑩云雲峯看樓打樓徑山因孔著楔若約衲僧眼目敢保俱未夢見且道洞山有甚長處良久云獅子不食鵰殘俊鷹不打死兎

掠賊鼻孔何處是亂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驢

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保寧勇

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窗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鼓山珪

度體裁衣量水打確毫釐不差且居門外 徑山杲

檀越家中作水牛收來放去任優游不曾犯著人苗稼何必南泉對趙州 照堂一

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貪程未歸客徒自覓行蹤 木菴永

窈窕佩香濃思君趁曉風落花羞對面轉步躡芳叢 晦山顯

有身慵臥象牙牀轉步牽裾到畫堂覆面若無三尺布幾乎羞殺負心郎 白岩符

南泉遣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乃問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如何是寬廓非外沙瞪目視之曰如何是寂寥非內沙閉目視之僧又問趙州如何是寬廓非外州作喫飯勢曰如何是寂寥非內州以手作拭口勢師聞乃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

昭覺勤云南泉雖則養子之緣其奈憐兒不覺醜殊不知者三人一人有目無足一人有足無目一人足目俱無雖然如是皆可與南泉爲師爲甚如此理事分明

南泉因僧問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師曰父母巳生了鼻孔在什麼處

國清英云去時鼻孔撩天來時脚踏實地爲什麼討人處分良久云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

南泉會下典座辦兩分食詣園中管顧園頭食時展鉢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乃敲鉢一下又鳴再敲一下鳴旣住頭乃問典座會麼座曰不會又敲一下

法林音代座云此來兩分如何又要三分豈不令他園頭口啞不然將食個在鳥前看園頭又作麼生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馬祖嗣 一日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響歸宗元來

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竪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

雪峯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山便打峯便走山召云存衲子峯回首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　翠峯顯云歸宗祇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令未明斬蛇乃云大衆看翠峯今日斬二五條以拄杖打散

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偸膠黐迷徒夢裏爭脣吻却憶隨他去一隨海印信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鈎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南華昺

歸宗因李渤刺史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竪起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飽學措大拳頭也不識曰某甲實不會師曰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法林音云歸宗祇知他人措大不知自己措大更甚乃竪拳云者是祖師西來意會得一任途中受用世諦流布會不得途中受用世諦流布總隔三塵在忽有箇云此是拳頭法林不妨云也祇要你者摸道

金山銓云刺史放憨歸宗饒舌祖師西來意總未夢見在

歸宗示衆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來大衆近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聞師曰一隊漢向者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趁呵呵大笑歸方丈

無學彈指超圓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棒頭指出金剛王險惡道中爲津梁圜悟勤

歸宗與南泉同行一日告別煎茶次泉曰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向後忽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者一片田地好卓菴曰卓菴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踢却茶銚便起曰師兄喫茶了某甲未喫茶師曰作者箇語話滴水也消不得泉休去

五祖戒云南泉祇解作客不解作主　潙山喆云南泉逢强即弱歸宗逢弱即强三十年同行畢竟事不

涯商量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昭覺勤云鷺鷥之句誰不從然有般道南泉搆他歸宗不著所以遭他呵叱殊不知行人更在青山外蔣山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南泉探頭太過歸宗壁立萬仞且道還有出身路也無喝下須教三日聾　天童華云南泉貪程太急歸宗薄處先穿二老雖發明馬祖正眼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何故家住東州

歸宗因小師辭乃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者裏祇有一味禪僧問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來道來僧纔開口師又打

黃蘗運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箇箇屙漉漉地惟有歸宗較些子　翠峯顯云以強欺弱有甚麼難我者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但向道收待伊拈起有般無眼漢祇管喫吽吽雪竇門下誰敢　昭覺勤云若非黃蘗深辨端倪洎乎勞而無功　天井新別云祇因黃蘗深辨端倪所以勞而無功　資福先云歸宗幸是好一味禪無端傷鹽傷酢却成五味了也如今有辭去學五味禪但云善爲道路若是箇漢必然別有生涯　天寧琦舉黃蘗語畢云說什麼較些子直是未在我者裏祇有一味禪便與掀倒禪牀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五味與一味喫了須噫氣金輪峰下令行時凛凛清風誠可畏石碧明

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連苦蹉過叢林幾後生長靈卓

雪裏梅花霧裏山看時容易畫時難早如不入時人眼多買臙脂畫牡丹雪谷永

歸宗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師接得便使良久曰莫便是俊快底白侍郎否曰不敢師曰祇有過泥分

堂堂非是小人儒得得深雲訪隱居巳與過泥殊不恥更何言外見親疎寶葉源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

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還聞麼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三聲鼎蓋普門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半空飛花片點莓苔 絕岸湘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你道還信否曰和尚言重安敢不信師曰祇你是曰如何保任師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僧有省

法眼益云若無後語何處討歸宗　雪竇向祇你是處別云侍者寮喫茶去

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翹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三箇見在一任選取

觸目菩提一撒沙示渠三箇更周遮衲僧相見呵呵笑春鳥喃喃罵落花 海印信

歸宗因普請入園取菜乃畫圓相圍却一株以標插之曰輒不得動著便去少頃來見菜猶在遂以棒趁曰者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躍倒標子拔菜而歸

雲居莊云設有僧拔却者一株菜莫契得歸宗意麼拈拄杖敲香几云歸宗和尚來也靠拄杖下座

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曾聞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師曰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著李俛首而已

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劄不回頭滿地生荊棘龍宮海藏兮非多石火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峰下墨池邊八駿如風追不及 佛慧泉

萬卷詩書一時頭角纔跨宗門便施謀略古歸宗眞老作祇顧滿彎弓不知誰見雙鵰落絕毫絕釐如山如岳堂堂氣宇冠儒林浩浩淸風播寥廓 凝禪妙

宗鑑法林卷十一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三世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馬祖一嗣　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投子同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雪竇顯云我要不全底頭角　石霜諸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竇云犀牛兒猶在　保福展代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竇云可惜勞而無功　資福寶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竇云適來為甚不將出　雪竇顯云若要清風再振頭角重生請諸禪德下一轉語乃問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僧云大眾參堂去竇喝云拋鉤釣鯤鯨祇得箇蝦蟆　雲居舜云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為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見他道還我犀牛兒來祇對云已颺在搕𢶍堆頭了也　地藏恩云從上知識各說異端作麼伎倆其奈總未知犀牛兒所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別處容和尚不得　寶壽新代云幸遇某甲若是別箇一場禍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盡隨雲雨去難追明覺顯

扇子破索犀牛圈圖中字有來由誰知桂轂千年魄妙在通明一點秋天童覺

明月冷相照清風卒未休鹽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辯堂清

犀牛扇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角不全收拾取雨餘風月滿長川佛燈珣

犀牛扇子有來由幾度拈來幾度休荷葉亂傾珠的皪一番雨過碧溪頭懶菴樞

格外提持識者稀英雄到此盡瞖迷驀然一豁雙睛瞎萬象森羅發上機碧露夢

鹽官問座主業何經論曰華嚴經師曰華嚴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言有四種師豎拂曰者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日下孤鐙果然失照

保福展代云若禮拜即喫和尙棒　禾山殷代云某甲不煩和尙莫怪　法眼益代拊掌三下　昭覺勤云鹽官以强淩弱則且置如何道得一句恰好免得他道鬼家活計良久云劍閣雖險夜行更多　大潙泰代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徑山杲代云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鹽官示衆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南泉云王老師不打者破鼓　法眼益云王老師不打　雪竇顯云打者甚多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鹽官好南泉云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云王老師不打兩箇既不奈何一箇更是懡㦬又云王老師不打還肯他諸方也無代云千年田地八百主

黃龍心云南泉法眼祇知瞻前不能顧後且如鹽官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處是破處還檢點得出麼直饒檢點得破處分明我更問你覓鼓在　天童華云南泉法眼大似喫李子祇向赤邊齩山僧今日與鹽官相見去也虛空爲鼓須彌爲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乃拈拄杖卓一下　天童傑云鹽官提水放火南泉撥亂星飛法眼埋兵挑鬬諸尊宿各出隻手幷無一人性懆祇是隨例扛鼓祥符直捷爲諸人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漆桶參堂去　天寧琦云且道甚處是他破處驢年夢見麼　寶壽新代云聽能仁鑑云二尊宿節拍相隨大似桑林之舞可謂解和雖然未免隨人脚跟轉大嚴今日要與鹽官相見虛空爲鼓須彌爲椎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切忌聞著

南泉王老太無端却逐鹽官作樂官西祖令嚴行禁止免他禪會錯欣歡南嚴勝

國師費力置面鼓猶勝塗毒萬千千解打南泉非好手至今天下勿聲寃埜牛平

鹽官會下有主事忽一日見鬼使來追乃告曰某甲身充王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覓其僧了不可得

洞山价代云被他覓得也　天童悟徽云前頭鬼使因甚見後頭鬼使因甚不見

脫却爛草鞵颺下破木杓報汝鬼大王弄什麼手脚

理安問

因風吹火力無多燎倒青藤裡絲蘿烟盡灰飛忘喫
鐵大王著甚鬼懡㦬漢 關嶮

鹽官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
淨缾來僧將淨缾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師
曰古佛過去久矣

雲門偃別云無朕迹　雪竇顯云直得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　潙山喆
云山僧則不然忽有人問但云大衆歸堂去若人向
大潙門下薦得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且轉身一
句作麼生道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東禪觀云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
者僧既不薦來機國師祇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
國師不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
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
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法林音云
東禪恁麼道還扶得起國師麼　南堂欲云國師不
得雲門洎合勞而無功總似雪竇未免白日見鬼如
今或有人問但向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
無私

鳥之行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
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 宏智覺

誰在玉樓相話舊一聲幽鳥最關情莫言未諳歸痕
苦春釀花奴愁正深 天章玉

居然已在蟾蜍窟丹桂婆娑顧盼中何事男兒不意
氣空教娥鬢倚秋風 白巖符

鹽官因法空禪師到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
曰自禪師到來我總未曾作得主人曰請和尚便
作主人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空下去明
日師令沙彌屈空到師却顧沙彌曰咄者沙彌不
曉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人來空無語

酬醋慇懃全道義和光應物探來賓洪鈞律轉花千
樹客情猶自不知春旁敲正打喪却全身數聲黃鳥
青山外占斷風光作主人 達變權

空逐烟花入汴京客情步步隨人轉通身出沒老鹽
官龍駕輣驂善舒卷滯殼禽有何限衝霄逸翮從來

鮮遼菴僊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馬祖一嗣住山後馬祖令僧問和
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曰馬祖向我道
卽心卽佛我便向者裏住曰馬祖近日又別師曰
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者老漢惑亂人未
有了日任宅非心非佛我祇卽心卽佛僧回舉似
祖祖曰梅子熟也

禾山殷因僧問大梅恁麼意作麼生山云眞獅子兒
天井新云卽心卽佛非心非佛牙齒無筋舌頭無
骨梅子熟也是黜罰語是證明語長安今夜家家月
幾處笙歌幾處愁　西遯超云馬祖添箇八兩連前
湊成一斤大梅已足一斤何妨佯推八兩雖然如是
未識他父子鍼芥水乳在咄咄自領三十棒
祇將馬祖鉛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
雨至今貧恨一身多一關溥
荷衣松食住深雲蓋是當年錯見人埋沒一生心卽
佛萬年千載不成塵瑩雲南
郞心葉薄妾冰淸郞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
笑半生誰信守孤燈圓翁敬
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
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五祖蕉

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
曰熟也你向甚處下口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
核子來士無語

翠巖芝云此二人大似把手上高山又云二人前不
至村後不迭店　寶峰文云且道二人相見還有優
劣也無　大梅轍代龐公云嚼破裏頭仁用核作麼
復呵呵笑云恁麼道也是臘月扇子　國淸英云二
大老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松源岳
大梅梅子熟龐老已先知正眼驗眞妄相逢拍手歸
龐公親到豎降旗一劍當頭斬萬機不是從前生龢
破爲他梅子熟多時辛菴儔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曰生死中無佛卽無
生死夾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
肎同上大梅夾乃問不知那箇親那箇疎師曰一

親一疎夾曰未審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次日上方丈夾再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曰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

雲峰悅云夾山祇知失却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眼　翠峰顯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當時聞舉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　昭覺勤云生死爲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韝若解險絕承當卽證六通八解　雪竇雲云祇如失却一隻眼換得一隻眼同別在甚麼處若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不然更爲下箇註脚失却一隻換一隻今朝却是四月一一年三百六十日每日盞盂兩度澄參　古南門云翠峰醉後添杯不知大梅牙如劍樹二老葛藤早已劃斷夾山失却一隻眼過後方知那一隻眼向甚處去也古南確實評量有佛無佛死生生死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未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怨不平待得權衡來就手方知斤兩自分明心聞賁

同行自古不相冝峰頂老人何足論山凹落盡桃花片流水依前遶竹門懶菴樞

竹籬茅舍酒旗斜一箇葫蘆敗兩家酒後不知天與地歸來滿地是桃花雪菴瑾

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蔕甜兩般滋味惡終後入黃泉應菴華

佛之一字强安排有無生死一坑埋大梅老子舌無骨臘月蓮花火裏栽雲巢巖

青天白日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贓叫屈無門開

大梅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西來無意鹽官安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備云鹽官是作家　雪竇顯云三箇也有　黃龍新云三箇也有是死漢是活漢　昭覺勤云一串穿却活中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到處鹽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鬧比鄰月堂昌二

因事長智認渠遭累翻身曉行全家富貴競頭擡薦自埋沒逆順是非誰可出提起是令放得行兩手扶犂水過膝

大梅一日示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鼯

鼠聲乃曰即此物非它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

雪竇顯云者漢生前莽鹵死後顢頇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秖管道貪程太速　寶峰文云既非他物是什麼物　地藏恩云是什麼語話　興善廣云者漢臨歿猶口中澀澀底即此物非他物顢頇不少咄

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眞化不移何妨出沒永明壽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馬祖一嗣初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座師便行頭召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秖是者箇回頭轉腦作麼師大悟乃拗折拄杖棲止焉

洞山价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程途　長慶云險　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覺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什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　翠巖芝云石頭據座五洩回首石頭召他却成多事　雲峰悅云大小石頭坐不定把不住似者擔板漢放去便休又喚回被他糊塗一上道我向者裏有箇悟處驢年夢見　溈山行云五洩當時便去可謂坐斷天下人舌頭既被喚回已是糊塗不少拗折拄杖也是賊過張弓秖如石頭據座意作麼生　地藏恩云秖合與麼去不合與麼來

在途在舍若爲酬莫把先師一例求雄雄氣宇如王者未免半邊無髑髏龍門遠

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眼一齊開要知不假修持力生死悠悠任往來成枯木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馬祖一嗣初參馬祖作街坊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曰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靈魂往那方孝子哭哀哀師忽省悟

雲居莊云大小盤山秖認得箇昭昭靈靈者裏若有者般人必然別有生涯且道是什麼生涯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魂靈往那方踴躍自然全體露始知徧界不曾藏海印信

未審靈魂往那方無棲泊處露堂堂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月林觀

忽聞幕下哭哀哀頓使天台對五臺風月一天今古在通身是口也難開誰菴演

薤歌聲咽些聲長聽得哀哀忽斷腸依舊紅輪西畔沒大千無地著淒涼天目禮

薤露淒涼亦可憐白楊丹旐去翩翩哀哀聲裏無消息打著南邊動北邊北磵簡

盤山一日於街市見人買肉曰精底割一塊來屠兒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塊不是精底師大悟歸舉似祖祖印可之

箇事分明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南華昺

江邊送客上扁舟相對漁翁暗擲鉤一掣錦鱗隨手上遠山疊疊水悠悠妙峰善

半畝荒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啼鶯喚醒佳人夢故友親從邗上來拳石沃

盤山曰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

天童覺云有錢不解使解使又無錢作麼生得十成去娶他年少婦須是白頭兒　報恩秀云今時路頭不得全體非心非佛有缺神用欲得十成去除是三冬向火六月賣冰始得所以道娶他年少婦須是白頭兒然則調和琴瑟一句作麼生道長翁短婆婆遞互斯折磨

盤山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水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翠峰顯

靑靑入座當軒竹黯黯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羨處夜深流水響潺潺佛鑑懃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山容雨過松韻風吟橫眠倒臥無餘事一任莓苔滿地侵佛性泰

山舍無塵分外淸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掩室開

依依楊柳欲藏鴉社後東風卷落花理策邀朋何處

好山南山北看桑麻 愚谷困
江上漁翁把釣垂生涯隨處不須歸夜深月下饒淸
夢風壓輕雲貼水飛 雲巖喜
盤山示衆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
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洞山价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　雲門偃云直饒恁
麼猶是半途未是透脫一路良久云天台華頂　徑
山杲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淸化
嶷喝一喝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東明鑑舉光境
俱忘復是何物喝一喝云是什麼光境未忘復是何
物乃舉拂云喚者箇作什麼復喝一喝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來春巳
老落花流水遶孤村 肯堂充
描不成兮畫不成臥龍長怖碧潭淸擬心湊泊終難
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松源岳
玉露暗飄無影樹金風微動夜明簾木人鞭起泥牛
吼不許蒼龍臥碧潭 笑隱訢
盤山曰諸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
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
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
徑山杲於心心無知下云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愚菴盂云若論本色衲子實無如是刀若論本色衲
子實有如是刀一僧旁哂云不見盤山道學者勞形
如猿捉影盂云咄情知你坐在鬼窟裏
盤山曰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
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
雪竇顯云晝行三千夜行八百是我尋常用底且拈
放一邊汝諸人向什麼處見盤山　徑山杲云若能
如是揑目生花　翠巖喆云要見盤山則易要見徑
山則難　靈巖儲云開眼也著閉眼也著甚處不是
盤山良久喝一喝云瞌睡漢醒也未
山旣孤峻遊人罕至玉旣無瑕莫辨眞僞 黃龍新
山忘孤峻玉無瑕到處仙源是我家堪笑葛洪曾未
悟遠從句漏問丹砂 天目禮
盤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慈明圓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瑯琊覺云上來講

讚無限良因　楊岐會云口上著　徑山杲云向上
一路熱盌鳴聲　天童傑云向上一路掘地覓天
薦福璨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深諦律尼娑婆訶向
上一路千聖不然蘇嚕悉唎娑婆訶諸人與麼領會
歌羅歌羅　天寧琦云諸大老盡力道祇發明得向
下一路若是向上一路驢年夢見麼　平陽忞云盤
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抱贓叫屈作麼慈明道向
上一路千聖不然且莫詐明頭徑山云向上一路熱
盌鳴聲合眼跳黃河千巖道向上一路在你脚底接
竹點青天先老人道向上一路踢破草鞋猢猻倒上
樹者五箇漢被山僧一時領過了也畢竟作麼生是
向上一路拈拄杖起身云歸堂喫茶　開先金云向
上一路良久云屋漏看星眠　天井新云向上一路
墮坑落塹夜夢不祥書在壁上　廣教玉云向上一
路三生六十劫　法林音云向上一路咄
盤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皺
處方知千聖不能傳白雲端
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彌頂上駕起鐵船徑山杲

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著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
心行人路上空啾唧松源岳
盤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描得吾眞麼衆將所寫
眞呈皆不契普化出曰某甲描得師曰何不呈似
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者漢向後掣風狂去
在
保福展云普化掣顛不少盤山醜拙更多　長蘆了
撼身云快活殺我也若無爍破乾坤底眼怎見得金
璞玉復云山僧依普化樣子摹得一本今夜展開要
使大衆瞻仰遂打一筋斗歸堂　棲霞成云若是臨
濟大師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賴過盤山放過且道
者棒落在什麼處你若道便好劈脊我也知你瞎棒
亂做　國清英云咄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師眞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絲頭
意白鼻崐崙賀新正龍門遠
徹底冰壺無影象倒翻筋斗驀難成千峰雨歇黃梅
後桂魄還從海上生雪菴瑾
清奇古怪孃生面妙筆丹青作麼施者斷十分傳得

似依然畫虎祇成狸 寶葉源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馬祖一嗣) 到臨濟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師近前曳濟下禪牀却坐濟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曳師下牀却坐師便出去

因聖穎云禪德此二尊宿如此意作麼生今人盡道照用照什麼盌一切人祇解自騎馬去捉賊自持刀去殺賊二人偏能奪賊馬捉賊奪賊刀殺賊雖然如是臨濟得便宜却是失便宜　仰山欽云二老恁麼激揚雖則百千手眼一時俱露又怎免得二俱瞎漢且道還有檢點得出麼瞎　天寧琦云二老主賓互換縱奪可觀如猛焰燒空忽雷震地相似雖然與他大悲千手眼有何交涉祇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多年塞上祇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單槍戰數場好是見機開一箭 保寧勇

相逢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瞋息間旗鼓縱橫渾莫辨試問何人得勝還 普融平

賊隊相逢午夜時攙旗奪鼓討便宜驀然天曉重相見滿面羞慚各自歸 別山智

倒駕檣帆弄海風掀翻地軸逞豪雄抉開頷下驪珠色一鉢收歸兩毒龍 理安問

醉酣楊柳樓頭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交錯觥籌無限意相看銘酊總顏紅 芥隱現

麻谷與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不婆曰不溼脚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又問婆住甚處婆曰祇在者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攜盞三隻至謂和尚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傾茶便行

承天怡云婆子如驍騎臨陣爭奈探頭太過麻谷三人似老將巡邊把定有餘檢點將來猶欠一著

陝路相逢不等閒旗槍倒卓話翩翩及乎話到中原事汝陟高崗我涉川 磬山鼎

麻谷持錫到章敬繞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敬曰是又到南泉亦如是泉曰不是不是師
曰章敬道是和尙爲甚道不是泉曰章敬卽是是
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長慶稜代谷於是處云和尙佛法身心何在又代
谷於章敬卽是是汝不是處云是什麼心行　保福
展別云但振錫一下而出又云章敬南泉可謂一是
一非又云麻谷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
麻谷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　雪竇顯代兩處俱云
錯　溈山喆云章敬道是落在麻谷彀中南泉道不
是亦落在麻谷彀中今日忽有人恁麼來但云未到
者裏好與三十棒　泐潭淸云章敬道是也好與三
十拄杖南泉道不是也好與三十拄杖何故是與不
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　勝默光云是無
可是非無眞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鷄晝夜徒自
支離我無三寸鼈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　天
寧琦云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
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翠峰顯
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之波透出誰可憐箇漢皮無
血篤與靑龍不解騎南堂靜
是是放出南山眞鼈鼻不是不是勸回千里追風驥
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
趙州東壁挂葫蘆堪笑維摩談不二窮谷連
妙轉之機掣電飛目前生殺盡交馳明珠自有明珠
價休向籬邊彈雀兒不菴永
麻谷一日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尙
爲甚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
不周曰如何是無處不周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
無用處師僧著得一千箇有什麼益
昭覺勤云者僧一期可觀可惜有頭無尾若不是麻
谷作家洎合放過且道那裏是落節處撥開向上竅
能有幾人知　溈山果云者僧祇知腦門著地不覺
當面錯過當時若據令而行何處更討麻谷
麻谷一日紙帳內坐以手巾蓋頭披雲入見便作

哭聲良久出去法堂繞禪牀一帀却入撥開帳見
師去却手巾而坐乃曰死中得活萬中無一師便
下牀就位作抽坐具勢雲近前把住曰前死後活
你還甘麽師曰甘郎甘阿師堪作甚麽雲推開曰
知道你前言不副後語

昭覺勤云入寺看額見表知裏披雲慣作高賓拈尾
作頭拈頭作尾疏谷孟嘗門下看他酬對不道他不
知有祇爲用意太深當時待伊道死中得活萬中無
一但云蒼天蒼天何故得入一牛還人一馬

五十笑他先百步何如騎馬勝騎牛不須重較多和
少歸到家山郎便休 盧堂愚

乍雲乍雨孟春寒叠亂靑山不一看坐久無聊不堪
甚悶人天氣失人歡 西嵓傳

疏谷問僧甚處來曰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珍重
師下禪牀擒住曰者箇師僧問著便作佛法抵對
僧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
師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
年松

磬山鼎云疏谷擬將斷貫穿者僧鼻孔殊不知自己
鼻頭却被牽上曳下復頌
山川桃李笑成蹊一抹烟雲樹樹齊看徧春來花事
好鷓鴣深入亂峰啼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馬祖一嗣 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
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

後有僧擧似百丈丈云一合相不可得 長慶稜別
云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雪竇顯云
何不與本分草料 昭覺勤別云收得安南又憂塞
北 南堂欲云諸老與麽答話可使千古流芳若要
塞斷衲僧咽喉猶未在今有人恁麽問但云冬至寒
食一百五上元定是正月半 洞山瑩別云心不負
人面無慚色

終日論文不記年禪心淡薄契幽玄白雲繚繞靑山
在一法無私萬古傳 大溈智

陰雲四望失孤郵洞口秦人鎭掩門無數桃花流不
盡溪邊猶有舊斑痕 法林音

西堂因李翺尙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言教僧曰

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翱曰總過者邊一
日問師馬大師有甚言教師呼尚書翱應諾師曰
鼓角動也
如菴彰云盡道李翱勘驗老僧殊不知在老僧面前
敗闕一上又向西堂處討巴鼻却被一撥直得轉身
無路還有爲他轉身者麼僧纔出菴遂云不是弄潮
手休入洪波裏
西堂普請次乃曰因果歷然怎奈何怎奈何時有
僧出以手拓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
衆者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獅子身
中蟲自食獅子肉
昭覺勤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令全提者僧異類
中行其奈龍頭蛇尾敢問大衆因果歷然一句作麼
生道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遭陷墜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
平陽忞
月皎波澄際雲消雨霽時一江紅葉亂無地寄相思
頌吉祥

西堂僧燒殺一僧一日現身索命師曰你還死也
無對曰死也師曰你既死覓命者是誰便乃不見
形
幻有傳徵云者僧現身索命是眞要命是不眞要命
西堂恁麼語是果還伊命是不還伊命
曾經鏖戰苦不負聖恩心忽聽綸音下山川艸木吟
磬山鼎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馬祖一嗣一日自燒浴僧問和尚
何不使沙彌童行師乃撫掌三下
曹山寂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
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西園撫掌豈不
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山云
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者奴兒婢子 天童覺
云識尊卑知貴賤西園是作家分玉石辨金鍮曹山
不出世者僧雖解切磋琢磨也祇向奴兒婢子邊著
倒還知麼放曠淋漓兩不傷猶是夜明簾外客
尋得桃源好避秦桃紅又見一年春花飛巳是隨流
水引得漁郎來問津三宜盂

宗鑑法林卷十三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三世

潭州東寺如會禪師馬祖一嗣嘗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曰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汝方刻舟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靑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伶俐阿師終不回頭轉腦 鼓山珪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 徑山杲

太平時節歲豐登旅不齎糧戶不扃官路無人夜無月唱歌歸去恰三更 開善謙

昨日因過竹院西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虛堂愚

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溼盡情都說了祇恐信不及 無門開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舉得十分未敢相保攜條拄杖閒行切忌回頭轉腦 照堂一

禪和包小娘腰老虎毛將軍刀更有江流上一條紙 畫橋溪鬧歌

東寺因崔相國入殿見雀拋糞於佛頂上乃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却拋糞於佛頭上師曰它終不向鷂子頭上拋

法燈欽代云怕佛 金山銓云面赤不如語直 磬山鼎云崔相好一杓可惜放過待道終不向鷂子頭上拋遂與一摑使東寺也知些臭氣好

東寺問仰山甚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將得來否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潙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眞獅子兒善能哮吼

佛鑑懃云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 天寧琦云仰山雖是個獅子兒怎奈把鎭海明珠作豌豆賣却千古之下遭人檢點今日黨理不黨親便是東寺到來也須勘過了打 洞山瑩云可惜東寺被他

珠光一爍直得龍頭蛇尾當時何不喚侍者快將糞箕掃帚來

善舞太阿鋒決無傷手厄慣編猛虎鬚必有全身策鎮海珠巧呈似離色離聲離名字栴檀林裏藏栴檀獅子窟中吼獅子 圓悟勤

無言可對口纔開已是和光吐出來東寺不知何意志深深一丈掘坑埋 雲衲慶

東寺因仰山機緣相見了却入客位復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山曰與麼相見莫不當否師便歸方丈閉却門山歸舉似潙山潙曰寂子是什麼心行山曰若不與麼怎識得伊

保福展云仰山大似蚊子上鐵牛　承天宗云仰山識得東寺强說道理卽得相見卽不可直使潙山親來也未能得與東寺相見在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馬祖一嗣 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宜珍重僧問如何是一言師乃吐舌曰待我有廣長舌相卽向汝道

黃鳥聲乾絲柳陰長門猶說不逢春玉簫吹處花空落翠聳過時月已淪 遠菴僼

南源因洞山來參纔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洞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昨日已蒙和尙慈悲不知甚處是與某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曰泊合放過遂辭去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曰多學佛法卽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卽是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毋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 潤菴怡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馬祖一嗣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淸談對面非佛而誰

法眼云是卽沒交涉

偃蹇蒼髯十萬本參差翠玉數千竿風敲月戶三秋冷雨打茅堂六月寒 石溪月

大珠曰身口意淸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

黃龍南云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旣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

海須到底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不到底不知滄海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乃頌

一踢踢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柏樹間

大珠問座主蘊何經論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則爲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

法林音代云和尚幸是大人

百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空能講得熾然常說有誰聽 本覺一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 馬祖一嗣 老宿見日影透牕乃問牕就日日就牕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

牕就日兮日就牕前塵不了費商量房中有客還歸去歸到無歸始見常 侶巖荷

惟政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是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即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與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怎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爲汝說了也 或作涅槃

溈山喆云百丈秖知瞻前不知顧後當時待伊道某甲不會但云老僧亦不會百丈若下得此一語非惟與南泉爲宗匠亦乃與天下人爲宗匠　天奇瑞云者兩箇漢拈頭失尾拈尾失頭既有不說底法還許你賓主問答也無饒你檢點得出進退無門更誇精細轉見不堪諸人到此作麼生請歸堂珍重

涅槃老子顚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人錯聽一時喚作鷓鴣詞 白雲端

不會誰不會相逢且喫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 長靈卓

鸞膠續斷絃屍血化驢乳從來不爲人今古參佛祖

箭既離絃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默時語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圓悟勤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尙沉吟而今便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 徑山杲

一個拽來還拽去一人牽去又牽來深山一段無根

樹直至如今鋸不開千巖長

惟政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

保福展云惟政因齋慶讚　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支提愛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京兆章敬懷惲禪師馬祖一嗣因百丈遣僧來囑曰待伊陞堂次乃展坐具禮拜了將伊一隻鞵以袖拂却上廳倒覆向下其僧至一如丈教師乃曰老僧罪過

黃龍新云百丈逞盡神通不消章敬道箇老僧罪過

鼓山珪云黃龍孟八郎猶欠一著在祇知百丈逞神通殊不知百丈伎倆俱盡祇知章敬道箇老僧罪過不知章敬一款便招會麼蛇吞蝦蟆猶自可更有蜈蚣在後頭

章敬因僧問心法雙忘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汚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句

洞山云道即甚易罕遇作家　魯菴遠云語不知邪正邪正足以障語言不知賓主賓主足以害言章敬知即知其如障語害言何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馬祖一嗣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僧上堂時出來與汝證盟師乃悟曰謝大衆證明繞法堂一匝便去

黃龍南云古人尙六耳不同謀那堪今日三二百衆浩浩地商量禍事禍事　昭覺勤云南老不妨因風吹火未免隨語生解若有問道林西來意但云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雞聲茅店月華明客夢沉迷尙未醒開得眼來天大曉鬔頭垢面便奔程絕象鑒

十八佳人嫁未酬每憑媒妁善搜求一從嫁却潘郎後便解人前不識羞竹屋簡

六月炎天雪滿巔那知身到淸凉山文殊舉手金剛窟收取玻瓈盞子還磬山脩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馬祖一嗣因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者箇大好供養師曰非惟者箇百味珍

饒宅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
報慈遂徵云且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翠巖芝
徵云祇如杉山與麼道還免得無過麼若免得未具
眼在免不得又違前話
杉山喫飯次南泉收生飯曰生𠯆師曰無生泉曰
猶是末纔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顧曰作麼師
曰莫道是末
神鼎𢴆云衲僧家粥足飯足便休黏牙搭齒堪作甚
麼兩箇漢各與二十拄杖與麼判斷還有過麼檢點
得出亦須三十拄杖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
末纖毫不了亂縱橫 智門祚
生前一曲韻同條別管清音調自高一夜西風吹不
散梅花奏落徹雲霄 神鼎𢴆
杉山一日與歸宗南泉路次逢虎各從邊過了泉
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猫兒復問
師師曰似箇狗子師却問泉泉曰似箇大蟲
大潙智云三個老漢聚頭寐語若要徹一時參取者

大蟲始得復頌
一虎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爲伊途路不得
力空過浮生一夢中
一物兩名也大奇三人那箇可爲師頂門未具金剛
眼透出縱橫孰辨伊 開先瑛
五五二十五大蟲元是虎狗子與猫兒豈可同時語
夜閉門早關戶須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首透長安
盡是學子朝天路 佛鑑懃
筠州逍遙禪師 馬祖一嗣 因鹿西和尚曰念念攀緣心
心永寂師曰昨日亦有人恁麼道曰道什麼師曰
不知曰請和尚道師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
師召衆曰大衆直是頂門上著眼也鑑它不破
蔣山懃云老僧雖頂門無眼也驗得他骨出何以見
得古墓毒蛇頭戴角南山猛虎尾吒呀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馬祖一嗣 昔爲獵人因趁鹿遇馬
祖乃問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人祖曰汝
解射麼曰解射祖曰一箭射幾箇曰射一箇祖曰
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

箇祖曰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得射他一羣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者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遂擲下弓箭投祖出家

淸凉欽云且作麼生是一箭射一羣底道理直是三千大千世界生命也不消一箭　雪竇顯云馬師一箭一羣儘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石鞏一箭一箇却是好手翠峰今日效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看箭又云中也　翠巖芝云馬祖一箭一羣猶未善在山僧一箭射蠢動含靈無不中者雖然如是祇道得一半更有一半留與諸上座道

石鞏因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者底無生死

圓悟勤云還識者底麼俊鶻沖霄去懵鳥泊籬頭

鐵機信云大小石鞏只顧貪程不顧失脚

幽關春谷襲人衣香徑離披樵客歸欲執斧柯重伐柯年殘枝葉逐雲飛磬山鼎

石鞏凡見僧以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師曰看箭平乃撥開胷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師乃扣弓弦三下平乃作禮師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平後舉似大顚顚曰旣是活人箭為什麼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顚曰三十年後要舉此話也難

雲門問長慶作麼生免得他道半個聖人慶云若不還價怎辨眞僞門云入水見長人　首山念云人人盡道三平中的莫屈他也無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閒　雪竇顯云要先拗折不難怎奈三平中的了然則老宿要活三平且未免張弓架箭　支提愛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　高峰妙云石鞏張弓旁若無人三平承箭弄巧成拙然雖如是半箇聖人又作麼生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　中峰本云穿百步楊透九重鼓固是眼親手便其如半箇聖人有隱身之術石鞏之技窮矣　鼓山賢云披胷當箭死有大人之作然祇認得殺人箭再問活人箭錯過多少時也鞏爲作死馬醫雖然救得也祇是半箇了也　法林音云又道一箭射一箇

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弓擬定寰中寧知半聖難投款納璧牽羊信不通正覺逸

張弓架箭豈徒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意功高何必畫淩烟佛慧泉

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處斜陽一雁落秋天佛國白

解擘當胷箭因何祗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靈巖安

認得斑斑急上弦吼風一鏃去驚天近前仔細來觀覷誰把藍田石射穿心聞賁

石鞏問西堂藏你還解捉虛空麼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一下師曰你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堂鼻孔曳堂作忍痛聲曰大煞曳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寶壽方云我若作西堂待道還捉得虛空麼亦云捉得云作麼生捉直把石鞏一脚蹋倒　白巖符云旋乾轉坤不無石鞏當時被西堂近前劈面便掌又作麼生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馬祖一嗣　每見僧拍手鼓脣曰嗚哪嗚哪仰山乍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復向中心立師曰什麼處得此三昧山曰於曹溪脫印子上學來師曰接什麼人曰接一宿覺乃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學來

瑯琊覺云愁人莫向愁人說　法林音云笑殺旁觀」

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承受處靈將謂胡鬚天下赤元來更有赤鬚胡正覺逸

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拍是令慈受深

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去師曰譬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一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獼猴即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山禮拜曰適來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睡外獼猴欲相見時如何師下禪牀捉山手作舞曰猩猩我與汝相見了也

信相顯云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

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暗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者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　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祇是箇弄精魂手脚佛性叢在什麼處　報慈遂云若不是仰山怎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東塔明云大小中邑錯下名言又喚作佛性又喚作獼猴復鼓掌呵呵笑云是何言歟　翠巖喆云大小中邑被仰山一拶未免手忙脚亂翠巖則不然如何得明見佛性劈脊便棒何故免得猩猩貪醣

睡勞他六戶喚頻頻

凍眠雪屋夜摧頹窈窕籬門夜不開寒槁園林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筒灰天童覺

人人有箇老獼猴暮四朝三卒未休喚著便能知落處入花甎上輥金毬慈受深

一室虛涵對六窗獼猴留在更無雙忘懷絕慮獼猴死一國安寧六國降南堂靜

一室蕭然五窗廓爾中邑仰山自作自起拈弄一箇猢猻作出千般學止㳙㳙我識得你皖山凝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馬祖一嗣因南泉來見師面壁而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撿點儂家事更多西巖惠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馬祖一嗣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妄想又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

雲寶頌於莫妄想處云塞却鼻孔於即心是佛處云拄却舌頭　昭覺勤云正當恁麼時舌頭又拄却鼻孔又塞却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便打　古南門云一轉語無繩自縛一轉語金鍮不辨一轉語堆山積嶽更有一轉語三十年後

王令咸嚴誰敢擬纖毫纔動鐵輪隨時人祇見錐頭利幾人能見利頭錐佛鑑懃

無業示衆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

白雲端云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

胎馬腹裏去　磬山脩云未盡淨盡山僧今日齊拈
却諸人還見一毫頭麼喝一喝云切忌鑽龜打瓦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孤胡鬚將謂赤更有赤鬚胡
南巖勝
一道如絃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見射鵰人
鼓山珪

信州鵞湖大義禪師馬祖一嗣　因唐憲宗詔入麟德殿
論義法師問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宗
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者一點尚不奈何
說理談眞面紫宸鵞湖大義枉勞神由來佛性難名
邈爭似君王默契親天目禮

鵞湖又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為道有
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
知者是乎有曰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
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曰四禪
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
定是乎衆皆杜口
徑山杲云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　天寧琦
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鵞湖學順宗問尸利禪師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
性成佛去利曰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曰
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
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之
瀛山誾云若道不離陛下所問即是佛性鵞湖眉毛
亦須倒豎何故祇曉眼橫不知鼻直　法林音云奴
見婢殷勤
因地而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離
親認著依前還不是枯禪鏡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馬祖一嗣　因唐順宗問佛從何方
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在世佛今在何處師曰佛
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
帝大悅
法身廣大等虛空生滅何須較異同夾路桃花風雨
後馬蹄何處避殘紅月江印

濛溪禪師馬祖一嗣　問僧甚處來曰定州師曰定州近
日有甚奇特事曰某甲旦過但聞鹽貴米賤苦無

奇特事師曰我者裏也只如此麤粥淡飯與僧別
無奇特事你又來者裏覓箇甚麼
雅淡梳粧色自眉清目秀總分明幸然不染輕敷
氣似錦花添數十層 頌古聯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馬祖一嗣 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師曰有曰和尚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衆
生皆有佛性和尚為甚麼却無師曰我非衆生曰
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
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可及
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
法林音於不是佛處別云是佛則有也
拈却者僧問去却京兆答浩歌歸去來清風偏六合
五祖演
裂破須彌鼻孔蹋翻大海乾坤面前百千諸佛盡是
我家兒孫 楚安方
京兆因僧問道在何處師曰道在目前曰我何不
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
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
汝還見否師曰無我無汝阿誰求見
神鼎諲云京兆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行眉究竟勞而
無功者僧祇解傍門尋討不覺身在帝鄉試問無人
無我畢竟是誰求見驀喝一喝云毗婆尸佛早留心
直至如今不得妙復頌
了無一物堪比論鼻孔依然搭上脣暖日爍開殿畔
雪何山松柏不青青
京兆草堂禪師 馬祖一嗣 曾參海昌昌問什麼處來師
曰道場來昌曰者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賊不打貧
兒家
汾陽昭代和聲便打
覓得桃源好避秦桃源花笑最關情自從拓落乾坤
外那管消長風雨聲 瞎山鼎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馬祖一嗣 示衆若論此事眨上
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
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
長慶稜代云悄然　保福展云三角賊過後張弓
翠巖顯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麼

此事蹉過尋有僧問眉毛為什麼不眨上峯便打
昭覺勤云喚作此事已是好肉剜瘡了也何況更云
眨上眉毛早已蹉過麻谷翠峰賊過後張弓則固是
更有一個驀拈拄杖下座　天寶樞云二大老恁麼
酬唱不妨雷轟電卷石裂巖崩若是此事白雲萬里
　古南門云三角眉毛若無翠峰泊合打作兩橛即
今有問劈脊便打討甚眉毛　廣教玉云二大老大
似饑鷹奪肉猛虎爭食雖則競價相酬未免取笑旁
觀山僧今日撾鼓陞座諸人簇簇上來總不敢動著
不用干戈管取風和雨沐天下太平其間一挨一拶
若言蹉過欺誑平人若言不蹉過畢竟喚什麼作此
事喝一喝下座　湘翁浤云三角殺人不用劍雪竇
活人不用刀麻谷擘海吞龍者僧藏機陷虎泰春今
日作箇甚麼風頭稍硬各請照顧眉毛
放下便穩四棱蹋地突出當陽人天不會天章玉
正令威嚴斷不容星移斗轉覓無蹤將軍勒起當頭
馬殺氣紛紛滾黑風獃堂定
龍蛇陣上走神駸電卷星馳較莫齊旂鼓一時俱奪

了美人猶在隔河西道隆興
暖風斜日引孤筇石徑誰憐碧草封覓得家園春已
去雲山極目翠重重雪刃起
三角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有僧問四黃四赤
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日為甚麼滿肚皮貯氣
師曰怎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去師曰直待
皮穿
平地安身未肯休花陰柳徑逐時流放教滿肚無閑
氣始信渠儂得自由慈受深
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荳粟曰意旨如
何師曰大衆歡喜受持
三角對酬禾荳粟龍宮海藏難收錄雲門曾問疎山
僧便道如今粥飯足大洪遂
利山禪師馬祖嗣　因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
舌頭不出口曰為什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大慧杲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須還利山始得
若是徑山即不然或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芍藥花
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為甚麼如此但辦肯心

必不相賺　潙澤杲云山僧則不然或有人恁麼問但云此去武塘不遠爲甚如此祇要你到家會麼良久云莫恠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禪朗鑑云大慧雖則願硃却有一種奇特且道奇特在甚麼處復頌

鐵額銅頭老古錐吹毛截鐵爛如泥乾坤一蹋通三際懵懂禪流幾箇知

池州魯祖寶雲禪師馬祖一嗣　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宅恁麼驢年去

保福問長慶云祇如魯祖節文在甚處被南泉潛麼道慶云退已讓人萬中無一　羅山閒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杴何故爲伊解放不解收　玄沙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杴　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杴打伊著不著　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與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會處　翠巖芝云何勞如此若有僧來見箇什麼知時好又云我即不然未具胞胎不得會會得即打折你腰　徑山杲云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笑巖寶云當時若有箇衲僧入來便與掀倒不惟打斷諸老葛藤亦免魔魅人家男女　雲門信云魯祖面壁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雲中鳳云直饒不作佛法商量亦入地獄如箭射　西遯超云南泉大似入栴檀林燒一爐香見咸陽火投一束柴雖然若不遇知音夜光投人鮮不按劍　東塔熹云將謂無人證明

虎徑龍泉遶竹巖鳳棲霜倚鶴和杉誰人會得宗師意扭轉乾坤好不參　尅符道者

祖師面壁播諸方無限禪人謾度量無事晚來江上立數株寒柏倚斜陽　瑯琊覺

魯祖山前古路通熙微一逕沒西東杜鵑聲裏春光老零落桃花藉地紅　普融平

葉落江頭一望長幾莖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處鐵作心肝也斷腸　簡堂機

背後面前揚家醜揭地洪音師子吼分付仙陀知不知法身午夜藏北斗　足庵鑒

家財喪盡沒絲毫秖箇一身猶恨多却向池陽最深處殺人空手不持刀石菴玿

澹中有味妙超情謂綿綿若存兮象先兀兀如愚兮道貴玉雕文以喪淳珠在淵而自媚十分爽氣兮淸磨暑秋一片閒雲兮遠分天水天童覺

不施紅粉懶梳粧無限傷春在畫堂隔岸黃鸝啼不住同心結上繡鴛鴦龍池珍

參得蚌蛤禪自有人賞識寒食是淸明二五劚一十濟水洸

池陰腦後三斤鐵王老眉峰一段鋼鑄就一枝無孔笛閒吹月下引鸞凰玉笈乾

數峰寒遶紫垣高一望令人聳骨毛況是黃昏又微雨長風拂拂虎聲號白巖符

王母乘鸞天地震琵琶遮面半神傷無端不遇知音者七竅徒勞鑿混沌法林音

昨夜秋風動白蘋碧天寥廓淨無垠一鉤新月沉滄海無限魚龍任吐吞三圓

魯祖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什麼處曰某甲無口師曰汝尋常將什麼喫飯僧無對

洞山价代云他不饑喫什麼飯　翠峰顯云好劈脊便棒者般漢開了口合不得合了口開不得　汾陽昭云秖爲不會　五祖戒云和尚不妨具眼　黃龍新云翠峰秖知者僧開了口合不得合了口開不得不知魯祖被者擔板漢勘破　天童覺云者僧秖解捉死蛇不能捋虎鬚當時待他問你口在什麼處猛與一喝拂袖便行直饒魯祖全機管取做手脚不及

南堂欲云當時者僧若是個漢待道你口在什麼處便與掀倒禪牀非惟使魯祖高竪降旗且免雪竇馬後落節

得因失有是在非邊根源未斷枝派相連不言言口何在轉得身來雖下載一帆風過洞庭湖對面須知已還背月堂昌

魯祖因洞山來參禮拜了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秖恁麼秖恁麼所以如此洞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洞乃侍奉數月

[illegible]阿蠡云洞山再入魯祖便道大有人不肯管取洞

山終非停參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馬祖一嗣）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
醫

曹山問僧聞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什麼病山
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
人人盡有云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正覓起處不
得云一切衆生爲甚麼不病山云若病卽非衆生云
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山
云爲伊惺惺　愚菴盂云吾有大病一物可醫且道
是什麼物若拈得出可與茗溪同參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馬祖一嗣）因于頔問佛法至理
師曰若問須去情理公曰便請師曰問將來公曰
如何是佛師召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公後
到藥山問如何是佛山召相公公應諾山曰是什
麼公有省

長慶稜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
云不得草草當時賴遇是于頔可中草窠裏撥著箇
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云作麼生山云還知于
頔是煅了底金麼　大溈智云于頔當時若會見藥
山云是什麼祇向道賺我來拂袖便去不惟作箇慷
慨丈夫亦乃不鈍置紫玉　大溈泰云摘驪龍頷下
珠取輪王髻中寶如鐘待扣似谷傳聲八面玲瓏更
無回互諸人要見于頔悟處麼眞金巳出鑛煅煉轉
光輝

如何是佛更莫別求相隨來也四大部洲（月林觀）

更莫別求是什麼丈夫爭肯墮巢窠夜來雲散家林
曉依舊庭松挂薜蘿（笑巖寶）

烟濛濛又雨濛濛谷口溪橋過幾重朧月春風猶未
暖隔牆先見一枝紅（古南門）

紫玉因于頔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
鬼國師叱曰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失色師曰
者便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

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怒色不知何處
去珠回玉轉透雲袍（南巖勝）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馬祖一嗣）裴相國訪問曰師還有
侍者否師曰有祇是不可見客曰何妨師乃喚大

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裴驚悚師曰有客且去二虎於是哮吼而去公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
法林音云相國何不待他說常念觀世音再作惶恐勢看他又如何
常念觀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何有畏哉大士時時垂手念玆在玆安樂長壽龍門遠
新羅渤海竺乾此土月白風清三界獨步對景無心馴菴有虎忽然提起數珠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敵勝還他獅子兒南堂靜
宗鑑法林卷十三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三世

五臺山隱峯禪師 嗣馬祖 一日辭祖祖曰甚處去師曰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便繞禪牀一帀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師無語回舉似馬祖祖曰汝更去見宅道蒼天蒼天便噓兩聲師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師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淸化嶾云馬祖有決勝千里之謀隱峯有萬夫不當之男惟石頭老漢坐觀成敗因甚如此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石頭路滑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苔兩度三回雖蹋倒通身泥水又歸來 虛堂愚

唱徹黃金縷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過樹頭搖□□□諸葛名士蜀得其龍綸巾羽扇坐制英雄赤壁歸來周郎悵望既生瑜何生亮 佷亭挺

隱峯在襄州破威儀堂衹著襯衣於砧椎邊拈椎曰道得卽不打衆默然師便打一下

法眼益云隱峯奇怪甚奇怪要且打不著又云其時一衆出自偶然 翠巖芝云此罪有勘破處且道勘破阿誰 雪竇顯云果然果然 東禪觀云彼時堂中是有人耶無人耶若有人可容得伊若無人爭容得伊又云笑殺旁觀 城山洽云當時若有人奪椎子却打云勘破了也看者漢作何合煞

隱峯因南泉指淨缾曰淨缾是境你不得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師將淨缾傾水於泉面前泉休去

歸宗常云隱峯也是亂瀉 勝法法云隱峯猶欠一鎚在南泉休去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衹如歸宗恁麼道是肯他不肯他

南泉不指淨缾隱峯何曾瀉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不在者裏 鼓山珪

眼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步出門行大路橫擔拄杖唱山歌 妙喜杲

南泉特地指缾隱峯便來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掘地
深埋自已照堂一
落英片片逐東風狼藉春光滿地紅設使向前收拾
得餘香猶有過牆東幻寄庭
隱峯推車次馬祖展足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
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過損祖足祖
歸執斧立法堂曰適來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
引頸於祖前祖乃置斧
法林音云逢强即弱遇柔能剛馬祖父子可謂鍼芥
相投雖然不免傷鋒犯手何不待馬祖云已展不縮
便云學人罪過看馬祖又作個甚麼伎倆
煞神當令不容情撞倒當頭太歲星逐鹿過山都不
看由來虎將愛强兵六雪闇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馬祖一嗣示衆知而無知不是
無知而說無知
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　黄蘗云不是南
泉駁他要圓前話
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衍
算指指巡文數不出中菴空
峨眉峯頂月朦朧古木寒泉知幾重與路爲讎行莫
到宛然出思落花中節巖琇
片片殘紅水際飛霞流萬里自光輝擷芳人去無消
息紫燕銜來點翠微法林音
衢州烏臼禪師馬祖一嗣因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發
足甚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
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祗對看紹擬近前
師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
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顚倒祇管說照
用同時人境俱奪　潙山喆云烏臼大似巨靈擡擘
太華之威蒼龍展奪驪珠之勢直得乾坤失色日月
潛輝乃拈拄杖云諸人還識烏臼麼若也識去横按
鏌鎁寰中獨據若也未識棒頭有眼明如日卓拄杖
白雲端云衆中商量道拄杖在烏臼手裏以强淩
弱有什麼難苦哉作者般見解水亦難消所以道醍
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要識烏臼麼

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昭覺勤云雪
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雖然
如是秖見烏臼放行處未明烏臼把住處要知烏臼
把住處麼直得釋迦彌勒猶爲走使不敢正眼覷著
若使據令而行盡大地人總須喫棒　天目禮云盡
道烏臼用處如燒尾霹靂殊不知性命落在二僧手
裏似敗陣將軍投戈散地　雲居莊云平地上嶮崖
孤峻處平坦諸方秖知烏臼具超宗越格底手段且
不知烏臼徹底老婆心曾麼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
事　愚菴盂云烏臼秖管據令而行彌勒釋迦立在
下風試問玄紹還甘麼若甘則瞎却天下人眼若不
甘則瞎却烏臼眼若是甘與不甘一并收下也是瞎
驢趁大隊　資國秀云烏臼盡法不管無民翠峯也
是順硃塡墨昭覺雖則緇素精明秖知烏臼把住處
未明烏臼放行處要知放行處麼竹密不妨流水過
山高豈礙白雲飛

赤身挨白刃死中還得活一箭自迷踪萬車齊喪轍
竹菴珪

烈焰不容蚊蚋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幷六
臂望風無不豎降旗　徑山杲

鏌鎁在握當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
拂到頭未免病棲蘆　懶菴需

當陽兩口藏鋒劍背觸停思便喪身慣展機先白拈
手不應無難陷平人　幻寄庭

烏臼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
者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便轉彼中去便打僧曰
棒頭有眼不得艸艸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
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原來有人喫在曰爭奈
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
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
曰艸艸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
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開先金云雲行雨施雷奔電掃縛虎放虎入草出草
烏臼與者僧相見可謂主賓互換縱奪可觀因甚却
道消得恁麼且道是肯伊不肯伊　資福廣云多錢
善賈長袖善舞隨時消息步中規矩善論掌上身飛

人棄我取總欠一著在　幻寄庭云多少人在雪竇
頌上敲甎打瓦不知雪竇命脉在烏臼棒頭上
呼即易遣即難互換機鋒仔細看劫石由來猶可壞
滄溟深處立須乾烏臼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
明覺顯
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我倒汝還扶
交互爲賓主相將入帝都高歌大笑九衢裏天上人
間惟我爾佛性泰
風風雨雨轉吞聲樹底游絲不斷情倒卷飛花上層
閣美人閒把玉欄凭三峯藏
賊劫賊機就機天關撥轉星辰動地軸掀翻海嶽移
咦蛟龍一鬪乾坤動鼎沸寒聲徹閫維遠菴僼
石臼禪師馬祖一嗣參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烏臼來
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
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
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
某甲後甘
昭覺勤云艸窠裏撥出一箇半箇有什麼共語處雖
然如是猶放過一著在　天井新云兩箇漢成則俱
成敗則俱敗仔細看來總是乞兒索舊債
石臼發脚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錢須是
打他拷栳月堂昌
石臼因僧問如何是地藏手中珠師曰你手中還
有麼曰不會師曰莫瞞大衆復頌曰不識自家寶
隨宅認外塵日中逃影質鏡裏失頭人
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石臼山下路歸計轉迢遙
覿面光輝日拍手笑吾曹自道笑他箇什麼爲人不
得力佛燈珣
喪盡自家寶何須問外塵萬緣俱照破方見本來人
塗毒策
古寺禪師馬祖一嗣丹霞來訪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祗
盛一鉢與師又盛一鉢自喫殊不顧霞霞亦自盛
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謂師曰何
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汚
人家男女霞曰洎不問過者老漢
出鳳巢雛無弱翅宿龍門客豈逡巡莓苔一任松風

掃古寺從來不受塵木陳忞

家富小兒嬌强兵無弱將泥牛啃月涙千尋石筍抽
條高萬丈達變權

本溪禪師馬祖一嗣 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纔顧視士
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蹋却士曰與麼不與麼
師亦畫一圓相士亦近前蹋却師曰與麼不與麼
士却拋下拄杖而立師曰來時有杖去時無杖曰
幸自圓成徒勞側目師撫掌曰奇哉奇哉一無所
得士拈拄杖便行師曰看路看路

各呈見解互換機鋒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拋下拄杖
而立不同艸艸拈起拄杖便行亦豈悤悤者裏著得
隻眼許你親見龐公石溪月

起摸畫撲弄精魂拂跡除蹤更見人行到水窮山盡
處滿天雲散月華明瞎堂遠

十九條平路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蹤
正覺顯

本溪因龐公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師曰老老
大大見人長短曰為我與師同參所以借問師曰
若恁麼從頭說來共你商量曰老老大大不可共
你說人是非師曰念公年老曰罪過罪過

一對鐵鎚如綿團一雙烏鴉如白鶴忽然狹路相逢
不免將錯就錯佛鑒懃

韶州乳源禪師馬祖一嗣 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
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僧出纔禮拜師
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

後人學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 保福展代云為和
尚不惜身命 承天宗云宗乘也不易扶豎者兩箇
老漢扶不起我道者僧若不出頭棒即是乳源自喫
溈山果云者僧若具眼纔見開口便好向道老和
尚少賣弄不惟勘破乳源亦乃坐斷天下人舌頭
廣胤標云者僧若是箇漢待伊纔拈棒便好接住送
一送云和尚也須自領一半始得管教者老漢一場
懡㦬

祖意西來豈易量擡眸已自錯承當闍黎不解知時
節開眼堂堂入鑊湯此山應

西來的的意何如學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家還破

賊信知多佩辟兵符超 善期
乳源因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者沙彌
念經恰似哭山曰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
乃顧眎山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箭鋒拄劍刃交移星轉斗換象抽爻回首暮雲歸未
合擡眸新月上林梢 達變權
象王回顧師子返躑玉轉珠回山青水碧在穀頻伽
聲郎奇出羣果有搏風翮 遠庵僼
齊峰禪師 馬祖一嗣 因龐居士問此去峰頂有幾里師
曰什麼處去來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
少曰一二三師曰四五六曰何不道七師曰纔有
七便有八曰得也得也師曰一任添取曰不得堂
堂道師曰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曰少神作
麼師曰好箇問訊問不著人曰將謂將謂
天童華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火疾焰過風
要須平地上嶮崖孤峻處平坦看他二老深入虎穴
透徹淵源至於結角羅紋游刃磅礴得大自在因甚
華頂峰未曾到祇如齊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
公來士云少神作麼歸宗者裏擬著箇眼也要諸人
瞥地良久云竹影掃塔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齊峰一日與龐居士並行士乃前行一步曰我強
如師一步師曰無背向老翁要爭先在曰苦中苦
未是此一句師曰怕公不甘曰老翁不甘齊峰堪
作什麼師曰若有棒在手打不倦士便打一摑曰
不多好師始拈棒被士把住曰者漢今日一場敗
闕師笑曰是我拙是公巧士乃拊掌出曰平交平
交
江天銓云縱中有奪龐公只知背水輸中有贏齊峰
慣會減竈雖然共出馬師之門究竟未覩馬師之面」
絲綸收放烟波裏穩坐磯頭垂釣鉤今古不傳眞妙
訣蘆花月映一天秋 德實信
洪州水潦禪師 馬祖一嗣 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
祖乃當胸蹋倒師大悟起來呵呵笑曰也大奇也
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
源去
瑯琊覺云大衆你道水潦還曾悟也未　天童覺云

馬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恁麼道但問祇者一毫頭從甚處得來待伊擬議更與一蹋　理安問云埃生招箭　鼓山霈云乞兒見小利

馬駒一蹋驢兒倒地大笑起來羊鳴犬吠野軒遵

一蹋倒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措饗萬萬千千出一毫白雲端

水潦承機徹祖意馬駒一蹋曉根源虛空撲落無閑地却向滄溟駕鐵船照覺總

筠管釀來應巳熟不惜醉裏帽欹斜酴醾淚有幽香在是酒元來不是花懶庵樞

說道春來好狂風太放顚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雪庵瑾

拆塊破葛巾補條破葛褌趕著南山鼈走却北山兎搖棉戶喫豆腐自從轉過簸箕來至今兩腿酸如酢介旭遐

水潦因僧到乃畫圓相放師肩上師撥三下却畫圓相指其僧僧禮拜師打曰者掠虛漢

保寧勇別僧拜處但唾之而去復頌

趯去爭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參商依公定度無偏黨短自短兮長自長

水潦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

資福玉云動則影現不動時不可無影也覺則冰生不覺時不可無冰也謂沙門眼尙不得況於行乎

水牯從宅露地眠何勞短笛又加鞭自由自在長林下一日如閑過百年寓谷志

袁州楊岐甄叔禪師馬祖一嗣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提起數珠僧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參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

露溼雲凝曉不收暮霞猶桂樹梢頭西峰夜半猿啼後笑看蟾光海面浮無異來

毗陵芙蓉太毓禪師馬祖一嗣一日因行食到龐公前公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食淨名所呵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宅事曰食到口邊被人奪却師乃行食公曰不消

一句

昭覺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被龐公一狀領過了也祇如道不消一句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芙蓉因龐公問馬祖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宅作麼生知宅著實處曰祇者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麼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公撫掌而去

昭覺勤云芙蓉何不道分付與我待問如何是著實處便好與一掌待他眼目定動更與一掌何故且要打斷許多葛藤　佛川宗云者兩箇撮驢糞漢也甚奇怪雖然暗地拋竿要且瞞野山不得

浮杯禪師（馬祖嗣）一日凌行婆來茶次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杯無賸語曰未到浮杯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者老婆摧折一場婆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幽州澄一禪客逢見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教伊口啞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宅州便打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者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僧舉似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話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高峰妙云山僧始初一看將謂總是白拈賊及乎再辨端倪却是浮杯較些子何故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　溈山闇云凌行婆具超方作略雖趙州南泉亦讓一籌不如浮盃老人不用干戈善能捉敗且道何人爲證乃以手搥胸云蒼天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護惜孃生褲浮盃不會老婆禪直至如今遭點污 徑山杲 三

電光石火尚猶遲仗死禪和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尋討夕陽已過綠楊西

眼光爍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罅當機覿面事如何猛虎脊梁誰解跨

動弦別曲葉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休 中庵空

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求祇因不入浮盃網對鏡看看白盡頭 笑翁堪

鎮州金牛禪師 馬祖嗣 每日自作飯供僧齋時舁飯桶至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長慶云金牛大似因齋慶讚 僧問大光論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乃作舞僧禮拜光云見甚道理便禮拜僧却作舞光云者野狐精 東禪齊云祇如長慶大光是明古人意則為他分析諸人每日持盋過堂為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道一般恰到他舞時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什麼處 翠峰巒云雖然如是金牛不是好心 截流策云雪竇中毒也不見道陰陽怕懵懂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若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見誵訛 明覺顯

菩薩子喫飯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親持鐵盋詣天台 長靈卓

長連牀上狐屎屎三聖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子月明照見夜行人 佛眼遠

襴衫席帽積塵埃柳巷花街去復來拈得舊時氈拍板逢人偏愛舞三台 佛心才

鴆鳥落水魚鼈死毒龍行處草木枯坐中若有江南客休向樽前唱鷓鴣 箇堂機

等將珍異為鋪開錯玉傾珠知幾回莫道東君多意氣滿香來自雪中梅 穆堂桂

金牛見臨濟來橫按拄杖方丈前坐濟見遂撫掌三下遂歸堂師却下人事了便問主賓相見各有軌儀上座何得無禮濟曰道什麼師擬開口濟便打一坐具師作打勢濟又打一坐具師曰今日不

著便遂歸方丈

溈山祐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優劣也無仰云優則總優劣則總劣　溈山杲云一人焦頓打著連底凍一人得便宜是落便宜　靈隱禮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不無臨濟若是毒蛇頭上揩癢猛虎口裏橫身須讓金牛始得

張公欲勸李公酒反被李公罰一杯相席能行急口令醉歸山月上寒梅 旅庵月

提起吹毛沁骨寒追風千里急如湍自從一定綱維後百萬軍中識范韓 證心脩

崧山禪師 馬祖一嗣 因與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人人盡有分為什麼道不得師曰祇為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曰阿兄為什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曰阿兄喫茶為什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崧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

七椀清風生兩腋一回舉著便惺惺相逢不用輕相揖須要當頭道姓名 正覺顒

崧山與龐公見衆僧摘菜次師曰黃葉即去青葉即留士曰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曰道取好曰互為賓主也大難師曰却來此間强作主宰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黃就中難道師笑曰也解與麼道曰珍重大衆師曰大衆放你落機處

佛鑑懃云龐公當時若下得一轉語方得話圓且道下得什麼語但道某甲亦放過長老蹉過處且道那裏是蹉過處諸人還檢點得出麼若檢點不出山僧更為註破乃頌

蹉過處甚分明無耳僧人仔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夕陽斜照數峰青

不落青黃道取好互為主賓也大難珍重衆僧便下去後回相見作何顏 大圓智

則川禪師 馬祖一嗣 因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

欠汝箇幞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
初見石頭久參事慢阿師老耄龐公鮮健一頂幞頭
機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煖正覺頌

則川與龐公摘茶次士問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
否師曰不是老僧泊答公話曰有問有答蓋是尋
常師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
顧士喝曰者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
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翠峰顯云則川祇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
好與拶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　昭覺勤云兩回
不顧拋籃便歸且道旨歸何處還會麼苦瓜連根苦
甜瓜徹蒂甜則川老漢經事多矣　保寧茂云則川
雖識陣勢不會降人善守則許智將未許若是當時
提起茶籃便摑者箇是什麼人造底看他龐老作何
勾當

相逢相識謾相邀碧水溪深隔斷橋無限說辭殊不
聽急扃門戶更徒勞保寧勇
二老機關誰共委幞頭拶下髮鬔鬆山深不記來時
路彷彿猿啼碧澗中懶庵樞
百萬雄兵威索戰元戎高坐祇琴堂四門大敞從來
往不動干戈將自降天奇瑞

則川方丈內坐龐居士來見乃曰祇知端居丈室
不覺僧到參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却
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曰
阿師祇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
而出

南堂靜云好則川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
如二龍翫寶兩無相傷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
波到者裏方得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麼得恁麼
靈驗良久復頌

衲子懷中寶文星袖裏珠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雲從龍風從虎獅子嚬呻象王回顧北斗藏身月中
趁兔踢破草鞋不移寸步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
貧主趨前退後說來端舞袖高歌却回去正覺頌

忻州打地禪師馬祖嗣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人
致問惟以棒打地示之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

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和尚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紫府山前眞正事拄杖常擎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衆惟將打地報盲聾汾陽昭

棒棒打著地始信無處棄祇見鑿頭方失卻錐頭利慈受深

端坐似無爲逢人即打地嚇得虛空神走入波斯鼻資壽榮

石林禪師馬祖嗣一見龐居士來乃豎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卻拂子卻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啞龐公患聾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

擔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醜月堂昌

作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旣搖頭此亦擺尾頭尾相應須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一向撥波求水佛鑑懃

潭州秀溪禪師馬祖嗣一因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卻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行兩步被山捉住曰聲色純眞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者漢作什麼山呵呵大笑

神鼎諲云澤廣藏山狸能伏豹即不無祇是太煞纖纖何不當時待問聲色純眞云云便和聲連棒打饒谷山有通身伎倆也須瓦解冰消何也當斷不斷反招其亂　金山穎云大小谷山刺腦入膠盆

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閒又得一聯詩佛鑑懃

兩陣交鋒笑似顰雙眉倒卓眼生筋豁山雲月誰爲侶南北東西絕比隣瞎堂遠

聲色自純眞離言道易親月臨清碧嶂薄霧鎖寒筠合國方興盛野老仍歷顰淨名曾漏泄曼室便拋珍神鼎諲

江西栟櫚禪師馬祖嗣一道吾來相看值師臥次吾乃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曰不在者兩頭師曰爭奈蓋覆何吾便喝

栟櫚臥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掀翻露布昭覺勤

相逢不相避箇裏聊遊戲喝一喝云翻天覆地 潙山智
清秋月色十分滿海底雲犀吐復吞光彩燗然收不
得讓勞和影倒金樽 幻寄庭

㮈樹因道吾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曰親近來
師曰用簸者兩片皮作麼曰借師曰宅有從汝借
無作麼生曰祇爲有所以借

覺王空云暗抽横骨不借而借明剉舌頭借而不借
拈拄杖云㮈樹道吾鼻孔總被覺王拄杖子穿却了
也衆中還有爲二人出氣者麼復卓一下

親近從來無近處假借何如不借親一輪明月光千
古勞鹿世間多少人 靈鷲誠

㮈樹向火次道吾問作麼師曰和合曰恁麼則當
頭脫去也師曰隔闊來多少時耶吾便拂袖而去

三昧員云道吾拂袖去冒宅不冒宅還是別有道理
諸方批判無不云一入深村一投荒艸未免屈抑它
二老不蹋諸方途轍者另出手眼看山僧道一人探
頭太過一人拂尾偏急且要與天下人勘驗

百靈禪師 馬祖一嗣 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南嶽得
力句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阿誰士以
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
士却問阿師得力句阿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
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顧

徑山杲云者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
然如是百靈輸他一著何故當時若不是箇破笠子
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天寧琦云百靈戴笠便行得
力句可謂分明舉似因甚妙喜道百靈有甚面目見
他龐公也是扶强不扶弱 天童悟云百靈若非徑
山直饒戴破笠子也無出頭分

潭州龍山隱山禪師 馬祖一嗣 山居因洞山與密師伯
從山下過見溪流菜葉洞山曰深山無人因何有
菜隨流乃共撥艸溪行五七里見師羸形異貌因
相與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山曰
無路且置山主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曰
山主住此山多少時師曰春秋不涉曰山主先住
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
人天來曰山主見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

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作禮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多少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乃辭退師因有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干遂燒却菴更深入層峰焉

天童覺云主也雲藏項相賓也雪壓眉稜相去也門司有限言說也玉振金聲我此四句且道與隱山是同是別

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言春去秋復來步步乘騎得渠力 保寧勇

撥艸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水窮處果見厖眉老比丘者比丘冷秋秋清風爲綫明月爲鉤[illegible]合乾坤作釣舟孤峰絕頂垂綸坐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堂靜

眼目高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虻蓋上挨肩入鷲鷟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粟柄作禾莖隱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他烏兎更 瞎堂遠

宗鑑法林卷十四

宗鑑法林卷十五

集雲堂 編

大鑑下三世

洪州西山亮座主 馬祖一嗣 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什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去將下階祖召座主師回首祖曰是什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者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消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法眼益云看他古人恁麼慈悲教人如今作麼生會莫聚頭向者裏妄想

馬師瞎却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二十二藤條寄與山中苕擔板東山空

昨夜月初明柴門猶未閉猫兒捉老鼠引得狗兒吠

懶菴樞

弓絃難結鴛鴦紐御街那栽栗棘蓬堪笑香嚴饒舌老今年猶勝去年窮正堂辨

却是虛空講得經雨花狠藉曉風淸賺人深入西山後多少闍黎又錯聽閒極雲

却是虛空講得經覷靦瓦認正堪聽向來扭捏孃生鼻錯認葫蘆是帝缾聞谷印

襄州龐蘊居士見馬祖一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

士頌旨

育王覲云馬大師祇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當時若問育王但向道直得虛空落地自然出他一頭何故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能仁鑑云馬大師與麼答話大似不知問頭來處致令龐公向死水裏浸殺能仁恁麼道且道意在於何不圖打艸祇要驚蛇　石塔

忍云龐家個漢大似赤貧之士偶於十字街頭拾得一文錢逢人便自誇富可見俗氣未除馬大師又如歷代簪纓孟浪公子揮金如土窗不關風隨口答將來總之老不飛性設有人問興國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但向他道今日設齋檀越皆是山陰道上客祇教他應接不暇爲甚如此卓拄杖云傷心江上客不是故鄉人

風吹日炙露屍骸泣問仙人覓地埋忍俊不禁多口老陰陽無處可安排保寧勇

吸盡西江向汝道馬師家風不艸艸截流一棹破烟寒天水同秋淸渺渺天童覺

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蕊簸土揚塵無處尋擡眸撞著自家底五祖演

大海波濤闊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鼓山珪

一口吸盡西江水鷓鴣啼在深花裏自有知音笑點頭由來不入聾人耳寶峰照

一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己爛醉如泥膽似

天罩縣茶瓶三隻觜松源嶽
密怛哩呱密咀哩智開口動舌是甚滋味因你莫癡
簡堂機
秤錘搦出油閒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懶堂仁
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啫可知禮也退庵休
一口吸盡西江水千手大悲提不起碓觜生花春晝
長貍奴白牯皆歡喜普庵玉

龐公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
公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公乃作
禮祖歸方丈公隨後入曰適來弄巧成拙
雲峰悅云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若
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
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瑯琊覺云一夜作竊不
覺天曉　智海逸云二老漢一個開口了合不得一
個合口了開不得更有一個未欲說破乃呵呵大笑
歸方丈　徑山杲云馬大師覷上覷下則不無爭奈
昧却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也是圇圇吞個棗馬師
歸方丈士隨後入云適來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雲
居莊云我要問龐公喚什麼作本來人喚什麼作沒
絃琴拈拄杖云不是放過馬大師直是不欲說破卓
一下　萬峰藏云馬大師者回被俗子擒下也　棲
霞成云龐公若無後語幾被馬大師瞞過祇如末後
禮拜馬祖便歸方丈者裏還有人勘得破麼若勘得
破許你具衲僧眼

龐公見丹霞來霞作走勢公曰猶是拋身勢作麼
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公向前以拄杖畫箇七字於
下畫箇一字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公
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者裏著得語
麼公遂哭出去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中央天無四壁十方虛空
掃蹤滅跡通身是口說不出青黃碧綠亂摋抹嗄南
堂靜
因七見一尋蹤訪跡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中
因凶得吉劍挂虛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可失哀哀
哀方庵顒

龐公訪丹霞於霞前立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公却來坐霞却來士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公曰汝出我入未有事在曰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公曰略無些子慈悲曰引得箇漢到者田地公曰把甚麼引霞拈起公幞頭曰恰似一箇師僧公拈幞頭安霞頭上曰恰似一箇俗人霞應諾三聲公曰猶有些子氣息在霞拋下幞頭曰大似箇烏紗巾公亦應諾三聲曰昔時氣息爭解忘得公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

一出一入徐行款步庠序威儀風流俏措互換誰分僧俗禮義於茲富足 正覺逸

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笊籬翁家破人殘相追相逐相激相歡難難倚天長劍兮射斗光寒攪海蒼龍兮不觸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長安 南堂靜

龐公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乃提起拂子公便拈起槌子霞曰祇與麼更別有在公曰此回見師不似於前曰不妨減人聲價公曰本來要折倒汝一上曰與麼則啞却天然口去公曰汝啞却本分箇累我啞却霞擲下拂子便行公召然闍黎霞不顧公曰不惟患啞兼亦患聾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聾盲槌拂彼此相讎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塗毒策

挂角羚羊亡氣息倚天長劍用無痕纖波不動寒蟾影無限魚龍暗吐吞 正覺顯

龐公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公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公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艸艸公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曰居士作麼生公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翠峰顯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但握雪團便打　雲居悟云若人問雲居落在什麼處即向伊道落在雪裏大衆會麼　磬山修云我若作全禪客待道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便好云不落別處則且置你道在什麼處來他擬開口驀面便掌教者老漢別有生涯始得　青龍斯云盡謂全禪客被他龐公折挫一上殊不知龐老兒被全禪客生生陷在雪坑裏至今出頭

不得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瀟灑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翠峰顯

落在雪裏不犯脚手釘𣑽鐵舌也難下口揮掌雪團劈面來打落金剛腦背後 雲居悟

三尺寒光射斗牛莫耶提處鬼神愁蠻夸不識將軍令誤入重圍血濺流 冶父川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拄定郎易轉還難金剛寶劍逼人寒不墮機鋒句外看 石溪月

龐公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圝頭共說無生話

楊無爲別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　百丈源云兩個漢雖則聲調不同要且舌頭皆一今日有一人男也婚女也嫁逢僧喜說無生話人間不問幾千秋但覺乾坤粟米大富與貴榮與華太虛空中之乎者也獨有當戶靑山原是一幅圖畫乃以拂子空中畫一畫

收拾山雲海月情團圝鼻直與眉橫龜毛拂子兎角杖敲得虛空嚗嚗聲 石溪月

春至花開秋後葉落父子團圝識甚好惡 枯禪鏡

不說是不說非揚眉瞬目好裏放癡父慈子孝無他事渾家一味討便宜 尼閒林英

龐公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

徑山杲云白滴滴靑寥寥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個甚麼切不得問著問著瞎却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天寧琦云要作了事凡夫更須進前三步　法林音云要作了事凡夫直須退後三步　薦福如云楚石道要作了事凡夫更須進前三步且作麼生進五老雲九江水卷舒出沒太虛中究竟在吾皇化裏

龐公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天童傑云十方同聚會鐵壁銀山箇箇學無爲日月照臨此是選佛場龍蛇溷雜心空及第歸凡聖同居薦拈拄杖橫按云龐居士在者裏坐地是汝諸人還見麼遂擲下云三生六十劫

幞頭麈士靴爛破選佛場中無兩箇若道心空及第
歸頂上一槌難放過 佛慧泉
風月山川共一家誰來語下定龍蛇太白不曾登便
殿筆頭昨夜自生花 心聞賁
喪盡生涯賣笊籬白拈夥裏討便宜看來伎倆祇如
此也道心空及第歸 佛照光
　龐公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
船水上浮
昭覺勤云且道殺個什麼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殺
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
分上畢竟殺個什麼　徑山琰云祇知開口易不覺
舌頭長
　龐公一日曰難難十擔油麻樹上攤婆應聲曰易
易百艸頭邊祖師意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
喫飯困來睡
徑山杲云三個俗漢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雖然
笑殺旁觀　大覺昇云三個俗漢好各與三十何故
者是什麼所在說難說易即今還有出得難易者麼

設有也是臘月扇子　理安洸云雖則家肥生孝子
國霸產謀臣理安若在痛與三十免致分疆列界
口子喃喃聒不休却把笊籬作伙遊有個女兒不肯
嫁他年定作老了頭 懶菴樞
冤家伐冤家面面咸相覷品弄沒絃琴清聲播千古
息菴觀
三個馱兒共過橋一伸一屈一彎腰水中倒影分長
短笑殺旁觀輩欲哨 夢菴律
　龐公以家業盡投湘水女子靈照日以笊籬鬻於
市中
髽角堆雲美態嬌笊籬數柄杖頭挑入廛寧可無人
問撞著行家定不饒 圓照本
爺將活計沉湘水累女沿街賣笊籬不是家貧連子
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無際派
父既心空及第歸女兒依樣畫蛾眉一家祇了一家
事那得閒錢買笊籬 無量壽
　龐公因賣笊籬下橋喫撲靈照一見亦去爺邊倒
公曰汝作甚麼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公曰賴是

祖下應有師字

無人見

龐公跌倒靈照扶起兩個不成一何有爾 國清英

居士倒地靈照扶起乞兒伎倆討甚巴鼻 天童華

孝順藏忤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夙世惡冤家

南叟茂

龐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猶未已猶未已東海鯉魚千尺紫 已菴深

龐公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公曰你作麼生曰明明百艸頭明明祖意公乃笑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路等閒行阿爺智量世希有女子圓光頂上生 或菴體

龐老家聲千古在說難說易互相酬就中靈照較些子祖意分明百艸頭 成首座

龐公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公出戶觀次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公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延七日

家有全棚樂新翻調不同分明恨離別却是喜相逢

西巖惠

一棚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擂撥戲彩卸下詐誰知無端笑倒黃番綽 北澗心

龐公謁于公頔州牧問疾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頔膝而化

欲識翁蹤處何人爲指迷夕陽雞犬外桃李自成蹊

虛堂愚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龐婆移轉髻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便將公道斷維那不用筆頭書 慈受深

維那對衆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翠髻牙梳重結脚相逢猶更錯商量 默堂定

大鑑下四世

洪州黃檗斷際希運禪師 百丈海嗣 上堂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更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祇如諸方聚衆開堂爲

什麼却道無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

潙山問仰山作麼生仰云鵞王擇乳素非鴨類潙云此實難辨　五祖戒出僧語云謝和尚說得道理好

石門聰云黃檗垂示不妨奇特纔被布衲拶著失却一隻眼　翠巖眞云諸方盡道黃檗坐却者僧又道黃檗被者僧上來直得分析不下何爲也翠巖輒生擬議霧豹澤毛未嘗下食庭鵉養勇終待驚人

承天宗云五祖眼光照破四天下要見黃檗猶未可若要扶竪正法眼藏須是黃檗宗師　潙山喆云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踞上頭關　法昌遇云我要無禪底作國師　徑山杲云且道是醒醐句是毒藥句　天童悟云黃檗大似龍頭蛇尾當時待道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何不和聲連棒打出　洞山瑩云黃檗雖則眼蓋乾坤氣吞寰宇要且太煞誵譊還有知伊落節處麼良久云險　資福廣云黃檗此語淚出痛腸不知者以爲淩駕諸方恁麼則深屈古人也弁山管見略露一斑良久云短歌不能長

無師冗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開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佛慧泉

岐分絲染太誵譊葉綴花聯敗祖曹妙握司南造化柄水雲器具在甄陶屛割繁碎剪除氄毛星衡藻鑑玉尺金刀黃檗老察秋毫坐斷春風不放高天童覺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君註破了徑山杲

象外橫該宇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衲僧意氣合如此當場誰是奪標人雪竇宗

荊棘林中宣妙義蒺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慧通且

鬼門貼卦鬼猶驚又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關公驗正夜深把手御街行中菴空

不是無禪是沒師貓兒尾上繫研槌夜深打殺牀頭鼠路上行人那得知中峯本

年去年來噇酒糟迷花醉柳淚兒曹雙眸矑矇換却去含笑臨行奉一牢素柏可

得意扁舟挂滿帆好風面面絕遮攔笛聲吹盡梅花調落日潮生五月寒大嶽丕

大唐國裏無禪師午夜霜天月影遲逗到更闌人跡少却將紈扇掩花枝法林音

黃檗因百丈問甚處來師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遂與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仰山問潙山作麼生潙云百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云不然潙云作麼生仰云百丈祇解騎虎頭不解把虎尾潙云子甚有嶮崖之句　五祖戒云百丈大似倣賊人心虛黃檗熟處難忘　雲居莊云盡道百丈無陷虎之機黃檗有超師之作如斯理論剌腦入膠盆以拂子畫一畫云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淸　渠荏成云百丈有陷虎之機黃檗有翳鏃之用驀撈相逢足可觀光惜乎未愼其終致使古今不了　林友卉云盡謂黃檗機用超師百丈深爲讚賞殊不知老賊處心不良深深掘個陷穽縱饒黃檗牙爪遍身畢竟不能跳出

箭鋒相拄自無差理合天然子奉爺大地撮來無寸土太阿三尺定龍蛇智觀慧

黃檗因百丈問運闍黎開田不易師曰隨衆作務丈曰有煩道用師曰爭敢辭勞丈曰開得多少田也師將鋤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瑯琊覺云百丈一喝垂絲於萬丈潭中黃檗掩耳獨聳於千峰頂上　潙山喆云黃檗開田功不浪施百丈住持令不虛行

相見言談理不虧等閒轉面便相揮畢竟水須潮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龍門遠

黃檗因六僧新到五人作禮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羚羊迹來師曰羚羊無迹到汝尋曰尋羚羊蹤來師曰羚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羚羊也師便休去明日上堂曰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連棒打出

翠峰顯云祇如聲響蹤跡既無獵犬向甚處尋逐莫
是絕聲響蹤跡處見黃檗麽諸禪德要明陷虎之機
須是本色衲子　古南門云黃檗鉤頭有餌者僧隨
鉤直上雖然既是獵犬因甚羶羊到面前也不識當
時待黃檗云羶羊無聲到汝尋便把住云者老漢兀
來祇在者裏縱黃檗有陷虎之機又向甚處施設
龍華體云當時待道羶羊無聲到汝尋便好云不勞
再勘拂袖便出直饒黃檗通身是眼也鑑伊不出

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
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
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
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麤生師曰者裏是
什麽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膝下黃金貴掌中天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盡濤寒　西巖慧

轟雷掣電奮全機正値潛龍睡熟時忽地夢回春恨
斷曉風吹雨過前溪　閒極雲

黃檗曰自達磨大師到中國惟說一心惟傳一法
以佛傳佛不傳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
可取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佛乃本源淸淨心也

瑞巖慍云黃檗將達磨大師鼻孔出氣將謂無人檢
點山僧不是抑他威光祇要家平戶怗

黃檗在南泉爲首座一日齋時捧盋向南泉位中
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師曰威音王已
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師便捧盋過第二位坐
泉休去

溈山祐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
之機溈云子見處得與麽長　翠峰顯云可惜王老
師祇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
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是
也須救取南泉　雲峰悅云盡道黃檗有陷虎之機
南泉有殺虎之用殊不知者老賊有年無德喫飯坐
處也不依本分若向雲峰門下說甚威音王已前更
有大於王老師者直須喫棒趁出　徑山杲云何待
問他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他在主位便捧鉢向第二
位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甚處施設　寶華

忍云有收有放互換主賓黃檗固是作家不但騎虎頭亦解收虎尾南泉更爲好手爲山云欺敵者亡也是火上著油仰山云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大似冷處著把火四大老分疆列土各自稱尊全提則俱全提敗闕則俱敗闕今日將四大老縛做一團拋向諸人面前了也還有爲四大老出氣者麼　靈隱禮云祗將者兩個漢放在語下作個註脚今日有坐山僧位者麼有則山僧捧鉢便歸方丈看他作麼生合煞

彼此老來誰記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免俱埋却幾個如今眼子靑 龍門遠

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當時開大言黃檗見機分主伴典型千古定宗門 疎山如

明明攪動一缸屎却把麝香燒擿旋許多香氣不曾聞渾身坐在屎缸裏 蒙菴岳

一往軍旗利今何陷不仁多因征伐熾竟戲王者倫 道隆興

黃檗一日挸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者裏我若放一綫道從伊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挸僧便問放一綫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時如何師曰普

雲門偃因僧問如何是七縱八橫門云念老僧年老云如何是普門云天光回照云如何是天光回照門云骼齒少人知

黃檗行脚時寓大安寺因裴休入寺指壁閒畫像問僧何像僧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無對公問此閒有禪僧否僧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令請相見乃理前問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師朗聲喚相公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有省

徑山杲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腕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眞儀可觀高僧何在雲門亦召相公公若應諾雲門卽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養　天寧琦云裴相國道高僧何在分明換却眼睛黃檗便召相公剛把鉢盂安柄老妙喜與人錯下註

腳便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錯過了也天寧則不然亦召相公公應諸勞脊便棒免教者漢向死水裏淹殺　博山泰云黃檗因風吹火用力不多檢點將來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

鄗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牛不是張華辨端的祇應千古枉掩留慧受深

翰墨場中喚得回桂林昨夜覺[illegible]開暗香漏泄堪題處散作人間調鼎才自得暉

花椒鋪上天蓋郵店那來人見愛一遇耆婆顧盼過價高從此世無賽惡子遷

黃檗遊天台路逢一僧如舊識熟視之目光射入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植杖而立僧率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僧乃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者自了漢我早知當斫汝脛其僧嘆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

慧雲盛云黃檗當時見他渡去好向道你祇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待其轉來拈拄杖痛與一頓

道人[illegible]近溪笠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去夜深[illegible]月過平沙虛堂愚

雨後絲[illegible]雨初晴浮笠役心掌撲平仗倆由來祇[illegible]此故教急忙前程石溪月

黃檗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吟添益聲一嫗出棘扉閉曰太無厭生師曰猶未布施何言太無厭生嫗便閉却門師異之

千尺絲綸直下垂踊鱗潑剌上鉤時斜風細雨歌歸去醉倒蓬窗百不知別峰印

添鉢家常乞食時柴門掩處莫遲疑白拈手段重拈起鐵眼銅睛換却伊野牛平

鼴見血鶻捉鳩拏來踢[illegible]膠漆相投難提掇處轉風流虛堂愚

黃檗因裴相國捧一尊像跪請曰乞師安名師召相公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拜曰謝師安名

翠峰顯代裴公當時便喝　徑山杲云二老可謂如水入水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今日蔡郎中或捧一尊像請雲門安名即向道滿淨法身毗盧遮那佛若云

謝師安名更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天寧琦云裴公捧像黃檗安名冷地看來如阿家教新婦相似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妙喜既不能坐斷未免隨例顚倒便喚作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周入以柏般人以栗　大峩蜀云裴公謾天索價黃檗就地還錢雖然占得便宜未免傍觀者哂且道是賓家是主家

裴相當時忘却名被人喚著又惺惺不知未具胞胎日誰敢塗糊此性靈　佛印元

裴公悟處絕誵譌尺水能翻萬丈波霹靂機中反活眼鋒鋩句裏罷干戈峰頭路暫經過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湛堂深

土木形骸權號佛呼來喚去强名誰要知個裏難安立相國須當大姓裴　閑極雲

黃檗因南泉問什麼處去師曰擇菜去泉曰將什麼擇師豎起刀子泉曰汝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子點三下

黃龍新云今時師僧往往將南泉黃檗作擇菜會却

黃檗因南泉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希運自有師在因辭泉泉門送提起笠子曰長老身材大笠子太小生師指笠曰大千沙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聻師戴笠便行

相見錦江頭相攜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龍門遠

游刃恢恢饒有地目中無復見全牛動絃能別曲葉落早知秋一笠藏千界一步過閻浮收虎尾騎虎頭更嫌何處不風流　平陽忞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百丈海嗣 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解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眼益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　報慈遂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者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　翠峰顯云大凡扶豎宗乘須辨個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動著大唐天子祇三人　翠巖芝云若僧出來大慈歸方丈並無個道理甚麼處是識病

處也須仔細　黃龍南云可惜放過當時見伊出勞脊便打待伊知得行棒來處免見千古之下遭人檢點黃龍今日也識病會答話忽有個漢出來掀倒禪牀合作麼生支準諸上座請代一轉語看　天童覺云大慈翠峰二俱作家要且祇顧目前不防脚下或有個不識好惡底漢出來便掀倒禪牀直饒你全機大用祇恐做手脚不辦正當恁麼時還有識病底眼麼　保寧茂云大慈祇好依方修合自病却難下藥

南堂欲云翠峰可使千古流芳要且未得剝絕若據山僧見處直須打了拕出何故大海不宿死屍

平陽忞云大唐天子祇三人翠峰太煞肋胷自點諸方必然別有長處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雖然既已見義不爲非勇如今山僧亦識病不答話若有僧出便乃呵呵大笑若是諸方長處座中儘有江南客

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殞時風骨露水邊依舊石斕斑虛堂愚

龍馬負圖也覼傳造化神龜浮沙也豈識吉凶當時透得田單計一縱兵牛信不通天奇瑞

霜催秋葉滿秋山古路無人鳥自還出谷白雲飛不定數行征鴈影班班三宜盂

與至持竿駕小舟乘風泛入五湖秋櫓聲驚起蘆花鴈却逐流沙過別洲谷隱啓

大慈因僧辭問甚處去曰江西去師曰將取老僧去得否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

洞山代云得　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

汾陽昭代慈云知汝力微　淨因成云者僧可謂擔頭不泊蠅是則固是要且祇是孤生獨死漢　天童覺云大慈合伴不著者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麼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者擔板漢何且道者漢別有什麼長處　資壽方別云某甲無者閑氣力

大慈示衆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洞山价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　雲居膺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行不說時合行甚麼路　洛浦安云行說俱到則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

則本分事在　天童覺云絕是非沒蹤跡相逢不識面識面不相逢諸尊宿各有長處如今舌頭上無十字關脚跟下無五色綫要行便行要說便說若有人問如何是要行便行向伊道步如何是要說便說向伊道啊

大慈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呵呵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次却問般若以何爲體州放下掃帚撫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翠峰顯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潙山喆云纔見呵呵大笑便與一掌明日問待伊大笑又與一掌大慈若下得者兩掌可謂生鐵鑄就風吹不入宗師家一等搖撼乾坤直教如旱天霹靂萬里無雲一聲教他眼目定動豈不俊哉要識二老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黃龍新云趙州金鍮不辨玉石不分直饒分去祖未夢見大慈在　黃龍震云般若非是無體二老不能知般若非是無用二老不能用若是能知能用一言可以截斷衆紛何必再三　南華昺云兩個漢祇解掩耳偷鈴不解移風易俗或有問南華般若以何爲體劈脊便打待伊眼目定動却問般若以何爲體伶俐漢忽然踏著必定自知落處　古南門云翠峰與賊過梯古南則不然前來也笑後來也笑明眼衲僧分疎不下忽有個漢出來道古南也是與賊過梯直向道還我刀來

以何爲體呵呵笑推到當頭陷虎機烏帶香從花裏出龍含雨向洞中歸　心聞賁

王勅金鞍出帝都杏花冉冉柳扶蘇一鞭一步春風裏蹈破狀元街上閙　癡絕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　百丈法嗣　訪茂源源纔起迎師便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曰著甚死急師曰若非和尚不免諸方檢點

主山高與案山低幾見雲開又合時彷彿暮霞堪對處兩峰相似正淒迷　絕象鑑

斷撲相逢是對頭爭來鬥去兩相酬中間手面交加

處鶻眼鷹睛莫可求竹屋簡

平田因僧參師打一拄杖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老僧造次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者箇師僧今日大敗也

鼓山賢云平田伸縮安閒自是慣戰老將者僧前倨後恭遭他活陷爭個弄巧成拙雖然今日討者師僧亦不可得

祖令初行亦可觀從它互換太無端幸然打著其閒漢帥賊終來識不難本覺一

廣州安和寺通禪師百丈海嗣 仰山作沙彌時一日喚寂子與我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舊處著山從之師復召寂子山應諾師曰牀那邊是什麼物曰枕子師曰者邊是什麼物曰無物復召寂子山應諾師曰是什麼山無對師曰去

高峰妙云潑劍安和用心不臧仰山命蹇為魅所著山僧恁麼道也是逆風把炬

宗鑑法林卷十五

宗鑑法林卷十六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四世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百丈海嗣 住溈山時號懶安室中每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疎山仁聞特入嶺詣溈値師泥壁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山隨後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師喚侍者取錢二百與者上座去且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汝點破在山後到明招處舉前話招曰溈山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音山亦不契猶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溈山笑轉新山大悟乃曰溈山元來笑裏有刀遙禮悔過

瑯琊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 開福寧舉有句無句語了良久云會麼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天目禮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坐斷千差毒蛇當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高峰妙云有句無句金
烏呑玉兎如藤倚樹癩馬繫枯椿樹倒藤枯一冬燒
不盡何歸何處石虎當途踞呵呵大笑龍頭蛇尾捺
倒爛泥裏剛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溈山過在甚處
乃呵呵大笑下座　報恩秀云當時若問萬松樹倒
藤枯句歸何處但向道蒼天蒼天爲什麼不見道春
行冬令

樹倒藤枯呵呵大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遊子貪程
去不歸及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老不須嗟猶勝當日
未還家 佛慧泉

樹倒藤枯伸一問呵呵大笑有來由羚羊挂角無尋
處直至如今笑未休 海印信

冷刃吹毛笑裏來爍迦羅眼不容栽一日金龍曾擧
爪髑髏覺痛頂門開 大洪預

江海閑把直鉤垂也有金鱗上釣時三跳若能乘變
化免教漁父皺雙眉 枯木成

掀翻海嶽求知已寧刃橫身立太平野老不知堯舜
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木菴永

若將此語定綱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
路方知千里共同風 徑山杲

樹倒藤枯笑未休箇中誰解辨宗由堂堂差路溈山
老空去空來一肚愁 楚方安

笑裏憑誰眼豁開鷄毛須向火中栽脚跟有路雲泥
隔千里區區謾往來 湛堂深

轉得眼來十萬里千江帀帀寒波起若能借便使風
帆無明海裏尋知已 中菴空

領得溈山笑裏刀方知不枉到明招元來樹倒藤枯
後了得三年五載燒 石林鞏

白雲一片迷幽谷要把虛空尋面目逢人點破便知
非翻身跳入野狐窟 永覺賢

關心一語累胸頭巖月忘風是幾秋不爲絕情人不
忍焉知談笑有戈矛 雪奇靜

芍藥花開滿院香佳人閒繡綻衣裳重重錦縫無人
識別綫牽成雙鳳凰 晦石琦

長慶因僧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
曰一切施爲是法身用曰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

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者箇是五蘊師曰
者箇異五蘊
一亘晴空猶是翳千波競湧未爲濤兩途拈却無情
謂處處春風綻柳桃雪關誾
洪州百丈涅槃禪師百丈海嗣　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
開田了我爲汝說大義僧開田了請和尚說大義
師展兩手示之據全書攷柳碑爲正
白雲端云百丈說大義祇止於此當時再參馬祖底
向甚處去也若言更有在未免與蛇畫足且道作麼
生見得百丈老人立地處乃云客來無茶點蒿湯當
禮儀　潙山喆云百丈說大義可謂今古罕聞光前
絕後大潙卽不然但向道開田勞力請歸堂歇教他
天下衲僧亡鋒結舌何故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
里謾追風　天童華云白雲要見百丈再參馬祖底
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又道作麼生得知百丈立地
處也與笑三十年客來無茶點蒿湯當禮儀也與笑
三十年三笑而九十年爲復笑白雲批判未當爲復
別有道理諸人檢點得出山僧拄杖兩手分付苟或

未然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出畫堂前
展開兩手當時說大義流通滿世間莫謂入荒田不
揀而今到處草漫漫牧菴忠
大義開田掀祖基分明書契示傳持兒孫不肯遺先
業乞食年年役路岐懶菴需
普請開田力已齊紛紛帶水又拕泥展開兩手人休
問昨夜三更月落西此菴元
滯貨多年要脫身巧糚綺語說諸人及乎拈出當陽
賣索價遼天誰敢親高峰妙
誅秦破礦碎文章戴笠披蓑古道場大義自來無蓋
覆何勞展手更商量石淍渤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南泉願嗣　初謁南泉泉問汝是
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那箇是你
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
泉器之許其入室
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
中瞳子面前人顏如如
試問如何是主人進前叉手敘寒溫但知北極星

拱不見黃河徹底渾 寶葉源

趙州一日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潙山喆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時如何豎拂子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靈隱嶽云青天白日悟箇什麼咄咄驪珠擊碎蒼龍窟　徑山琇云古人將心肝五臟一時吐露了也靡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　獨立邁云者般說話正是鬧市裏颺甎相似直是著者方知趙州節是打著當下如暗得燈如貧得寶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衫如脫了喚來眼上與安眉 鼓山珪

勸君不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一回舉著一回新 徑山杲

白日遲遲兮花菲菲白雲流水兮兩相依長安路上人跡稀南泉也落第二機 慈受深

玄途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無影樹頭春色曉金鷄啼在不萌枝 足菴鑒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靑春祇有九十日爛醉都無一百場 雪菴瑾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毗盧頂相師曰老僧自小出家不曾眼花

天童華云大小趙州語上偏枯若有問天童如何是毗盧頂相但向道大底大小底小　天童傑云若向趙州語下見坐殺天下衲僧若向應菴語下見走殺天下衲僧山僧又且不然忽有問祇向道覷覷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淸淨伽藍師曰丫角女子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

橫胸抱腹藏龍種剖膽披肝觸鳳胎勿謂此兒容易得須知出自痛腸來 汾陽昭

丫角女子出天眞淸淨伽藍得人世俗不知林下意無錢難得買紅裙 佛鑑懃

高空秋色有誰知畫閣佳人展笑眉自惜容顏人不見臨風頻把玉簫吹笠山寧

丹青下筆絕躊躇應手便成山水圖懸向堂前人盡看知他何處是工夫履巖斯

趙州因僧問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不壞之性師曰四大五蘊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不壞之性師曰四大五蘊

昭覺勤云千尺寒潭徹底清

趙州因僧問方外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抵對師曰鹽貴米賤

鹽貴米賤諸事成現擬欲商量腦後拔箭懶菴需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履高名不求苟得

允藏顯云者僧問極平常趙州答無奇特雖然如是爛泥裡有刺切忌蹈著

三塗迥絕出家兒身不寒兮腹不饑竹杖敲殘山頂月倒吹鐵笛詠新詩無異來

趙州因僧辭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徑山杲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錘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行徧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摩尼達哩吽㗶吒　天童覺云沉空滯跡犯手傷鋒俱未是衲僧去就直須不入人行市不上他床榻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方能把住放行有自由分　靈隱嶽舉徑山語舉云大慧老人盡力祇道得到各裏還知香山落處麼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密密鴛鴦閒繡出金鍼終不與人看　天寧琦云妙喜老祖唱之於前天寧遠孫和之於後門前種萵苣萵苣生火筯火筯開蓮華蓮華結木瓜木瓜忽然顛落地撒出無限白芝麻何也祇要入拍　寶壽新云斬新鐵蒺藜直透兩重關欲透兩重關嶺頭依舊月彎彎　法林音舉徑山語舉云徑山老人辜負他趙州不少法林不惜諸方撿責也隨後撥有佛處不得住火星入藕無佛處急走過遭殃

帶禍三千里外莫錯舉十字街頭惡叉聚恁麼則不
去也笑倒東村王大姐摘楊花摘楊花古墓毒蛇頭
帶角南山猛虎尾鬖髿恁麼道祇是辜負他妙喜喝
一喝云徒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楊花摘處何人
見風送滿天似雪飛佛慧泉
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花有佛處纔
著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覓
自摘楊花天童覺
無奈雪霜苦怕見楊花落打破趙州關淸風滿寥廓
愚菴及
不行鳥道不居鄽醉眼摩娑白晝眠謾道逢人不錯
舉摘楊花是季春天博山來
長亭短亭忉忉莫已不禁分手詩吟遠理寄菴函
趙州因僧問三身中那箇是本來身師曰缺一不
可
義山訥云大小趙州被人一拶直得分疎不下今日
若有恁麼問山僧便起身叉手而立待宅眼目定動
劈脊便打
趙州因僧問曾聞和尙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鎭州
出大蘿蔔頭
東塔熹云或有問東塔聞和尙親見龍池是否但向
道問話即得禮拜了退　靑龍操云趙州塞者僧口
則得塞天下人口則難
陶潛彭澤惟栽柳潘岳河陽祇種花何似晩來江上
望數峰蒼翠屬漁家海印信
趙州古佛尙多言蘿蔔出生鎭府田天下衲僧多敲
齧齒間蹉過老南泉文殊道
參見南泉王老師鎭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
口雪曲陽春非楚詞徑山杲
鎭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道合有來由觀音寺裏有彌
勒東院西邊有趙州鼓山珪
靑出於藍冰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或菴體
些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謾說鎭州蘿蔔
大何曾親見老南泉石菴玿
福州荔枝靑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爐裏揀底不是

猾金鎖箱蓄者非是至寶趙州本爲定干戈惹得烽
烟空蝴蝴 三宜盂

趙州因秀才問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義山訥云趙州古佛與奪自由自非過量人未免向是非窠裏走却　海門涌云趙州當時何不兩手授之待擬接劈脊便打不惟使他慶快平生亦使後人知我衲僧家別有作用

當機轉處不躊躇瑠璃盤內走明珠趙州老子村校書一條拄杖兩人舁 石菴玿

奪鼓搴旗許趙州開疆展土尚虧謀不因病久知鍼穴難定灸焦瘢上頭 松山補

趙州參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祇須悄然去曰悄然一句且置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師進前三步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然師便出去

瑯琊覺云趙州老人向獅子窟中換得爪牙　昭覺勤云作家相見彼此難搆茫然悄然進前退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行草裏走　平陽忞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雖然有一正賊有一草賊

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君平犯牛斗獅子吼野干鳴摘出離婁眼裏睛一手縮一手伸重陽決定九月九掀翻海嶽訪知音赤骨律窮露雙肘 瞎堂遠

趙州因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末上入地獄曰大善知識爲什麼却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你

龜巖容云趙州老漢手脚不同不惟入水拕人且能面奪旗幟雖然未免露柱勘破

突出無孔一鐵鎚仙陀碧眼也攢眉他家自有通霄路逐氣尋聲那得知 天谷照

趙州示衆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幻覺菴云諸人切忌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

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間降大雪陸墓烏盃變白盃

碧天雲淡晚風寒醉把瑤琴月下彈將謂調高人不
識誰知自被指頭瞞 侶巖荷

趙州晩參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
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甎引玉却引得箇墼子

覺鐵觜因法眼問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
乃問甚人去得或有人出云某甲去得須云汝去不
得眼云我會也　長慶稜問覺鐵觜那僧纔出禮拜
爲甚麼便將爲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
慶云向伊道什麼覺云亦向伊恁麼道　寶壽沼云
射虎不眞徒勞沒羽　報慈遂云甚麼處却成墼子
去蔡林中道纔出來便成墼子祇如每日出入行住
坐臥不可總成墼子且道者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翠峰顯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是放過覺
鐵觜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甚拋甎引
玉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昭覺勤云盡道趙州得逸羣之機一期施設不妨
自在者僧要擊節扣關閃電光中卒做手脚不辨覺
鐵觜能近取譬不墜宗風法眼有通方鑑才便知落
處敢問諸人旣是宗師爲甚麼拋甎祇引得箇墼子

探竿影草幾人知正似將軍一面旗斬將安營都在
我倒騎鐵馬上須彌 慈受深

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答話拋甎引
墼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去得去不得言下分
緇素箇裡高於萬仞峯不動纖毫擒佛祖 圓悟勤

趙州問南泉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
泉便打師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泉曰龍蛇
易辨衲子難瞞

翠峰顯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
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　古南門云南泉眞箇憐兒
不覺醜若是其人何待人趁自須掩鼻便出

軟纏藏鋒入陣來盡將擒下眼掌開死生一決英雄
士文武雙行將相才 保寧勇

要別眞金火裏試棒頭有眼明如日賞罰明兮禮樂
全作家父子誠難得 梅谷悅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底豈
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

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葉連枝顆顆圓南贍部洲人未
識庵摩羅果信虛傳 保寧勇
不立孤危機本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
底剗蓋茫茫眼裏花 雪堂行
一尊殿裏佛兩度放毫光擬議酬高價無疑亂度量
蒙庵聰
九九昨朝八十一夜夢不祥書門吉東村王老祭清
明錯費鐵錢三五百漢 關隊
趙州問沙彌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纔教去
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者裏
會得便見趙州法椅音云者裏會得辜負趙州 天
植維云青天白日霹靂驚羣剖出五臟心肝與人解
黏去縛就中可惜當門栽荊棘致令多少人進退不
得還有出得底麼喝一喝
得入門在門外謾向人人不會更高聲我耳背 鼓山珪
瑟瑟風松蕭蕭雨檜師子齩人韓獹逐塊 徑山杲
斑鳩黃鳥共春風花裏交啼怨落紅鶴背仙人吹玉
笛雙雙驚起碧雲東 祿雨蕉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
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却無師曰
為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
有曰既有為甚麼入者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
翠巖芝云說有說無兩彩一賽如今作麼生 資福
觀因僧問狗子為什麼無佛性福云逢人便齩殺云
因甚麼又道有佛性福云見主便搖尾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真淨文
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世莫儔試上海門高處
望千江萬派盡東流 普融平
佛性分明脫有無醉酸何用挂葫蘆薄霧輕烟留不
住扁舟已過洞庭湖 瞎堂遠
無直路却縈紆趙州東壁上依舊挂葫蘆有張公喫
村酒李公醉不醒面南看北斗 石菴招
狗子佛性無斫額路上逢子湖業識性在遭一口大
地金無碧眼胡狗子佛性有春風吹動千株柳知而

故犯可憐生一一面南看北斗無庵全

狗子佛性有狗子佛性無直鉤原求負命魚逐氣尋香雲水客嘈嘈襍襍作分疎平展演大舖舒莫怪儂家不愼初指點瑕玼還赴璧秦王不識藺相如天童覺

狗子有寶扇老婆日遮手狗子無種瓜先得喫葫蘆天稟元來各不同盧仝不飲劉伶酒三宜盂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

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五祖演

力壯年高膽更雄清風隨虎雲從龍啀喍無限尋聲跡挂角羚羊不見蹤寶峰祥

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稠巖發

乙巳大人丘蘗林爲寇讎利牙如劍戟生殺有來由南巖勝

連馬連人劈一刀虛空迸血湧波濤千千萬萬人爭看誰解分開蓋膽毛中菴空

狗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鳴鷓鴣文殊道

趙州狗子無佛性當空掘出案時鏡光明渾不見星兒上下四維皆徹映誰菴演

大食波斯飲百杯停停把柁萬人魁逆風使過黃牛峽不問瞿塘灔澦堆東山空

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南書記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颺在大街頭無人蹋得著朗菴然

無之一字殺人無數多少英雄橫屍當路鐵山仁

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鍼不語時拗堂仁

趙州狗子佛性無十分春色播江湖幾多摘葉尋枝者空使雒陽花滿途高峰妙

長江一望渺寒烟極目中流四悄然可惜夜深明月下更無人問渡頭船憨山清

家家有幅遮羞布放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擲却頭巾頂却褌石雨方

何處秋風起蕭蕭送鴈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且拙訥

石梁橋背滑如苔一派銀河直下催今古遊蹤蹋未

倦幾人摘取瀑花回鐵堂清

趙州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

眞佛屋裏坐

徑山杲云趙州和尙吐心吐膽恁麼告報了也還有

知恩報恩者麼　仰山欽云揭示如來正體發明向

上宗猷趙州固是好手秖是不合强生節目山僧見

處又且不然金佛度爐木佛度火泥佛度水眞佛吩

切忌話墮忽有箇漢出來道你恁麼說正是强生節

目拍膝一下云將謂無人證明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僞

翠峰顯三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湖牌中數箇字淸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

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

壁九年空冷坐三聖昌三

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

知潘閬倒騎驢

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羡玄沙老古錐不

要南山要鱉鼻

三佛形容總不眞眼中瞳子目前人若能信得家中

寶啼鳥山花一樣春冶父川

泥佛不度水毗嵐風忽起大地黑漫漫衲僧爭敢視

高峰妙三

金佛不度爐鐵裏夜明珠一槌俱粉碎淸光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掣開金殿鎖內外絕遮攔時人猶懡㦬

趙州因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掐之尼曰和

尙猶有者箇在師曰却是你有者箇在

法林音云當時待他道和尙猶有者箇在何不便休

去且教他疑三十年

密密深深意最長幾人冷地錯商量師姑若會趙州

意鐵打心肝也斷腸慈受深

兜羅綿搽硬聱頭河北風流老趙州醎處著鹽淡添

水軒渠一笑更無休正堂辨

猛虎深藏淺草窠幾回明月入烟蘿頂門縱有金剛
眼未免當頭蹉過他 高峰妙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者箇
道師曰甚麼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

烏石云道石溪則不然有人問如何是道但云昨日
有人從四安來今朝出廣德去且道與趙州是同是
別良久云看脚下　天奇瑞云者僧祇解問路不知
當面蹉過趙州貪渡行人那防失却船錢　大慈瓌
云今日有人問如何是道但云富春到天目一百二
十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乃噓一聲

趙老家風不熱瞞問他大道答長安有誰平步歸家
去多是區區自作難 永菴一

大道透長安言端語亦端驀然消去春來依舊寒
松源岳

大道透長安天晴莎艸乾秋涼更快便去去有何難
可惜者僧脚步短舉頭惟見黑漫漫 百痴元

宗鑑法林卷十六

宗鑑法林卷十七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四世

趙州因僧問菩提兜率夜降閻浮於中摩尼爲甚
不現師曰道什麼僧再問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
直至如今不得妙

黃龍新云趙州老漢若無後語未免奔馳太平則不
然纔見他道爲甚不現連聲便打教他痛後反思管
取光明燦爛　天童華云者則公案諸方未有人批
判蔣山今日與諸人著一轉語洗脚上船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
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
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
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麼不在明白裏師曰問話即
得禮拜了退

翠峰顯云趙州倒退三千里　天童覺云者僧也如
切如磋不能見機而變趙州也如琢如磨幾乎事不
解交袖中紙管遁退須有分疎不知盡力提持還體

悉得麼焦甎打著連底凍　天童悟云大小趙州大
似推惡離已何不與本分草料　古南門云趙州貴
圖本分不知翻成分外雖然不得五丁力鑿蒸路不
開汝等諸人問甚護惜不護惜并須喫古南棒我今
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　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
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
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翠峰顯

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護惜口似椎眼
如眉涉語默蚿憐夔堪笑卞和三獻玉縱榮刖却一
雙足 圓悟勤

亂撒明珠顆顆晶走盤應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鍼
線一串穿來不膸星 無菴全

世間無物可羅籠獨有嵯峨萬仞峰忽若有人猛推
落騰身雲外不留蹤 隨菴緣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
師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翠峰顯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棒著棒
須有分付處若辨不出且放此話大行復頌

象王嚬呻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
烏飛兔走

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祇知推過商量誰信
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莽鹵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
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 宏智覺

風雨濛濛烏雲靉靆上山狐狸入海隨後追尋
龍王不在咄 獃堂定

天高地厚尋常事海闊山重更要論霹靂震摧山鬼
窟獨攜雙劍定乾坤 無菴全

瑞鳳五彩祥麐一角可憐無眼人何處分斑駁斑駁
分陝府鐵牛沒星秤 大徹不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
師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
厙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

圓悟勤云人多錯會道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
惟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猛風螻蟻撼波心

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翠峰題
團圞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穴蝦蟆無出
路却寃天道不平均白雲端
當門一脉透長安遊子空嗟行路難不是入前誇俏
措金鎚擊碎萬重關無菴全
人頭似鑊官法如爐禾熟登場不納租米裏有蟲麥
裏有麩田庫奴至道無難會也無千巖長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惟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曰某甲祇念到
者裏師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
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翠峰顯
驅山塞海也尋常所致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
片不知何處有封疆白雲端
紫綾紅錦青絲線巧手織來成一片其中縫罅不能
無爭奈時人竟不見佛眼遠
日暖風和鶯囀新柳垂金線驟東君東君不惜無私
力一點花紅一點春無菴全

趙州因見僧埽地乃問與麼埽還潔淨也無曰轉
埽轉多師曰豈無撥塵者曰誰是撥塵者師顧視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問取雲居去僧後問雲居如
何是撥塵者居曰看瞎漢

古塘云當時待問誰是撥塵者便接過埽帚痛與一
頓爲甚如此不見道爲人須爲徹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

翠峰顯云諸禪德還有識趙州底麼出來共相商量
若未能辨明大好從頭舉與你點破四九三十六收

古南門云趙州已是無折合翠峰更添鹽添醬雖
然還有識得趙州底麼三生六十劫

漱石泠泠古澗陰喬松千尺帶寒青多應祇看昂霄
操誰信根頭有茯苓南叟茂
多年神禹碑篆古形猶奇憑誰高著眼撫掌共掀眉
雪竇瑞

趙州因僧問白雲自在時如何師曰爭似春風處
處閒

爭似春風處處閒花開花落豈相關白雲自在猶難

擬飄鼓無心滿世間　佛印元

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盋盂去其僧省悟

雲門偃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什麼若言無者僧為甚悟去　翠峰顯云我不似雲門為蛇畫足直言向你道問者如蟲禦木答者偶爾成文雖然與麼瞎却衲僧眼作麼免得此過要會麼還你趙州喫粥了也未拈却者僧喫粥了翠峰與你拄杖子歸堂　雲峰悅云雲門與麼道大似為黃門栽鬚與蛇畫足雲峰則不然者僧於此悟去入地獄如箭　黃龍心云雲門雪竇雖則善能鋤強輔弱捨富從貧要且不能安家立國乃問僧衹如上座朝來亦喫粥亦洗盋而今是迷是悟其僧禮拜起龍喚近前我有一柄拂與你歸堂　龍門遠云山僧今日喫粥了也洗盋盂了也衹是不悟既是為善知識為甚麼不悟還會麼豈可喚鐘作瓮終不指鹿為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覷破管取一時放下

開福寧云且道那裏是者僧悟處幾般雲色出峰頂一樣泉聲落檻前　徑山杲云雲門大似阿修羅王耗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寐語作麼復云雲峰雖善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爭奈蹉過雲門何又云趙州與者僧若不得雲門一生受屈而今諸方有一種瞎漢往往盡作洗盋盂話會了　天寧琦云是雲門則易見妙喜則難誵訛在甚麼處　雲居莊云趙州以楔出楔雲門看樓打樓者僧悟去還有勘破處也無良久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古南門云住住翠峰但知雲門為蛇畫足自亦未免靈龜拽尾忽若總拈過時如何瞎　佛日智云大慧道諸方拈掇甚多下註脚者亦不少未嘗有一人分明說破妙喜今為諸人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盋盂且道還曾指示也無黑荳從來好合醬比丘尼定是師姑大慧老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原來衹在者裏洗盋盂話何曾說得破隆安今日不惜唇齒直下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盋盂趙州東壁挂葫蘆拈得鼻孔打失口遂磨不是老臊胡

床窄先臥粥稀後坐躋躋蹡蹡灑灑落落要會趙州

洗盋盂了事沙彌消一箇 泉大道

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碨一氣不言含有
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白雲端

喫粥了也洗盋盂家常逐日最相如西來何處牛零
落六祖癡頑不讀書 三祖宗

喫粥了洗鉢盂何曾指示曹溪路謾言隨衆三十年
記得展單忘却筯 楊無爲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
東村王大姐 湛堂準

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心多謝春風無厚
薄貧家桃李也成陰 護國元

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途中要我駝駝到家中猶罵
詈不知醒後又如何 且菴仁

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天風光都占斷不費一文錢
息菴觀

乍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壅滯往往靈山授記
人未有如斯箇次第 正覺逸

錦衣公子坐花叢鳳管鸞簫曲未終却笑桃華貪結
子幾回錯恨五更風 天岸昇

梵語般若波羅蜜此云智慧到彼岸雲棲寺裏李和
尙每日起來念一遍 諍聖懿

梧桐一葉落金井颯颯西風徹骨冷一陣吹來雙鬢
寒花容嫋娜爲誰整 法林音

趙州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者裏好造箇巡
鋪文遠便去路旁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
遠曰公驗分明過

法林音云無端無端還知趙州敗闕處麼也須勘過
了打

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踏破艸鞋歸去
後落花啼鳥一般春 佛鑑懃

天子居闤市宰山僧在百艸頭擺手御街來往不怕
巡火所由 竹菴珪

鑽頭闢藍遠侍者刺腦膠盆老趙州兩箇人前誇好
手面皮三寸不知羞 蒙菴聰

趙州在東司上見文遠過驀召文遠遠應諸師曰
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老僧正在東司上不將佛法為人說一般屎臭栴檀香父子之機俱漏泄 鼓山珪

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實難量 徑山杲

明明道不識此理憑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徑花狼藉 蒙菴聰

趙州因僧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常靈時如何師曰今朝又風起

今朝又風起鬧市莫插嘴觸著閻羅王帶累陰司鬼 徑山杲

今朝又風起不必更疑猜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天寧琦

今朝又風起老君元姓李寥寥宇宙間極目誰知已喝一喝 靈巖儲

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得曰向甚處回避師曰恰好

聞說閩中兵馬多丁寧遊子避干戈臨岐指箇藏身處無限雄師不奈何 正覺逸

七閩歸路日爭鋒回避須教不見蹤恰好藏身何處是青山雲外萬千重 佛慧泉

趙州因一僧遊五臺問一婆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行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謂衆曰臺山婆子我為你勘破了也

報慈遂徵云前來僧也恁麼道後來僧也恁麼道且道那裏是勘破處又云非惟被趙州勘破亦被者僧勘破　翠峰顯云還知天下衲僧出者婆子圈圚不得麼　琅琊覺云大小趙州去者婆子手裏喪身失命雖然如此錯會者多　寶峰文云大小趙州也好喫婆子手中棒過在甚處檢點得出方解不受人瞞有麼喝一喝　溈山喆云天下衲僧祇知問路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漢爭顯汗馬功高　仰山欽云錯婆子心肝趙州五臟一揑揑碎撒在諸人懷裏了也且道是有勘破無勘破良久云錯會者多　高

峰妙云盡道趙州勘破婆子若據高峰見處正是婆子勘破趙州以何爲驗以手指云驀直去　瑞巖慍云婆子如蟲禦木偶爾成文趙州見義勇爲翻成特地會麼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笑巖寶云當時纔見道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但祇鼓掌呵呵大笑而歸不惟與天下行脚衲僧增銳亦使者婆子向去別有生涯　弁山音云且道那裏是趙州勘破處祇爲梅花寒未徹故來霜上又加雪凍開平地起龜文連累青山迸白血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 黃龍南

言中辨的老禪和驀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却回人莫問岳陽船子洞庭波 雲峰悅

叢林老作拙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鐵關曾粉碎恩大難將雨露酬 眞如喆

撥動干戈老趙州坐觀勝敗有良謀婆婆勘破人誰委多少禪流錯路頭 海印信

撥動烟塵老古錐坐觀勝負有誰知從來古路平如掌自是行人不見歸 圓覺演

婆指臺山路不差遊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勘破歸來後四海五湖同一家 艸堂清

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渠指不差休問禹門求變化風雷祇在葛洪家 昱古佛

高握金鞭出禁城霜風凜凜馬蹄輕烟塵掃盡歸來後四海行人賀太平 普融平

臺山一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冤智者愚人之患 疎山常

玉簫吹作鳳鸞吟惹動遊人離別心一陣東風卷寥廓四方八面少知音 佛智裕

劈面三拳連顋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癢 鼓山珪

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泉招魂喪命因圖像良馬追風累索牽勘破了老婆禪說向人前不值錢 天童覺

趙州勘破百發百中趁得老鼠打破油瓮 佛照光

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蒙菴岳

臺山路上箇婆婆平地無風起丈波下卻陡門通底
闇更無一滴到黃河無準範
自小丹青畫不成年來始覺藝方精等閒擲筆爲龍
去換卻時人眼裡睛高峰妙
生鐵蒺藜當面擲瑠璃坑塹繞身開勸君莫問臺山
路多少平人被活埋中峰本
孔文舉楊德祖不是冤家不聚頭無端論及家禽果
鳥道玄鹽梅苦爲知來者不如今淸風帀地波騰火
具足有
幾人不戰自成功獨許南陽老臥龍自借東風鏖赤
壁賺他血淚滿江紅菩提珍
麝香李子枕頭瓜一曲池臺滿晚花客馬醉行溪柳
路慈翁解點白雲茶芾溪森
侵曉乘涼偶獨來不因魚躍見萍開卷荷忽被微風
觸瀉下淸香露一杯嘯峰然
昨日師僧經過今日阿誰勘破再過三五七朝麻雀
定知鶻大漢闕啄
古路迢迢直坦平邊笳才動烽煙生欲知南北相淩

處天外出頭方解行法林音
趙州問僧甚處來曰摘茶來師曰閒
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腳翻身筋斗
孤雲野鶴阿呵呵雲益智
趙州示衆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我要你會
你且作麼生會
天童覺云還端的也未祇饒你者裡會得七穿七穴
我也知你出趙州圈圚不得　寶壽新云漏與不漏
虛空著楔會與不會混沌增眉饒你把得定放得開
猶未是十成穩當大衆還識乾坤眼麼從來不借三
光力照徹山河萬斛金
趙州一日敲火問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麼
僧無語師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法燈欽別云我不如你
趙州眼放光爍破四天下鉢盂上安柄至今成話欛
老衲證
直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昨夜通消
息南海波斯過大唐野菴璇

趙州因二僧相推不肯做第一座主事白師師曰
總作第二座事曰第一座教誰做師曰裝香來事
曰裝香了也師曰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
天童華云趙州一槌不妨驚羣動衆檢點將來也是
泥裏洗土塊若是薦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
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如是不免從
頭註破第一座鐵眼銅睛覷不破第二座陽春白雪
無人和第三座眞實身心同達磨且道與趙州是同
是別　愚菴盂云趙州著箇座元於佛祖位上使天
下叢林無敢正座規繩自此一跌直至如今整理不
上還有人爲法社正紀綱者麼不必相推請來相見
如無山僧擯却聖僧去也
趙州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會得祖意
便是教意
波斯讀梵字莫窠人作詩烏頭彷彿蔚子依俙竹密
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湛堂準
趙州因一婆子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了却下禪
牀轉一帀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

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
報慈遂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具甚麼眼
便與麼道　徑山杲云衆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
或云再遶一帀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
或拍一拍恁麼見解祇爲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
趙州再遶一帀直饒遶百千萬帀於婆子分上祇得
半藏設使更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帀於婆子分上亦
祇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亦如是遶百千萬億帀
於婆子分上也祇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
若艸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
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祇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
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天寧琦云者
婆子謂趙州祇轉得半藏弄假像眞當時何不向未
繞禪床時會取　東溪冲云且道那裏是他轉半藏
處還會麼五五二十五欲識全藏麼良久云善吉維
摩談不到目連鶖子視如盲　寶壽方云且道那半
藏還曾有人轉得麼山僧今日爲你轉去也良久云
如是如是又良久云不是不是

走下禪床行一轉看了如來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明夜深月下穿鍼線 慈受深

趙州一帀天輪轉婆子知音未足酬普為人天開正眼大千沙界一毫收 足菴鑒

不知兀坐常輪轉空下禪床遶一遭背面却言虧一半老婆惡業自家招 天目禮

趙州劍氣衝牛斗婆子神符懸肘後一條拄杖兩人扶好手手中誇好手 六巖輝

雲飛石壁山增色月落寒潭水畫眉最喜上林清興好黃鶯啼在綠楊枝 睦堂瑩

趙州因僧侍次指火問曰者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挾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箇投子和尚汝往問之必為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去舉似趙州僧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 楊無為

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艸窠我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 月林觀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

五祖戒代云和尚何以將別人物作自己用

千里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家奪得連城璧秦主相如總喪身 翠峰顯

萬木隨時有凋喪趙州庭柏鎮長榮不獨凌霜抱貞節幾奏清音對月明 黃龍南

深院盤根翠色幽老僧曾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節下載清風何日休 正覺逸

趙州庭柏衲僧苦厄井口轆轤橫吞不得 野軒遵

趙州庭柏森然直露滴風清添翠色摘葉尋枝不可求盤根萬古終無極 大溈秀

趙州庭下柏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眼衲僧如覷著西來祖意合平沉 楊無為

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
性空向枯樁舊處尋 承天宗

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 蕭菴成

趙州庭柏說向禪客黑漆屏風松蘿亮槅 佛日才

百寶光攢無見頂是大神呪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
諦石人半夜失烏鷄 正堂辨

岸眉橫雪河目含秋海口鼓浪航舌駕流撥亂之手
太平之籌老趙州老趙州擾擾蒸林卒未休徒費工
夫也造車合轍本無伎倆也塞壑塡溝 宏智覺

庭前柏樹子好箇大棺材買却有人買擡却沒人擡
漢關喩

趙州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峰師曰雪峰有何言句
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
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鍬子去

保福展云南有雪峰北有趙州 翠峰顯云者僧既
不從雪峰來可惜趙州鍬子 瑯瑘覺云衆中有云
寄鍬去埋却雪峰若道寄盋盂去便道盛粥飯用狂
解還夢見麼不是僧繇手謾說畫丹靑 淸化嶾云
若是山僧見道闍黎若回寄箇鍬子去便云不將去
若問爲什麼不將去但云和尙者裏少他不得 法
林音云者僧親從雪峰來因甚翠峰道不從雪峰來
若道得不負趙州鍬子

南望雪峰猶萬里北遊未蹋趙州關賺他一柄鈍鍬
子二百餘年去不還 正覺逸

石橋一路滑如苔閩嶺風高凍不開相見盡言遊歷
去幾人曾到雪峰來 佛慧泉

雪峰何處屙趙州寄鍬子沙門一隻眼狼藉乃如此
阿呵呵大唐國裏鼓聲起新羅國裏舞婆娑 別峰印

大地一隻眼誰敢屙其中鍬子寄將去那知到雪峰
橫川珙

仰面颺塵逆風把炬無損於人自招焚汚輸與竹軒
高枕人白雲看老霜燒樹 石雨方

五陵春色十分肥惱亂東風不盡吹醉喚不歸江上
客子規聲斷綠楊枝 天鐸恩

趙州問僧曾看法華經麼曰曾看師曰衲衣在空
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汝作麼生曾僧擬禮

拜師曰汝披衲衣來麼曰披來師曰莫惑我曰作麼生得不惑去師曰莫取我語

翠峰顯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辨得便乃識破趙州如或不辨箇箇高擁衲衣莫惑翠峰好

古南門云祇如趙州恁麼問者僧恁麼答還是者僧惑趙州趙州惑者僧

趙州因僧問黑荳未生芽時如何師曰好合醬

趙州活計得能忙黑荳囫圇入醬缸今日有來籭磨過破砂盆裏響瑲瑲 萬峰蔚

趙州問院主何來曰送生來師曰鵶爲甚飛去曰怕某甲師曰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爲甚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

殺心殺心月落寒潭秋水深要掣金鰲吞釣起可憐覿面少知音 緣雨蕉

趙州與官人遊園次兔見驚走官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

夜叉羅刹毒凶心華峰如峻海如深巳向人前呈劍刃遲回又過黑雲岑 緣雨蕉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異類中行泉以手拓地作驢鳴師便一蹋歸堂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什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蹋

天井新云南泉欠趙州一著趙州輸南泉一機作麼生會千年故紙好合藥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且拙訥

漢高辛苦事干戈帝業興隆俊傑多猶恨四方無壯士還鄉悲唱大風歌 覺圓胤

宗鑑法林卷十七

宗鑑法林卷十八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四世

趙州問南泉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者老漢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掌曰者一掌合

是堂頭老漢喫

五祖戒云正賊走了邏賊人喫棒又云南泉當斷不斷反招其亂　雲居舜云諸人作麼生會有底便道首座落他圈圚與麼會又爭得山僧道趙州大似勇若無人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爲誰喫暗拳保寧勇

趙州出外路逢一婆子乃問什麼處去婆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

翠峰顯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五祖演云趙州休去作麼生商量白雲露箇消息貴要諸人共知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啟定牙關婆子去路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　南堂欲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龍池傳云趙州休去是肯伊不肯伊　古南門云趙州今日小出大遇　圓照森云還識趙州麼雲縷縷風細細寄言行路兒莫上山頭去　歐峰承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彎弓直射勢難當陷虎之機理最長誰是會他一粒米誰知失却半年糧洪印偈

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照人懷疑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象道謙

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傾蓋白頭新瞎堂遠

一路雄兵犯界河烟塵塞路絕人過安邦賴有張良在畫角城頭唱楚歌雪竇宗

騣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坐地看揚州是非長短俱截了鼠竊終難似狗偷無準範

何事臨場欠作家祇緣別有好生涯饒人不是癡男女最毒於菟無齒牙九遂達

鞭鐧交揮力抗奇星流電卷類難齊名圖麟閣家山舊芳草籠烟鳥亂啼御之龍

趙州示衆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生死裏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祇如俱不留時如何師曰實即得若不實爭能出得生死

看經也在生死裏飯籮裏坐無喫底不看經也在生

死裏錦衣堆裏無著底忽然鳥鵲叫一聲返身踊躍
渾家莫休擬議如今拋向衆人前千手大悲提不起
□□□

趙州因居士問和尚年尊有幾箇牙師曰祇有一
箇士曰祇有一箇如何喫飯師曰雖然一箇下下
齩著

或菴體云趙州開口自然下下齩著功魁佛祖道蔭
人天山野重說偈言光揚盛事
大用全提古佛牙輝天鑒地別無他日邊乘輿立功
業文彩風流出當家

趙州因僧問澂淸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人家客
作漢

密菴傑云者僧置箇問端不妨嶮峻爭奈趙州有起
膏肓底手段雖然如是總落在天童手裏畢竟如何
喝一喝

趙州曰老僧二十年不雜用心惟二時粥飯是雜
用心處

玉關度了久班師猶向人前動鼓鼙祇道馬行芳艸
地不知身已陷重圍 無文燦

趙州問新到僧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
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爲甚
麼曾到也喫茶去不曾到也喫茶去師召院主主
應諾師曰喫茶去

保福展云趙州慣得其便　開福寧云趙州門下不
揀高低一槪麤茶曾同供養得其味者方知冷灰裏
九轉透瓶香如或未辨端倪不免重下註脚南北東
西萬萬千趙州待客豈徒然莫嫌冷淡無滋味慣把
芝麻一例煎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曾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舊展家風近來王令嚴防
緊從此人情總不容 佛印元

寶匣龍泉發夜光寥寥長挂在虛堂四來高客如相
訪茶罷休勞話短長 大潙秀

驪珠絕纇玉無瑕馬載驢馱帝子家曾到不曾休擬
議與君全泛一甌茶 羅漢南

趙州老漢熱心腸一盞麤茶驗當行回首路傍橋斷
處白蘋紅蓼映斜陽 浙翁琰

喫茶去夜雨催紅上花枝狂蜂逐影飛不知幾
個知歸去喫茶千年枯樹忽開花子規夜半猶啼
血金鞭東風路轉賒 抱璞蓮
曾聞慣釣任公子爭與西江月一鉤漫更急龍吞不
得一聲羌笛出雲樓任優游收卷絲綸得自由明 大
鼎新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我在青州
作領布衫重七斤
昭覺勤云應隨三眼一句洞明似海朝宗千差共轍
雖然如是更有一著在忽有問蔣山一歸何處但云
饑來喫飯困來打眠　元叟端云趙州好語要且不
起來機中峰則不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屯大四年
西山洪水泛漲一夜衝倒三座石橋山門頭石獅子
作大哮吼山河大地悉皆震動你諸貪眠漢子知甚
東西南北　仰山欽云大小趙州脚跟下紅線不斷
等閑問著便見牽東補西道林則不然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劈脊便與三十雖則太煞傷慈要且一時慶
快拈拄杖云祇今莫有與麼問底麼乃靠拄杖云放
過一著　高峰妙云趙州拖泥帶水不特不能爲者
僧斬斷疑情亦乃賺天下衲僧死在葛藤窠裏西峰
則不然今日有個麼問但向他道狗舐熱油鐺　天
界盛云要頭斫將去要皮剝將去要心剜將去且喜
沒簡法子奈得伊拈賊何　弁山闡云鷸蚌相持俱
落漁人之手

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
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翠峰題
問來但切示衫輕指出青州是舊遊皓月當空沉巨
浸鯨鯢無奈不吞鉤 照覺總
夜半無燈黑挑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
鼓山珪
等閑提起七斤衫多少禪流著意參盡向青州作窠
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遯菴演
鑊湯無冷地黃河覩底流金剛難插嘴腦後掛燈毬
或菴體
四面洪濤萬丈深上天無路地無門箇中有理應難
訴不是愁人也斷魂 高峰妙

斧爛柯消局未殘天香吹鶴下瑤壇滿盤黑白輕翻
轉拂袖蒼梧玉珮寒中峰本

周德者可以自守周利者可以普濟連盤托出有誰
相契鮮花膩艸翠梧丹桂天奇瑞

長江影浸一天秋霜葉颼颼風骨愁野老忽歌新水
令淚花驚起月邊鷗即念現

趙州因眞定師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
王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
下禪牀王愈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
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將軍
來爲什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
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下等人來三門外
接

跏趺迎上客曲彔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義鄉
西巖惠

折脚禪牀接斷薪猶堪偃首揖高賓明知列土熏天
富難鬬他家徹骨貧石溪月

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牀接上根休說君臣猶有
間入山先要主賓分月坡明

趙州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曰未到
師曰又道來也

黃龍南云頭頭漏泄罕遇仙陀侍者秖解報客不知
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　白雲端
云侍者雖然囫圇爭奈王令已行王令旣行則海晏
河清一句作麼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
江神　徑山琇云侍者報客不知客是何人趙州蝦
爲子屈不覺打失眼睛且道徑山恁麼意在於何巡
人犯夜　佛日智云今日御駕親臨設有侍者報萬
歲來也便與劈面掌云莫誑山僧好何故天威不違
顏咫尺何曾少間至尊前

報客傳言已通叉手低頭便鞠躬對面一雙青白
眼當頭蹉過住山翁楚安方

驥子驚駘滿道途皮毛誰敢辨精麤若無伯樂當時
鑒失知追風千里駒慈受深

許出臨溪洗耳巢父不飲牛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
秖在艸裏南巖勝

來也宮殿隨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趙州
傾蓋如故　別峰印
春山倒影一江紅鶯柳情多戀玉驄莫恨不工仙子
筆祇緣身在畫圖中　白巖符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
水淺不是泊舟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
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
禮
支提愛云趙州祇見錐頭利　雲居舜云趙州當時
甚生意氣雖然如是要且鼻孔在二菴主手裏　龍
門遠云菴主一等豎拳趙州因甚肯一箇不肯一箇
要識趙州麼拍禪牀左邊一下要識二菴主麼拍禪
牀右邊一下良久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潙
山果云泣露千般艸吟風一樣松爲甚麼肯一箇不
肯一箇者裏見得透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坐斷要津
天長地久苟或不然爲你下箇註脚良久云若不如
是爭知如是　昭覺勤云佛祖命脉列聖鉗鎚換斗
移星驚天動地有般漢未出窠窟祇管道舌頭在趙
州口裏殊不知自己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握向上綱
宗與二菴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著力
還知趙州落處麼切忌顢頇　理安洸云鴛鴦繡出
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蓮樹策云趙州著繍草
鞋到處行脚不怕殺人乃向二菴主手裏納敗闕
顧左右云甚處是伊納敗闕處兩行孤雁撲地高飛
一對鴛鴦池邊獨立　雲菴悅云水淺不是泊舟處
眼中有鑒能縱能奪便禮拜句裏藏鋒如今有般無
主孤魂祇管較得較失不惟蹉過古人亦乃埋沒自
己還知落處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問答元來總一般當頭一著莫顢頇將軍自有嘉聲
在不得封侯也是閒　佛迹岳
無星秤子兩頭平提起應須見得明若向箇中爭分
兩頭須錯認定盤星　佛性泰
雲中龍驤遍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閑喚出菴中
主兩見平江水逆回　佛心才
芒手提贓笑老爺柏樹未出死屍斜不如掘地深埋
却省取來年要嫩茄　醉堂遠

閃爍旌旃驟往來幾人避聖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脚一踏鴻門兩扇開 無準範

江北江南總箇鐵一輪化日照無私邊箍却在東風外石女聽來笑滿眉 無趣空

短棹輕帆狎怒濤東行西止得逍遙去留不出蘆花岸陸地追尋人自勞 報恩質

江南絲柳迎風舞嶺上青松帶露寒世事近來多剃復人人偏愛紫羅冠 慧山海

一様豎拳兩様酬驢脣馬觜没來由巫峽博得絲千丈四海五湖下釣鈎 法林音

單槍疋馬立功勳韜略雙全獨見君薊北荊南齊定了英名千古鎮河汾

趙州因文遠在佛殿禮佛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麼曰禮佛師曰用禮作麼曰禮拜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

中峰本云文遠云禮佛也是好事不妨顢頇趙州云好事不如無話墮了也要知趙州老人話墮處麼待伊磕破腦門即向伊道

文殊普賢一不容時時贈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令破華山千古中隱山叟

顛倒瞻紫谷不覺腦門遭一齧十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同不相識 紫巖聽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潙山果云衲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當麼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 天寧琦云盡道者僧神通跳趙州關不過大丈夫漢衆中捋虎鬚到弓折箭盡即便拱手歸降何不著一轉語教他納款去且道著得箇甚麼語 磬山修云者僧認向問頭也甚奇怪他未會爭敢入虎穴捋虎鬚道他會爭肯恁麼休去

句裏呈機劈面來爍迦羅眼絕纖埃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槌擊不開 翠峰顯

四廓關閾鎮趙州幾於城下起戈矛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艸閒花滿地愁 照覺總

袖裏金鎚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畔臺山

路報你遊人歸去來 普融平

南北東西老趙州見人騎馬也騎牛清風月下尋歸路夫子門前問孔丘 瞎堂遠

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兒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後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法林音云疋上不足疋下有餘

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辨看 翠峰顯

何謂識兮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尚喃喃急水打毬攔口築 白雲端

朝日茫茫打箇毬生來念念不停留若知落地無蹤跡始會雲門六不收 慈受深

趙州因僧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

蘇州有常州有須信親言出親口趙州古佛豈徒然世界壞時渠不朽若能於此究根源洪定面南看北斗 翠峰顯

常州有蘇州有咭嘹舌頭獅子吼壽山高兮福海深八十一分九箇九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朽 佛鑑懃

蘇州有與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拶著強分疎 退耕寧

趙州問一座主講什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否曰得師以脚趯空吹一吹曰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也不識

老宿代云和尚瞞某甲瞞大衆 翠峰顯別云和尚慣得其便

一趯方令地軸翻一吹還又轉天關講師不識圓陀義空捨前山過後山 圭堂居士

揭石從來義不同洪波深處逞神通高標不在蘆花岸隊隊雙雙趁曉風 獃堂定

趙州因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彴師曰汝祇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

城山洽云老漢末後道箇度驢度馬是賞伊罰伊者
裏勘破一半參學事畢不然喫水也須防噎
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鰲堪笑同時灌溪
老　云劈箭亦徒勞翠峰題
異類中行履心眞出語親隨流自得妙到岸不迷津
天寧璉
長鯨已駕浪頭飛跛鼈橋邊尚礙泥度馬度驢難解
會絲楊影裏路東西地藏恩

趙州因一僧曰某甲從長安來橫一條拄杖不曾
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僧無語
同安顯別州云老僧者裏不曾見恁麼人又代僧云
也不短　天童悟代云某甲罪過不意輕觸和尚
法林音代禮三拜

趙州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
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卻教且去倚官挾勢欺人茫茫
無本可據徑山杲
鐘送黃昏鷄報曉趙州何用閑煩惱裂破虛空作兩
邊古廟香爐出芝艸雪菴瑾
安帖邦鄉老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愁來明日憂野菴璇
天來龍來神來鬼來風來雨來驢來馬來幾乎死了
一去不來漢關喚

趙州在南泉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
卻脚曰相救相救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
頃卻去禮謝曰適來謝和尚相救
昭覺勤云一人將錯就錯一人看樓打樓雖然如是
父爲子隱直在其中　徑山策云趙州懸羊賣狗南
泉有年無德作者去就當時祇好拽翻梯子教者漢
一生蹭蹬還知麼養子方知父慈
等閑施設豈徒然平地波瀾欲浸天更向胡梯敲數
下免教失脚墮黃泉佛性泰

趙州因在殿上過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好一殿
功德者無對
殿上喚來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德已成
就怎奈當初不放光鼓山珪

好一毀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栴檀刻
日日香烟夜夜燈看來當甚乾蘿蔔 徑山杲

趙州因遊方時到臨濟纔洗脚濟便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正値山僧洗脚濟乃近前作聽勢
師曰會卽便會啗啄作麼濟便歸方丈師曰三十
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注脚

法雲秀云衆中商量道趙州不識臨濟作賊却爲他
下箇註脚臨濟當時作聽勢何不劈耳便掌若恁麼
商量何曾夢見趙州識得臨濟殊不知兩箇噐是老
賊殊知一箇好手敢問諸人那箇是好手 教忠光

工臨濟有驗人眼趙州又能葉林等閒略出風規自
然頭正尾正還會麼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洗脚處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啗啄趙州臨濟一老
人相見何勞下註脚 鼓山珪

人眼似鼓椎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
無處安著 徑山杲

趙州因僧辭乃問甚處去曰雪峰去師曰雪峰忽
問汝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道曰却請和尚道
師曰冬天卽寒夏天卽熱又問忽更問汝畢竟事又作
麼生僧無語師代曰某甲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
漢其僧後到雪峰峰問甚處來曰趙州來峰問趙
州有何言句僧擧前話峰曰須是我趙州始得

玄沙備聞乃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 雲居錫云
甚處是趙州敗闕處若檢點得出是上座眼

趙州見僧來使面壁作梵字僧展坐具禮一拜師
轉身僧收坐具出去師曰苦苦僧呵呵大笑

苦苦向誰語發機要是千鈞弩 十二天撲帝鐘大
地山河俱作舞 典牛游

苦中樂樂中苦趙州老老俱欠悟直饒頓徹根源也
是泥裏洗土 昭光

不昧當陽第一籌臨機拳趯不輕酬焦頭打著連底
凍赤脚撞著火柴頭 掩室開

趙州在南泉作爐頭値普請摘菜乃在堂內叫曰
救火救火大衆一齊到僧堂師乃閉却門衆無語
泉乃拋鑰匙從窗入師便開門

義山曰 我不學南泉盆油添薪當時見他閉却門

拈土塊就門上書兩箇封字要他趙州至今出身無計

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

保福展云黃檗有頭無尾趙州有尾無頭　五祖戒云黃檗祇會買賤不會賣貴趙州因禍致福　翠峰顯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笑箇甚麼笑賊過後張弓　南堂欲云重門擊柝黃檗過於隄防醫鏃破關趙州慣得其便雖然兩不相傷笑破翠峰鼻孔　古南門云雪竇好一笑祇是不合隨趙州語脉走畢竟如何賊賊

一擒一縱二施能戟去槍來兩陣陳彼此機關誰委悉至今疑殺李將軍 海舟慈

賊逢賊手全無樞紐百弩千弓一時發白日青天何處走乳峰慣得其便陣後虛張笑口咄看狗 靈巖儲

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曰什麼處是從諗住處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師曰和尚自住取又到茱萸萸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曰甚麼處是從諗住處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

雲居錫云甚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溈山喆云雲居茱萸爲人猶如爲已爭奈趙州不入者圈圚雖然如是不得雪霜力焉知松柏操　大溈泰云二老祇解把住不解放行趙州祇解放行不解把住檢點將來未爲全美且雙放雙收一句作麼生道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展陣開旂各運謀箭鋒相敵未輕休等閑露出翻身句直得千江水逆流 掩室開

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聞得便攢眉寥寥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 率菴琮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貓兒是一百五十文買底曰不問貓兒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耆蒙子是大王遥底曰謝師答話師曰作家作家

月舟載云水本無聲受觸則響木本無火因鑽則炎趙州要成已成人豈惜隋珠卞璧然末梢頭可惜放

過雖則放過也却有些誵譌莫道不利害好

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

翠峰顯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者僧扶趙州　雲居莊云爭者不得得者不爭趙州祇管看要且不失珠　古南門云爭即不無看即不得且道珠在甚麼處

風雲頭角黑鬣皴苦死交爭頷上珍淨洗眼來閒地看老僧未免費精神 圓悟勤

珠在浪花深處白拏雲攫霧志悠哉老僧祇管從邊看得失從渠眼自開 咦菴鑒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欄中失却牛

欄中失却牛有問即有酬更若求玄妙猢猻繫氣毬 慈雲照

趙州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話僧指旁僧曰者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後僧請益師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

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無準範

宗鑑法林卷十八

宗鑑法林卷十九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四世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南泉眞師下禪牀立又問如何是和尚眞師上禪牀坐

師下禪牀立神號并鬼泣師上禪牀坐龍蟠并虎臥一槌打與兩分張拈起元來是雙破 本覺一

趙州因一秀士曰和尚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如來

廣寒宮殿淨無埃已是逢君八字開丹桂不須零碎

折等閑和樹拔將來南叟茂

趙州因僧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曰毫釐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

法林音云問者有殊答惟一致且道趙州還赴來機也無

一道如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掩室開

趙州因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

病發毒藥訪良醫醫使元發藥治之病去藥同滋味別舌頭具眼者方知佛性泰二

世有逃形畏影人奔陳告訴護身神若知形影元無二坐對高堂秋月輪

趙州示衆此間佛法道難即易道易即難別處難見易識老僧者裏易見難識若能會得天下橫行識不識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麪長靈卓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陽生

花開千萬朶石頭抽筍兩三莖泥壞金剛開口今朝冬至一陽生佛鑑懃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若知春氣力特地好風光龍門遠

冬至一陽生乾坤通一線可憐無限人不識孃生面徑山杲

趙州一日於雪中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

翠巖芝云者僧在趙州圈圚裏還有人出得麼　天童華云者僧如蟲禦木要見趙州天地懸殊有般瞎漢便道山僧扶強不扶弱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喝

勝法法云者僧祇解救人不解自救

湘江暮雪冷風狂漁父逍遙戲小航貧子灘邊爭共樂寒沙猖陷可慙惶報恩琇

仙姬蟬鬢自天成傾國傾城絕比倫世固有能彷彿者祇差臙粉得人瞋越樓敏

趙州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師曰中

翠峰顯云二俱作家蓋是道吾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秖是個射垜漢　報慈遂云且道二大老相見還有優劣也無若檢點得出許你於中字上有個入處　古南門云二老露個爪牙不枉同條雖然秖如翠峰道直饒齊發齊中也秖是個射垜漢是肯伊不肯伊會麼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擊禪牀一下

季春茅苡生前徑三月桃花茂小園可惜芳春人不識樹頭百舌更能言 海舟慈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皺人獅子師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莫皺老僧

天寧琦云者僧也秖是個喋屎狗爲甚麼趙州一見便撒屎彩奔皺家

門藏古老珠在盤掌閒撥動精光攢獨憐不遇皎奴過千載令人恨不寬仁 趾宻

蛟宅不可獨一觸禍隨跟腥風扇毒雨頃刻天爲昏 子滿旻

趙州因僧問世界變爲黑穴未審此箇落在何路

師曰不占曰不占是甚麼人師曰田厙奴

蒲菴健云者僧置箇問頭大似石上栽花不妨奇峭趙州善於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向空劫已前控他箇入處最爲敏手秖是田厙奴未肯點頭在

趙州曰不得閒過念佛念法念僧僧便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念師曰念者是誰曰無伴師叱曰者驢

大慧杲云者僧雖然無伴成羣作隊聒擾殺人趙州雖好一頭驢秖是不會喫草　子山仁云惜哉趙州古佛被徑山老人貶入驢隊裏至今無出頭分還有救得者麼作驢鳴便轉

趙州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一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

淨慈聞云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秖爲貪程太速

蒙頭不覺齁齁睡開眼從教𣯨𣯨紅若謂平常便無事須防荳爆冷灰中 心聞賁

無賓主話意深深流落叢林古到今火冷灰寒口挂壁衲僧凍死不知心 石田薰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版齒生毛

九年面壁自虛淹爭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猶可事石人蹋破謝家船投子青

新開玉盌出僊桃何事人間配濁醪古逕源迷人去後萬年谷口挂雲濤伴我侶

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鬭劣不鬭勝勝者輸胡餅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麼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胡餅來

五祖戒云禍不單行　瑯琊覺云趙州文遠也是蕭何制律　徑山杲云文遠在糞中過夏面赤不如語直趙州貪他少利贏得箇胡餅檢點將來也是普州人送賊畢竟如何鷲王擇乳素非鴨類　天童覺云當時文遠趙州高高標不出低低望不及眼自爭先得籌因打劫贏　天寧琦云當時待趙州道我是一頭驢便好道輸却胡餅了也老漢取餅就手奪得便行　寶華忍云文遠勝裏輸明輸暗勝趙州輸裏勝明勝暗輸纔勝即輸輸即勝算來胡餅都無分而今拈出大家看動著些兒成話柄咄

兩陣交鋒勢莫窮信旗獵獵卷秋風邊庭不用深深入勒馬歸來却有功慈受深

上馬金送去下馬銀接還存亡漢室在其間思歸不解亭侯印一劍如何破五關不見道行路難路難不在登高山石雨方

得便宜者常帶羞贏官司者常叫屈爲甚如此小雪見大雪屯米底折一槪三宜盂

洗耳其如落一籌飲牛何事占高流堪憐兩字輕天下刑牘閒名在九州即念現

趙州因一婆子臨齋入堂曰者一堂師僧盡是婆婆生得底祇有大底孩兒忤逆不孝師纔顧視婆子便出

石菴玿云者婆子對大衆前納敗了也若不走出有何面目見他趙州　侶巖荷云婆子步步登高不覺全身負墮趙老顧後瞻前未免當斷不斷山僧若見恁麼道但言更須識取阿爺始得管教者臭老婆慚惶無地

趙州因僧問眞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眞言師
曰喃部林㖊
蔣山大云趙州答話如探囊取物未免索鹽奉馬有
問蔣山如何是眞言祇向他道草枯風勁各寮謹愼
火燭

趙州因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無路是趙州
天嶽晝云者般跟漢有甚用處復頌
無路是趙州捉敗白拈賊要打鬼骨臀逢人謾搖舌
趙州臨順世令僧持拂子與趙王曰若問何處得
來便說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
一生受用意無盡者箇都來有幾莖分付趙王千古
在任他南北競頭爭保寧勇

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南泉嗣一日遊山歸首座問和
尙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
芳艸去又逐落花回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
滴芙蓉
翠峰顯云謝師答話　寶壽方云當時待道始從芳
艸去又逐落花回便好云和尙此回遊山不易看者
漢又作何去就
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從芳艸去又逐落花回
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翠峰顯
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零落艸離披春風無限深深
意不得黃鸝說向誰上方益
芳艸纖茵迎步綠落花鋪錦拂衣香歸來說似諸禪
子蕩蕩風光遶畫梁

長沙因竺尙書來謁乃喚尙書書應諸師曰不是
尙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卽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
麼師曰喚尙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則總不抵對
時莫是弟子主人麼師曰非但抵對與不抵對無
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乃示偈曰學道之人不識
眞祇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
本來人
徑山杲云卽今抵對者旣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作
本來人良久云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理安洸云
區鑛別金長沙好手妙喜雖是直截提持要且未能
起膏肓之疾如今有般漢不能出意想窠臼五蘊身

田地道豈有第二人甚哉若與麼閻老子打算飯錢莫言不道

長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

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兎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倒臥官街元是李翁喫私酒 印空叟

長沙示衆我若一向舉唱宗乘法堂前艸深一丈四祖澤云如斯舉唱未當宗乘山僧則不然直使盡大地無寸土更須三十棒何故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大覺昇云何止艸深一丈山僧若舉唱宗乘直得盡大地人誹謗不已雖然如是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長沙因僧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祇如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空又問雲門門曰確

長沙空雲門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纔有絲毫騰蛇遶脚 大潙秀

長沙一日遣僧問同參石霜會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麽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徑山杲云要見長沙還須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是者一步待我款款地與你葛藤　保寧全云妙喜道要見長沙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識長沙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手眼更須參

博山來云會公坐殺法身不通凡聖岑老碧天雲外更翻精華白牯牛觸牧多方死貓兒解弄也活與盲人點眼聾者開聰會公還識痛癢麽

玉人夢破一聲雞轉盼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畊犁誰怕春疇沒脛泥 天童覺

未得經冬莫妄歎須敎徹骨透心寒忽然夢醒三春暖萬紫千紅匝地看 天奇瑞

喪盡平生雙手空閻閭無地可相容玉鞭無復驅星月別有閒情策曉風田野歌聲韻亦工 宗源遠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閒題取一篇好

溈山果云若是箇漢纔見長沙恁麼道但云黃鶴樓要題也不難未審百千諸佛居何國土若下得者一拶非惟坐斷長沙舌頭亦乃名標青史　昭覺勤云驀刀劈面解辨者何人劈面當胸承當者有幾若能向奔流度刃疾燄過風處見長沙橫身為物去不消一捏其或隨言證入露布便謂問東答西掇轉話頭且喜沒交涉畢竟作麼生是長沙端的處殺人刀活人劍　磬山修云長沙雖得殺人刀活人劍不無龍頭蛇尾山僧則不然待他問聲未絕便喚云秀才他擬應諸遽索云居何國土　青獅信云可惜百千諸佛被長沙埋向一座黃鶴樓裏喚作註解得麼擬人面前不得說夢　龍門遠云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為甚麼卻恁麼道秀才尋常嘲風吟月因甚長沙面前一詞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

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覲

黃鶴樓中渺望賒滿天風月屬詩家百千諸佛居何土風起長江湧浪花 普融平

百千諸佛倒騎牛對面分明失路頭却問老師何處去勸君更上一層樓 黃龍震

攜手樓頭共話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腸訴盡無人委惟有清風明月知 天童覺

赤土纔將畫簸箕烏鷄何事忽驚飛自從題入新詩後黃鶴樓前忘却歸 月堂昌

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 寶峰明

塞鴈一聲喉舌冷淒淒蘆管月明中荒塘蹤跡無漁火徒有秋烟拂暗風 語風信

貪程錯路夕陽斜極目長安不見家待到明朝天大曉題詩應罵老長沙 梅谷悅

從容一曲楚天秋山自高兮水自流倒腹傾腸君不顧空餘江面數峰浮 退巖渤

三千諸佛居何國歷歷分明黃鶴樓堪笑秀才無見處白雲千載空悠悠 三圓

長沙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者箇秖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曰汝作麼生用師劈胷一蹋蹋倒山曰𠈔直下似箇大蟲

長慶稜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　保福展云好一箇月秖是用力太多被他蹋破却成兩箇人人盡道岑大蟲奇特須知仰山有陷虎之機　德山密云好更與一蹋　瑯琊覺云李陵雖好手爭免陷番身　徑山杲云小釋迦有陷虎機老大蟲却無牙齒當時一蹋豈造次驀然倒地非偶爾衆中還有緇素得二老出者麼良久云設有也是掉棒打月　天寧琦云二老如斯吐露於建化門頭足可觀光若是者箇事料掉沒交涉　寶慶法云小釋迦不會作客勞煩主人恰是倩汝用何不與本分艸料

浮雲散盡月當空兎子懷胎產大蟲跳出風前弄牙爪至今撼動廣寒宮 曹源生

作者提持迴不同廣寒宮裏起淸風一朝蹋倒雖然活已落他家陷穽中 掩室開

一拳打落天邊月竟手難抛陷虎機有意氣時添意氣得便宜是落便宜 天岸昇

長沙因皓月供奉問古德曰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夙債秖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却償債去師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曰如何是本來空師曰業障是

白巖符云玉解連環珠穿九曲須讓他長沙作手若以過量衲僧巴鼻論本分艸料猶欠也當時問如何是本來空便與劈頭一棒則千古稱尊又豈止大蟲而已

長沙因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割茅刈艸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地道甚麼

殿閣重重紫氣深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閻浮境豈並諸侯寶印尊 投子青

簾幙春風曉尙寒歌樓聲咽夢驚殘金輿不御人間世休羨壺中日月寬雲巖因

人世未逢九五尊春明御仗曉崢嶸時人祇識朱衣貴錯認侯門作帝閽天岸昇

深宮雲鎖碧天高丹鳳棲梧路轉遙祇恐下方看不見也知無奈曲龍腰佷亨挺

長沙因三聖令秀上座問南泉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曰和尙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曰謝和尙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麽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是待我更驗看明日三聖去問承聞和尙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昭覺勤云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　理安問云長沙三處默然諸人作麽生會若也會得各下一轉語乃頌

一則南泉遷化語光前絕後古今稀大蟲無齒果然別不是親遭不易知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彌寓個磨今古折箭量天枉費工佛印元

探花蝴蝶舞三台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岑大蟲元來便是長沙虎長靈卓

王老踪由孰可知那堪更問大蟲兒直饒石筍抽條盡無處堪尋向上機投子舒

也大奇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未免隨人說是非石溪月

長沙因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

誰謂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昭覺勤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天童覺云雖然主賓互換要且泥水不分忽然捩轉鼻頭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又合作麽生如今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瑞巖慍云者僧擔一擔懵懂換得一擔泥潽雖然

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　磬山修云饒你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卻是埋沒己靈更饒你轉得自己成山河大地去猶是背覺合塵且道轉即是不轉即是法林音云磬山老祖蹉過長沙也

塵刹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疎親湖南城裏從來事米賤柴多足四隣 保寧勇

誰問山河解轉身轉身方覺體全眞蕩淨界中無一物一重山後一重人 大圓智

者一轉那一轉尺非長寸非短幾多錯認自家身目前異路難排遣珊瑚瀲灧十洲春覿面無人識深淺君不見陶朱一棠駕扁舟五湖風月無人管 天岸昇

過得杭州到四明月華山樹徧鄉城馬因倦後鞭無力坐看秋塘鷺宿汀 愚絕教

長沙因僧問南泉遷化後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

徑山杲云今日有問雲門圓悟老人遷化後向甚處去向道入阿鼻大地獄去未審意旨如何飲洋銅汁吞熱鐵丸更問還救得也無救不得為什麼救不得是者老漢家常茶飯　天寧琦云若欲報德酬恩須是長沙妙喜忤逆兒孫始得雖然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脫得驢頭戴馬頭東家西家卒未休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簡菴樞

長沙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汝從無量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法林音云依師恁麼道猶是諸佛弟子在

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貌絕名模長沙謾道承恩力試問還曾識也無 疎山常

長沙因僧問諸佛師是誰師曰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曰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曰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話

水墨丹青畫不成混然竹木筒精靈求恩乞福拋枉管向道明明自不聽 保寧勇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 南泉願嗣 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

失命有僧到師喝曰看狗僧纔回頭師便歸方丈

有問如何是子湖狗師曰嘷嘷

翠峰顯云衆中總道者僧著一口著即著了怎奈者僧在敢問諸人子湖狗著者便死因甚麽者僧在若無通方眼救得者僧設使子湖出世殺百千萬箇有甚麽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伊喝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見麽曰勢稍晚歸堂　神鼎諲云正當恁麽時下得甚麽語神鼎當時若在即喝云者畜生又云死又作退勢萬峰蔚云入門一喝頭正尾正擬議思量喪却性命且作麽生入得他門戸

子湖狗子最威獰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看時如不見當頭歛殺喪平生佛國白

錯過當頭一機昧却現成公案子湖指處太親直須急著眼看浙翁琰

子湖一夜於僧堂叫曰有賊有賊衆皆驚起有僧自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僧曰不是是某甲師曰是即是祇是汝不肯承當

翠巖芝云子湖也是相頭買帽　溈山果云子湖恁麽大似按牛頭喫艸　天界盛云大小子湖龍頭蛇尾若是崇先待道不是是某甲便即推開云你還要偷老僧那

子湖因劉鐵磨到乃問久響劉鐵磨莫便是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顚倒師便打

昭覺勤云子湖棒頭有眼祇爲權柄在手鐵磨皮下有血還他竿木隨身雖然柔弱勝剛強且要語在

鄂州茱萸禪師南泉嗣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向虛空裏釘得橛麽時有靈虛上座出曰虛空是橛師便打靈曰莫錯打某甲師擲竹便歸方丈

雲門偃云矢上加尖有僧云和尚適纔與麽道那門云槌鐘謝響得箇蝦蟆出來　翠峰顯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趁出　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甚著打　法雲秀云茱萸祇知瞻前者僧不能顧後檢點將來兩箇總須喫棒且道過在甚處　棲賢諟云者僧出來與麽道具眼不具眼茱萸當時便打打伊甚麽處　南堂欲云茱萸空中釘橛靈虛旱地

遭釘翠峰不管盡法無民祇要話行千古看來總是
一隊掠虛漢
虛空是橛幾人諳獨有靈虛最善參潦倒茱萸雖倚
勢龍頭蛇尾更何堪 本覺一
茱萸因趙州執杖上法堂從東過西師曰作甚麼
州曰探水師曰我者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州以
杖靠壁便下去
瑯琊覺云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　潙山喆云趙
州善能探水不犯波瀾茱萸一滴也無怎奈關防不
得　天童華云茱萸一滴也無滔天白浪趙州以杖
靠壁不犯清波雖然二老同死同生怎奈山僧未肯
放過　理安洸云茱萸牆壍不牢趙州探竿短小撿
點將來二俱不了　介毅洪云趙州探水生拔蒼龍
頭上角茱萸無一滴活剜猛虎眼中珠雖然如是茱
萸猶欠一籌在當時見他恁麼下去祇云三十年後
難得與麼漢非圖光揚宗眼益顯南泉門下有人
逐步移節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雙足迹分明
在將謂歸家不可尋 保寧勇

深淺聊將拄杖探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岳驚天
地到海方知徹底乾 徑山杲
一滴也無費盡工夫靠倒拄杖何處逢渠香爐上一
堆牛糞氣[illegible][illegible]上倒挂大葫蘆 典牛游
平地鼓波濤普天轟霹靂腳下爛如泥身上无不溼
古往今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 無際派
蓑翁老慣羨風騷攪浪拏雲興轉豪一棹蘆灣停泊
穩半鉤銀月釣金鰲 雪奇靜
茱萸問僧曰闍黎為復是遊山翫水為復是問道
參禪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雖蛞鏤蛤不滲之泥勞
君達至曰渾身是鐵猶被一鎚師曰降將不斬
杖藜林下步蒼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隨水
緣一時流出洞中來 地藏恩
遊山翫水尋常早晚歸來鬢似霜踢破艸鞋回首
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保寧勇
來時相伴來去時相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
池邊鴨聽雷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底渾三千年
滿祇一度 佛鑑懃

茱萸因僧參師以手一畫僧便出師曰苦師僧來不通名去不通姓僧轉身亦以手一畫師曰者師僧名又不識姓又不識曰且道某甲姓箇什麼師曰苦哉波斯喫胡椒僧拂袖便出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

月舟載云撥艸尋雲路移松得茯苓蓋衲僧家尋常用處若是坐籌帷幄立驗死生又須是別有良謀祇如者僧恁麼又作麼生等閒躍起潭邊過消得龍王多少風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 南泉嗣 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乃叫曰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起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對師乃擲下枕子

法眼益代院主當時但掩耳出去　清凉欽云當時好奪枕子劈面便擲　雲峰悅云苦苦當時是卽今是奪枕子呈似云閻羅王祇在者裏　大溈智云徹底老婆心　天寶樞云白馬死却活院主活却死三更過鐵圍日輪正當午　法林音云院主道如今何得恁麼地不妨休去管教疑殺天下人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誰道者漢生也顢顢頇頇死也莽莽鹵鹵咄 地藏恩

甜瓜徹蔕甜苦瓜連根苦拈起枕子時新羅夜打鼓 寶峰照

寱語長年卒未休登場每每不知羞被人一捏當心痛直得江陵水倒流 夢菴律

靈章呪起九原魂惹得山魈晝上門霹靂一聲天欲碎驀然吐舌云好怕人好怕人 雪嵓果

楚人楚聲越人越聲惟此人者非漢非秦若人識得其聲我遇斯人過於平生 履朴文

風翻春水波波綠雨洗秋林葉葉紅午夜石牀攲枕睡山家樂境爲誰通 野夫元

宗鑑法林卷十九

大鑒下四世　　集雲堂　編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南泉嗣　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師曰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曰亦是藏師又問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翠峯顯於往來者是處云艸裏漢於不往來者亦是處云雪上加霜於如何是珠處別云險又云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隻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潛麼總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

白雲端云雲際一顆摩尼珠幾乎落在萬丈深坑猶賴南泉老手親爲托起且道此珠現今在什麼處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淨因成云南泉應機酬對縱奪可觀然終未能出他珠在直饒道汝不會我語正是藏畢竟珠在什麼處莫是海神知貴不知價麼此是近來新婦禪不勞拈出拍禪牀云珠之與藏盡被老僧一拶粉碎諸人更來者裏討什麼又拍一下　昭覺勤云南泉一期垂手收放擒縱則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祇如盡大地是如來藏向什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向甚麼處著藏若明得有轉身處許你具一隻眼　南堂欲云且道師祖悟去畢竟承誰恩力者裏著得箇眼便見頭正尾正　古南門云南泉太煞繁詞待問如何是藏但云更莫別求如何是珠一鎚粉碎了也不妨好手　理安洸云山僧則不然如何是藏綿包特石如何是珠鐵裹泥團

碧波深處釣魚翁拋餌牽絲力已窮一棹清風明月下不知身在水晶宮佛慧泉

別是非明得喪總之心指諸掌往來不往來祇者便是藏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衲僧莫鹵莽天童覺

蒼鷹逐兎驪龍玩珠透靑眼不瞬照物手寧虛往來不往來艸裏謾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明月上長珊瑚圓悟勤

收者易見者難見者易用者難見得用得二一無兩般
閒把一枝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遯菴演
分明月上長珊瑚一段風光爍太虛大地衆生同受
用如來藏裏本來無松源岳
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聲欲說向君君不
會試將此語問楊瓊海舟慈
野衣光搖萬頃危珊瑚枝上月垂垂臺前露柱無巴
鼻却把春風畫遠眉靈巖儲
鄧州香巖下堂義端禪師南泉嗣上堂語是謗默是
誑語默向上有事在老僧口門窄不能爲汝說得
靈隱岳云且道是說不是說良久云喫茶去　天目
禮云若教頻下泪滄海也須乾　本覺微云香嚴舌
頭拖地松源錯下注脚清福祇管坐地看揚州
日子禪師南泉嗣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谿曰者老
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谿
欲進語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
是谿曰不是不是
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仙巖智云放彌

六合卷藏於密還他二老欲離鬼家活計直是未在
列土分疆霸業成英雄誰不慕桓文自從劍戟爲農
器齊晋江山分不分天目智
作家一見逞玄機手眼通身八面威物義不傷新力
句主賓互換賞柴扉弘鼎教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見南泉嗣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
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一尊佛還得麼
泉曰得得夫曰莫不得麼泉曰不得不得
雲巖晟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　洞山价云不坐即
佛坐即非佛　保福展云南泉看樓打樓雲巖洞山
一起一倒　五祖戒云南泉祇解移風不解易俗雲
巖洞山夢中說夢　天童覺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
還他洞山父子且道南泉意作麼生直是鍼劄不入
高峯妙云正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也
大巍倫云大夫一片好石不遇南泉幾喪淳矣
法林音云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南泉以之
雖然錯過陸亘大夫
得與不得天寬地窄坐臥經行無勞疑惑眞如喆

南泉得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黃龍震
前得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兩檜蕭蕭風松瑟
瑟隔山人聽鷓鴣詞錯認邊笳十八拍石菴玿
坐臥曾經幾度春半封苔蘚半籠雲無棱無縫難提
掇空把肝腸說向人閒極雲
兩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手還分付一枕淸風睡正
濃鳥銜花落巖前路諸菴肇
楊柳溪邊垂綠線黃鶯枝上聲聲囀幾多貪翫不知
春空使落花千萬片高峯妙
陸亙問南泉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
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
如夢相似
保寧勇代拍手云阿誰得到者般田地　黃龍心問
僧南泉恁麼道如何得見與我一體僧舉起坐具龍
云舉則易見還難毗盧頂上天風寒巍巍直下看龍
窟誰敢覷著　昭覺勤云陸亙手攀金鎖南泉八字
打開直得七珍八寶羅列目前乃豎拂子云天地一
指萬物一馬通身是口分疎不下　徑山杲云若向
理上看非但南泉瞞他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
脚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大夫瞞他南泉
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
徑山說理說事祇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　天寧
琦云你若向同根一體上會落在肇公圈圚你若向
事理上會又落在妙喜葛藤中總無自由分祇如南
泉與麼道畢竟如何會平蕪盡處是靑山行人更在
靑山外　愚菴盂舉雪竇頌畢云大夫夢中作夢南
泉夢中占夢雪竇善於原夢鏡裏山河影中聞見撲
碎鏡拂却影可惜一枝花拈向霜天月下更來澄潭
摸索可不道月落夜闌不知何處相見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
半誰共澄潭照影寒翠峯顯
山潤石韞玉林秀淵藏珠見此一株花似夢灼然根
本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模解向長安正鬧處喚起悠
悠陸大夫圓悟勤
照徹離微造化根紛紛出入見其門遊神劫外問何
有著眼聲前知妙存虎嘯蕭蕭巖吹作龍吟冉冉洞

雲昏南泉照破時人夢要識堂堂補處尊宏智覺
若知天地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却得南泉親指
示等閒花發夢中春 鼓山珪
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夭艷在芳蘩南泉笑裏移春
去留得殘紅醉蜜蜂 心聞賁
玉洞玄關道路長蟠桃豈是等閒芳遮藏不許入間
見祇恐春風漏泄香 正堂辯
天地同根元一體畫師難畫亦難描南泉轉步移身
處引得黃鸝下柳條 嘯巖蔚
巢知風穴知雨磁石吸鍼潮漲酢寄語諸人莫莽鹵
虎之缺兮馬之夥東西如何密相付 千巖長
湖光湛湛映雲山公子遊花恣意觀驀地一呼回首
望始知勒馬到長安 林皐豫

陸亘問南泉弟子家中缾內養一鵞如今長大欲
出此鵝且不得打破缾亦不得損其鵞未審有何
方便泉召大夫夫應諾泉曰出也

高峰妙云南泉潦倒手眼不親縱饒出得也是死貨
若是高峰祇向他道大夫還曾示人麼纔擬抵對便
與亂棒打出非特為伊脫却鶻臭布衫要使天下衲
僧箇箇解黏去縛慶快平生 瀛山誾云大夫若不
遇王老師未免缾破鵝損且道喚出後如何萬里鵬
同遠千年鶴共飛

陸亘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泉曰
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

翠峰顯別云不及大夫所問 保寧勇別云也未為
分外
大悲手眼閒來觀王老闌樓列主賓倒轉槍頭來快
便從茲六國絕烟塵 野菴璇

陸亘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曰
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夫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
界成就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

法林音云南泉老漢祇有殺人刀要且無活人劍以
致陸亘大夫一死更不再活何不待伊道和尚不可
思議到處世界成就便喝云將謂大夫是箇人陸亘
向者裏掉回頭來千古之下誰敢以俗漢視之
佳人見物偏饒穀若問仙郎是何物仙子手攜出戶

看雲裳更把淸風拂二隱謐
焦桐謾說是奇琴還有絲絃韻更沉句得知音能鑒
賞相投何止芥投鍼虛舟省
陸亙問南泉弟子亦薄會佛法泉便問大夫十二
時中作麼生夫曰寸絲不挂曰猶是階下漢夫曰
怎見得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
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萬年牀上坐智士豈
攖情塞外無兵革丹山有鳳鳴四海八荒王化裏垂
拱平章享太平遂翁稜
髑髏喜立枯木龍吟設言春到水尙成冰襟懷磊落
兮不倚疎籬眼目曆瞇兮勿自成羈階下漢知不知
雲舒海嶽鬼低雨驚愛春花遠近啼天岸昇
陸亙因南泉遷化來弔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
師夫曰院主道得亙卽哭主無對
長慶稜云且道合哭不合哭　法林音代院主但作
哭聲
池州甘贄行者見南泉願開接待有問曰行者接待不
易甘曰如矮驢矮馬

瑯瑘覺云快把飯來　五祖演云願行者常似今日
高峯妙云瑯瑘美則美矣祇是做造倉忙不堪供
養五祖不驗來風一鍋淡虀羹可惜著了許多鹽醋
譬如矮驢矮馬祇向道殘羹餿飯不勞拈出且道與
古人是同是別定當得出日消萬兩黃金不然喫水
也須防噎　濟水洗云若是有鼻孔底者敢管取喫
不下要識甘贄麼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
平
甘贄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甘請施財檗曰財
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便
昇錢出須臾復入曰請施財檗曰財法二施等無
差別甘乃行䞋
翠巖眞云甘贄行者黠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
雲居元云大小黃檗被甘贄換却一隻眼　徑山
杲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雲居羅漢較些子　靈隱岳
云總是掩耳偷鈴殊不知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
惺惺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明招補
徵云行者兩度請行施是好心不是好心黃檗始終

答話一般爲甚肯一不肯一

拋來撒去互施呈地獄門前鬼眼睛覷破髑髏肝膽外摩醯頂上復重明　虛堂愚

甘贄因化主至宅乃問是甚處曰藥山甘曰還將得藥來麼曰未審有什麼病甘忻然取銀一百兩施之復曰山中有人此物乃回主尋歸山納疏藥山問歸何速主卽敘前問答山曰急送還他子遭賊了也主乃送還甘曰山中有人更添一百兩施之

同安顯云早知行者與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雪峯空云藥山老漢亦自膽小若是雪峯卽便收下何故且教甘贄者漢疑三十年　天童悉云行者將蝦釣鼇化主貪餌忘鉤藥山亡羊而後補牢得失未免相半同安雖有入地之謀且無衝天之計山僧若作供養主當時一喝便行管取行者疑著半生　龍唐柱云我若作化主待他施銀兩錠復伸手云行者還要再服三兩劑始得管取傾囊以施命根依舊在我手裏

甘贄問一僧什麼處來曰潙山來甘曰曾有僧問潙山如何是西來意潙山舉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潙山去好

保福聞乃仰手覆手　磬山鼎云甘贄瞎者僧眼卽不無秖如者僧從潙山來不從潙山來

西來祖意是如何溪上梅花開已多向上一機言外契風前遙憶老維摩　弘法澤

甘贄一日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雲門信云南泉老漢未免隨人起倒直饒打破鍋子也是賊過後張弓　愚菴盂云兎子懷胎蚌含明月三十棒寄打雪竇六不收勘破雲門女媧氏煉石補天秦始皇驅山塞海雖然三十年後一回飲水一回噎　明昭補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異路相逢句已酬閒吹羌管向汀洲漁人貪顧沙頭鷺不覺扁舟逐浪流　雪峯頑

高吟大笑性猖狂潑賤騎驢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湛堂準

鋒鋩相湊便干戈帶累南泉打粥鍋莫謂當年輕放過大都有罪不同科笑翁堪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嗣歸宗 一日辭歸宗宗問甚處去師曰歸閩中去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聽此言頓忘前解

八十婆婆學畫眉纖心猶比少年時一朝打破當臺鏡始信從前錯慈受深

芙蓉一日訪同參性空師相見堂以右手拈拄杖倚左邊良久曰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

黃龍南云實性用不得便休却將佛法以爲人情致令千載之下與人作笑端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青龍斯云實性證則人情佛法一時周備大似向福建人前賣荔枝未免旁觀者哂

陪盡老精神杯盤饌樣新誰知村店酒難勸御樓人西巖惠

五臺山大禪佛智通禪師嗣歸宗 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

五月炎威當酷熱浹背汗流無處說市地清風劈面來大禪賬裏重添屑艸堂清

童子手頭染赤處皆學黑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若下得踏破紙上塗烟墨黃龍震

鎮州普化禪師嗣盤山積 常入市振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 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者漢

五祖演云山僧則不然總不恁麼來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祇要你恁麼道何故一任與他諸方 青獅信云普化恁麼作怪被臨濟將

鼻孔一捏酸去十分若無大悲院躲得過何處見有

普化　福嚴容云普化恁麼帶累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且道端的在甚麼處臨濟道我從來疑著者漢也未必是好心

老倒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拄勿咼斜龍蛇混雜人難辨白日長空下雪花汾陽昭

旱天忽震數聲雷遠近飛雲若往來甘雨未曾施一點返將風勢卷將回雲峰悅

婁羅慣要逞聰明金榜何曾挂得名捋下幞頭歸去好莫騎驢子傍人門鼓山珪

一撥銀山鐵壁摧大悲院裏趕村齋善財拄杖如無用乞與佯狂老萬回水菴一

氷急魚行澀風高鳥不棲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松源嶽

普化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者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趙州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草裏相逢兩亦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上方益

臢饞牛菜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渠聳耳長鳴隨踢跳不知業債倩誰除天目禮

普化因臨濟與河陽木塔同在僧堂內坐相與議曰普化者漢每日在街市掣瘋掣顚知它是凡是聖正議時師忽從外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者賊師曰賊賊便出去

首山念云者兩箇賊者箇正賊且道那箇是正賊復代云劉盃子

騏驥駑駘辨者稀淺深毛色混同之若無伯樂垂精鑒千里追風不易騎海印信

普化見馬部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部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則不是

機境相投是妄眞入河漸漸見長人受屈遭他一頓棒元來不是好官人江陵柔

階頭放下劫初鈴相撲呼他馬使名五棒打來無雪處却言渠不是官行天目禮

風流柰拉風流彥膩巷歌樓恣飲宴逗到樽空月亦滑却將紈扇斜遮面白巖符

普化一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師遂踢倒飯牀濟曰太麤生師曰者裏什麽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齋濟曰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牀濟曰太麤生師曰瞎漢佛法說甚麽麤細濟乃吐舌

翠峯顯云兩箇老漢喫飯也不了好與三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南堂靜云二尊宿如二龍爭珠拏雲攫霧不動波瀾如二虎爭餐活捉生擒不傷物命者裏忽有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爲復神通妙用法爾如然祇向道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華昺云臨濟覿面提撕普化全機酬酢直得南山鱉鼻呑却東海鯉魚陜府鐵牛觸倒嘉州大象爲甚如此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昭覺勤云眞金不百煉怎見光輝至寶不酬價怎見眞假不是臨濟不能驗普化不是普化不能抗臨濟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金雖然如是放過彼此作家檢點二俱失利　天童華云一出一沒一往一來孤虎口裏奪餐毒蛇頭上揩癢要且未稱大丈夫事二老若論宇宙價重當時山僧豈可謹密三寸二俱放過爲他弄假像眞二俱不放過爲他搖搖太甚是汝諸人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南堂欲云翠峰與麽道也好與二十棒不見道正賊走了邏贓人喫棒　磬山修云一箇具擒龍之手一箇得陷虎之機二俱作家且道誰是陷虎誰是擒龍　古南門云臨濟一條棒尋常橫打豎打到者裏因甚却吐舌一聲羌笛離亭晩君向瀟湘我向秦

要識眞金須入火再三煆煉見精麤上行買賣不饒讓好物從來價自殊海印信

撥動千鈞弩發機穿雲透石電光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豈易騎玉笈乾

驪龍奮迅渤海汪洋氣蒸雲夢波撼岳陽迷雲陡黑日月無光誰云普化是顚狂天水廣

糠粃鑄堯舜蜩鷽笑鯤鵬石壓筍斜出巖懸花倒生屎屖炊伏鷄烹霹靂一聲天地裂不許康衢歌太平三疾甫

相逢特地展機緣出沒縱橫妙用全翡翠蹋翻荷葉雨鷺鷥衝破竹林烟浪山䫉

普化將入滅謂人曰乞與我一箇直裰人與衣服皆不受臨濟令人送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明日東門去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第四日自擎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風顚用盡到無餘一箇棺材八箇舁舁出鎭州城外去聽他木鐸自分疎北磵簡

撮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藏身者掠虛漢何多事猶把空棺誑後人東山源

壽州良遂禪師麻谷敵嗣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艸師到鋤艸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却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擬稱名忽然契悟遂曰和尚莫瞞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合被經論賺過一生及歸講肆乃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雲門偃云便有逆水之波知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喚作無波時節又云作麼生是良遂知處東林顏云作麼生是良遂知處鸕鷀語鶴　靈隱嶽云爲人爲徹敲著生鐵逆水之波虛空釘橛

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已暖烟斜日又黃昏龍門遠

尋言逐句謾多端祇爲從前被眼瞞撒手便能歸故國暗思岐路幾多般丹霞淳

親到桃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反思洞口春殘日無數紅英逐水流成枯木

相逢渾似活寃讐惹得通身萬斛愁一自不從人處覓者回羞見鏡中頭惟一潤

虔州處微禪師西堂藏嗣　因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它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底不默底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罔措

魯菴遠云者僧眞可謂禍不入愼家之門末後一道眞言未免令旁觀者哂惟者僧罔措却較些子天下紛紛欲帝秦魯連寧死不稱臣何如青嶂茅簷底一覺高眠兩脚伸棠琲岠

金州操禪師章敬嗣　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鏡清因僧問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淸云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愍菴孟云當時米和尚一到便席地而坐且教金州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直坐到樓至如來出世我那時再來與渠相見以手斫額云貓　報恩賢云金州失位米和遭賊秤鉤打釘剛是拽直可惜侍者欠伶俐若是箇漢待米和尚道前日遭賊便好問和尚失却甚麼當時若下得者語非但米師欽服直使金州退身有分

河中府公畿禪師章敬嗣　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箇中意黃葉止啼錢

資福玉云道無禪不立禪無道不行如今杜蠻師家不解通變不是一棒打到底便就脂粉出無限四六文章未免公畿𢿙指有分山僧更資一路有名即大道是非俱是禪會得箇中意徒勞化紙錢

五臺山秘魔巖禪師馬祖一下永泰湍嗣　常持一木杈凡見僧來纔禮拜即杈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速道速道霍山通聞往見之未禮拜便攛入懷中師乃拊通背三下通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

保福展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　首山念云千聞不如一見　法眼益於速道下代僧云乞命乞命　報

慈遂代僧云老兒家放下扠子得也　法燈欽代僧
但引頸示之　五祖戒云當時若見奪取扠來驀面
扠倒點把火照看伊面皮厚多少　明招謙云我當
時見伊欲道未道之際先與一扠　瑯琊覺云雷聲
甚大雨點全無

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扠須信髑髏乾霍山到後知端
的同死同生未足觀翠峯顯

手把長扠坐要津乾坤誰是妄遊人當時若遇英雄
漢往往反成脚下塵佛印元

自誇獨握誅龍劍及遇眞龍不奈何也似將軍空索
戰無功徒枉動干戈石門印信

嶮崖之句無處揷紫去却藥忌露當門齒扠下放身
捨命箇裏如龍得水三千里外賺吾來捋虎鬚兮捉
虎尾惠通旦

威風凜凜不容攀跳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腸寬似
海爭知詩膽大如山雪菴瑾

急水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也解隨鈎
上一吸滄溟徹底乾率菴琮

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鷺風黃添晚色靑舒
柳粉落晴香雪覆松布溪森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潙山嗣永泰初參潙山潙問作什麼
來師曰介冑全具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
卸了也潙咄曰賊尙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
代曰請和尙屛却左右潙以手指曰諾諾師後到
永泰方諭其旨

三宜盂云且道上林悟潙山旨耶悟仰山旨耶若從
潙山悟來介冑何在若從仰山處悟來試問仰山還
曾屛却也未若總不恁麼從自已領得卸却箇甚麼
僧便問和尙何得以已方人宜以手指云諾諾

湖南祇林禪師永泰嗣每叱文殊普賢爲精魅手持
木劍自謂降魔每見僧來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
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無有契其機者乃置
劍不言僧問十二年前爲什麼降魔師曰賊不打
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
貧兒家

法林音云且道十二年前是十二年後是

劍有殺活機劍無魔自清祇須降魔全天照 知身
是老魔 [illegible]山叟
一劍霜寒八百州沙場苦戰志難酬家園自有琴書
在月白風清歸去休 天岸昇

宗鑑法林卷二十

宗鑑法林卷二十一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五世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黃檗嗣 師在黃檗□逕三年睦
一座勉令問話乃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檗便
痛打如是三問三打遂辭座曰某甲問話荷蒙賜
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腳去座白檗曰義玄雖
後生卻甚奇特來辭時願垂提誘來日師辭檗指
往大愚師遂參大愚愚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曰
有何言教師曰某問西來的的意三問三度被打
不知過在甚處愚曰黃檗恁麼老婆心切為汝得
徹困猶覓過在師大悟曰原來黃檗佛法也無多
子愚乃搊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問過在甚處如
今又道佛法無多子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
向愚脅下打三拳愚托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師返黃檗檗曰者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
為老婆心切檗曰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
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
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
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
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者風顛漢參堂去
溈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
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中峰本云汝師黃檗非干
我事大愚脅下更合喫拳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鬚
黃檗面門瘥欠一掌致使尿牀鬼子邪見勃興賺他
後代兒孫一箇箇鼓粥飯氣　破山明云頑皮爛肉
那知痛癢不是大愚刀刀見血焉解奪轉槍旗惡聲
播世
睡眼三番打不開忽然狂蹶咕如雷君看馬帶紅纓

紱祇是去年曾秀才楚軒遷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白雲端

雷電諠轟海嶽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

散白日滿天星斗分保寧勇

雷電風行便合休巨鰲頭使上灘頭翻身一吸滄溟

竭鐘鼓山河四百州照覺總

便言佛法無多子大丈夫兒肯自乖肋下三拳明有

信不從黃檗付將來慧淨文

九包之鶵千里之駒眞風㪽斋靈機發樞劈面來時

飛電卷迷雲破處太陽孤捋虎鬚見也無箇是雄雄

大丈夫天童覺

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到海聲摧殘死後當枝

折大地如今有幾人龍門遠

禍福無門口自招三遭瞎棒打齇腰可憐敗國亡家

恨萬古春風吹不消天目禮

拔樹鳴條浩浩風雨雲反覆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

地到海方知信不通盧堂愚

透過禹門三級浪身在雲霄總不知忽被春風吹一

綫飛騰萬里孰能羈福嚴容

臨濟出世後凡見僧入門便喝

龍控懸河海月秋烟霞風雨一時收波濤急急人難

會截斷千江水不流克符道者

萬里靑霄絕點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

數幾箇如今有腦門白雲端

一劍定烟塵憑何辨主賓梯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

大洪遂

驀然一喝迅雷奔蟄戶雖開命少存若有轉身方便

路休觀芳艸怨王孫道場如

入門便喝絕商量空奮雙拳立紀綱反轉殺人三角

眼叢林千古受灾殃佛照光

臨濟因赴普請鋤茶次檗後至師問訊了按钁而

立檗曰者漢困耶師曰钁也未舉困箇甚麼檗便

打師接杖推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那扶起曰和

尚爭容得者風顛漢檗却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

火葬我者裏活埋

上疑止

仰山云正賊走却邏贓人喫棒　三交嵩云正狗不
偷油雞銜燈盞走　石菴玿云黃檗大似無奈船何
打破戽斗
奪旂擊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爲報四方禪客
道等閑莫作守株人眞淨文
黃檗倒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詔風未已溈山喆
相將艸裏弄弓刀牛易羊來鵲且語豈是老年來技
弱祇因家富小兒嬌位中符
等閑擺出龍蛇陣白晝驅人喪艸窠莫怪將軍重出
令闢山無奈嵈夷何惠門慈
臨濟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作麼師曰一與
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築地三
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築
地三下噓兩聲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溈山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別更有在仰
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溈云向後如何仰云一人指
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　南塔主云獨坐震威此□
方出　溈山喆云臨濟與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
是臨危不變方僻丈夫黃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也是憐兒不覺醜　天童華云黃檗道子已喫吾三
十棒了也養子之緣固當如是臨濟正令雖行可惜
廿自向钁頭邊活埋仰山見解未出常情豈止遇大
風則止何不道直得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豈不
頭上長巨山爾今日拚下面皮要與諸人相見去也
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
子兒
帶礪山河盡土疆漢高陛下有張良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翠巖眞
風吹雨打節還枯千尺龍蛇插太虛堪笑兒孫無伎
倆一生從此被塗糊懶菴樞
臨濟示衆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
在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
是無位眞人師下繩牀搊住曰道道僧無語師拓
開曰無位眞人是什麼乾矢橛
雪峰存聞云臨濟大似白拈賊　翠峰顯云夫爲宗
者鬼神莫測既被雪峰覷破臨濟非是好手召衆云

翠峰今日換却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裏自摸索看　瑯琊覺云臨濟可謂冰棱上度九阨劍刃上得全身　薦福行云臨濟一條脊梁硬似鐵拗不折可憐末後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天寧琦云臨濟若無後來泊被打殺蔡州雖然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龍翔訢云老漢尋常氣宇如王却作小廝兒戲幾乎法道遇大風而止龍翔今日作死馬醫無位眞人藥著疏著據將來依然是錯且道是臨濟錯龍翔錯從教天下人卜度　天[illegible]儼云無位眞人乾矢橛臨濟未是[illegible]拈賊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靑山色　西巖[illegible]云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　[illegible]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空花直饒無位眞人是乾矢橛也是靈龜拽尾其僧祇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答他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巖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狼藉去也臨濟一擂西巖一堆一擂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時老古錐

萬　一切不用揀　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　長沙岑

卞璧無瑕奪日暉秦王空愛不輸機可憐又入相如手一陣淸風滿路歸　佛印元

無位眞人赤肉團與來攜手出長安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閒　疎山長

迷悟相反妙傳而簡春坼百花兮一吹力回九牛兮一挽無奈泥沙撥不開分明塞斷甘泉眼忽然突出肆橫流從[illegible]　天童覺

面門出入每相見日月由來不識眞海嶽慣遊知己少反身歸臥[illegible]頂　疎山如

腦後見腮付與人眼了作麼雖然趁得老鼠一棒打破油甕　徑山杲

春雪滿空來觸處似花開不知園裏樹那箇是眞梅　衲堂思

颯颯秋風滿院涼芬芳籬菊半經霜可憐不遇攀花手狼藉枝頭多少香　高峰妙

團擘難撈水月華當陽把住人人歸家碧潭千尺夜空

冷落葉滿天誰撒沙　三峰藏

黃河尚有澄清日無無位眞人□日肆筵設席今朝鼓瑟吹笙　漢關嶮

臨濟問院主甚處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者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

黃龍南云寺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令行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黃龍新云典座禮拜有過無功寺主一喝有功無過旣是有功爲甚麼却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天童華云二尊宿雖則力提綱要未免依艸附木殊不知大小臨濟被者兩箇漢破家散宅還會麼殺人刀活人劍　西禪需云院主一喝電卷雷奔山摧地裂典座禮拜雲收雨散月白風清雖然如是因甚麼總喫痛棒不見道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翱翔

報恩秀云院主被棒賞不避仇讎供養主蒙恩誅竟擇骨肉　廣教玉云院主典座雖竭力擔荷怎奈臨濟當時祇令行一半若據令而行何處更有今日你諸人還曾夢見麼乃拈拄杖一齊打散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兒孫渾莽鹵宏綱委地憑誰舉　正覺逸

寺主下喝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　潙山喆

臨濟全機格調高棒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兔家風峻變化魚龍電火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照雪利吹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誰遭　天童覺

寶劍持來刃似霜幾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段一道寒光射斗旁　白雲端

一堆紅燄亘晴空不問金銀鐵錫銅入裏盡教成水去那容蚊蚋泊其中　徑山杲

吹毛在握逞全威不許依門傍戶窺是聖是凡俱坐斷直教千古轉光輝　塗毒策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亦喝又有僧來師舉起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

雲門偃代云祇宜老漢　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

濟樓在
大抵宗師謂者難得盤桓處且盤桓儂家自有同風事蘆管橫吹宇宙寬 翠巖真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徑山杲
主賓都落第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旂石火光中分勝負倒騎鐵馬上須彌 鼓山珪
閃電光中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祇如此後代兒孫掃地空 松源岳
颯颯朔風開廨門不涉歷亂卷蓬根功名恥計擒生數直斬樓蘭報國恩 鴛湖用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

翠巖芝云臨濟也心麤好彩賴是者僧若是今時衲僧且作麼生即得　東禪觀云臨濟除是不作作則萬竅怒號者僧搏扶搖而上九萬里隱　雲居莊云譬如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蝦明眼衲僧不妨辨取
七擒七縱疾如風八陣圖成不樹功出生死門隨變幻石頭塊塊是玲瓏 龍池珍

臨濟見僧來豎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

翠巖芝云者僧有理難伸死而不弔如今作麼生與者僧出氣　芾溪森云倘有廣陵散未及共君語
棒頭有眼眼裏無筋多逢濁富罕遇清貧自入洞門烟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 雪菴瑾

臨濟因一僧參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僧遂拜師曰者賊僧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師問首座適間還有過也無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什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

南泉願云官馬相踏　保寧勇云者一羣賊有正賊有艸賊還辨得麼口款易招贓物難認　護國元云者僧身挨白刃臨濟劍不虛施首座不善旁觀惹得一身泥水雖然如是且道前無事與後無事相較幾何緇素分明不但穿却臨濟鼻孔亦許你眼光爍破四天下其或未然莫道無事好

臨濟因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下禪牀擒住打一掌便拓開定佇立旁僧曰定上座何不禮

拜定纔作禮忽大悟

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翠峰顯

不墮前後獨超古今喚回千歲夢飛出九皐禽直下一鎚光迸散斬新彈子出爐金 天童覺

案頭書敕令行時閫外全提殺活機回首華山孤頂望巨靈神亦竪降旗 瞎堂遠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復召大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廣慧璉云兩堂首座同時下喝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秖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者裏道得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汝等作麼生出得山僧圈圚良久云苦哉蝦蟆蚯蚓踔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云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承天宗云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即不然當時見問還有賓主也無但云一對無孔鐵鎚　天童覺云殺人刀活人劍在臨濟手裏雖然如是當時見道賓主歷然便與震威一喝直饒大逞神通也秖得同聲相應　昭覺勤云正敕既行諸侯避道　大溈智云作麼生是賓主歷然底道理若也會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其或不然兩箇鴛鴦池邊獨立

啐啄之機箭拄鋒瞥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緇素北地黃河徹底渾 石霜圓

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裏瞳人帶金屑錐刀同用不能分黑漆崑崙迷夜月 浮山遠

一喝須教水逆流歷然賓主未輕酬當人若解通消息半夜扶桑出日頭 海印信

離婁明不到師曠聽亦訛箇中識賓主日午下星河 黃龍震

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也是黃龍精 徑山杲

一喝當機賓主分莫將知見強疎親翻身獅子威獰甚眼裏無筋一世貧 尼無著總

靈符直奪納龍門箭拄曾誇好弟昆酒熟甕頭春色

闊王鞭蹴碎鐵崑崙㢠欽玉
苦雨酸風更撼沙要將宗印定龍蛇鐵關阻斷迴紋
路多少蚪孫未到家潭吉忍二
玉簡深埋白帝城夜中光相益開明山魈引子爭來
鑿剖到函封失却睛

臨濟上堂有一人輪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
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徑山杲云賊身已露　雲巖遊云識取鉤頭意莫認
定盤星　徑山及云臨濟見處偏枯果然祇具一隻
眼山僧昨抵昌國訪諸宮寮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波
波挈挈竟日祇在途中且如何說箇不離家舍此日
歸來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穿僧堂入廚庫總是
自家屋舍又如何說箇不離途中衲僧家祇要據實
而論若不據實而論謂之脫空謾語漢怎受人天供
養隆教與麼告報也是小脫空且平實一句作麼生
道從來不唱脫空歌把火燒山拾田螺白椰樹梢魚
扇子急水灘頭鳥作窠好大哥以拂子擊禪牀一下
平陽忞云臨濟大師話墮了也還有檢點得出者

麼若也檢點得出許你與伊同參合受人天供養如
或未然喝一喝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
干　理安問云一不作二不休　晦臺承云貪他一
粒米失却半年糧
霹靂未收掣閃電不留影三更月到窗半夜驢覷井
快騎駿馬驟高樓一塵不動須彌頂最菴印
無端亦學寫焉烏誰要人天供養乎幸是風顛人不
在飯牀推倒笑狂驢覺浪盛
不屬陰陽生造得那從地上論根苗無鬚鎖兩頭搖
落魄風流格外標平陽忞
秦山楚水兩悠悠任意何如不繫舟還似無私空界
月萬邦同秉一輪秋至善得

臨濟因僧問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淨
妙國土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
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
明衣說化身佛
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笑教
無位真人徑山杲

臨濟示衆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艸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天寧琦喝一喝云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爲復是金剛王寶劍爲復是踞地獅子爲復是探竿影艸爲復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試辨看若辨不出報恩與你註破金剛王劍目前可驗擬議不來墮坑落壍踞地獅子直下便是打破髑髏拈却牙齒探竿影艸好也不好左手扶起右手推倒有時一喝不作喝用大小臨濟祇管說夢便與麼會猶欠一喝在喝一喝　獅林則云臨濟一喝不作一喝用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老僧一喝只作一喝用臭肉爛鮮賣與要者有過無過諸人試定當看喝一喝　開先金云者僧擬議臨濟便喝還是金剛王寶劍還是踞地獅子還是探竿影艸還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者裏緇素得出權衡佛祖號令人天未爲難事其或未然更爲你指出喝一喝

一喝金剛劍用時寒光爍爍射坤維語言擬議傷鋒刃徧界髑髏知不知智海融四

一喝金毛獅踞地檀林鬱鬱香風起雖然爪距不曾施萬里妖狐皆遠避

一喝將爲探竿艸南北東西無不到短長輕重定錙銖下地茫茫須靠倒

一喝不作一喝用三世古今無別共落花三月睡初醒碧眼黃頭皆作夢

小廝兒偏愛弄綸絲毫不挂赤條條金獅筋斗翻躑撥得蟾蜍下碧霄中峯本

金剛寶劍倚天寒喝下分明邪正看擬議直教心膽喪鋒鋩纔犯髑髏乾磬山修四

金毛踞地露全威哮吼從他百獸危電卷風馳山嶽裂管教聲動震如雷

探竿影艸露鋒鋩真僞何曾得掩藏喝裏如同明鏡現自分妍醜見乖張

一喝全收萬喝宗幾人悟得到心空諸方錯有商量者莫待臨機落下風

同時照用不同裁變態風雲倏闔開石火光中纔擬

議鐵輪早已驀頭來 本 陳 恣

金剛王劍八面神光如大焰爐蚊蚋不藏佛魔同斬遇之則昌擬犯其鋒遂喝云是什麼所在和聲便打

潭吉忍四

踞地獅子有殺有活靜若淵泉動排山岳爪牙纔張飛潛魄落足下無私兮假危而安龍象蹴蹋兮非驢所堪豎拂子云見麼便喝

探竿影艸從上眼目海北天南鷹擊電燭三千里外不失正鵠懷瓊握玉底切忌將來宅破家亡底何妨搆得乃喚云闍黎僧回首遽云過

一喝不作一喝用佛眼窺之絕纖縫正使狠烟透戶飛羽扇綸巾自紘誦且道恁箇什麼道理卓拄杖三下

臨濟一日拈胡餠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離者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不二之理師再拈起胡餠示之浦曰恁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屙尿見解浦曰

羅公照鏡

溈山喆云臨濟便風挂帆洛浦鼓棹揚波然雖如是臨濟門下則得溈山門則不得

臨濟示衆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諸人作麼生會

磬山修拈拄杖云諸人還識得者一句麼卓一下喝一喝要會三玄麼以拄杖點空作〇喝一喝要會三要麼以拄杖於空中畫〇〇〇喝一喝擲下拄杖

第一玄照用一時全七星光燦爛萬里絕人烟 汾陽 昭七

第二玄鉤錐利更尖擬議穿顋過裂面倚雙肩

第三玄妙用具方圓隨機明理事萬法體中全

第一要根境俱忘絕朕兆山崩海竭灑飄塵蕩蕩乾坤始爲妙

第二要鉤錐察辨呈巧妙縱去奪來掣電機透匣七星光晃耀

第三要不用鉤錐并下釣臨機一曲楚歌聲聞者悉皆忘返照

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第一玄三世諸佛擬何宣垂慈夢裏生輕薄端坐還

成落斷邊 慈明圓三

第二玄靈利衲僧眼未明石火電光猶是鈍揚眉瞬目涉關津

第三玄萬象森羅宇宙寬雲散洞空山嶽靜落花流水滿長川

句中難透是三玄一句該通空劫前臨濟命根元不斷一條紅線手中牽 竹菴珪

第一玄一字不加畫分明是箇賊咄咄咄咄處且最毒 響山修六

第二玄快手何曾先擦沙并擦土露露露露出孃生褌

第三玄一曲江村岸風月隨時看收收收收去箇中流

第一要驀地忽一笑笑倒須菩提攙起迦葉老

第二要袖裏箇金圈拈出是埜艸瞋目牛吞了

第三要伸縮誰能照隻手握雙拳打得虛空叫

春曉黃鶯叫翠微遊人陌上蹋歌歸紙錢縷縷堆寒食偏野青龍古墓碑 語風信

大機大用絕商量信有白拈巧異常影艸形蹤瞞佛祖蟭螟眼欲繡鴛鴦字成蒼頡天宜泣書出龍威國豈昌一喝四溟曾倒洪果然滅却瞎驢旁 平陽忞

老儂不識書錯讀巳巳巳去問太大人答我渠似你 題墨澄

第一玄軒轅未曾辨□□□□□火裏鬭撞破青天作兩邊 天笠珍六

第二玄百花影裏颺金鞭縱使驊騮能逐電玉蹄紅綫兩頭牽

第三玄眦目仙人五眼圓拾得路旁斷貫索九十六圈一串穿

第一要吸盡西江向汝道賺他雙耳至今聾尾上雷轟開頂竅

第二要明暗雙關輕落艸相逢未會末後機祇得低頭歸去好

第三要混沌死時多鑿竅糟團飯塊囫圇吞背後白拈攔掌笑

陷虎機中老大蟲眼光落盡聚呼風一毛溺出團圝

月海上珊瑚樹樹紅渾吉忍
行船走馬命三分雨露風晴不可聞歸到故山驚刺
眼托泥新婦洗長裙漢嚴除

宗鑑法林卷二十一

宗鑑法林卷二十二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五世

臨濟因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次師曰我將謂它是箇人元來祇是箇揞黑豆底老和尚住數日便辭去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義玄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夏後辭黃檗檗問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拈棒師約住遂與一掌檗呵呵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版拂子來師召侍者將火來檗曰汝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潙山問仰山臨濟莫孤負他黃檗也無仰云不然潙云作麼生仰云知恩方解報恩　焦山體云賓主歷然師資道合輕來重答不墮常情分付禪板拂子貴圖坐却天下人舌頭正是憐兒不覺醜假饒索火燒却終不向別處托生會麼老婆心切呵呵笑一任旁人說短長

獅學全憑好羽翮箕裘終不振家聲從他覆雨翻雲手偷得耕牛過一生理安問

法戰重誇反擲才八門金鎖應時開交鋒棒下忘謙遜贏得嘉聲動地來具德禮

臨濟問座主業何經論曰百法論師曰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別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侍者洛浦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同說別師問浦曰汝作麼生浦便喝師送座主回遂問適來是汝喝老僧那曰是師便打

廣胤標云洛浦當時待問是汝喝老僧那但向道劍去久矣管教老漢刮目相待

臨濟因僧問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未審

全箇甚麼力師曰不欺之力
法眼益別云不會古人語
力在如今作用時情存毫忽便成欺誰知修水千峯
碧蠹入秋風一瘦藜虛堂愚
臨濟示衆你要與佛祖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淸
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
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
此三種身是你卽今目前聽法底人秖爲不向外
求有此功用
獅林則云大小臨濟元來是箇弄光影底我當時若
見便與一喝喝住掀倒禪牀非惟坐斷渠儂舌頭亦
免後代兒孫向光影裏作活計
臨濟示衆參學人大須仔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
論往來或賓看主或主看賓或主看主或賓看賓
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蹋斷千谿流水聲枯節久荷化成精倒拈點破衝霄
碧笑侮依巖傍嶺人天目禮四
獨踞孤峯看野火不留纖艸匿狐踪饒他有羽點空
碧觸著敎伊徹體紅
日吐東溟月墜西照曜人間晝夜齊一般明月無高
下任來任往復何岐
一條爛索兩人驚認作靈蛇仔細撿扯尾拈頭忻共
獲阿誰知有自家珍
雲水重重蹋故鄉擎頭戴角驗諸方垂綸不進竿頭
步滿眼風波沒主張理安問四
獨坐灘頭烟水空一雙冷眼覰魚龍珊瑚枝上鉤新
月任爾漫天鼓黑風
兩道眉毛八字開知音不用更重栽相逢識得分明
句今古無私絕點埃
證龜成鼈亦何堪弄影迷頭病一般秖把祖師親的
旨隔簾胡亂向人譚
古岸泊漁舟纜絏無心繫蓑衣和月披不怕多風雨
理安問又四
遨遊湖海廣烟水欲迷人不戀溪山色嵐光越較新
說食終不飽靠人難得老泥水自不分莫怨歸途杳
眼底乾坤靜掌中日月明銅頭鐵額漢到此劃時擒

蹋斷雲根跨古甚丈夫意氣恣施爲龍門躍過歸來
晩相看横挖兩道眉天章玉四
纔把蓬門通一線白雲放出卷青山爛繩一串方來
眼驀殺三千里往還
赫爍靈符肘後懸旂槍大布各爭先一回蹋倒毬門
路忍氣吞聲不展拳
艸鞋幾處滯雲霞矯首千峰錯認家未契懷來呈懵
袋斷藜根搭破袈裟
猛虎穴中頻奪子驪龍頷下慣披鱗天生伎倆多奇
怪斬將搴旂總出神雪谷永四
不施寸鐵據當陽賊馬騎來更奪槍任爾三頭幷六
臂望風誰不豎旂降
唐堯虞舜兩相逢千古同欽揖讓風三略六韜無用
地何須款款羨英雄
拾將魚目作明珠祇爲從來眼力無猶向人前高索
價旁觀誰不發軒渠
臨濟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
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遊魚逐浪迷師曰海月
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
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
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
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
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
潙山問仰山臨濟道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
以何爲人仰云和尚作麼生潙云但有言說都無實
義仰云不然潙云子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鍼私通車
馬潙云如是如是
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
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又有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曰
艸賊大敗師曰過在甚麼處曰再犯不容師曰大
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孔明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爲報將軍莫輕
躁先生謀策必無虞崇覺空
臨濟因黃蘗入廚問飯頭作什麼曰揀衆僧米蘗
曰一日喫多少曰二石五蘗曰莫太多麼曰猶恐

少在檗便打飯頭舉似師師曰與汝勘過者老漢乃往見檗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轉一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來日即今便喫遂與檗一掌檗曰者風顚漢又來者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

潙山祐云養子方知父慈　仰山寂云黃檗大似句賊破家

臨濟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皆學喝師曰汝等皆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有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者裏還分賓主麼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頂顙直下擂砯礮閃電光驅景不存却把紅絲牽黑月白拈千古許誰論 平陽恣

學我拙似我死別開一徑克家之子舐犢情深老凍儂要人家計自家起 淡水洽

臨濟小參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中峰本云有時奪人不奪境錯有時奪境不奪人錯有時人境兩俱奪錯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大師到者裏鎖却咽喉了也莫有爲伊出氣者麼切忌將錯就錯　天目琇云今時學者大法不明開眼作夢一切依摸畫貓何異韓獹逐塊召衆云切莫見說奪人不奪境但向境上糊點兩句見說奪境不奪人但向人上糊點兩句要明濟上綱宗須識取有時二字始得有時奪人不奪境你作麼生領覽有時奪境不奪人你作麼生承當有時人境兩俱奪你作麼生抵當有時人境俱不奪你作麼生步趣

甕頭酒熟人皆醉林上烟濃花正紅夜半無燈香閣靜鞦韆垂在月明中 佛鑑懃四

鶯逢春暖歌聲滑人遇時平笑臉開幾度落花隨水去一聲長笛出雲來

堂堂意氣走雷霆凜凜威風逐霜雪將軍令下斬荊蠻神劍一揮千里血

聖朝天子坐明堂四海生靈盡安枕風流年少倒金樽滿院桃花紅似錦

如王秉劍意由王橫按吹毛孰敢當伐暴弔民彰大

用山河不改舊封疆平陽忞四

會朝端欲見淸明羽檄星馳下鳳城混一三分有二土放牛歸馬樂昇平

那容罷息傍雲臺一展金輪萬國摧社稷已隨輿櫬去秦宮無復子嬰回

端拱無爲化要荒車書玉帛共文章熙熙舜世乾坤大蕩蕩堯天日月長

滿栽花柳風醉遊人疎影橫斜遁客獨醒天目琇四

駝帽忘鋤羅敷有夫五馬踟躕使君何愚

破楚鞭屍逆行倒施我必復之秦爲出師

桃花夾岸雞黍延賓洞口徑窅人誰問津

劈開九鼎捧出神丹煒煒煌煌映日照函水伯潛晞

山魈夜讙雄劍再磨左揮右盤白雲隨意適谷明月何必到山看看千古萬古絕追攀潭吉忍

臨濟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

昭覺勤喝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是照是用還委悉麼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語風信云

臨濟和尚提唱空王佛向上一著可謂搆郵迭店暗裏書符忽遇無舌人他喝不得又作麼生賓主俱隱照用俱瞎佛法無靈驗復頌

桃李花開三月天滿園靑白潑人寒枝頭春倦吹微雨砌地殘紅不奈看

臨濟會下有二同學相問一曰離却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一曰擬問卽失一曰與麼則禮拜老兄去也一曰者賊師聞乃陞堂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美人私語佇中庭轉盼金籠鸚鵡聽生怕禽言露心事手挼香稻暗叮嚀微菴瑲

臨濟示衆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鍼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擧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汾陽昭云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抵當照用不同時汝

作麼湊泊　瑯琊覺云先照後用露師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獎嬰兒倪憐赤子此是古人建立法門爲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騅還有爲瑯琊出氣者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坐　徑山杲云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持則半開半瞎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有主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即今衆中或有箇不受人瞞底漢出來道看裏是甚所在說有說無說照說用說主說賓攔胸搊住拽下禪牀痛椎一頓也怪伊不得

電光影裏見猶難及至鍼錐轉不堪若得英靈師子子擲機用在照先前 磬山修四

白棒臨頭殺活機轉身吐氣見遲遲絲綸漫擲鉤頭餌任爾風波柄已持

和聲便打絕商量明月淸風豈覆藏若是祖師門下客通身拶碎也承當

或時風雨或時晴果爾知因不用聽堪笑時人無理會錯將孤境向人吟

三玄戈甲倒顚披明暗雙雙孰得知擬犯鋒鋩難奪却拔山有力若施爲 平陽忞

先用而後照放出斷綫鷂兒童正擬看大風吹過了 天目髣四

先照而後用使人癢處痛搔得他太忻腦後一椎重乚

照與用同時雷奔幷電馳風雨八面來無地與人棲乚

照用不同時一任摸索去識得老婆心著著是活計乚

臨濟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禍事禍事僧禮拜師便打

劍藏匣冷逼人寒擬問棲遲過嶺南更欲進前求退後威風千古繞溪潭 投子靑

臨濟到三峰平和尙處平問從甚處來師曰黃檗平曰黃檗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秋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靑霄外平曰此語太高生

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平日且坐喫茶
磬山鼎云白拈賊可謂大陣當前不妨難禦祇如三
峰茶是醍醐是毒藥　弘法澤云臨濟毒龍頭上揩
癢猛虎口裏橫身則不無若論擊節扣關衝樓踍竈
還較三峰一籌

臨濟垂問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
十字街頭亦無背面那箇在前那箇在後
無傳慧云更有一人不在孤峰頂上亦不在十字街
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臨濟到襄州華嚴嚴見來乃橫按拄杖作睡勢師
曰莫瞌睡嚴曰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師曰侍者點
茶來與和尚喫嚴召維那第三位安排
承天怡云華嚴東閣大啓臨濟乃彈鋏歌魚若要此
話大行直須喫棒了趁出
泥牛吼月沉潭冷木馬嘶風泰嶽新俯仰乾坤渾不
二頓教艸木和陽春 磬山鼎

臨濟因僧參乃展兩手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渾圇擘不破與你兩文錢
江天銓云放去較危收來更速恁麼謂之白拈只宜
臨濟
風流斜倚朱欄畔半賣嬌羞冷醉人白面郎君猶未
薦十分含淚自傾心 磬山鼎

臨濟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
黃檗宗旨汝二人可成褫我二人便珍重下去三
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
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
亦打
長蘆仁云普化克符不可放過臨濟老人放過不可
若是且菴一生擔板無人成褫然雖恁麼須知遠烟
浪別有好商量　彌嵩燈云殺活在手與奪臨時不
無他臨濟若欲建立黃檗宗旨敢云未在山僧亦欲
於此建立曹洞宗旨清涼門對曉霞峰刻刻金鍼暗
度不問你成褫不成褫大盡三十小盡二十九時時
玉綫橫抽亦不教你上來下去正與麼時折旋俯仰
無非回互之機動轉施爲咸是綿密之旨無勞掘地
討天自是聲和響順雖然如是臣能退位乃可朝君

子解轉身方堪就父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平陽忞云可惜二人珍重下去臨濟不與當下勦絕致令後人向三日前三日後弄精魂山僧今日爲伊勦絕去也山僧亦欲於此建立天童宗旨作麼生成褫好爲復珍重下去耶爲復三日後上來耶爲復從東過西耶爲復良久默然耶爲復拂袖出堂耶爲復繞座三匝作女人拜耶爲復揚眉瞋目豎指擎拳耶爲復掀倒法座喝散大衆耶上來做處總是弄精魂畢竟作麼生出隻手眼共山僧建立宗旨還會麼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古南門云河北正宗機如掣電而克符普化乃當場不戰陣後興兵要成褫臨濟未得在山僧今日欲於本山建立臨濟宗旨或有箇單刀直入上前云和尚道什麼劈脊便棒或有第二員上前云和尚適來爲甚打者僧也劈脊便棒驀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臨濟因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繩牀搊住曰十二面觀音向甚處去也谷轉身擬坐師拈拄杖便打谷接住拄杖相捉入方丈

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鍼通一線鼠拽葫蘆有底忙鬼爭漆桶無人見　鼓山珪

味却當陽第一著牽來拽去互施呈不知除却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徑山杲

慣踏驊騮競彩舟當機各自逞風流揚鞭舞棹人皆見妙處安知得自由　南石琇

臨濟聞德山示衆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師謂洛浦曰汝去問宅爲甚道得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宅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山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山便歸方丈浦回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者漢雖然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師便打

巖頭奯云德山尋常祇據目前一箇拄杖子佛來也打祖來也打爭奈較些子　雲居齊云祇如臨濟道我從來疑著者漢是肯語不肯語爲當別有道理

無見覩云千鈞之弩豈爲鼷鼠發機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則不無二老仔細檢點將來三十棒只合自喫

何故將頭不猛累及三軍
單于自負藝過人小將教詔去似眞到彼果然贏小
捷回來未免陷全身海印信
譬若金籠鸚鵡兒蒙如紅玉一靑衣雖然學得人言
語問著元來總不知佛鑑懃

臨濟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
打僧不肯師曰以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
纔舉前話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
天童華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後代兒孫未
至掃土驀拈拄杖云更有一箇甚處去乃卓一下
愚菴盂云竹上泉通竹下水潤東花發潤西紅　廣
教玉云盡謂此僧少振作待濟拈棒直掀翻禪牀不
惟坐斷臨濟舌頭亦可與三聖同參殊不知二老總
被伊勘破
漢帝遙憐細柳營果然符到自無情堪嗟來往金吾
客失却符兮更折兵柏林格

臨濟示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先師處
三次問佛法大意三次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
更思一頓誰與下手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以棒
度與僧僧擬接師便打
翠峰顯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五祖戒云臨濟大
似貧兒思舊債　承天宗云且道臨濟今日用底棒
與當時喫底棒是同是別若道同孤負黃檗若道別
屈他臨濟若也盡其機來且道在阿誰分上乃拈杖
云退後退後　天童華云臨濟三度喫棒底意旨諸
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齩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
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尙將什麼喫飯　靈
隱嶽拈拄杖云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檗翠峰
盡力擔板也祇見一邊薦福節文在甚處擲下拄杖
徑山琇云臨濟固是貧兒思舊債者僧渾若餓狗
喫牽纏翠峰道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醉我落花天借
他管絃裏　南堂欲云當時待道再思一頓誰爲下
手便與掀倒禪牀非惟塞斷者老漢咽喉抑且出身
有路
知恩方覺報恩難徹底相思海樣寬不是拔山擧鼎
力烏騅端的不輕攀理安問

負屈含寃已十春可中有口屈難伸却因家破貧如洗特把愁腸說向人六湛聚

臨濟問洛浦從上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
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便打

仰山欽云二大老雖則啐啄同時要且未會轉身句或有問如何是轉身句顧侍者云牢記取　晦臺承云話頭忘却了也

臨濟曰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

獅林則拈拂子搖拽云我者裏也是活底要用便用一切臨時與臨濟是同是別以拂子一擊便擲下云臨濟猶欠者著在　車溪沖拈拄杖云我者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不論死活雖然以拄杖畫圓相云臨濟天如總出者箇不得

臨濟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平田路向甚處去嫂打牛曰者畜生諸處走到者裏不知路師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處去嫂曰者畜生蓄來五載尚使不得師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

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春光眼底無多子一對鴛鴦逐水流笑翁堪

烏藤倒拄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來經五歲始終祇是老婆禪天目禮

白水田邊問路頭雪眉婆子打耕牛艸鞋泥滑青山遠不是愁人也著愁橫川珙

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竹屋簡

打著南邊動北邊播揚家醜向人前白拈手段無人會一箭雙鵰落遠天柏林格

臨濟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天寶樞喝一喝云是那一句若喚作第一句自救不了喚作第二句萬里崖州喚作第三句定光金地搖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石霜尊云石霜亦有三句第一句薦得紅爐飛片雪第二句薦得一劍定烟塵第三句薦得歸依佛法僧　法林音舉公案畢云世

事誰將公道斷

滄溟一口吞千江萬派聲老漁慣舞棹不出渠腹行

報恩琇三

親從海藏出把時如意珠百寶掌上雨博施無邊生

住在普陀巖別買南海船隨著長年轉家山越杳然

臨濟將示寂謂衆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怎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它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

潙山秀云古者忍死待來因何正法眼藏却向瞎驢邊滅却臨濟行計速速三聖又却忽忽因斯父子俱忘遂使後人失望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中峰本云認他財爲已物將官路當人情濟之心亦盛矣三聖當時見他道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便與掩却臭口猶較些子乃云怎敢滅却噫以聖較濟又豈止濫而已哉　報恩倫徵云祇如三聖與麼喝正法眼藏可窺不可窺見徹不見徹　博山來云瞞耕奪食須是滹沱播網張風還他三聖然要傳正法眼藏且

綏綏

正法眼藏誰傳得喝下滄溟徹底乾從此瞎驢無覓處鐵山歸路黑漫漫 佛慈臯

劈破華山雷赤駆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却正法眼直得哀聲振大唐 白雲端

出門握手再丁寧往往事從丁屬生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保寧勇

忽雷纔震雨如傾九曲黃河漲四溟賴得陡門能下閘滔滔萬里絕流聲 普融平

信衣夜半付盧能攪攪黃梅七百僧臨濟一隻正法眼瞎驢邊却得人將心心相印祖祖傳燈東平海岳變化鯤鵬祇箇名言難比擬大都手段解翻騰 宏智覺

王洞立有道路長蟠桃不是等閒芳遮藏不許時人見祇恐春風漏泄香 上方益

貽謀定鼎驗端由獨步寰中據上流堪笑隨波行路者鬧雷鳴祇在泥湫 金山海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五世

睦州龍興道明禪師黃檗運嗣　見僧來乃曰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山門頭金剛爲甚麼擧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曰者掠虛漢

雲門偃云睦州正恁麼時天下人披枷帶鎖　雲峰悅於放汝三十棒處云作賊人心虛　妙喜云又添一箇道了問僧云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僧云作賊人心虛喜云三箇也有又云雖然無孔笛撞著氈拍版直是五音調暢六律和諧檢點將來未免旁觀者哂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脚　東禪岳云臨危不變眞大丈夫當時若不是者僧幾被打破蔡州還識睦州麼貧無達士將金贈病有閑人說藥方　天寧琦云睦州與者僧二俱作家二俱不作家

呼蛇容易遣蛇難袖裏金鍾不易看長安夜夜家家月誰知愁樂有多般海印信

現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淸人富庶更來石上種油麻覺海元

現成公案沒商量不動絲毫便厮當三十烏藤聊放過可憐雪上更加霜無際派

現成底事沒商量剔起眉毛未厮當日暮碧天鴻鴈斷海門斜去兩三行木菴永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雲濤政

睦州因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良因蝦蟇跨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

徑山杲云者僧衹問經頭一字睦州盡將善知衆藝差別字輪以龍龕手鑑唐韻玉篇從頭註解擦在者僧懷裏了也者僧不妨奇特直下便肯承當且道什麼處是他承當處聽取箇註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彈指未終普天帀地擘開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參透華嚴會中善知衆藝教內教外一時收世出世間皆周備無邊罪咎如火消冰無量勝義如恒沙聚更有箇末後句堅牢庫藏永收藏總屬山前熊伯莊

天寧琦云經頭一字是什麼字睦州彈指一下將黃面老人四十九年說不盡底一時吐露了也女喜矢上加尖道更有末後一句還委悉麼良久云山斷疑休去峰高又起來

睦州一日喚僧曰大德僧回首師曰擔版漢

翠峰顯云睦州祇具一隻眼者僧喚卽回頭因甚卻成擔版　黃龍新云翠峰亦祇具一隻眼者僧喚卽回頭因甚卻不成擔版　鼓山珪云睦州被者僧勘破　理安問學翠峰黃龍拈畢云路見不平以楔出楔則不無檢點將來一總是擔版漢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電火光中休艸艸劍輪鋒上莫忉忉等閒放卻全身入終不當頭犯一毫鼓山珪

睦州擔版那容眨眼闊狹短長不須增減徑山杲

腦後與一錐頭頭墮坑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版

透過睦州關乾坤一隻眼長靈卓

山之峨峨水之湯湯冷眼覷著無處惝惶別峰印

紅爐起浪拍天飛疾談過風孰敢窺任是三頭并六臂到此休誇第一機木庵永

萬綠叢中一捻紅無邊春色自相通游蜂野蝶沒尋處徒自紛紛怨曉風法林音

睦州因天俗吳尚書至門首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入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從者門入

翠峰顯云客是主人相師　承天怡云睦州當路設穽坑陷平人天使行年在坎被鬼揶揄　永寧鼎云尚書不會作客勞煩主人

備履杏壇入翠微門門舉步露全機也應三月忘無味一片冰心若個知粟庵鼎

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和尚問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你不領話我不領話

翠峰顯云墮也墮也復云者葛藤好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　天童覺云睦州武陵總道不領話其間有貪觀白浪失卻手橈乃豎拂子云看　開先金云翠峰道墮也墮也還是武陵墮睦州墮若斷不出要將開學雖埋沒祖師心　古南門云兩箇老漢

奪鼓攙旗仔細看來直是好笑且道笑箇甚麼若人辨得毛端吞巨海大地一微塵

老將臨場氣象閑折衝樽俎笑談間龍韜豹略渾無用攜手高歌帶月還靈巖儲

閑駕扁舟浪裏遊江風江水共悠悠疎烟細柳斜陽外一曲滄浪天地秋寒松操

一句當風驗作家英雄有力謾矜誇就中不假唐虞敕四海聲光益見賖定宣遠

老漁邂逅盡村沽主酹賓酬趣自多醉後不辭各歸去一川明月照寒蓑雪谷永

睦州問僧近離甚處曰趙州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去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翠峰顯云者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上座若能辨得非惟與二老雪屈亦乃免雪竇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　徑山杲云雪竇祇知一杓屎潑他趙睦二州殊不知者僧當時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却到睦州又遭一杓祇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什麼處有二員古佛　天寧琦云者僧不會喫茶意旨不知潑屎氣息帶累好人墮屎窖中合喫多少拄杖雪竇妙喜一時放過也須替他入涅槃堂始得

睦州上堂問首座喚荅曰在寺主喚荅曰在維那喚荅曰在師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昭覺勤云一等借路經過就中睦州奇特崇寧不然首座喚在寺主喚在維那喚在因行不妨掉臂打閧祇要驚蛇若能一撥便轉免致攃土攃沙

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高伎倆更無隨意說別別南斗七兮北斗八護國欽

睦州因僧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

徑山杲云睦州恁麼答話祇得八成徑山則不然如

何是展演之言問一答百有何妨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云莫屎窖沸　報恩琇云妙喜土上加泥直饒道得十成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報恩則不然如何是展演之言不說一字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其聲如雷　神鼎澤云二尊宿大似喫李子祇向赤邊齩菩提又不然如何是展演之言今日正月初十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復喝一喝　擗松寶云寶華則不然如何是展演之言不露纖毫如何是不展演之言普天帀地

睦州常示衆曰忽然忽然

大覺璉別云不然不然

忽然不然如鈇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別峰印

忽然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脚下是地直下來也無處回避孤峰深

睦州因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老僧在你鉢囊裏

雲門偃別云裂破　雪竇顯別但彈指三下　徑山杲別云杀漆桶　天寧琦別云濕　白巖符別云今歲六橋春事好環湖惟見是雕鞍　國清英別呵呵大笑

睦州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青峰楚云大事已明因甚如喪考妣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天目禮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則固是大事既明因甚亦如喪考妣曾經巴峽猿啼處不待三聲已斷魂　漢星定旵久云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復喝一喝云汾陽道底　青門林云睦州與麼發洩可謂剜腹剖胸傾心露膽是汝諸人不識好惡總恁麼忽略過去若遇有血氣底漢子自然別有一番態度還會麼猿啼碧嶺霜天月客路人聞魂半消　南澗格因僧問如何是大事未明如喪考妣磵云可憐生法林音別云春來物物事紛華堪笑何人是作家又問大事已明因甚亦如喪考妣磵云可憐生音別云安南塞北都收了時復挑燈把劍看

春去秋來古與今相逢休論幾時深饑餐渴飲無他

事儘聽滿頭霜雪侵　保寧勇
家山歸到莫因循竭力黃昏奉二親若是功忘恩義
斷便成不孝闡提人　丹霞淳
長江無際渺風波一任輕帆帶雨過到岸回頭看白
浪愁心轉此在船多　慈山清
楊子江頭波浪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
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千峰琬
雨打芭蕉客路悲簪纓落魄許誰知十年舊恨猶新
恨贏得榮枯兩道眉　廣教玉
貧子無依哭旅亭豪家半夜暗驚心山居破落身如
葉衲被蒙頭總不論　玉笈乾
東風嫋嫋汎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祇恐夜深花睡
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拳石沃
一從投筆事邊關戰老煙塵始顯還脫下鐵衣拈瘦
骨祇堪惆悵不堪看　鏡堂清
汗臭無湯問雨賒趁翻紙帳墮梅花起來擬折青藤
掃石虎生風飯老鴉　漢關檢

睦州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
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
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
收
天童覺云若向者裏識得睦州釋迦出世達磨西來
總是不守本分底漢還識得麼臂長衫袖短腳瘦草
鞋寬　報恩琇云睦州老漢尋常辯如懸河及乎者
僧問著便乃分疎不下

睦州示衆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
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
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
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
捏聚師乃斂手而坐
雲峰悅云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　天童覺
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據在面前拋
向背後不妨奇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入理深
談不啻百步　天童華云雲峰與麼道為復是曾睦
州意明睦州語歸宗因行不妨掉臂不是禪不是道
不是玄不是妙久立珍重　靈隱岳云也好笑睦州

被者僧撥著恰似落湯螃蟹七手八脚一時露　天井新云者僧贏得一擔輸却兩頭睦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到者裏秖得斂手而坐　寶壽新云睦州雖則有縱有實有放有收仔細看來遭人怪笑何故秖如庭前金菊殿後芙蓉是裂開耶是揑聚耶

溪邊嫩柳條條綠陌上桃花樹樹紅勿謂東君無管帶更加暖日與和風（佛性泰）

睦州因西峰長老至致茶果次問長老今夏在甚處安居曰蘭溪師曰有多少衆曰七十來人師曰時中將何示徒峰拈起柑子師曰著什麼死急

承天怡云睦州只知他人著甚死急不知自已死急尤甚

丈二龜毛鎖石橋千尋兎角插青霄是誰收拾歸王化四海咸寧逹聖朝（粟庵鼎）

睦州因秀才相訪師問蘊何事業曰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黃龍南云睦州一點直在威音王已前攷乎八法論書知被箇□人勘破黃龍即不然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溈山喆云睦州雖然用得者一點妙大似倚勢欺人山僧則不然乃畫一圓相云會麼字義炳然文不加點　徑山印云睦州大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惜乎逞俊太過翻覺烏焉成馬山僧今日有秀才來拂子拄杖束之高閣何故文不在茲

平陽忞云睦州一點偶爾成文秀才罔措字義炳然秖爲少年時順硃頑了兼之舊本頗有錯簡山僧不免重爲改正二十四家書會盡空中一點便茫然從來小生八九子大人乙巳化三千

禪師拄杖秀才筆伎倆從來手中出八法論書如未明面前一點黑如漆（佛鑒懃）

一著機先用得親可憐窮子眼無筋須知八法論書處前箭猶輕後箭深（水菴一）

睦州示衆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既得入頭莫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

覆將來

雲峰悅云古人與麼道和身放倒了也還委悉麼若相委悉孤負睦州若不相委悉雲峰亦遭連累　白雲端云睦州老漢可謂經事多矣要坐便坐要行便行雖然如是天無全功　法雲秀云睦州便是陳蒲鞋若見可謂大施門開更無壅塞其或未然莫道不窒礙好參　承天宗擧拂子云我若恁麼穿却睦州鼻孔若不恁麼換却睦州眼睛又云今人明明向你道尙自不會驢年夢見麼　法清鑑云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飮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卽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　木菴標云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斵削也睦州老漢眉毛扯得丈二長標上座當時若在但云侍者把火來看者老漢面皮厚多少良久云自從少室人歸後空餘霜月照前溪　法林音云我不似睦州逼死蛇化龍諸人不得箇入頭處切莫尋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又不得致怨老僧學道先須入頭處既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尙猶

迷何況言中曾蓋覆本覺一

潦倒當年老睦州無端頭上更安頭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法林音

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碎巖花狼藉滿山房自得暉

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新拇指破開天地暗蛇頭顚落鬼神驚瞎堂遠

披蓑側立千峰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瓜田難納履睦州倒退在旁邊南巖勝

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笑菴悟

橫來直受彼立我走出理入事挈三道九迸斷脚跟紅線索隔窻走馬看相撲茄子冬瓜種又栽相逢把手上高臺古南門

綸巾鶴氅獨彈琴倒退中原百萬兵自是不歸歸便得太平風月有誰爭曉菴昱

睦州問僧甚處來曰那邊剳師曰老僧屈曰和尚知即得師曰擔枷過狀劈脊便打

雲峰悅云睦州何用繁辭那邊剳劈脊便打

睦州問一官人曷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什麼曰不知道師曰灼然不知

灼然不知無孔鐵錘當面一擲佛祖難窺肯堂充

睦州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處師曰枷上更著杻

通玄奇云睦州早是自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獅峰機云大小睦州自語相違好與者僧一狀領過復顧左右云險

睦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大川濟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搆得搆不得鐵蛇橫古路

雪竇顯

睦州一日見僧行胡餅次乃曰行箇甚麼曰胡餅師曰者俗漢

保福展云睦州也好低聲 天獄晝云欺敵者亡

睦州因僧問靈山還有蛇否師曰者蚯蚓

雲門代云白骨連天

水中鹽味色裏膠青若人辨得天下橫行草堂清

睦州因雲門第三度扣門師開門僊乃搊入師擒住曰道道僊擬議師便推出曰秦時轆轢鑽遂掩門損僊一足僊從此悟入

萬壽範云睦州忍心害理雲門雪屈無地天涯知已情原我鴻鴈來時滿地秋

睦州因僧問大衆臨筵合談何事師曰後園生菜熱水洽淘

脫落情塵老睦州虎頭虎尾一時收芳艸渡頭韁轡幹馬絲楊堤畔戴嵩牛正堂辯

睦州見僧來參便喝曰上座何得偷常住果子曰某甲方來因甚道偷常住果子師曰贓物現在

實掌白云誣人之罪以罪加之睦州老漢好與二十棒

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艸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松源嶽

睦州因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趁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笤帚柄聊與三十

翠峰顯云睦州秖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南堂靜云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不爲分外也須是本分鉗鎚方能知其眞僞何故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直饒千載亦奚爲　西禪需云若要扶持大法擧唱宗乘者老漢却較些子諸人要見睦州麼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靈隱岳云以毒攻毒以楔出楔還他睦州老漢始得今日有人恁麼問虎丘也秖恁麼答何故盡法無民　南堂欲云翠峰與麼批判深屈古人山僧道睦州和盤托出秖是罕遇知音　古南門云翠峰秖見一邊殊不知睦州老漢量才補職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海要澄清提來劒氣干牛斗洗蕩氛埃見太平天童覺

鼓歌彈劒解重圍干羽兩街異類歸謾道太平能坐致聖人經濟古來稀易庵應

睦州因僧參問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打曰者掠虛漢

溈潭清云者僧秖解瞻前不能顧後何不待他道三喝四喝後如何將坐具搣一搣拂袖便行非惟截斷睦州葛藤且與天下衲僧出氣　靈隱岳云老睦州甚生氣槩却向者僧手裏呈款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翠峰顯

睦州擔板漢解使不解算人前贏得五百家中失了一貫普庵玉

橫抽寶劒踞當門一試風前海嶽昏是楚是秦俱入貢從來恩怨共誰論六巖侶

睦州因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
甚饆饠鎚子快下將來
鈍鐵頭邊得意時開花著子不愁伊幾人不善根株
者祇見枝頭更長枝 長靈卓
一氣轉一大藏教頭漸偏圓權與實無邊妙義炳然
彰元來一字也不識 徑山杲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囚長智十萬八千 木菴永
見玉不離至言不文烟鄣三月裏別是一家春 息菴觀
睦州示衆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
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又曰是甚麼有甚共
語處黃檗和尙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
衆衆回首又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翠峰顯云說甚麼較些子直是未在據雪竇衆集一
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鎚爲衆竭力善能擔荷
可以籠罩古今把斷乾坤乃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石門聰擧黃檗語畢云前來甚是奇特後來龍頭
蛇尾 天聖泰云殺人須見血 瑯琊覺云若入洪
波裏須是弄潮人 昭覺勤云百丈將棒喚狗未免
相顧睚眦黃檗香餌綴鉤吞者喪身失命睦州當衆
擧覺與賊過梯翠峰要人擔荷無風起浪崇寧今日
總不恁麼各請歸堂 靈隱岳云轉見譊譌者幾箇
老漢出來張羅布網却向平地上撓蜆撈蝦用盡自
已心笑破他人口 古南門云睦州借劒殺人翠峰
停囚長智雖然爲衆竭力要且鈍置百丈黃檗不少
會麼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山上久晴雲勃興山下久陰人祈雨忽被風吹四散
飛一天懡㦬誰相許 笑巖寶
睦州看華嚴經次有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
雲靑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以手指曰那邊是甚
麼雲僧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定有雨
法林音云睦州大似小兒喫李子偏向赤邊齩待僧
云南邊是黑雲便云多謝蒼霖徧法界殷勤相助莫
辭頻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 黃檗運嗣 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
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擧
似洞山洞曰好箇話頭祇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

什麼不道曹山却來蓋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
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諕却我舌曹山舉似洞山
洞肯之
磬山修云洞山雖識機宜似箇扶小兒入市曹山隨
人脚跟姑置勿論若夫烏石老漢也是方便不少
報恩琇云當時待問爲什麼不道打落渠蓋非惟洞
山不敢正視亦使曹山脫略見聞兒兒傳言遞語
烏石老古錐門風能峭絕有問咄盧師開口端的別
齒有齧鏃機天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灌和是生滅
南堂靜
探竿在手不閑擕淺處還教深處追撥轉摩尼靈裏
走呵呵大笑任旁窺 雪巖簡
玄玄斷制還難求丈室雲封古路迷最是衲衣還解
語洞巖深迥月輪秋 偃亭挺
烏石因雪峰一日伺便扣門師開門峰驀胷搊住
曰是凡是聖師唾曰者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
曰也祇要識老兄
一不作二不休主賓互換有來由無端打著這底漢
赤眼撞著火柴頭 松源岳
峻硬門庭古莫儔曾郎欲入竟無由爲渠八字打開
著矯絲覆田秧滿疇 竹屋簡
烏石因雪峰扣門師問誰曰鳳凰兒師曰作麼生
曰來啗老觀師開門搊住曰道道峰擬議師便拓
開掩却門峰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
你者一隊鐽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老宿云雪峰徒有此語當時入不得如今也入不得
明招謙代雪峰纔見開門便云動即喪又代老觀
云俊哉俊哉 翠峰顯云者孤恩負德漢有甚麼交
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索不著累他雪
峰俱在老觀門下 寶壽方云見烏石則易見雪峰
則難 古南門云三尊宿可謂陞老觀堂入老觀室
要且祇在門外何故話在 資福侶云雪峰恁麼且
入得老觀門入不得老觀門
養成羽翼鳳凰兒老觀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思舊
債却來別處討便宜 尼無著總
曾經大海駕扁舟又向漁磯把釣鉤立冷一天霜夜

月竿頭不動自悠悠 中柱礎

戲釣金鱗碧水遊蘆蘆紅蓼楚江秋歸來香餌和竿擲淸挂僧牙月一鈎 眉伯奕

閒抱瑤琴訪玉眞臨風一曲洞天昏歸來重論傷心事不是愁人也斷魂 山容波

烏石引甄充有僧參師引甄示之僧便去至晚間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曰當時便去了師曰是卽是祇得一橛

翠峰顯云老觀大似失錢遭罪　報慈遂云甚麼處是少一橛　翠巖芝云老觀道他祇得一橛大似壓良爲賤　東禪觀云總似者個師僧靈山付囑有在老觀爲什麼道祇得一橛若不酬價怎辨眞僞

草舍柴門儘更幽何期過客也經由蒿湯錯禮不知媿猶對旁人寶口頭 斷橋倫

乍把碧眸輕一盻佳人惹亂笑盈顋高情固自十分好欲得詩成須再來 一初元

唐相國裴休 見黃檗還 特到黃檗問僧看什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因甚却有兩卷僧無對

新羅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惟兩卷

智落石霜機外多又扶羸行到唐天祇將四海垂綸手蝦蟆魚龍一串穿 虛堂愚

裴公入大安寺問僧曰羅睺羅以何爲第一曰以密行爲第一公不肯遂問此間有何禪師時龍牙在後園種菜遂請來擧前問牙曰不知公便拜曰破布裹珍珠

密行第一精鑒遺希貝擇法眼箇箇不知 黃龍新

以何爲第一不知最親切破布裹珍珠傾城換不得 月坡明

□□□□□□□□□□□□□輕輕點破降旗□□□□□□□□□□□

宗鑑法林卷二十三

集雲堂　編

大鑑下五世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安嗣長慶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它去也師曰隨它去僧後如前問修山主修曰不壞曰爲甚不壞修曰爲同大千又曰壞也礙塞殺人不壞也礙塞殺人

道吾眞云一人道壞一人道不壞且道壞底是不壞底是會麼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

黃龍清云二尊宿雖則應處無偏其奈影響之流別生二見今日忽有人恁麼問但向道壞與不壞即且置還識者個麼忽地喚回秋夜夢擧頭推見月當空　博山來云大隨龍濟生死同條接物導機隨家豐儉一句則穿花折柳野渡冰消一句則帶霧披雲寒灰發焰畢竟者個壞不壞參　渠菴成云二尊宿一人順水張帆一人逆風把舵雖是道路不同究竟理無二致今日設有問但向道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翠峰顯

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思量未免空從氣何不留將煖肚皮保寧勇

壞不壞隨他去也大千界向裏了無鉤鎖機脚頭多被葛藤礙會不會分明底事丁寧賺知心拈出勿商量輸我當行相買賣天童覺

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石火光中相往來鋼睛鐵眼無尋處正覺逸

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蒜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强鍼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通照逢

大隨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衆生爲甚骨裹皮師以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問處爭如答處親眼中難著透金塵長安一路無多地過得潼關能幾人佛慧泉

學道須教正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鞵龜上人難

會遂使攜囊特地來天童覺
休將皮骨强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遮蓋
了了無一事可商量此山應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豎拂子曰
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拋向背後乃禮
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者僧
保福展云大隨若無後語笑他衲僧　雲門偃別云
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　五祖戒云大隨不
因一事不長一智　翠峰顯云殺人刀活人劍　潙
山秀云大隨茶非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則得之
者少矣者僧得之且道有甚長處然不義之財於我
如浮雲　天童覺云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擇乳
須是鵝王　天童悟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
簣之土當時待喚侍者與茶何不道也不消得
榔栗杖頭光閃爍錫羅卷裏面鄒鏤肩擔背負出門
去好是無人敢駐留保寧勇
大隨山下路縱橫老竹蒼藤處處生四海五湖爲客
慣三更無月也須行慈受深

一輪明月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爲
客任他猿叫斷愁腸上方益
把火入牛欄翻身外面看黎花千點白春雨幾聲寒
月堂昌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
曰意旨如何師曰簸箕有脣米跳不出
赤土畫簸箕團團無縫罅佛眼覷不見海神不知價
簸土揚塵無處尋山高海闊白雲深南堂靜
簸箕有脣米跳不出天下衲僧赤骲體更須撥轉上
頭關十方世界黑如漆天童華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山前麥
熟也未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圓學皆成禮樂堪笑
鄉郵賣卜人徒勞鑽破烏龜殼無準範
自小離家住日邊去家祇道路三千從人問得來時
路回首元來在目前無文燦
大隨燒畬次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咄者
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者裏死如暗得鐙時有

僧問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呫處鐵牛驚

劫初劫末法弱魔強定光老子鐵作脊梁文經武緯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凉佛日光暉舜日長 南堂靜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長慶安嗣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意旨如何師曰郎當屋舍没人修

來機深辨亙舒有條移却案山重添鐵綫千年田八百主直下承當還莽鹵郎當屋舍没人修片瓦根椽誰去豎君不見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 月堂昌

靈樹因尼送瓷盋盂至師遂拓起曰者箇出在甚麼處曰出在定州師乃撲破尼無對

清凉欽別云不違此間　保福展云欺敵者亡　雲門澄代云老老大大出處也不知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遷化欲立行狀碑雲門為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門代曰師

師師師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一雙紅杏攙消梨 瑯琊覺

盡謂當初密對揚不知文彩已全彰後人不見韶陽老一字千般設度量 佛印元

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寰中定是非畢竟水須潮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白雲端

師之一字太孤危文彩全無作者知不須韶陽提起處且從獃處認殘碑 天目禮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長慶安嗣 初在大溈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山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藏曰不是桂琛幾走殺天下人

長慶稜因僧問玄沙意旨如何慶云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翠巖芝云有一人如今問玄沙意作麼生且道此人還徹也未　黃龍心徵云且道靈雲當初見底是桃花不是桃花　五祖演云說甚麼諦當更參三十年　法林音云演祖不妨作家　昭覺勤云

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靈雲既擾轉天關玄沙乃掀翻地軸且道那裏是未徹處　徑山杲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中峰本云靈雲白日青天向桃花樹下爲魅所著玄沙雖則除邪輔正激濁揚清不知又是鬼門上貼卦　天寧琦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直饒百煉精金不免入爐再煅　天井新云不惟靈雲未徹敢保玄沙也未徹在何以見得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東明鑑云當時靈雲眼睛被桃花刺破直至如今依然成瞎乃豎拂子云桃花開也還見麼良久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春暖桃花樹樹紅靈雲千古道還同玄沙留語叢林問南北東西路莫窮正覺逸

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花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笑春風黃龍南二

龍象相逢世不羣一來一去顯疎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尋枝長客塵

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桃紅綻兩三枝紅白爭妍人盡見因甚靈雲獨不疑法雲秀

萬年松下忽相逢拔樹鳴條浩浩風堪笑晚來無覓處崔嵬和雨在雲中保寧勇

堪笑春風漏泄機桃花新發舊年枝螺江有個釣魚客笑殺靈雲道不疑佛國白

桃花尋劍客不語笑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海門東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看陌上桃花紅盡是離人眼裏血鼓山珪

一個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皺鐵釘天章淨

靈雲一笑見桃花三十餘年始到家從此春風春雨後亂隨名字落天涯慈航朴

彷彿撩天高索價依俙著地下還錢皮乎走出河頭看兩個兒童戲渡船雲漢蔭

一見不勞朱粉施玄沙描畫蛾眉祇知掩得靈雲醜落盡眉毛自不知朴翁銛

一見桃花便躲跟鐵圍生陷出無門倚牆傍壁知多少一度春來一斷魂少室睦

落花臺上重鋪錦碼碯階前布赤砂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高峰妙

浪尋楊柳情無賴蹋碎桃花眼獨紅吹倦園林春已暮那堪隔岸鼓東風法林音二

猛虎當途暗自驚相逢狹路若爲爭苦心片片無人訴嶺外偏聞負痛聲

靈雲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祇如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淸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如鏡常明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芭蕉徹云相見便休又打破鏡作什麼白兆圓云若不打破鏡怎得相見　太陽玄云卽今破也又作麼生相見乃云照盡體無依通身難辨的　開福寧云盡十方世界是一面鏡作麼生說個打破底道理直饒眼親手便光鏡俱忘如雞抱卵啐啄同時正好喫報慈拄杖何故弄影禪和如麻似粟　昭覺勤云一人善問一人善答膠漆相投水乳相合則且置且道打破鏡來如何相見良久撫掌云了　天童覺云分與未分玉機夜動點與未點金梭暗拋直是一色純淸未得十成穩坐且道打破鏡來向甚麼處相見淸秋老兔吞光後湛水蒼龍脫骨時　黃龍忠云若據牧菴見處說甚混沌分與未分打破鏡與不打破鏡直饒向露柱懷胎處會得正是片雲點太淸還委悉麼待虛空落地卽向你道

金雞啄玉卵飛出鳳凰兒入戶能長嘯歸家著錦衣佛鑑懃

午夜霜凝星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青天喫棒人盡知蒼龍脫骨誰能覺金鳳衝開玉鎖關麒麟掣斷黃金索迢迢劫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迥超卓承天宗

靈雲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豎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亦豎起拂子僧不肯到雪峰舉前話峰曰你肯宅麼曰不肯峰曰你問我與你道僧曰佛未出世時如何峰豎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峰

放下拂子僧禮拜峰便打僧後到玄沙舉前話沙
曰你怎生會曰不會沙曰我與你作箇譬喻如人
買一片園東西四至結契總了也中心有箇樹子
猶屬我在

雲門偃於兩豎拂處云前頭即是後頭打不著　潙
山喆云者僧一張弓兩隻箭擬撥亂天下至玄沙面
前一個伎倆施展不得何故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
千里謾追風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
河裏摝

河裏失錢河裏摝拈來天下任縱橫和雲買得南山
地淺種深鋤恣意耕　佛心才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時忘却不
憶塵生

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十年忘却來時
路暫憶此時總不知　投子青

靈雲問僧甚處去曰雪峰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
峰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
峰峰問甚處來曰靈雲峰曰和尚安否曰有一信
相寄峰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峰前峰休去

潙山秀云雪峰既不能辨他來信端的者僧又秖知
依模畫樣鈍置他靈雲忽若當時道我有一信寄他
僧云請靈雲秖據座者僧又若為通露不可大丈夫
漢為人馳達教他一言不措　白巖符云者僧與靈
雲通信原封馳上不敢妄加一字怎奈雪峰書亦收
了秖是不拆封看知他雪峰是何心行

靈雲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
事到來

驢事未了馬事來鐘聲纔斷鼓聲催祖師愛喫和羅
飯北有文殊在五臺　佛慧泉

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賣賤北賣貴橫千豎百算河
沙九九翻成八十二　保寧勇

松陰行不盡疎雨下無時世事幾興廢山中人未知
蒙菴聰

揚州光孝慧覺禪師　趙州諗嗣　至法眼處眼問近離甚
處師曰趙州曰承聞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師曰

無曰往來皆言有上座何得道無師曰先師實無
　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眼曰眞獅子兒
徑山杲云若道有此語錯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
錯過法眼若兩邊俱不涉又錯過趙州直饒總不恁
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　鼓山珪云覺鐵
觜名不虛得祇是不曾夢見趙州　笑巖寶云法眼
當時失却一隻眼覺公與麼道也扶趙州不起　法
林音云逃阬墮壍
趙州無語幾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桃花復何
在相逢空愛白公詩大洪遂
日炙風吹瘦影孤趙州嘗指倚庭株昇元大小淸凉
老未會先師此語無正覺逸
誰道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蟲元是虎胡蜂不戀舊時
窠猛將豈在家中死急著眼却回顧若會截流那下
去币地淸風隨步擧慧通旦
天使何所貴貴在善對論不獨君無辱猶得社稷存
印如成
一向瀟湘一向秦臨岐一句好愁人自從山水分疆
後作客誰能不問津采商榮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趙州法嗣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
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
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
勝果ㄑ於初問下著語云抱贓叫屈於進語下著語
云苦哉苦哉　○○香云趙州就爐打鐵嚴陽惹禍
上身雖然悟去也是好事不如無
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
毒惡旣忘懷蛇虎爲知己光陰幾百年淸風猶未已
黃龍南
移高就下縱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眞妙
訣動隨聲色被勾牽眞淨文
不妨行細輸先手自覺心麤媿撞頭局破腰間柯斧
爛洗淸凡骨共仙遊天童覺
劈面呈機不等閑纖毫盡處重如山斷腸曲調如親
聽流水悲風不用彈塗毒策
驀就膏肓下一鍼當時無處著渾身呵呵笑入嚴陽
去蛇虎爲鄰不可尋密菴傑

地沒朱砂翻赤土稟無粒米倒[illegible][illegible]赤窮自是活不得又被人來指賊贓 中峰本

香飄桂子十分月雨滴芙蓉一半秋門外任他時節換穩將衲被自蒙頭 橫川珙

餘光雖好日西流底事區區作馬牛向道心肝不帶得來時高挂樹梢頭 梅翁杲

婺州新建禪師趙州諗嗣 一生不畜沙彌有座主曰和尚年尊何不討箇沙彌侍奉師曰若有眼瞎耳聾口啞底為我討一箇來主無對

石菴珝云可惜座主有頭無尾不了人事致使新建一生受屈德慶若作座主待伊恁麼道但云有一箇眼不瞎耳不聾口不啞底上座還要麼待伊定動便嘘兩聲看他作麼合煞

杭州多福禪師趙州諗嗣 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一莖兩莖斜疎影動龍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華三莖四莖曲還我一叢竹時引清風來落葉塡山谷 無禪才

漳州浮石禪師子湖蹤嗣 上堂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曰離卻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達磨西來惟賣卜吉凶在汝不由人個中祇是依爻斷豈有人情與親 本覺一

金木水火土始終顛倒數五六下四三初爻傳白虎苦苦卜得此卦一生貧遠信不來病人死 顛菴需

金木水火土大蟲元是虎好笑李將軍藍田空沒羽 無準範

日容遠禪師子湖蹤嗣 因巖上座參師撫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巖曰俊鷂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巖曰且休未斷者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巖無語師曰死卻者漢也

昭覺勤云力敵勢均不妨好對頭眼親手便彼此沒興宜下稍可惜放過待他舞歸方丈便好與撫掌三下拂袖便行非惟頭尾完全亦免遭人指註雖然如是巖公無語還可傳側也無謾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大溈智云強中更有強中手天下元無第一人

還知麼伎倆全無波旬失途到者裏無你解會處

興化軍梯山石梯禪師（茱萸嗣）一日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問甚處去曰赴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赴堂齋去曰除此外別道箇什麼師曰我祇問汝本分事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赴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為吾侍者

天童覺云放過卽不可如今直與扭得鼻頭痛打得骨頭出始得免見瞎驢趁大隊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透得荊棘林是好手且道適來者僧透得也未

多虛不如少實　淸化嶾云入此門來直須田地穩密堪受鉗鎚百煉千鍛終始不變所謂要識眞金火裏看石梯肯他也是羅公照鏡當時何不與他三十棒使渠縱遇百味珍饈也須吐却始得

父子相將草裏行星馳電卷迅雷轟賺他無限英靈漢錯認鞍橋過一生（辛菴儔）

筠州末山尼了然禪師（歸宗常下 高安愚嗣）因灌溪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

昭覺勤云或有人問山僧如何是末山一望不見如何是末山主可與佛祖為師何不變去上座自變擬議不來劈脊便棒且道末山是蔣山是當機無向背擬議隔千山法林音云灌溪若在也好伏膺三年

天童覺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窮而通簡而當松含風而夜寒溪帶雨而春漲　靈隱禮云末山弄假像眞尋常得此便灌溪剛本及末一飽忘百饑乃至漚麻句下倒轉成褫劈箭鋒前誰當翳鏃要識末山落處麼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奔騰六合雲

非男女相獨朗朗正體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眼九天風靜月彎彎（自得暉）

非男女相末山主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兮見也麼淸聲籍籍播寰宇（月林觀）

襄州關南道吾禪師（鹽官安下 關南常嗣）因趙州來乃先著豹皮褌執吉獠棒於山門外翹一足候纔見州來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

聲而去

鳳山啓云大小關南無端向人納敗闕雖然還知趙州出不得他圈圚麼梁山泊裏稱豪傑看來都是不良人

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瀞庵光

道吾作舞一曲無譜若將耳聞未敢相許野庵璿

關南或執木劍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甚處得來師遂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下取一轉語僧亦無對師乃置劍肩上作舞曰恁麼始得

雲峰悅云邪法難扶　龍池傳云元來木劍也好殺人若僧當遭道吾一劍豈止三日直至而今未見伊甦氣若是作家師僧纔見伊擲劍在地便拈起置肩上作舞一出待伊問你者劍從何處得來但擲於地擺手便行

關南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祗待

驪龍海臥瑞雲高四望歸宗萬派潮木人來問西宮事回憲東園一顆桃投子青

歲稔時清禮義多相逢陪酒又陪歌當筵不解開懷飲奈此一天風月何東叟穎

名園爛熳百花香杜宇聲催燕語狂萬斛韶光藏不住却憐罕遇賦春郎青門林

婺州金華俱胝禪師大梅常下天龍嗣　初住庵時有尼頂笠攜錫遶師三帀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逾旬天龍至師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大悟凡有參扣惟豎一指示衆曰吾得天龍一指禪一生受用不盡

玄沙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　長慶稜代云美食不中飽人飡　曹山章云俱胝承當處鹵莽祗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撫掌是他西園奇怪　報慈遂徵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爲甚麼承當處莽鹵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作麼生　雲居錫云祗如玄沙與麼道是肯伊不肯伊

徑山杲舉瑯琊頌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撲
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乃云俱胝
不得瑯琊爲伊出氣幾乎埋沒妙喜隨後也有個注
脚俱胝一指頭喫飯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
州　靈隱嶽云且道如何是一指禪乃竪拂子云見
麼若也見得可與俱胝把手共行脫或未然不免重
說偈言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坐斷佛祖關迷却
來時路　平陽忞云瑯琊妙喜祇顧盤中喝彩不解
馬上奪標諸人要知者一指落處分明麼更聽山翁
念個頌言補闕一指頭禪誰不有靈樞妙轉在天龍
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
木夜濤相共接盲龜翠峰顯

頓悟天龍一指頭河沙佛祖便同儔饒他鷲子懸河
辯百億須彌一芥收妥古佛

俱胝老子指頭禪二十年來用不殘信有道人方外
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簡施設彌寬大千剎海
飲毫端麟龍無限落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天童覺

席簾蓬戶在門頭誰謂郵居院落幽雨散雲收山嶽
露珊瑚枝上挂金鉤愚昭預

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
好不搽紅粉也風流報恩演

八幅羅裙離地拖雙睛點就賽嫦娥時將紈扇人前
掩一種風流消不多六愚哲

翠擁春旂夾畫闌烟籠曉霧不勝寒一株婀娜臨官
道多少行人駐馬看佷亭珂

飛霆擊火出南天鐵勒驕心馬上懸不有控絃三十
萬龍門何處定天山棠嶠潛

俱胝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竪指師一日潛袖
刀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曰是師曰如何是佛
童竪指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
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忽然大悟
淸波格云俱胝得天龍一指一生擔板不了及至童
子竪指却又與伊截斷當時何不自截其指免致擔
板一生

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

截却指忽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山堂淳

俱胝鈍置老天龍利刃單提勘小童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無門開

宗鑑法林卷二十四

宗鑑法林卷二十五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六世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臨濟嗣 在三聖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大覺聞舉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上未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曰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存獎於三聖師兄處學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存獎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在黃檗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瑯琊覺云且道因甚承嗣臨濟良久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理安問云且道是承嗣臨濟不是承嗣臨濟 中峰本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與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處解於其間祇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與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者裏見得許你作臨濟半箇兒孫 理安問云龍驤虎驟舉步猶迷一縱一擒翻成鈍置三聖大覺各具一隻眼若非與化老漢泊合勞而無功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則且置作麼生是臨濟在黃檗處喫痛棒底道理薦拈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太孤太賒曰杲杲璞玉渾金惡種草無負平生雪此

宛不如一陣香風掃南巖勝

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世出金瓶南方自古清如

鏡何必無端用甲兵仰山欽

虎口橫身雷電奔沙場日落便愁生崖州萬里風霜

遠矢地盟天祇此心理安問

慣抛三寸定浮沉但得逢魚豈在深一自龍潭吹燭

後獨留殘月刺湖心谿堂嵒三

贏得西隣半落花風風雨雨送殘霞春閨若較愁多

少昨日何孤今日賒

殷勤姊爲妹長歛掌上雖珍未是歸今日不嫌爲母

後相承羞著嫁時衣

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北回魏府行宮詔師問曰

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

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

價

報慈遂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興化眼

在什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什麼處　翠峰顯云主

尊所得祇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

雲峰悅云眞不掩僞曲不藏直　翠巖芝云興化當

時下一著可謂酩酊如今作麼生斷　黃龍心云興

化一期見機而作怎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但向

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

得遞相鈍置如今若有人問又作麼生酬價　笑巖

寶云作家君王不妨作得出說得行興化明眼宗師

亦善能相席別償然略且蒙昧當時未必光輝後世

我若作興化待帝舒幞頭脚直云陛下何得說眞方

賣假藥嚮令莫識見畵寶愛情忘不獨致君王得大

解脫亦免使天下承接嚮祇在光影門作活計

博山來云徑寸之璧照乘之珠豈中原光影萬一不

得爲比文殊寶冠隱晦不得淨名方丈說示不得興

化畢竟酬價不得然雖如是誰道黃金如糞土　平

陽忞舉畢以拂子畵一畵云且道者寶作麼生酬價

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籌兩手展開幞頭

脚敕書挂在鳳凰樓北塔祚

北番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

在齵齵直自入雲端　白雲端

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爲萬世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天童覺

中原一寶有來由撥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靑白眼當機誰敢謾輕酬　笑翁堪

幞頭舒起君王寶司空見慣興化老千古君臣際會時落花滿地無人掃　北海心

收得中原無價珍幞頭拈起露全身勞他興化重酬價八兩原來是半斤　尼閔林英

興化示衆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它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首山念云看他興化與麼用爲什麼放得他過且道甚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前一喝後一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雖然如是亦須仔細又云二俱有過二俱無過　瑯琊覺云那一喝不作一喝用興化若無後句疑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稀　昭覺勤云作家相見須是恁麼機如掣電眼似流星原始要終扶頭接尾所以羽毛相似言氣相合祇如兩家互換相喝且作麼生辨得一喝不作一喝用要作臨濟兒孫切須明取且道二老宿意作麼生百尺竿頭須進步紫羅帳裏撒珍珠　伏龍長云陣雲動地而來雪刃挨身而入鐵旗鐵鼓未爲好手全殺全活方見作家較他登九龍御輦而被烹失千里烏騅而自刎者蓋相萬萬劍戟盡爲農器用馬牛歸放華山陽何以見得王登寶殿野老謳歌　洞玄奇云雖則二俱好手旻德未免末後輸他一籌被他塗汚面門至今羞慚無地　報恩琇云且道那裏是他一喝不作一喝用處直饒倜儻分明要見旻德則易要見興化則難

寶掌白云興化和尚鍼鋒尖上削鐵電光影裏驅雷送斷鴈於秋旻掃殘霞於臘水纖到威成毋容少滲者裏還著得佛法身心也無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佛日晳云興化雖慣向鍼鋒尖上張弓架箭電光影裏辨敵施能也祇是擒降將底手段旻德雖則久經行陣不顧危亡爭奈鼻孔落在興化手裏果是

臨濟德山把手共行底漢待興化未開口已前踢翻香案拽下座𤍠搥一頓管取興化生受生受即今還有恁麼人麼新隆安性命在汝手裏喝一喝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

獰龍出水虎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烟若具阿那律正眼橫身三界背摩天雲溪[illegible]

單刀直入不須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得放他旻德過須知興化棒頭親鼓山珪

暗中擕手上高山及至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客明明開眼墮深坑徑山杲

旻德一喝如雷響興化一喝響如雷錦袍玉帶眞瀟灑記得當年老萬回懶菴樞

握七星刀尋作者倒司農印對寃讎當陽一句分賓三九曲黃河水逆流南巖勝

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龍虎自交馳仰山欽

決得高提引急湍黑風翻却釣魚船漁人久立風濤慣水底擒魚讓上筌三峰藏

大開東閣接高賓下榻還他臥榻人不是侯門貴公子那能杯酒遞相斟林野奇

電光影裏布龍蛇直入單刀看作家不犯鋒鋩全勝敵城樓惟聽動悲笳斯瑞法

不將塵鴉掩重門明暗雙雙一喝分黃鳥喚回樵子夢斜陽影裏地天昏法林音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天童華云衆中商量道向古廟裏避得過是空劫已前自己又道便是他安身立命處殊不知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福嚴容云老僧雖解單刀直入怎奈興化有百匝千重所以將在謀而不在勇興化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未免旁觀者哂若問山僧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未是作家若擬議劈脊便棒　蟠龍長云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興化恁麼猶欠穩在當時就其旗鼓來動氣力未衰便能活捉生擒非但與者僧洗腸換骨亦

且兒慕鑵之流向卒風暴雨處躱跟　法林音云說
甚麼四方八面來路輕輕撥著便見屎臭氣
此問非常觸忤人如禽空啄噪荊榛須知興化奔馳
疾值雨何曾溼著身　洞山聰
攪混挐雲勢莫猜漁翁倚棹傍巖隈江邊依舊空歸
去帝里同風不到來　海印信
一陣狂風暴雨來却於古廟且閒隈雖然打入鬼窟
裏吞炭藏身又一回　鼓山珪
古廟裏頭迴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閒神野鬼皆驚
怕祇爲渠儂識梵書　徑山杲
天生白額南山虎牙爪曾當八面風月落三更穿市
過癡人投曉覓行蹤　雪堂行
刳心剖腹纔傳燈鬼面神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
匹也知祇是赴齋僧　南巖勝
四方八面沒邊疆暴雨狂風無處藏古廟裏頭休躱
避移舟別有好商量　天目禮
饑火炎炎燒斷腸親逢王饍不能嘗可憐併豕溪流
去百億滄溟透底香　高峯妙

二八仙娥巧畫眉漫將佳句向人題蓬萊不是桃源
渡莫把相思害作癡　海疊承
一言既出駟難追暴雨狂風趁不回古廟躱身誰敢
覷鬼頭風卷滿天灰　南磵珍
鐵甲橫騎塞外秋功成曾不顯封侯玉關得荷君王
力一劒還看月上鉤　廣教玉
赤手撐開萬刃鋒不消一唾奏成功幢幢四海安如
砥閒看胭脂描日紅　夫山儲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曰不入
者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總不與麼師
便打復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
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
喫飯即便趁出院
翠峰顯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却須索
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得
翠峰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雪屈以拄杖一時
打散　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
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汎汎

之流翻轉面皮多少時也　黃龍南云克賓失錢遭罪有理難伸興化以剛決柔未足觀也　雲峰悅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溈山喆云興化令雖行大似倚勢欺人克賓一期輸機爭奈千古覺光不墜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若不涉場經久戰揭天樓鼓喪紅塵　白雲端云叢林自古至今盡道克賓知恩方解報恩恁麼說話可謂埋沒古人土上加泥且作麼生見得克賓維那要會麼雖爲興化燒香要自熏天炙地　徑山杲云雲居拗曲作直妙喜道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天童華云大小翠峯與克賓維那雪屈要且無合煞　資壽尼妙總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天寧琦云克賓法戰不勝興化據令而行稱提臨濟宗風揭示正法眼藏棒頭出孝子佛法無人情當時將謂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中峰本云有令不行有事不斷天下之公患也興化既行矣又斷矣未免旁觀者哂　南堂欲云興化全師出征克賓堅壁不戰及乎力盡伎窮未免牽牛納璧翠峰要斷不平直爲克賓雪屈會麼雖得一場榮辱却一雙足　徑山信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興化脚跟被克賓掀起半空過一小劫方得著地克賓古佛其心安如海會麼賣盡衣單終不赤髆好則好矣美則盡美生鐵橛子不得飯喫　適玄奇云興化爲人可謂深入虎穴祇是不得虎子克賓雖則齩牙喫棒大似夢還故鄉若是伶俐衲僧管教興化棒折　能仁鑑云興化令行維那有些不甘翠峰爲伊雪屈興化還甘麼不因楊得意怎見馬相如　廣教玉云盡道興化門牆千仞不是克賓亦身擔荷怎見汗馬功高殊不知龍門無宿客霹靂送飛鵬卓拄杖一下

克賓法戰挫英雄興化嚴行振祖風棒下直明無生忍莫教知解入塵籠　照覺總

克賓興化令雙行白髮通身透頂生穿過衲僧青白眼儘教天下競頭爭　佛心才

丹山生鸑鷟獅子產狻猊棒下摩醯眼徒誇第一機　徑山杲

克賓維那法戰不勝晉國雖拔金甲後來出世法

嗣興化不爲家貧賣寶刀興化臂健尙嫌弓力軟雪
竇眼明猶識陣雲高 瑞堂遠

罰錢出院揚家醜興化拳頭遇克賓父子不傳眞妙
訣棒頭敲出玉麒麟 佛照光

主賓會合風雲異醉後添杯禮義全棒打自家親骨
肉叢林扛鼓返成冤 或菴體

興化棒頭轟霹靂克賓脚下走塵烟若無塞外將軍
令那得嘉名四海傳 誰菴演

興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留得典型存
三十年後幾箇知恩 尼無著總

罰錢出院衆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滿面直饒興化
全提未免令行一半看一半明眼衲僧點檢看 冶父川

家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沒商量罰錢打了趁出
院橄欖點茶滋味長 野雲南

身遭憲罰罷官職籍沒家私播遠颺贏得一身空索
索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石秀

劈頭一句驗來機山壓濤翻識者稀驀地晴空轟霹
靂金鱗衝破碧琉璃 百愚斯

野菊籬邊半吐妍風吹雨打正寒天落花色染溪流
去蜀使腸情喚杜鵑 采商棠

六月黃河徹底冰騎驢愁殺泊船人縱然一夜都拋
棄爭免家貧又路貧 漢關驗

茗霧黃霜迷渡頭驪龍奮迅海門秋不因攫拏全神
變怎得長川灌白流 法林音二

掣電轟雷大不平一毫頭上弄家聲罰錢趁出無回
互大地從教努眼睛

興化入堂見首座曰我見你了也座便喝師打露
柱一下便出座隨後上去曰適來觸忤和尙禮拜
未起師就地打一棒

法林音云興化手忙脚亂首座自起自倒如今錯判
往往有之祇如首座蓋其機來還免得興化棒也未
興化盡令而行還諸得首座也未吹餘將伊二棒細
爲註破一棒全賓全主一棒有殺有活你若說是蝙
不曾見不是不妨一齊分付露柱遂旋風打散

一尺絲綸一丈波江邊游泳自婆娑看渠收放渾閒
事引得鯨鯤不較多 磬山鼎

興化侍臨濟因洛浦來參濟問甚麼處來曰鑾城
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
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問適
來新到是成褫不成褫他濟曰我誰管你成褫
不成褫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
轉語蓋覆却濟曰你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
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
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
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
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艸賊大敗濟便打
廣教玉云若論此事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俱
未免喪身失命看他臨濟權衡在手縱奪隨宜興化
雖云為衆竭力未免禍出私門總似今日門風委地
汝輩瞻前顧後有什麼氣息喝一喝云龍象蹴蹋是
誰堪雪曲應希徒側耳
興化因僧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日料半斤食
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牕林木
迥夜深汀岸火光微 投子青

興化見同參僧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
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者瞎漢
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
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它適來也有權也有實
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
者裏却去不得似者般漢不打更待何時侍者禮
拜
昭覺勤云辨王庫刀震塗毒鼓掣電未足以擬其迅
震霆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能奪饑人
之食祇如賓主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置甚
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處者裏洞明得可
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趁
大隊　天童華云興化門牆千仞家法森嚴者僧暗
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祇如
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又作麼生天堂未
就地獄先成　育王光云高提祖印獨耀寰中大啓
洪爐烹凡煅聖非興化不能驗同參非同參不能見
興化直得主賓互換照用雙行且道那裏是興化將

手向伊面前横兩横處者裏明得臨濟一宗不至掃土脫或未然育王為你道破拈拄杖卓一卓云金鎚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　南堂欲云阿呵呵獅子兒返躑龍馬駒踔跳打破上頭關賓主俱失照有底便道當時再與一喝不然掀倒禪牀拂袖而去恁麼見解有甚共語處今日要使現前一衆與他古人兩得相見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興化老一半是人情

鼓山珪

鏌鋣在握天魔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徑山杲

恰如劊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剖出方知王法不相饒退菴休

瀲瀲灧灧水光浮不見孤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離人今古愁伊菴權

須彌倒卓海水逆流同參相訪作盡冤讐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雪菴瑾

驅耕夫牛照即用奪饑人食用即照不得同參把手行安知袖裏有穿竅南巖勝

也攙旗鼓解當頭洗淨晴空衆嶺秋一點不來雲萬里雁聲嘹嚦未曾休三峰藏

興化因雲居示衆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峰菴時魏府有興化長老來問曰權借一問以為影艸時如何老僧當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為伊置得箇問頭奇特不敢辜它伊曰想菴主答者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化主到乃問山中和尚住三峰時老僧曾問伊話抵對不得而今道得也未化主遂舉前話師曰雲居二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三聖然云雲居二十年道得底猶較他興化半月程

徑山杲云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有續得末後句許伊親見二尊宿　平陽忞云雲居放憨與化斷顛雖則互相激揚怎奈祇作得賓中主作不得主中主今日若有恁麼問但云好纔擬議劈脊打出不惟使他差異禪和無開口處且顯宗師家有三玄戈甲照用同時底手眼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談光透出道吾眞

雲居何必興化不必眼若不開夢中叫屈 月堂昌

何必不必方圓曲直眉目分明若爲辨的影艸既隨身觀面當機疾一雙孤鴈忽高飛兩隻鴛鴦還獨立 最菴印

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蘗苦者如蜜二十年來無處雪屈 咦 別峯印

興化示衆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甦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珍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天寧琦云我當時若見祇向他道何必待者老漢東西顧視却與一喝驚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報恩琇云識法者懼

紫羅帳裏撒珍珠密意師承會也無摸象衆盲徒亂說當臺古鏡見差殊 海印信

興化老也大差三十三天上撲下紫羅帳裏撒珍珠古也今也誰酬價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間光照夜不見錦繡銀香囊直至如今成話欛 上方益

對衆全提摩竭令豈是開開兩片皮喝下瞎驢成隊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徑山杲

紫羅帳裏撒珍珠禪客相逢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笑釋迦彌勒是他奴 鼓山珪

興化因僧問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陽試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不借師曰不遇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用者何如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便作引頸勢師曰嗄曰諾便歸衆

神鼎諲云赤身臨白刃誰敢犯當頭者僧通身膽矣若非久戰沙場不免積骨堆山屍橫偏野護謂有張華之眼而能劍刃上翻身若非興化擒縱自由殺活自在不免犯手傷鋒雖然輪機謀主存深意欺敵兵家無遠思

興化示衆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

翠峰顯舉若立一塵國家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遂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 昭覺勤云

當時若有箇漢出來道得一句互爲賓主免得翠峰者老漢後面自點胸　鼓山賢云立卽是不立卽是若道有時立有時不立却與瘧病相似道雙照雙遮遮照同時猶不離教家極則畢竟作麽生拈拄杖卓一下

興化因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虗萬人傳實

於道無所證方通萬法路或明或暗行不慣亦不護月來松色寒雲去靑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投子青

紫玉紅芽舊事空兎葵燕麥領春風尊前有客彈淸淚一曲湘君怨未終大善綸

空鑑法林卷二十五

宗鑑法林卷二十六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六世

鎭州寶壽延沼禪師臨濟玄嗣　因西院來參問踢破化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院連道斬斬師又隨聲打少頃乃謂侍者曰適來者僧將赤肉抵它乾棒著甚死急次有一僧來白曰某甲啓和尙者問話底僧在大覺處來兩人同參在者裏見解總與麽恐巳後悞䚡和尙法道須是趁出二人若不趁出巳後難得人承嗣師卽將陳白僧趁出

風穴嘉云西院踢破化城要且脚跟未得點地寶壽不斬死漢早巳血濺梵天則且置祇如趁出者僧意作麽生韜略雙全多意氣安南塞北一齊收

寶壽因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它

老大梢工慣經歷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獸作波濤直過如飛沒踪跡海印信

萬境來侵莫管伊干戈元是太平基當時踢著來時

路月下朧朧信脚歸 掩室開
空中釘橛石上栽花種一籮粟收三斤麻 柏林格
寶壽因趙州來師在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
師起身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
保福展云寶壽忘頭失尾趙州平地喫撲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祇因脚底
無羈絆去住縱橫得自由 遯菴演
一自投桃便有心瓊瑤相報尚嫌輕人情來去如知
的方解一輪兩處明 董求昱
寶壽因僧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
喫棒曰未審青天有甚過師便打
天奇瑞云大小寶壽可謂爲人爲徹殺人見血　龍
池傳云寶壽只知盡法不管無民且如青天果有喫
棒分麼將有僧過池召闍黎僧應諾池云放汝三十
棒
寶壽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
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做不得
師便打

舊人相見話衷心借問西山路徑深對衆直言呈伎
倆紅爐煆煉要眞金 汾陽昭
西山路上有獼猴嘯雨哀風動客愁忽遇北林獅子
子萬般伎倆一時休 中際能
寶壽因僧問訊師曰百千諸佛盡不出此方丈內
曰秖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
什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擲下拂
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
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昭覺勤云寶壽方丈裏布網張羅者僧鉤餌撥擊頭
戴角三度衝浪上來三度被他籠罩且道他得箇什
麼還會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卷則囫圇無縫舒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處一方
轉機輪於掌握奮大用於當陽非獨三十年後面前
薝蔔馨香 佛燈珣
寶壽因胡釘鉸來參師問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
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曰莫
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

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曰不知
過在甚麼處州曰祇者一縫尚無奈何胡宥省
翠峰顯云我要打者三箇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却胡
釘鉸眼二打寶壽不能塞斷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
合放過寶壽驀拈拄杖云更有一箇大衆一時退乃
擊禪床一下　潙山喆云者漢雖然省去可惜趙州
放過當時待他道過在什麼處劈脊便棒非但承他
寶壽威光亦乃與叢林爲龜爲鑑　潙山果云寶壽
大似無風起浪平地生堆胡釘鉸貪程太速不覺墮
坑落塹若不過趙州點破爭得歸家穩坐且道那裏
是趙州點破處良久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鼓山
永云寶壽雖具打破虛空底鉗鎚未免傷鋒犯手胡
公末後悟去誰知眼尚瞠眵　天寧琦云胡釘鉸原
不知者一縫當時趙州若不與賊過梯便是蹋破百
二十緉艸鞵也未瞥地在雖然胡釘鉸明得也較寶
壽三十里　資福廣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寶
壽不得無過趙州雖善挽轉也是就地彈雀
現出虛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須指出當堂
縫分明鷂子過新羅治父川
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君鉸釘得終是不完全
鼓山珪
直饒釘得者一縫檢點將來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
翁却向俗人呈家醜徑山杲
寶壽問僧甚處來曰崔禪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
麼曰不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不從崔禪來僧便
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雲居舜云寶壽與麼也險者僧食到口邊被人奪却
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鼈身欲出青雲
外力到峰頭一步難佛鑑懃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臨濟玄嗣　上堂曰我逢人則出出
則不爲人興化曰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白雲端云此二尊宿各有一處打得著且道那箇在
前那箇在後還有人向者裏定當得麼良久云妙舞
莫誇回雪手三臺須是大家催　保寧勇云此二尊
宿恁麼爲人猶在半途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拈拄杖
下座大衆一時走散擲下歸方丈　寶峰文云者兩

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祇得好笑且道笑箇甚麼若知得落處一任七顚八倒若不知且向二老葛藤裏鮫嚼

東山演云一人文章浩渺一人武藝全施若道興化是文亦不得若道三聖是武亦不得若於此辨得出許你通身是眼若辨不出你自相度　天童覺云墮也墮也今日不是滅古人聲光且要長後人節操若是本色漢提佛祖印轉鐵牛機把拄杖一時穿却方見衲僧手段　昭覺勤云一人在孤峰頂上土面灰頭一人在十字街頭斬釘截鐵有頭有尾同死同生且道出郎不爲人底是出郎便爲人底是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徑山杲云眞淨老人大似欺誣亡沒杲上座郎不然豁開三要三玄路坐斷須彌第一峰且道三聖分上耶興化分上耶　天童傑舉白雲語了云白雲錯下名言殊不知二尊宿前不搆村後不迭店直至於今反成話欛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靈隱嶽云二老漢滅却臨濟正法眼却向長安路上把手共行直至於今遞相鈍置且如何是共行一句劈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　仰山欽云二老可謂一條拄杖兩人舁今日被天寧拗作兩撅了也以拄杖倚左邊云且聽各自平分　天寧琦云三聖興化明眼宗師因甚麼活計本同生涯迥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徑山琇云一人得體一人得用總未有作家手段萬壽既已出了且道有爲人處無爲人處祝融峰頂上露滴萬年松　報恩秀云者兩箇漢大似才高語壯倚勢欺人拈拄杖云還見興化三聖麼復靠杖云直饒具衲僧手段也且向者邊立　磬山修云一人逢人則出一人逢人則不出且道逢什麼人　五磊權云欽祖幸然拗折今日不肖遠孫未免更將鸞膠爲伊續起逢人郎出逢人不出兩彩一賽如箭中的金鳳銜花下彩樓眼裏瞳人吹觱篥三臺須是大家催無限淸風生八極　愚菴盂云山僧今日出也還是爲人是不爲人若是爲人則落興化圈套裏若不爲人又落三聖圈套裏若總不恁麼又落山僧圈套裏畢竟如何喝一喝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　菩提珍舉眞

淨語了云眞淨老人錯下名言累及後人循途守轍
列界分疆殊不知二大老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
激揚臨濟賓主即不無若是活計何曾夢見今日新
菩提落處也要諸人共知以拄杖畫一畫云自出洞
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擲下拄杖
騎驢戴笠迎南去躍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保寧勇
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蹋
地三春同到金明池佛鑑懃
陽燄何曾止得渴畫餅幾時充得饑勸君不用裁荊
棘後代兒孫惹著衣徑山杲
湖光㵱灩晴偏好山色溟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
子淡糚濃抹總相宜佛燈珣
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右邊舞一曲兩曲無人
會歷歷清風動千古㦬庵需
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斗明如
晝此境此時誰欲分德山淸
橫吹玉笛分春恨半卷珠簾幷倚門迷却歸巢雙燕
子落紅飛絮攪前村龍池珍
黃昏打漿奔城快日午回舟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
喝不知蹉過已多時在菴賢
張顚艸書李廣神箭一等精良千秋獨擅淡水治
古音無調和難齊迭奏壎篪望轉迷歌罷攜歸天大
曉一簾風景六橋西法林音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
興化曰破驢脊上足蒼蠅
水母有骨靈龜無殼瞎驢臭肉來於蠅佛意祖意如
山嶽正覺逸二
靈龜有殼水母無骨破驢脊上足蒼蠅曹溪古路行
人絕
破脊驢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白雲端
青青掩映蒼龍窟修竹超然物外物若將修竹比喬
松未及喬松老風骨佛鑑懃
三聖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脊裏無殘
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

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者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瑯琊覺云若無欒布作爭得見韓光　潙山行云三聖攙艸瞻風有舒有卷德山勘凡驗聖有放有收德山笑去卽且置三聖哭蒼天便出意作麼生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　雲巖游云三聖便展坐具作賊人心虛山云不用展炊巾尾巴露也聖云設有向什麼處著口是禍門山便打裂破古今聖接住棒推山向繩床上老鼠入牛角更有一轉語待無舌人悥口却向汝道　淸化燼云赤眼遇金剛伎倆恰相當好手逢好手何更哭蒼蒼洞中春色幾人知門外秋紅風落了

呼爲雲吸爲雨颯颯淸風動寰宇笑哭不是等閒事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不與平人語而今何處見踪由剔起眉毛看鷂子 長靈卓

殘羹餿飯無處安著換手搥胸劈頭蓋却兩箇無孔鐵鎚一搽無繩自縛 佛燈珣

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經塲陣裏爭見李將軍 木菴永

瞎驢插翅驚雷外踢倒崔嵬華嶽峰堪笑禹門點額者爲貪香餌不成龍 山夫正

三聖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卽瞎便喝師拈棒僧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打僧曰者賊便出去師遂抛下棒次有僧問適來怎容得者僧師曰是伊曾見先師來

天井新云拈頭作尾則易看樓打樓則難何故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法忍謐云者僧具超方手眼三聖展格外威權雖然縱奪可觀未免旁觀者哂　法林音云那裏是者僧見先師處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惡人自有惡人魔新羅人遇曾州客攙旂奪角饒機先打劫就窠歸勁敵珠走盤活鎩鎩吹毛橫按雪霜寒收下翅遮天俊鶻 天岸昇

三聖到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
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
昭覺勤舉雪竇頌畢云者箇笑千古萬古淸風凛凛
地爲甚麼雪竇却道祇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
弔　徑山杲云兩箇藏身露影漢殊不顧傍觀者哂
愚菴盂云仰山向虛空裏乞縫三聖煉石補天陳
希夷一覺睡千年至今不知直是好笑

雙收雙放若爲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
去祇應千古動悲風　雪竇顯
神通遊戲不爲難互換機鋒始可觀雙放雙收底時
節呵呵大笑幾何般　本覺一
慧寂剛言是我名幸逢禪者更饒人若將利器比君
子大笑欣然滿座春　圓悟勤
黎鬼無端弄醉翁醉中鼻孔自遼空到家鬼魅同扃
有滿樹桃花笑晚風　楮菴遜

魏府大覺禪師　臨濟嗣　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
頭枕衡山脚蹋北嶽
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兮上是天身手太長衫袴
短醉狂贏得樂豐年　保寧勇
涼倒年來任性情仙都蹋遍又蓬瀛有名不載諸天
府贏得聲傳四海淸　古林如

大覺參臨濟濟見豎起拂子師展坐具濟擲下拂
子師收具參堂去時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
禮拜亦不喫棒濟聞令侍者喚師至曰大衆道汝
來參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
乃珍重下去
如菴彰云風來樹動雨過山靑二老可謂作家相見
迥出常情雖然大覺猶欠一籌當時待侍者來喚便
好掌云者一掌合是堂頭老漢喫非惟塞斷臨濟咽
喉且使一衆狐疑泮然冰釋

電光石火驗來機家在深山著薜衣怎奈傍人看不
厭相攜更步釣魚磯　古南門
桃李花開三月天紅紅白白不相瞞可憐遊翫不知
者空使風飄落滿川　古鑑彰

灌溪志閑禪師　臨濟嗣　因僧問久嚮灌溪到來祇見
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溪曰如何

是灌溪師曰劈箭急

玄沙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在　天童悟云灌溪雖能拽轉鼻孔爭奈惹人情見何不待伊問如何是灌溪劈頭便打

一派曹溪接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峻機箭筈波瀾急撼得毗盧海嶽低克符道者

武牙山下虎狠多何事行人偏要過今日虎雖幸瞌睡過來魂魄亦銷磨機之玉

灌溪參臨濟濟驀胷搊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你一頓

天童華云灌溪氣宇如王被臨濟活埋在鎮州城裏十字街頭當時若是光孝棒折也不放在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靈隱嶽云爐鞴之所多鈍鐵雖然如是不因夜來風爭見海門秋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秀巖瑞

灌溪住後上堂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

天童覺云灌溪恁麼說且道是臨濟處得底末山處得底雖然一箭落雙鵰爭奈有時走殺有時坐殺且作麼生得恰好去捏聚放開全在我拈來拋去更由誰

莫謂成龍頭角易拏雲攫霧及時難今朝特地重拈出信始渠儂不自瞞主峰法

灌溪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

崇覺空云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珍珠解玉版滔亂絲卷筒絹娙房酒肆瓦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覷見一場懡㦬

定州善崔禪師臨濟玄嗣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聆師擲下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

歸宗一云作麼生道得一語救得崔禪　清涼欽云和尚且自救好是肯他不肯他　五祖戒別云便推倒禪牀　瑯琊覺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旂槍　雲

蓋智云身挨白刃不懼死生也須是者僧始得崔禪爲甚麼當機放過要會麼錦鱗已得休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休　薦福行云崔禪上堂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何故大似放過者僧山僧卽不然待者僧出衆來向未開口已前與他痛棒若是皮下有血必然別有生涯　龜峰光云崔禪布長蛇偃月大陣欲統四大部洲爲一世界不是者僧攙旂奪鼓未免陷在虜庭且道坐籌帷幄鎮靜八方水乳和同風雲會合一句作麼生道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理安問云雲蓋道者僧身挨白刃不懼死生可惜崔禪當機放過殊不知者僧喫了崔禪一頓棒至今轉身不得要識崔禪麼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鏌鋣橫按寶光寒俠客嘍囉敢正看飛過青霄聲震吼乾坤直得黑漫漫保寧勇

大展家風示衆人垂鉤入海釣金鱗遊魚弄水騰波浪船棹俱拋出大津延壽慧

十三慣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此是嫁時服含羞刺出雙鴛鴦空叟印

大鵬展翅鼓蕩四溟直下惟求負命鯨彩雲坐斷春風關杖化游龍歸意深休收虎頭藏角大驚人夾山琛

幽州譚空禪師臨濟嗣因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腳回欲開堂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聞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你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現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不是野狐精變箇什麼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祇擔得斷貫索且作麼生會

襄州歷村禪師臨濟嗣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者便當得否師擲匙向火中

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茶匙呈似他當時若遇收燕手性命難存爭奈何投子青

鎮州萬壽禪師臨濟嗣一日過訪寶壽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壽下禪牀師却坐壽驟步入方丈閉却門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謁師亦坐不起壽展坐具

師亦下禪牀壽却坐師遂歸方丈閉却門壽於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開門見曰我不恁麼宅却恁麼

磬山修云二老一衝一撞如兩虎相見各露爪牙無有一毫虧損處不愧同參足爲模範雖然總未免旁觀者哂

虎溪禪師臨濟玄嗣因僧問菴主住者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者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哈師曰鬧市裏虎

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值木星君不遇羅睺主 瑯琊覺

虎溪老住菴年深都不記鬧市心中虎四邊如鼎沸 歸堂濟

覆盆禪師臨濟玄嗣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菴後出亦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者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胷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瞞

白巖符云兩箇漢蓦撈相逢如龍得水似虎逢山意氣威獰則不無若到者裏各與二十拄杖爲什麼古佛堂前無如是事

桐峰禪師臨濟玄嗣因僧問和尚者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大笑僧曰者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僧却大笑

翠峰[illegible]云是即是兩個惡賊祇解掩耳偷鈴復頌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個斑斑牙爪未備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無敢虎尾捋虎鬚

山裏大蟲山裏吼借你拳頭築你口丈夫氣宇信如王豈肯輸人甘落後賊賊賊喜底是風怨底是雪 愚庵盂

怕虎原來同虎走不會齩人只會吼張牙露爪幾千般到底翻成喋屎狗 起綱宗

滄州米倉禪師臨濟玄嗣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太湖師曰闍黎來時太湖向你道什麼曰知道米倉路險師曰到者裏又作麼生曰不異發足時道路師

曰闍黎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肯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嶮如今路平曰不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發足超方地頭親到遇著嶮峻道途殺活杖子變豹米倉大路平如砥未免漆桶裏著倒不採紅粉也風流大抵還他肌骨好佛燈珣

雲山禪師臨濟玄嗣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將得西京主人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曰殘羹餿飯誰人肯喫師曰獨有闍黎不肯喫僧便作吐勢師喚侍者扶出者病僧

昭覺勤云一往觀來二俱作家節節勘證二俱落艸當時若有人截斷葛藤不妨光前絕後還委悉麼多虛不如少實

莫怪相逢無信息誰能長作置書郵直饒說盡千般事那箇心中得到頭頑庵蠡

者僧掩耳偷鈴雲山將錯就錯若是碧眼波斯別有翻身一著木庵永

定上座臨濟玄嗣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有三座主至一座主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其二座主遽前勸曰休休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者兩箇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理安問云定上座性命在二座主手裏

奯上座臨濟玄嗣因到百丈丈曰闍黎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諮證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擬開胸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師曰知即得知即得

仰山寂云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蔣山勤云百丈獨坐大雄峰頂咳嗽風生四方禪客望崖而退因甚奯上座到來直得弓折箭盡

奯上座到德山山纔見便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者箇且置忽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什麼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不語師曰塞却者老野狐咽喉

溈山喆云龐公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　蔣山勤云龐公一喝賓主歷然德山無語言遍天下溈山老子雪上加霜檢點將來總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見睦州明）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過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到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衆官曰不信道

溈山喆云尚書可謂手攀仲尼日月腰佩毗盧金印非惟儒士驚懾亦乃衲僧罔措不見道當機如電拂方免病樓蘆　天童覺云陳操尚書白拈賊瞞長蘆一點不得　鼓山永云者僧有理難伸死而不弔尚書按劍當門誰敢正眼覷著　通玄奇云尚書可謂善識休咎鬧裏換人眼睛者僧雖則舉首稱奇可惜還同受屈

一語雖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折在殿前（雪堂行）

拈得須彌第一槌銅頭鐵額豈容伊鹽梅舟楫升霖雨不是斯人更是誰（復庵封）

季咸曾相壺丘子頃變難分極自逃輸與高樓凝望者㗰然明可察秋毫（虛堂愚）

尚書問僧有事相借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公乃自摑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就闍黎乞取口喫飯得麼

緣門底事都傾出祗要相將艸裏行把臂不須重叮囑脚跟點地自縱橫（衆庵鼎）

尚書齋次拈胡餅問僧曰江西湖南還有者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什麼公曰敲鐘謝響

溈山閭云者僧俊鶻沖霄到也快便怎奈末上遭他網子祗如道敲鐘謝響者裏合作麼對他何不道艸賊大敗

尚書問睦州看什麼經州曰金剛般若經公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未悟當時竅須信枝頭老鳳凰春來反作黃鶯叫（正堂辨）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七世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嗣興化獎）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

翠巖眞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南院雖則全機受敵其奈土曠人稀　潙山喆云南院高提祖印縱奪臨時者僧善能當鋒抗敵怎奈力竭計窮如今還有本色衲僧麼出來與大潙相見不圖鼓舞揚聲責要宗風不墜如無大潙今日大似索戰無功　雲居悟云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取若得明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哮吼其母即喪還明得麼　法林音云南院一期施設不妨奇特其奈打者僧不著者僧爲衆竭力奮不顧身未免墮坑落塹若待伊云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便云閉却口直饒南院縱奪全機也較三千里

子若哮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若更不會雲居拄杖（雲居悟）

不將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啄依然錯認定盤星（笑翁堪）

呼蛇容易遣蛇難一遣誰知又解翻已識此蛇能變化故垂杖送下高灘（無明經）

其僧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遷化乃謁風穴穴問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麼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如在鐙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瑯琊覺云者僧祇解竪降旗不解奪劍戟　翠巖眞出風穴語云當時待者僧擬抵對以坐具劈口摵　淨因成云全軍制勝草偃風行南院如獅子搏兎亦全其力　潙山喆云大小風穴却將惡水潑人大潙即不然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便好向道先

師肉猶煖在你作者般見解以拄杖打下法堂免見
孤負他南院　東禪觀云扶南院門風還他風穴諸
方往往道伊肯者僧殊不知者僧被伊推在萬丈坑
裏　琨安問云全機敵勝草偃風行提持向上綱宗
須是南院老漢者僧後來悟去祇知納款投降不解
搴旂斬將風穴當時待伊道是便好連棒打出者僧
或可別立生涯免得後人向燈影裏摸索驀拈杖云
今日有人爲者僧作主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今
日失利
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影裏行今已
會蹉跎非是落便宜仰山欽
亡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詎學書生輩窗閒老一經
覺圓亂
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
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
曰者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
徑山杲云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天童華
云也是勾賊破家若非者僧敢捋虎鬚爭見南院汗
馬功高雖然如是更貧一路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若
有僧出劈脊便打何故殺人刀活人劍　靈隱嶽云
者僧一味小心大膽南院也是養子之緣　天寧琦
云者僧敢向毒蛇頭上揩癢蒼龍頷下拔鱗誰不賞
他大膽祇是末上少了一著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
人處且饒人　雲居莊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磬
山修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欠進一簣之士　主峰
岷云者僧如登百尺之樓祇差一級寶應雖則竭力
提持未免竿頭弄險
掌中擎日月舌上發金錢壁立爭千仞毫光徹梵天
鼓山珪
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個駝子相逢
著如今世上無直人徑山杲
電光影裏緇素區分纖毫不犯總教滅門木菴永
日月無光殺氣浮揭天鼉鼓戰貔貅捷呼獲下貞番
將那個兒郎不舉頭虛堂愚
一抽金鏃暗稱奇轉換更逢霹靂機楚項用奇走赤
帝漢軍乘勢襲全齊出其不意攻無備失在東陽得

在西兩兩普州人伎倆從教對面影相欺（天岸昇）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石頭高復低欺敵陸郎忘失顧落他陣裏路頭迷（古溪森）

南院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師曰牛頭南馬頭北

徑山杲云前頭答得著後頭答不著　明因懷云妙喜恁麼道恆南院意不恆南院意

南院因僧問日月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涉寒暑者師曰紫羅抹額繡腰裙曰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解會師曰炭庫裏藏身

虎丘隆云問既有宗答亦驚羣雖然如是南院祇解覩根逗機應病與藥虎丘更貪一路如何是不涉寒暑者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解會買帽相頭　空有生云南院雖則向上全提不涉玄微也是巧俏成迂多添脂粉今日有問日月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涉寒暑者三家村裏泥判官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解會大事爲你不得小事各自支當

紫羅抹額繡腰裙傾國風流宛勝秦玉笛插藏人不見夜深吹起鳳樓春（雪堂行）

南院因一僧參纔入方丈便以手指曰敗也師拈拄杖度與僧僧擬接師便打

雲峰悅云者僧頭上有光不知脚下似漆直饒你十字縱橫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艸蛇頭落

昭慶庭云貧思寶所曲指化城設忽遨遊亡家失業畢竟如何須知泣玉人特地成狼藉

縱奪之機安可測隨言生解實堪悲曉來一陣春風起吹落庭花三四枝（海印信）

重興古殿辨來風瓦插重簷氣象雄怪得人前多意氣他家無法在胸中（西禪寂）

南院因僧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令合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翠峰顯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個瞎且要雪上加霜　黃龍心云白珪之玷猶尚可磨病在膏肓最難救療者僧令既在手爲甚麼不能行過在甚處　徑山杲云權衡臨濟三玄三要須還他南院始得翠峰爲什麼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道個瞎且要兩得相見　東禪觀云令合是者僧行爲什麼却自行懵懂底便道拂子在南院手裏若與麼非惟自抑威光亦乃不識南院性空道南院令雖自行要且打者僧不著　天寧琦云翠峰雖是明眼宗師要且不知竇應老落處既不知落處因什麼却道拂子不知來處秖具一隻眼妙喜道個瞎也是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南院問僧名什麼曰普參師曰忽遇屎橛時如何曰不審師便打

兩個屎橛合作一團熏天炙地誰能嗅千古叢林作話端　西山亮

守廓侍者（興化嗣）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休去明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撫師背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翠峰顯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已方人者僧還同受屈以拄杖畫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衆擬議一時趁出　黃龍南云德山持聾作啞雖然暗得便宜廓公掩耳偷鈴爭奈旁觀者哂　溈山喆云若不登龍門焉知滄海寬直饒浪激千尋爭奈龍王不顧　雲居元云大凡一賓一主須是知音同死同生方堪受敵廓侍者獨立於巖石上翻身倒拶虎鬚周金剛安坐於大海波心背手逆擒麟角在檀特山前列陣向占波國裏爭鋒分明有輸有贏且道誰得誰失　靈隱嶽云前面是驪巖萬仞後面是觸刃當鋒如何入得德山門　報恩秀云豈止偷鈴如九重淵底驪龍頷下抉珠正值龍睡若覺時必爲齏粉又云下媒求鶴著本圖利果然出他殼中不得忽有人問萬松從上諸聖甚處去也攔腮掌云在者裏直教飛龍跛鼈縮項攢蹄侍

者德山亡鋒結舌還識德山老漢麼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　博山來云德山一條棒尋常血滴滴地到者裏因甚不用還會麼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古南門云猛虎口裏橫身毒蛇頭上揩癢一出一入一挨一撥不妨好手翠峰恁麼舉從上諸聖且置者一隊漢向什麼處去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　普濟龍云盡道德山陷虎機深殊不知心肝五臟早被個孟八郎漢盡情摟出還有向機前著得隻眼者麼

正士忠臣氣最英一言佐國死猶輕不同諂曲偷安者冒寵貪榮過一生佛印元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蟇剛咄咄太陽忽轉跳出來千峰萬峰空突兀白雲端

覿面來時作者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輸機謀主有深意欺敵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瞞誰腦後見腮兮人難觸犯眉底有眼兮渠得便宜天童覺

頑皮老虎臥林丘一任旁人被滴油滿肚祇因曾飽肉縱加呼喚懶擡頭無準範

慣戰深諳陷虎機窮追焉敢犯重圍縱然保得全身法折盡旂槍已喪威憨山清

月明照見路行人突兀高低一道平風卷亂雲歸嶽盡祇因留得華山青理安問

敕點飛龍展大功五花蹴踏氣吞戎王圖已樹千年業跋扈揚揚徒肆雄夫山儲

守廓到鹿門一日見楚闍黎與僧道話次鹿門下來問楚闍黎你終日披披搭搭作甚麼楚曰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師曰諸上座你看者兩箇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却令侍者請師上來曰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什麼處敗闕師曰轉見病深門曰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師曰和尚到興化時某甲為侍者親得與麼時節門曰請舉看師遂舉興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曰五臺來化曰還見文殊麼和尚便喝化曰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和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化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曰你看者箇師僧擔條斷貫

紫向西方去已後也道見興化來師曰今日公案
恰似與麼時底門曰當時興化爲甚無語師曰見
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
尚已去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晚參告衆曰夫參
學龍象直須仔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道得箇語
便以爲極則道我伶俐祇如山僧當初見興化時
認得箇動轉底見人一喝兩喝便休以爲佛法也
今日被明眼人覷破却成一場笑具圖箇甚麼祇
爲我慢無明不能回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道人
不惜身命對衆證據此恩難報何故興化曰饒你
喝得興化老人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
無款款地甦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如此興化
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珍珠與你在胡喝亂喝作麼
眞謂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直須明辨取豈不
慶快平生參學事畢

一潮纔去一潮來兒底誰知更有雷二百青錢穿不
得逢人空說寶山回 谿堂品

自悔臨鋒失變通招人隔岸罵東風囊中幸有神仙

授得地擒王不在攻 位中符

守廓行脚到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
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
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爲汝證據師出
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
大衆看者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
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
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
打一頓趁出穴曰趁它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它
是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
師曰你著甚來由勸者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
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者話也穴曰雖然如是
已徧天下也

天童悟別華嚴方息怒云老僧若作華嚴連棒打出
則風穴不敢傳言送語矣　理安問云二虎之下獸
不容蹤兩刃之間人不容足華嚴一期施設可謂王
令森嚴不知守廓是透脫牢籠底漢橫衝直撞收展
自如遂致者老漢卸甲倒戈龍頭蛇尾千載之下寧

免遭人檢點敢問諸人那裏是華嚴敗闕處拈拄杖云匡扶須藉英靈手顯發還他過量人　廣教玉云盡道華嚴能開關延敵亦能制敵守廓能輕騎掠陣亦能破陣殊不知二老機用雖同向上一著俱未夢見廣教有三十棒要與風穴相見不合掉身其閒將兩家羅紋結角處攫盡無餘卓拄杖云古佛過去久矣　紫琤岠云盡道華嚴龍頭蛇尾不能令廓公屈服被他貶剝一上何異矮子過深溪殊不知華嚴是個虎癡之將不施寸鐵直取人頭縱饒守廓七事隨身未免遭他陷害風穴祇麼入趙投秦窮兵搆怨衲僧門下總是喫棒底漢

龍門競蹋氣全豪偷得耕牛藝轉高帷幄有人饒毒手祇將蒿箭落雙鵰天章玉

坑降弑義已無名神器空勞以力爭垂死尙言非戰罪豈知學敵誤平生谿堂品

門前白額正威獰室內蒼鷹敢越羣爭似老熊同出入垂垂牙爪不傷人佷亭挺

鎭州寶壽第二世禪師沼寶壽嗣開堂日方陞座三聖便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你恁麼爲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下座歸方丈

翠峰顯云寶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祇解無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是個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牀直饒寶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法眼益云什麼處是瞎却人眼處　五祖戒別寶壽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　瑯琊覺云不是三聖爭到今日雖然如是錯會者多　雲峰悅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什麼却到者裏驀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　潙山秀云寶壽爲將因何三聖却在中軍可惜鎭州一城人眼至今未辨東西然淸議之排必有竊吹之處當時連三聖趁出必然救得鎭州一城人眼　潙山喆云寶壽大似寰中天子敕正行三聖塞外將軍令正舉還有不惜性命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要斷不平之事良久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雲居元云盡道此語奇特大似韓獹逐塊殊不知寶壽正賊不識誤罪平人者僧有理不伸至今受屈

承天欲斷不平之事拈拄杖云要爲天下宗師此棒別有分付　黃龍新云寶壽見機而作其奈三聖不甘直饒甘去未免瞎却鎭州一城人眼　泐潭準云三聖成褫寶壽出世好則甚好要且祇得一橛　昭覺勤云寶壽大似毒龍攪海雨似盆傾三聖雖然雷震青霄未助得威光一半在可中有個直下承當底非惟瞎鎭州一城人眼瞎却天下人眼去在　天童華云盡道寶壽三聖是作家爐鞴本分鉗鎚殊不知二大老被者僧一拶直至如今扶不起莫有爲二老雪屈底麼驀拈拄杖擲下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天童傑云二尊宿美則美矣若要扶臨濟正宗每人合喫一頓棒在且道那裏是欠處　東禪觀云盡道三聖有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上湧波瀾寶壽用疾燄過風之機向虛空裏轟霹靂二大老各出隻手扶豎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性空道蚊子如何撐大柱藕絲焉可繫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却　靈隱嶽云大凡扶豎宗乘須是頂門眼正肘後符靈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直下發明臨濟心髓祇是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　龍翔訢云斬釘截鐵發揮格外眞機捏聚放開網示當陽正眼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一道神光貫通今古如斯舉唱猶涉途程且到家穩坐一句又作麼生道三事衲衣青嶂外一爐沉水白雲中

理安問云二老是臨濟嫡骨兒孫故能向人天衆前發明臨濟心髓惜乎當時無人承當致使二大老不能轉身吐氣　東塔熹云我要翻翠峰案縱使者僧推出便掀倒禪牀也祇是棺材裏瞠眼有甚用處者僧若果是個漢纔推出珍重便出不惟闔會觀光亦使二老疑殺

金鎚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向洪波中千古萬古無消息　白雲端

當鋒更不借全機勍敵須還作者知鐵馬放開少塞靜瞎驢千古少人騎　上方益

豐城收寶劍宇宙識人稀不入張華手焉能別是非　佛心才

驀刃開時飛鐵騎電光閃處擲金鎚一城瞎却源關

事直至如今成是非佛性泰

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要分明滿城人瞎誰能曉今古清風匝地生鼓山如[?]

提起須彌第一錘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處狐蹤絕獅子咆哮百獸危徑山杲

轔轔車甲馬蕭蕭路上行人弓在腰四顧寥寥雲影斷一輪紅日正昭昭芾溪森[?]

絲綸降號令行寰中天子塞外將軍平地雷驚出蟄牛空閃爍騰雲當軒一擊兮青山聳翠別轉鈞綸兮匝地風生寒松操

寶壽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去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浩談說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向前打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覩之忽然大悟歸告壽深可之

昭覺勤云築著磕著當頭彰本地風光應聲應色直下無絲毫滲漏還會他道得恁麼無面目麼龍袖拂開全體現　䨓山修云得恁麼無面目噫錦繡叢中撞著白雲堆裏活埋洞見本地風光面目依然長在噫

南北東西是處遊更深歸去月如鉤春風一陣花狼藉不覺思量暗點頭枯木成

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覷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南華昺

春色依依柳色萋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來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佛鑑懃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幸有旁人為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佛性泰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寶壽沼嗣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貛兒貉子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闔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襯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躶躶放出溈山水牯牛圓悟勤

西院因僧問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師曰

設有也斬爲三段僧作禮師休去會下有一僧曰堂頭和尚道郎太煞道未了在問話僧乃曳其僧上方丈曰者僧不肯和尚語師曰是上座不肯老僧那僧曰不會覺事亦不會說師乃一時喝下僧到法堂又曰說甚太煞道直下未了在問話僧又曳其僧白方丈師曰上座果不肯老僧那僧曰莫信者僧今日三度見伊風發師乃一總趁下

雲巖學云西院棒頭有眼者僧見機而作撿點將來總被者擔板漢使得七上八下

西院在許州聞汝州南院顒出世元與同參遂特去相訪纔人事了曰啓和尚某甲無可人事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鏨刀一柄獻上和尚顒曰汝從許州來爲什麼却收得江西鏨刀師於顒手上掐一掐顒曰侍者收取師以袖拂一拂便行顒曰阿喇喇阿喇喇

潙山喆云西院雖收得江西鏨刀無處施呈直遇同參方始拈出如今還有收得者麼試呈似山僧看如無尋常用個什麼

南院門前信莫窺登臨無不喪全威許州收得江西信鐵芥相投祇自知 海印信

波斯出海方投市景入南天遇大商珍重不須重勘驗金盤聊撥有餘光 二隱謐

覿面無人境自空春風無處不融融直教一見還如舊敢保生同死不同 幻寄庭

鎮州大悲和尚 三聖然嗣 因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我開口即錯曰與麼則眞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中死

承天怡云者僧若有殿後之策爭容他大悲一番漏逗

廬州澄心旻德禪師 先大覺嗣 問興化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化於繩牀右邊拍一拍師便喝化又左邊拍一拍師又喝便歸衆化曰旻德較却興化二十棒雖然如是旻德會若是小可衲僧一棒也較不得

鐵機信云興化氣宇如王被旻德一拶只得冰消瓦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灌溪嗣）因僧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仰山欽云山僧則不然如何是雙林樹秋來葉落春到花開如何是春到花開那邊一片雲今日定下雨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鐵崑崙雙林別後無消息滿路風塵來往人（方菴題）

際上座（臨濟玄下克符嗣）到洛京因朱行軍設齋入堂內顧視上下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師前師曰直下是箇什麼軍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人惡發作麼軍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便喝軍曰鉤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齋了請師說話閒僧錄曰啓行軍適來爭容得者僧喝太甚無禮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劍在錄曰某等一隊紫布袋不會須是宅暉長老始得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

天童華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劍者僧披襟敢衝白刃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險　教忠光云朱行軍旁若無人者僧攙行奪市雖然鉤在不疑之地爭奈二俱失利且道甚處是失利喝一喝　別峰遇云盡道行軍作家爭奈俗氣不除者劍自行還須自領何不待云須是暉長老始得更云鉤在不疑之地且教際上座喫齋還須吐却　弘仁毅云大小行軍貪程太速被一箇紫布袋換却眼睛當時若待道下官有劍在便喝云直下是咻管教行軍有口祇堪挂壁

宗鑑法林卷二十七

宗鑑法林卷二十八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八世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南院顒嗣）參南院入門不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

被黃面浙子鈍置一上師曰和尙大似持鉢不得
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
院曰老僧好好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

靈隱嶽云嗄也甚奇怪一箇禿埽帚一箇破糞箕搖
擡堆頭邉用得著然未免鈍置門風若據令而行總
欠一著　南堂欲云精金躍冶正要鉗鎚赤驥追風
豈資鞭影是他南院末上太煞傷慈直到下梢分疎
不下本覺者裏設有人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
便與連棒趁出何故當門不用栽荊棘免得人來惹
著衣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
郎婦

金沙灘裏馬郎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箭穿紅日
影孰云斫水不成痕正覺逸
相逢盡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北
斗金雞早報五更春浮山遠
何年嫁事馬家郞鳳枕同歡碧玉牀回首畫橋離別
苦落花流水淚千行無盡

十分美麗誰家女百倍聰明是馬郞堪笑金沙灘畔
約始終姻婭不成雙或菴體

風穴因僧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
龍洞雨泛梧波湧鉢囊華

昭覺勤云風穴用得當陽事不妨風流儒雅要且秖
道得途中句或有問道林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向道
四絕堂邊騰瑞氣三湘江畔奪高標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學人
未曉乞師再指師曰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
法林音云射穿楊箭風穴不無好手若是和光同塵
猶較三步

眉間一道白毫光歷劫知將甚處藏永夜寥寥天未
曉更須斫額望扶桑保寧勇
截鐵之言貴直當回頭何止隔扶桑最憐宣德門前
過更去從人覓汴梁祖菴銳

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路垂條意若何師曰
紅霞籠玉像擁嶂照川原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
曰和尙低聲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穿誰知却被泥牛
見吞入紅霞碧浪淵 投子青

風穴因眞園頭同念法華問訊次師問眞如何是
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眞曰鶻鳩樹上啼意在
麻畬裏師曰你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
乃問念法華你作麼生念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
然機師却顧眞曰你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高峰妙云山僧昔年侍立先師次亦嘗被問此話擬
下語間遂遭一頓熱棒打出直得三日忍痛不已大
衆端要見二老優劣但將妙上座喫棒處看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
道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

投子青云然指道由人行之在已問窮決悟答以提
宗不是當人徒勞進步何故蓋向上一路千聖不遊
擬議之間長途萬里是以龍樓迎瑞紫殿籠烟苔砌
深閑獨香人靜正當恁麼時許人喘氣麼若喘息之
閑長途萬里復頌
深宮禁殿隔重闔簾靜簷楹紫氣垂苔地不通朝請
近家人指路莫遲疑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僧
禮拜師便打

天實樞云是汝自己以水澆水劈脊便棒徹骨徹髓

風穴因僧問塵塵成聚如何射得塵中主師曰釣
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聊問白鷗

禁殿重闔視聽危側思偏立綍綸垂漢鄉雲夢汀洲
迥嶺暮猿啼孤月明 投子青
帝遠天高罵至尊偶逢國士降絲綸詔宣率土歸皇
化羽族銜蘆過雁門 爾密渡

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鷄
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徑山杲云恁麼答話做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或有
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祇向宅道木鷄啼
子夜芻狗吠天明　南堂欲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要見條理始終須是金聲玉振　磬山脩云妙喜老
人亦未做得風穴兒孫在有人問磬山古曲無音韻
如何和得齊祇向宅道天明芻犬吠子夜木鷄啼

92

古巖月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晩帶春昨夜星河徧南斗金烏隨鳳過天輪 投子青

明暗雙雙殺活機碧油風冷絕高低霜前古調千峰曉月裏嫦娥帶露迷不是知音徒側耳謾聽黃鳥落溪西 伴我侶

梅花六月吐清香三九天中柳絮狂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元不在宮商 淡水洽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前築皮毬

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吟弄潮須是吳江客別語還他漢地人 投子青

風穴在郢州李使君衙內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昭覺勤云風穴據三玄戈甲施四種賓主明立信旂密排陣敵及至盧陂纔跨鐵牛劃時撿下遂令牧主知歸所謂龍驤虎驟鳳翥鸞翔雖然如是崇寧待伊道有鐵牛之機劈脊便棒何故殺人刀活人劍 報恩秀云風穴意太守見箇什麼道理者裏便好與盧陂雪屈 天寧琦云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風穴壁立千仞坐斷盧陂舌頭盧陂若是箇人未致牧主檢責纔見他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呵呵大笑他若擬議拍一拍便行無端請師不搭印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如今有人與風穴作主我要問他心印在什麼處 磬山修云決戰者不顧其首盧陂也是一員猛將敢來奪令攙旂怎奈風穴陣勢排定教你無門可入無路可出自非披三玄戈甲七事隨身者孰能如是雖然當時不得牧主爭生收煞 博山來云風穴泥印子在手印住也得印破也得盧陂不搭印正是鐵牛機可惜

乾爍爍地若帶些水頭管取他泥印子爛去　平陽
忞云風穴據令牧主知歸可謂龍驤虎驟鳳翥鸞翔
且暮一時千秋或遇祇如盧陂落節過在什麼處
大覺昇云風穴正令全行盧陂退身賣陣總讓牧主
一籌何故伯牙縱有高山調不遇知音也是閒
捻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
水喝下曾令却倒流翠峰顒
鋒頭壁立鐵牛機十字縱橫寶劍揮一陣賊軍俱粉
碎凱歌齊和太平歸保寧勇
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鐵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斷
却沉吟電轉星飛被活捻喝下機鋒如霹靂三玄戈
甲振叢林圓悟勤
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毗盧頂顯行却來化佛舌
頭坐風穴當衡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
分明珠在盤眨起眉毛還蹉過天童覺
亘天紅燄石爍金流近者遠者總教焦頭不禁天風
更作處傷殘耐見偏滄洲顯聖澄
風穴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

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
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
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
一拍曰者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者裏是
雲門偃云者裏卽易那裏卽難　瑯琊覺云杓卜聽
虛聲　白雲端云立卽是不立卽是良久云心不負
人面無慚色拍禪牀一下　五祖演舉了云太平卽
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艸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
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
眠蚊蟲獨蚤出　天童華云大小風穴不會轉身句
靈隱嶽云大小風穴酢氣猶在　報恩秀云雲門
矢上加尖瑯琊腦後拔楔此亦一塵廢立家國興亡
也其實中心樹子何曾少動　烏石道云風穴大似
箇賣卜漢未拋卦錢時吉凶禍福盡在自身擲下卦
錢禍福吉凶盡在他人分上且道他以手左邊拍一
拍右邊拍一拍意作麼生
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
在萬里淸風獨自知翠峰顒

立國仍教野老欣威行閫外不揚塵縱橫莫測文兼
武宇宙茫茫有幾人白雲端
皤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淸餓人秖在一塵分變
態高名勳業兩難泯天童覺二
幾許歡心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怙淸如
鏡水瘦山空一㨾秋
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聖賢如電
拂大千沙界海中漚雪巖欽
家國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方
熟野艸從敎滿地愁竹屋簡
門戶江山費討量一塵空自較興亡何如靑嶂茅菴
底白晝松風入夢香位中符
兩岸芙蕖鬪彩霞一天風月屬漁家釣竿收拾雨蓑
冷寂寂秋江滾浪花法林音
風穴參南院院問近離甚處師曰南方曰南方一
棒一喝如何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曰我者裏不
然師曰未審此間如何商量曰棒下無生忍臨機
不見師師便省

徑山杲云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他三拜不然便
與掀倒禪牀乃回謂侍者云你道當時風穴禮拜是
掀倒禪牀是者云艸賊大敗杲云你看者瞎漢亂統
便打　磬山修云風穴悟則不無怎奈落在第二頭
山僧若作南院待問此間作麽生商量劈脊便棒管
敎伊七通八達
有喝端如探竿艸無師血脉通紅線當陽不識李將
軍徒學穿楊一枝箭南巖勝
師子敎兒返躑方臨機一著展鋒鋩却悲混沌再三
鑿野鹿標枝憶古皇古南門
師資合處芥投鍼嶽未爲高海未深看取作家爐鞴
在能消鑼治不祥金汝風杲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
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翠峰顯云曾有人問我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
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鱉恕龜必應有主　潙
山秀云江南佳景誠合如之千載觀光添人性懆倘
或不爾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鼓山

珪云且道是犯不犯　南華昺云風穴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眼睛裏倒卓須彌眉毛裏橫安世界畢竟落在甚處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雲居元云且喜天下太平　西禪需翠雲寶語了云一人如三春和煦一人如雪上加霜雖則來機不昧縱奪可觀其奈未出者僧所問曾有僧問祥雲向伊道泥牛吼處千峯秀木馬嘶時萬木秋復云獅子嚬呻象王回顧三十年後和泥合水莫道見祥雲來　東林顏擧翠峰語了云寰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　天童覺云露祼祼圓陀陀直是無稜縫且道風穴無稜縫翠峰無稜縫還會麼和光惹事刮篤成家　天童傑云風穴老祖將白麪和麩殼糶了引得後來人徒向百花深處作道理成羣作隊外邊打之邇徑山則不然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即向他道置將一問來

中峰本云者僧問處如大浸稽天無物不在波瀾之內風穴固是入水不溺怎奈全身在裏許

鷓鴣啼處百花香撫掌呵呵笑一場因憶舊年遊歷處送人雲隖入斜陽海印信

鷓鴣啼處百花鮮江國從來路坦然為報途中未歸客謝家人不在漁船寶峰明

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佛鑒懃

忽爾出門先見路纔方下脚便登船神仙祕訣眞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妙喜杲

風穴因僧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却招魂拭淚巾

王鑑當軒醜莫逃一機垂示膽魂消相逢若是超宗路便得風流蓋世饒漢雷見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道峰滿云道山控千里馬發穿楊箭爭奈勞而無功

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疎古澗邊要會宗師開正眼滿輪午夜照秋天海印信

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眞淨文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出寒巖倒帶烟扶過斷橋曾得力而今不直半文錢上方益

汝州穎橋鐵胡安禪師（南院顒嗣）向火次因鍾司徒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召曰司徒司徒鍾有省

高聲撥火召司徒火燄炎天驀面驅祗向此間能穩坐任教門外雪盈衢（治父川）

三界焚燒要出離見春來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去日出東方夜落西（閒極雲）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西院明嗣）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言下大悟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你眉毛有幾莖　開福寧云興陽却有陷虎之機西院不覺投他深穽若人辨得親佩毗盧印當陽捋虎鬚其如見解未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大鑑下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風穴沼嗣）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麽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師又因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意旨如何師曰百歲翁翁失却父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師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愚菴盂云欽深淵默漆鷄頭大將軍除璧虱　光相得云應機接物不妨迅捷未免旁觀者哂

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旁邊夜靜還歸茅屋裏（道吾眞）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船井底挂帆風勢惡須彌頂上浪滔天（海印信）

新婦騎驢阿家牽面如滿月目如蓮更將羅袖相牽挽一段風流遍大千（慈受深）

新婦騎驢阿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笑效顰鄰舍女向人添醜不成姸（天童覺）

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溟駕鐵船參差島嶼分諸國彷彿星河共一天（南華昺）

阿家新婦兩同條咫尺家鄉路不遙可笑騎驢覓驢者一生錯認馬鞍橋（鼓山珪）

塞驢須是阿家牽媳婦嬌癡懶著鞭在會祗知七十
士出門方見化三千 簡堂機
有響無聲沒奈何陽關三疊爲君歌男兒一去不回
顧冷落柔腸烟雨多 三峰藏
紫羅抹額繡裙腰涉水登山語笑高未盡平生剛半
面擬將綢繆隔迢遞 天章玉
天子刈荒艸林花發火藻江山舊主人覿面誰知道
褚菴續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汝
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晚休誰謂謝郎生計
在夜深明月上孤舟 佛慧泉
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是自從投子
去更無人解道油油 眞淨文
千波萬浪會無盡去棹來帆浩莫窮謝客睡醒孤月
白閑吹一笛渡頭風 普融平
楚王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魈踢氣毬貪著六幺花十
八斷頭船子下揚州 瞎堂遠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
日炙風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早已深三
尺更教誰問箇中玄 洞山聰
日炙風吹問祖來紅塵亘野眼難擡忙忙役役知多
少二月春深動地雷 翠巖眞
日炙風吹也大奇根槍疋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
事擾動烟塵更是誰 三祖宗
日炙風吹當路頭衲僧見後莫遲留我今到此堪惆
悵葉落花紅經幾秋 雲溪恭
首山拈竹篦示衆曰汝諸人若喚作竹篦則觸不
喚作竹篦則背且道畢竟喚作什麼速道速道時
葉縣省在會下乃近前掣得折作兩截拋向階前
卻曰是什麼師曰瞎省於言下大悟
廣慧璉云省瞎驢悟則太煞悟要且未盡先師意旨
天寧琦云廣慧恁麼道先師實有意旨那將一把
火照看面皮厚多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是向上
提持還我竹篦子師兄始得　雲居莊云脫體風流
須是首山當機抗敵還他葉縣一向與麼去臨濟佛

法掃土而盡　甌峰承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明招補云我當時若在待道汝諸人喚作什麼但嘘兩嘘管取首山者漢瓦解冰消

竹篦舉起成生殺豈更容人亂扎錐劈脊一揮如薦得銀山鐵壁也光輝　照堂一

背觸非遮護明明為舉揚吹毛元不動徧地是刀槍　徑山杲

罵他還自罵瞋他還自瞋戒之慎之出乎爾者返乎爾者也　卍菴顏

辨龍蛇眼定乾坤槩槩一天星斗分拈起竹篦言背觸明明刺腦入膠盆　笑翁堪

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是甚麼章句忠靖里巷馬回子諸人還會麼休休三十六條花柳巷向來曾不禁人遊　雪巖信

觸背二途俱不得言前有路最條直馬無千里謾追風鶴有九皐難翥翼且翥翼好事也要大家識復把住云道道　梅谷悅

可是鐵輪天子寰中旨又道帝釋宮中放赦書人言端陽符一道呪喃滿口誦消除衲僧面前用不得尺固可量丈難測為我寄語當年念法華寃哉將謂撥龍蛇　無可智

吹倦林風冷次園百年釣月斷香魂不因栗冽衣裳薄誰見微茫烟水痕　雪僧嗣

首山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兩箇郎成瞎漢所以道我若立你須坐我若坐你須立坐則同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急著眼始得

賓主有無俱遣外行藏須要出常情無棲泊處開門戶月到中霄不敢明　虛堂愚

七里村王大嫂東話西話自起自倒說到傷心欲斷腸滿地殘紅還自掃　融會理

失同得言若嘿歷歷一天星斗弋艮主佳賓兩無私一賤一貴誰辨惑　鐵容玄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你一問遲也

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祇貪進步求名
玉爭信靈苗不受春 投子青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
又逢春曰畢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

日暮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嶠殘冰
盡爭得東山一帶春 投子青

師曠雖聰失正音高山流水總無人穿雲白髮離殿
岫半夜烏雞喪比鄰 伴我侶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襄縣五里曰向
上事若何師曰來往不易

問路窮途擬進程絲楊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
說莫道當年不指陳 投子青

首山舉古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
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有僧問
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佛祖髑髏穿一串宮漏沉沉密傳箭人天機要發千
鈞雲陣輝輝急飛電箇中人看轉變遇賤則貴貴則
賤得珠罔象兮至道綿綿遊刃亡牛兮赤心片片 天
童覺

雨過春山翠欲浮佳人乘興上瓊樓無端三弄關情
笛鐵鑄心肝亦淚流 山容波

首山示衆咄哉巧女兒擲梭不解織貪看鬪雞人
水牛也不識又曰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
鳳林關著靴水上立

此菴元云總有來處拈拄杖云上大人丘乙巳化三
千七十士 月江印云二人同心其義斷金

汝州廣慧眞禪師 風穴嗣 風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
善神向什麼處去師曰常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見
穴曰汝徹也

徑山杲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東街東巷風流子南陌南溪抱甕郎日出同來花底
坐一般眉目有精光 頻吉祥

長沙府靈泉院禪師 風穴嗣 因僧問先師道金沙灘
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
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胡笳曲子樓頭唱白雪琵琶月下彈音律幾多人共

聽靜看花影在闌干 頴吉祥

宗鑑法林卷二十八

宗鑑法林卷二十九

集雲堂 編

大鑑下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首山念嗣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凉

中峰本云拈得便用道出平常出高木闊地久天長青絹扇子足風凉是拈得便用耶道出常情耶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

祖意宗師先漏泄團團青扇足風凉禪人未曉重相問獨自淒淒過洛陽 佛鑒懃

青絹扇子足風凉日用何曾有覆藏堪笑塵中無限客手遮西日汗如湯 慈受深

親得搖來始息狂風動荷花滿座香自從一得眞歸趣無意凉人人自凉 楚方安

呷酢醶凍薑波斯鼻孔長得些滋味子婆是阿爺孃 肯堂充

汾陽示衆夫學般若菩薩當參活句莫參死句

平陽悉云有般漢商量道有意味是死句無意味是活句似則個似爭奈波斯吒心肝不在樹頭上此去彌勒下生時尙隔五十六億七千萬歲在然則畢竟作麼生是活句靠拄杖云强中强吉中吉波羅會上有殊利當門不用栽荊棘急力敕明州城內近來少賊顧侍者云有人守方丈麼云有自云今秋防失脫

汾陽示衆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

雲峰悅拈拄杖云者個豈不是拄杖那個是你行脚事復云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潙山喆拈拄杖云者個是拄杖那個是行脚事直饒向者裏薦得於衲僧門下祇是脫白沙彌若也不識且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 泐潭澄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 靈隱岳云汾陽雖則開口見膽未免落在第二頭蒸拈拄杖云者個不得喚作拄杖子漆桶參 妙峰善云識得拄杖子行脚

事畢錯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杖子錯復云妙峰三個錯不是無病藥寵公賣笊籬淸平道木杓　徑山琇拈拄杖云者個喚作拄杖子早是頭上安頭那堪更云識得行脚事畢大小汾陽話作兩橛　伏龍長云識得拄杖子更買艸鞵行脚三十年　雲居莊云汾陽一條拄杖換却天下人眼睛

驀地平空立話端掲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也是封皮作信看笑翁堪

汗漫學屠龍人言枉費工自非親到者誰與論窮通虛堂愚

汾陽示衆拈拄杖曰三世諸佛在者裏爲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强生節目

淨因成云汾陽老人大似擔雪塡井旁若無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不敢强生節目却向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平陽忞云呼來遣去許他二老死蛇活弄雖然如是向上一竅未曾動著山僧今日爲諸人拈掇去也拈起拄杖云識得者個三世諸佛被諸人穿却鼻孔若也未識諸人鼻孔被三世諸佛穿却擲下拄杖云是什麼

心面疑西

汾陽示衆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現在

徑山杲云汾陽末後若無個面目現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喪我兒孫喝一喝復頌

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面南北無門

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十智同眞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要識汾陽老劈破三玄作兩邊 洪覺範

十年湖海覓寃讐不得寃讐未肯休芍藥花開菩薩面棲櫚葉長夜叉頭 鼓山珪

畫得眞如活花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正堂辨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觀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或菴體

碧玉糚成一樹高條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翦刀 平陽忞

汾陽因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行句師曰千里特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粇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又曰祇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

翠巖芝云先師將此四句語驗天下衲僧仔細思量却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

汾陽參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於言下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保寧茂云大小首山龍頭蛇尾有底便道眞不掩僞曲不藏直拍禪牀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卷席機鋒問若何拂開龍袖象王過分明有月潭中取放倒旃槍唱哩囉 古南門

諸方蹋遍氣吞牛萬仞龍門撇直鉤翻轉碧潭身命放波濤平地起汾州 晦山顯

多年蠱毒實難堪一語相投墮影寒梅蕚根傳孤韻遠夜和鐘韻出林端 自餘弘

漢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 首山念嗣 問僧日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

智門寬代僧云鑰匙在和尚手裏 洞山聰云者僧

言中有響許你是個作家怎奈有前無後當時若是個俊俏衲僧待道生身入地獄何不向道却煩和尚引導

葉縣因僧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今日施設師曰有你者瞎驢在曰與麼則打鼓弄琵琶師曰捺胃放屁聲

雲峰悅云然則一期以勢欺人其奈事不孤起葉縣老人失却一隻眼檢點得出雲峰分半院與你檢點不出良久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葉縣因僧問如何是學人密用心處師曰鬧市輥毬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普請衆人看

輥毬鬧市衆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活人何必九還丹（即菴覺）

葉縣上堂廣教有驗人關截人機活人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不得孤負平生

呆菴莊云雲居也無驗人關也無截人機也無活人句還有道得者麼若道不得孤負山僧且道古人底是老僧底是

葉縣因僧問柏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汝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僧失聲曰哪師曰汝見甚麼道理僧頌曰簷頭雨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

庭前柏樹子簷頭雨滴聲風來荷折柄千古意分明□□□

潭洲神鼎洪諲禪師（首山嗣）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

元菴慈因卍菴舉問慈隨聲便喝以手撥胸云佛亦是塵　用彰俊云好語只是未徹當你道者僧三身中問那一身若是法身神鼎不應答佛亦是塵若是報化身者僧何必問撥塵見佛檢點將來直是好笑今日忽有問龍峰撥塵見佛時如何只對他道待汝撥得塵盡許汝見如斯剖判還徹當否久參上士試辨看

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元菴慈）

襄州谷隱山石門蘊聰禪師（首山嗣）上堂十五日已

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者裏若離我者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以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者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即是用錐即是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

昭覺勤云放行處把住把住處放行雖是爲人鉗鎚爭奈傷風犯手若是崇寧則不然十五日已前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者裏我放火燒你十五日已後你不得離我者裏你若離我者裏我放火燒你正當十五日化爲萬斛明珠撒在大千沙界處處盡放光明各各急著眼看　徑山杲云恢張三玄三要扶竪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已前你若離我者裏我也不用鉤鉤你一任橫擔拄杖緊悄草鞋十五日已後你若住我者裏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拗折拄杖高挂盋囊正當十五日合作麼生十五日前後鉤錐徒爾爲今朝十五日正好用鉤錐作麼生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　天寧琦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報恩秀云妙喜向石門放行處把定把定處放行終是撞頭磕額賴有末後句與天童同參且道同參底事作麼生石女夜裁無縫錦死蛇多出放生籃　伏龍長云二大老把手上高山怎奈旁觀者哂且道無明有甚長處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以不生生爲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以不滅滅爲滅十五日已前你若住我者裏我却用錐錐你直須屍橫萬里血濺梵天十五日已後你若離我者裏我却用鉤鉤你直須眉毛撕結鼻孔相拄十五日前後鉤錐常在手正當十五日大家要知有一任面南看北斗艸木叢林獅子吼

谷隱因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蚪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

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會論冬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無量壽

谷隱入州看官路逢延慶長老問中路相逢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某甲禮拜和尚有分明日到院茶話次慶曰昨日聞學士說新石門和尚和尚久在石門爲什麼却新去師曰腦後合掌

天寧琦云石門道某甲禮拜和尚有分延慶著賊也不知要識石門麼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雖然如是未免倚勢欺人

谷隱因僧問一陽纔起天地咸知依時及節事如何師曰午夜燈光連夕照曰照後如何師曰茶烟香篆一時清

平陽悫云有問一陽纔起天地咸知依時及節事如何但向道長至來朝賀昏鐘此夜參參後如何大衆歸單打坐兩序寢堂茶湯　廣教玉云有問依時及節事如何便棒更問如何若何連棒趁出倘或是個衲僧必有轉身一路

谷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

臘月三十日開口便爲敕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無準範

臘月三十日眞個好消息戴帽空山行穿靴水上立

雲衲慶

谷隱因僧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僧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即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

仁王教云我不似谷隱纖纖八方火發時如何合掌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谷隱因僧問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

廣胤標云花明無月夜聲急正秋天今人動輒以理事功位會他家裏事却似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直是未在且畢竟如何即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照盡體無依功終位亦忘渾然理不昧卓卓事寧彰烟月那知人世改春風依舊上長楊　平陽悫

牡丹花下睡貓兒石女淩花夜半窺絕國風流渾不艷倒拈禿帚畫蛾眉　遠菴僼

汝州廣慧元璉禪師　首山念嗣

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

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曰某甲從今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箇作麼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礀砂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

徑山杲云你道首山還肯他廣慧也無若道肯他何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他何故不與一棒有人於此道得妙喜與他一棒

家家門前火把子今古分明須記取五更鍾後聽鷄鳴失曉朝官不戴帽 石門聰

門前火把寶山回玄學之徒遍九垓南海岸頭波浪起西番氈帽攃時裁 翠巖眞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駝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白雲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月照山河 佛鑑懃

家家門前火把子散作天涯照夜燈叵耐連宵風雨急幾多吹滅暗中行 越鑑徹

廣慧初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豎拳曰漢上還有者箇麼師曰者箇是甚麼盌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

十里秋江駕葉舟蘆花深處得優遊絲綸舒卷乘風慣蝦蟆金鱗一釣收 潤菴怡

天際無雲燕子飛臨池剪水自離披雖然翠羽無涓滴未免旁觀皺斷眉 粟庵鼎

并州承天三交智嵩禪師 首山念嗣 示衆第一單槍甲馬第二甲馬單槍第三攃星排陣第四衣錦還鄉僧問如何是單槍甲馬師曰不是金牙作怎能射尉遲曰如何是甲馬單槍師曰金鏃馬前落樊喪膽魂曰如何是攃星排陣師曰陣雲橫海上未辨聖明君曰如何是衣錦還鄉師曰四海無消息回奉聖明君

天寧琦云三交幸是太平時節何得干戈相待報恩今日也不用甲馬單槍也不用單槍甲馬也不用攃星排陣也不用衣錦還鄉寒來向火熱則乘凉撒手到家人不識了無一物獻尊堂　大覺昇云三交雖有圖王定霸之謀不免為太平奸賊大覺璉者許多

般去就却能坐致太平乃竪拂子云會麼吾寧鬬智
不鬬力一紙賢於十萬師
三交問僧你是迦葉門前客祇園會裏人僧曰今
日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洎合不問闍黎僧便喝師
曰錯僧又喝師曰放你三十棒曰許和尚具一隻
眼師曰喫棒了呈款
永寧鼎云若要約法三章二俱好與二十因甚如此
重賞之下復頌
遶株利鏃難迴避就地橫眠喪膽魂瞠得眼睛皮骨
綻華冠撲落可憐生
三交與李駙馬楊內翰問答次李曰彌陀演化於
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
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
形三有之中憑誰立命師曰仙人無婦石女無夫
楊曰尼繫頭不復生子師曰陝府鐵牛能哮吼嘉
州大象念摩訶李曰側跳上山巔師曰騎牛不著
靴
元叟端云大小唐明牆壍不堅扃鐍不固致令他俗
人有入室操戈之舉是你諸人且作麼生會擊拂子
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三交問僧甚處來曰潞府師曰潞府米作麼價曰
和尚試道看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庫下喫茶
去
承天恰云三交祇知着僧不解作客不知自己亦不
會爲主庫下喫茶雖則隨家豐儉爭奈恭而無禮
大鑒下十一世
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汾陽昭嗣參汾陽經二年一
日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但念歲月飄忽已事
未明失出家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
稗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師乃大
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尋常
曉菴昱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從上宗門爪牙還他
汾陽好手然而鵝王擇乳素非鴨類不是其人大難
承當驀擲拄杖云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尋常舟楫利旋回劃地颶風黑雨雷崖石淚奔船破
盡惡龍頷下得珠來漢月藏

萬鈞勁弩藏深毒肆殺英雄暗地驚捱到角尖機迅
發西河惡浪過崩霆　晦山顯

迅雷一發衆皆驚且喜英靈拶入深掩口勒回千里
驥方知有道出常情　密傳錄

慈明謁神鼎誕髮長不剪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
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
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
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
鼎回顧相覷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
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
如聞名遂去鼎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

屋倒陳鞵未足奇聞名見面有斯兒縱然師子能翻
擲莫道文殊老不知　三峰藏

掣電之機更撒沙回頭霧鎖眼迷曆雖然得箇便宜
了未免遭它腦後叉　德菴心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復自頌曰
水出高原也大奇禪人不會眼曆瞇若也未明泥
水句鐙籠露柱笑嘻嘻

衝斷雲根迸石來冷冷千古下崔嵬未明的的朝宗
意聽取春深動地雷　溈山秀

高原水出曉晴天對答臨機豈偶然衲子不知流落
處一尋寒木破溪烟　地藏恩

穿雲迸石不辭勞大抵還他出處高溪澗豈能留得
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雪巖欽

水出高原浪拍天四維上下絕塵烟分明好個真消
息未必時人到那邊　高峰妙

慈明室中插劍一口以一緉艸鞵水一盆置劍邊
每見入室即曰看看僧擬議師曰喪身失命了也
便喝出

天童華云我當時若見便去左耳邊低聲下一轉語
待他貪觀天上却與一指擬議拔劍便斬驀拈拄杖
下座一時打散　高峰妙云大小慈明勞而無功西
峰不動一槍一旗從教鳧短鶴長何故年年九月九
遍地菊花香　棲霞成云慈明如漢高之歌大風相
似若寢食不能一日去諸懷也豈其終身以干戈待
天下乎何恐懼如此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艸閒花滿地愁瞎堂遠
家山指出路非遙萬仞嵯峨插碧霄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水庵一
百花叢裏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覷滿懷無奈舊愁何斷橋倫
儘堪歌又不堪歌埜艸金身沒奈何博地凡夫誠薄福徒勞四面與張羅聖可玉
尋常說話懶開口秖使家童左右走不是藍田射虎客相逢誰不遭毒手寒松操
彈指相逢已二三鋒鋩纔露更何堪於今四海平如砥不動鍼車爲指南御之龍
慈明到芝和尚寮中芝坐間開盒子取香在手欲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便放爐中師曰斲郞當漢又恁麼去也
千人萬人行一路幾個移身不移步對面拈香爐上燒斲郞當漢又恁去白雲端
慈明問眞點胷如何是佛法大意眞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呵之曰頭白齒黃作者般見解眞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眞大悟

中峰本云驅耕夫牛奪饑人食慈明老人未爲好手眞點胸雖則向者裏懸巖撒手絕後再甦若要知佛法大意更參三十年始得　翠巖喆云慈明用向上鉗鎚敲出鳳凰五色隨眞老於言下吐氣撲碎驪龍明月珠雖則師資妙叶晬啄同時撿點將來未免喫翠巖手中棒何故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華陽春樹號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鐵容玄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銀蟾初出海何處不分明
銀蟾出海照無私處處分明是阿誰見面不須重問訊從教日炙與風吹高峰妙
古巖無路艸離離拾得寒山總不知竟日孤行行不到寒猿祇聽叫嶔巇古巖堯
慈明冬日榜僧堂作此字〇〇〇三二二三儿卐卍其下

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

龍翔訢云衆中盡作奇特商量其奈傍觀者哂龍翔則不然慈明如蟲禦木首座偶爾成文豈同來處無涓滴流出黃河九曲源　芙蓉覺云大小慈明向威音已前拈出個膠盆子首座隨邪逐惡便向他機境上點模畫樣山僧當日若在直向道艸本不勞拈出

神鼎諲云一人肘後符靈一人頂門眼正檢點將來各有差池天童今晚不可空過拈拄杖空中打圓相云若有人跳得出來朝與他一腰玉泉布褌

選佛堂前光燄燄分明一衲道士劍果然堂頭放晚參首座之言有神見野雲南

我從南方來路逢一池水水內一條龍九頭十八尾不喫凡間食專喫瘧疾鬼三峰藏

梵語唐言一片成僧繇描邈費精神人間翻譯何相似五色雲中捧玉麟天章玉

二八嬌娥巧畫眉茜分香翠試羅衣錦絲綰就同心結祇許檀郎獨自知芥隱現

萬象消消久絕隣百凡舉止恰相應自從鑽破君平卦龜殼於今更不靈雪庵如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

不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澄鮮鷺鷥飛入蘆花裏高峰妙

慈明因僧問行腳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

撩倒慈明爲指迷釣絲絞水出羣機時人貪看蘆花白不見沙鷗隔岸飛石田熏

慈明因僧問閙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

報恩琇云山僧若在管教先南源不祇恁麼休去何不進云和尚莫世諦流布且道先南源又且如何

枕袋安眠得自由任他人物鬧啾啾麤衣糲食猶無念誰管扶桑出日頭海印信

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什麼處岐曰要悟即易要迷即難

神鼎揆云者個陷人坑子天下不奈何致使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楊岐雖善機宜未免爛泥有刺神鼎則不然迷却在甚麼處但云迷即且置把將悟底來看

饒慈明具廣長舌祇好道一半
要悟卽易要迷卽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
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語前三三與後
三三 圓悟勳
衲僧悟易要迷難無限漁翁失釣竿點鐵成金猶自
可點金成鐵大無端 別峰印
艸堂春暖日初紅堂上辛勤睡正濃夢裏一聲天地
老殘花又逐五更風 夫山儲
悟却易迷却難眨上眉毛君自看迷悟兩頭俱坐斷
月移花影上欄杆 神鼎揆
慈明因李駙馬問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
曰駙馬甚處得者消息來李喝一喝師曰野干鳴
李又喝師曰獅子吼
逆風吹又順風吹鐵眼銅睛孰敢窺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高峰妙
慈明問顯英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鑾師曰夏在甚
處曰金鑾師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師曰前夏在
甚處曰金鑾師曰先前夏在甚麼處曰何不領話

師曰我也不能勸得你教廊下奴子勸你且點一
盞茶與你澄黃
愚庵盂云石霜不奈著擔板漢何祇得打個懸空筋
斗何不與渠本分艸料趕出山門免教渠一世向金
鑾坐著
焦甎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將軍但有嘉聲
在何必榮封萬戶侯 石田熏
問窮頻應四金鑾誰會三玄見不堪須點一甌茶澄
口致無言處到平安 幻有傳
硬似綿團輭猶鐵概出之不彎拗之不折虛玄不犯
龍得水而興波左右逢源虎插翼而出穴笑作悲巧
如拙話盡雲山無限情依然露出珊瑚月 百愚斯
慈明頌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
八十翁翁著繡毬踢開幽洞笑呵呵旁人指點忘歸
路不覺腰間爛斧柯 無庵全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畝之地三
蛇九鼠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物是定價錢是足數 印空叟

慈明示衆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那箇是無爲法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天童華云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單越到處去來不如在此　平陽悉云山僧也著一隻眼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翻身趯倒劍門關大地山河無寸地　廣教玉云慈明應庵二大老若有轉身處佛法到今日不致掃地廣教別資一路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蓋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還會麼擊拂子云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慈明與永首座同辭汾陽後相從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爐夜深師以火箸敲炭曰永首座永咄曰野狐精師以手指曰尌郎當漢又恁麼去也永言下頓悟

高峰妙云慈明無端坑陷平人合喫三十棒永首座不合隨風倒柁亦當代喫十棒或有抱不平底出來道西峰吩祇向道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龍池微云永公雖然悟去却被火爐勘破慈明雖有起死回生手段要且不出野狐見解好與一坑埋却相呼相喚已多年此夜相呼出偶然肝膽平生傾盡處一天明月落前川粟如瀞

慈明因僧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

神鼎撲云者僧向太虛空裏覓得個繫驢橛向洪波浩渺中沒頭浸却殊不知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饒他出得頭來除非鐵船水上浮　天寧弘云慈明雖有起生回死底手段大似棺材瞠眼復頌

把定函關過楚營將軍一鏃破重城而今四海清如洗萬里歌謠賀太平

宗鑑法林卷二十九

宗鑑法林卷三十　　集雲堂　編

大鑑下十一世

滁州瑯琊山慧覺禪師（汾陽昭嗣）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琊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白巖符云三大老被瑯琊各與一杓惡水潑了也更道我有定乾坤句秖如他卓拄杖下座是定乾坤句不是定乾坤句良久云者杓惡水却是瑯琊自潑了也　元一融云瑯琊與麼拈提將謂出他三老一頭地未免起模畫樣好與三老一狀領過屏山有定乾坤句便下座

瑯琊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伱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艸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騾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曲蟺聞蒼兩頭撒啞子得夢自家笑笑到天明說向誰爲鵶翻作鶴聲叫　止堂舒

瑯琊指出五般病舉世良醫發藥難直下爲君俱擊碎延齡何必九還丹　少室璧

瑯琊因長水法師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厲聲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薦福信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五祖演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鼓隱嶽云日長夜短諸人還猛省麼

理安問云瑯琊秖知轉身句不識出身句

混混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欲相當免被旁人來覷見　白雲端

當用不犯體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秖因逢古鏡回頭覿面負慚惶　大洪遂

青天復青天打失髑髏前看看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靈隱岳

不設陷穽不揮霜刃一箭穿楊神目不瞬翻思昔日

李將軍射虎之機猶是鈍置 堂愚
嬰兒爲食苦飄零陌路逢親喚一聲知得阿孃腸斷處從教鐵漢淚如傾 梁柏可

瑯琊示衆與麼來者上關安排不與麼來者下間挂搭向上人來獨自淒淒暗渡江

國淸燈云買帽相頭看孔著楔瑯琊固是作家未免有分別在國淸則不然今歲未留門外客上下何妨安分居

瑯琊示衆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落在無事之鄉何故如此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徑山杲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瑯琊因僧問拈椎豎拂即不問瞚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怎奈何

寶壽方云瑯琊與麼答話可謂寶藏大開怎奈不遇高鑑功成浪施雖然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瑯琊示衆記得僧問老宿如何是佛宿曰不封不樹大衆會麼若不會重下注脚去也不封不樹以棘欒

不封不樹廓以棘欒乾天爲蓋厚地爲盤聚斂兮魂魄賢愚兮一棺日炙風吹無障閉千古萬古長漫漫

平陽忞

瑞州大愚守芝禪師 汾陽昭嗣 示衆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曰狸奴白牯總在者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

徑山杲云大愚若無後語洎合被狸奴白牯換却眼睛雖然如此也未免秤錘蘸酢

愚菴盂云大愚拈箇狸奴白牯還曾夢見麼

大愚因僧問通身是眼口在什麼處師曰三跳曰不會師曰章底詞秋能歌韻向春生

愚菴盂云大愚果有懸河之辯怎奈者僧無眼

大愚示衆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

應菴華云好語要且無來處有人辨得出與你一兩金

古鼎銘云宗師爲人如蠱毒之家置毒於飲食中未嘗不欲斷人命根雖然是寃者能有幾人 能

仁鑑云若不喚作一莖齏亦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但能飯向無心盌自有人提折脚鐺

殺活全機覿面提大家相聚喫莖齏後人不省者箇意祇管茫茫打野榸 松源岳

硬如綿軟如鐵諸人飲水須防噎堪笑灘頭老大愚至今弄巧反成拙 枯禪鏡

觚稜金碧照山高萬國珪璋捧赭袍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把鏡泣霜毫 鐵容一

大愚示衆豎窮三際橫亙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什麼自云蝦蟇

𩏩巖儲云祥符則不然豎窮三際橫亙十方拈起也至簡至易放下也同天同地不拈不放喚作什麼自云阿噓　雪巢松云大愚老漢提唱箇事可謂竭盡玄微祇得玉鳳金鸞分疎不下今日松上座敢將狗尾續貂豎窮三際橫亙十方拈起也縱橫自在放下也自在縱橫不拈不放喚作甚麼呵呵大笑云是甚乾矢橛

大愚問侍者曰你問訊了一邊立地是什麼道理曰不會師曰過者邊立者便過師曰無端無端

天寧琦云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廣鼠標云侍者却難得何以見得不因夜來鴈怎見海門秋

大愚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錘

鋸解秤錘無縫罅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許亂商量一任稱提四天下 白雲端

手把金鞭擊鐵牛大千世界任遨遊恒沙岸上相逢著默識無言自點頭 保寧勇

鋸解秤錘出老杜詩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懷玉宣

鋸解秤錘兩分明觸著猶能碎眼睛箇是紅爐親煉出古今能有幾人醒 廣鐵燈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 汾陽昭嗣 到瑯琊覺處瑯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堂問上座莫是舉

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瑯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徑山杲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老驀劄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　雲門信云拳來脚去本分鉗鎚若將破籃盛水救火笑殺旁觀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東山瀄云向二尊宿舌頭上打得箇鍬䦨過來方得道出常情非特不被是非絆却抑且即是非而作佛事不然君向西秦我之東魯

雲巖學云爍上座可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雖然若無瑯瑯唱拍相隨那能陽春白雪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似風恬并浪靜一江明月滿溪船大洪恩

奪得驪龍珠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向洪波裏撒手大家歸去來徑山杲

漁翁瀟灑任東西蘆管橫吹韻不齊夜靜月明魚不食扁舟臥入武陵溪夢菴信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眞淳盤古心心聞賁

揭天樓鼓噪紅塵偏地刀槍解出身結角羅紋隨處入銀山鐵壁是通津伊菴權

黑霧紛紛潑面來手持玉笏嘆悠哉電光影裏穿鍼眼線脚重重挑不開語風信

盡謂當關逢敵手更驚納款豎降旗明修棧道人皆見暗度陳倉却不知理安問

雲從龍風從虎北山晴兮南山雨放行也皓魄騰空擒住也須彌倒拄明暗交參敲唱雙舉無限魚蝦努眼睛扶搖贏得播寰宇百愚斯

倒握靈符懸肘後橫抽寶劍挂眉端大家拋出當陽看佛口蛇心輥一團眼月朗

後瑯瑯舉似慈明明日舉公見處纔能自了而汝負墮何以爲人

紀功敘殿老譚兵却要將渠此話行一夜秋風動鄉思八千子弟共歸耕理安問

法華示衆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
譚玄口不開
徑山杲云做賊人心虛　愚菴盂云大小法華龍頭
蛇尾　一指海云旣云譚玄爲什麼又道口不開乃
以如意擊案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來方始親
法華因僧問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曰洞庭湖裏
失却船
洞庭湖裏失却船赤脚波斯水底眠盡大地人呼不
起春風吹入杏花村雪菴瑾
南嶽芭蕉大道谷泉禪師汾陽昭嗣　同慈明山行遇一
毒龍湫師捉明同浴明掣肘去師解衣跳入霹靂
隨至腥風吹雨林木震搖明蹲艸中意師死矣須
臾晴霽師乃引頸出波間曰囫
理安問云谷泉拌得一條窮性命要驗天下衲僧却
被慈明老漢勘破　道峰珍云一人死中得活一人
艸裏蹲身總被天下衲僧勘破　資福廣云谷泉賣
弄若無慈明證據不免徒勞
谷泉到慈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
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日未在更
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置禪牀
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
今日始遇作家
天童華云二老漢當時若踢著臨濟向上底我等今
日飯也無喫還知薦福落處麼　龍翔訢云一人得
體不得用一人得用不得體如何敢稱臨濟兒孫你
若檢點得出非惟問他古人舊話亦免今日鈍置我
無傳和尚拈拄杖卓一卓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
眞金火裏看　天寧琦云錯下名言當時慈明怎容
得者風顛漢恁麼道更與一坐具看他作箇什麼伎
倆纔眼目定動便連棒趁出臨濟法道未致寂寥
兩陣交鋒出戰時旗槍倒卓鼓無槌絲毫不犯將軍
令獨脚機關各自提瞎堂遠
一文一武偶相逢說盡英雄各不同俱往長安朝聖
主姓名終是達天聰虛堂愚
好看兩虎上高山頭角低昂不等閒奪去攙來多意
氣淸風明月動人寰福嚴容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汾陽昭嗣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黑漆聖僧
聖僧黑漆實希奇莫把丹青點汚伊合掌燒香人不
敬寒山拾得笑攢眉 海印信
天聖到瑯琊琊問埋兵挑鬪未是作家匹馬單槍
便請相見師指瑯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打師
一坐具師亦打瑯一坐具瑯接住曰適來一坐具
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
尚饗瑯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
過後張弓瑯曰且坐喫茶
白巖符云二老相見可謂遇故鄉人說故鄉話然本
色固是本色未免俱帶些客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葉縣省嗣 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
嫩艸疎斜徑山泉帶碧流文章要滑水恥任列莊周
投子青
平地起骨堆三春震地雷祇聞千里去不見一人回
本覺一
平地起骨堆金毛獅子吼誰知無味譚塞斷衆人口
地藏恩
滯貨不入市行情何足論有期酬價者天遠自臨門
元初疑
浮山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
翁翁輥繡毬曰與麼則一句迥然開祖胄三玄戈
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
投子青云水深魚隱葉落巢疎復頌
月裏無根艸山前枯木花鴈回沙塞後砧杵落誰家
古殿莓苔滿天河斗柄垂金雞纔報曉玉女下階遲
天寧琦
舜目重瞳禪帝堯嘉聲千載奏簫韶聞音忘味成何
事草莽無由帝力驕 伴我侶
浮山示衆汾陽有三種師子句一超宗異目二齊
眉共躅三影響音聞若超宗異目見過於師可為
種艸方堪傳授若齊眉共躅見與師齊減師半德
若影響音聞野干倚勢異類何分所以先德付囑
曰若當相見切須仔細窮勘不得鹵莽

豹略龍韜妙有權超師寧復假師傳虎鬚倒捋渾閑
事鑑鼻生揩恣便嬛敵勝果然全勝緊輪機還刦占
機先天生邁種何人共獨許滹沱得一玄平國泰
浮山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正月孟春猶
寒
正月孟春猶寒從頭萬種千般昨夜虛空落地和風
搭在欄杆別峯印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石門聰嗣曰七佛是性隸萬
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曰七佛已
下出頭又自諾曰各自祇候
斷橋倫云喚七佛爲性隸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
有出身之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
何曾夢見大衆要見麼以拂子拂一拂云喚來一陣
春風動開偏園林百樣花
金山因僧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
何是短法身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
也師曰更有方圓在
理安問云古人一期施設可謂四棱蹋地檢點將來
也是隨語脉展演或有問山僧如何是長法身拄杖
六尺如何是短法身劈脊便打恁麼則法身有二也
擲拄杖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
別復頌
萬疊長江浪裏遊月隨漁父上扁舟釣竿收放憑吾
手不計工程得便休
都尉李遵勗見石門聰因堅上座來辭次尉問曰近離
上黨得居中都方接塵譚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
嶠訪雪嶺之淸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
堅曰利劍拂開天地淨霜刀纔舉斗牛寒尉曰恰
值今日耳聵堅曰一箭落雙鵰尉曰上座爲什麼
著艸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尉低頭曰今日可謂降
伏也堅曰普化出僧堂
芙蕖浴浪澄江淺紅蓼天風鴈影斜獨自晚來江上
望無邊秋色屬誰家粟菴鼎
宋內翰楊文公億見廣慧璉公字大年問廣慧曰某曾
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齩時如何寺曰一合
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者裏

即不然公曰請和尙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曳鼻勢
曰者畜生更跨跳在公有省有偈曰八角磨盤空
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
掌南辰後

梅翁杲云看者一道眞言直得天左旋地右轉雖然
是處池中有月誰家竈裏無烟任他大年說得悟得
向太虛空裏之乎者也爭似你諸人識取一句子好
且道是那一句喝一喝

內翰擊南斗倚北辰廣慧轉天關翻地軸寥寥千古
許誰知斷絃須是鸞膠續 石巖璉

白石鑿鑿韞瑜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 盧堂愚

文公問廣慧承和尙有言一切罪業因財寶所生
勸人疎於財寶而況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
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於財寶
慧曰旛竿頭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
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
愧

夜叉頭菩薩面鬼擣穀佛跳牆同門共戶不相識遇
古超今無寸長燈心敲破石頭脚扁鵲盧醫爭主張
或菴體

巳知客夢烟霞裏肯厭猿鳴夜雨中謾謂衡湘音信
斷年餘鴈陣過巴東 鐵容元

文公問慈明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慈曰切公曰
長裙媳婦拕泥走曰誰得似學士公曰作家作家
曰放你三十棒公以手拍膝曰者裏是甚麼所在
慈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呵呵大笑

風和日暖正春濃柳色如金花影重入到桃源舊遊
處一層峰鎖一層峰 柏庭永

全身撲入蒼龍窟拔得珊瑚幾樹來打落尋常柴艸
價換錢沽酒醉花街 月朗

大鑑下十二世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慈明圓嗣 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者便是麼師曰湖南長
老

天童華云大小楊岐話作兩橛且道薦福爲人眼在
什麼處　徑山琇云大小楊岐被者僧一問未免手

脚俱露　雲門信云要會三脚驢子落處須向驢胎
馬腹裏走一遭來也楊岐始不難
三脚驢子弄蹄行兩浙江南秋復熱西北風霜怯早
寒閉門愁見楊花落卍菴顔
法出奸生垜生招箭三脚驢子是誰親見若親見釋
迦老子那吒面佛照光
三脚驢子弄蹄行鼓動淸風入骨寒蹋破毗盧光影
斷不須平地起波瀾月菴果
一箭射落天邊鴈千人萬人落眼看不知此箭自何
來湖南長老何曾見中菴空
東風花暖色依依花處牆頭蝴蝶飛鼈姉不聞天子
敕太平晝夜不關扉語風信
强飮沽來酒羞看讀了書閒花更滿地惆悵復何如
鐵容玄
楊岐因慈明忌設齋衆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揑拳
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
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曰
和尙休捏怪師曰兎子喫牛嬭第二座近前打一
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
勢座擬議師與一掌曰者漆桶也亂做
法林音云當時不師反招其亂
一棚傀儡木雕成半是神形半鬼形歌鼓歇時天未
曉倘餘寒月挂疎櫺虛堂愚
楊岐聽勢印千差今古令人愛作家但握祖師三印
在不妨捏怪亂如麻圭堂居士
楊岐上堂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
治天下衲僧得一堪作甚麼良久云鉢盂口向天
妙喜杲云楊岐老漢大似溺却一船麻却來屎斗裏
掃　伏龍長云大小楊岐熟處難忘衲僧得一且作
麼生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鉢盂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鐵少林面壁謾多
年衲僧眼裏重添屑白雲端
衲僧一拶鉢盂口闊天下楊岐望梅止渴松源岳
楊岐因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
會唐言
西天人不會唐言端坐巍巍少室前剛被流支打箇

缺至今有理不能宣佛性泰

西天人不會唐言旱地雷聲徹大千九年面壁無人會玉兔金烏火裏旋無菴全

楊岐因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艸裏你又入深邨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起綱宗云作家相見縱奪可觀檢點將來不無滲漏發明臨濟四喝彷彿依俙者多四喝之餘爲之亂喝且道慈明是亂喝不是亂喝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光無煩一句論高價把手歸家笑幾場白雲端

試問人間有底忙好將春事報春光直饒日日花前醉一季都來九十場正堂辨

貓全捕血功虎備起屍德無奈阿勇何不傳上樹訣南巖勝

馬騎牛回豈是誇爛泥中刺當行家霜刃一揮全意氣坐令千載定龍蛇無菴全

璨若驪珠出匣輝鐵牛機印印全機桃花浪裏春雷疾追得風雲滿路歸理安問

電掣雷奔作者關相將輥入角尖頭同心繡就鴛鴦譜把手高歌上玉樓提菴敏

楊岐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反憶古人樹下居

破菴先云楊岐鬭勝不鬭劣秀峰鬭劣不鬭勝秀峰乍住沒親疎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

枯柳殘楊雪片輕艸堂墜落兩三楹板門久不關風月趙老葫蘆挂不成徑山信

楊岐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

堯舜垂衣萬國賓撥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艸木重霑雨露新白雲端

楊岐因白雲端參乃問受業師爲誰曰茶陵郁和尚師曰吾聞伊過橋遭跌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

端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師笑而趨起端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師曰汝見昨日打敺儺者麼曰見師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復駭曰意旨如何師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大悟

護國元云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則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槌打破擧拂子云還會麼棋逢敵手難藏與詩到重吟始見工

江上貪觀浪勢高被人奪却手中橈隨風飄蕩渾無主幸得漁翁借一舠紫柏可

殺活機籌格外操尋常那識笑中刀明珠晃晃形山上共鑑春風放碧桃古南門

鴆毒潛藏遊宴中殺人性命疾如風絲頭截斷聖凡路馬腹驢胎滅正宗默菴慧

楊岐入院陞座畢下座九峰勤把住曰今日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曰九峰牽犁楊岐曳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天寧琦於擬議處代峰便喝　龍翔訢云二老壎篪迭奏今古罕聞龍翔今日對衆舉揚貴要大家知有且道知有箇什麼祖翁田地無多子努力同心兩弟兄　南澗謙代云念兄今日新做長老

一曳耙二牽犁平田淺艸且相隨恰到饑時無艸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蹝上方益

金剛圈上生毛刺栗棘蓬抛熱𦦨騰百萬鐵騎衝不破風規從此擅縱橫山夫正

楊岐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却死柴頭且向無烟火

天目禮云淨慈亦有一頌自住南山寺年荒遇水災風淒蒲柳變不見故人來正恁麼時如何相思黃葉落白露點蒼苔

楊岐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

昨夜發新雷毒蛇離窟穴居常口不開蹋著迸鮮血 或菴體

肘後驀生閒落索風前忽布鬧叉撐那吒八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天童淨

楊岐金圈與栗蓬吞跳依前事不同大海都來一口吸更無南北與西東 照堂一

巨海垂香餌漫天布網羅從他吞跳者我祇笑呵呵 天童悟

東十八鬲西十八鬲南十八鬲北十八鬲無救無遮八寒八熱當墮畜生地獄罪畢 漢關險

楊岐問僧雲深路僻高駕何來曰天無四壁師曰蹋破多少艸鞵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又作麼生曰你看者老和尚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

高駕何來釣象犀翻身全不帶纖泥驀然一喝高千丈劫外相看誰得知 圭堂居士

宗鑑法林卷三十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十二世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慈明嗣）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在上座生緣在何處正問答時却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罕有契其旨者因目之為黃龍三關

龍翔訢云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法雖行而先王之道廢矣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絶　瑞鹿信云我手何似佛手上大人丘乙巳我脚何似驢脚化三千七十士人人有箇生緣爾小生八九子上座生緣在什麼處佳作仁可知禮也復云黃龍設三關撈摝四海英靈大似布漫天網被山僧一時收下了也現前大衆還委悉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盧山圓通旻古佛云昔見廣辯首座收南禪師親筆三關頌諷誦無遺近見諸方傳寫不全又多謬舛故茲錄出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

我脚驢脚并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

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

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颭風濤（總頌三）

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過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

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為君舉為君舉貓兒偏解捉老鼠

佛手纔開古鑑明森羅無得隱纖形朝朝日日東邊出多少行人問丙丁（照覺總三）

驢脚伸時動地輪大洋海底播紅塵惟餘庭際青青柏一度年來一度春

垂問生緣何處來到家禪客絶纖埃毗盧刹海周遊

也休說峨嵋與五臺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 湛堂準三
我脚驢脚放過一著龎老笊籬淸平木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亭撑船
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然撩起便行也是
鬼窟裏走諱不得張無垢三
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黏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
自遭他老鼠藥吐不得
人人有箇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到四禪天
者驢猶自在旁邊殺得工夫
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
子七歲傳衣便會禪橫川珙
黃龍參慈明於福嚴明曰書記參雲門禪必善其
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
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鵶鳴鵲噪皆應喫
棒師乃炷香作禮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
勘破了也那裏是它勘破處師汗下不能答次日
又詣室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
你作罵會那師大悟述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
婆勘破有來由如今四海淸如鏡行人莫與路爲
讎明始頌之
錯錯戲海獰龍沖霄遼鶴老慈明無著摸笑裏重重
露拴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石林鞏
死水如何養活龍終歸大海鼓腥風天教一霎風雲
變迸出臺山烟雨中竹屋簡
黃龍因僧問不去不來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峰頭
倒卓曰却去却來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
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畫雙眉傍人筆力强傳
寫戶外如何見得伊本寂觀
黃龍住黃檗時室中每舉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
菜衆皆下語不契一日勝首座曰猛虎當路坐師
退黃檗與勝住
道峰珍云鐘樓上念讚南斗七牀脚下種菜北斗八
直饒道箇猛虎當途踞未免猶涉離微喝一喝去却
七拈却八無柴波斯吹觱篥
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猛虎當路蹲時人俱不會

黃檗花開自有時明州有箇憨布袋照堂一

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死急徑山杲

黃龍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作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曰吩下座

翠巖眞因藏主問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什麼人巖云腦後見顋莫與往來　天童傑云一手不獨鳴兩手鳴摑摑豁開三玄三要捏碎佛祖標格村歌社舞得人憎勝似當年白拈賊　天寧琦云山僧則不然第五種不易是什麼人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五磊權云山僧則不然第五種不易是什麼人無漏國中留不住浮幢王刹任分身

黃龍因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

翻手雲覆手雨與奪更誰可相許丈夫行履合如斯那管春寒幷秋暑粟如翰

黃龍因僧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猶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

百丈勘云黃龍一向具戲豬狗底手脚今日被者僧折倒既是千鈞之弩不發鼷機爲甚破的

黃龍因禾山普參山善經論兩川號爲義虎問曰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物因緣意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師曰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師曰智者道場關王打供結緣住幾時何妨山良久再理前問師俛首山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

黃龍一唾絕遲疑笑殺旁觀又可悲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棲遯庵演

霧裏塔如夢樹中山欲行艸溪停泊處隱約見孤城童求昱

黃龍示衆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如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

不受

平陽悉云山僧不比黃龍小家子禪如是二人同到

能仁一齊安下何故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慈明圓嗣)在金鑾同善侍者度夏

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知其未徹一

日同山行次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謂師曰若向

者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

之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

洪濤怒咆渡頭生棹短舟橫截未能若解離鉤施返

躑管教四海浪清平(獨超方)

翠巖因首座不安問曰色身病法身病座曰早來

承侍者相問師曰泥裏洗土塊曰和尚慣用此機

師曰夜來帝釋冠爲甚麼落地座無語師曰南山

起雲北山下雨

一重烟水一重雲水沒橫塘路不分堪笑途中流浪

客茫茫忘却故園春(聖儀)

梧桐一葉著霜燒化得琴來尾半焦爭怪沒弦聲斷

曲惹添風雨奏江濤(漢關樞)

潭州道吾悟眞禪師(慈明圓嗣)僧問凝然便會時如何

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

神鼎揆云凝然便會去澄潭不許蒼龍蟠言下覓端

由早成不快漆桶直饒萬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畢

竟如何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復頌

道人去住總無家何累渠儂畫足蛇幸自一身輕似

箭那堪枉上又添枷

作客曾經北地苦行人漫唱鷓鴣詞分明月在梅花

上看到梅花早已遲(元菴微)

俊鶻高翔極盡空白雲深入緲無窮萬牛輓得清風

轉猶涉鄉關路幾重(緣止緣)

越州姜山方禪師(瑯琊覺嗣)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

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蹋破

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

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特地告虛空曰

雷鳴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

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

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如何不動尊觸著無停處

明明鬧市頭深深海底渡鐵鷂無毛掠月昏俊鶻穿雲天正曙機機踢機箭鋒拄何如天外展雙眸莫把是非來入耳天岸昇

不動尊活鱍鱍珠盤宛轉春回壑去留皓月印寒潭舒卷彩霞飄碧落雲垂萬里鵬翅展千年鶴錯錯淸風八面何寥廓遠菴僼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瑯琊覺嗣上堂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鷄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至師曰適來錯抵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理安問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忽然賓主互換未免有得有失若道興教是主怎奈被省宗不肯若道省宗是賓因甚却寄棒打雪竇還委悉麼不因夜來雁爭見海門秋　頤石圓云興教放去較危省僧收來太速祇如三十棒寄打雪竇意旨如何羣羊綫挂角獵犬覓無踪

當陽不斷奈伊何好語翻令落節多理得絲綸垂下釣禹門三級起風波三峯藏

悄悄寒風深雪夜虎嘯猿哀聲不借東土西天齊乞命誰更人前誇重價使乎使乎知未知年年花落乳峰下夫山儲

龍門大啓納英流且喜他人踞虎頭放去太賒收太速遊看片月海門秋天章玉

雁來空布雲中字魚去徒翻水上花此夜月明人盡望不知明月落誰家鐵帆舟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大愚芝嗣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寶壽方云雲峯老漢大似當臺鏡子祇會照人殊不知自已未出方丈時早已喫交了也

雲峰因僧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巔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
徑山杲云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參學事畢
雲峰因僧問如何是心地法門師曰不從人得曰
不從人得時如何師曰此去衡陽不遠
徑山杲云雲門卽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
不得人得時如何看脚下法林音云借人箸喫飯
金明進云金明卽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
不從人得時如何劈脊便棒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谷隱聰下 龍華嶽嗣）因尼參師
曰待來日五更三點入來師侵早紅粉搽面而坐
尼入見驚而遂悟
僧中女子滿面慚惶女中丈夫一笑承當從今醜態
難回護不必臙脂紅粉糍（朝宗忍）
老覺情閑似太孤五更糍點接師姑雖然巳中烽烟
計粉面脂唇洗得無（山茨際）
大鑒下十三世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楊岐會嗣）示衆此事如萬仞崖頭

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撲到底祇是捨命不得法
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也擲下拄杖
擬從險處放身時那箇商量不皺眉不動毫芒親到
底眼睛皮綻蓋須彌（虛堂愚）
說盡荔枝滋味好憐兒不覺傷華藻更將剝淨置人
脣到口便宜誰解討（六也雪）
白雲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艸上現
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雖有瓊樓玉殿
却被一莖艸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
相手未曾容易舞三台
徑山杲云一莖艸上現瓊樓玉殿決定可信瓊樓玉
殿被一莖艸蓋却莫被他熱瞞徑山恁麼道爲巳得
一回汗出者說未得一回汗出者切不得動著　天
寧琦云拈却一莖艸瓊樓玉殿在什麼處到江吳地
盡隔岸越山多　笑巖寶云白雲大慧俱善抑揚當
時則不無怎奈撲鼻汗臭氣在　佛日晳云隆安卽
不然不須汝諸人汗出但祇饑來喫飯困來打眠
金谷年年烟雨中一莖誰解舞春風庭花引起愁無

限泣殺江蘺兩岸紅天水廣

九變將成曲三終必盡儀國風由是正王化自雍熙覺圓胤

白雲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語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破方知自己原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

獅林則云白雲被鐵壁覷透打失一雙眼睛　伏龍長喝一喝云用鐵壁作麼　寶掌白彈指一聲云百雜碎

白雲謂東山演曰有數禪客從廬山來教伊說亦說得明亦明得頌古亦作得祇是未在演疑久之乃悟曰從此出一身白汗明得下載清風

佛眼遠云某甲侍先師舉此因緣謂某甲云參學須是一時放下方得安樂大衆還見得否乃頌

放得下好脫灑放不下牛拽耙堪笑諸方老古錐打鼓說禪無尾欄無尾欄不驚怕可嗟訝解蹋毗盧頂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尋得桃源欲避秦無端又被賊來侵而今匹馬風前過敗國亡家恨轉深素弘理

白雲因提刑郭公甫謁示衆夜來枕上作得箇山偈謝功甫大儒說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偈非惟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晦臺承云白雲老人要與天下衲僧脫却著肉汗衫殊不知更爲天下衲僧加上鶻臭布衫

白雲上堂舉一則公案布施大衆良久曰口祇堪喫飯

白雲舉古直是希奇口堪喫飯少有人知諸禪老莫遲疑〻飽自然忘百饑邇菴演

白雲因僧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去此二途請師別道師便喝僧曰從來疑著和尚師便打僧曰作家宗師師曰也不消得僧禮拜

伏龍長云者僧道從來疑著和尚是肯語是不肯語白雲便打是賞伊是罰伊選佛若無如是眼直饒千載亦奚爲

白雲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麼處良久曰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

清溪流過碧山頭空水澄鮮一色秋□□□塵三十里白雲紅葉兩悠悠拳石沃

神仙祕不住西東祇在空濛紫霧中蹤跡深知不可覔擬相尋即隔千峰林閒遁

白雲上堂一句道得盡與佛祖為師一句道不盡與人天為師今日作麼生道乃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南嶽際云山僧則不然一句道盡與人天為師一句道不盡與佛祖為師且即今作麼生道乃云家家門前火把子　晦臺承云若有一句孤負佛祖若無一句落賺人天道盡道不盡自救不了諸人又作麼生良久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白雲上堂見衆集乃拈拄杖曰大衆會麼復卓一下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幾回雲水又拕泥年老心孤不自知遊子不歸空悵望一溪流水落花隨無菴全

從欽金蓮出畫堂懶搽脂粉豈塗香春風一曲無人會倦倚闌干欲斷腸仁趾譽

白雲住開通示衆離離離是遣情離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情作麼生遣下座背包竟去

禮敬□云端祖可謂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山僧雖做他脚下兒孫却又同途不同轍移步不移身何故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大衆且道端祖底是山僧底是喝一喝云放教冷來看

白雲因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師曰眉毛在眼上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祇在蘆花淺水邊月庭忠二

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舒青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

條風布暖弄晴沙郊外烏衣點翠霞漠漠烟凝千嶂

寂畫樓簫鼓有人家拙錄話
白雲示衆金蘂叢叢帶露新采來烹茗賞佳辰浮
栖何必須宜酒但有清香自醉人
了菴欲云白雲老人大似巧媳婦做出無麪餺飥惜
乎知味者少開福效顰亦有一偈重陽黃菊未成花
落帽無勞憶孟嘉但得靑山常在眼不妨流水去無
涯　愚菴及云白雲開福大似徐六擔板各見一邊
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時移節換是尋常過了重
陽又一陽人事自生今日意黃花只作去年香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楊岐會嗣　示衆釋迦老子四十九
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
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誰是後
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
顧衆曰且喜天下太平
寶壽方云保寧道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不知早自剜
肉了也又道天下太平不知早自作亂了也
烟暖土膏農事動一犁新雨破春畦郊原渺渺靑無
際野草閑花次第生虛堂愚
保寧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
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
四箇作隊窈窈窕窕飄飄颻颻向前村後村折得
梨花李花一佩兩佩
南堂欲云保寧大似二八少年風流才子一向賣俏
於唱教門中足可觀光衲僧門下正好喫棒何故禾
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能仁鑑拈拄杖云者裏則不然白雲爲蓋流水作琴
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春水深　愚菴及云右
軍筆畫入石三分李杜文章光燄萬丈老保寧可謂
盡善盡美檢點將來未免笑破衲僧鼻孔何故要且
無佛法道理普慈又作麼生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
綫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龍池微云保寧恁麼
道雖則風流逸格事理雙彰未免向百花爭豔處著
脚若是秋空皎月木落飄金千山露骨萬水澄渟總
未知消息在
保寧示衆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
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拄

杖曰總在者裏還會麼蘇嚕蘇嚕悉哩悉哩

靈隱岳云老漢大似業識茫茫無奈船何打破戽斗

古林茂云靈隱攫出心肝要且未見先保寧在山僧今日重爲拈出會盡萬法一如拈却金圈栗棘也是泗州見大聖

保寧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當說什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石霜尊云大小保寧元來膽小山僧卽不然若說佛法供養大衆如龍得水若說世法供養大衆似虎靠山去此二途又作麼生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保寧上堂有僧禮拜起以手向懷中作取物呈似勢師左顧僧又作獻勢師右顧僧復作接物勢師以手直下指僧擬議師曰祇有者箇更無那箇僧以手畫一畫師曰果然僧歸衆師呵呵大笑

玉得荊山價倍高逢人猶欲把光韜珷玞徒自區區獻終殞楚王笑裏刀 瀾菴怡

保寧上堂以手指上以手指下曰者是釋迦擧拳曰者箇是迦葉合掌曰者箇是阿難展手曰者箇是甚麼羞慚殺人

雪菴嵩云保寧固乃如是未免汗馬徒勞若據盤山則不然以手指上指下曰者箇不是釋迦擧拳曰者箇不是迦葉合掌曰者箇不是阿難展手曰且道是甚麼復搖手曰說話不投機盡是閒言語

保寧示衆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檻外雲生簷前雨滴磵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靈然不涉去來今三界都盧一點心檻外春風春蛺舞門前楊柳曉鶯吟 丹霞淳

潭州茶陵郁山主 楊岐會嗣 因廬山有化士至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噁凡三年一日乘驢過橋一蹋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因此更不遊方

薦福璨云郁山主向驢前馬後邉得些些便乃誇張

衒耀以當平生參學拈拄杖卓一下云開先今日為伊一鎚擊碎了也顧左右云莫有不甘者麼靠拄杖下座

失脚溪橋兩眼枯錯將魚目作明珠直饒塵盡光生也照破山河夢見無 無準範

斗笠騎驢過水西莓苔朝雨滑如泥不妨一蹋溪橋斷回首青山天際低 大巍倫

一跌成狼藉茶陵路轉迂却將泥彈子認作夜明珠 葛廬覃

比部孫居士 見楊岐會 一日楊岐來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曰此是比部宏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有省

棒下血淋淋眞鍮不博金鴛鴦親繡出休更覓金鍼 雪堂行

宗鑑法林卷三十一

宗鑑法林卷三十二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十三世

隆興府黃龍晦堂祖心禪師 黃龍南嗣 因黃山谷乞指徑截處師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如何理論公擬對師曰不是不是一日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師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師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師曰祇要公到家耳

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桂送幽香 石溪月

學海波瀾卷未乾幾煩仙履上林巒天香吹落秋風老不覺相攜到廣寒 石林鞏

水邊林下舊生涯夢裏還家未是家昨夜月明歸興動西風一陣木樨花 雪機綱

木樨花香吾無隱一堆火後幾曾藏夜深不用挑燈火盡有牀前明月光 竺菴成

晦堂與夏倚公立談墾論至會萬物為自己者及

情與無情共一體處時有狗子臥香桌下師拈壓尺擊狗又擊香桌曰狗有情即去香桌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師曰纔涉思惟便成臢法何嘗會萬物爲自己

瑞巖愠云黃龍老漢傷慈不少公立如入寶山空手而回諸人要會萬法爲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麼提殺有情狗子碎却無情香桌盡情收拾將來與他一團東縛抛向東洋大海自然灑灑落落雖然更須知有項門一竅始得拈拄杖擊香桌云阿喇喇阿喇喇登山脚膝酸喫水舌頭滑十字街頭石敢當對月臨風吹尺八　平陽忞云抽釘拔楔即不無瑞巖怎奈傷鋒犯手何如有情狗子仍教他守夜無情香桌且留來使用諸人要會萬法爲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麼且聽拄杖子爲你著力擊香桌一下

晦堂室中竪拳示衆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未審喚作什麼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亦語先分付若將見解上門來他家自有通霄路 道場林

背觸人難會憑君仔細看片雲纔出洞遮却面前山 雪巢一

晦堂一日齋時聞版聲乃喚打版行者打五棒須臾鐘鳴又喚打鐘行者打十棒却呵呵大笑衆纔坐定師乃入堂白椎曰大衆齋畢便歸方丈

永寧鼎云行者喫棒自是話行天下要問黃龍老漢還得飯喫也未

隆興府寶峰雲菴眞淨克文禪師 黃龍南嗣 參黃龍不契見香城順城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請住持勝首座曰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城曰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便住黃檗佛法未夢見在師大悟方知黃龍用處

十字街頭石敢當離家日久却忘鄉鱸魚畢竟江南美蓴菜浮波橘正黃 三宜盂

寶峰因黃龍南曰適令侍者卷簾問渠卷起時如何渠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渠曰水洩不通

不卷不放時如何渠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龍喝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視旁僧師却指之曰祇者師僧也未夢見龍大笑

白巖符云黃龍道渠無語汝作麼生若是今時學者十個五雙便向他不卷不放時著倒是他寶峰却不恁麼寶峰道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若是如今師家不是蠻罵便是瞎棒是他黃龍却不恁麼且道他父子節文在甚麼處覿面當機雷電疾還他家富產兒嬌雖然總不禁旁僧冷笑

寶峰示衆今朝九月一夜來霜氣寒當知門外路一一透長安喝一喝

瑞巖慍云老賓淨向淨潔地上撒屎撒溺當時一衆甚處去也山僧敢將狗尾要續其貂今朝九月一山風吹面寒知音千里外白鴈報平安是則是未見作家不見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寶峰自香城歸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處去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曰脚下鞵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得曰何嘗得自在師指鞵曰何嘗不自在龍領之

資福廣云黃龍攻其所不守寶峰守其所不攻衝車臨埤火箭飄空敵手相逢勝負難決艅艎鷁喚隨聲應奪得荊蠻一箇船且道賓家分上主家分上

寶峰上堂衲僧門下無非過量境界自在禪定喝一喝曰豈不是過量境界又謦欬一聲豈不是自在禪定呵呵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雲居莊云徑山則不然拈拄杖云得之於心事事無礙應之於手法法圓成靠拄杖云宅家自有通霄路不向如來行處行

寶峰因諸山聚會佛印元禪師後至問曰雲居何來遲印曰爲著艸鞵從歸宗肚裏過所以遲師曰却被歸宗吞却了也印曰爭奈吐不出師曰吐不出卽屙出

永寧鼎云我若作寶峰待云從歸宗肚裏過遂搊住

云且道盡膽毛有幾莖直饒佛印盡其伎倆也作手
脚不及
　寶峰華嚴六頌事事無礙頌曰事事無礙如意自
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淫房未還酒債十字
街頭解開布袋
一指海云者裏即不然事事無礙如意自在食不論
饑睡懶解帶見惡不瞋見好亦愛一生從來不會揑
怪且道山僧底是寶峰底是
　寶峰示衆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蘿薜纏羅
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
天童華因僧問此理如何童云他是關西子愛說川
僧話
　寶峰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盋盂裏
屙矢淨缾中吐唾執法修行如驢曳磨
鏡堂淸云聞說關西子沒頭腦原來祇在者裏然端
將世尊三大阿僧祇劫所立禁戒一一滅裂殆盡乃
喝一喝當時若有人下得者一喝不惟表參學眼正
且使洞山向去做個本色宗師不敢向淨白地上胡
屙亂唾驀拈拄杖莫有爲洞山抱不平者麼拿拄杖
出擬張要免亦不遇
　隆興泐潭洪英禪師黃龍南嗣僧參拜起便垂下袈裟
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狠烟息弓銷壁
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
到烏江畔知君不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
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
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漢
　瀛山誾云將軍節制屈殺偏裨當時者僧何不道賊
賊便出　如菴彰云者僧衝鋒抗敵不覺腦後著戈
泐潭雖能布長蛇大陣怎奈無生擒活捉之機顧左
右云者裏還有不顧危亡單刀直入者麼如無看山
僧向餓虎口中奪食去也拈拄杖一齊趁出
破趙收燕主闔才輸機奪轉勝籌來通身是膽衝鋒
便戰出重圍又被圍雪關誾
　吉安龍慶閑禪師黃龍南嗣因問訊次龍曰據汝知
見祇得上梢不得下梢師曰某甲上梢亦得下梢
亦得龍曰如何是上梢師曰風過樹頭搖龍曰如

何是下梢師曰刀斫斧鑿龍曰老僧即不然師曰如何是上梢龍曰頭鬅鬙耳卓朔師曰如何是下梢龍曰緊捎艸鞵師曰謝師答話龍便喝

時人祇見蘆花白不見蓼花開又紅若問樹頭的的意西風昨夜到梧桐鐵機肩

龍慶因黃龍問得座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龍曰你與麼說話猶帶脣齒在師曰某甲祇如是和尚又作麼生龍曰近前來與汝仔細說師撫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日捉敗龍呵呵大笑曰一等是箇精靈

三昧眞云龍慶只知捉敗黃龍不知被黃龍捉敗三昧恁麼也帶脣齒此便是三十年底施設也請勘之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黃龍南嗣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鍼

酬機也祇看來機善打圍兮贏得圍擬騁驊騮千里步金鞭被我掣將歸六雪閣

黃檗積翠永菴主黃龍南嗣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曰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師曰試舉似看奇乃敘所得師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告偉偉曰汝非永不非奇愈疑走積翠質之南公公大笑之師聞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古錐

陽山項云三個老漢綿裏有鍼泥中有刺明賞暗罰則不無若是衲僧巴鼻天地懸隔何故不合說是說非

韶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浮山遠下淨因臻嗣僧問離上座之寶刹登延慶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月明曰忽遇櫓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

瀛山誾別云或有問山僧如何是不動尊祇向道燒香禮拜著

大鑑下十四世

蘄州東山法演禪師白雲端嗣參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丁寧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雲印可之

妙喜杲云山前一片閒田地元來記得在叉手丁寧
問祖翁祇爲契劵不分明幾度賣來還自買雖爲牙
保人爲憐松竹引淸風喝一喝云乞兒見小利 文
峰玉徵云賣來還自買卽不問諸人且道畢竟喚什
麼作一片閒田地直饒你道得分明我更要問你討
契劵在
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淸風痛自憐堪笑夢中誇富
貴覺來那値半文錢 遯菴演
忍死丁寧見白雲一杯鴆酒十分斟若教不飮空歸
去田地無由被陸沉 竹屋簡
人情得富便稱强松竹淸風不掩藏何似羲皇北牕
下解衣高臥納餘凉 理安問
愛他風雪耐他寒獨自凄凄把釣竿夜靜雲開孤月
露不堪看處也堪看淸風下載月色將闌拋綸假寐
倚闌干 天水廣
東山曰老僧遊方十餘年參數十員善知識將謂
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後又到白
雲因齩破一箇鐵酸餡眞是百味具足且道餡子

一句作麼生道花發雞冠媚早秋何人能染紫絲
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鬬不休
靈隱嶽云東山恁麼說話猶欠悟在
白雲鐵酸餡衲僧難下口忽然齩得破大作獅子吼
月菴果
東山出隊歸示衆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失却
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甚處著一分奉釋迦
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峰頂郛云山僧出隊五個月眼睛鼻孔無差別有人
問我祖師禪劈頭拄杖要見血祇如遇釋迦牟尼佛
多寶佛塔又作麼生乃和南云恭惟合山頭首久別
衆慈萬福萬福 徑山杲云徑山出隊八十餘日鼻
孔常與眼睛相見亦無祖師禪可失亦不曾拾得骨
董則無以奉釋迦牟尼佛亦無以奉多寶佛塔畢竟
得箇甚麼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東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
的的當陽句明明箭後路著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兎
徑山杲

口是禍門電掣雷奔波竭出海震動乾坤鼓山珪

東山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阿那箇字師曰鉢囉孃曰學人祇問一字爲什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

昭覺勤云迅雷不及掩耳　仰山欽學畢卓拄杖云十卜千千　甄峰承云利似倚天長劍鈍如無孔鐵鎚　天目律云者僧問個切脚東山乃恁麼答且道是什麼義紅塵堆中花街柳巷僻谷窮山白雲澹蕩脣上必弁班豹剝舌頭當的帝都丁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菴招

一大藏教是切脚東山切得鉢囉孃胸中憤氣盤不得忽作虹霓萬丈長即菴覺

誰家𦊆閣露嬌娘滿頜梅花別𢶍粧著眼且須親看破莫聞聲外喚檀郎夾山豫

子晉廟前山月明人間往往夜吹笙鸞吟鳳唱聽無拍多少霓裳散序聲鐵容元

東山示衆四五百擔麥二三千擔稻好箇休糧方耆婆不得妙

靈隱嶽云東山老人好語祇是探頭太過香山有個方便也要諸人共知透得金剛圈細嚼鐵酸餡一飽忘百饑始信不相賺　伏龍長云管取有錢常住不無演祖若是將無作有拔貧助富還他無明老漢始得米不蓄一粒菜不栽一莖任渠往來者喫得飽膨脝

東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肥從口入

老去眉鬚似雪霜元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事一度思量一斷腸佛鑑懃

牙根爛嚼眞彌勒腹裏橫吞老釋迦大地虛空皆得飽者回不到負檀家心聞賁

東山示衆釋迦彌勒猶是它奴且道它是阿誰便下座

開聖覺因東山擧問答云胡張三黑李四山然之時圓悟爲首座乃云好則好恐未實次日入室山仍擧前話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也山云道什麼云胡張三黑李四山云不是不是云和尚爲甚昨日道是山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大悟　萬峰蔚云你還識他

麼不離者個卽者個我是阿誰誰是我不審不審蹉
過蹉過　平陽悉云大小東山將常住果子私自受
用天童則不然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高聲召云大衆今晚小盡二十九普請大衆喫茶去
拈拄杖驟步下應供堂　鐵佛原云諸人要知東山
端的麼問取古廟裏中央第一尊泥塑土地位下黑
將軍　隱明綸云大小祖師原來膽小道不得何不
問我炭墼子復云炭墼子莫潑水擬擡頭千萬里
老年經節臘樂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解愁
南堂靜
釋迦彌勒是他奴古今禪流知也無好酒不須懸望
子酢酸何必挂葫蘆野牛平
孤峰高臥且忘身那管親王與重臣自有一雙靑白
眼未曾輕眎等閒人翠霞寧
寂寂簾垂無影象六街月鎖不逢人怪來九五尊嚴
甚祇爲從來不對賓眉淚滄
　東山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忤逆聞雷
從前忤逆怕聞雷不似大蟲看水磨孤峰頂上要同

行十字街頭還共坐鼓山珪
者僧苦下打斧拳霹靂聲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
鳥劈開滄海取龍吞東山空
　東山示衆我有一物不屬凡不屬聖不屬邪不屬
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
瑞巖愠云大小五祖何異宋人以死鼠爲璞山僧則
不然世有一物在凡屬凡在聖屬聖在邪屬邪在正
屬正萬事紛紛何須號令拈拄杖卓一下　拙菴朴
云淸溜溜白滴滴描不成畫不出覷著則眼睛瞎擡
著則腦門裂且道與演和尙道底是同是別
　東山問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眞底
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踪
由行人莫問來時路普融藏主
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閒擧著便諳誵夜來一陣狂風
起吹落桃花知幾多慈受深
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或菴體
良宵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闌愁未

歇忽然天曉一時休且菴仁
憶昔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
處寂寂無人艸自青萬菴柔
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
笛大家留取倚闌看雪菴瑾
數聲羌笛最關情去路遙遙恨不勝彷彿暮雲歸未
合遠山無限碧崚嶒惟菴然
慣攜書劍走江湖白手成家事豈孤曾憶當年作客
處也聽人前唱鷓鴣濟水洗
初三初四月朦朧不似金鉤不似弓誰把玉環敲兩
段半沉滄海半懸空大咸咸
無端鑿壁暗偷光春氣紛紛意渺茫蝴蝶空餘魂夢
冷枝頭狼藉不成香慧昱
翩翩黃鳥叫關關洞口雲深艸木寒一陣和風吹曉
幛滿庭花露泣闌干蟠溪膺
斗柄初回日漸長羅浮春色十分香一枝橫亞清波
上引得遊蜂上下忙慧鑒融
與郎分袂侍郎行一對鴛鴦畫不成枕上夢回春靄
寂透簾斜月照孤衾侶巖荷
東山示衆前回底今日使不著今日底後回使不
著使不著重遭撲自古至於今誰錯誰不錯忽有
箇漢出來道白雲不是今日錯自日錯
保寧茂云扶豎臨濟正宗揭示楊岐奥旨還他東山
始得雖然也是泥裏洗土塊山僧即不然去年底今
年用得著今日底後日用得著用得著重拈却一步
闊一步一著高一著或有個漢出來道長老與麼說
話也是無孔鐵鎚祇向他道若是無孔鐵鎚正用得
著
東山垂語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將什麼對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言也弄物不知名
月林觀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攔顋劈面拳直下會便會
無門開
東山示衆譬如水牯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了
因甚尾巴過不得
天童華云者樣說話多年在肚皮裏信知天下無人

理會所以密之三寸今日拈出致問諸仁者既是大底俱過了爲甚尾巴過不得　瑯林則云者個是東山演祖不了事處老漢參方三十年也有兩件不了底事是那兩件事饑來要喫飯困來要打眠　虎丘森云今爲諸人說個譬喩如蝶螟蟲能向火燄上作窠因甚閻浮大地無他棲泊處良久云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天花悅云諸人還會也無若也會得未免白日見鬼若也不會亦未免白日見鬼　大梅犢云過得過不得則且置畢竟喚什麼作牛尾巴良久云遍界不藏全體露絲毫有見事還差喝一喝

龜木眞靈物都緣不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如菴用

浪靜風恬意轉殊滿天星斗月輪孤時人休戀一湖水來上扁舟泛五湖鐵關樞

功齊功化何曾了已到家鄉未徹頭直須翻轉乾坤也楊子江心水倒流瑞白雪

髑髏謾說遇知音天上人間亦浪尋敲到第三雙眼直誰知枯木有龍吟谿堂品

玉人夢暖不知春轉棹蘆洲雪月傾耕破扶桑雲萬里等閒換步喪通身通身喪絕伎倆尾巴不在牕櫺上南山雲起北山雨平地滔天翻白浪寧遠地

神龍脫骨躍天飛尙憶寒潭春水湄霹靂一聲魂膽落九霄從此去無依雪含數

塊雨條風三月天暖風何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芳客誤聽黃鸝作杜鵑敏學聖

賊賊何故牕櫺過不得曾遭毒手墮深坑尾巴尖上酬恩德報君知重擊節鍋子不在新羅國卓靈常

風敲月戸良同冷雨打茅堂暑亦寒高臥懶尋人事俗詩腸僅比酒腸寬自聞宜

陳年心事總消磨老去光陰白髮多高閣凌煙名不挂風前慵聽太平歌瑩章玠

風雨無端妒落梅紙牕竹榻亂聲來一場好夢都驚散蓬戸無人門自開綠雨蕉

東山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纍箍曰見後如何師曰靑布遮前曰未見時因甚

百鳥銜花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花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徑山杲云師翁雖則善赴來機怎奈語驚時聽徑山今日有兩語要與師翁相見牛頭未見四祖因甚百鳥銜花獻茅屋上安鴟吻見後因甚不銜花獻佛殿裏掘東司　靈巖儲云徑山因是別展旗槍未免分作兩處國清亦有一語要與徑山相見牛頭未見四祖因甚百鳥銜花獻不快漆桶見後因甚不銜花獻不快漆桶且道東山底是徑山底是國清底是一僧繞出清云不快漆桶

玉花金草滿籬東翠竹蒼松趣更濃杜宇一聲清夢斷月明寂寂萬山空大善[illegible]

宗鑑法林卷三十二

宗鑑法林卷三十三

集雲堂　編

大鑑下十四世

東山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麼衆無語自曰孫臏今日開舖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無端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滿面慚惶無著處低頭依舊入烟蘿高峰妙

忽然平地掘深坑埋沒艮家多少人大似颺灰空裏去歸來不覺一身塵徑庭宗

蘆花深處靜垂綸雨夕烟朝春復春放徧扁舟幾寒水竟難逢個獨醒人鐵容元

東山示衆今夏無可管顧諸人近作得一家讌遂擡手曰囉囉招囉囉搖囉囉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

薦福璨云老東山龍肝鳳髓百味具足怎奈美食不中飽人餐　伏龍長云一個鐵酸餡百味具足知他祭了多少閒神野鬼直饒一畝百雜碎到者裏急須

吐却

東山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

理安問云大小五祖弄巧成拙　寶掌白云會麼山僧今日不惜舌頭與諸人略爲道破良久云摩斯吒心肝要且不在樹頭上　寶峰弁云賊不打貧家

法林音云人之性命第一離却○若要離却○先須識得○若是眞○人搖手云斷不○○

一二三四五六圈心肝粉碎髑髏穿若將方木投圓竅醜婬爭教得少年高峰妙

鬼爭漆桶顯顢頇擲去抛來細自看匝地一聲箍爆折六花迸裂不成團古帆檝

弟兄五六像孃生聲氣相同總一門黑漆崑崙須著眼莫將名字錯評論劍關範

上山下山入山谷溪中落日留我宿本意逃名入市廛那知名落今人目鳥喃喃花簇簇幾片閒雲挂松竹咄君子哉若人愼幽獨雲壑弁

蒲蘆銜青蟲終朝呪類我青蟲皮膚脫飛出盡蒲蘆

止谷聲

東山示衆白雲不會說禪山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棙兩片東扇西扇

月江印云五祖老人蓋爲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育王不會說禪破屋覷見靑天等閒從頭蓋覆寧免紙裏麻纏但願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

東山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靑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來元來靑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宅道老和尚看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宅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者裏拔本

天寧琦云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白巖符云五祖是從那邊過來底人胸次間要禪道佛法氣息一點也無故能向虛空中建城雉海面上架樓臺雖然尙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得此人許你具透關眼

東山舉昔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曰你道無我聻秀才無語師曰當時祇以手作鵓鳩棠曰谷谷孤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强分疎祇消一個鵓鳩棠百怪千妖盡掃除 此山應

東山示衆祖師說不著佛眼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綫便下座

徑山杲云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全室泐云者老漢大似靈龜拽尾拂迹成痕天界即不與麼卓拄杖下座

東山因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門前石塔子

門前石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道既分明免被巡官使 雪堂行

東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胷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原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

徑山杲云此三語中一語具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檢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天寧琦云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大似頭上安頭天寧今日爲諸人抽却釘拔却楔做一個灑灑落落大丈夫兒豈不好何故喫他殘羹餿飯隨他脚後跟轉被他喚作無地頭漢慚惶殺人　起綱宗云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有問山僧如何是佛向道泥豬癩狗如何是法激濁揚淸如何是僧驢頭馬面且道與演祖是同是別

東山每遇僧來請益祇曰無者閑工夫

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莫不失鉤錐雖然不瞎衆生眼也好拳頭劈口椎 龍門遠

東山因諸寺長老入山上堂臨濟入門便喝是什麼熱盌鳴聲德山入門便棒拗曲作直雲門三句洞山五位大開眼了作夢何故如此國淸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雲居莊云五祖老人大似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乃竪起拂子云德山臨濟洞山雲門祇今在拂子頭上各說不二法門了一時走

入淨瓶裏澡浴去也何故如此水流原在海月落不離天

東山凡見僧來便曰屈屈僧曰屈作甚麼師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盡力不奈何按牛頭喫艸若無錦繡文難以論嘉藻 龍門遠

東山上堂將四大海為硯須彌山為筆有人向空中寫得祖師西來意五字老僧大展坐具拜它

長翁淨云當時天童若見祇對他道款出囚口今則莫有同款者麼既無依俙斜去雁驚破海天秋　梅源蔭以拂子空中畫一畫云祖師西來意寫了塞天地敢問老太平何處展坐具眾中可有為太平轉身吐氣者麼若無莫怪梅源鐵筆無情便擲拂子歸方丈

東山上堂太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日贏得一張口且道那箇是太平口自曰兩片皮也不識

雪竇雲云山僧則不然雪竇不會禪一向家裏坐臘月三十日分明成話墮扯索底扯索擡木底擡木谷應山鳴聲光轆轆阿呵呵夜深山寺煖烘烘個個寮房一爐火

東山問僧離却四大五蘊那箇是你清淨法身

堂堂白日上刀梯任是崑崙眼亦迷多謝門前案山子春來秋去泄天機 雪堂行

東山示眾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

臥龍先云穹窿也有個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祇要心傳畢竟如何禪禪　祖燈紹云二大老同坑無異土虎丘則不然禪禪月落不離天輝今鑑古無黨無偏擬心湊泊地隔天懸畢竟如何卓拄杖云參

東山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

先祖滔滔無固必後人悱悱有雌雄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南巖勝

東山示眾夫為禪客如出塞將軍你將得雲門半片胡餅來我便與半箇須彌山若不如是焉敢稱

禪客

善權賢云五祖恁麼說話大似倚富欺貧屈良爲賤」東山因三佛侍坐亭上夜話及歸鐙已滅令各下一語懃曰彩鳳舞丹霄遠曰鐵蛇橫古路勤曰看脚下師乃曰滅吾宗者克勤耳

懷璧藏珠夜光輝家私總被賊偷窺都來籍沒和官送萬戶千門一窟埋 理安問

暗裏相將各自猜是神是鬼得人哀最憐夜半窺門賊却被狗兒斷送回 福嚴容

摸象盲人說異端呼牛喚馬各般般枕翻打斷華胥夢莫怪門前倒剎竿 寰翁盛

三春方賞太平時杜宇聲聲喚落暉沒與一時難就賦踢殘明月浩歌歸 天資粹

東山一日陞座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宗泰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看師作打枝鼓勢操蜀音唱綿州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泰聞大悟掩師口曰祇消唱到者裏師大

笑

慈璞聰云可笑演祖三十年不改舊鄉談操蜀音打蜀鼓知他是佛意是祖意宗泰好聽曲調不覺渾身墮在聲色裏以當平生直至而今轉身不得諸人還肯錦山恁麼道麼喝一喝　法林音云山自崑崙發來其勢必險水從孟門源出其流必峻東山一番施設直使千百年後聞者無不當下消然可惜末後猶欠勸絕以致宗泰坐在淨白地上無由轉身何不待伊云祇消唱到者裏便與一掌云又被風吹別調

東山示衆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則不是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方始是

白巖符云恁麼會則不是滴淚斬丁公恁麼會方始是齩牙封雍齒顧左右云大小東山爲諸人一担粉碎了也還會麼　中洲岳云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　法林音云諸人還見東山老人立地處麼良久云朝三與暮四喜怒任狙公

良工何必更鞴大冶未曾易林同是多年滯貨看他點鐵成金（遠峰素）

奇謀六出陷英雄曾被英雄陷圍中不是一身兼兩藝那來下載有清風（思顓融）

阿孃年少鬢如霜剔起雙眉丈二長歸到畫堂沉醉後提鞋換手哭穹蒼（獨超方）

　東山示衆狗子無佛性也勝貓兒十萬倍

愚菴盂云攫破南泉窠窟掀翻趙老家私再看東山為什麼平白地上分個勝負為復抑揚之語耶為復故意扭捏耶為復一期方便耶若作恁般見解不惟不識東山要見南泉趙州遠之遠矣何故不見道當時摩竭令幾喪目前機　梅逢忍云演和尚前凶後不吉

撥動靈機禍滅門千鈞爭肯射蜻蜓閻浮自惜知恩少墻塹深埋沒路行（雪巖照）

擊珠絲斷夢魂消風卷銀蟾入海嶠堪笑夜明簾外客轉身無地避招搖（冰谿融）

　東山示衆有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

大巍倫云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既落入耳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舉似大方令他倚門傍戶者一個個壁立千仞

　提刑郭正祥居士字功甫（見白雲端）到雲居請佛印元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亦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艸大衆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者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者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攞手作舞便行印撫掌曰祇有者漢猶較些子

白巖符云功甫龍即騎矣祇是不能為雨為霖當時待道收得龍麼便好與他掀倒法座

　郭公一日謁白雲雲問牛醇乎公曰醇矣雲厲聲叱之公拱而立雲曰醇乎醇乎於是為公陞堂曰牛來山中水足艸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

潙山喆云郭公牛醇則醇矣惜乎欠些頭角當時待
白雲叱便好拽下座痛與一頓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黃龍心嗣）因僧問承師有
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未曾
遇著箇錦鱗紅尾爲復是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
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淸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
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鉤頭不
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
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靈巖儲喝一喝云者老漢何異緣木求魚天寧今夏
抛却絲綸冷坐巾幘山前看他鳶飛魚躍鳳走麟奔
總不暇顧著數盡落霞對明月撥開松影露青天偶
爾有個蟭螟撞倒面前幷不與他京三卞四一任越
水吳山何故若將有意爲有意往往事從有意生
百愚斯云可惜黃龍勞而無功能仁今夏亦向八百
里鑑湖上撒個漫天網子祥麟瑞鳳無所不有豈但
錦鱗紅尾諸昆仲且道用鉤是用網是向者裏偶儻
分明不惟自已有出身之路亦乃坐斷天下人舌頭
去在若也未能不免聊資鞭影揮拂子云見麼且喜
秋風雲外至蟾宮桂子帶香飄
死心示衆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你者一隊尿
牀鬼子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第一義在
平陽悊云死心恁麼說話爲是眼蓋諸人氣吞一切
耶爲復第一義諦不可圖度耶爲復慣啓悱發激厲
將來耶
死心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
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
親到
天童傑云死心有年有德語不妄發如大冶精金千
煆萬煉始成繞措然後裁截幷無虛棄雖然畢竟意
歸何處三邊一箭收功後四海何愁不太平　古林
茂云者般說話如黑石蜜中邊皆甜雖然不因夜來
雁爭見海門秋　白巖符因僧問如何是半人所在
巖云未聞梅破臘云如何是一人所在巖云尙有菊
擎霜云無人所在還用到也無巖便喝云者瞎漢亂
撞作麼

死心因太史黃庭堅參師問死心死學士死彼此
燒作一堆灰向甚處相見堅無語師曰晦堂處參
得底用未著在堅後左遷黔南忽有省乃曰尋常
被天下老和尚瞞却多少惟死心道人不肯可謂
眞實相爲
瀛山誾云鐵面去皮晦堂析骨死心又敲骨出髓矣
山谷始得疑情盡命根斷若到山僧者裏且立一邊
著爲什麼鐵壁從渠透銀山更要通　石霜尊云死
心捨命從人太史一死更不再活
泥沙瓦礫總成金九轉還伊丹性靈鷄犬亦隨仙子
去迢迢佳氣入宸庭玉巖崑
痛飲酩酊倒臥泥翻身雨過萬峰曦春歸漫作刀頭
夢柳色烟籠十里堤御之龍
澧州夾山曉純禪師黃龍心嗣以木刻作一獸獅子頭
牛足馬身每持出示衆曰喚作獅子又是馬身喚
作馬身又是牛足畢竟喚作什麼令僧下語皆不
契師示頌曰軒昂獅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
入玄門疊疊開

狡計奸謀度劍門虎符塞外息烟墩五丁不鑿通牛
道秦惠何由得幷吞桒菴鼎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眞淨文嗣室中設語以驗學者
一曰撥艸瞻風祇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什麼處」
瑞安川云餓狗喫繂綍
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淸莫對曾參問曾
晳從來孝子諱爺名張無盡
赤脚波斯叩海門黑風吹浪暗昏昏三更掣斷靑霞
鎖笑看驪龍戲子孫中峰本
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
瑞安川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個轉身時節
子莫教閻老等閑知張無盡
空奮雙拳窮滴滴橫擔片板赤條條夜來得個揚州
夢騎鶴腰錢跨九霄中峰本
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
瑞安川云合取兩片皮復云古人一期垂示可謂老
婆心切血滴滴底豎拂子云會麼冬不寒臘後看

鼓合東郵李大妻西風曠野淚霑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 張無盡

鐵狗銅蛇正奮嗔風刀火鋸肉成塵茫茫長夜幾經劫舉眼無親怕殺人 中峰本

兜率因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王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者箇更別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

驅霆走電降絲綸塞北安南悉巳遵何物凝頑逃法化亂將鼠伎攪烟塵 元祚裕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 眞淨文嗣 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等後生茄子瓠子那裏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凝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白嚴符云者漢大似爲魅所著白日見鬼不知惑亂多少人山僧今日直貶向鐵圍裏永不許伊出頭何故太平天下那許妖言　法林音云法雲老人用盡自已心笑破他人口吹餘向天台石梁橋下斫得根短拄杖上至非非想天下至金剛水際卓一卓帝釋心驚舉一舉二乘膽喪阿修羅王在藕絲孔中揚聲大叫云孔明先生邵康節先生劉伯溫先生遂喚侍者可督將得龜殼來

隔水何人歌竹枝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深轉入單于調月朗風高聽者稀 虛堂愚

法雲因一座主曰禪家流多愛脫空師乃問承聞座主講得百法論是否曰不敢師曰昨日晴今日雨是什麼法中收主無對師曰莫道禪家流多愛脫空好主抗聲曰和尚且道是什麼法中收師曰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主乃禮謝

天寧琦云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二日後看取 徑山杲

福州九峰希廣禪師 寶峰文嗣 遊方日謁雲蓋智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蓋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蓋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霜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霜曰好一坐具

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曰你意作麽生師復
打一坐具淨曰宅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
理安問云三大老中有一人堪爲佛祖之師有一人
堪爲人天之師有一人自救不了且那個堪爲佛祖
之師那個堪爲人天之師那個自救不了檢點得出
三十棒一棒也不較若檢點不出三大老爲你證明
雖然如是廣道者悟去又悟個甚麽

臨江慧力可昌禪師（黃龍南下東林總嗣）因僧問佛力法力
即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蹋倒人我山扶起菩提
樹曰菩提無樹向甚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
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眞金喚作鍮
報恩琇云如何是慧力向他道喫官酒臥官街當處
死當處埋　平陽恣云高高山頂立還他慧力深深
海底行須是報恩始得然從長檢點一人入佛不能
入魔一人入魔不能入佛平陽又不然有問如何是
慧力但云山月如銀牽老與閑行不覺過峰西

慧力示衆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古航舟云好與維摩大士結個同參若據我衲僧分
上猶在半途

西江開先行瑛禪師（東林總嗣）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曰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
永寧鼎云一腔熱血不向淨地上嘔吐雖然負痛男
兒能幾人
雨過前邨四月天一重桑柘一重烟子規啼處斜陽
冷楚水吳山一目連（子雍如）

眉山蘇軾居士（見東林總）參東林論無情說法話有省
乃獻投機頌曰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
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似人
上竺智謌護國元學前頌且云也不易到此田地國
云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智云上二句若不到此田
地如何有者個消息國云是門外漢耳智致疑通夕
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蓄乃別前頌云東坡居士太
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
好愁人持以告國國云向汝道是門外漢　幻寄稷
云東坡門外漢上竺猶未及門此菴云向汝道是門

外漢且道是賞伊罰伊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翠巖眞下大溈喆嗣）問僧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者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

佛杲沟云者僧全身靠倒景祥滿口含霜末後一箇罔措一箇令行都謂曲不藏直且道還契古人意麼

潭州嶽麓智海仁仙禪師（大溈喆嗣）因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

白巖符云海和尚秖知嚴霜酷暑不解暖日春風者裏則不然進前三步時如何金花滿酌退後三步時如何紫誥榮歸不進不退時如何仙翁顧問傭回首天子呼來不上船

宗鑑法林卷三十三

宗鑑法林卷三十四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十五世

成都府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東山演嗣）一日因部使問道東山山曰提刑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山曰且仔細師適外歸侍立次乃問承聞和尚舉小豔詩提刑會否山曰宅秖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聲宅既認得聲爲什麼却不是山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消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山徧謂山中耆宿曰勤侍者參得禪也

翠眉銀海窺簾影玉尺金釵隔壁音坐對落花明月上幾人知此斷腸聲（漢月藏）

戲水鴛鴦畫不成池邊獨立始分明風流徹底難教露笑卷羅衣一色新（理安問）

半卷珠簾半挂鉤翠眉顰蹙爲誰憂春風舞罷凭闌
睡花鳥一聲破夢幽頂目徹
一段傷心未敢言春深鶯囀落花前玉容一見殘紅
面半掩紗窻半欲眠問石乘
奇花瀲灔吐香清丹鳳徒將野鳥爭不信梧桐棲鷃
隱朝陽曾聽幾回鳴黎博菴
認著聲音豈是眞鷄鳴薦得更非親堪憐掩耳偷鈴
客巴鼻渾無誑後人素菴仁
驀指提刑小艷篇金鷄啼破杏花天知機不在聲前
得別有靈犀躍海淵對月經
一聲喚醒千秋夢無限風光更屬誰舉目了然非外
物月明依舊照花枝孤雲鑒
托情北戲雜花鋒觸著栴檀寶樹風轉向庭前春色
裏錦鷄啼破太虛空季總徹
玉容人醉畫樓春語笑含嬌絕比隣箇中一段傷心
處傾盡黃河洗不淸晦岳旭
錦纜牙檣次第開海鴻低度認蓬萊乾坤終日浮孤
棹風雨千年怨楚才化賦美

昭覺示衆古德道結夏已十一日寒山子作麼生
又有道結夏已十一日水牯牛作麼生山僧卽不
然結夏已十一日燈籠露柱作麼生若識得燈籠
露柱卽識得水牯牛若識得水牯牛卽識得寒山
子

徑山琇云碎金鸞頭出五色髓固是三大老之手若
是靈巖總無許多事何故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
用將軍威

昭覺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
水上行師曰天寧則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
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

竹底生風暑漸消綠翻輕影有芭蕉果然會得古人
意獨角泥牛被火燒雪嶠信
玉殿初傳左掖開靜鞭擊處駕頭回承恩博得龍顏
喜親捧金莖露一杯理安問
拂拂薰風生夜闌百千諸佛骨毛寒歸去罷無處安
長空今古月團圞山茨際

昭覺上堂迴無依倚超宗越格非佛非心萬仞壁

立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汁

天井新云直饒恁麽也祇道得一半且道那一半吩

聽事不眞喚鐘作甕

昭覺凡垂問學者擬議便與一拳

盡力當胸一拳幾個眉鬚墮落更欲如何若何普化

空中木鐸 晦堂遠

昭覺示衆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即且置或若無眼作麽生見無耳作麽生聞無口作麽生說無心作麽生鑑若向者裏撥得一綫路便與古佛同參且道參什麽人

徑山杲云徑山當時若在點一把火照看者老漢面皮厚多少即今莫有旁不甘底出來道和尚也是普州人即向他道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

昭覺因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以何爲驗師曰生鐵鑄就崑崙兒

生鐵鑄就崑崙兒眼耳鼻舌如泥塊西天此土謾紛紜鐵眼銅睛看不破 別峰印

舒州太平佛鑑慧懃禪師 東山演嗣 上堂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祇一色紫燕語黃鶯鳴誰道關關祇一聲

天王海云大小太平强生節目今日地藏收歸一處勿令檢擇桃花紅李花白枝頭消息都漏泄紫燕語黃鸝鳴就裏生涯覿面呈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都城

太平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飯皎著砂

喫飯皎著砂隱落第三牙春風纔過後拄杖亦開花 慈受深

舒州龍門佛眼淸遠禪師 五祖演嗣 常請益五祖凡有所問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師愈疑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帀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它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

我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 雪堂行

我不會兮不如你栴檀林裏香風起漁歌一曲過瀟

湘攪動滄溟聲未已 獃堂定

龍門一日不安僧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皖公山曰爲復祇者箇別有在師曰桐城縣有僧舉似禮首座座曰遠兄不相見三十年者回徹也

薦福行云禮首座與先師同參可憐死在句下

龍門示衆千說萬說不若親見一面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寧辨人間是與非生死淈涽眼如眉不因說著當年事萬古千秋那得知 虛堂愚

龍門示衆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天下治衲僧得一禍患臨身

石菴玶云龍門老人得卽得未免膽小德慶卽不然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水到渠成

嘉州九頂淸素禪師 五祖演嗣 因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旣是大像爲什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守乃作禮

昭覺勤云疑殺天下人 薦福行云將謂無人又云本有餘力 大潙果云全身擔荷

文光燦爛照嘉城未說幽奇更問人不是九頂能辨析幾乎錯認定盤星 增鑑衡

九頂因勤老宿至師問曰舞劍當咽時如何勤曰伏惟尙饗師詬曰老賊死去也你問我勤理前問師叉手揖曰曳破

資福玉云勤老宿固不足以勘驗九頂老人還可勘驗也無資福也爲它道箇伏惟尙饗

元禮首座 五祖演嗣 因僧問經曰修一切善法如何是善法師遽起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什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掌

薦福行云大衆道無橫徑理當卽行敢道禮首座鼻孔落在者僧手裏若人檢點得出天下橫行

法閦上座 五祖演嗣 到東林度座下見其得平實旨一日拈一枝花繞林禪牀一帀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尙且道意作麼生林屢下語皆不契逾兩月林遂

問師曰你試爲我說看師曰某甲祇將花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什麼事

笑巖寶云闍上座將花插香爐中雖本沒甚事奈度既開堂聚衆寧免無利害乎且道什麼處是利害處理安問於意作麼生處代云者野狐精我當時若作東林便與劈脊打趁出免得遞相鈍置於有什麼事處乃噓兩噓云古今盡道闍上座驅畊夫牛奪饑人食有縱有奪能殺能活檢點將來似者般底也是個龍頭蛇尾漢　石菴玿云賺殺人

出廐良駒俊莫羈逆風嘶又順風嘶好來伯樂重增價宜有奇名滿帝畿素巖旼

金陵俞道婆白雲端下見瑯琊起　市油餈爲業一日聞丐者唱曰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餈盤投地夫傍睨曰你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眞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

歌聲傳自洞庭春愁人聞得暗消魂啼又笑喜還嗔倒騎跛鱉趁麒麟梅逢忍

淩空明月絕疎親動地淸風到骨貧破衲自迷龍洞雨江湖忍見刻舟人童求昱

道婆凡有僧到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却門佛鐙珣往勘之婆見如前問鐙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鐙卽蹋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鐙竟不顧

白巖符云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婆子固爲可惜何山雖鐵符在握善掃狠烟然祇解明擊不解暗攻具眼者爲何山別出一隻手看

柳毅傳書祇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拋却痛惜深憐乞養兒笑翁堪

驀拶相逢鐵面皮渾家喪盡喚孩兒翻身獅子施牙爪猶落渠儂第二機且道渠是何誰塗毒策

潭州上封佛心本才禪師晦堂心下黃龍淸嗣　因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攧鄰案僧一掌便揭簾趨出

溟山興云若僧只知貪觀好景不知身在帝鄉若上封可謂良馬見鞭追風千里雖然恁麼要與藥山相見猶未在復頌

一聞直下便驚羣信脚踏翻大地春從此不消三寸鐵毗盧界內鼓烟塵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泐潭清嗣）因僧問和尚未見艸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江南有江北無太虛空畫老君符剿除百怪真靈驗嚇殺街頭李四哥（雪磵奉）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東林總下泐潭乾嗣）因左丞范沖字致虛守豫章時過謁茶罷曰沖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師呼內翰公應諾師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師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師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豁然有省

瀛山誾云圓通老人囊中有妙藥能起死回生在頃刻左丞雖於此省入去此事不遠怎奈鄉音猶易識家國尚茫然

大鑒下十六世

平江虎丘紹隆禪師（圜悟勤嗣）參圜悟悟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脫然契證便禮拜悟叱曰見箇什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頷之

雲漢滿云見非是見頭上安頭竹密流水雲飛電舞雖然如是滿上座猶未肯在　覺王丘云佛果拈一束爛葛藤將謂無人識得爭奈瞌睡虎手親眼快當陽截斷雖然何不待未擧已前便與一喝管教老漢緘口結舌

頭上安頭著底忙誇經買紀走諸方脫然莫道渠無用睡虎張牙誰敢當（牧雲門）

殺人還用殺人刀鐵壁銀山當下消好手不須重按劍全軍盡已渡臨洮（曉菴昱）

一拳築碎虛空脊虎嘯龍吟滿大唐白日驚翻獅子窟千妖百怪盡潛藏（慧菴默）

虎丘因僧問九旬禁足此意如何師曰理長則就

曰祇如六根不具底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
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也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
則和尚放某甲逐便去也師曰停囚長智
嚴霜苦雪去還來片片飛花點石臺分付庵童忙掃
却莫教詩客又囊回 聖可玉
虎丘到死心處心問甚麼僧師曰行脚僧曰甚麼
村僧行什麼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什麼何不
高聲道心曰却有些子衲僧氣息
南嶽際云可惜黃龍末後不與本分艸料若與本分
艸料臨濟法道不致寂寥矣
客裏謾牢落天涯多故人好懷無處寫舊話得重論
殘雪未消石梅英先破春徘徊殊有約來此續芳塵
盧堂愚
邂逅何期笑語新秋風松館客邊身凭闌不語平生
事到老相逢是別人 竇葉源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圜悟勤嗣 在雲居首
衆小參昭覺元出問眉端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
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曰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
奇元乃歸衆師由此名著
龍翔訢云奇哉奇哉一千七百人善知識生氣凜然
誰知二百年後金陵城中再逢作者如獅子筋琴一
奏而衆絃皆絕如塗毒鼓一擊則聞者皆喪我此一
衆親近承事勿生疲厭各隨根行成就法器雖然有
際天之雲濤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之風可負垂
天之翼
大慧在天寧日聞圓悟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祇向它道薰風自南來殿閣
生微涼師於言下前後際斷
徑山琇云昭覺恁麼提持鄭州出曹門妙喜悟去眞
州望長蘆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諸佛出身處渾
不用思惟早晨喫白粥如今肚又饑
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藏薰風生殿閣化日正舒長
石林鞏
諸佛東山水上行閒中無事日偏長薰風拂拂來無
巳無意涼人人自涼 葛盧覃

芍藥香中風綽約棃花影裏月團圞主人醉臥羲皇
枕直把珠簾倒影看千巖岡

大慧開堂日下座次少卿馮公楫問和尙常言不
作者般蟲豸因甚今日敗闕師曰盡大地是箇杲
上座你作麼生見馮擬議師便掌

平陽忞云馮濟川可謂運斤有法其奈斲堊無功若
是山僧盡大地是個杲上座你作麼生見但云恁麼
則世界總被和尙占却待他動靜隨後便喝豈不增
色采傺雖然也須扶起大慧正當今日有問山僧又
當對他個什麼雲綻家家月春來處處花

大慧問僧道不用修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底
道曰某甲不敢道師曰爲甚不敢道曰怕染汚師
高聲叫曰行者將糞箕笤箒來僧茫然師便打

白巖符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欠進一簣之士則且
置祇如大慧與麼道還免得無過也未我若作者僧
待他道如何是不染汚底道但捧水一盔潑妙喜前
便出

大慧因僧問心法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
遮日

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
客何須向外喫波楂月坡明

大慧問妙總曰古人不出方丈爲甚莊上喫油餈
曰和尙放某甲過方敢通消息師曰我放你過你
試道看曰某甲亦放和尙過師曰其奈油餈何總
喝一喝便出

天樹植云大慧老漢也是當斷不斷若是山僧問伊
古德不出方丈爲甚莊上喫油餈待云和尙放某甲
過方敢通消息便與劈脊一棒何故放過即不可

大慧上堂毗藍園裏不曾生雙林樹下何曾滅不
生不滅見瞿曇眼中又是重添屑

寶華忍云徑山老人雖然把斷要津大似祇見錐頭
利曹溪則不然毗藍園裏不生生雙林樹下不滅滅
生生滅滅見瞿曇分明惡水當頭潑眼既無屑又用
水潑作麼若是接物利生打頭也少者一杓不得乃
顧左右喝一喝云你諸人因甚一箇箇水漉漉地

大慧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作麼生會僧曰

頌師曰頌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頌如今喝干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事僧擬議師便打

瑞巖慍云大慧老人提持個一著子縱以太虛空爲口須彌盧爲舌亦難擬其用麁檢點將來未免有得有失當時者僧若是個入見他與麼問祇向他道三更過鐵圍豈不光前絕後擊拂子云拄杖化龍去癡人戽夜塘

大慧謂子韶曰你祇知格物不知物格韶便問如何是物格師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是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乃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師可之

寶壽方云妙喜子韶雖則議論風生千古希遺然祇解依摸畫葫蘆者裏則不然有問如何是物格向道者枚如意是陶宗伯丞底還會麼紅日一輪天外曉癡人蒜向霧中看喝一喝

格物物格燈籠著跌露柱皮穿徧地流血披龍鱗兮透龍門擒虎子兮入虎穴重關一鏃逞全威笑殺雲門倒一說 萬仞壁

雨歇雲消霽色幽遊春公子醉春樓風流無限向誰語啼鳥一聲天地秋 天愚寶

大慧問僧香嚴上樹話你作麼生會曰好對春風唱鷓鴣師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即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又作麼生曰適來向和尚道了也師曰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擬議師便打

大珠○云惜乎者僧龍頭蛇尾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祇消道個疑則別參敢保徑山冰消瓦解

大慧每舉竹篦子問學者喚作竹篦子則觸不喚作竹篦子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

雲門舉起竹篦凡聖潛踪匿跡金剛門外生瞋木馬廐中面赤尼 無著

三尺筇蛇口帶腥曾吞英特十三人塵蒙四壁燈籠

黑老尾焦黃眼正瞋 竹屋簡

徑山竹篦驗來參擬議知君落二三石火電光猶是鈍休將鼠伎放癡憨 石菴玿

大慧問僧五祖演道趙州狗子無佛性也勝貓兒十萬倍意旨如何曰風行艸偃師曰你也不亂道卻作麼生會僧無語師曰學語之流便打出

狗子勝貓十萬倍金毛獅子艸裏擂艸偃風行不亂說妙喜大似白拈賊學語之流正好打蘇嚕悉唎吽泮吒 三宜盂

大慧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不明嘗問昭覺曰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祖道什麼覺笑而不答師再三請問覺曰我問五祖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

竹上生花荊棘起架飛成蠹篆文深礙生死後空餘恨鷓鴣洲荒艸色陰 三峰藏

為詢祖上傳來事潦倒樽前費語長克紹堂中雖煩喜不堪相共話羲皇 淸遠達

杭州靈隱瞎堂慧遠禪師 昭覺勤嗣 因孝宗問前日睡夢中忽聞鐘遂覺未知夢覺是如何師曰陛下問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如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底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離幻即覺覺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帝曰夢幻既非且鐘聲向甚處起師曰從陛下問處起帝大悅

南嶽際云瞎堂若無後語幾乎被孝宗勘破 法林音云大小瞎堂說得道理好

瞎堂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由旬闊四十由旬

陳年曆日拈來用輸勝多從掌上推陽伏陰昇殊有象先天立法更由誰 粟菴如

瞎堂一日擊鼓陞堂卻潛坐帳中侍僧尋不見僧曰無師撥開帳曰衹在者裏因什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

赤潭珠云帳中潛坐卻許瞎堂衹在者裏喚作入艸

得麼只如大斧斫三門三十年後再爲理論

金陵華藏安民禪師圓悟勤嗣謁佛鑑懃問曰佛果有不妄爲人說底句曾與汝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厲聲曰不是者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亂叫喚作麼鑑曰佛果若不爲汝說我爲汝說師曰和尚疑則別參鑑乃呵呵大笑

漁翁愛趁浪如雷鐵網漫天撒下來戲餌金鱗鬐鬣刺千重百帀盡衝開　溯菴怡

慶元府育王佛智端裕禪師昭覺勤嗣上堂易塡巨壑難滿漏巵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塵礙塞無路勿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飮水須知肥

得處孤危用處寬渾身琢就紫金團欄蜂想到明年窟莧向飛塵舊處鑽　頻吉祥

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昭覺勤嗣上堂威音王已前者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者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者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是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眾拂子曰吽吽

小原叢竹綠陰陰溪溜淸湍響似琴偶到斷橋明月裏凄淸夜半老猨吟　頻吉祥

杭州府中天竺仰堂中仁禪師昭覺勤嗣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釀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雖然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艸地玉樓人醉杏花天

紅顏欲鼓三春富羞掩靑氈不見人佯取金釵擘飛鬢隔簾影出畫堂　身頻吉祥

安吉州何山佛鐙守珣禪師太平懃嗣閱悟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乃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祇在縮脚裏悟乃稱賞之

南堂欲云何山得即得未免帶水拕泥圓悟高則高怎奈使心用行雖然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佛鐙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不曾肯緊事鋒鋩瀟散形踪省佩裝短褐氈毯箕踞

坐當風傾繡綺囊香 頻吉祥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 龍門遠嗣 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憶并州是故鄉 圓極岑

土龍百合化當時試問渠儂初不知大抵相逢多見妒人間無怪少蛾眉 天嶽晝

潭州大溈善果月菴禪師 東山演下開福寧嗣 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

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碧眼胡僧笑點頭誰知用處無縫罅 月林觀

洪州分寧尚書莫將居士 東山演下見大隨靜 官西蜀謁南堂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久無所入適入廁忽穢氣甚惡以手掩鼻遂有省徹見南堂相爲處乃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可之

瀛山誾云尚書雖是苦心造到檢點將來猶帶些穢氣在何故爲伊向廁坑頭著倒

樞密吳居厚居士 見圓通旻 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透趙州關嘗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通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徑過常存此念然未甚到灑脫處通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通曰有甚不灑脫處公忽有省曰更請末後句通却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通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瀛山誾云圓通若無後語未免鈍置吳公直向揮扇處弄精魂有甚了期祇如道吉獠舌頭三千里是何意旨

大鑑下十七世

天童應菴曇華禪師 虎丘隆嗣 於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賣狗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覺王立云從來多意氣末後絕商量應庵老人被虎

丘扭穿鼻孔無處出氣挨到年深月深向一瓣香上告神告鬼正是抱贓叫屈令人可笑且道笑個什麼懸羊頭賣狗肉

狗肉羊頭喚祖師著衣喫飯且隨時沙場血戰今忘矣提起深讐不放伊 牧雲門

話來不入逞仙陀巳是從前借路過狗肉羊頭隨處賣至今天下有諸譌 密傳錦

應菴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雲漢滿云石牛古路踏斷乾坤一馬三寅踢翻魔佛還知者老漢落處麼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應庵示衆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出曰見鞭影者非良師休去

疾𤸎過風第二頭不堪惆悵祇堪愁一聲振鬣長鳴後萬馬皆瘖一戰收 北磵簡

眞是良駒豈受鞭騰空躍出絕人前名標海宇人稱貴惆悵韓文愁向先 元極宗

應庵曰十五日巳前提水放火十五日巳後鵲噪鴉鳴正當十五日風恬浪靜國泰民安有一句到你啞却我口無一句到你瞎却你眼十字街頭潘四郎頭不梳面不洗知它是凡是聖

天眞則云應庵老漢大似倚富欺貧賣弄不少海門即不然十五日巳前明不離暗十五日巳後暗不離明正當十五日明暗頓忘古今絕待你諸人向甚麼處體究擊拂子云閒中不契林泉樂坐久但聞風雨聲

應庵示衆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驀然摸著蛇頭拍手囉囉哩哩 肯堂充

耆婆去後無消息病者憧憧日扣門百艸自知無識者叢叢垂泣在籬根 虛堂愚

應菴示衆禪禪更不相煎坐底自坐眠底自眠大家安樂無法可傳禪禪洞山五位臨濟三玄大年三十夜脚踢地頭頂天禪禪不直半文錢海枯終

見底人死脚皮穿

全室泐云應菴老漢口似懸河也只說得一半者一半山僧今日對衆舉揚更不囊藏被蓋且要與此老把手共行禪禪火著油煎饑來喫飯困則打眠神仙秘訣父子不傳禪禪妙中之妙玄中之玄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禪禪黃菊綻金錢大蟲裹紙帽賣八布衫穿　簑舟元云華祖恁麼提持可謂倒腹傾腸爭奈知恩者少山僧既作脚下兒孫不免覿面相見禪禪茶熟香煎清風月下石枕雲眠從無巴鼻有甚堪傳禪禪現成一句劈破三玄水流到海月不離天禪禪關中使鐵錢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

明州育王佛照德光禪師（大慧杲嗣）宋孝宗召對師舉靈雲頌直至如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它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鐵牛

萬機之暇探禪宗中路寧堪憩六龍空手牽牛過天關紫宸深在妙高峰（圭堂居士）

佛照因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曰將謂陛下忘却

六年勤苦竟何如為問君王記得無直下雖知難抵諱到頭終不受塗糊（北礀簡）

大根大器大薰修曾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石巖璉）

九江東林卍菴顏禪師（大慧杲嗣）示衆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西鄉習禮樂

肯堂充云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云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

杭州淨慈水庵師一禪師（佛智裕嗣）室中垂問西天胡子因甚無鬚

牧童失却破蓑衣流落年深見者稀拈來搭在籬頭上引得烏鴉遶樹飛（默堂定）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護國元嗣）上堂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秖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

盤山嵩云盤山者裏既不開生藥舖也不賣死貓頭秖把一枝無孔笛臨風吹斷楚江秋

京口焦山普濟或菴師體禪師護國元嗣因葛信齋問
夫妻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證父卽是證母卽是
師曰小出大遇仍頌八臂那吒三隻眼雙槌擂鼓
轉船頭巨鰲一吸滄溟竭宇宙風淸四百州
生死自憐同室穴因何中路隔關山一朝忽得親兒
證趯蹋方知蓋覆難雪堂行

宗鑑法林卷三十四

宗鑑法林卷三十五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十八世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應菴華嗣一日侍菴菴問
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破沙盆
覺王立別云脫籠桶子
五陵公子少年時得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爲彈
子海棠花下打黃鸝雙杉元
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
買未免如今累子孫大歇謙
千金蕩盡一無存衣食終朝取別人不是五陵眞俠
骨回頭猶戀舊頭巾月涵潛
正法眼曾無此語破砂盆豈有斯言一生躭酒難消
恨蹋月穿花過遠村蕉菴範
愁來一字不堪羨醉後千盃未惜多翻轉砂盆滅却
眼半窻霜月在烟蘿理安問
毛頭星現在當門百怪千妖盡轉恩細嚼爛紅鋼一
塊翻成沒底破砂盆南嶽際
大千沙界黑漫漫法眼年來不中看撥出破盆敲不
破從教今古競頭鑽牧雲門
密庵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艸鞵無綊曰祇
如和尙道破砂盆又作麼生師曰老僧不曾動舌
頭曰此語已遍天下師曰杓卜聽虛聲
南嶽際云一轉語安邦定國一轉語失業亡家若人
檢點得出山僧許伊穩坐家堂
密菴示衆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宵正是結交頭[illegible]
身換步無多子六合淸風來未休

祖燈紹云虎丘麥爲脚下兒孫聊亦效顰百年三萬六千朝逆順數來無尾頭聚首今宵明歲近一聲爆竹幾知休還有與祖師把臂者麼若有一隻孤鶯撲地高飛若無一對鴛鴦池中獨立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無庵全嗣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

雲深江絕引帆孤可惜隣僧拽轉渠方信圓明彈指事元來此語不傳虛圭堂居士

杭州淨慈肯堂彥充禪師萬庵顏嗣示衆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丱鞵跟忽斷全身在帝鄉

孰謂觀方不在方纔開臭口便乖張行人要覓長安路不覺全身在帝鄉掩室開

大鑑下十九世

夔州臥龍祖先禪師天童傑嗣分座靈隱有道者請益曰猢猻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

覺王立云破庵答話不費些力道者請益自納敗闕且問諸人卽今猢猻子在甚處　江天海云且道風未起時紋在甚麼處咄洎合停囚長智

至仁天子調玉燭宇宙風淸八百州寸刃不施王化偏一人端拱坐龍樓平陽志

人居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様淸驀地江湖風浩蕩一時吹徹渙春冰理安問

把住咽喉據要津奔流度刃在當人道來祇是平常語伎倆渾消父子親牧雲門

劍樹刀山羅刹域鑊湯爐炭鬼門關閻王終不受斯考識破其中總是閒資福觀

臥龍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爲諸人作箇擻脫拈拄杖卓一下曰流水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

雲漢滿云忍俊不禁逐塊韓獹作箇擻脫霜上加雪且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什麼卓拄杖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杭州靈隱松源崇嶽禪師密庵傑嗣垂語曰大力量人

因甚擡脚不起
擡脚踢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禪天一箇渾身無處著請續一句 無門開
力難擡起爲君宣神駿何勞更著鞭一躍洞天三十六到時凡骨便成仙 虗堂愚
松源示衆古人道拈起也天同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治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箇半箇驀然戳瞎頂門眼達磨一宗未致寂寥在
了庵欲云者老漢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壽山郎不然拈起也南山起雲放下也北山下雨不拈不放時如何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松源垂語曰開口不在舌頭
開口不在舌頭上皷斷牙關供死狀莫教吞了大還丹命根難斷空惆悵 朴翁銛
含糊一世無分曉開口何嘗在舌頭萬古業風吹不盡又隨月色過羅浮 虗堂愚
松源垂語明眼衲僧因甚脚下紅絲綫不斷
脚跟不斷紅絲綫掉臂乾坤自在行塞壑塡溝無處著歸來依舊兩眉橫 虗堂愚
松源示衆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贓⊙
殺人一萬損三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短笛釣魚船 踏菴肇
松源臨終示衆久在正路行者有祇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不沉痛哉痛哉
雲居莊云松源老祖賦良爲賤若是黑豆法用得有甚奇特直須將斷貫索穿過從上佛祖鼻孔方有自由分時有僧問斷貫索莫在和尚手中麼居云者瞎漢拈拄杖便打
杭州靈隱徑山如珏禪師 焦山體下天童須嗣 因凝鉉問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仍頌如何是佛爛冬瓜皷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窮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如何是佛爛冬瓜鐵額銅頭沒奈何萬里鴻溝歸漢後八千人恨一聲歌 獨木林
大鑑下二十世
杭州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臥龍先嗣 初謁育王佛照

問何處人師曰劍州曰□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
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作後至靈隱第一座同遊
石筍菴有道者請益猢猻子話師於侍傍忽然大
悟
覺王立云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汁幸而無準知恩
有地若撞著箇無面目漢唾罵未有了日在因甚如
此一任疑著
氣飲長虹已食牛血漫漫地照人愁因風吹火無多
力春滿皇都四百州理安問
城門失火臭烟熏殃及池魚尾盡焚無處更求三尺
水直看振鬣上青雲古南門
匕刃深藏氣自昂逢人觸著露鋒鋩誤因吳起論戈
甲襲蘊從前一笑忘卓菴元
密用臨機輿喪至禍胎從此出蕭牆一聲腸斷風前
笛徧地干戈孰抵當默菴慧
慶元府天童天目文禮禪師松源嶽嗣因智虎維那參
師問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智擬議師
便歸方丈

白浪堆中下一鉤錦鱗紅尾尚悠悠漁翁不計竿頭
事笑入蘆花萬頃秋石林鞏
杭州徑山元叟行端禪師育王光下三世藏叟珍嗣上堂冬至
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不覺日又夜
爭教人少年
祖燈紹云拆籬補壁則不無端師可惜儉生黃疊又
不然冬至月頭敲冰覓火冬至月尾鐵樹攢花正當
月中時如何疊足爐頭煨榾柮從他霜上又加霜
杭州中竺空巖有禪師徑山珏嗣室中垂語曰黃金鑄
就鐵眞人
錦衣公子醉田家熟睡柴牀日未斜熱渴呼漿無所
得便將玉帶換甌茶東海湧
大鑒下二十一世
袁州仰山祖欽禪師無準範嗣參天目禮令看臨濟三
頓痛棒話一日上蒲團豁然如地陷相似後在無
準會下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能跨跳擧衲僧巴
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經十年後過天目偶佛
殿前行擡眸見一株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

底一時颺下方始見徑山老人立地處

覺王立云掀翻從前實惜徹見本地風光閒茶飯喫了多少始見徑山立地可悲可笑檢點得出許你具透關眼　雲溪滿云豁然地陷死水不藏龍古柏觸翻脫盡孃生袴便見徑山立地處更須三十烏藤即今還有具如是作者麼良久云蒼天蒼天

大蟲無齒爪牙危未透玄關祇暗疑不是脚跟親點地此心能有幾人知 理安問

徑山牙爪苦難捫古柏相逢斷命根立地與他三十棒山青水綠別乾坤 牧雲門

脚下踪由路可行目前未透總非眞豁然觸發渾無礙任運騰騰鄺古今 資福觀

仰山示衆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鏡已破法不存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南嶽際云雪巖好與三十棒何故不合竊常住物入方丈用

仰山上堂道在日用日用不知饑祇喫飯寒祇添衣晴天愛日拄枯藜檢點溪頭梅樹向陽偷放南

枝

磬山修云還灼然會得麼若會許你識得臨濟大師人境俱不奪之句雖然直須親到若不親到也是釘椿搖櫓有甚麼用處

仰山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畢般班碧剝當滴帝都丁謫聞誤聽認爲作焉則且置一眞未具已前如何辨明鼠皺鐵釘

慈舟念云解語全憑舌能言即是聲一二三元四五一丨像杖丁這聞即見合水和泥則且置一眞已具之後如何辨明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語浪謂云提持衲僧巴鼻發明向上宗猷錦心繡口無出其右檢點將來未免徐六之見諸上座今日出一隻手推倒擔板不惟使二大老眉毛撕結鼻孔相拄須要現前一衆入人知有驀豎拂子云見麼擊拂子云聞麼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復擊拂子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 徑山範嗣 參無準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師曰可無

方便乎準乃舉眞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
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示之師悚然良久忽
聞版聲大悟

金明進云徑山養子之緣不顧脚跟泥水倫祖白汗
通身要離恩酬罔極有問金明狗子因何有業識向
道伏惟和尙珍重萬福如更眼目定動便與掀倒禪
牀　龍淵法云無準老漢慣將死語開人活眼可謂
婆心太切倫祖雖然瞥地收回劫外風光要且尤欠
一籌

漏屋恰逢連夜雨更多愁霧鎖柴門忽然雲靜紅輪
擁疊疊青山挿遠村介菴進

頂門一擊汗如油捉敗當年老趙州自是黃河連底
濁一番驟雨一番愁一初元

斷橋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一指頭
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拄杖曰都來不出山僧拄杖
頭何以見得卓一下曰一葉落天下秋

餅山謙云開疆闢土革故鼎新固是淨慈老漢爲人
底赤心片片餅山今日也要平分風月拈如意云德

山玄沙夾山俱胝總在餅山如意頭上各各顯揚無
量妙義還委悉麼不因夜來雁怎見海門秋

千奇與百怪祇在一毫端拈却毫端看霜花六月寒
牧公謙

幾座畫閣瓊樓數條花街柳巷從頭說與遊人總在
長安市上潛夫鞍

明州育王橫川如珙禪師天目禮嗣晚參少室無門戶
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

保寧茂舉畢召大衆云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
用祇是不得恁麼會珍重

橫川示衆福源今日結制不得不爲諸人議定第
一從朝至暮畢足下足不得蹋著常住地若蹋著
常住地定犯波羅夷罪第二十二時中不得向鼻
孔裏出氣若向鼻孔裏出氣定犯波羅夷罪第三
件事且莫說留在七月十五日也未遲甕裏何曾
走却鼈

南嶽際云當時山僧若在但出衆行兩步打箇噴嚏
且看福源怎生合煞

臨安府徑山虛堂智愚禪師(靈隱嶽下運庵巖嗣)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麼將虛空作布袴著盡地爲牢底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

縫却虛空算盡沙鍼頭畫地是生涯改頭換面無人見幾度春風吹落花開(極雲)

解把虛空作袴單地牢畫出透還難鍼鋒頭上翹雙足猶對春風話歲寒(葛廬覃)

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佛海禪師(靈隱嶽下掩室開嗣)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戲

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眉卓豎鐵鎚無孔舞春風(葛廬覃)

海鹽天寧寺楚石梵琦禪師(元叟端嗣)因僧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猢猻上樹尾連顛曰如何是城裏禪師曰十字街頭一片甎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扶桑人種陝西田曰謝師答話師曰蒼天蒼天

天目律云大小楚石若不得後語大似光影未忘寶壽則不然山裏禪虎嚴午夜鎖輕烟城裏禪肉案頭邊唱哩嗹村裏禪牯牛踍跳出豬圈謝師答話潑油救燃祇者末後一句一任天下衲子鑽研　起綱宗云隨機應變即不無未免乾曝曝多香火氣今日忽有人問如何是山裏禪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如何是城裏禪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所管絃樓如何是村裏禪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若云謝師答話向道許你領會用在驢年

天寧一日索麪次有僧來參師引麪示之僧珍重便去師召大德僧應諾回首師曰有口不得喫麪者多

南嶽際云盡道者僧祇合便去不合回首回首處是天寧看破處且喜沒交涉殊不知他二人各有把斷之機各有出身之路雖然山僧與麼批判也是曾州人送賊

天寧上堂通身是眼爲什麼看不見通身是耳爲什麼聽不聞通身是口爲什麼說不到通身是心爲什麼鑒不出報恩有一道聰明神呪布施諸人去也便下座

大覺昇云山僧即不然通身是眼有什麼看不見通身是耳有什麼聽不聞通身是口有什麼說不到通身是心有什麼鑒不出也無聰明神呪布施諸人珍重歸堂喫茶去

大鑒下二十二世

臨安天目高峰原妙禪師仰山欽嗣在徑山隨衆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眞贊曰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者漢有省後參雪巖一日巖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什麼處師無對遂奮志入龍鬚越五年因友人同宿觸枕子墮地始大悟曰元來秖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南北無門路不通分毫有主賊來攻直饒主客都星散大似楊花逐曉風雪嶠信

沙裏淘金金裏沙至親翻作惡冤家枕頭打破冤家窟鼻孔遼天是甚麼聞谷印

滄溟一竭見鯤鰲陸地波濤萬丈高鐵壁銀山齊破了賊身無處可潛韜山茨際

晝寢曾驚起夜深不敢眠慈母一聲喚猶豫五更天鷄鳴知漏盡含笑到牀前嶽恩琇

月落霜天夜正寒錦鱗透網潑天瀾枕頭落地何曾悟返覺從前被悟瞞朝宗忍

踢翻大地露陽春誤聽鶯啼入柳陰沒興夜闌逢酒醒笑渠依舊宿深村理安問

無夢無想主何處兩刃交鋒都不旣堂堂密密沒周遮煒煒煌煌絕覆蔽衲僧不奈念生何愛向無生尋活計念無起重遭縶全身落在深坑裏山鳴璐

無夢無想主在麼相隨來也沒如何誰家門首無明月頗奈夜行人更多宗寶獨

半生活計一漁舟幾度風前爲下鉤行向桃花源盡處歸言獨自訪仙遊武陵守親垂叩興敗無聊方自咎休自咎一溪水綠仍如舊石雨方

夢想見聞俱坐斷主人面目甚分明不因枕子敲殘月爭得殊方定太平古雪喆

一椎擊碎摩尼藏相逢何處不逍遙枕頭有甚閒巴

鼻翻笑從前立處高 雲外澤
已向人間說好媒冤家活活哄將來一聲長笛宮中
起自悔從前百不該 五祖蕉
撒手懸巖拚命跳翻空一跌瞎雙眉三更踢過鐵門
限下載清風說向誰 湘翁沄
洞庭無盡水雲斜白浪滔空誰見涯一擊驪龍頭角
碎山河無處不飛花 雪遠照
高峰示衆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
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
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
事畢
天童悟云高峰四句不妨奇特祇是不經檢點古南
門云檢點不妨檢點祇是無甚奇特復云山僧亦有
四句五更撞鐘脚落地三通接板狗子吠二時粥飯
潑匙箸半夜放參霜點被四句中有一句全用有一
句全體有一句全體即用全用即體有一句體用雙
忘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若人檢點得出便請歸家穩
坐　理安問云高峰老祖坐斷獅子巖直是天下人

沒奈伊何因甚到者裏却又忍俊不禁一場敗露山
僧旣作他不肖兒孫敢將老祖陳年骨董一時傾擦
諸人面前還有向個裏著箇眼者麼靠拄杖云得行
便行得坐便坐大小高峰一狀領過　雲中嚳云藏
春色於壺天栽兔角於馬首固是高峰作略若論擒
飛龍捉猛虎猶未可在
最苦參禪未徹頭無聞無見勘來羞髑髏正眼驚開
眼定國安邦一念休 牧雲門
尋得桃源好避秦桃紅又見一年春花飛莫遣隨流
水怕有漁郎來問津 具足有
冰肌玉骨巧頤呻蘭珮香飄萬點春雨過巫山雲勢
聳陽臺白日夢迷人 御之龍
錯箭磨弓露賊身低言細語強惺惺分明刪却世人
眼更問世人乞眼睛 湘翁沄
世有南威貌似花來乘駿馬去登車風流若使時人
見定惹閑非到自家 紫拜岠
高峰示衆豎拂子曰大衆到者裏進一步也不得
退一步也不得總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不得

不得

佛川宗云野山則不然乃竪拂子云大衆到者裏進一步也得退一步也得恁麼不恁麼也得畢竟如何得得　慧慶詮云二老與麼提持直截不妨直截義學看來不免被得失進退瞞過者裏則不然乃驀竪拂子云切忌頭上安頭便擲下

高峰上堂門外有一人用盡機謀要入入不得門裏有一人做盡伎倆要出出不得出不得入不得郎且置且道門外人與門裏人相見時如何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理安問云是何言歟門外有一人用盡機謀要入入不得不消咳嗽一聲門裏有一人做盡伎倆要出出不得亦不消彈指一下門外人與門裏人相見時如何東西十萬南北八千　臘燠家云高峰也是觀機逗教應病與藥西山則不然門外有一人不用機謀要入便入門裏有一人不做伎倆要出便出出得入得且置且道門外人與門裏人相見時如何以拂子擊案云各逞風流歸別浦從教鷗鷺自疑猜

高峰垂問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

理安問云疑則別參復頌

從來迷悟不相干力盡何曾出蓋纏泥裏若教重洗士累他長劫守驢鞭

自從拔斷蓬根索一任虛舟海上帆數點野萍裁不得不勞根下更加芟三峰藏

將謂別有暗裏亂走走到天明依然空手梅谷悅

高峰曰佛祖公案祇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有不明

理安問云奴兒婢子愛殷勤復頌

明投暗合苦難醫暫作聾盲走使兒認影迷頭如不薦甘心活活墮泥犂

山深通塞路透迤一夜風雷雨斷溪識得水邊苔徑險自甘崖側結茅棲三峰藏

墮坑落壍鬼得其便粉碎髑髏離宮失殿梅谷悅

高峰曰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

理安問云誰甘受屈復頌

佛魔齊入是同流口誦眞言上酒樓三世如來羞客

作讓伊赤手把豬頭
聖凡忘盡眼模糊摸得張郎喚大家醉後不知天是
笠路傍潦倒倩人扶三峰藏
樂則同歡大海波乾珊瑚枝上明月團圞梅谷悅
高峰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
理安問云波斯脚板闊復頌
青天喫棒有來由杲日當空據令酬昨日正晴今忽
雨半生脚下逞風流
當空赤日頂門高赫奕翻令目自勞夜半閉關深睡
熟者回能數背間毛三峰藏
相隨來也勘過了打石火電光那容汝把梅谷悅
高峰曰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蹋不著
理安問云逢人但恁麼學復頌
泥牛吼月却臨風石火難追電影蹤切忌定盤星錯
認出門徒惜草茸茸
隨身自影不相離不上平橋反過溪剩有脚心開隻
眼等閒蹋過頂顛西三峰藏
罪不重科還甘也無問取趙州東壁葫蘆梅谷悅

高峰曰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
理安問云渾身在裏許復頌
避火偏愁火近身眞鍮不更博眞金茫茫大地誰能
救自愛貪杯惜醉人
目前萬事燄爐紅開眼眉毛燎已空誰把虛空翻作
海爲雲爲雨夢魂中三峰藏
擔枷過狀貪觀天上失却手橈問人覓撲梅谷悅
大鑑下二十三世
杭州天目中峰明本禪師高峰妙嗣因觀流泉有省白
峰峰打趁既而民間傳有司選童男女甚急師問
忽有人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
篦子與宅師於言下洞然徹法源底峰乃自題眞
讚付之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窺獨許不肖兒
得見半邊鼻
徑山信云高峰剜肉作瘡賊陷平人中峰脚跟未穩
一狀領過若依語風判斷兩人犯彌天之罪各罰饡
飯一堂借此供狸奴白牯何故與他流水什麼相干
雖然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謁言日出古風沉一問當前意自深却笑作家無眼力眞鍮換去好黃金古南門

龍門千仞許誰親借箇端由問有因一劄盡情總吐露竹篦三尺屬兒孫理安問

險巖偏僻妙高峰路絕機籌句下通黑漆竹篦無背面拈來殺活好玲瓏晦山顯

話墮橫身劍刃鋒懸崖壁立路頭窮一回把手高山上日出扶桑夜半紅素菴仁

水自冰心流出冷雲從嶺上發來高張公夜半生靑女不待天明嫁與曹旭雲瑞

忽討童男是與非拈來竹篦露眞機懸巖撒手誰窺得竿木隨身祗自依拳石沃

同名同號又同音千里同風萬里欽隨句渾無男女相和身共氣是知心瞑高峰

竹篦拈出藥眞靈男女何曾到眼侵堪笑後來參學者妄傳消息到如今妙圓學

杭州西天目山斷崖了義禪師高峰妙嗣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從此不疑諸佛祖有何南北與西東

徑山信喝一喝云好即好矣美則美何妨不可是歸斯祗爲路窮山更杳可憐墮落作奴兒

台州華頂無見先覩禪師淨慈倫下瑞巖寶嗣因白雲度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師曰待娑羅峰點頭即向汝道

無事攜琴過翠羅佳人遙見喚鷯哥金釵斜插渾忘處別有心情動客多野堂倪

此夜天孫竟渡河鵲橋南望最情多成都不隔支機石宛轉臨筵發浩歌文玉璣

大鑒下二十四世

婺州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中峰本嗣參中峰峰授以狗子無佛性話三年因往望亭聞雀聲有省峰復斥之師憤然夜半忽鼠翻貓食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復往質峰峰問趙州何故曰無師曰鼠食貓飯峰曰未在師曰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甓峰乃微笑

覺王立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千巖到者裏眼睛突

出撒手歸家一場漏逗既絕安排諸仁者既成漏逗又絕安排且道明得什麼邊事良久云鴛鴦繡出自金鍼

禍事臨頭骨也酥鼠偷猫飯太無辜供招一一難翻款養子之緣一笑符牧雲門

半途烟雨溼眉端未獲風吹那得閒歸到畫堂山色暮一聲玉笛喚開顏靈機觀

從門入者非家珍別有壺公天地春錯聽兩番聲色事耳中添却幾多塵與菴歸

夜半星輝天未曉鬻禽語語啼南斗乾坤一色玉通津不染些塵無一有無一有大地山河發鑽竅冥高峰

鼠翻猫盌作聲來千里烏騅忽喚回不道千巖親撞著却如醒夢眼初開素菴仁

幾番入海探珊瑚每被逆風打落湖昨夜船頭鼠喫板天明上岸見王都秋山賢

千巖示衆無明者裏祇使無明且無佛法與你一棒太煞慈悲與你一喝十分直截你若作棒喝商量便千里萬里也

磬山修云不作棒喝商量亦千里萬里也且道作無明是佛法是喝一喝　浮峰承云既不得作佛法商量又不得作棒喝商量亦不得作無明商量諸人作麼生商量

千巖因僧來參乃問甚處人曰浙西師曰此間無飯喫來作什麼曰來求和尚佛法師喚近前僧近前師郎打一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癡子拳頭也不識

報恩琇云巖翁何用叨叨來求佛法打破渠腦侪倘知慚愧免見糊村

千巖示衆老僧如猢猻種樹種了便拔看大衆生根也未衆無語自代曰根生也

善權賢云根生則不無未免自起自倒山僧也不種也不拔祇問大衆如何是無根樹子衆無語乃曰無根樹子也不識

千巖示衆昨日兩軍出陣兩刃交鋒未見輸贏難分勝負老僧祇管看忍俊不禁未免借鄧隱峰底錫杖子出來搖一搖祇要諸人息戰息戰後如何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

磬山修云千巖老祖也是無風起浪平地生波自起自倒了也雖然如是也爲諸人切須照管自家鼻孔莫把眉毛撕結何故成佛作祖易空人忘我難

千巖上堂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則難拈了也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

理安問云千巖老祖高提祖印向伏龍山中坐斷天下人舌頭拋一句語直是難爲吞吐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要與老祖相見卓拄杖云殺人須是活人刀活人須是殺人劍野狐成隊覷無門瞎驢滅却正法眼復卓一下

千巖因宋景濂學士來謁師問聞公閱盡一大藏有諸士曰然師曰耳閱手目覩也曰亦目覩爾師曰使目之能覩者公謂誰耶士揚眉向之師相視一笑

林下尋師扣板扉揚眉相向頗依俙作家手眼天然別笑裏全韜殺活機 山茨際

宗鑑法林卷三十五

宗鑑法林卷三十六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二十五世

蘇州鄧尉萬峰時蔚禪師 千巖長嗣 參千巖巖問將什麼與老僧相見師竪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

風高月冷碧天橫倏爾銀河瀉玉津陡地都來成一色一湖水漾一湖春 慧門開

陽春唱出待知音白雪相呈意轉深謾說困魚偏止濼自來幽鳥悅喬林 雲菴容

霜風凜凜難回互未入羅裳骨已寒不得陽春些子力爭能長嘯獨憑闌 全鑑旭

把箇拳頭相見伊轉身那覺在深泥縱然躍出蓮華藕不及金剛寶劍隨 秋山寶

萬峰因巖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師以坐具打圓相叉手而立一日普請斫松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師酬價巖曰不值半文錢師曰

瞎巖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

卓立孤峰徧九州呈珠獻石瞎雙眸無風白浪掀天地一喝西江水逆流 浮山珠

萬峰因巖上堂舉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一喝拂袖便行巖示偈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

松下千年有茯苓如何得似寶珠明快聞猛虎山中嘯不礙游魚海底行 牧雲門

鄖徹師資盡滅門擎頭戴角氣雄奔崑崙踢轉無回互市地風雷海嶽昏 資福觀

大鑒下二十六世

蘇州鄧尉寶藏普持禪師 萬峰嗣 萬峰付偈曰大愚肋下痛遭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師子子鐙鐙續燄古今懸峰臨入滅有人問曰和尚會中幾箇得法弟子峰示偈曰慈悲無念花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寶致囑

屎牀鬼子眼睛開肋下三拳實俊哉要使爺錢非好子生機一路道將來 牧雲門

正法眼藏都滅却撐撐拄拄是何宗誰知無事生多事鼓弄人家罪莫窮 資福觀

年老垂綸釣赤鱗閑將一偈作香珍屎牀佛法無多子杓卜由來賺後人 南山端

將門自古產英豪克紹家聲展六韜直得虎符懸肘後崢嶸頭角奪高標 可達衍

張公喫酒李公顛肋下還拳絕正偏獅子窟中無異獸聯芳續燄古今傳 浮山珠

一偈傳來異世人燈燈續燄萬峰身獅兒代代根荄脉日月同明耀古春 浪高峰

臨濟一隻正法眼拈來付囑與當人一輪明月輝今古萬戶千燈共一眞 南宗傳

鳳穴丹雛窺一斑全機肯諾較靈山翻飛雲外金光現無盡心燈照夜闌 喝崖悟

大鑒下二十七世

杭州東明虛白慧旵禪師 寶藏持嗣 因覲松有省白藏藏斥之一日藏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如何會師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

作者箇見解師乃發憤至第三日驀然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大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

金粟乘云大小寶藏雖用惡辣鉗鎚直是臭氣深重若是金粟待他眉毛定動劈脊便棒直使赤灑灑地快活平生

佛法眞須似海深擬將蠡測枉勞心尖尖牛角翻身出解把虛空定一鍼（牧雲門）

曳翻自已閉巴鼻一摑天輪透頂關峭峭巍巍孤卓卓當堂奪出爪牙斑（資福觀）

打破虛空活卓卓全身湧出絕承當廓然獨露無私旨天上人間沒處藏（孤雲鑒）

緊把三關豈放鬆驀然撥破太虛空頭頭示現孃生面始信從前費盡工（淇高峯）

萬里長風展六翮破關擊節在英豪虛空拳倒家聲振一喝還同日月高（興菴歸）

徹底驗人非艸艸那許外邊打之遶一機迅發髑髏乾撲落虛空日杲杲（素菴仁）

驀然扭著孃生鼻始信今朝力用全築碎虛空掀海嶽孤光爍爍出重淵（靈常齋）

大鑒下二十八世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東明旵嗣）首謁太初原初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汝本來面目師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不是不是師曰兩眼對兩眼初頷之後謁東明旵問無相福田衣何人合得披明便掌師曰作麼明又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又如何明復掌師曰老和尙名不虛傳展具作禮三拜未幾開法翼善明專僧送衣拂至有偈曰分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麤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東明如期示寂

何處歸來宿艸菴老君錯認古瞿曇一番驟雨花容褪縹緲峰高滴翠嵐（牧雲門）

見得乾坤大似斗如何撥著便模糊眼光廓落超方外始信從前不丈夫（資福觀）

大鑒下二十九世

金陵高峰寺寶峰智瑄禪師（海舟慈嗣）依海舟於翼善

親炙多年見理精徹履踐穩實舟授以偈曰迷悟
猶如空裏雲碧天明淨了無痕歷然世界其中露
殺活拈來總現成
天自蒼蒼水自淸銀鉤薦釣渡江人反流棹轉村邊
岸得路歸來滿面春資福觀
寶峰因天奇瑞參師問甚處來曰北京師曰別有
去處麼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否曰到師曰
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曰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師
豎拳曰還有者箇麼曰無師曰因甚却無曰非我
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
定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
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瑞拂袖便
行
金粟乘云寶峰應機綿密覿面活埋不是天奇和尚
洎合失却一隻眼雖然如是且如何是九十六種外
道底第一貝久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
何故緊詞捕不開一拳高鑑自能裁西天外道雖蒙
記透網之鱗喚不來牧雲門
放開一線鍼來往掣斷玄津鱗鼓鬣吸盡太湖千萬
頃滔天浪湧響如雷資福觀
隨方瀟灑大方家撈著當頭便返蹤箇中境界阿誰
知諸佛從來不能識孤雲鑑
一般風月境界幽深諸佛不識誰是知音桃花爛熳
春風遠千里相思動客心全鑑旭
臨機棒喝當時分鶻眼龍睛手自親觸著通身寒徹
骨不濟人處也驚人拳石沃

大鑒下三十世

竟陵荊門天奇本瑞禪師寶峯瑄嗣 示衆世間無法出
世間無法若透得者箇無法歸家穩坐
磬山修云奇祖祇要盡法不顧無民不肖子孫却不
恁麼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透得者箇無法正好行
腳 晦臺承云二大老一人善收不善放一人善放
不善收不肖土上加泥去也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
透得者箇無法好與三十棒何故殺人刀活人劍
天奇上堂僧問如何是高峰宗旨師曰石馬嘶風
居物外金雞高唱御樓前曰有何奇特師曰不遇

知音者徒勞話歲寒曰祖祖相傳傳箇甚麼師曰
海底泥牛銜月滾林中石女播清風曰大地全彰
是甚麼人受用師曰東村李二哥
承天怡云入理深談則不無天奇老祖若要提持高
峰宗旨猶欠一著在
天奇一日爲普照太初二上座舉曰不論向上三
玄要了末後一著太曰如何是末後一著師曰風
吹牆畔柳日曬澗邊榆照曰青山低處見天闊紅
藕開時聞水香太作噦聲曰正是弄業師曰你作
麼生太曰如人上牆百無所計師作噦聲遂起身
歸位
石車乘云一噦聲百無所計一噦聲起身歸位具眼
底辯看
秀州天寧法舟道濟禪師(華頂觀下七世吉菴祚嗣) 因陸五臺
問畫前元有易否師曰若無將什麼畫曰畫後如
何師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師
曰居士莫著文字好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師
召五臺臺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

普明用云畫前畫後論有論無總與大易無交涉直
饒一喚一諾爻象分明也未是衲僧極則畫前元有
易否何不便喚五臺待他應諾却好云元有易否陸
公者裏必然別有所入且免後來許多周遮
倒垣破屋住幽林徹後通前不掩門轉北面南接影
響可憐咫尺隔千尋(玉林琇)
羲皇殿上話庖氏夫子庭前毀仲尼共住都因不相
識却教腦後擊金鎚(一初元)

大鑑下三十一世

隨州關子嶺龍泉無聞絕學正聰禪師(天奇瑞嗣) 參天
奇執侍久之一日奇問在世忘世時如何師曰了
物非物曰在念忘念時如何師曰於心無心曰心
物俱忘時如何師曰華山高突兀太行峰嵯峨奇
乃付偈曰破情情破破還情絕迹無私精內精知
是箇中今不惜盡籯分付與仁行
雲漢滿云了物非物好肉剜瘡於心無心眼中著楔
若非末後一句幾乎喚作義學沙門
相逢已是暗抛機盡把家私說向伊心物俱忘天地

外華山豈逐四時移 擧石沃

無聞因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

笑巖寶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復頌

古雲峰頂人難覩偶被風吹映夕霞百鳥未歸天已晩夜深依舊宿蘆花

無聞因天奇問苦樂皆心因何外取師曰祇爲不了曰是非皆事因何妄承師曰錯認定盤星曰迷悟皆人因何不董師曰早知鐙是火豈向四方求

鐘聲披起鬱多羅大地何人眼不塵頌得分明燈火意翻雲覆雨奈渠何 牧雲門

春園爛熳花浪潑弄蝶爭妍撲鼻香日落茅簷天色晩一輪霜月照池塘 資福貌

有水皆含天上月無山不帶嶺頭雲緣何世逐癡男女誤認張郎作李君 旭雲端

織女夜深機織拙無端弄巧雀河邊饒將薄霧遮羅袖未舞春風肘已穿 金粟旭

大鑑下三十二世

北京笑巖月心德寶禪師 龍泉聰嗣 參絕學於關子嶺因洗菜次忽一菜葉逐水圓轉捉不著有省攜籃歸遇學學問是什麼師曰一籃菜曰何不別道一句師曰請別問來學休去一日辭學學拂子曰向者裏道得一句出格可去師無語嗣後再參學學問人人有箇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曰有則有佛眼覰不見曰子見麼師曰某亦不見曰子何不見師曰若見則非眞父母學曰善哉遂印可

水裏拾來火裏燒出頭天外自逍遙翻思未會機前著有一毫兮是一毫 平陽忞

一莖菜葉忽隨流喜躍歸來盡底籌父母徧身紅爛也瞎驢端許振宗猷 理安問

一莖圓轉一尖新攜籃歸去意休呈雲收雨散江天暮紅爐一點片雪輕 靈巖本

伸手不及處見得一莖菜一火焚之處通達絕無礙本來眞父母一口百雜碎雖然七縱八橫要且渾無縫罅 孤雲鑑

一毫圓轉一須彌就手擎來笑眼歸莫謂家親無覓處冰花談裏正春肥 輪溪

笑巖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昔年獲益事師以拂子倒懸視僧曰會麼曰某甲已識得和尚做處也師曰你道荊州黃四孃禮佛求箇甚麼僧無對師打出

金粟乘云一問一答彼此分明誰知末後一拶如壁萬仞深坑至今起不得召大衆云還救得麼莫道賊過張弓好

笑巖到熊耳山禮祖塔寺僧叱曰空塔汝禮拜何爲師以手指塔問此是空塔耶曰是師曰祖師嗏曰攜履西歸去了師曰蒼天蒼天

東明際云者僧且置秖如笑巖老人見祖師禮拜不見祖師禮拜若道見笑巖又恁麼道若道不見笑巖又恁麼道畢竟如何良久云簷頭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熊耳峰高鴈影寒悲風直得艸蔓蔓三千里外無相識血濺啼鵑淚未乾 理安問

鉤頭著餌放絲綸鄰向波心魚不吞歸去自歌山自綠回看堪笑水雲深 梅谷悅

笑巖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劈脊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也未措何爲多口師復打曰再犯不容

三峰藏云俊則太煞俊未免忙在　藝則忍云機峻利令嚴寒恁麼爲人果是直截可惜遇著箇孟八郎莫說未開口已前承當何曾夢見棒頭落處當時若是山僧待他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便與掀倒禪牀直教者老漢一生開口不得

不須賓主會來親占得兩機絕法人雪夜梅花領春早滿園香艸不知新 三峯藏

萬仞峰頭險峻關絲毫不盡隔千山行人不解開門計滿目風光別世間 寒松操

笑巖因一沙門執錫卓立朗聲問仁者可識從上相承密論義否師曰密則非論論則非義彼退後以錫橫肩上翹足獨立曰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更字彼以錫畫地一畫闊兩脛立上復以錫橫

按腹上亞身而視曰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嘉字彼卽卓錫地上以兩手叉腰懸趐一足切齒怒目作降魔勢曰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之字彼分身指天地周旋一帀曰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尢字彼進前作女人拜分手指兩衲子師於地上書一𧾷字彼方遶三帀作禮立於師右師於地上書𩙻字彼方進語師曰設到此更須有𩙻者箇時節始得彼嘆曰噫眞摩訶衍薩婆若上士耶作禮而去師顧衆曰此是𧾷眞聖賢所呈金剛變相三昧三昧王三昧用來勘吾然彼亦將有新證

湘翁沄云二八與麼酬酢大似生鐵鎚上刻出黼黻華龍也有權也有實也有殺也有活若檢點得到可謂東土衲僧笑殺西天外道其或未然拈拄杖畫一畫云彩雲仙子扇紅羅

千山歷盡艸鞵穿任運騰騰度好年平實商量田地穩霎山慧命一絲懸牧雲門

笑巖因僧問一言道盡更不容其言時如何師曰武陵谿畔杜鵑語十里桃花血染紅

武陵谿畔杜鵑鳴萬語千言無別聲回首若知歸去好天涯遊子盡回程遠菴僴

誰家桃李鬭芳姸杜宇聲聲喚客還曾蹋武陵谿畔路洞中春色異人間旅菴月

辭窮理盡舌頭乾海底珊瑚撐著月杜鵑聲裏落花紅多少阿師全漏泄天岸昇

笑巖因二客入門吟曰茂松修竹忽見師便問如何是道人家風師曰茂松修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觀不足留與客來看

茂松修竹有何旨勁節非惟傲歲寒直引遠風淸六合莫將聲色等閒看梅源德

杭州徑山無幻性沖禪師華頂觀下九世敬畏空嗣因編無趣錄歸趣曰子一向做得箇什麼師曰性沖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簽押遂將錄呈上趣接得曰者箇是我底你底吩師曰和尚莫攙行奪市趣擲下錄師便出

古林如云我若作徑山待道者箇是我底你底吩便與作禮云今日念和尚老大

相逢各自逞家風祖業兒孫用不窮大海無涯恣躍鯉長空萬里縱飛鴻天峯性

無幻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一字不著畫曰不問者箇師曰圓相不著圈

天癡善云圓相不圈一字不畫魔佛難名衲僧眼瞎富塞虛空無人酬價驀地相逢七上八下

無幻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師曰與我般取一束柴來僧般柴了又問師曰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

桃源洞口尋春色野老頻呼在此中遊徧園林猶借問不知身在萬花叢潛夫岐

大富須還長者家天然隨處有生涯可憐不識寰中寶錯過眞金在赤沙介菴進

脚下魚行總不知因憐鷗鷺亦何癡幾多負義忘恩者徒有雙雙兩道眉牧公謙

大鑒下三十三世

荊谿龍池禹門幻有正傳禪師笑巖寶嗣 因聞鐙花爆爆聲有省遂抵京求證笑巖巖曰你把從前悟底一一說來師欽語至半巖踢出一隻鞋曰向者裏道取一句看師不能對歸堂通夕不寐明旦猶佇立簷下巖見乃喚師師回顧巖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不覺脫然

夜靜鐙花吼一聲琉璃殿上露全身巨靈分破華山色赤脚波斯絕路行理安問

兩片脣皮正合開死蛇忽地觸人來天明毒氣方甦醒翹足修羅也怪哉古南門

閃電爲人機自別晴空霹靂太孤危回頭揭瞎頂門眼金鎖玄關當下灰晦山顯

趯出鞋來齊截斷修羅障處活全機通身發露自難掩一笠千山力荷歸孤雲鑑

忽把咽喉塞斷看其如吐氣轉身難回頭霹靂重相送撲破虛空玉一團素菴仁

泥牛縱步上天台踢碎重嵐烟雨開若不淸風生兩腋那能親到赤城來妙雲雄

龍池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屋北鹿獨宿曰不會師曰谿西鷄齊嗁

夾山豫云師翁答話雖則一椎兩當未免令者僧分東著北不肖孫則不然如何是西來意但云面臨江水闊早晚看行舟更云不會向道兩岸蘆花裏淸風引白鷗　妙偉俊云古人拈出陷虎之機不妨奇特怎奈者僧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明眼人前只是好笑且道笑甚麼三十年後驗取　萍寄普云若道此二句是西來意喫鐵棒有分　藝則忍云幻祖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有問資福如何是西來意祇向道簾卷山雲白庭深巖葉黃待云不會一瓢寒澗水對月坐松崗

龍池微

屋北鹿獨宿溪西鷄齊啼的的西來意惟餘作者知

舌底冰霜冷逼人閒言賸語却多情曉風殘月同誰翫散入長楊作雨聲 梅谷悅

龍池一日因事著褊衫舉椅子作女人拜向磬山曰修上座待我拜你爲師修失笑呈偈曰木人提唱笑呵呵更著衣裳誰識宅昨日覷來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師曰此偈甚愜老僧意

法林音云磬山老祖偈雖善美實荼蠹幻祖之意不可更說點把火照看面皮厚多少幻祖當年果有意那

臨機影艸主全賓照用同收禮木人掀倒本非男女相靑天閃電芥投鍼 道峯珍

覿面相逢不用呵原非我兮亦非他平生一件傷心事錯把張公喚李婆 法林音

龍池因僧問如何是佛祖奇特事師曰蝦蟇捕大蟲曰恁麼則不奇特也師曰貓兒捉老鼠僧禮拜師便喝僧曰和尚爲什麼放某甲不過師曰老僧有事你且去

東明際云鶩王擇乳素非鴨類

上他機境太孤危劈面遭他下一鎚劒戟誤身空自老幾人曾過玉關來 理安問

風前一語定綱宗漢語胡言信亦通末後重提千古令孤燈日下帶朦朧 山茨際

萬仞龍門透者難金鱗擬躍駭波瀾電雷相送重燒尾腥血空流石上斑 南硐珍

參喝疑碼

奇特蝦蟇捕大蟲全提玄要振家風電光石火難存迹一喝頓教宇宙空祖菴銳

龍池因僧問如何是如來禪師竪起拳僧曰如何是祖師禪師亦竪起拳僧曰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復竪曰不是拳頭便是巴掌

報恩琇云今日設有問報恩如何是如來禪前是山門如何是祖師禪中間是佛殿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但向道明眼人難瞞

龍池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胡盧

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溟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梅源德

秀州興善南明廣慧禪師徑山沖嗣示衆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先喝石巖一任踍跳明月池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無撿點得倜儻分明許你參學事畢

龍淵法云興善雖然殺活縱奪通身手眼撿點將來不無鈍置殺人　空諸性云四句外尚有一句于百味具足不獨殺活也雖然南明終未能舉出在且道是那一句良久云覷著則瞎

太平無事刀開鞘煩惱之時劒入匣忽聽秋風嘯一聲忙轉深宮著鎧甲慧超先

興善因閒谷問了即業障本來空爲甚獅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却師曰本來空曰爭奈頭何師曰本來空曰因甚罽賓國王一手墮地師曰本來空

柳汀斜對野人聰零落衰條伴曉江正是霜風飄斷處寒鷗驚起一雙雙印宗奇

興善因看雪次僧曰滿山都是雪師曰隨聲逐色漢曰請師離聲色道一句師却曰滿山都是雪

普明用云者僧身挨白刃活得命來不妨好手南老人費盡鹽醬究竟不獲稱心者裏還有向聲色外別道一句者麼良久云切忌道滿山都是雪　藕菴衍云興善老漢慣將官物欺壓平人此間有爲者僧雪屈者麼出來與藕菴拄杖子相見　卷三十六

宗鑑法林卷三十七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三十四世

明州天童密雲圓悟禪師龍池傳嗣

因挑柴過山觸路旁積薪有省遂依池出家時中看得心境兩立請益池池曰汝若到者田地便好放身倒臥師益惑一日城歸過桐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時池遷北京師特往省覲池問汝近日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池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圓悟特來省覲和尚池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

迸破桐棺險出頭煥然等現萬機休劈空獨握掀天棒塗毒聲騰四百州晦山顯

忽覩餘薪夢乍淸家私破盡體難輕一回蹋碎桐峰月一統山河見太平祖菴銳

天童自外歸省龍池池上堂舉拂子問諸方還有者箇麼師震威一喝池曰好一喝師連喝兩喝歸位池顧曰更喝一喝看師出法堂池便下座

一番風雪一番寒寒盡春來暖氣寬祇者何勞重舉出驛亭西去是長安古南門

梅花吐唱一腔新淸和寥寥世罕人意氣還他同調者始終敲拍總陽春眉伯奕

天童因龍池曰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去師呈偈曰若據某甲扶持佛法任宅〇〇〇〇〇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

巢頂鐵船獨駕時閻浮界闊縱横機分明顯煥無私也一道眞風掌握歸資福觀

天童因僧問學人遠來要問和尚討箇佛做師曰佛也是你分外事

翠巖喆云斬釘截鐵本分宗師直下知歸罕逢達者

還委悉麼渾身已在含元殿何事嘮嘮問帝都　白巖符云者老漢生平一條白棒不順人情不管是佛是魔驀頭便與一摑在者裏爲什麼不用少年晉決龍蛇陣潦倒還同稚子歌

天童因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此去徑山五百里

翠巖喆云天童老漢慣用金剛王寶劍覿面全提可
惜者僧不知落處若知落處便好向百艸頭上卸却
干戈雖然者裏則不然如何是不動尊但向道露柱
騎牛登五老燈籠蹋雪返西峰
　天童上堂彌陀明日是生日老僧今日是生日我
　比彌陀先一日三世諸佛從此出
古南門云大衆者老子結識古佛也是好事今日山
僧未免撥轉機輪倒行此令將者老子鼻孔扭捏一
上彌陀明日是生日塗糊他作麼老僧今日是生日
眞箇那我比彌陀先一日鐵作面皮三世諸佛從此
出賺殺一船人所以從上一言半句如風行太虛鼓
動萬有求其起處了不可得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
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山僧恁麼道祇如今日眞堂
設供意在於何還是仁義道中麼還是世諦流布麼
還是淨法界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麼恁麼
論量笑破衲僧口要且總沒交涉畢竟如何擊拂子
云泊合停囚長智
　天童挂牌入室有僧纔跨門師曰不用拈提請師
　便棒師曰爲甚麼僧無語師便打
平陽忞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尙虧一簣之土當時
待道爲甚麼但向道橫趨金殿過定惹御爐香管保
先師拄杖子兩手分付　瑞鑑衡云祇道天童與者
僧入室却是者僧與天童入室復頌
孟八郎漢要恁麼爲自怪撩蜂得眼腫休嫌倚勢把
人欺
　天童因僧問猛虎以肉爲命因甚不食其子師曰
　自肉食不恭
野猿抱子歸青嶂幽鳥銜花過碧岑滿目風光皆自
得了無遺法累兒孫侶巖荷
　天童因一秀士自撰禪門口訣詣師請正師展卷
　指一實字問曰此字如何解說士擬議曰却解說
　不出師曰恁麼則虛言了也士無語
平陽忞代云待老和尙脚跟點地卽道
　天童因僧問昨日喫師三棒今朝拈却拄杖師曰
　今日不打你
法音深云紅葉不題流水去春山多少好人家要會

者僧則易要識天童則難何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天童示衆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衆人般老僧不是多護惜爲要諸人徹骨寒

金粟元云天童老漢雖則徹底婆心看來亦成護惜者裏不然金粟山中柴沒燒隨時買兮隨時挑任他柴價貴和賤總要諸人額面焦莫是狼藉常住難爲大衆麼阿呵呵多少業識茫茫之流盡向者裏錯會

天童因衆請說法隨至法堂以手揖衆曰已爲大衆說法了也轉身便出歸方丈

八十婆婆不識羞湧身畫閣賣風流深深揖下無人采祇得懡㦬歸去休 二隱謐

和盤托出絕周遮白玉無瑕却有瑕可惜當時輕放過至今天下亂如麻 德菴心

宜興磬山天隱圓脩禪師 龍池傳嗣 因閱楞嚴經佛叱阿難此非汝心處有省後閱傳鐙錄見僧問乾峰一路涅槃門公案遂去不得參兩載偶聞驢鳴頓釋前疑述偈曰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開

棱棱鐵幹磨霄月雪苦霜侵愈見神忽爾夜廊開笑口曉來大地盡含春 粟菴鼎

磬山問龍池歷歷孤明時如何池曰待你到者田地與你說師便喝池曰你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行

驢鳴洽地笑顏新蓋色騎聲絕晦明一喝倒流千丈水笑他空費老婆心 理安問

江皐翻轉浪千層殺活從教用得親朕迹一毫留不住白拈手段是重輿 山茨際

多情石女嫁春風髻聳巫雲映日紅倒著霓裳花下舞香塵撲撲撼蟾宮 南磵珍

非色非聲露本容瞎驢步步不留踪家私籍沒能開托一喝從教大地聾 截流策

磬山因僧問如何是出格句師曰獨脚鰲

江天海云修祖獨荷濟上綱宗揭示人天正眼等閒露一機出一語坐斷古佛舌頭横抽衲僧腦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清波不犯老師翁烈焰堆中釣活龍未展全機伸獨脚橫行海上不留踪南磵珍

磬山因僧問忽然打破砂鍋露出家常茶飯時如何師曰呑又呑不得吐又吐不得

昨夜霜風到艸簷老來雙鬢白新添杖頭且喜存知已引我隔溪望酒帘法林音

磬山因僧問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者一句得恁麼有力師曰壁立千仞

一句當天生死絕刀頭猶帶戰餘血不知何事鼓聲頻無限愁人恨未泄法林音

磬山因僧問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如何是寂滅師曰今朝雨落階前溼

從容登眺幾凭欄滿望溪山入畫看仙苑春風絃管沸笙歌蘗裏雨聲繁湘湖仁

磬山因僧問世尊覩明星意旨如何師曰黑裏白

法林音云艸鞋筋不斷脚跟皮如何得穿伎倆未盡猢猻子又爭得死直饒死盡伎倆蹋穿脚跟不向威音前會取就往意識裏卜度要窮磬山老人敗闕處猶隔三程乎

磬山因僧問虎以肉爲命因甚不食其子師曰是親必顧又曰有愛在

干戈定後羨英雄聖主偏知不伐功若似漢家多妒忌誰將金劍學從戎定生純

磬山因僧問虛空無向背云何有東西南北師曰切忌回頭轉腦

團圞一片天邊月海角天涯長照臨不奈寒雲生谷口時人換却眼中睛弘鼎致

磬山因僧問飲乳如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那箇是最初父母師曰養子方知

殺活臨時祇自由三軍鎧甲一時收從今四海咸寧靜不動干戈定九州鐵機信

磬山因僧問山嶽傾頹爲甚烟霞不散師曰捨大戀小曰獨臨玉鏡云何眉目不覩師曰打破鏡來相見

資福玉云功夫不能進步須參老人之前語工夫不能脫灑須參老人之後語縱然三十年後

磬山因僧問盡大地是一箇眼睛爲甚麼隔窗不見師曰獨睛眼睛相見

爍破乾坤烏聿聿隔牕何事便迷㾃誰知獨睛孃生眼相見依然隔海涯 海慧偓

一身還有一身愁那得毗盧頂上遊大地若能無寸土騎驢何處不揚州 提菴敏

磬山因僧參曰學人未到磬山先喫棒了也師曰空頭禪和曰再求和尚賜棒師曰老僧無者閒氣力

未到磬山先喫棒再求一頓喪渾家設言老子無筋力笠帚留將掃落花 海慧偓

磬山因僧問如何是明頭合暗頭合師曰一字不加點曰如何不加點師曰明頭也合暗頭也合曰離却明暗外請和尚道一句師曰老僧到者裏氣急殺人

點畵未形字已成無文古篆實難明當人不識求指註驢脫眉毛堦下生 湘湖仁

磬山因僧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言言見諦步步迷踪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祇在舌頭尖盡力吐不出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有時獨倚庭欄上閒看梅花三五枝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落花流水去空負浪遊人

移花最愛簾纖雨插柳宜逢黯淡天試看上林春色早花含珠露柳含烟 海慧偓

磬山因僧問如何是臨濟宗旨師曰千雷並吼

妙偉俊云修祖荅臨濟宗旨極是禮周樂備檢點將來未免太費鹽醬若問柏林應聲便喝云遲八刻

磬山因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黑漆桶曰如何是法身師曰爛冬瓜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三家村裏酒帘子

妙偉俊云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磬山因僧參曰久慕道風今日得見和尚師高聲曰諾曰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當陽一句請師直指師豎起拂子僧禮拜師曰你那裏來曰今日得到磬山師曰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僧無語

德菴心云者僧將成九仞功虧一簣當時何不叉手

進前云請和尚那邊問將來待擬拈棒但云不合起動和尚拂袖便行豈不頭正尾正

杭州徑山雪嶠圓信禪師 龍池傳嗣 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珠和尚道底曰不會師曰三脚蝦蟇

魯菴還云得平實之三昧具解脫之總持宋元以來一人而已

徑山因僧問如何是雙髻家風師曰一堆土竈萬箇峰頭

紹隆仰云大小語風向境上著倒山僧又且不然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徑山因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撲不開

衆角固多一麟則足呼之無門聲聲在谷不在谷斷蘿立極徒勞鹿若此溪西鷄齊嘶何負屋北鹿獨宿雲林輅

湖州淨名菴抱璞大璉禪師 龍池傳嗣 示疾衆請末後句師曰我有日用相應頌在趺坐而逝頌曰◐竝行黑白却同年(牛)芳艸茸茸到處眠○一時秋空雲翳盡●夜深何處是家園

培風澤云抱璞會下設有一人待開口道我有日用相應頌在劈面吐云恁麼早已不相應了也令抱璞老人祇好棺材裏瞠眼

明暗雙雙始末原烏鷄嘶向碧雲邊曾經身入蘆花岸返照無踪逼大千弘鼎敎

建寧普明鴛湖妙用禪師 興善廣嗣 同雪嶠信上弦夜翫月次嶠指月問那半箇在那裏去了也師良久曰會麼嶠曰也祇得半箇師却問那半箇在那裏去了嶠亦良久師曰也祇得半箇嶠乃呵呵大笑

金明進云二老舉揚箇事如善舞太阿終不傷鋒犯手雖然檢點將來太殺艸窠裏輥金明若在見他恁麼便好拂袖而出何故不見道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永正元云塤篪迭奏互換可觀還他二老作家然祇好明者一半事若是那一半事敢云未在且作麼生是那一半事待月落後與你道 龍淵法云二老道即太殺祇道得一半金明雖則善爲折衷以小子看來太似湊成三箇擔板 退菴智云二老爲那半箇費却許多腕頭力作麼者裏若有問那半箇

在那裏去了但舉拳云鑑他更如何劈面便掌　瓶
山謙云向上一著即三世諸佛直得口挂壁上二大
老合水和泥直是笑破人口到瓶山者裏好各與三
十笤帚

眉端挂劍寒光如電互換臨時穿楊之箭咄何似秦
時𨍏轢鑽 介菴進

夜夜蟾蜍挂碧天淸光何處不周圓都來弄巧反成
拙彼此顳頏見一邊 主峰法

普明上堂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便打僧曰如
何是學人心師曰欲攫遊龍蠑螈競上曰畢竟如
何師連棒打出

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堪笑漁人成鈍
置扁舟何處探仙源提正令髑髏穿吹毛凛凛逼人
寒 空諸性

大鑒下三十五世

潭州大潙五峰如學禪師 天童悟嗣 因僧問釋迦出世
端為何事師曰貧兒思舊債僧拂坐具便出師曰
癡漢又恁麼去

法林音云釋迦老子落節處五峰不妨料撿今日有
三十棒且自寄庫何故仁義道中

八千往返問單傳抛出琳琅聽莫全賺得遊郎空作
賦虛承野老掣風顛 雪舲深

養成傲骨不堪憂碧水長天一色秋隨分生涯隨分
足何須特地更馳求 可達衍

蘆花月上影團圝珍重漁翁把釣竿就手絲綸舒卷
處白漫漫又黑漫漫 南宗傳

徹骨赤窮入市寰萬千離緒鎖眉顛幾回話到衷腸
處心事徒將夢裏删 法林音

五峰在關中因居士問在關中作甚麼師曰竹牀
高臥待雲來曰豈不閑殺人也師曰五枚白鳥五
更鳴

法林音云五峰貪程居士錯路俱是圈外語若要透
關麼雪竇道底復云

霜花飄處夜初寒挑盡殘缸興未闌三箇兒童相對
坐閑來無事弄雙丸

五峰因僧問文殊起佛見法見擊未絕師曰闍黎

當受山僧頂禮僧擬開口師以手掩刦
法林音云五峰一期施設縱奪可觀未免一番特地
復頌
蓬蒿枝上欲棲鴉一陣西風滚白砂開眼不知何處
去邊關昨夜勁胡笳
常熟三峰漢月法藏禪師天童悟嗣上堂年年冬寒夏
熱朝朝夜暗晝明使得十二時辰看看能有幾人
喝一喝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法林音云老老大大錯下名言喝一喝云洎合錯下
注脚復頌
杖頭無鈔典袈裟那有閑情弄死蛇聞道東皇春信
早又隨風雨種桑麻
三峰上堂諸人盡是祖師門下客也不用作麼生
喝一喝云家醜不可外揚
家醜無端向外揚擔攜鴨酒走成行祖師門下覓頭
角笑殺東村李二孃法林音
三峰上堂繞四天下行脚底人有口堪喫飯擡脚
不起底人也有張口喫箇甚麼良久曰問取諸方

九十春光一枕寒東風移月上朱闌分明白髮還儂
少不盡傷懷淚未乾广阿蠢
夔州梁山雙桂破山海明禪師天童悟嗣僧問如何是
一六開天師曰竹密山齋冷僧曰如何是二五成
性師曰荷開水殿香
信手拈來答問端蔴纏紙裹倩誰看輕輕躍足龍門
過惹得風雷徹骨寒遜菴韜
雙桂上堂酸醯甕裏多蚊蚋破瓐脊上足蒼蠅我
者裏沒喫唆沒棲泊有扇打有烟熏貪生怕死漢
不用上吾門
蜻蜓點碎波中月盪散淸光上下圓吞吐魚龍全性
命隨其風雲混滔天粟菴鼎
雙桂上堂天上明星突出釋迦打失一目回觀六
道四生箇箇如蟲禦木
法林音云雙桂祇見釋迦要見六道四生猶隔十萬
八千在 永寧鼎云雙桂不是爲人剗盡光彩大似
以己方人
雙桂因僧問終日喫飯不曾齩著一粒米時如何

師曰一箇斑鳩九隻尾

門開大廈從棲泊飄蕩伶仃苦更尋待到家園重問信鶯遷喬木聽嘹音粟菴鼎

徑山費隱通容禪師天童悟嗣上堂良久曰聲前一句子欲要大家知

勝法榮云徑山大似癩兒牽伴　法林音云徑山老漢誘人犯法

桃顋日映紅灩灩柳眉風動綠絲絲迴文詩緘淚千點聊寄相思夫壻知勝法榮

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一箭重關透功高不樹勳德慶奇

春到桃花溢水源風光別有一乾坤漁翁怕向他人說恐惹閒愁到子孫法林音

徑山上堂箇事人人自現成無勞肯綮動修因波吒路上多差互覿體承當是本人

德慶奇云我要問徑山老人既是本來成現因甚又要人覿體承當擬議不來劈面好掌　法林音云我為你說箇譬喻如一箇好人面上鐫一行字云某甲你道此人還具眼也無

郊外良田多稼穡室中筲篋總瓊琚叮嚀窮子莫驚訝兩手而今付與渠德慶奇

一抹胭脂透臉紅羅裳繡襦笑春風愁腸總是相思結緘寄吳山楚水東法林音

徑山因僧問者樣沒頭沒腦事如何得明師曰汝未到沒頭沒腦田地在僧作禮師曰頭腦生也

勝法榮云者僧背著牛頭不肯認賊徑山重門擊柝當面著賊

入暮抱琴高士興經宵坐月隱君家設言冷淡無滋味一盞清湯便當茶德慶奇

徑山因靈機問世尊未陞座文殊不白椎且道還有佛法也無聲未卒師急拈拄杖曰且道即今是陞座不是陞座機擬答師直打退

萬仞橫身弄嶮巇一毫倒卓五須彌縱饒佛祖猶難覷徧界淒涼盡屬伊日東涌月沈西何妨隨處顯眞機藝則忍

徑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米少食無鹽

曰忽遇客來將何接待師曰忍饑無暇

巢菴定云先師雖則君子固窮爭奈寒酸太甚設有問山僧如何是福嚴家風但道布衣一片飽食三餐忽遇客來如何接待鐵釘飯木札羹倘有旁不甘底出來道和尚與麼答話大似乞兒暴富不見道知安則榮知足則富爭怪得老僧

金粟石車通乘禪師(天童悟嗣)因僧問如何是塵中能作主師曰擦手見青天曰如何是化外自來賓師曰一棒一條痕

鬔鬆白髮離嚴谷趁晚歸家不涉程玉兎一輪東嶺上枉聽猖叫斷腸聲(粟菴鼎)

瀫州寶華朝宗通忍禪師(天童悟嗣)僧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寶華寺是千年來底曰如何是斬新條令師曰山僧是今日住底曰前佛後佛還有優劣也無師豎拂曰中間薦取

千年古寺出唐朝井井風規豈寂寥直下若知今古意靈然一展便狆霄樹(豐興)

伽黎畊畔千年寺接物還他今古同滿室芝蘭垂手得寒梅香散白雲中(如苾直)

寶華因僧問透網金鱗因甚還滯水師曰是宅家常茶飯曰取飽便是師曰怎奈沒頭浸却何三昧眞云當時寶華何不助宅一箇霹靂免宅沒頭浸却雖然只者家常茶飯方見老人立地處

寶華因居士問月缺一條還補得麼師曰補得曰將甚麼補師曰但將缺底補

擔雪塡井功不浪身心不禁歷寒溫漫漫靜夜含虛碧宇宙淸光一口呑(粟菴鼎)

宗鑑法林卷三十七

宗鑑法林卷三十八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三十五世

龍池萬如通微禪師(天童悟嗣)上堂開口成雙橛無言喪本宗須知此段事誰敢絕形容豎拂曰個中識得文殊老管取無須過別峰

庭外梅花開滿樹堤邊楊柳綠千莖要知個事眞消
息忽聽枝頭鳥一聲鐵機信
龍池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過蟻難尋穴
歸禽易見巢
西風乍起冷颼颼兩岸蘆花覆小舟解纜便能歸故
國一輪明月湛如秋培風澤
龍池因僧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虎行
樵子徑鳥宿故枝頭
獨坐幽篁霜月寒何來琴客喜盤桓高山流水知音
少鴈落平沙孰解彈松若昭
越州平陽弘覺道忞禪師天童悟嗣 僧問雪山夜半覩
明星正覺今朝道始成如何是正覺山前事師曰
秋鶻此時驅健犢曰如何是出世因緣事師曰道
山何日跨歸鸞曰卽今事作麽生師曰看脚下
撲滅無盡燈倒拈臨濟藤四海郵亭上玲瓏雙劍痕
山前事後日因江南江北走兒孫最巘根
詞林不禁玉堂通敕下綸音滴漏中紫氣淩空霄漢
外底今脚下起高風紫凝曉

五嶺爭雄蜿蜒挺出產斯偉人與世罕匹咳唾落九
天隨風生珠玉正覺道初成秋田驅健犢豈不聞常
山有寶兮存之傳國空馳諸子兮獨賢母恤對山青
悠悠仙子五雲謠能跨金龍四海寥脚下才郞咸白
雪松花滿地勝漁樵溟高蜍
平陽上堂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更有一人得
箇甚麽喝一喝曰迥超今古格不共汝同盤卓拄
杖
承天怡云平陽要與百丈黃檗平分風月割裂疆土
莫道不得直饒得去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 法林
音云我不似平陽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更有一
人得箇甚麽賊入空室復頌
風前一曲遏雲行海水騰波樹作聲浩蕩乾坤無閒
歇知音端的問誰人
平陽示衆今夜總教諸人徹底悟去還肯與麽承
當麽良久曰且莫壓良爲賤
嵩又啓云弘覺老人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不肖兒
孫今夜也總教諸人徹底悟去還肯與麽承當麽良

久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復頌
冰輪皎皎挂天心大地山河荷照臨打破乾坤親覿
面光輝萬里溢清明
平陽垂問有一人朝參暮請不離禪教忽遭雷擊
時如何自代曰擊碎蟠桃核露出舊時仁
南北不分猶墮見聖凡路絕尚存塵一槌腦後齊翻
轉脫體無依自絕倫古菴演
平陽一日牽驢巡堂一帀命衆下語不契自作驢
鳴而出
若翁臻云大小平陽善向異類中行要且無大人相
山僧若在將把艸塞向驢口於驢背上拍兩拍它若
更作驢鳴但打版三下引繩出堂教他潑天伎倆也
無容身之處復頌
千年古木久成精特地相將異類行信步踏歌音弄
巧無人自和作驢鳴
平陽一夜入堂大叫曰適來欄中不見了牛普請
大衆把火上山尋牛去一僧纔出師便低頭歸方
丈

古雪喆云平陽欄裏牛雖不見要且頭角全彰翠巖
一頭水牯牛常在欄中祇是無踪迹可尋敢問大衆
旣是常在欄中爲甚却無踪迹
平陽晚參松直棘曲鵠白烏玄大盡三十小盡廿
九是人知有祇如背後有人喚你你便回首且道
明甚麼邊事布袋肚皮寬金剛手版闊
薪傳瀾云者老漢齒不關風自言自語當時若向明
甚麼邊事處便休去不妨令人疑著却道布袋肚皮
寬金剛手版闊何異教人上樹與賊過梯豈不誘壞
人家男女乃拈拄杖云還有不甘者麼出來我正要
問汝回頭轉腦是明甚麼邊事
雪竇石奇通雲禪師天童悟嗣上堂長安甚鬧我國晏
然拈拄杖曰不可道拄杖子不晏然也遂點曰低
聲低聲
長安市裏人烟鬧我國晏然事轉多若是金毛獅子
子三千里外見誵訛培風澤
雪竇上堂月朔月望月圓月缺一句全提萬機寢
削卓拄杖曰看看擲下來也咄

92

江天銓云靈山指出曹溪畫出總不如雪竇老漢一番掀露爭奈盡大地人皆在拄杖上會却

潤州鶴林牧雲通門禪師天童悟嗣僧問世尊未拈花迦葉不微笑意旨如何師曰討甚麼盌僧曰迦葉笑後又如何師曰一場敗闕

十八嬰孩出畫堂公公不識與麼揚逢人謾謂詢知友一片冰心付野塘溟高峰

眼中不著沙耳裏不著水八兩共半斤一倒還一起

擬思量隔萬里落花風雨多香逕流鶯紫對山青

一片渾圖太古心是誰巧鑿喪眞淳任有補天煉石力無奈東君逗早春妙雲雄

古南上堂拋拄杖曰撲落非他物復擊起作舞曰縱橫不是塵還見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麼復擊香几曰一片楡楠木敲來響殺人

鸞鏡臺前巧畫眉自塗脂粉自稱奇穿簾透戶風流勝蘇合茶香滿面吹翠菴鼎

古南上堂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大火聚中不藏蚊蚋無住法中不立迷悟諸人圖參禪悟道三生六十劫

永寧鼎云古南若不立四禁門爭顯得自己脚跟浮逼逼地

無端平地起波瀾巨海一漚納百川若問中流的的意萬溪千壑盡從淵德寶信

吳江報恩浮石通賢禪師天童悟嗣上天童省覲童仍命侍者一日值雪童問好雪因甚不落別處師曰祇爲大地無寸土童曰既無寸土畢竟落在甚處師曰前山與後山

鶯窠頂上夜徘徊目擊尸塗便解開殿閣微涼親看破新雛鷄子笑盈顋靈常裔

寂寞空庭一笛吹風聲欲枕謾相宜孤燈夢斷分香淚暗寫愁腸寄與誰自休瀚

纔洗淸關兩眼醒玲瓏巖下沒疎親風生殿角涼如洗滕六飛花遍界新峯石沃

報恩因僧問明不犯之令還許他悟也無師曰猶落第二日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師曰自領出去

虜騎無端入禁城進前退後强支掌中庭主將能行
令不動干戈建太平 護國嶽

報恩上堂烏飛兎走急如梭明暗何曾昧得他個
裏本來無可說謂言無說巳成多豎拂曰是有說
是無說擲拂子

纔開臭口事如麻東魯西秦不住家說甚有無重卜
度自塗脂粉向人誇 粟菴鼎

報恩因僧問破沙盆意旨如何師曰七零八落塡
溝壑僧於此有省

七零八落塡溝壑老大爲人添注脚不肖當年若在
傍一坑兩箇都埋却 萍寄普

通玄林野通奇禪師 天童悟嗣 上堂吾有一句普天匝
地舉似諸人切莫擬議是甚麼句

資福玉云者藏頭露尾漢旣巳舉出又道是甚麼句
忽有人掀倒禪牀如何迴避

通玄上堂法身報身化身一串穿却雖然太煞省
要免得諸人摸索大家好快樂卓拄杖曰祥麐祇
有一隻角

淸曉佳人出洞房迎風敘釧別宮商霓裳絹就惏心
結月裏嫦娥莫弁雙 粟菴鼎

通玄因僧問如何是一念不生師曰百雜碎曰如
何得命根斷處去師曰休著力

魯菴遠云命根斷處自然休著力只如一念不生果
能百雜碎也未

京口竹林林臯本豫禪師 磬山修嗣 示衆石裏壓油水
中取火不是動轉勞人祇貴當陽吐露趙州老子
太惺惺切忌道靑州布衫重七斤

竹牀高枕渾無事門外不知何處風驀地喚回秋夜
夢窗前明月上孤峰 鐵機信

竹林因僧問明月堂前花開枯木是賓家句主家
句師曰石女哭蒼天

勝法榮云林臯老人雖則不負來機若是斬釘截鐵
起死回生猶欠一著在

竹林因僧問天不蓋地不載甚處安身立命師打
出方丈次日又問某甲昨日喫棒今日和尚痛否
師復打出

承天怡云夾山作略不愧爲一代龍門撿點將來未
免瞎却閩州一城人眼去在
杭州西天目玉林通琇禪師磬山修嗣僧問昔日高祖
道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
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意旨如何師曰好兒終
不使爺錢
截流香象河水成珠虎生三子終有豹菟海底翻波
兮湧出龍圖鷺鷥立雪兮明月何殊高峰自古淸如
許漫說東家富有餘最爛根
獨掇家財萬頃非圖祖父田莊五車豈借些兒個裏
現用大方一句標題千古案好兒郎燈燈續燄湣埋
堂澳高峰
萬斛明珠傾不盡五車書卷用何窮東西兩目同春
令千載弘傳誦有風師悲鏡
縱奪俱歸掌握權神兒爭受止啼錢嘉聲吳越高風
遠撼動江山五嶽天紫凝曉
高踞追蹤肯古風西峰拔地更玲瓏拈來瓦礫黃金
重豈肯逢人問石崇輿菴歸

河目海口通身劍刃作略滔天全體奮迅滿盤托出
好兒郎寶藏打開誰識驢南宗傳
鐵牛隨處吼雲濤萬里江山紫氣高就裏乾坤藏世
界千秋不道是兒曹朴仁義
出格男兒當自强豈誇祖父廣田莊胸藏萬卷無窮
盡諸子從他四海揚宗麟翔
天目因秋色大盛示衆山僧說得一篇好佛法懸
在雨花橋上大衆各自看取良久曰伯樂曾三顧
千金孰解增贈君君不納完璧倚枯藤
晦石琦云琦孫當初若在只向道老和尙自領一上
罰因甚如此不合將常住物作自已人情
天目示衆老窟敗屋紙帳靑鐙此中有人得些子
意味否夜來風色峭釀雪已三分
永寧鼎云盡謂天目乃一國之師看來乞兒拾得開
元寶那堪字畫不完全
天目因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管人家烟沖大
小
勝法榮云天目祇知者僧管人家烟沖大小不知自

已忘却杓柄短長
傾國傾城自不知斜簪玉鳳出羅帷時開金鏡照顏
色猶整新妝倩畫眉瀾菴怡
天目一日問戴庭丞雲從何生曰從和尚問處生
師曰山僧罪過
永寧鼎云天目老人也是埜生招箭　培風澤云鐵
丸驀口塞誰是解吞人
天目因僧問撾鼓鳴鐘所爲何事師曰換人眼睛
晦石琦云我若作者僧便與禮拜歸衆看者老漢如
何合煞
杭州理安箬菴通問禪師磬山修嗣因僧問大悲千手
眼那隻是正眼師曰急水灘頭下釣絲
急水垂絲千眼迷隨波東去又拋西金翅擘斷滄溟
竭雷雨轟轟過九溪天笠珍
千尺絲綸釣碧波遊魚一見急如梭無窮底意隨流
水正眼分明奈若何旭雲端
嚴陵不受漢家封急水灘頭開正眼忽見錦鱗破浪
來釣絲牽得乾坤轉北溟湛
懶向街頭輥繡毬却來斷岸擲金鉤游鱗逐浪烟波
杳漁父徒掌載月舟岷山偉
古岸風清坐釣磯灘高水急浪如飛大悲千眼由來
瞎空載滿船明月歸可逵衍
藥公縱有點睛手難點大悲腦後瞳急水灘頭綸下
釣十方震動看飛龍妙偉俊
理安因送雪嶠大師至山門見狗子吠雪曰者無
佛性東西師曰却搔著大師癢處雪大笑師亦大
笑而別
三昧眞云既無佛性因甚搔著癢處須知二大老之
笑各有一種白拈在
理安因僧問對面不識時如何師曰刀斧斫不開
法林音云老僧自老僧闍黎自闍黎假借一點得麼
若是闍黎無分全歸老僧十個有五雙盡道太煞穿
鑿今日有七棒權且封好寄庫以待三十年後
金錘腦後用來靈武帝昏輸碧眼胡大戰燕山銘再
勒斬新收復舊皇都海慧惺
孫吳當日起艱難吮疽分醪隊伍間數萬雄兵如父

●炙疑灸

子同生同死在邊關勝法榮

理安因僧問如何是法身三種病師曰●炙瘡瘢曰如何是二種光師曰覷著則瞎

法林音云不向威音那畔又那畔打幾個跨跳未免觸途成滯三種病二種光拈却了也且喚甚麼作法身吹餘雖是他嫡骨兒孫實不曾嗅著他些汗臭氣待我推倒大人峰吸乾法雨泉那時再緩緩向你道

國手從來無正方祇將雞屎攪糖虛空一服病全愈猶勝透瓶九轉香勝法榮

理安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低聲低聲

要透重關也不難含元休更問長安堪悲錯路貪程客依舊千山與萬山梅谷悅

理安因無隱再參師問一向在甚麼處住隱曰與化師便打隱曰者老漢猶作者箇見解師又打隱曰恁麼爲人瞎却人眼去在師復打曰今日瞎却一箇隱曰自納敗闕師便噓隱曰蒼天蒼天師復噓隱便出

德菴心云賓中有主主中有賓互換投機一場納敗雖然當時更與三十豈不光前裕後

理安因僧問一切衆生皆孝道因甚土梟食母師曰冤家路狹

蘗舟元云師翁向鑊湯內抛出冰團虎口裏奪得活雀非但換却諸方眼目瞎却天下人眼去在

理安因僧問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曰螺螄吞却鴨

螺螄吞却鴨照用全賓主一語定綱宗千鈞機發弩瑯琊翼

理安因僧問一貧赤骨時如何師曰有件破衲頭要便與你僧擬議師曰穿不著

妙偉俊云者僧家貧遭劫徹體無依師翁看風使帆縱奪可觀檢點將來猶欠一著在具眼者辨取

未必心頭似口頭到來知已反爲讐逢人但說三分話客作成羣落二籌麗菴昱

南嶽繖蘿山茨通際禪師磬山修嗣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句師豎拄杖曰向者裏薦取僧便喝師便打僧擬進語師連棒趁出

杖頭指出中天月池內風飄薝蔔香若問西來超祖
句徒勞獨自費評章友石徽
一句全提迴超佛祖再偪生蛇素非敏手遊人觸不
解同途空使東君頻折柳寒松操
相詢越祖句拋出鐵饅頭沾著些兒味令人飽不休
此念正
淡蕩烟霞透絲蘿懸巖倒挂影婆娑掀翻佛祖閑窠
窟乞與遊人價倍多雪輪深
南嶽因僧問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待山
僧有安身立命處即向汝道
勝法榮云南嶽雖然途中得力爭奈終日區區若要
歸家坐享太平三生六十劫
南嶽因僧問手握利刃劍因甚猢猻子不死師曰
全承渠力
鐵機信代云元來和尚也祇在此間作活計
江天詮云承利劍之力猢猻子死矣承猢猻之力用
利劍何爲具眼者分別看
南嶽因僧問齩破鐵酸餡因甚路上有饑人師曰
同途不同轍
資福玉云者撲也敢稱禪客何不更云恁麼則與師
隔生也管教南嶽分半院有分
陽山松際通授禪師磬山修嗣上堂門對千峰碧沿溪
一徑幽更求玄妙旨撥火覓浮漚
承天怡云陽山恁麼提唱雖則老婆心切未免辜負
他先聖喪我兒孫
陽山因僧問二十五聖本無優劣爲甚獨選耳根
圓通師曰翠爲毛死
一等共行官馬路須持虎節令權衡雖然奪得高標
轉未免擔枷帶杻行提菴敏
建寧府紫雲峰普明衡石悟鈞禪師普明用嗣參普明
明問化人問幻事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泥牛
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夢眼見空花明日臨濟有
一句子你又作麼生師便喝明便打師又喝明直
打出曰元來是瞎驢師拂袖便出
須門眼打教徹迢迢官路透雲穴蕩蕩不存佛祖則
孤危危高突突祥麐一掣金鎖開正眼還從瞎驢滅

杏花風送暮雲沉萬里光含一片月牧公謙

碓棠忽生耳虛空自放花象龍騰蹋處縱奪有生涯
者瞎驢足堪誇任有補天鍊石手畫符必定用硃砂
晦嶽旭

嘉興金明介菴悟進禪師普明用嗣　參鴛湖纔跨門鴛
日是甚麼師擬對鴛震聲一喝師豁然契悟便掩
耳而出鴛一日上堂舉拂子曰世尊拈一枝花老
僧擧一枝拂且道是同是別師出禮三拜歸位鴛
深肯

惡辣鉗錘老古錐入門擬對喝如雷豁然掩耳翻身
出惹得洪音匝地來素弘理

陝路相逢驀一拶根源徹底不知窮迅雷斷送黃昏
雨四海漫漫鼓黑風夢堂儇

當軒擂毒鼓聞者喪膽魂獅子兒返擲晴空日月昏
世高則

敲出金鸞五色髓撲碎驪龍明月珠天上人間俱結
舌一段風流出鏡湖山曉在

嘉興府永正一初悟元禪師普明用嗣　金明來訪曰前

日地動師曰我者裏不動明顧左右曰動底是不
動底是師休去

一動一不動行人無處躲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空諸性

前日地動海水波（?）業者裏不動須彌飄拂動靜兩忘
阿誰辨別別別拋出大家看畢竟是何物咄牧公謙

宗鑑法林卷三十八

宗鑑法林卷三十九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四世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百丈海嗣　初在百丈充典座因司
馬頭陀尋得一山丈欲師住時華林爲首座爭之
丈告衆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當與住持因指淨
缾曰不得喚作淨缾汝喚作什麼林曰不可喚作
木揆也丈問師師踢倒淨缾便出丈曰第一座輸
却山子了也

百丈堂前定大溈金毛獅子振全威淨瓶踢倒還元化千里淳風動地歸 智海清

不顧山前有信旛單刀一直入籌帷長戈短戟都無用奪得將軍金印歸 上方益

大用還須作者知當場一著絕狐疑嗟不紹家園者祇向人前去灼龜 [illegible]

雖中喝彩馬上奪標當仁不讓見義而騰一箭天山從此定溈山千古鬱岧嶢 古梅冽

寶符不在常山上諸子空教自惆悵取代因徵母郵賢趙家大業堪憑仗 白巖符

溈山與仰山摘茶次師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

報慈遂云且道過在什麼處　首山念云當時不是溈山便見扶籬摸壁　瑯琊覺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又云若不是溈山洎合打破蔡州　白雲端云父子相投意氣相合機鋒互換啐啄同時雖然如是畢竟如何道得體用雙全去溈山放子三十棒也是養子之緣　天童覺云溈仰父子叢林盡道各得一橛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　玉泉璉云直饒體用兩全怎奈當頭錯過錯過則且置祇如放子三十棒又作麼生三盞酒辭公子面一枝花插美人頭　廣教玉云氈拍板六律諧聽無孔笛五音協暢互換投機風流不墜還他父子作家若在臨濟門下棒折也未放在雖然且道前後放六十棒又作麼生　擊案云好雨千峰迎翠色太平野老盡謳歌　嬾菴鉢云善用千鈞之弩須是溈嶠慣射百步之節還他仰山雖父慈子孝即不無若論得體得用猶未敢相許　法林音云前後放六十棒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體用全彰用不難當時溈仰自相瞞禪流若具金剛眼互換機鋒仔細看 佛印元

龍生龍子鬪全威霹靂聲中掣電機雨過雲收何處去溈山千古獨巍巍 [illegible]軒選

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
雨未免渾身透溼衣保寧勇

張翁乍與李公友待罰李公一杯酒倒被李公罰一
杯好手手中呈好手佛鑑懃

潙山得體仰山得用體用俱全夢中說夢喝一喝誰
菴演

兩兩於荒落荒艸無事相將弄牙爪奪去攙來各擅
奇末梢一咕山欲倒白巖符

錦衣公子醉晴暉金玉相宜接拍奇宛轉高歌誰解
聽和雲幷作雪花飛遠鑑鏡

潙山問仰山曰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
作麼生知它有之與無仰曰慧寂有箇驗處時有
一僧從面前過仰召闍黎僧回首仰曰和尚者箇
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師曰此是獅子一滴乳
迸散六斛驢乳

開先金云潙仰父子被者僧一狀領過　法林音云
仰山驗處雖眞祇好驗自己究竟驗它人不出何不
喚闍黎待僧回首便以目視潙山看老漢作何伎倆
無端又下箇註脚潙山末後雖是養子之緣也是借
蓑衣當被蓋

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變化不相知喚回業識茫茫
者笑倒潙山老古錐眞淨文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俙蘿月又成鉤千金之子纔流
落漢漢窮途有許愁天童覺

潙山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叉撫掌
大笑師曰衆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
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歡喜師乃點頭

磬山修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愚
菴盂云者僧在千百衆中奪錦而歸及乎詢其所以
却又將扇子掩面以避會麼分明只在秋江上明月
蘆花無處尋

潙山問仰山從何處歸曰田中歸師曰禾好刈也
未曰好刈師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曰
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起禾穗曰
和尚何曾問者箇師曰此是鵞王擇乳

不作青黃見其如稻穗何鵞王能擇乳鶴子過新羅

天目禮

二八嫦娥巧畫眉茜香分翠試羅衣錦絲綰就同心結只許檀郎知此機天翼則

潙山問僧汝會作什麼曰會卜師拈起拂子曰者箇六十四卦那一卦收僧無對師曰適來大壯今是明夷

寶壽新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白巖符云老漢今年須防失脫　法林音云和尚大似不解卜

潙山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者裏師曰何不直說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

瑞巖愠云珠明川媚玉潤山輝潙山父子是則固是當時若知有轉身一路子孫也未至斷絕還會麼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

吹盡風流太古調唱出富貴黃鐘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葡萄酒一鍾正堂辨

大家在者裏兩手扶不起放下近前看是什麼面觜

無際派

大家在者裏初不礙隨流兩口無一舌葛藤殊未休

茫茫大地人無數幾箇男兒解點頭寂嚴中

潙山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箇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軍容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與軍容歸方丈

嚴頭奯聞云噫佛法澹泊也大小潙山泥壁也不了明招謙云當時合作麼生免被嚴頭檢點代却轉泥盤作泥壁勢待伊動靜便歸方丈　黃龍新云嚴頭錯下名言殊不知潙山軍容弄巧成拙

潙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盌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蔣山勤云夢中說夢深許潙山妙用神通須還二子傳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孤憐兒惜子向衲僧門下一人在門外一人在門裏更有一人遍界不曾藏佛眼覷不見

撥艸瞻風孤峰獨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潙仰香嚴

92

鼎之三足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百千億南堂靜
取水烹茶不失機當時原夢善知時如斯始謂仙陀
客鷲子神通豈及伊本覺一
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撈著通身俱是
眼半窗疎影轉斜陽雪巖欽
迭奏塤箎侍曉堂還他家有好兒郎遏雲度玉渾閑
事惹亂天邊鸞鳳翔慈予還

潙山令侍者喚第一座座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
來作甚麽座無對
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　法眼益別云適來
侍者喚

潙山因仰山侍行次指前頭枯樹問前面是什麽
曰秖是枯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曰枯樹子師曰
者耘田翁宅後亦有五百衆
神鼎諲云為復意在耘田處為復意在仰山分上為
復總不恁麽諸上座一切諸法縱然更不用生事他
是父子說法同道方知　潙山喆云山僧則不然耘
田翁吾不如汝且道大圓是山僧是若人辨得許汝
具擇法眼若也不辨佛法熾然生滅

潙山示衆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
脇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正恁麽時若喚作潙山
僧又是水牯牛若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且道
喚作什麽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
雲居膺代云師無異號　資福寶云當時但作此○
相拓呈之　芭蕉清代作此(牛)相呈之又云同道者
方知　南塔涌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只得一半
芭蕉徹云當時作此○○○相呈之又云說也說了註也
註了悟取好　保寧勇云和尚一等是入泥入水
中峰本云道是潙山僧却是水牯牛好道是水牯牛
却是潙山僧好當時有人下得者兩箇好字教他百
劫千生要脫水牯牛也未得在　通玄奇云潙山一
身充兩役到底功不成名不就仰山雖解扶豎終是
家業喪亡　神鼎澤云要識潙山麽以左手拍禪牀
云者裏是要識水牯牛麽以右手拍禪牀云者裏是
復以兩手拍一拍云六月十三熱不相瞞　雪竇正
云大小潙山好似嚼飯餧嬰孩不堪檢點芭蕉雖然

和盤拓出若要絕人情見則未可會麼良久云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長流芭蕉徹

水牯溈山峭峻機分明人類顯幽奇兩途語出分明處夜鳥投林曉復飛道吾眞

山下爲牛山上僧河沙異號未爲能常愛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海印信

改却形容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誰呼喚多少傍觀掩面羞保寧勇

反手書空事已成忙忙人問兩頭明屈原不是逢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佛心才

楚徑蹄涔賺殺人早晝畊遍大田春有時落艸無尋處顯現溈山老漢身張無盡

溈山水牯牛禪人鑿頭皺可憐負春人喚作嶺南獠天童覺

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玄妙龍門遠

百年猶恐沒人知名字仍將左脇題入水入泥難放牧仰山祇得半邊騎虛堂愚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高峰妙

山當茲處疑無路轉過溪來景愈幽石屋老僧情更好慇懃花飯兩三甌白巖符

學梳鬆鬢試君新消息佳期在此春爲要好多心轉惑偏將宜稱問傍人絲雨蕉

轉身九五就塵埃劍閣重重豁達開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衫來箭峰眞

溈山一日見香嚴仰山作餅次師曰當時百丈先師親得者箇道理仰與嚴相顧視曰甚麼人答得此話師曰有一人答得仰曰是阿誰師指水牯牛曰道道仰取一束艸來嚴取一桶水來放牛前牛纔喫師曰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二人俱作禮師曰或時明或時暗

憨休乾云動弦別曲葉落知秋還它溈山父子若是衲僧門下猶欠悟在何也不是僧繇手徒勞畫丹靑

復頌

饅頭水牯示綱宗覿面相承道愈隆化外來賓端的別莫將荷子當天雄

溈山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者話不得却顧香嚴嚴曰某甲偏答得者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瑞巖愠云溈山將引二子向冰枯雪老之時作一家宴熊掌馱峰下筋饜飫管絃鼉鼓聲徹雲霄遠近覿瞻莫不欣艷及乎分付家財依然却成吳越擊拂云當初祇道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　烏石道云溈山父子三人裝一棚傀儡打箇決殺無好散場且道那裏是他打決殺處兩人各各叉雙手門外砂盆井石走笑殺溈山老古錐却來面南看北斗　空有生云溈山父子雖則聲和響順敲唱同時檢點將來俱在百尺竿頭坐地各認一斑未免傍觀者哂當時若問明覺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但道今日風頭稍硬請和尚歸方丈若道得者一語溈仰宗風必不致恁麼寂寥

晷運推移事若何絲來線去定誵譌織成蜀錦千般巧不出當時一隻梭　懶菴樞

一竿絲線兩金魚不犯淸波意自殊斜拽蓑衣遮蓋後空餘明月滿江湖　石溪月

一箭暗穿紅日影雙鵰已落碧雲端不知李廣無玄妙多向弓絃發處看　閒極雲

溈山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涅槃後有曰水灑不著嚴却問未審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

天童華云二尊宿說大人相何異指鹿爲馬或有問歸宗虎丘大人相作麼生向他道九九百百牛靑牛白　平陽忞云二尊宿指鹿爲馬應菴祖證龜成鱉各餉三頓棒或有問天童大人相作麼生擘胸云堂堂皇皇歷歷落落三生六十劫悟去也不知

溈山見劉鐵磨來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

去
淨慈一云潙山老漢平生一條脊梁拗不曲被劉鐵磨一推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若要扶起潙山兩各下一轉語衆默然以拄杖一時趁散　中峰本云潙山被劉鐵磨一拶拶倒要起起不得鐵磨被潙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得木上座與麽批判多少人在背後鮫斷拇指　博山來云案山起雲主山下雨杓卜聽虛聲熱睡饒譫語祇饒弓折箭盡未是作家要得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看者一隊水牯牛復笑云鼻孔總在博山手裏　廣教玉云劉鐵磨來不是寃家不聚頭老牸牛汝來也勾賊破家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麽胡餅裏呷甚麽汁作臥勢便出去雨收雲散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愚庵盂云潙山被鐵磨一問直得倒街臥路雖有牛馬踐蹋總不顧也且道大會齋去不去來日再看

曾騎鐵馬入重城敕下傳聞六國淸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翠峰顒

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敢共爭衡玉鞭金馬閑終日明月淸風富一生天童覺

主人無德客無機石火光中閃電飛同死同生同得失此心能有幾人知中庵空

雲巢夢斷月華秋玉女翻身過斗牛卸却花冠歸舊隱玄途鳥道未容收足庵鑒

共樂昇平道泰時相逢終不展槍旗隨宜淡飯淸茶外困臥閑行幾箇知無準範

雙放雙收盡主賓笙歌共奏玉樓春醉扶金屋珠簾悄花氣會餘香露深天章圭

驀將影艸探來風直下翻身迴不同四海晏淸天地靜將軍意不在雕弓淚山顒

八極功成帝道平雕弓久自挂閑庭夜來一陣沙隄雁疑是邊驚畫角聲祖燈紹

潙山上堂有僧出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便禮拜
雪峰存聞云古人得與麽老婆心切玄沙備云山頭老漢蹉過古人事峰云那裏是蹉過處沙云潙山被者僧一問直得百襍碎　愚菴盂云須知潙山未上

堂時早已徹困了也法林音云愚庵是作家

潙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眞師下禪牀叉手立僧曰如何是和尚眞師却坐

百丈狸奴面潙山鬼眼睛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 松源岳

婆娑疎影梅江月濃淡幽生閬苑春一陣和風俱漏洩滿天香氣送游津 全越祖

老婦臨粧綵點脣人前自逞好精神顰眉冷笑渾相似不顧傍觀掩鼻人 石帆衍

潙山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問山下一菴主曰山頭老漢恁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請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踢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

笑巖寶別潙山云寂子更要一蹋麼　理安問云盡道仰山被菴主一蹋殊不知仰山有作賊不犯底手脚菴主雖得便宜未免遭人笑破口脣皮笑巖老漢恁麼道祇見錐頭利且道山僧與諸老相去多少乃呵呵大笑

潙山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進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

昭覺勤云仰山雖善進前退後發明古今其奈潙山向胡餅裏壓汁壓沙覓油雖然如是且道仰山叉手意作麼生若也知得行脚事辦其或未然老僧不曾孤負諸人自是諸人孤負老僧　方菴顯云仰山進前退後洞古明今潙山因甚道彼此相屈復頌

相見錦江頭相攜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

師資會遇意何深驀地臨機問古今叉手進前還退後曾經百煉見眞金 本覺一

裂破古今只一已五湖四海皇化裏森羅萬象屈不伸此事何人共生死 雲林略

潙山坐次仰山香嚴侍立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仰從西過東師曰者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狗口

象王嚬呻獅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

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清 南堂靜
一隊金毛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同時啐啄知機
變鳳轉龍盤也大奇 本覺一
待得郎來月已西寒暄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
去騎馬出門烏夜啼 寂窗照

溈山一日指田謂仰山曰那頭得恁麼高者頭得
恁麼低仰曰却是者頭高那頭低師曰汝不信但
向中間立看兩頭仰曰不必中間立亦莫住兩頭
師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仰曰水亦無定但
向高處高平低處低平師乃休去

龍池微云溈仰父子議論者片田地最初到有些分
曉及乎捋到臨末梢頭未免懡㦬而休且道溈山懡
㦬仰山懡㦬若人定當得出要見者片田地高低也
不難 二行滿云溈山父子見處偏枯鏡清當時聞
他恁麼祇向道自來手不沾泥水坐看禾豐勝去年」

溈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乃兩手握拳相交示之仰
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五郎知雅
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慈受深
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枝
舞天明羅袖溼臙脂 心聞賁

溈山方丈內坐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
嗣作麼生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
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
在師曰到者田地也難得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
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曰自古聖
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抵對曰解笑
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遶禪牀一
帀師曰裂破古今

蔣山勤云動絃別曲落葉知秋自古至今築著磕著
鳥道玄路許他父子親遊若是荊棘林中猶欠悟在
以何為驗祇如仰山遶禪床一帀溈山云裂破古今
若是明眼衲僧瞞他一點不得

宗門中令嗣合眼坐禪處平地打毬子急須著眼覷
兩挑挑得上三築築不住築得住依前輥向毬門去
石溪月

潙山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

黃龍斯云絃歌相和節拍相隨須讓他潙仰父子若是妙淨明心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

妙淨明心一句全眞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舒肝瀝膽照徹古今箇中如不昧徧界是黃金 雪竇宗

潙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後有僧到王常侍處舉前話王曰彼中兄弟如何商量曰卽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是者箇道理上座快歸潙山去某甲寄一封書與和尚僧得書馳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相中書日字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立乃曰雖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作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却師乃大笑

南星北斗忽移位四海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拄天樓至如來脚蹋地 保寧勇

豎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知己行人莫與路爲讐四海五湖王化裏 別峰印

潙山因僧問從上諸聖直至如今和尚意旨如何師曰目前是什麼物曰莫祇者便是麼師曰阿那箇曰適來抵對底師曰你擬那箇去莫生事

蔣山勤云關頭太險答處太踈二俱不了

潙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汚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月函潛云若總是潙山者箇一生也無用處聽者僧無禮卓拄杖一下云放過則不可

雪中送炭堪爲喜醬裏添鹽更是佳往往盡隨言語轉却同蛙步輾泥沙 東叟穎

潙山示衆汝等諸人各呈所悟看時有志和上座出作禮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還我志和上座本來面目志曰正與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

師曰子莫落空否曰某甲若見有空可落何曾是
放身命處師曰到者裏何不問去曰某甲到者裏
亦不見有和尚可問師曰汝福薄扶吾宗不起
慈休乾云不啓龍門焉知三汲之化不迷魚腹安伏
八陣之神潙山與者僧驀路相逢未免七花八裂了
也何故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復頌
等閒垂釣向官津柳外從來覓故人話盡收綸天欲
暮君之東魯我西秦

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豎拂因緣此二尊宿
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師曰馬祖出八
十四員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曰百丈
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師曰如
如是是

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搥未到無兒孫
龍門遠

潙山問仰山甚麼處來曰田中來師曰田中多少
人仰插鍬叉手而立師曰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拔
鍬子便行

玄沙備云我若見即踢倒鍬子　鏡淸怤因僧問仰
山插鍬意旨如何淸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玄沙踢
倒意旨如何淸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南山刈茅意
旨如何淸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　翠峰顯云諸方
咸謂插鍬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山僧見處仰山
被潙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　翠巖芝云
仰山祇得一槪諸人別有會麼　徑山杲云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
子之道鮮矣　天寧琦云幸是無事奈妙喜老漢念
一道眞言直得天左旋地右轉　天童悟云仰山當
時待問田中多少人便出去不惟截斷潙山葛藤且
教伊討鼻頭不著　愚菴盂云雪竇道仰山被潙山
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還知仰山麼偶行花
下路驚起樹頭鶯　資福廣云枳枸來巢空穴來風
皆有託而然也若是義海無際暗機無形縱臨濟德
山有棒有喝亦用不得且道利害在甚處不見道南
山大有人刈茅

盡道潙山父子和插鍬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

鏡時有無風帀帀波 黃龍震

老覺情多念子孫而今慚愧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語鏤骨銘肌共報恩 天童覺

金鞭擊動蒼龍窟吐霧拏雲出海門溟渤吸乾天上去空餘雷電滿山川 佛心才

賊火相逢恰五更現成贓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 無準範

一日頻來三五度有時歡喜有時嗔改頭換面休疑著元是尖簷帽下人 虛堂愚

半坡風雨半坡晴漁曲飄秋野調清多少游船泛溪裏幾人識得曲中情 海舟慈

潙山因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鐙籠曰莫祇者箇便是麼師曰祇者箇是什麼曰大好鐙籠師曰果然不識

覿面提來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重誰道通身是水泥 雪巖欽

潙山在百丈因司馬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會師以手撼門扇三下院曰太麤生師曰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因果雙行孰共知茫茫四海路多岐壚頭拶出初生月便劾張公畫翠眉 佛心才

春至百花開朱顏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 龍門遠

潙山因遊山到一磐石上坐仰山侍立忽鵶銜一紅柿落在面前仰取以呈師師曰子甚處得來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師分半與仰曰子也不得無分

玄沙備云潙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天童悟云玄沙祇知潙山被坐不知仰山被潙山半箇柿子塞却咽喉至今轉氣不來

鵶銜柿子落師前致問何來事皎然各分一半甜如蜜如今不會更何年 汾陽昭

潙仰分明亙古今父子相見意最深果熟馨香鵶銜至捏來擘去似交襟要會二人端的處中秋月落映潭心 洞山聰

潙山問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某甲信

亦不立師曰汝信了不立未信不立仰曰秖是某甲更信阿誰師曰若與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佛亦不見

一聲寒雁南歸去菊綻東籬帶曉霜客在他鄉思故里西風颯颯甚淒涼 鐵機信

潙山因仰山問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師曰青不是黃長不是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事仰乃作禮

月心寶別云和尚善說青黃長短

潙山坐次乃指足謂仰山曰十二時中承宅負載不可孤負宅仰曰昔日給孤園中秖說者箇師曰未在更道仰曰寒時與宅襪著也不爲分外

魯菴遠云仰山雖則不孤負也爭奈未會潙山意若在今日三十棒趁出也

潙山示衆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橫行聲色裏坐臥始得時疎山仁新到出問曰如何是不落聲色句師豎起拂子疎曰此是落聲色句師放下拂子歸方丈疎不契遂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疎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疎擧前話嚴曰我有箇語疎曰請道看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疎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至晩師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師曰曾向子道甚麼嚴曰某甲曾對宅來師曰試舉看嚴曰某甲向宅道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宅道什麼嚴曰宅深肯某甲師失笑曰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元來秖在者裏此子向後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

天童華云在今天下覓一箇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底正如掘地討天何況更要會他潙山說話雖然切忌鑽龜打瓦　龍翔訢云衆中商量盡道潙山用向上牙爪惜乎疎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正是潙山失却一隻眼却被疎山看破中峰恁麼道諸人還甘麼保寧茂云宗師爲人言不虛發然疎山既不能坐斷舌頭應菴又豈免隨邪逐惡諸上座山僧者裏放一線道墮在聲色堆中把斷要津一任諸方揀責

92

潙山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師曰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慧海儀云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竪起拳頭若祇恁麼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乃頌

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鳥棲蘆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潙山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箇什麼邊事仰於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語浪譖云盡謂潙仰父慈子孝仔細看來終是骨肉操戈祇如潙山云若不是吾終被子惑是何意旨扁舟江上風波險潦倒漁翁是慣家

盡日商量古佛言當時一畫却成冤至今尚有潙山在莫道宗枝絕子孫 佛印元

父子雖親共較量胸中爭信有刀槍當時一畫畫得斷遍界葛藤無復生 簡翁敬

潙山一日見野火乃問道吾還見火麼曰見師曰從何處起曰除却行住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

連天野火了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盡面前徧界絕空華道吾老也堪誇汲水僧歸林下寺待船人立渡頭沙 佛歷珣

野火炎炎何處起紫烟紅焰便燒人須知坐臥經行裏見得無殊用得親 石溪月

潙山因資國來參乃指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曰不道汝不見只是見處太麤

慈休乾云潙山寒光萬里資國皓魄一輪旣然見處同明因甚又道太麤璞逢敏手方增價詩到重吟始見工復頌

孤光迥迥映長空一道清輝萬古同自是姮娥情未瞥猶憐身在廣寒宮

潙山坐次見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子須喫痛棒始得曰今日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有分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老僧年邁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師曰子向甚句中見先

師曰不道見只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
林臯豫云啐啄同時箭鋒相拄溈仰父子可謂知音
雖然若是明眼衲僧未舉先知落處
溈山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吒吒曰喫餧
何物師曰喫喫
白牛生下是白牛現起堂堂莫外求是我不能藏委
曲直下分明是一頭 般若柔
白牛露地沒遮闌在處橫眠在處閒水艸恣情甘美
足醍醐純出潤艮田 汾陽昭
玉角霜毛露地牛人間天上顯踪由不同雪嶺時時
吼肯若溈山日日收冷吸月光無影像徧經塵國任
遨遊牧童忽上須彌頂指出乾坤那一頭 洞山聰
露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吒吒齒牙寒不知飲啄是何
物喫喫直教滄海乾 天童覺

宗鑑法林卷三十九

宗鑑法林卷四十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五世

袁州仰山慧寂智通禪師 溈山祐嗣 有梵僧從空而至
師問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
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
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
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
自此號小釋迦
東林總云大小仰山被他將兩杓惡水驀頭澆了也
當時集雲峰下自有正令何不施行且道作麼生是
正令咄 黃龍新云大小仰山被者僧熱瞞更出貝
多梵書塗糊一上如今更有異僧從空而至雲巖門
下喚來洗脚 泐潭準云可惜仰山放過者漢當時
若是寶峰便與擒住須教維那僧堂前撞鐘集衆責
狀趕出況佛法不當人情既稱羅漢諸漏已盡梵行
已立爲什麼不歸家穩坐秖管遊山翫水 昭覺勤
云驅畊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是從上爪牙者僧具許

多神通妙用到仰山面前直得目瞪口呿何故鶴有
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漫追風　大溈泰云仰山祇
知進前趁鹿不知身墮網羅者僧偶爾成文頗有衲
僧氣息若人會得許你倒捋虎鬚

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若要淸風生閫
外拽來更與四藤條南華昺

瞬目西天此土揚眉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帀入息
一念萬年禪禪閻浮樹在海南邊南堂靜

仰山住東平溈山送書并鏡至師上堂提起曰且
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
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
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

五祖戒云更請和尚說道理看驀奪打破

提起分明照正邪衆人皆不啓脣牙譬如賣物無人
買最後須歸本主家洞山聰

溈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落西撲落不知誰拾
得秋風索索艸萋萋保寧勇

八十婆婆學畵眉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姸

醜盡道不勞紅粉施上方益

比謂拈來伸一問如何舉衆盡茫然不因一撲百雜
碎定作人間醜婦冤西禪淨

仰山嘗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椎
曰今日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椎曰摩訶衍法離
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溈溈
曰子已登聖位師便禮拜

溈山秀云依文解義卽不無忽然彌勒會中有箇作
者纔見伊道摩訶衍法聲未絕便云合取兩片皮非
惟止絕仰山寐語亦免使後人夢中說夢　瑯琊覺
云且道聖衆肯仰山不肯仰山若肯又孤負仰山若
不肯仰山平地喫交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
破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你若舉似諸方諸方恁
麼會入地獄如箭射　天童覺舉公案畢云玉女依
俙夜動機錦絲歷歷吐梭臍水天湛碧全功墮雪月
寒淸一色迷諸禪德全功負墮一色猶迷作麼生體
悉得相應去權挂垢衣云是佛却披珍御復名誰

東禪觀云尊者白椎聖衆便散不妨使人疑著却待

第二杓惡水潑了方始惺惺遲也且如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道已道了諸人還識仰山麼　報恩秀云大潙若解迴光返照和萬松無地容身莫有夢中了了醉裏惺惺者麼　天童悟云大小仰山刺腦入膠盆被尊者白椎云今當第二座說法腦門粉碎了也當時拂袖便行直令一院聖衆疑著猶更白椎逐塊不少

夢中攙衲參耆舊列聖森森坐其右當仁不讓犍椎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海膽量如斗斂目淚流蚌腸珠剖譫語誰知泄我機寵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師父子病休醫天童覺

夢裏談空也大奇百非四句若為離當時能舉摩竭令何必堂中下一椎本覺一

仰山因龐公問久響仰山到來為什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公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公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隱靜岑云大小仰山被龐公一拶直得手忙脚亂祇如居士打露柱一下作麼生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兩箇八文為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挈來亂撒向階前滿地團團苔蘚綠白雲端

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夥伴知今日併贓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保寧勇

不畏傾湫倒嶽來軒轅寶鏡有高臺得牛還馬兩無負一任時流胡亂猜磬山修

仰山因歸潙山省覲潙問子既稱善知識怎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箇不說又曰者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潙嘆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

紫雲端云潙山無事生事為憐三歲子仰山承虛接響弄醜出乖俱未免遭人怪笑當時衆中若有箇漢見伊舉拂便好近前奪却大聲一喝而去潙山父子雖有通身牙爪亦當倒退三千里

仰山到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子擲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曰我不肯汝放祇肯汝收

一豎一展一放一收仰山弄險過似巖頭不是隨風回檣棹幾乎翻却釣魚舟 斷橋倫

仰山坐次有僧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帀曰是什麼字師於地上書箇十字僧又左旋一帀曰是什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相兩手拓如修羅擎日月勢曰是什麼字師乃畫圓相圍却卍字僧乃作樓至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拜騰空而去

報恩秀云仰山十字注也注了說也說破更要後面許多粥飯氣作麼當時待問師識字否何不道自來文寡看他又且如何　笑巖寶云大小仰山泥水不分待者僧作樓至勢劈脊便打云者野狐精何故如此不見道是眞難掩是僞不昌

道環之虛未盈空印之手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羅武緯文經放開捏聚獨立同行機發玄樞兮青天激電眼合紫光兮白日見星 天童覺

坐斷乾坤正眼明傾湫倒嶽不曾驚從來浩蕩康衢路那怕行人夜扣門 理安問

仰山一日坐次一僧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而立以目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立師垂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雙足收坐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騰空而去

法林音云好一棒可惜太遲生

草舍蕭蕭寄白雲故人遠訪意慇懃寒暄禮節皆通罷難免杯茶且奉君 南叟茂

子晉吹笙和鳳鳴剪花雲外舞衣輕相將奏徧諸方曲玉樹流光滿紫青 覺浪盛

左看成賊右看成魔覿面看來較不多拄杖不知何處落西天夜夜隔秋河 三峰藏

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拈拄杖曰彼中還說者箇麼曰不說師曰不說者箇還說那箇麼曰不說師曰參堂去僧便去師復召大德僧應諸師

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

雲門偃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仰山因梵僧來參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前添作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去

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似伊家僧添半月翻然去却道親逢小釋迦 本覺一

仰山問僧汝是甚處人曰幽州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是心所思是境彼中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者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者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者裏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祗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

無外而容無礙而沖門牆岸岸關鎖重重酒常酣而臥客飯雖飽而頻飡突出虛空兮風搏妙翅蹋翻滄海兮雷送游龍 天童覺

凡聖總無別路岐返思思底幾人知春風不到桃源洞葉落花開自有時 慈受深

五月大雨建方丈六月大熱請和尚行也坐也汗通身恨殺當年學模樣 覺浪盛

眼裏山河不見有翻著氍毹露雙肘春日尋芳泗水濱放歌花下顚村酒 檗之玉

仰山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幽州米作麼價曰某甲無端從宅市橋上過蹋折宅橋梁

保寧勇云放你三十棒 寶掌白云大小仰山龍頭蛇尾者僧便是崩倒了幽州城八十里寶掌拄杖也未肯放伊過在

仰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遊山

雲門偃云此語皆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溈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祗知捉月不知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愼脣吻未審後人若爲話會

黃龍新云雲門仰山祗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被者僧一時領過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乃拈拂子度與僧僧擬接龍便打 溈山喆云仰山

可謂光前絕後雲門雖然提綱挈要鉗鎚天下衲僧怎奈無風起浪諸人還識者僧麼他親從廬山來

黃龍震云仰山已是失却鼻孔雲門更下註脚有什麼救處我即不然近離甚處廬山曾到五老峰麼不曾到祇向道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　天童覺云雲門雖然識得仰山底裏爭奈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且道仰山意作麼生無限風流慵賣弄免人指點好郎君

出艸入艸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翠峰顯

出艸何如入艸時全身入艸為慈悲仰山垂手隨他去直至如今在路岐本覺一

欲識廬山五老峰箇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熨斗煎茶銚不同慈受深

仰山因有官人來師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師豎起拂子曰還推得者箇麼

理安問云險　資福玉云盡謂官人只解推官忘却自己殊不知仰山被者俗漢驗徹骨髓　三昧眞云官人何不云有勞和尚動用看仰山又作何伎倆

仰山夏末問訊潙山潙曰子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慧寂在下面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粟潙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潙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潙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

潙山喆云仰山眼照四天下到大圓面前却向淨地喫交大圓可謂養子之緣不免挂後人脣齒　東林顏云今時師僧千百成羣經冬過夏虛消歲月深屈古人東林不是檢點先聖仰山還俊太過吐舌祇得一半　天童覺云少當努力老合歇心者一夏總不虛過為什麼仰山道了吐舌若檢點得出禍不入慎家之門　天寶樞云潙山施鴆毒於樽俎之間仰山揮戈矛於笑談之頃還會麼兩箇駝子相逢著如今世上無直人　徑山琇云鋤一片畬種一籮粟款出四人口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兎子不離窠潙仰父子纔相見便要打口鼓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

怎如一默好

翁翁年德兩俱尊家有詩書富可倫飽食愁眠無箇事却來敲盌弄兒孫別山智

開得一片畬種得一籮粟回頭閒一望山靑水又綠終日祇一餐夜後祇一宿困來伸脚眠千足與萬足相將八月九月來籮邊爛熳鋪黃菊西禪需

開得一片田種得一籮粟卞和三獻楚王玉設若不遇別寶人至今猶在荊門哭午間一齋早晨一粥斷紘須是鸞膠續陽春白雪有知音山自靑兮水自綠辛菴儔

酒闌人欲罷休更弄笠篌公子揮鞭去徒含此夜愁假亭挺

仰山攜拄杖行次僧問和尙手中是什麽師拈向背後曰見麽僧無語

天童悟代僧撫掌云今日識得和尙

仰山同陸侍御入僧堂公乃問如許多師僧爲復是喫粥飯僧爲復是參禪僧師曰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參禪僧曰在此作什麽師曰侍御自問取它

法林音代云勘破了也

來問威風頗不臧幾多龍象在雲堂栴檀林裏曾無襍造次凡流豈易量本覺一

仰山指雪獅子謂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麽

雲門偃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翠峰顯云雲門祇解推倒不解扶起　瑯琊覺云即今問汝諸人推倒扶起相去多少乃拈拄杖云擲過眉毛鼻孔呵呵大笑遂擲下　淨慈昌云推倒也錯扶起也錯還有過得此色者麽　南堂欲云雲門推倒翠峰扶起直饒過得此色也未是金毛獅子　報恩秀云一則推倒一則扶起在他宗異派不道不得若洞上宗風須知有正倒時便起正起時便倒底時節然後起倒同時起倒不立更買艸鞋行脚三十年　古南門云三箇老漢雖則因事長智總未蹋著向上關棙子如何是向上關棙子日出後一場懡㦬　雪竇正云者一隊漢總被雪獅子轉法林音云即今也不少

一倒一起雪庭獅子愼於犯而懷仁勇於爲而見義

92

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衲僧家了無寄同死同生何彼何此暖信破梅兮春到寒枝凉飇脫葉兮秋澄潦水 天童覺

去歲嶺南梅似雪今年冀北雪如梅紛紛暖閣人爭賞誰惜天香點絲苔 益然濟

仰山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處師乃推出枕子溈山聞乃曰寂子用劍刃上事

徑山杲云溈山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子已是漏逗更著箇名字喚作劍刃上事誤他學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則借水獻花要且理無曲斷卽今莫有旁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天童華云若是劍刃上事寂子何曾會用或有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亦向道我說不得說得底人在什麼處但云三生六十劫

靈隱岳云溈山一期遑俊不知失却一隻眼有問治父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便攔胸一蹋蹋倒教伊起來作箇灑灑落落底漢 天寧琦云者僧問法身說法蹉過也不知仰山推出枕子又何曾見慣大小溈山將錯就錯配作劍刃上事縛作一束秤上稱來八兩半斤殊無輕重若也當時纔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便驟步歸方丈豈不是出格宗師免致天下衲僧貶剝 仰山欽云法身說法已於問處流通推出枕子也秖箇信受奉行溈山老漢雖曰列段分科若是正文敢道不知落處

法身說法肉眼看物大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簸箕別處舂推出枕子露眠牀劍刃上事放毫光 月堂昌

眼底藏身人不見瞌睡漢來發一箭從茲徧地是吹毛不觸不犯分半院 雲林畧

仰山問陸郎中承聞郎中看經得悟是否曰是弟子因看涅槃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入處師豎拂子曰秖如者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郎中陸便起去

清涼欽云且道入之一字爲什麼人又云郎中且莫煩惱 翠峰顯於舉拂處別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

又別後語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生死涅槃翻手覆手正眼豁開二俱非有獨步大方
塵塵正受片片亂飄巖上梅條條縱舞溪邊柳 石門聰

仰山因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欲
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了

口朝鼻孔無空過眼蓋胡鬚有古風信彩骨頭花十
八等閒撥出滿盆紅 或菴體

仰山因潙山問涅槃經四十卷幾卷是佛說幾卷
是魔說師曰總是魔說潙休去 師隨後曰某甲適
來抯抵對和尙猶疊石峰頭艸潙曰許汝眼正

江天銓云潙山休去是肯伊不肯伊許汝眼正是肯
伊不肯伊明眼衲子切莫囫圇吞棗

仰山掃地次潙山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
塵非掃得師以掃帚掃地一下潙曰作麼生是空
不自生師以手指自身又指潙潙曰塵非掃得空
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將掃帚掃地一
下又指自身却指潙山

全提妙用體元彰父子家聲滿大唐空手一雙拈禿
帚却從夜半放毫光 弘鼎玫

仰山因韋宙就潙山請一伽陀潙曰覿面相呈猶
是鈍漢豈況形於紙墨韋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
一圓相注曰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
三首

威音消息本無蹤寂寂寥寥煙雨中幾度看來山色
裏半沉滄海半懸空 弘鼎玫

仰山因潙山問忽有人問你你作麼生抵對師曰
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寥潙曰放你一箇不
抵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潙曰不負汝見
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潙指露柱曰是者箇師曰
道什麼潙曰道什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天童傑云仰山好語只是語上偏枯靈隱即不然徑
山師叔若在靈隱不致寂寥何故閩蜀同風

仰山問東寺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寺曰大凡沙門
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
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
有麼寺曰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法林音云你看者兩箇艸裏漢放著官路不肯走一

人開口了合不得一人合口了開不得今日若總放過難瞞識者料簡若不放過又道棒頭無眼雖然就中一人較些子若簡得出許伊具參方眼

艮久分明陷虎機更騎賊馬抽金箭長安大道八荒通至尊豈定含元殿聞風咸謂小釋迦翻轉由來夜叉面遠菴僼

仰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於空畫(佛)相示之」

秋月團團珠玉珊珊當面拋擲初未嘗慳可憐醉夢不能醒一顆圓明空自寒二隱謐

仰山問溈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溈下座歸方丈師隨入溈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溈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溈曰你試舉看師珍重出去溈曰錯師曰閒師弟來莫道某甲無語

是即全是非即全非大用現前攜手同歸不知猶自涉離微松源岳

問處分明答處親縱橫有路慣翻身相如奪得連城璧秦主安然致太平木菴永

仰山將順寂時在東平數僧侍立次師示以偈曰

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

一二二三子(牛)字清風起(仏)來勘不破(入)乃爭綱紀龍潭演四

平目復仰視兒孫還有異未辨箇端倪出門俱失利」

兩口無一舌止止不須說西天僧到來烏龜喚作鼈」

此是吾宗旨揚聲囉囉哩鏡智出三生吹到大風止」

一對黃鸝上下飛相呼相喚日斜暉可憐巧語爲誰訴籲得春工展化機法林音

鄧州香嚴智閒禪師溈山祐嗣一日芟除艸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粥飯隨緣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關渠無端擊著菴前竹直至如今在半途承天宗

放下身心如弊帚拈來瓦礫是黃金驀然一下打得著大地山河一法沉九峰昇

香嚴頌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

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
寶峰文云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惟
有一領黑驂布衫今年添得一領百衲袈裟歲朝抖
擻呈禪衆實謂風流出當家　天寧琦云香嚴貧未
是貧奈何猶有箇渾身眞淨富不是富家私未免俱
呈露鳳山者裏不說富不說貧隨家豐儉沒疎親豎
拂子云牧來兎角長三尺放去龜毛重九斤
無地無錐未是貧知無尙有守無身儂家近日貧來
甚不見當初貧底人鳳山元
年去年來貧復貧祖師擡脚重千斤愁人莫向愁人
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松源岳
香嚴因仰山見曰和尙讚嘆師弟發明大事試說
看師舉擊竹頌仰曰此是夙昔記持有正悟別說
看師舉去年貧頌仰曰如來禪許你會祖師禪未
夢見在師曰我有一機瞚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
沙彌仰乃對溈山曰閒師弟會得祖師禪也
報慈遂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分不分　長慶
稜云一時坐却　瑯琊覺云武帝求僊不得僊王喬
端坐却昇天　溈山喆云香嚴可謂上無片瓦下無
卓錐淨躶躶赤灑灑莫可把若不是仰山幾乎放過
何故不得雪霜力焉知松柏操　徑山杲云溈山晚
年好則劇教得一棚肉傀儡直是可愛那裏是可愛
處面面相看手脚動怎知語話是他人　天寧琦云
師兄師弟去年今年論甚道說甚禪總是掉棒打月
掘地討天禪也無妙也無玄莫把封皮當信傳
焚却詩書撼碎琴雲岑拌老髮霜侵無端舊友重相
識說賺山前人異心雪奇靜
香嚴初開堂溈山送書幷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
天蒼天僧曰和尙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春行秋
令
天井新云得八一牛還八一馬檢點將來也是死而
不弔　法忍謐云溈山杖子千里同風者僧送到對
面千里且道諸譌在甚麼處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
苦　天目律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風穴喜云者僧爲溈山送拄杖兵隨印轉香嚴接
得便哭將逐符行且道春行秋令意旨如何咄

92

接得𢪛哭蒼天不言絕後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
蹋破艸鞋脚底穿正覺逸
曾作錢塘弄潮手入流全不用浮囊壯年忘却兒時
戲慈母倚門空斷腸幻寄庭

香嚴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
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不對它又違它所問若對它又喪身失命當恁麼
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曰樹上即
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翠峰顯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却難老僧上樹去也
致將一問來　翠巖芝云問者對者俱不免喪身失
命如今衲僧作麼生　徑山杲云吞得栗棘蓬透過
金剛圈看者般說話也是泗州人見大聖　大潙果
云香嚴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雖然未免弄巧成拙
　鼓山珪云香嚴大似蕭何制律　天童覺云虎頭
上座是箇惡賊用無義手打不防家直饒本色作家
往往做手脚不辦雪竇是別機宜識休咎漢到者裏
也祇得藏身露影還會香嚴敗處麼三千劍客今何
在獨許莊周見太平　天寧琦云大小香嚴曲設方
便虎頭上座未辨端倪若論激揚此事三生六十劫
　天寧樞云上樹未上樹鐵蛇橫古路覿面笑呵呵
苦瓜連根苦　南堂欲云香嚴用盡神通不消虎頭
一撥便乃四棱蹋地翠峰縱有生機也扶他不起
理安問云香嚴前不搆郵後不迭店不得虎頭上座
幾乎無出身路

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
影逐塊且非獅子兒保寧勇
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閒
上方益
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事晚來江上
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天童華
一回拈起一攢眉上樹何如未上時誰在畫樓明月
夜倒拈玉管向風吹笑隱訢
全提三尺殺人刀千里聞風鬼亦號沒興有人輕犯
著饒伊得命也無毛中峰本
好倚青松看碧溪刺桐毛竹望凰棲花時知已傷離

別莫把相思樹下啼 海舟慈

上樹何如未上樹平如鏡面利如鋒由基剛謬機前鏃肝膽高懸奪日紅 龍池珍

一聲簫管玉珊珊透體風流不等閒傒子引來庭下步十分淸韻逼人寒 雪奇靜

樹頭昨夜雨滂沛眼裏耳裏渾淫透忙忙手脚費拍牽柳絲零亂還依舊燕剪鶯梭織不成靑山一幅羣鷄鬬咦挂向虛空直是難描 靈巖儲

曉天雲靜濃霜白千峰萬峰鎖寒色驪龍失珠知不知無限平人遭點額 平陽晝

譌言寐語好支離惑亂人來知幾時當日苟無靑白眼崑崙也要失雙眉 鐵舟海

驪龍奮迅海門時徑寸反成按劒疑南海崑崙相奪去依然烟艸自離離 法林音二

笑日含春舞絳裙愁腸片片共誰論五陵惹得王孫醉白日一天星斗分

香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髑髏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問曹山枯木裏龍吟山曰血脈不斷問髑髏裏眼睛山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山曰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曰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

玄沙備別初語云龍吟枯木 神鼎諲云石霜一向打撲向眞界裏作活計又舉曹山語畢云恁麼會取好 昭覺勤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過無明三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寒巖中吹律看他三箇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艸靑坐斷白雲機不妙 徑山杲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妙喜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

天寧琦云妙喜老人全身坐在三種滲漏裏却不被三種滲漏所拘雖然要見古人直是遠在爲什麼吩無事教壞人家男女 天童覺云王居門裏臣不

出門　報恩秀云天童能以無量法門作一句說有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還識天童安家樂業處麼獨鶴有時常伴水好雲無事不離山

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淸 曹山寂

香嚴獨脚頌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曰獨脚

雲門信云子啐母啄卽且從子覺母殼向那裏討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子母旣亡阿那箇應緣不錯且道憑箇甚麼道理

獨脚香嚴鎖萬重重重錦繡白雲封箇中子母元無命啐啄之機也太聾 雲門信

以一重兮破一重平田淺艸易相逢忽然突出千峰頂土曠人稀絕所逢惟有玄沙知此意患盲患瘂又兼聾 朝宗忍

七竅鑿開混沌死九烏射盡乾坤黑藕絲牽倒五須彌鍼眼放出摶空鵰啐啄機誰委悉獨脚香嚴解雙趯趯破萬重金鎖關依舊穿靴水上立 天笠珍

三更三點夜方深形影相忘在枕衾臈得趙州牀一脚鍾期何處覓知音 谿堂嵩

宗鑑法林卷四十

宗鑑法林卷四十一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五世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潙山祐嗣 僧問奄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畊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登場

天童華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冷半窗明月和氣靄然正與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不見且置祇如者僧與麼問還具眼麼苟或未然雲藏無縫襖鳥宿不萌枝

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九年人不識幾度過流沙 保寧茂

靈苗不是輿家物瑞艸翻爲喪國徵何似老農忘帝

力開行鼓賑樂餘生 類吉祥

洪諲因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十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曰秖爲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

撥艸瞻風問客程徒勞跋涉聽虛聲兩途看取盤中彩百尺竿頭縱步行 弘鼎敎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溈山祐嗣 因椑樹省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搥胷大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被定山熱瞞一上不同小小

翠峰顯云定山用即用怎奈險椑樹知即知要且未具擇法眼 古南門云盡道椑樹被定山瞞殊不知定山被椑樹引得牽筋動骨諸人還辨得麼如辨不得莫待三十年秖今也須搥胸大哭一上且道古南又具什麼眼

神英一日見首座洗衣遂問作什麼座提起衣師曰洗底是甚衣座曰福州使鐵錢師乃令維那移下座元挂搭

千年古柏插青天一度春歸翠欲妍不礙行人來往道翻雲覆雨絲庭煙 粟菴鼎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溈山祐嗣 僧問蚯蚓斬爲兩斷兩頭俱動佛性在那一頭師展兩手

洞山价別云即今問底在阿那一頭 笑巖寶別云但呼闍黎僧若應諾却云端的在阿那一頭 慧雲盛別和聲便打

京兆米和尚 溈山祐嗣 問僧近離甚處曰藥山師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曰大似一片頑石師曰得恁麼鄭重曰也無你提掇處師曰非但藥山米和亦恁麼僧近前顧視而立師曰看看頑石動也僧便出

翠峰顯云米和也縱奪可觀爭奈死而不弔 昭覺勤云翠峰細處細如米末冷處冷似冰霜要且秖見錐頭利若據蔣山見處秖者米和趁得老鼠打破油甕 天童華云者僧豈不是具眼底𠱽耐藥山一片頑石到處賣弄苟非米和深辨端倪幾遭惑亂

米和好塊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衲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潙山喆

米和因還鄉老宿問月落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卽同衆生宿曰千年桃核

法眼於若有佛見處別云此是甚麼時節　問法燈別云喚底不是　節巖琇云多時不見果然年老成精米和出門去學得一巴掌禪此時爲什麼不展開來用

米和令僧去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山曰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

投子青云仰山與麼道還免得自己不落麼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米和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若檢點得出二人瓦解冰消不然且莫造次　溈潭清云門庭施設米和深肯仰山入理深談第一頭猶未悟在　天童華云米和提本分鉗鎚仰山展劍刃上事二老於唱教門中足可稱尊若是衲僧門下總是喫棒底漢

碧岫峰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行令爭似靈苗不犯春投子青

第二頭邊悟破迷快須撒手捨筌罤功勞未盡成駢拇智者難知覺噬臍免老冰盤秋露泣烏寒玉樹暁風淒持來大仰辨眞假痕玷渾無貴白圭天童覺

悟人千個道無憂肯信遭他第二頭寂寞山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龍門遠

當恨家山不得歸歸來猶與故人違翻思四海優游日何處封疆非帝畿果如眞

米和因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麼師曰達曰祇如眞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什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

昭覺勤云米和是大善知識　徑山杲擧至契書是什麼人做處云徑山當時若作者僧下一轉語塞却者老漢口且道下甚麼語良久云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閑看

手裏絲綸卷復舒扁舟撩撥洞庭湖忽然惡浪翻空

立敗拾歸來一伎 無月妝明

福州九峰慈慧禪師 溈山祐嗣 因溈山上堂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溈召師師更不回顧溈曰此子堪爲法器

保福展云依稀似曲失後忘前　曇山季云九峰抽身出去是大用不是大用溈山道此子堪爲法器是賞伊是罰伊

元康禪師 溈山祐嗣 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與麼威儀周足樓曰你適來見箇什麼師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爲眞見師曰苦哉賺却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撫掌三下

南泉願云天下人斷者兩個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與奪縱橫氣象全就中同路不同鄽獅兒不食鵰殘物肯爲區區戀吐涎 主峰法

蘄州三角山法遇菴主 溈山祐嗣 因荒亂魁帥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曰是何寶師振威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龍唐柱云渠魁大似瞎眼波斯焉能辨得眞寶三角不善深藏未逢別者輒爾開拳二俱有咎當時待道是何寶好與云折脚鐺品字竈無底鉢盂斷鼻犢褌若用得著一任將去使渠知我衲僧風味放下夜叉心突起菩薩面也未可知

菴僧眞寶濟兇人一喝分明出差珍莫道賊魁非別者當頭霜刃用來親 天目禮

福州雙峰禪師 溈山祐嗣 因仰山問近日見處如何師曰據某甲見處無一法可當情仰曰汝解猶在境師曰某甲祇如此師兄又作麼生仰曰你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曰寂子巳後疑殺天下人去在

溈山喆云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陸沉　東禪嶽云解弄不須霜刃劒能彈何必玉絃絲

寂子雙峰論見處直教聞者轉疑深相逢未肯三分語那得全拋一片心 本覺一

襄州常侍王敬初 見溈山祐 視事次米和尚至公舉筆

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主就席乃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乃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豎起隻箸米曰者野狐精公曰者漢徹也

溈山喆云米和尚雖然如是且秖得一橛常侍云者漢徹也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則不然常侍雖是個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和尚是一方知識且出他圈圚不得當眥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者漢

瀛山誾云常侍可謂鐵眼銅睛不但令米和尚致疑亦可疑殺天下人雖然當時也忡忡放過待道者野狐精復抽身便行何故要教伊疑個徹底

賓主機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虛空筋頭再運回天力千聖齊教立下風 癡絕沖

機輪活脫走珠盤妙處都盧在筆端豎起依然還放下靈鋒寶劍倚天寒 偃溪聞

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者一堂師僧還看經也無濟曰不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曰不習禪公曰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曰總教成佛作祖去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曰將謂你是箇俗漢

投子同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　鏡清怤代云比來拋甎引玉　溈山喆云王常侍可謂儒門君子禪門良匠若非智鑑精明爭得是非穎脫　白雲端云臨濟端的秖具一隻眼圓通即不然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我將謂你是個俗漢大衆試斷看　徑山杲云臨濟氣宇如王握金剛王寶劍橫行海內等閒遇著者官人瓦解冰消　天寧琦云臨濟吹毛劍甚處去也若也拈出有什麼常侍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理安問云二老相見明如杲日寬若太虛一挨一拶全彰本地風光若不是恁麼人怎說得恁麼話者裏還有識得者一堂師僧者麼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橫身當宇宙誰是個般人

世出世間希有事顯露須憑過量人秖將補袞調羹

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徑山杲
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鳳棲
不在梧桐樹　松源岳
事到無心不苟欺烏玄鵠白尚懷疑自非親見黃頭
老爭敢逢人泄漏機　虛堂愚
常侍參睦州一日州問來何遲公曰看騎打毬州
以來遲州曰人打毬馬打毬公曰人打毬曰人困
麼公曰困曰馬困麼公曰困曰露柱困麼公茫然
歸私第中夜忽有省明日見州曰某會得昨日事
也州曰露柱困麼公曰困州遂肯之
看人騎馬打毬子不覺今朝入院遲官路雪殘春正
好江梅著意要題詩　頻菴圓
大鑑下六世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仰山寂嗣　因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汝無佛性
官馬從來無所禁南陌溪西任所馳沿山百里皆傳
驛處處輕花襯馬蹄　顯吉祥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仰山寂嗣　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
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
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山起來
打四藤條因此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
佛
翠峰顯云仰山藤條未到折因甚秖與四下須是個
斬釘截鐵漢始得　翠巖芝云此四藤條亦不得作
賞會亦不得作罰會如今作麼生會　昭覺勤云師
資會合躶芥投鍼一期借路經過不免遞相鈍置翠
峰道藤條未到折因甚秖打四下胡餅裏討甚麼汁
又云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大似隨邪逐惡　平陽
忞云你要知者四藤條落處麼一藤條打他西天二
十八祖亦如是一藤條打他東土六祖亦如是一藤
條打他和尚亦如是一藤條打他某甲亦如是諸仁
者還肯山僧恁麼判斷也無若肯不惟埋沒仰山何
處有他大禪佛若不肯怎奈囫圇吞棗者裏也須是
截鐵斬釘漢始得
集雲峰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笑後來稱猛
將秖知空説霍嫖姚　楚軒遷

竺國支那咸印定更無毫髮可參差眼橫鼻直謟天
下一頓殘羹 不饑保寧勇
集雲峰下四藤萬打破瀧關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
外如龍如鳳在烟霄圓通仙
頭流遭逢惡抵家賊藏縫敗別無他山藤徹骨令甘
伏翻與渠儂貼面花或菴體
景通到霍山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參霍山喚維那打鐘著師驟步而去
翠峰顯云者漢雖見機而變怎奈有頭無尾　昭覺
勤云者漢擔却仰山冬瓜印子向人前賣弄若不是
霍山幾被塗汚雖然如是可惜令行一半當時不用
喚維那好與擒住更打四藤條且聽者漢疑三十年
證果興云者兩個漢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當場翹足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酬又向霍山門下
去見機雖足未風流地藏恩
藤條喫了任閒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鐘俱是
令知機識變有誰儔圓通仙
子陵灘下急如弦摸得黃魚縮項鯿提向市中頻索
價他家不值半文錢佛心才
景通因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
和尚為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黃金打作鑰石筋白玉碾出象牙梳黑漆崑崙多伎
倆海中拾得夜明珠慈受深
芳艸落花前自倒還自起一等太無端賺殺王大姐
雲濤政
袁州仰山南塔光湧禪師仰山寂嗣因僧問曹溪意旨
如何師曰一鎖入寒空
重峰層仞插寒空塔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來有
韻萬年溪水去無踪投子青
南塔因歸省仰山山問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
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
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不似佛似箇什麼師
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
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
白巖符云盡謂他父子如空合空似水投水祇是仰
山末上欠驅耕奪食辣手若以山僧看來却是仰山

惡毒何故當途錦穽難智者難忘 □□日云仰山不合大驚小怪與伊驀頭印定當時待伊道若有所似與驢何別便好震威喝出潙仰法道不致今日

南塔向火次有僧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大地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箸插向爐邊却收舊處

一句稱提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衲子微開眼插箸爐邊當火焚 投子青

南塔因僧問文殊七佛之師未審文殊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卽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竪起拂子僧曰莫祇者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

寶壽方云文殊固有師也祇是無人敢道直饒南塔與麼提持在他七佛之師則得若論文殊之師就是老僧也祇好口挂壁上

南塔嘗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寶師曰百舌未休枝上語鳳凰那肯共同棲

松生巖畔鶴停穩鳳出丹山鸞弁羣面壁尙虧菴外事淨名何苦太言論 投子青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 仰山寂嗣 因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㮶迦羅眼頂門開悟了不須師更來打落粥鍋休說偈修行須信禍爲胎 象田卿

等閒坐斷萬山巔明月淸風歲任眠屋角年來溪水斷漁郎安許到門前 子成遂

洪州米嶺和尙 徑山諲嗣 垂語曰莫過於此時有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爲什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什麼

底事何須論此時從前活計頓拋離超然不戀舊窠窟千古仁風立帝基 培風澤

福州雙峰古禪師 先雙峰嗣 到石霜一日辭去霜將拂門送臨別復召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諾卽前邁住後有僧問當時石霜恁麼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宅祇是教我不得是非著

玄覺云且道宅會石霜意不會　法林音云何曾夢見石霜

洛陽公子醉豪華不看青山祇看花松寺若能留得住老僧那肯惜杯茶紫柏可

大鑒下七世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西塔穆嗣　因陳操尚書來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何用如此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翠峰顯云陳操祇具一隻眼　溈山喆云資福雖是本分爐鞴怎奈陳操是煆了精金要識資福麼等閑抛一釣驚動碧潭龍　靈巖儲云翠峰恁麼批判肘臂終不外曲殊不知尚書擾亂白雲爲尋知己資福打開青嶂善應來機二俱好手未免起模畫樣

團圞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攣復去天下衲僧跳不出翠峰顯

鏡照鏡賊識賊那堪眼裏更添屑君不見仲尼曾參溫伯雪思嬾融

資福因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僧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汝問阿誰

靈谿昱云山僧則不然如何是一塵入正受舉拳云者個是拳頭如何是諸塵三昧起便與驀口築　龍唐古別前語云汝問阿誰又別後語却作入定勢

資福因僧問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古人與麼那曰拈椎豎拂又作麼生師便喝出

雲門偃云古人是什麼眼目有僧云和尚與麼驢年會麼門乃召僧云來來僧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　髻珠是云者裏則不然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向道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者僧若是個見角知牛底必能別露一斑

資福因鴿湖初開堂乃寄襪襆與湖湖遂書火字封回師見皺眉久不語鹿苑和尚畫一圓相湖曰拘尸羅國親行此令

於菟大蟲鱉鼻蛇從來相聚總冤家一山猶自分疆界吐毒奮牙尾髭髟澗菴怡

和雲和雨占洞庭七十二峰瀲灩生款乃月明漁火

發風微浴浪小舟橫 栗菴鼎

郢州芭蕉慧清禪師 南塔涌嗣 上堂拈拄杖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潙山喆云大潙卽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潙卽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後令若也用不得且還本主　投子靑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天童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自是當人與奪干芭蕉什麽事正恁麽時作麽生是你拄杖子寶峰文云大衆現錢買賣莫受人瞞知麽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天童傑云芭蕉老漢將常住物私置艸籌花破過頭致令後代兒孫向拄杖子節目上更生節目淩辱宗風徑山乾柴柴地有也不與無也不奪爲甚如此拈拄杖卓一卓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烏石道云有處與固爲錦上添花無處奪畢竟作麽生話會良久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愚菴盂云看老漢寬處有餘狹處不足者裏則不然你有拄杖子雙手提不起你無拄杖子和身放不下　神鼎諲云一分銀子買一雙艸鞵了無奇特祇是不許人穿何故法如是故喝一喝　聖可玉云諸人也知芭蕉用處麽保得他人服田萬頃難免自己窮無一錢　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話請益白雲雲云要會麽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仙秘訣父子不傳白雲和尙大似一錢爲本萬錢爲利殊不知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老漢道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漢算法極省工夫你諸人要會麽乃頌

多添少減休那兌支移折變加三倍平生有子不須教一回落賺自然會

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聽崑崙說往還 投子靑

舒無蹤卷無跡日午晴空轟霹靂衲子驚迷失路頭神號鬼哭知何極 承天宗

你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後奪將來驀然夜半化龍去黑雨烏雲裂地雷 虛堂愚

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
笛大家留取倚欄看山曉晳
十八佳人點翠眉雙雙畫就衣斜披丰姿自是人難
見張敞徒勞望紫幃法林音二
有無與奪建宗風凛凛寒光誰與同三級浪高何處
去護將雙劍定雌雄
芭蕉示衆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
火來逼兩畔荊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塹若
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荊棘林礙當
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
免不得則墮身死漢
廣胤標云芭蕉老漢爲你和贓捉敗了也是你諸人
皮下還有血麼良久云若是淩行婆定合哭蒼天
芭蕉因僧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
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艸鞵曰祇如破艸鞵
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
資福廣云雙關把住一劒通開若是短販之徒便見
冰消瓦解

芭蕉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
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休問維摩臥病城羅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渡全無
難莫聽鶯啼在那林投子青
一不問兮二不休直須識取那鉤頭再三回首來相
見急水波心輥繡毬頻菴壽
芭蕉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
汝諸人若是箇漢從阿孃肚裏出便作獅子哮好
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
承天怡云芭蕉祇知教人作獅子吼殊不知自己吐
出許多野狐涎沫至今令人掩鼻　永寧鼎云當時
會下若有人聞恁麼舉遂出衆云和尚者般行脚喫
水也須防噎
六盤下八世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資福寶嗣僧問如何是古佛歌師
作此○相示之
一曲兩曲深夜談松風和雨過前山可憐卞玉離荊
岫誰是知音却取還投子青

◆貶疑貶

賓甌上堂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
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
雲中走馬花千樹水底魚行路一句●貶上眉毛飛過
了且看百丈玉光騰龍華祥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芭蕉清嗣 僧問有一人不捨生
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爲甚
麼不提攜師曰老僧盡知好惡
天童覺云芭蕉雖然識好惡且不能驅畊夫之牛奪
饑人之食如今有問長蘆便和聲打爲甚如此從來
不識好惡 洞山瑩云芭蕉雖識好惡大似醉後添
杯要活者僧不得天童不識好惡是則驅畊奪食雖
活者僧未免傷鋒犯手若有問新豐但向道利劍不
斬死漢他若是個衲僧管取別有生涯
百歲兒童出戶來滿身紅燗惹塵埃火中閒步淸凉
地識者無因敢近擡投子青

郢州芭蕉山圓禪師芭蕉清嗣 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
來被老僧都合成一塊輥向須彌頂上帝釋大怒
拈得撲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
不識痛癢好珍重
秋深處處醉芙蓉幾處西兮幾處東不必更教風雨
妒高原滿徑落花紅頻吉祥

宗鑑法林卷四十一

宗鑑法林卷四十二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三世

荆州天□道悟禪師嗣法存疑 參石頭問離却定慧以
何法示人頭曰我者裏無奴婢離箇甚麼師曰如
何明得曰汝還撮得虛空麼師曰恁麼則不從今
日去也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師曰道悟不是
那邊人曰我早知汝來處也師曰師何以贓誣於
人曰汝身現在師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
人曰汝道誰是後人師乃頓悟
徑山杲云悟得箇什麼 明因懷云石頭當時待他
道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何不劈頭一棒免得從那

邊若邊前人後人處繞葛藤不了　古航舟云雲無
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爭得恁麼三番四覆脚跟
歷落始得穩當石頭路滑門前高峻原是肯諾不全
若是他家兒孫依俙彷彿佛法不到今日

天□悟因龍潭信未出家時居寺側賣餅爲業日
以十餅供師師受之每留一餅與信曰惠汝以蔭
兒孫信曰是某將來何故返以遺我師曰是汝將
來復汝何咎信因有省遂投出家

將去將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脣
吻春鳥喃喃罵落花汾陽昭

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餅爲香
餌引得金龍上直鉤佛國白

持來送去撲團團覆蔭兒孫義不寒何似當時休擘
破囫圇留與後人看無準範

合浦明珠合浦收驪龍作影鏡光浮不因霧攫雲飛
起怎見長川灌百流佷亭挺

故鄉原不隔天涯上得船來便到家試揭孤篷聊一
望靑山依舊白雲遮紫琤岠

大鑒下四世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天□悟嗣一日問悟某自到來不
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心要
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
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汝
心要師低頭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
下開悟便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
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笑巖寶云龍潭恁麼問天□恁麼答若實會得凡聖
祇有虛名迷悟皆爲臘語若不會不可瞎驢趁大隊

南山寶云大小天□尋常斬釘截鐵被個漢一拶
便乃平高就下若論心要猶隔津在

脫白投師貴苦辛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敘三年
事笑倒街頭賣餅人白雲端

輕如柳絮重如山指出分明俯仰間拽脫布衫風裏
颺鑿畊作息不知閒三峰藏

樊籠羈身旅夢賒禁闈鶯喚便思家鳴珂寶馬歸來
日二月春山盡是花蔗菴範

花艸榮紆水蔚藍陂塘雲木曉相參阿家有黃頭女偏種柔桑教養蠶 佷亭挺

龍潭因德山來參直上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山無語

翠峰顯云將錯就錯 雲峰悅云大小德山向齋甕裏淹殺 黃龍心云翠峰與麼道爲是德山將錯就錯龍潭將錯就錯識休咎底必知去處未過關者亦宜辨取還委悉麼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 東山演云龍潭可謂騎賊馬趕賊 天童悟云潭不見龍不現因甚又道子親到大似方木逗圓竅那裏是親到處 法林音代德山云賺我來賺我來

浩渺深潭納衆流謾持香餌擲金鉤風雲叵叵雷霆動應訝龍王不出頭 保寧勇

親到龍潭不見龍潭龍不在潭中青天白日興雲雨千古人同笑葉翁 佛國白

血盆似口劍如牙竭世樞機未足誇親到龍潭龍不現者同失却眼中花 心聞賁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須活薦莫學承虛接響人守株待兎亡機變知機變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遯菴演

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春風落盡桃花片 晥山凝

龍潭一夕因德山侍立次師曰更深何不下去山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師點紙燈度與山擬接師復吹滅山大悟便禮拜師曰子見箇甚麼山曰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師陞座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它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山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明暗相淩不足云絲毫有解未爲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白雲端

一時瀑布巖前落半夜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意氣與誰天下共橫行 保寧勇

明暗相形事渺茫誰知腦後迸神光都來劃斷千差路南北東西遠本鄉 大洪遂

明暗分時光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龍潭截斷辭源
後佛祖孤峰罵未休　照覺總
一陣旋風霧靄開千峰突出碧崔嵬驚猿怨鶴拋來
久半夜山前喚得回　上方益
龍潭霧起老龍吟嚇殺南山白額蟲不觸波瀾拏鰲
鼻嶄然頭角氣如虹　南堂靜
百結襴衫破幞頭年年落第出神州却因一隻穿楊
箭臨老來封馬上侯　蘿月瑩
開口不見齒伸手不見掌夜半忽相逢葛藤長萬丈
雪菴瑾
親到龍潭已暗投夜深誰共御街遊紙燈吹滅狼烟
息坐斷中原四百州　天目禮
驀劄相逢不再三纔開臭口見鄉談紙燈滅去饒端
的不許蒼龍臥碧潭　朴翁銛

大鑑下五世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　嗣龍潭信　示衆今夜不答話問話
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
未問和尚因甚麼打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新羅人
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法眼益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　德山密云大小德
山龍頭蛇尾　翠峰顯云此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
舍重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殊不知德山握
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還識新羅
僧麼祇是撞露柱底瞎漢　芭蕉徹云作死馬醫
瑯琊覺云德山何似履春冰雖然如是如貓弄鼠
翠巖芝云時人盡道德山作家用得好若與麼會還
曾夢見麼山僧道德山被者僧一推直得瓦解冰消
雖然如是今時覓一個尊宿也大難得　潙山喆云
德山大似清平世界鋥甲磨槍者僧不惜性命身挨
白刃法眼道話作兩橛大似藥病相治圓明道龍頭
蛇尾也是金鍮不辨翠峰道撞露柱底瞎漢截斷衆
流如今還有人爲新羅僧作主者麼出來與大潙相
見乃豎拂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千萬餘　五祖演云
山僧與德山相見去也待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
十棒但向道某甲話也不圖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
德山麼到者裏須是個人始得　黃龍清云雖則翠

峰高提綱令坐斷寰區祇解瞻前不能顧後者僧堂
堂出來什麼處是撞著露柱處還有人辨得麼若也
辨得不惟與新羅僧雪屈亦見當人眼目分明若辨
不出非惟新羅僧撞著露柱盡大地衲僧個個出來
撞著露柱　南堂靜云德山老人寂寂惺惺法眼圓
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武緯文經新羅衲子有丙無
丁　丹霞淳云盡道者僧纔出德山便打末後却道
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是話作兩橛處是龍頭蛇尾
處若與麼會大似盲人摸象非惟不曾夢見德山自
已亦乃未具參學眼在殊不知德山韜略雙全文武
兼備放開則大野風行把住則碧天星落然則貪扶
正宗步步登高仔細觀來一向祇顧他非不能自省
已過者僧當時若是個作家直饒德山通身是手眼
也須放下拄杖子豈不見道大丈夫捋虎鬚未爲分
外者僧既無奪驪龍珠之手段致使德山令行一半
如今衆中莫有爲新羅僧雪屈者麼便請掀倒禪牀
喝散大衆丹霞者裏不學德山倚勢欺人却分半院
與之住因甚如此深嗟季運一將難求若無實說異

獸戲頭角爭禽惜羽毛　昭覺勤云德山大似金輪
聖王寰中獨據四方八表無不順從等閒布一敕施
一令直得艸偃風行若不是者僧怎見殺活擒縱威
權自在法眼圓明翠峰雖則直指單提各能扶竪德
山要且祇扶得末後句未扶得最初句且作麼生是
德山最初句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奔騰六合雲
護國元云忒煞倚勢欺人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
者僧當時若是個漢待他道你是甚處人便與掀倒
禪牀撩起便行直饒德山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也須
倒退三千里何故識法者懼　淨慈一云者僧赤肉
挨他底白刃也不易抵當當時若是個漢待他道今
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
奪德山棒倒行正令去直饒德山全機也須倒退三
千里　浮山□云德山門下艸偃風行其奈法眼圓
明猶不放過翠峰雖則縱奪可觀抑揚有準要見二
老宿亦未可拈拄杖畫一畫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
山多　雲居莊云諸方祇能扶强不能扶弱徑山今
夜要斷不平牙如劍樹口似磉盤還他德山老漢若

是辨衲僧眼猶欠悟在者僧當時纔出直云某甲今夜不問話祇與和尚相見他若行棒便與接住一推非惟坐斷德山且免翠峰檢罰豈不是個俊快衲僧

拈拄杖卓一卓云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大巍倫云我若作新羅僧見德山纔開口呵呵大笑便出　大慈瓊云德山老漢被者僧暗地裏把條斷貫索穿却鼻孔了也還委悉麼山僧不是扶弱鋤强也要指諸人個入處卓拄杖云月黑霜濃毛骨冷鶴翹千尺一聲鴉喝一喝　東塔熹云德山千將在握殺活自由怎奈一席兩令未見好手若是長溪見者僧出禮拜便歸方丈不惟使者僧結舌有分且免得彼此遞相鈍置　遯菴定云德山布漫天鐵網將謂無敢展翅撞著個新羅鷂子一翅衝破且道那裏是他衝破處檢點得出不妨與者僧喝彩檢點不出切忌孤負德山好

德山自得任公手一綫分明下兩鉤透網金鱗纔弄水岸邊還把釣絲收佛印元

烟塵掃蕩將軍令正敕流行宣德音公子祇知歌既醉夜深還被活生擒寶峰照

橫按莫耶居閫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笑新羅個衲子全機破敵也光輝昊古佛

高提祖印定寰中孰敢當機問吉凶不是新羅者衲子爭教千古振清風大潙喆

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草木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麐全威殺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冰輪

話作兩橛句中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瞎衲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吉獠舌頭三千里圓悟勤

風沙刮地塞雲愁平坦交鋒晚未休白骨又沾新戰血青天猶列舊旄頭海舟慈

門庭施設若爲高善識兵機有是刀即使青霄鷂子過不勞拔箭見飛毛幻有傳

堂堂華夏不歸降猶戀新羅水一方謾謂德嶠拄杖短更添腦後一重光鏡堂清

德山到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曰有麼有麼潙坐殊不顧盻師曰無無便出

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是也不得艸艸遂具威儀再入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溈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溈至晚問今日新到在麼首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艸鞵出去也溈曰此子以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艸菴呵佛罵祖去在

翠峯顯於兩出處云勘破了也於呵佛罵祖去在處云雪上加霜　五祖戒云德山大似作賊人心虛大溈也是賊過後張弓　昭覺勤云翠峯兩處俱道勘破且道是勘破德山是勘破溈山　徑山杲云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　城山洽云二尊宿一出一入各各胸藏韜略力舉千鈞多少鹵莽底盡謂大溈不及德山有什麼交涉秪如大溈末後恁麼道是何意旨澤廣藏山靈能伏豹

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嶮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個急走過莫放過孤峯頂上艸裏坐明覺顯

偷營斫砦入中軍應是機謀已十分袖裏金鎚猶未動山前飛騎去紛紛上方益

大用不拘今古規模倒拈蝎尾平捋虎鬚若非深辨端倪何以坐觀成敗俊處脫穎囊錐高來卷舒方外孤峯頂上浪滔天正令當行百雜碎咄圓悟勤

騎虎頭把虎尾霹靂一聲驚萬里坐觀成敗老將軍腦後一椎誰敢擬擬不擬個個無裩長者子懶菴需

韜略雙全膽氣豪當頭不怕陣雲高排關自謂搴旗手未免孤峯沒艸巢頑石空

大方獨步左旋右顧金烏拍翅海波翻鐵網倒挂珊瑚樹橫機莫莫萬象平沉全殺全活能縱能擒莫嫌老大無筋力談笑之間錦穽深笑隱訢

鐵騎橫連衝不開幾番突入陣門來攙旗奪鼓威風甚腦後誰知帶箭回古帆機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龍泉豁云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須還他過量丈夫始得若非德山老漢與麼作略未免旁觀者哂黃金自有黃金價何必和沙賣與人

當機截斷聖凡膝上寒光照雪茫茫宇宙無窮皮下何人有血普融平

入門棒棒沒商量拶出紅流便斷當不是奴奴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 佛燈珣

皎潔晴空吼怒雷鐵山萬疊盡驚開因思塊雨條風日安得全提有此來 寶葉源

一生俠氣最難平垂老猶堪作宦行不惜黃金曾結客幾人肝膽論交情 蕉菴範

德山一日飯遲拓鉢下堂雪峰作飯頭見便曰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什麼處去師便低頭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師聞令侍者喚頭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師乃休去明日陞堂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祇得三年活

明招謙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　翠峰顯云曾聞說個獨眼龍元來祇有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個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怎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翠巖眞云德山巖頭一狀領過雪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地在　溈山喆云巖頭大似高崖石裂直得百里走獸潛踪若非德山度量深明爭得昨日與今日不同　溈山果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透出威音外須明肘後符那裏是巖頭識破德山處若撿點得出非但參學眼明亦乃領過雪峰其或緇素不辨邪正不分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高峰妙云佛祖機緣古今公案其中諸譌無出於此或謂巖頭智過於師故有密啓其意殊不知犯彌天之咎萬劫遭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撫掌大笑云侍者分明記取三十年後有人證明　伏龍長云末後句德山巖頭雪峰總跳不出乃喝一喝云大丈夫當爲眞王何以假爲　雲門信云密啓其意壁上貼門神低頭歸方丈慚惶殺人果與尋常不同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愚菴盂云一人在高高峰頂立一人在深深海底行一人山上行船一人殿前走馬直得花飛錦上月到上林雖然如是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畊者半作賣花人　古南門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若於鐘未鳴鼓未響時會去不惟穿却德山

明招鼻孔亦乃坐斷巖頭雪竇舌頭不然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要會末後句且緩緩　報恩琇云承虛接響者蹉過德山抑强扶弱者埋沒巖頭山僧老實告報道師勝資强還他德山父子喝一喝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知音知外有誰知　天章玉云巖頭向百尺竿頭做個失落德山從深深海底倒轉旗槍雪峰秖得坐地看揚州雖然如是秖得三年活德山果三年後示寂多少人向者裏走作擊拂子云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兒童不慣風濤惡走入蘆花不敢窺真淨文

凜凜風霜憂地寒漁翁擲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心月收拾絲綸上古灘寶峰祥

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吼如雷果然秖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張無盡

末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天童覺

天生富貴稱雄才織翠華裾擁不開一曲管絃聲未絕醉扶公子上瑤臺中峰本

紅蓼汀洲一笛風暮雲滅盡水吞空可憐無限深秋意秖在汀鷗冷眼中無見覩

阿姨情性耐奢華家富兒嬌興轉賒白日畫堂啼復笑不堪歡喜秖堪嗟理安問

破爛袈裟搭半肩出遊無度取人嫌歸來獨掩三更月又被狂風揭艸簾密啓意絕聯纖活得三年豈偶然石雨方

未鳴鐘鼓托盋低頭一棚傀儡紅線牽抽末後句得人愁從空放下黃河鬧九曲三灣俱倒流菩提珍

寶鴨雙雙引使車都梁旖旎散郊墟凝人低首還思憶走馬紅塵二月初茆溪森

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幸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咄末後句不在裏許石混如

靜裏攜琴上玉壇婆娑月色到闌干清音撥轉西廊去露滴花枝夜正寒大鼎新

德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

佛是西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

數戸貫依前百艸頭或菴體

德山因臨濟侍次乃曰今日困濟曰老漢寐語作麼師便打濟便掀倒禪牀

翠峰顯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翠峰擬向饑鷹爪下奪肉餓虎口裏爭餐敢謂二俱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　雲峰悅云看他二員作家一拶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旁觀者哂誰是旁觀者喝一喝　徑山杲云雲峰與麼批判大似曾州人徑山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不見道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西堂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艸偃風行爭奈臨濟當機不讓雖然如是未出葛藤窠裏　護國元云二老忒煞旁若無人眞如若見每人與二十棒利害在什麼處有人辨得許你親見二老　天寧琦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天童悟云臨濟拽倒禪牀大似不奈船何打破屎斗當時若作今時拽倒驀面擲豈不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古南門云二老可謂旁若無人豈料千古之下咽喉被翠峰把定還辨得麼若辨不得今日放一線道乃擊禪牀云長安風月貫今昔那個男兒摸壁行

臥龍纔奮迅猛虎便咆哮時人祇見波濤湧不知新月出林梢中菴空

西番舶主眼睛赤南海波斯鼻孔麤拌得滿船無價寶換他一顆夜明珠千巖長

一般換日偷天手更遇旋嵐偃嶽機雷雨一時聊鼓動山川艸木斬然非西發傳

德山因僧來參便閉却門僧打門師問誰曰師子師開門僧纔入禮拜師驀頭騎曰者畜生許多時向甚麼處去來

見兎放鷹因邪打正脚未跨門直須猛省木菴永

德山垂示我先祖見處即不然者裏無佛無祖達磨是老臊胡釋迦是乾矢橛文殊普賢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子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是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雲門偃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　瑯琊覺

云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祇如雲門與麼道
也是入地獄如箭射

德山因龍牙問學人仗鏌鎁擬取師頭時如何師
引頸近前曰㘞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
洞山舉前話洞曰德山道什麼曰無語洞曰莫道
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後師
聞曰洞山不識好惡者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
用處

保福展云龍牙祇知進前不知失步　翠巖芝云龍
牙當斷不斷如今作麼生斷　法華舉云莫是德山
無機鋒麼爲當別有道理良久云德山引頸龍牙獻
劍　東禪觀云龍牙抱劍傷身自招過咎德山爲頭
作主幸好機籌忽被洞山暗指不覺尾巴露出

德山上堂問卽有過不問猶乖時有僧出禮拜師
便打僧曰某甲纔禮拜因甚便打師曰待汝開口
堪作什麼

雲居莊云德山權衡在握殺活臨時者僧久經行陣
奮不顧身雖然如是二俱不了　投子青云然禍因
自起傷損他人火發內生燄燔林獸旣險崖弄巧祇
可推落洪崖放轉微通却成反遭受屈雖小得便還
知德山大錯麼若知得德山粉碎若不知得棒猶少
在　百和順云德山縱奪臨時令人可觀祇是猶少
機關在當初待道某甲纔禮拜爲什麼便打卽與連
棒趁出非惟令者僧脫皮換骨并見德山一宗千古
萬古

金輪微動吼乾坤稍逆金軀艸臥身更欲發言來擬
問悲風吹盡四絕鄰

一毛頭上禹門開挾海金鱗戲水來三級浪高回首
去已知不是化龍才無趣空

德山因一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
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你如是
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
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劈開眼
曰貓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淸

天童華云者僧是透關底漢若非德山本分鉗鎚幾
乎死在句下祇如道黃河三千年一度淸又作麼生

嶺梅殘雪裏雲鬟未梳時　龍池微云者僧雖久經
行陣到德山面前未免納誠降款德山祇欲坐致太
平被者僧槍旗一展直得伎倆俱露總未免旁觀者
哂且道誰是旁觀者若也識得龍池與你三十拄杖

德山示衆凡名聖號盡屬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
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棄之又成大患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張果老蹋碎藥葫蘆支道林放
去峰前鶴而今所薄者厚未見所厚者薄錯錯衲僧
鼻孔曾拈却　惟一楫

德山因雪峰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
一棒曰道什麼曰不會明日復上請益師曰我宗
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有省

巖頭奯云德山老漢一條脊梁骨硬似鐵雖然如是
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保福展問長慶稜祇如巖
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與麼道慶云汝不見
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自中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
黎莫不識痛癢云和尚今日非惟舉話慶云展闍黎
是什麼心行　明招謙云大小長慶錯下名言

此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煎一服通神
散血汗滂流徹四肢　保寧勇
是法平等無高下伊余有分必相亞雖無一法輕與
人棒下龍蛇從變化　雲巖因

德山因巖頭初參纔展具師以杖挑却頭拾具搭
肩上便去參堂師曰不肯子放祇肯子收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肯子放祇肯子收來年更有
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逃菴演

宗鑑法林卷四十二

宗鑑法林卷四十三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六世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　德山鑑嗣　一日參德山纔跨門便
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僧舉似洞山山曰
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
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

翠峰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天下人口當時纔拜劈脊便打非惟剿絕洞山亦乃把定巖老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瑯琊覺云巖頭無人問著不妨奇特纔被洞山腦後一錐便乃冰消瓦解　南華昺云岩頭一期展露事不徒然無人讚歎猶較些子纔被洞山稱提直得驚羣駭衆還會麼無滯自然覽勢去有聲多爲不平來　昭覺勤云德山據令而行祇得一半洞山通方有眼千里同風巖頭既善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大似作家戰將臨陣拒敵七事俱全不妨奇特敢問那裏是一手擡一手搦處謾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巫山晟云猛虎不識穽穽中身死蛟龍不怖劍刃下身亡巖頭雖於虎穽之中自有透脫一路向劍刃上有翻身之機檢點將來猶欠悟在即今莫有爲伊作主者麼出來與妙喜相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云洎合停囚長智　教忠光云還知三大老落處麼德山通身放倒洞山帶水拕泥若非巖頭具通方眼有格外機怎顯功高汗馬且作麼生是一手擡一手搦處

殺人刀活人劍　天寧琦云德山具鮫豬狗手脚巖頭是煅了底精金鶖劉相逢更無回互將他八兩還他半斤洞山雖是作家也祇旁觀有分妙喜費許多氣力作什麼拈拄杖畫一畫云一　南堂欲云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翠峰恁麼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　報恩秀云諸方盡謂巖頭一擡一搦洞山錯下名言殊不知洞山一擡一搦更甚雖然巖頭擡搦洞山賺出洞山擡弱萬松說破忽有箇出來禮拜萬松却放過不打何也爲伊皮下無血　博山來云問不在意裏答預於機先進得德山門破得巖頭句灼然兩彩一賽洞山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又安知巖頭子喝之意那[illegible]三[illegible]三、[illegible]一[illegible]始[illegible]

平川走兎放蒼鷹一搦便陷雙眼睛活手奪來入買去奈何斤兩未分明保寧勇

一喝驚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膽喪魂飛也謾道當時手搦擡疎山如

好手呈機不露鋒慣將雙劍定雌雄忽雷迸出驚天地華嶽三峰倒卓空湛堂深

拈來機總權柄事有必行之威國有不犯之令賓尚
奉而主驕君忌諫而臣佞底意巖頭問德山一擡一
捺看心行　天童覺
掣電之機轟雷之作奔流度刃傾湫倒嶽等閒施設
駭旁觀明月一輪懸碧落　雲濤政
巖頭示衆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
皆喪時有小嚴上座出問如何是塗毒鼓師兩手
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
國法無情報爾曹忽生忽殺在吹毛若教韓信得妙
訣自是深明防漢高　南嚴勝
烏藤攪動四溟水蝦蟹魚龍喪膽魂進退觸波遭點
額那堪踍跳聽雷崩　幻寄庭
巖頭因僧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
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
徑山杲云巖頭向萬仞巖頭垂手鑊湯爐炭裏橫身
蓋爲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今日有問三界競起時
如何祗向道快便難逢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
來即向汝道　天寧琦云三界競起巖頭道坐却著
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妙喜道快便難逢順水流舟更
加櫓棹天寧道在什麼處長安甚鬧我國晏然未審
師意如何待上山斫棒來却向汝道三段不同收歸
上科　眉山霈云巖頭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
巖頭因僧問古帆未挂是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艸
投子青云寒山睡早拾得起遲復頌
雲暗東巖西峯明汀洲南面起簫聲天光睡重和衣
裯鶯囀高枝柳帶春
槌打不碎火燒不著天上人間何處安泊阿呵呵是
甚麼莫齩破須爛嚼　海印信
後園驢喫艸蘆花輥雪飛霜前雙白鴈孤影落天池
塗毒策
風信不來春色老却憶後園驢喫艸滿天明月贈行
人野客溪邊歸路早　楚方安
燒痕幽澀路縱橫就我春姿得得行珍影不多天地
白寒聲如寄雨風鳴　雪僧開
巖頭因僧問古帆挂後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
甌峯承云後園驢喫艸小魚吞大魚一語箭鋒相拄

一語天地懸殊有人辨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縈紆古帆休更問處處得逢渠徑山杲

古帆已挂後小魚吞大魚李廣運神箭張顛解艸書照堂一

巖頭因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滿盛油

天童傑云巖頭拔貧助富未是作家者裏則不然忽有恁麼問但向道日輪正當午喝一喝　石霜尊云大小巖頭祇有定亂之謀且無出人之眼若有問山僧劈脊便棒爲甚如此驀地喚回秋夜夢擧頭惟見月當空　別峰印云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平陽忞云巖頭理上偏枯傑祖事上不足不肖兒孫隨例看孔著㘞今日有人問但云白面郞敲金鐙過紅妝人揭繡簾看

塵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芳更點睛堪笑著婆雖瞑眩至今南北絕人行佛印元

礎潤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海印信

銅砂鑼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主太平將將盡封侯雲溪恭

頂起砂鑼時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塗毒策

村飲夜歸來健到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息菴觀

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亭侯也大難無境徹

巖頭因辭德山山曰什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它後作麼生師曰不忘和尚曰子憑何有此語師曰豈不聞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曰如是如是善自護持

天童覺云德山尋常棒下不立佛祖及乎到者時節復恁麼老婆雖然是養子之緣怎免得後人檢責待伊道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拽拄杖劈脊便打

巖頭凡有所問祇嘘一聲

龍臥碧潭靜雲收浩月圓七星光燦爛誰薦未生前

大洪遂

巖頭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版有人過渡敲版一下師曰阿誰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有婆抱一兒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

瑯琊覺云欺敵者亡　大溈智云巖頭業在其中祇得通身泥水婆子雖有丈夫手段也是家醜外揚　天奇瑞云綿裏有鍼泥裏有刺婆子不妨奇怪若不是巖頭也大難抵對　笑巖寶呵呵笑云者婆子圖箇甚麼巖頭當時待伊纔抛便好連棒打入水中始較些子不見道祇者一箇也不消得　平陽忞云婆子下水拕人巖頭逆風把柁檢點將來二俱不了　寶壽方云瑯琊道欺敵者亡在婆子分中在巖頭分中　戒文德云巖頭徧體生涯婆子一貧如洗

時展家風與衆殊探身虎穴有工夫拈橈擊處留無計夜靜同誰泛五湖三祖宗

鄂陽江口擲釣絲攙蜆撈蝦不計時驀被老婆相借問叢林千古振雄規如今過在那師客擺手相逢論棄兒意在目前如會得莫信傍人說是非佛鐙珣

親兒棄了更無親攜手歸家罷問津呈橈舞棹波中客休向江邊覓渡人眞如喆二

老來無累亦無因獨寢高堂祇此身除却江中混波客復誰還是不羈人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山雲海月俱抛棄贏得莊周蝶夢長無著總

相逢把手上高峰四顧寥寥宇宙空一曲漁歌人不會蘆花飛起渡頭風無菴全

從來六箇不知音一箇全抛惡浪深義斷情忘無處覓三千剎海冷沉沉天目禮

彼此肝腸盡底傾清波明月兩人心歸去罷浪風平君往瀟湘我往秦山茨際

巖頭因德山曰我者裏有兩僧入山住菴多時汝去看它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僧在菴內坐師

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
僧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擧似山山曰
汝道它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
門下未夢見在
理安問云巖頭大似金翅劈海直取龍吞二菴主雖
則穩坐家堂到者裏也祇得退身三步敢問諸人洞
山門下且置作麼生是德山門下事劍去久矣徒勞
刻舟　眉山霈云雖然不趁行情家無滯貨不富
巖頭示衆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祇是
理論畝去畝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或時一向不
去或時一向不住
註林音云大凡演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句簽公不
妨較些子却乃下箇註脚反屬有欲了也畝去畝住
是情欲欲去不去欲住不住是想欲或時一向不去
或時一向不住是無定欲爭得無欲吹餘今從無欲
中流出三句舉似諸人切不得錯解背手拽杖歸方
丈
三文買箇撈波子攙蜆撈蝦經幾年逆順短長休要

說誰家屋裏寵無烟　虛堂愚
巖頭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
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囫曰師頭落也師
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峰曰甚麼來曰巖頭峰曰
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打三十棒趁出
潙山喆云者僧黃巢過後曾收得劍却向巖頭處施
設及至雪峰前鋒鋩不露何故為他巖頭大笑一聲
直得天地陡暗四方絕唱若不得雪峰幾乎陸地平
沉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劍　承天宗云可惜許者般
漢祇學得勝負之法殊不知勝負是生滅之因我當
時若見但向他道作家作家教他擔板過一生　寶
掌白云者僧既收得劍因何殺活威權總在他人手
裏當時待他引頸向前何不道艸賊大敗他若擬議
呵呵一笑便出不惟塞斷巖頭咽喉就是雪峰也祇
與他平展如今莫有恁麼人麼良久云泊合停囚長
智
肘後懸來不是真被他方術誤殘生末梢剖出青囊
看自愣甘心就死門　眉山霈

學得屠龍技欠精波濤寢處陷全身及乎作者施明
鑒曲直心頭祇自詢嬾放大

巖頭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

天童華云巖頭好一拶自不知落處　天童傑云巖
頭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被者僧一問却向射垜後
躲避若也檢點得出雖是無因而招惡果又云巖頭
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好一拶性命落在他人手裏

巖頭一拶虎空迸裂父子不傳神仙妙訣破菴先

巖頭在鄂渚湖三文錢買箇黑撈波每日撈蝦摝
蜆恁麼過時有僧舉似雪峰峰曰窮鬼子道我快
活也不徹

磬菴遠云巖頭一生作用非雪峰不知其快活雪峰
道快活處非巖頭不能如此作用在二老當時可謂
費盡腕力正眼看來大似雲居道底

且於湖畔撈蝦蜆不向滄溟釣巨鰲一葉扁舟一蓑
笠閑眠閑坐任風濤海印信

野水舟橫芳艸渡人來舞棹或呈橈撈蝦摝蜆隨時
過却向何時得六鰲水菴一

巖頭因沙汰在甘贄家過夏補衣次贄行過師以
鍼作劄勢贄遂整衣欲謝妻問作什麼贄曰說不
得妻曰也要大家知贄舉前話妻曰此去三十年
後一回飲水一回噎女子聞曰誰知盡大地人性
命被簑上座劄將去也

鍼頭劄去幾人知婦兒女子莫猜疑聖凡命脉果何
在以拂子擊禪床向此須明上上機長靈卓

無孔笛子兩頭吹韻出青霄徹九維可憐一對寃家
種人入鼻孔大頭垂佛燈珣

不點自行不撥自轉伎倆天然機輪如箭如今分付
當行家百歲光陰已不多若能直下猛提取天上人
間爭奈何已菴深

幸然無事鼓風濤激起洪波萬丈高直得渾家都浸
殺至今平地浪滔滔高峰妙

夜半三更來討火我罵你兮你罵我相喚相呼歸未
歸也有無衣艸裏坐盧堂愚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德山鑑嗣與巖頭欽山至澧州鰲
山鎮阻雪頭日惟打睡師祇坐禪頭責之令適所

得師一一敘訖頭與一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它後如何卽是曰它後若欲播揚大教須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葢天葢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

說盡平生去住因到頭難遇赤心人忽然自肯成家業瓦礫拈來也是珍枯木成

鰲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未圓賴有玄沙知始末徧身紅爛在漁船龍門遠

孤村陋店雪紛紛平地無風起浪痕醜拙祇因藏不得胸襟流出葢乾坤鐵山仁二

三回九度太顚頇到底須尋舊路還待得鰲山消積雪至今平地起波瀾

隨風逐境探烟霞浪子回頭便作家若道今朝方悟道鰲山依舊在天涯石雨方

雪峰住菴時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什麼僧亦曰是什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湖南附汝一書去書曰某上書師兄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饑僧到巖頭呈書了頭問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它道甚麼曰它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蚤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者是

溈山喆云大小雪峰巖頭却被者僧勘破　泐潭準云且道雪峰是會末後句不會末後句若道會巖頭又道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道不會因甚如今兒孫徧天徧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末後巖頭雖與劈頭說破未免有些謮譌久參先德一舉便知後學初機莫道不疑好　徑山杲云雪峯低頭歸菴疑殺天下人巖頭道我當初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又道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者是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　博山來云莫道無語其聲如雷佛事門中商量不下巖頭竇談吐華雪峰金鍼露鼻固是難兄難弟若論生死同條待別時

來抹過一著

末後句為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 翠峰顯

末後句無問處萬仞鐵山橫在路當日巖頭不奈何至今雪老難伸吐倒捋虎鬚方識虎未解行兒休離母透過牢關學似君把定咽喉淚如雨 佛印元

切磋琢磨變態諸譌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蟄之梭同條生兮有數同條死兮無多末後句祗者是風舟載月浮秋水 天童覺

夜深石女暗拋梭織就雲中五色錦攤向街頭人不知却教收卷和雲枕 沖默開

高山流水調雖稀怎奈知音有子期欲識同條末後句休將鶴唳當鶯啼 梅谷悅

雪峰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汚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汚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也師休去

雲門偃別雪峰前語云築著便屎臭氣又代後語云將謂鑽天鷂子元來祗是死水蝦蟆　翠峰顯出雪峰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雪峰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去捉來安於舊處

白雲端云此箇時節衆中皆言子父共作一大事如此見解還夢見也未海會今日布施諸人乃云濃研香翰深蘸紫毫

天兮寬地兮闊雪峰輥毬幾忉怛一輥直上須彌山無量人天眼開豁眼開豁脫却多年臭皮韈步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須連夜發 天衣懷

收來輥去事方圓獨許漁郎上釣船明月蘆花同一色落霞孤鶩共遙天 夢菴信

輥向人前事未休再安舊處有來由一聲斷鴈鳴雲漢兩岸蕭蕭蘆荻秋 戴無為

雪峰一日因玄沙來三箇木毬一時輥出沙便作偃倒勢師曰尋常用幾箇曰三即一一即三

團團輥出沒來由不立名模見便休三一一三重注

脚螺江依舊向東流圜覺演

山寺裏頭無可作輥出木毬三兩箇不惟玄沙遭一跌雪峰老人亦話墮懶菴樞

雪峰上堂要會此事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玄沙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師曰胡漢俱隱沙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

玄沙別云我即不與麼若有問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向道百雜碎　明招謙云當與麼時莫道胡漢俱隱別作麼生道沙云破招云喪也　瑯琊覺云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　龍池傳云山僧則不然忽遇明鏡來時如何但道收起收起若不收起有甚合殺

雪峰一日喚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

雲門偃舉問僧你作麼生道得叉手句你若道得叉手句即見雪峰

雪峰與玄沙行次師指面前地曰者一片田地好造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師上下顧視沙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受記未夢見在師曰你作麼生沙曰七尺八尺

瑯琊覺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圓悟勤云要神通妙用須參雪峰要田地穩密須參玄沙更有一箇不涉二途還委悉麼須彌頂上擊金鐘　寶壽方云雪峰放憨玄沙逞俊師勝資强千古一遇熱鬧門庭即得若是無縫塔且緩緩

父子同行相將入艸起無縫塔功高策巧帶水拖泥漏逗不少雖然落七落八爭奈有道理好佛燈珣

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塔巍巍大家從此無餘事渴飲饑飡且度時楚菴璇

雪峰上堂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寶峰文云雪峰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却似怕阿家相似便道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攛拄杖作怕勢爲蛇畫足玄沙用南山作麼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在窠窟裏更無一箇有些子天然氣

緊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者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些氣息也難得　護國元云雪峰搖頭雲門擺尾長慶為蛇畫足玄沙一向插觜諸人還知者一隊漢落處麼妙舞也應誇徧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高峰妙云雪峰雖慣作窩怎奈諸子不善參隨未免一場敗露致令千載之下惡聲猶在　報恩秀云萬松當時若作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峰懷裏他若擬議隨後教伊自作自受親遭一口為什麼今朝二月二暫放龍擡頭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奈何喪身失命知多少韶陽老重撥艸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抛對雪峰大張口大張口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峰前來者一一看方便高聲喝云看脚下翠峰顯

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鼈鼻死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遣能呼於彼也有擒有縱底事如今付阿誰冷口傷人不知痛天童覺

放出南山鼈鼻蛇鬪風喪命數如麻必奇宗一能擔荷終羨韶陽是作家遣去目前生黑霧擒來口內吐紅霞半千年外白拈賊今對諸人盡活拏復召云各請歸堂穩便笑巖寶

雪峰示衆飯籮邊坐餓死人無數海水邊坐渴死人無數

玄沙備云飯籮裏坐餓死人無數海水沒頭渴死人無數　雲門偃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天童覺云我則不然飯籮裏坐脹死人無數海水沒頭浸殺人無數以前傷乎不吞以後失乎不吐祇如雲門道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到者裏無你吞吐處又作麼生

寶壽新云雪峰門下開得口玄沙手裏出得氣也是去死十分惟除雲門一關略較些子寶壽又且不然饒你通身是飯不消一踢通身是水不消一蹋也是平地起風波　伏雲鰲云盡大地是飯盡大地是水直饒你吞得下吐得出鰲上座敢云未在何故若是鳳凰兒豈向那邊討

通身是飯通身水饒舌沙彌下口難悟得瞋除饑渴

念迷時往往更求餐本覺一
小店棃花酒正香牧童指出幾人嘗任渠點滴不沾
口已是渾身臥醉鄉幻寄庭
珍珠瑪瑙滿家園甘向街頭覓幾錢驀地回頭得受
用錦衣玉食賽神仙密菴可

雪峰因僧問緊要處乞指示師曰是什麼僧大悟
雲門偃云雪峰向伊道什麼　鳳日玥徵云且道雪
峰有指示無指示
雪峰騎駿馬雲門跨驢兒一踢一蹋相奔馳長安有
路非無路夜半行時人不知圓悟勤
無量劫來是箇甚麼覿面全提幾乎蹉過不蹉過土
苴堆頭且高臥

雪峰陞座召衆曰看看東邊底又曰看看西邊底
汝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者裏會去
靈巖儲云雪峰古佛剖腹露心將從上來家業盡情
分付了也衆中若有克家之子使好一肩擔荷去如
無不妨爲伊清理一上東邊底玉樹掌天西邊底綠
陰蓋地擲下拄杖四至分明向者裏會都盧一契若
人於此倜儻分明正好將三條篾牢束肚皮拈一柄
鈯斧子隨處耕種去會麼鐵牛吼處春光滿木馬嘶
時夜浦平拄杖不知何處去一雙秋鴈落沙汀
東邊覷了復西覷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
盡不煩公子倚闌干冶父川
大雪紛紛下柴米多長價板櫈桌子都燒了嚇得床
兒以手斫額云怕南菴依
空林露處見波瀾輕槳誰從掠水還日暮亂雲如宿
鳥隨風片片泊廬山童求昱
帝重瞳霸重瞳雲雷交錯要飛龍當陽寶物從天授
艸昧徒爭汗血功黃河如帶泰山如礪竿頭點處成
靈異餤光身裏縱驄驅獨步寰中無忌諱者邊踢著
那邊撅絕世風流莫浪傳翔翁沄

宗鑑法林卷四十三